

焦

循 著

孟

子

正

義

世界書局印行

目次

孟子題辭	一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一九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五八
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	一〇二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一四八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一八五
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二四〇
卷七 離婁章句上	二七八
卷八 離婁章句下	三一七
卷九 萬章章句上	三五九
卷十 萬章章句下	三九四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四三〇
卷十二 告子章句下	四七四
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	五一六
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五六一
孟子篇敘	一一七

孟子正義

焦循著

孟子題辭。正義曰。音義云。報給云。即序也。趙注命異。故不謂之序。而謂之題辭也。阮疏本或無之。趙氏。正義曰。校勘記云。十行本闕本無此篇。監毛本有。山井鼎考文。所謂孟子題辭。注者。是也。趙氏。正義曰。校勘記云。趙氏。字鄉錫。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聚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嘗勸兄曰。大丈夫生世。無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祿。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瘼。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爲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趙劉爲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滯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爲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玠。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玠雖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爲賊讎。玠深毒恨。延熹元年。玠爲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繼逃避之。玠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盜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薪北海市中。時安邱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羈扉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薪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卽亡命乎。我北海孫寶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卽以實告之。遂以俱歸。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昆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賊。因故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爲禦寇論。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行者。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爲徵南太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爲賊邊章等所執。欲殺以爲讎。岐跪辭得免。展轉還長安。及獻帝西歸。復拜議郎。倫還大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臣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嵩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還洛陽。先遣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報獨將軍入參差。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就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同心協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卽表遣岐使荊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卽遣兵詣洛陽。助

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爲禮。岐乃稱嵩素行驚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荊州。曹操時爲司空。舉以自代。不爲禮。岐乃稱嵩素行驚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奔岐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書藏。圖季札子產垂簾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甃。布簾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二輔決錄傳於時。劉攽傳要子章句。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傳何得反不記也。惠氏據後漢書補注云。劉氏既有刊藏名。圖子監本遂刊去要字。改爲孟子章句。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

正義曰。劉熙釋名。釋書契云。書稱題。

題辭之類。密錄其名號也。亦言第。因其第次也。周禮春官司常。官府各象其名。以辨其尊卑。注云。事名號者微諱。所以題別眾臣。樹之於位。朝各就焉。士喪禮曰。稱銘象以其名。某某之號。夏十年左傳。每師題以旌。夏注云。題。諱也。趙氏自釋稱題辭之義。舊述物。亡則以綰長牛幅。額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微諱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本末。夏公十年左傳。每師題以旌。夏注云。題。諱也。趙氏自釋稱題辭之義。舊述孟子氏名事實之未。所以著書之指。以表其。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子文辭。猶微諱題辭之在旌常。故謂之題辭也。

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

正義曰。此題識孟子名書之義。孟氏也。如下云出自孟孫。則與魯同姓。後世姓氏不分。氏亦通稱姓。文選褚先生碑文注。

引劉熙注云。子。通稱也。論語學而篇子曰。集解引馬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孟子稱
子。猶孔子稱子。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論語是諸弟子記諸魯言而成編集。故曰論語。而不號孔子。
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
如荀子。故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國公。薛莫。萬章。告子。盡心。文孟子。
正義曰。如梁惠子。公孫丑。滕文。

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

正義曰。史記列傳云。孟軻。邾人也。邾與鄒

通。騷。衡。漢書古今人表作鄒衡是也。王應麟困學紀聞云。騷。衡。漢書古今人表作鄒衡是也。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真。聖證論云。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思書孔叢子有孟子居。卽是軻也。傳居。

子云。孟子與。疑皆傳會。史鰌三遷志云。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其故。皆由戰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爲逸其字矣。按王肅傳元生趙氏後。趙氏所不知。趙氏由知之。孔叢偽書。不足證也。王氏疑其傳會。是矣。說文邑部云。鄉。魯縣。古邾莒國。帝嚳

孫之後所封。段氏王裁諱文解字注云。魯國謂。三志同。周時或云鄆。或云鄆婁者。語言緩急之殊也。周時作鄆。漢時作鄆。古今字之異也。左傳作鄆。公羊作鄆婁。鄆婁之合聲爲鄆。國語孟子作鄆。三者鄆爲正。鄆則省文。漢時縣名作鄆。如韓仲卿陰陽章仲卿足證。鄆語曰。曹姓。鄆五子曰安。陸終第五子曰安。爲曹姓。封於鄆。杜預云。鄆。曹姓。鄆語之後有陸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鄆即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侯爲附庸。居鄆。前志曰。鄆。故鄆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按左傳鄆項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祝融之後八姓。姁曹其二也。然則上文鄆祝融之後。姁姓所封。此云帝顓頊之後。五文錯見也。今山東兗州府鄆縣東南二十六里。有古鄆城。趙氏後曰。鄆本春秋鄆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鄆。此未知其始本名鄆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鄆有二。皆顓頊後所封國。一著於幽王之世。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當成周者東有齊魯曹宋陳薛鄆莒。又曰。黎爲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其後以姓存者。姁姓鄆鄆路偃陽。曹姓鄆莒。皆爲采衛。此鄆人春秋不復見。惟吳子載景公爲鄆之長。姁子諫而逸。疑爲齊所滅。漢志濟南郡有鄆平梁鄆二縣。水經注謂鄆平古侯國。舜後姚姓。蓋即今濟南府鄆平縣地也。其一即鄆。大戴記。顓頊子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六子。其五曰安。是爲曹姓。曹姓者。鄆氏也。侯以下至儀父。始見春秋。十四世文公遷於鄆。今兗州鄆縣北嶧山是也。漢志魯國。今爲兗州府鄆縣。其改鄆爲鄆。齊乘謂始文公。但遷葬在魯文公十三年。而終春秋不聞有鄆。至戰國更無鄆名。故趙氏以謂至孟子時改也。藝文類聚引劉蒼嶺山記云。嶺山。古之嶧陽。魯穆公改爲鄆。徐欽說文亦云。魯穆公改鄆爲鄆。改名不應出魯。或謂鄆穆公爲魯穆公耳。按鄆即鄆。不關更改。段氏說是也。杜預春秋釋例世族譜云。鄆因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此自漢書地理志。趙氏又言是也。春秋時。魯與鄆爲仇。哀公時。無歲不與爲難。二年取鄆東田及折西田。三年城啓陽。六年城鄆瑕。七年入鄆處其公宮。以鄆子益來。獻於亳社。趙氏言鄆爲魯弁。或指此。然吳齊救之。鄆子益得歸。則鄆未滅也。哀公七年左傳云。魯擊柝聞於鄆。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是國近魯。

人。猶葬歸於魯者。太公子孫反葬周之義也。然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又非魯地。疑古爲魯地。猶魯鄒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密邇。左傳魯擊柝聞於鄰是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劉昭注續漢志。謂本鄉國。引劉蒼闕山記。鄉城在山南。去山二里。北有碑山。左傳文十三年。邾邾在繹。郭璞云。碑山連馬地。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城。北有孟軻塚焉。此葬鄒之確證。宋孫復兗州鄒縣志孟廟記云。景祐丁酉。龍圖孔公。爲東魯之二年。謂有功於聖門者。無先於孟子。且鄒爲孟子之里。今爲所治之屬。吾嘗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於是符上官吏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墓。四墓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其榛莽。舉其堂宇。以公孫高章之從祀。明年春。廟成。其序地城墓山。尤爲明切。又齊乘尼邱山。在滕州鄒縣東北六十里。有宣聖廟。其東顏母山。有顏母廟。南有昌平山。夫子所生之鄉。又南馬鞍山。有孟母墓。又南唐口山。有孟子墓。然則鄒邑當金元時亦隸鄒縣。而唐口之墓。孫明復云東北三十里。于容思云馬鞍山之南。孟衍泰三遷志。又謂孟母墓在今鄒北二十五里。與孟墓不甚遠。要之不越三十里內外也。自是而北。爲昌平。爲防風。又三十里。蓋不特思近聖人之居。而墓亦接壤焉。又云係孟孫之後。則祖墓自當在魯。論語季氏篇云。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集解引孔曰。至哀公皆衰。孟子生有微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二遷之教。正義曰。微。魯也。夙。早也。列女傳母儀篇云。鄉孟軻之母也。號孟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旁。其嬉戲爲買人街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從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後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節化。此三遷之事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趙氏題辭云。孟子生有微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及往後喪論前喪云。孟子前喪父。始。後母母。奢。前後雖無定時。然以士大夫三遷五遷之言推之。相隔必不甚久遠。禮曰。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祭以三鼎。則孟子喪父在爲士之後甚明。其時年蓋四十餘矣。題辭所謂夙喪者。亦以父先母後耳。非必幼孤也。陳鏞闕里志。薛應旂四書人物考。途謂孟子三歲喪父。考韓詩外傳列女傳。俱無此說。且列女傳載孟母斷機事云。釵織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獨此言。則非養恤可知。後人殆因孟父無聞。妄爲說耳。夫士及三鼎。斷非繼繼聞事。且去喪母五六十一年。魯人亦何從知其前後豐儉題絕。而誠倉得以往其毀隔邪。王復禮曰。若前喪在三歲。則豐齊非所自主。倉安得謂之。蓋孟父實未嘗卒。其三遷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斷機。或者父出遊。慈母代履父耳。

長於詩書 正義曰。列女傳云。孟子旦夕勸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漢書藝文志。儒家孟子十一篇。名軻。鄉人。子思弟子。有列傳。風俗通篇云。孟子受業於子思。既居。與趙氏同。史記列傳云。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索隱云。王確以人爲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王草堂謂史記世

家。子思年六十二。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伯魚先孔子卒已二年。向使子思生於伯魚所卒之年。亦止當在威烈王三十四年之間。乃孟子實生於烈王四年。其距子思卒時。已相去五十年之久。又謂魯穆公會曾釐子思。然穆公即位。在威烈王十九年。則史記所云子思年六十二者。或是八十二之誤。若孟子則斷不能親受業也。予祇以孟子本文計之。梁惠王三十年。齊厲太子申。則孟子遊梁。自當在三十年之後。何則。以本文有東敗於齊。長子死焉之語也。然孟子居梁不及二年。而惠王已卒。不獨四十零年。然而孟子已老。本文有王曰叟是也。則受業子思。或未可盡非者與。據史記魯世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七年。卒於有山氏。悼公立。二十七年卒。子元公立。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為穆公。穆公立三十三年。自穆公元年上溯至孔子卒之年。當有六十八年。孔子未卒。子思已生。而孟子明言子思當穆公時。則子思之年。不止六十二明矣。穆公卒於六十八年。二十二年卒。子康公立。九年卒。子景公立。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為平公。平公元年上溯穆公卒之年。當有六十年。再溯穆公初年。則九十年矣。則孟子不能親受業於子思又明矣。草堂之說是也。乃六國表魯穆公元年。即周威烈王十九年。魏惠王元年。當周烈王六年。相距三十八年。惠王三十五年。孟子來大梁。上溯魯穆公時。已有七十餘年。如以親受業子思言之。則子思年必大耋。而孟子則童子時也。劉向司馬遷皆西漢人。一以為受業子思。一以為受業子思之門人。而史記紀年多不可據。大抵異同不遠此兩端。識者察之。列女傳言逼六藝。史記滑稽傳云。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漢書藝文志。以大經為六藝。一百三十九。趙氏以為通五經。七篇中言書凡二十九。言詩凡三十五。史記列傳云。序詩書述仲尼之意。故以為尤長於詩書。然孟子於春秋獨標亂臣賊子懼。為深知孔子作春秋之旨。至於道性善稱堯舜。則於通德類情。變通神化。已洞然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至如道性善稱堯舜。則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上賢。先

王大。道陵墮墮廢。正義曰。史記列傳云。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劉向校戰國策書錄云。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術。苟以取強而已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縱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縱。張儀為橫。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荀子皆坐篇云。今天下之陵遲亦久矣。楊倞注云。遲。慢也。陵遲。言即陵之勢漸慢也。文雖難蜀父老。反衰世之陵夷。李善注云。陵夷。即陵遲也。史記張繹之曰。秦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漢書作陵夷至於二世。漢書司馬相如傳注云。陵夷。謂弛者也。墮。說文自部作墮。云

敗城豈曰墮。篆文作墮。淮南子修務訓。故名立而不墮。高誘注云。墮。廢也。禮記月令。毋有墮壞。釋文云。墮本作墮。墮俗字也。異端並起。若楊朱墨

翟放蕩之言。以千時惑衆者非一。正義曰。論語爲政篇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彼亦以爲異已也而舉之。未有不感其害者。揚墨各持一說。不能相通。故爲異端。孟子之舉。遍變神

化。以時爲中。易地皆然。能包容乎百家。故能維持一家之說之爲害也。苟不能爲通人以包容乎百

家。持己之說。而以異己者爲異端。則闢異端者。卽身爲異端也。漢書藝文志言道家云。及放者爲

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注云。放。蕩也。廣雅釋詁云。放。妄也。呂氏春秋審分篇云。無

使放恃。恃亦妄也。論語陽貨篇。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集解引孔曰。蕩。無所適。孟子閔

惓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塗煙微。正塗墜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

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由不肯枉尺

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正義曰。說文水部云。徑。沒也。元

元年左傳云。勿使有所壅蔽湮底。注云。底。湮也。釋文引服虔云。底。沒也。昭公

止而不行故爲溺。則。法也。慕。習也。以孔子爲法而習之也。周流二字。見禮記仲尼燕居。文選

甘泉賦云。據軫軒而周流兮。李善注云。周流。流行周遍也。史記列傳云。道既通。游事齊宣王。

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風俗通篇云。游於諸侯。所

言皆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然。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

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

憲言以誥後人。正義曰。音義云。信音伸。謂三代之遺風。鬱塞不伸也。史記孔子世家云。

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爾雅釋詁云。憲。法也。漢書揚雄傳云。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說。大抵訛

警聖人。卽爲怪迂。折辨諸辭。以矯世事。雖小辯。終欲大道。故人時有問難者。常用法應之。觀

以爲十二卷。象論語。號曰。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

法言。憲言。猶法言也。正義曰。春秋繁露俞序篇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主心

明也。焉。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史記太史公自敘亦云。於是退而論集所

百五十四字。告子共五千二百二十三字。盡心共四千六百七十四字。七篇共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六字。校趙氏所云。實多五百四十一字。則詳見篇後正義中。包羅天地。揆

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

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

以崇高節。抗浮風。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

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正義曰。命世即名世也。詳見公孫丑下篇。亞。次也。命世

名世之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

秋。正義曰。論語子罕篇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集解引鄭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也。是時道衰樂廢。夫子來還。乃正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

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從之純

如。微如。鐸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其文言。

乃因史記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

聖而作者也。正義曰。擬聖。即所謂述仲尼之意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論

語者。五經之館錄。六藝之喉衿也。正義曰。何晏論語敘云。漢中壺校尉劉向言。魯志有論語者。列六藝之中。次五經之後。故云五經之館錄。六藝之喉衿也。音義出館錄。丁云。上

音管。方言作翰。車軛也。下音謹。車轄也。按館錄當作轄。轄。說文車部云。轄。轂端也。轄。轂也。轄與鞶通。外都云。鞶。車軸端也。戴氏屢考工記釋車云。轂空虛中所以受轄。以金裏轂

中謂之軛。軛端者謂之轄。以鐵為管。約轂外兩端。軛端之軛。以制轂者謂之鞶。亦作轄。行車者

脂軛中以剝轄。又設鞶以制軛。軛風。載脂載鞶。小雅。問閭車之鞶兮。惟南子。車之能轄于里者。其要在三寸鞶。蓋車之轉運在軛轄也。而轄如環約於軛。鞶如斧約於軛。非此。則軛與軛不可以運。

五經非論語。則無以運行。故為五經之館錄也。說文口部云。喉。咽也。衿與轡通。任氏大椿探衣

襟例云。爾雅衣皆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文選魏都賦。不以邊陲為衿也。注。引聲類曰。

袷。衣交領也。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袷。注云。袷。交領也。袷屬於襟。即與襟同體。襟交則袷交。故袷謂之交領。與襟謂之交領。一也。說文曰。襟。交衽也。戰國策。以頭血鏡足下之袷。注云。袷。交衽也。方言。襟謂之交。襟無不交。則袷無不交矣。小兒握咽領。則即服履廣川王傳領也。頭下施衽。領正方直者也。註訓詁書。多以袷言領。亦以領結於襟。後名曰襟。王篇云。袷。衣領也。詩青青子衿傳。青衿。青領也。正義云。衿領一物。然則衿為交領交衽之通名。此與袷並言。則正以為領人之一身。內則韓之以袷。外則衿之以領。謂論語為六藝之總領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正義曰。易繫辭傳云。象也者像也。像之言。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正義曰。衛靈公桓魋事。俱見論語。音義出毀鬲。云丁音隔。蓋語誤之使情隔。漢書五行志引京房易傳云。上下皆蔽。茲謂之隔是也。按以孟子似續孔子。自趙氏發之。其後晉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粲。太常獨樓上疏云。孔子拘拘。道化殊絕。孟軻皇皇。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於今猶存。當讀之風。千載未泯。見宋書禮志。韓愈原道云。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皆本諸趙氏。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也。正義曰。漢書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風俗通篇篇云。學記開云。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今皆無傳。孫奕廣濟示兒篇云。昔嘗聞前輩有云。親見館閣中有孟子外書四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為政。劉昌詩蘆花筆記云。予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辯一帙。翟氏顧考異云。趙氏不為外書章句。嗣後傳孟子者。悉以章句為本。外書悉以廢閣。致亡。南宋去趙氏時。千有餘歲。不應館閣中能完然如故也。孫氏僅得耳聞。當日在館閣諸公。未有以目擊詳言之者。道藏錄說。必不足為按據。新喻謝氏所藏一帙。劉氏似及見之。隨書經籍志錄有梁蔡母選孟子往九卷。他家注俱七卷。獨蔡母氏多出二卷。豈所謂四篇者。在梁時嘗得其二。至宋乃僅存劉氏所見之一篇邪。但蔡母氏書。李倉注文選。猶引用之。似流行於唐世。而其有無外書。唐人絕無片言證及。則又難以實言。且外書之篇目。自言以性善為一。辯文為一。說孝經為一。劉氏以所見之性善辯。遂以辯字上屬。而謂文說一篇。孝經一篇。據論衡本性篇。但云孟子作性善之篇。不綴辯字。疑新喻謝氏所藏性善辯。又屬後人依放而作。

非外書本真也。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史記十二諸侯表云。荀卿孟子韓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記。今考孟子內書。言春秋者。止述魏詩亡。及知我罪我。無義戰三章。亦未嘗捃摭其文。至若列女傳傳孟子之歎。韓詩外傳輟織殺服。及不敢去婦二條中所載孟子之言。皆瑣屑不足述。明季姚士粦等所傳孟子外書四篇。云是照時子往。友人吳壽板拔行。丁杰為之條獻甚詳。顯屬偽托。概無取焉。按照時子相傳以為劉貢父。此書前有周廷賢敘。夫外書四篇。趙氏斥為依託。其亡已久。孫奕所聞。新喻所藏。已難信據。况此又釋之尤者乎。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史記法言鹽鐵論等所引孟子。今孟子書無其文。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絕。逮至亡秦。於滅經術。豈俱所闕外篇者邪。是則然矣。

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正義曰。史記秦丞相李斯言曰。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三十五年。使御史案問諸生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儒書藝文志云。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又云。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惠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是時所最忌者。學古道古之士。所坑者皆諸法孔子。長子扶蘇之言可證。不知孟子何得與周易同不焚也。程氏顧考異云。漢書郊祀王傳。稱孟子為獻王所得。似亦遭秦燬。編秩由此殘缺。此亦以諸子不焚也。程氏顧考異云。漢書郊祀王傳。稱孟子為獻王所得。似亦遭秦燬。編秩由此殘缺。世始復出者。然孝文已立孟子博士。而韓氏詩外傳董氏繁露。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俱多引孟子語。則趙氏所云書號諸子得不泯絕。定亦不虛。

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正義曰。王應麟五經通義說云。職或漢之尊經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賢傳傳。而孟子亦謂之傳。如論衡對作篇曰。揚墨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劉向傳引傳曰。聖人不

出。其間必有名世者。後漢書梁冀傳引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趙紹書房外傳記引傳曰。於厚者傳。則無所不傳矣。說文解字引傳曰。算食壺漿。詩邦風正義引傳曰。外無驢夫。內無怨女。中論天壽篇引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又法象篇曰。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皆可為證。故趙氏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博士。統言之曰傳記博士。錢氏大昕經研堂答問云。問劉子駿移太常博士書。言孝文帝時。天下聚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據趙師論孟子頤辭。則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孝文時皆立博士。所謂傳記博士也。此等博士。未識經於何時。曰漢書贊武帝云。孝武初立。卓然絕羣百家。表章六經。以本經考之。建武五年。置五經博士。則傳記博士之罷。當在是時矣。按禮記正義引盧植云。漢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訖今諸王制之書。今王制篇中制殺爵關市等文。多取諸孟子。則孝文時立孟子博士。審矣。

訖今諸

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

正義曰。後漢書儒林傳云。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試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注云。卽白虎通義是。觀趙氏此文。孟子雖罷博士。而論說諸經。得引以爲證。如鹽鐵論載賢良文學對丞相御史。多本孟子之言。而鄭康成註禮樂詩。許慎作說文解字。皆引之。其見於史記而漢書兩載。如鄒陽引不吝怨。終軍引枉尺直尋。倪寬引金聲玉振。王褒引壽星公輪。貢禹引民飢馬肥。梅福引位卑言高。馮異稱民之飢渴易爲飲食。李固引緣木求魚。班固言雖其君所不能爲。量君所不能爲。馮衍言藏倉。言泰山北海。班彪引擣枘奉秋。崔駰言登臨樓處。申屠嘉言處士橫議。王暢言貪夫廉。檀夫有立志。傳變言浩然之氣。亦當時引以明事。

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探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據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

正義曰。方言云。撻。取也。陳宋之間曰撻。說文手部云。拓。拾也。陳宋語。或从麻。拾取而說之。謂未能通其全書。悉其指趣。僅拾取一章一句而解說之。既不能貫通其義。自然乖異矣。

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正義曰。關氏若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孔子

獨略。於是說者紛紜。余嘗以七篇爲主。參以史記等書。然後歷歷可考。蓋生爲鄭人。卒嘗是祢王

之世。萬氏斯同羣書疑辨云。山陽關百詩著孟子生卒年月考。究不知生卒在何年。蓋實無可考也。

孟子世謂言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已酉。卒於報王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四。其言似可信。今姑以萬

氏此言推之。報王立五十九年。則歷三十四年至乙巳而卒。又八年壬子周亡。爲秦莊襄王元年。三年

卒。始皇立。三十七年卒。二世立。三年秦亡。又五年。天下爲漢。漢高帝至平帝十二主。共二百

一十年。新莽十八年。更始立三年。光武中興至獻帝十二主。共一百九十五年。自孟子沒至漢末。

僅四百五十年耳。此云五百餘載。蓋趙氏以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則其生卒之年。必前於烈王四年。

報王二十六年也。故趙氏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必推自太王文王以來。然則孟子謂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蓋謂孔子沒後至孟子著書之年。非謂孔子沒之年至孟子生之年也。趙氏言孟子以

來五百餘載。謂孟子沒後至趙氏著書之年。非謂孟子沒之年至趙氏生之年也。孟子後微引孟子者。如荀卿。韓嬰。董仲舒。劉向。揚雄。王充。班固。張衡。鄭康成。許慎。何休等。皆所謂據取而說之。漢文時立孟子博士。必有授受之人。惜不可考。河間獻王所得先秦舊本。不詳得自何人。至東觀漢紀。言章帝以孟子應黃香。則有能傳之讀之與否。不可知。劉向復孟軻。其所以復者不傳。

金龜以迎王師。奚爲後予。此之謂也。魏惠王死。齊宣王爲大室。大益百畝。注云。宣王。齊威王之子。孟子所見易鐘聲之牛者也。開春篇。魏惠王死。葬有日矣。注云。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秦伐魏。魏徙都大梁。梁在陳留浚儀西大梁城是也。壹行篇。魏大之國哉可知。則其王不難矣。注云。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故曰不難矣。自知篇。鑽荼龐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注云。鑽荼龐涓。魏惠王之將。申。魏惠王之太子也。與龐涓東伐齊。戰於馬陵。齊人盡殺之。故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身。東敗於齊。長子死。此之謂也。樂成篇。賢者得志則可。晉不肖者得志則不可。注云。賢者得志則處。故曰可也。不肖得志則亂。則則亂。故曰不可。公孫丑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太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爲人臣。其君不賢。則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算也。又中主以之啁啁也止。魯賢主以之啁啁也立功。注云。孟子見梁惠王。出語人曰。望之而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何能快吾哉。此言復謬也。審應篇。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注云。惠王。魏武侯之子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不屈篇。齊威王幾弗受。注。威王田和之孫。孟子所見宣王之父。又匡章謂惠子於魏之前。注云。匡章。孟子弟子。淮南子似真訓。若夫墨揚申商之於治道。注云。墨。墨翟也。其術兼愛非樂。摩頂放踵而利國者爲之。揚。揚朱。其術全性保真。雖拔釵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又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注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故聖人能返其性於初也。修務訓。今夫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蟬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章帶之人獨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注云。言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睥睨掩其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其鼻而過之。是也。主術訓。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注云。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闕也。繆稱訓。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注云。偶人。相人也。歎其象人而用之。齊俗訓。豈必繆魯之禮。注云。繆。孟轲邑。嶺山訓。此全其天器者。注云。器。猶性也。孟子曰。人性善。故曰全其天性。紀論訓。舜不告而娶。非禮也。注云。堯知舜賢。以二女妻之。不告父。父頑。當欲殺舜。舜知告則不得娶也。不孝莫大於無後。故孟子曰。舜不告而娶耳。又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己身形也。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儼詩書孔子之意。塞楊墨淫辭。故非之也。又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錫之地。以有天下。稱無十人之衆。傷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週百里。而立爲天子者。王也。注云。堯舜禹湯文王。皆王有天下。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是也。又夏桀嚴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注云。孟子曰。惡死亡樂不仁。不仁必死亡。故曰有亡形也。又故孺則摔父。稅則名君。注云。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況父兄乎。又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蔣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盜鐵而死。注云。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戰國策齊策。威王薨。宣王立。注云。宣王。孟軻所見以今易鐘聲之牛者也。又田忌爲齊將。係梁太子申。禽龐涓。注云。申。梁惠王太子也。龐涓。魏將也。田忌與戰於馬陵而係獲之也。故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東伐。

敗於馬陵。太子死。應侯禽。此之謂也。又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往云。孟子曰。子喻无王命而與賓客六七人而問曰。辨賢爵曰云云。往云。辨賢爵用公義管蔡不仁不知者。在孟子之篇也。其訓詁有與孟子可參考者。亦藉以觀其概。故正義引高氏春秋淮南子注為多。余生西

京世尋不祚有自來矣

正義曰。趙氏為京兆長陵人。長陵。前漢屬潁川。後漢屬京兆。京兆為西漢所都。故云西京。張衡有西京賦。說文寸部云。尋。

解理也。文選東都賦。僕作中。缺注引國語實注云。項。位也。史記趙世家云。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禰父論志氏姓云。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能讒百姓以佐舜禹。擾亂為難。舜賜姓焉。後有仲舒。為夏帝大戊御。與及費仲。生惡來季。季勝之後有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封造父於趙城。因以為氏。至於趙夙仕晉趙大夫。十一世而為列侯。五世而為趙靈王。趙世之先為列國諸侯王。少蒙義方訓涉典文。國正義曰。傳稱

李賢注云。以其祖為御史。故生於趙。其祖父之名不詳。傳有從兄襲。從子職。往引快錄往云。襲

字元嗣。先是杜伯度養子玉。以工草書經於前代。襲與羅隱拙書。豈於張伯英。英頗自矜高。與朱

郭河東從事。王允傳。允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詆害。莫敢收允尸者。惟故吏平陵令趙載。棄官營喪。

趙載。字叔茂。長陵人。性實正多謀。初平中。為尚書典選掾。董卓數欲有所私授。載輒堅拒不聽。

言色強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懷懼。而載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荊州。劉表

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乃辟之。載執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此即與岐同避難者也。

從兄襲。三國志關羽傳云。引襲略孫資傳作趙息。息襲音同。息即襲也。云唐衛弟為京兆虎牙都

主簿。不修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郭功曹趙趙息呵廳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故放臂入府門。促收其

主簿。衛弟願促取版。既入見尹。尹欲修主人。勸外為市買。息又啓曰。左情子弟來為虎牙。促收其

選。不足為特辟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饌贈尹。息又勸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兄

輩子弟邪。用其陰記為通乎。曉乃通之。又不得即令報。衛弟皆知之。甚悲。欲欲請趙。因書與衛

弟為京兆尹。旬月之間得為之。及郡部督郵。捕諸趙尺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時息從父岐。為皮氏

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旬間。變姓名。捕諸趙尺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時息從父岐。為皮氏

縣市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趙氏兄弟族屬可考者。附錄於此。知命之際。嬰戚於天。蓬

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剿形瘳。何勤如焉。國正義曰。

年述難四方事也。趙氏年九十餘。卒於建安六年辛巳。上溯延熹元年戊戌四十四年。是年五十。然

則趙氏年九十四卒也。蓋生於安帝永初二年。變。還也。壽。麗也。屯蹇。皆謂難也。列子湯問篇。

度使齊邱之子也。大曆五年。除懷州刺史。爲政清靜。州事大理。乃招經術之士。講訓生徒。撰三禮圖九卷。五經微旨十四卷。孟子音義三卷。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學士。盧杞忌錫名。重道直。無以陷之。以方用兵。因薦錫以中書侍郎爲鳳翔權右節度使。李楚琳作亂。錫出鳳翔三十里。爲候騎所得。楚琳殺之。贈太子太傅。新唐書錫傳。在第七十七。言其字季權。一字公度。宋史藝文志。張鑑孟子音義三卷。丁公著孟子手音一卷。張鑑蓋鑑之謬。手音不載唐志。唐書列傳八十九。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人。丁公著孟子手音一卷。見鄭溫抱子。哀感不肯食。請於父饒。願絕粒學老子道。父饒之。稍長。父勸勸就舉。舉明經高第。授集賢校書郎。不肯食。請於父饒。願絕粒學負士作家。貌力強悍。見者愛其死孝。監察使薛平表上至行。詔刺史叩問。賜粟帛旌闕其闕。淮南節度使李吉甫。表授太子文學。兼集賢校書郎。會入諫政。擢爲右補闕。遷直學士。充皇太子諸王侍讀。因著太子諸王訓十篇。穆宗立。擢給事中。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辭疾求外遷。授浙西觀察使。徙爲河南尹。治以清靜。四遷禮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長慶中。浙東災癘。拜觀察使。詔賜米七萬斛。使賑饑。久之。入爲太常卿。太和。以病巧身還鄉里。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按作孟子手音者。蓋卽其人。宋孫奭孟子音義敘云。自陸奎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張氏徒分章句。偏略頗多。丁氏拾遺指歸。竊謬時有。其尙書虞部員外郎同判國子監臣王旭。諸王府侍講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臣馬龜符。嶺南軍節度推官國子學說書臣吳易。前江陰軍江陰縣尉國子學說書臣馮元等。推究本文。參考舊注。集成音義二卷。宋史儒林傳云。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幼與諸生師里中。王微。徵死。有從奭問經者。奭爲解折微指。人人驚服。於是門人數百。皆爲服喪。後徙居須城。九經及第。與荏縣主簿。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爲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國子監。召奭講書。賜五品服。眞宗以爲諸王府侍讀。會召百官講對。奭上十事。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司農寺。累遷工部郎中。遷龍圖閣待制。大中祥符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帝將奉迎。召問奭。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仁宗卽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筵侍講。乃召爲翰林侍講學士。知密宮院。判國子監。丁父憂起復。衆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兼國學士。每講讀至前世亂亡之國。必反覆規諷。仁宗意或不在書。奭則拱默以俟。帝爲謀然改鑒。嘗書無逸圖上之。帝旣於講讀。三請致仕。召對承明殿。敦諭之。以不得請。求近邸。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改禮部尚書。既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左僕射。嘗曰。宣。常擬五經切於治道者。爲經典徵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制度。嘗事詔與邢昺杜鎔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釋文考正。尙書治語考經爾雅謬誤。及律音義。此皆生趙氏後。治趙氏學者也。陸奎經題制。實爲趙氏之靈。若孫氏。其有裨於趙氏矣。

孟子正義

卷一

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山井鼎考文。詳說古本足利舊闕。古本首行孟子卷第一。

梁惠王。足利本前二行同。古本第三行低一格。夾注梁惠王云云。第四行低三格。後漢太常趙岐卿注。五行孟子見梁惠王。與今孔氏韓氏新刻本不同。按今孔氏刻本。首行以梁惠王章句上六字頂格。而此行之下。繫之以孟子卷第一五字。趙氏注。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閻監毛三本並作漢次行趙氏注。今依古本提孟子卷第一在前。趙氏注。正義曰。足利本作後漢趙岐卿注。與各本皆不合。非也。唐鑒中經注本作趙岐亦非。毛詩正義云。不言名而言氏者。漢京嶺學之後。典籍出於人間。各專門命氏以顯其家之學。故諸為傳訓者。皆云氏。不言名。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闕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也。

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實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尊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爲諸侯所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與公孫丑等而爲一例也。闕上。○正義曰。文心雕龍云。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解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道珍相異。而歸路交通矣。漢書藝文志。易章句有施孟梁邱各二篇。書有歐陽章句二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春秋有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漢書張禹傳。禹爲論語章句。後漢書儒林傳。包咸入授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趙氏以章句命名。其來尚矣。

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意林云。蜀郡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廣按臺卿京兆人。而稱蜀郡者。蓋因避難改籍也。章句曰指事者。謂斷章而揭其大旨。舉句而證以實事也。意林錄自梁庚仲容子抄。當是庚所見舊本標題如此。或云。史記稱莊周舍屬書雜辭。指事類情。指事之名本此。案指事爲六書之一。許慎說文敘云。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趙意蓋兼取顯著之義。後漢書儒林傳云。程會。字季升。著書百餘篇。又作孟子章句。高誘臣氏春秋序云。誘正孟子章句。程高生趙氏先後。均有章句。而今不傳。孔氏繼頤韓氏岱雲所刻趙氏章句本。無凡七章三字。然則此三字非趙氏之舊。

山井鼎考文古本。亦無此三字。孫氏音義有之。○正義曰。史記總世家云。魏先。畢公高之後也。其苗裔曰畢萬。專晉獻公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翟耿。耿之。

先。畢公高之後也。其苗裔曰畢萬。專晉獻公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翟耿。耿之。

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從其國名爲魏氏。生武子。治於魏。生悼子。從治靈。生繆終。從治安邑。卒懿爲昭子。生懿虞。虞生懿獻子。爲國政。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爲晉卿。生懿修。修之孫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城智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懿修。二十一年。魏趙韓列爲諸侯。二十五年。子釐生子懿。文侯卒。子釐立。是爲武侯。武侯卒。子釐立。是爲惠王。六國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韓趙魏始列爲諸侯。安王二年。太子釐生。二十六年。魏韓趙魏趙。列王元年。魏始列爲侯。凡三十四年。距分晉僅六十年。詩魏諱云。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晉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城南枕河。北涉汾水。至春秋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是魏爲國名也。周書說卦解云。說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仁義所在曰王。柔實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是惠爲諱。王爲號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史序列國稱王之年多舛出。詳考之。則魏最先。齊次之。秦又次之。然惟齊大書於田完世家云。威王二十六年。舉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勝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魏秦或略或顯。二國亦不公言之。蓋以魏先強後弱。秦先弱後強。其王號皆數稱而後定也。何以明之。魏世家稱王始惠王。其後乃云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追尊固無是理。國策蘇秦諸齊閔王曰。昔者魏王據上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拔邯鄲。西圖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爲戰具守備。衛鞅曰。魏氏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多。乃見魏王曰。大王有伐齊楚從天下之志。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之。魏王悅其言。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居之。於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衆。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得西河之外。是魏之僭號。早在商鞅用事秦孝公之日。故杜平之會。儼然稱王也。顯王二十六年。致伯於秦孝公。二十三年。實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立王。其後諸侯皆稱王。秦本紀。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云惠文君二年。天子實。三年。王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爲王。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爲王。韓亦爲王。夫周紀之最先齊魏。以稱之王爲代周之辭。特以首惡歸之。獨計實及致胙之日。去致伯未遠。何遽改稱王。而秦紀上兩稱惠文君。下忽書曰王冠。殊不可解。及魏始皇紀後序秦世系云。惠文二年。初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然後知秦應繼稱王。即在受天子實之年也。是時魏已廢稱。方改元與民更始。聞秦稱王。欲後結以爲援。既與議婚。復遠涉齊境。藉其威力以脅諸侯。名爲自王。實欲王秦。史於會徐州相王。魏齊世家及年表備書之。蓋其事雖未懷衆心。而魏固以名震河山以東。秦亦修然自肆於國中矣。秦史特變文曰齊魏爲王。意蓋謂齊魏皆秦之爲王。故與天子致胙連書以爲榮。而年表復書魏夫人來。以見魏實爲之辭主。蘇秦所謂有四面事秦稱東藩者也。特以顯起西陲。又僅六國從親。兵不敢闕函谷。旋自稱韓耳。及緡巴蜀。取河西。益富厚經諸侯。而王號遂達於周京焉。張儀傳。秦惠王十年。以儼爲相。儼相秦四年。立惠王爲王。與周紀正合。是再稱而後定也。魏是杜平之後。兵敗子爲。國威日替。中間顯示貶損。故其爲王。一見於秦孝公之初。再見於徐州之會。最後秦紀所云魏君爲王。凡三稱而後定也。魏終稱王。殆亦張儀所爲。儼魏人而相秦。其遺魏蒲陽。

公孫綏出矣。欲觀先事象。而諸侯放之。因使與秦並立爲王。史獨書日月者。欲自顯其功耳。否則魏文久矣。何稱籍君。且亦何與於秦。而必記之哉。七王者。魏。齊。秦。韓。趙。燕。楚也。魏文。僭。假也。應公五年。歲梁傳云。下祀上謂之僭。史記楚世家云。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我先賢戴。文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今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此吳伯世家云。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繼王。繼王壽夢。王諸樊。王餘昧。王僚。王閔自。王夫差。吳與楚之君稱王之事也。○注魏惠王至梁王。○正義曰。魏世家云。秦用兩君。地東至河。而西踰嶽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從從大梁。徐廣云。今按嶽。水經注云。按嶽縣大梁城。本春秋之陽武高陽鄉。於戰國爲大梁。周梁仲之故居。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故曰梁。戰國策稱魏惠王。又稱梁王魏嬰。是當時亦號梁王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孟子獨稱梁。不言魏。則是時必因遷都而並改國號之事。○注聖人至例也。○正義曰。周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史稱孟子困於齊梁。而揚雄解嘲有云。孟子雖連蹇。猶爲萬乘師。蓋以齊宣稱夫子明以教我。梁惠言寡人願安承教。皆以師道尊之故也。孟子言五殺而答問居其一。故諸侯實疑問禮。卽是以師道尊之。乃論語名篇。但舉篇首以爲之目。其稱衡靈公。以篇首有衡靈公問陳。其稱季氏。以篇首有季氏將伐顓臾。與齊而述而等篇同。孟子以梁惠王滕文公名篇。亦如是耳。非謂例衡靈公季氏於子路顏淵例梁惠王滕文公於公孫丑萬章也。趙氏所云。恐未盡然。

子孟子見梁惠王。○正義曰。魏世家云。惠王
孟軻皆至梁。六國表云。魏惠王
三十五年。孟子來。王問利國。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辭
也。叟長老之稱也。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至此。亦將有可以爲寡人
與利除害乎。○正義曰。辭至父也。○正義曰。部云。辭。訟也。從齒。爾猶理辜也。爾。理也。曰宜訓詞。此注作辭。通借字也。方
言云。俊父。長老也。東齊意衡之間。凡尊老謂之俊。或謂之艾。周晉秦隴謂之公。或謂之翁。南
楚謂之父。或謂之父老。戴氏震曉證云。俊本老謂之俊。說文云。老也。俗通作叟。史記馮唐列傳云。
文帝登臨開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後又曰。父知之乎。廣雅云。俊父。長老也。翁俊。父也。史記
集解引劉熙孟子注云。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注孟子至齊乎。○正義曰。史記孟子列傳云。
孟子。魯人也。受業于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此趙氏所本也。周氏
柄中辨正云。孟子於齊梁先後。當以大國年表及魏世家爲據。不當以孟子列傳爲據。年表魏惠王三
十五年。齊宣王之七年也。是年特書曰孟子來。若孟子於齊宣王七年以前。先已僻齊。年表何以不書。
則孟子傳所謂游事齊宣王。宣不能用而後適梁者。乃史公散文。非實事也。以本書觀之。篇首卽載

見梁惠王請章。及見襄王有出語云云。自此以下十數章。皆在齊。與宣王問客事。此其先後陳跡。較然可知。不必如通鑑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殺噲之事。歟後見孟子先辭梁後至齊也。在氏承纂經補義云。孟子見梁惠王。當在周懷烈王元年辛酉。是年為惠王後元之十五年。至次年壬寅。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一見即去梁矣。蓋魏歸於周顯王三十五年丁亥。與齊威王會於徐州。以相王。是年為惠王即位後三十七年。於是始稱王。而改元稱一年也。二說與趙氏異。未知孰是。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惠王所以遷梁。故曰亦將有以利吾國。謂亦如商君之於秦。俾富國強兵也。論衡刺孟篇述此文。作將。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國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為利。故曰。王何必以利為名乎。亦惟有仁義之道者。可以為名。以利為名。則有不和之患矣。因為王陳之。國注

子至陳之。○正義曰。孟子謂梁輕云。先生之說則不可。名猶號也。曰利。即是以利為號。廣雅釋言云。曰。言也。國語周語云。有不和則諸言。韋昭注云。言。號令也。名言義皆為號。故用以解曰利之義。惟以利為號令。故大夫士庶人應之。供職初一日五行。一日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隱公二年左傳。以修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職生。命之曰成師。又嘉謂曰姬。總謂曰仇。曰之為詞。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國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云上下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弒。則國危亡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為名也。又言交為俱也。國注。征。取也。○

下。有布德之征。往云。賦也。哀公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賦者。斂取其財物也。傳公二十七年。有布德之征。賦納以言。杜預注云。賦。猶取也。荀子富國篇。其於貨財取與。楊倞注云。取謂賦斂。是征賦取三字轉注。故趙氏訓征為賦。又訓征為取也。○往從王至名也。○正義曰。從。自也。自王取於大夫。大夫取於士庶人。為上征下。士庶人又取利於大夫。大夫取利於王。為下征上。是交征也。云交爭者。魏世家云。孟子至梁。梁惠王曰。叟不遠千里。幸辱敝邑之庭。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士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司馬遷每以改易字代解詁。上下交取。勢則必爭。故以爭利解交征。趙氏所本也。征無爭訓。故先以取訓之。而後本史記言交爭。惟爭而國乃危。國策秦策云。王攻其南。寡人絕其西。魏必危。高誘注云。危。亡也。以亡訓危。與趙氏此注同。豈本毛本脫亡字。引論語者。里仁第四篇文。○國注又言交為俱。○正義曰。前言上下交爭。是以交為交互之交。交又訓俱。高誘注齊策。韋昭注國語。皆如此訓。趙氏兼存之。故云又言。謂天子以至庶人。俱惟利是取。不必上取下。下取上。此則一義也。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

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周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寧晉六卿等。是以其終亦皆弑其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千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為家。亦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周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正義曰。春秋桓公二年左大夫之采地。夏官大司馬家以號名。注云。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注若齊崔至乘也。○正義曰。齊崔。謂崔杼。衛寧。謂寧喜。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殺其君光。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寧喜弑其君剋。是其事。馬氏體史云。晉三卿寧魏趙氏。起於釐公之世。卒分晉國。夫晉自三卿之亡。七族並盛。知懿。范匄。韓宣。欒黶。欒黶。范武。趙武。襄八年傳。晉悼公之八卿也。其後欒氏復亡。韓起。趙成。荀息。魏舒。范武。知懿。五年傳。晉平公之六卿也。至於定公而范荀亡。晉止四卿矣。至於哀公而知伯餒。晉又止三卿矣。○注上干至之辭。○正義曰。至諸侯稱國。大夫稱家。上云千乘之家。故趙氏謂之。太史公以吳太伯以下凡諸侯目為世家。宗隱引董仲舒云。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為家者也。是諸侯以國為家也。按孟子言天子之卿。正指畿內之卿。如王孫蘇殺毛召而王室亂。尹氏召伯立王子朝而王室亂。雖無殺君之迹。而爭奪之聲。起自王。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矣。不為不多矣。○注周制至多矣。○正義曰。君十卿祿。萬章下篇文。王制亦云。故以為周制也。王制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周禮廩人。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注云。此皆謂一月食糧也。大夫四升曰鬴。賈氏疏云。此雖列三等之年。以中年是其常法。以是推之。人一月三鬴。一歲十二月。食三十六鬴。二百八十八人。則每歲食一萬零三百六十八鬴。考工記。臯氏量之以為鬴。注云。四升曰豆。四豆曰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鬴一萬零三百六十八鬴。為鍾一千零三十六八。總其整數。是為千鍾。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是歲食十萬零三千六百八十鬴。為一萬零三百六十八鬴。總其整數。是為萬鍾。云君食萬鍾者。指諸侯千乘也。云臣食千鍾者。指大夫百乘也。經文承上萬乘千乘百乘。則萬千百仍指乘言。是諸侯於天子萬乘中取其千。大夫於諸侯千乘中取其百。趙氏以祿言之。則君臣實取之數。諸侯於千乘中食萬鍾。大夫於百乘中食千鍾。推之天子於萬乘如食十萬鍾。其千乘之家。即於萬乘中食萬鍾。食萬鍾者非一家。食千鍾於千乘者亦非一家。分各定。不容更溢。故不為不多也。苟為後

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國苟誠也。誠令大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饜飽其欲矣。

毛詩箋云。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址。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疾猶
急也。云子來爲父使。卽是子成父事。經始勿亟。申不日意。庶民子來。申攻之成之意也。王在
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圖麀鹿。特鹿也。言文王在此囿中。麀鹿懷任。安其所而
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圖注。麀鹿至澤好。○正義曰。鶴鶴詩作鶴鶴。毛詩傳
雲圖。言靈囿行於囿也。鹿。鹿也。濯濯。濯濯也。鳥獸肥感喜樂。趙氏解與傳箋有同有異。特鹿毛本作此鹿。特
亦此也。攸伏箋以所遊伏解之。遊指下濯濯。伏與遊對。則遊言其動。伏言其靜耳。趙氏云。懷任
安其所而伏。以伏爲懷任解之。任亦作妊。孕也。伏古與包通。伏義氏一作包義氏。伏包皆訓藏。說
文包部云。包象人裹妊也。已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夏小正鷄孕。謂傳云。鷄伏也。方言云。北燕朝
鮮。納水之閒。謂伏鷄曰抱。其卵伏而未孕。始化謂之抱。禽鳥之伏卵。猶獸畜之懷任。故詩言伏。
趙氏以懷任解之。國語楚語引詩事昭注。亦云。視此鹿所伏息愛特任之類。此或齊魯韓三家所傳也。
廣雅釋訓云。濯濯。肥也。濯濯。白也。王氏念孫疏證云。釋義云。濯。濯也。重言之則曰濯濯。
何晏景福殿賦。雖雖白鳥。並與濯濯同。按從濯從濯從商。古多通用。釋名云。濯。濯也。說文手
部云。推。敲也。爾雅釋器云。篋謂之篋。說文七部云。卓。高也。易。家人。噴噴。釋文云。荀作
確。一切經音義。確。碑蒼作噴。又字書作碯。哀公四年左傳。釋文引郭璞解詁云。鄭者靡。漢書
韓信傳注引李奇云。鄒音羹。脰之聲。史記秦始皇記案隱云。鶴古鶴字。說文一部云。雀。高至也。
鶴之名。鶴。以高至望及於高。故雖爲望。亦取義於高。鶴亦作鷄。從雀與從雀同。詩作鷄。孟子
引作鷄。其字通也。趙氏云。肥飽則濯濯。濯濯。非以濯濯爲鷄。肥飽。其以澤好申之。仍用毛傳
肥澤之訓。因肥而澤。因澤而白也。濯濯未訓濯濯。蓋以澤申鷄鷄。以。王在靈囿。於初魚
好申濯濯。詩文王有聲。王公伊濯。釋文引韓詩云。美也。美卽好也。王在靈囿。於初魚
躍。圖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圖注。文王至鼈也。○正義曰。毛詩傳云。靈沼。
水。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音義云。制。丁公著本作似。吳氏玉搢別雅云。史記殷本
紀。充保宮室。司馬相如傳。充似其中者。不可勝紀。似皆與初通。按文選上林賦。虛館而勿似。郭
璞注云。似。滿也。云德及鳥獸魚鼈。卽。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
毛傳所謂靈囿行於囿。靈囿行於沼也。臺。臺也。孟子至所爲。○正義曰。
臺。臺也。民由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欲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者也。圖注。孟子至所爲。○正義曰。
臺。臺也。民由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欲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者也。圖注。孟子至所爲。○正義曰。

以鑿沼釋爲沼。由毛本作猶。猶由通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宋孫氏音義云。歡樂本亦作勸樂。案左傳昭九年。叔孫昭子引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杜注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爲子孫來勸樂爲之。與孫宣公音義正合。蓋經言庶民子來。孟子以而民勸樂釋之。然禮記中庸謂子庶民則百姓勸也。因勸與勸形相近。故經注皆謂爲勸。漢書王莽傳上。詩之靈臺。卽古曰始立此臺。兆庶自勸就其功作。故大雅靈臺之詩云云。當亦本孟子云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者。周氏相中辨正云。詩小序民樂文王有靈德。據此。則靈臺因文德命名。說於脩文篇云。積思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其義與小序合。趙氏佑溫故錄云。詩往神靈之所爲。殆乎託意鬼神妙者。然靈之訓舍。書傳於平由靈。不靈承帝事。惟我周王靈承於旅。苗民弗用爲。皆云舍也。詩靈用箋亦云舍。蓋猶好雨之謂。其餘神言之者。如黃帝生而神靈之類。則與明同義。故序云民樂文王有靈德。傳云。神之精明者稱靈。後世始有以靈爲鬼神奇異之稱者。又證於靈德言。初不繫乎臺成之速。有歸諸冥冥不可得知之意。文王化行若神之精明。則皆以文王之若厲之靈。不可與文王之神靈相出入也。謹按靈訓舍。此說是也。靈德卽舍德也。靈道卽舍道也。則靈臺卽舍臺。靈沼卽舍沼。漢書地理志。濟陰成陽有堯家靈臺。水經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稱曰靈臺。此陵蓋稱靈臺。當以鬼神之義言之。文王之靈臺靈沼。自以堯稱。詩云。經始靈臺。則名自此始。故箋云。本靈臺而曰靈臺。非堯家靈臺之例也。趙氏與毛鄭異。故以欲解樂。易雖其傳云。大有衆也。蔡辭傳云。富有之謂大業。有之義爲衆爲富。衆富卽多。故以多解有。衆其有應庶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圖偕俱也。言古之賢君與民共同其所樂。故能樂之。圖皆通。皆亦同也。故又以共同申言之。靈本毛本作與民同樂。故能得其樂。但湯誓言日。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亡。圖湯誓。尙書篇名也。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土衆而誓之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及女俱往亡之。圖注湯誓至亡之。○正義曰。書序與桀戰於鳴條之時。作湯誓。其書今存。作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伏生大傳云。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蓋歸乎辜。辜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桀聽樂聲。更曰。覺令敢令。吾大命假令。去不食而就魯何樂令。伊尹入告於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獨然歎。噤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亦亡矣。鄭康成本此往湯誓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亡。日若喪亡。我與伊亦皆喪亡。引不亡之義。以爲恐下民也。孟子引此文而申之云。民欲與之皆亡。則伏鄭之解。乖於孟子矣。江氏聲尙書古文集注音疏云。桀自比於日。民卽

[illegible]

年公羊傳云。賈石記開。聞其鏜然。鏜然亦鏜然也。楚辭九歌云。雷填填兮雨冥冥。鼓聲之滿感。猶雷聲也。云兵以鼓進。以金退者。荀子議兵篇云。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杜預注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亦本荀子也。此兵刃交接之時。鼓聲督戰。故填填充塞而感也。李元仲字鑑云。鼓。說文從支從支。持之支。五經文字云作鼓。非。鼓。說文。鼓也。孟子鏜然鼓之。從支從立。支音援。○注今有至者不。○正義曰。既。即已也。接。即交也。趙氏以已交解既接。與。挽也。棄甲挽兵。是奔敗也。故云其負者。聞鼓毛二本作足。以笑百步者否。音義出者不。是舊作不。不否字通也。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人俱走。直爭不百步耳。○正義曰。不足至步耳。○正義曰。不足以相笑解不可。是人解是字。指五十步而止之人。古同聲。史記叔孫通傳云。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孟子曰。王如知此。吾直戲耳。漢書直作特。

不足以相笑。王之政猶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穀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同。而猶望民之多。何異於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乎。○正義曰。趙氏凡於經文但稱曰字。必實指何人曰。如前云王曰。此云孟子曰。章曰。告子曰。公都子曰。輕曰。白圭曰。高子曰。皆然。惟云其某以爲某某以者。原其意皆。與云某某曰者爲異。又有云某某言。某某問。亦猶某某曰也。○正義曰。王雖至者乎。○正義曰。聞監毛二本載作栗。字。無以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從此以下。爲王陳王道也。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食。○正義曰。王陳王道也。○正義曰。胡氏鵬筆盛約旨云。春秋時五霸迭興。臣強君弱。作春秋。寓意於尊周。所以維持臣道也。孟子時。七國雄據其地。強悍自用。君道亦已不振。而草菅人命。各圖擴張。故孟子遊齊梁。說以王道。所以維持君道而已。與孔子非有異也。○正義曰。得三時務農。○正義曰。荀子王制篇云。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趙氏云。二時者。春秋莊公三十一年秋。築臺于秦。穀梁傳云。不正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趙氏云。二時者。而民和年豐也。杜預注云。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數罟。密網也。密網之網。所以捕小魚鼈者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正義曰。毛詩豳風九罍之魚。傳云。九罍。網也。小魚之網也。○正義曰。穀又作總。小雅。魚麗于罟。毛傳云。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罟梁。釋文云。數七欲反。又所角反。陳氏云。數。網也。孔氏正義云。庶人不總罟。謂罟目不得總之使小。言使小魚不得過也。集本總作罟。依爾雅定本作數。義

也。鄭康成稱里居。與趙稱邑居並同。蓋廬井二畝半在公田中。一名廬舍。何休云。一夫受田百畝。又受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謂一夫受田一百十畝。又分受公田之二十畝。各得二畝半作廬居也。此易曉也。至在邑之二畝半。以國城營之。則大謬不熟。管子內政云。四民勿使雜處。處工作廬居也。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而章昭謂國都城郭之域。權土工商而已。農不與焉。則二畝半在邑。只在井邑。與國邑無涉。蓋古王量地制邑。其在國邑外。如公邑家邑邱邑都邑。類凡所屬井地。皆可置宅。然且諸井邑中。亦無無城者可處農民。若有城如費邑鄆邑所稱都邑者。則農不得入。管子與韋氏之言相可據。然而趙鄭乃有冬入保城之說。或係衍文。或有脫簡。且或原有師承。如周禮夫一廬。鄭康成所謂城邑之居者。則或諸邑有城者亦置里居。事未可知。若在國城。則周禮韋氏明有國宅無征。國廬二十而一之文。鄭司農注云。國宅。國城中宅也。而鄭康成則云國宅者。凡官所有之宮室。與吏所治者。又名國廬。與國宅。國廬廬民所居者。正相分別。安可以農民國廬。國當之官吏之國宅乎。則此二畝半當云在井邑。不問有城與無城。並得入保。此舉近地井里而言。如四井為邑。則必邑中有里居可為保守之地。故其居名里居。又名邑居。俟氏思寬二初齊談書記云。晉語尹緝請於趙簡子曰。以為薪絲乎。抑為保郭乎。韋昭注。小城曰保。引禮記遷入保者以為證。然則趙緝當亦指井邑中小城言之。若既無城。何云入保。毛氏說未免於牽。周氏柄中辨正云。季彭山讀禮疑圖。言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別以五畝為一處。不占公田。取於便農功。鑿鑿然。去田亦不宜遠。其所聚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宜。聚為一邑。置堡以相守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十室之邑。千室之邑。非必都邑然後為邑。而都邑亦豈可寓農民哉。農民之宅鄉里也。即鄉里以尊其妻子耆老者也。國中之廬。市廬也。但為士族寄居之所。工商懋遷之區而已。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廬。二畝半也。一家之居。大雅。于時廬旅。毛傳云。廬。寄也。小雅。中田有廬。箋云。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春秋宣十五年公羊傳注云。一夫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在田曰廬。在邑曰里。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按許廬義與下廬義互相足。在野曰廬。在邑曰里。皆二畝半也。趙氏尤明里即廬也。詩伐檀毛傳云。一夫之居曰廬。從人夫一廬。先鄭云。廬。居也。後鄭云。廬。城邑之居。韋昭以廬里在國中之地。後鄭云廬里者。若今云邑居廬居之區域也。里居也。毛鄭皆未明言二畝半。要其意同也。許於廬不曰二畝半。於廬曰二畝半。以義見互足。○往古者年五十乃衣帛。○正義曰。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大司徒六曰同衣服。注。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按雜記注。麻衣。白布深衣。深衣注。麻衣。白布深衣。管子立政篇云。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則非刑餘戮民。可以服絲矣。春秋繁露服制篇。散民不敢服采。刑餘戮民不敢服絲。然則散民不敢服采耳。然得服也。又繁露度制篇。古者庶人衣屨。優。無文帛也。禽書大傳命民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駟馬。未有命者不得衣。庶人屨車屨。衣布帛。然則命民亦得衣文。不命之民。亦得衣帛。與鄭注庶人白布深衣異說。今考士昏禮注。士而乘墨車揭威。蓋士庶人往往有揭威之事。鄭注深衣為庶人之服。言其常服皆布也。若行威禮。或當揭威。則衣絲也。刑餘戮民。

並不得羈或五十不得衣帛。然則不羈五十不得衣帛。而後衣帛。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圖言字字不

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然而不王者。○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然。詞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今人用然而二字。皆與此同義。然而者。詞之承上而轉者也。猶言如是而也。梁惠王篇然而不王者。宋之有也。謂如是而也。今人用然而二字。則與此異義矣。○注有率土之民。○正義曰。詩小雅北山。率土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言人君但養犬彘。使食人食。而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也。餓死者曰殍。詩曰。殍有梅。率落也。道路之傍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用振救之也。○注言人至斂也。○正義曰。漢書食貨志贊云。孟子應劭云。養狗彘者使食人之食。而不知以法度斂之也。顏師古云。孟子。孟軻之書。言禮豐熟。歲粟饒多。狗彘食人之食。此時可斂之也。趙氏之義同於應氏。師古不從者。食貨志云。李愷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糴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故大孰以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此斂發正用孟子。則斂指豐年。糴指凶歲。管子國蓄篇云。歲適美則市糴無與。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鎰。而道有餓民。故人君斂之以輕。散之以重。食貨志贊既引孟子。即承云管子之輕重。李愷之平糴。固以孟子與管子之義同也。羅大經隲林玉露云。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檢字一本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此皆用管子以明孟子。趙氏雖以斂糴檢。而義同於應氏。則與管子不合。關氏若輩釋地三續云。古雖豐穰。未有以人食乎狗彘者。狗彘雖以斂糴檢。而義同於應氏。謂厚斂於民。凶歲則糴之於民。記所謂雖遇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者。用此道也。惠王不修發斂之制。豐歲之於官。凶歲則糴之於民。記所謂雖遇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者。用此道也。惠王不修發斂之制。豐歲作狗彘。陸宣公奏議云。大饑厥人之食而不知檢。蓋用注以參經文。○注塗道至之也。○正義曰。漢書食貨志贊引孟子。率作塗。杜引鄭氏云。塗。道也。高誘注呂氏春秋。王德往楚辭。皆以塗爲道。漢書食貨志贊引孟子。率作塗。杜引鄭氏云。塗。道也。高誘注呂氏春秋。王德往楚辭。皆以塗爲道。漢發倉庫貨之也。此注頗與詩同。顏師古云。麥音頻小反。詩書或作稌字。音義亦同。說文受部云。受物落上下相付也。讀若詩稌有梅。毛詩傳云。稌。落也。爾雅釋詁云。落。死也。然則餓殍猶云餓落。楚辭楚辭離離草木之零落兮。王逸注云。零落皆墜也。人生則縱立。死則橫墜。方其行於道。向能縱立。以餓而橫墜於地。故云餓殍。趙既以餓死者稱殍字。又以羣爲零落之名。因連錄字乃爲

餓死。故引詩以明華字本義也。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毛詩標字。正受之假借。孟子作莘者。莖字之譌。丁公著云。莘有棹。韓詩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以用賑救之也。唐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宋本孔本尊本振作振。閩監毛三本用作周。按振即古之賑字。作賑者非。

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

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

之曰：非我也。兵也。國死人，謂餓疫死者也。王政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兵殺人。

歿死者也。王政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兵殺人。

而曰非我也。兵自殺之也。○正義曰。顧氏炎武曰。知錄云。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畫尤以金作兵。一弓。二矢。三

○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古之言兵。誰能去兵。世本畫尤以金作兵。非今日之兵。謂日天生五材。

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注。引司馬法云。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蓋爾戎兵。諱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五經無此語也。

引司馬法云。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結爾戎兵。詰此兵。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五經無此語也。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國戒王無歸罪於歲。責己而改行。則天下之

刑天下之民至焉。國戒王無歸罪於歲。責己而改行。則天下之

民皆可致也。注皆可致也。○正義曰。致猶至也。故以致明至。章指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送死之用備足。然後導之以禮義。

章指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送死之用備足。然後導之以禮義。

責己矜窮。則斯民集矣。○正義曰。國語有
晉之至矜窮。○正義曰。國語有
晉之至矜窮。○正義曰。國語有

○正義曰。國語晉
弱。禮之宗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國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

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命。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

以異乎。𦵏，杖也。𦵏，拄杖也。𦵏，高誘注云，拄杖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簡選篇云，鈇發白𦵏，可以勝人之長銑利兵。阮氏元校勘記云，𦵏本經注並作𦵏。按音義云，從木。

正義曰。呂氏春秋簡選篇云。錡援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銳利兵。
杖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闕本經注並作挺。洪音義云。從木。

則闕本曰。無以異也。國主曰。挺刃殺人。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孟子欲以政喻王。

殺人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圖孟子欲以政喻王。

曰無以異也。國王復曰。政殺人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

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

孝此率獸而食人也。困孟子言人君如此。為率禽獸以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

人君如此。為率禽獸以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

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鬪虎狼食禽獸。人猶尙惡視之。

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虎狼食禽獸。人猶尙惡視之。

牧民為政。乃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為民父母之道也。○正義曰。廬有至母也。王吉傳。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毛氏奇齡四書臆言云。漢

母之道也。○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臆言云。漢王吉傳。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所食。

而麋馬食粟。苦其太肥。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是乎。此借孟子語熟而爲言。乃吉言犬
獮所食。則是實有獸食人。揆趙氏義。豈以人君以人之食養禽獸。故禽獸肥。不以食養百蟲。故民

蓋以人君以人之食養禽獸。故禽獸肥。不以食養百姓。故民

王尤強。戰國策楚策。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魏
策王鍾云。此晉國之所以強也。是當時稱霸爲晉國。
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

閔王念有此三恥。求策謀於孟子。○正義曰。史記魏世家。惠王十七年。國趙邯鄲。八年。拔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二十

破。周氏樞中辨正云。齊救趙敗魏者。桂陵之役。救韓敗魏者。馬陵之役。魏世家俱以爲救趙。與

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此又與前

韓請救於齊。孫子列傳云。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史載異辭。以經證之。孟子曰。梁惠

靡已。曩者鄆垂拔。中北於齊。固無時不圖報復。至三十年。爲周顯王之二十八年。又令太子申
爲上將軍以伐趙。惟其爲趙也。故曰復。惟其在桂陵之敗之後也。故曰。大敗將復之。此孟子經文

未。秦魏戰於少梁。大國表。秦云虜其太子。魏云虜我太子。此太子卽名申。後死於齊者。申相距

者。故明年遂空而執乃奔秦。表誤爲太子耳。且卽是太子。亦是孽。不是申。趙世家所謂秦獻公使底長圍伐魏少梁。奪其太子孽。是也。○正義曰。魏世家云。三十一。○西漢至百。○

衛鞅說孝公。孝公使衛鞅將而伐魏。鞅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鉅。鞅遣魏將公子卬書。與公子

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有日力也。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民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閒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迫促不得養。則奪其農時。使不得耕耨之謂也。富而後教。民有暇日以養其父母。及其兄弟妻子。乃可脩其孝弟忠信也。民知孝弟忠信。則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君上矣。此所以可以以挺提強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

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國彼謂齊秦楚也。彼困其民。願王往征之也。

彼失民心。民不爲用。夫誰與共禦王之師。爲王敵乎。國注彼謂齊秦楚也。○正義曰。惠王所問。舉齊秦楚亦衆難齊。故趙氏申明之。○往爲王敵乎。○正義曰。閔監毛三本作而爲王之敵乎。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鄰國暴虐。已脩仁

政。則無敵矣。王請行之勿有疑也。章指言。以百里行仁。天下歸之。以政傷民。民樂其亡。以挺提強。仁與不仁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襄。諡也。梁之嗣王也。望之無儼然之威儀也。

闕注襄諡至王也。○正義曰。周書證法解云。辟地有德曰襄。甲冑有勞曰襄。是襄爲諡也。史記魏世家集解。荀勗曰。和靖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也。按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王爲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爲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索隱辨之云。按系本襄王生昭王。無哀王。蓋脫一代耳。而紀年說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稱後元一十七年卒。今此文分惠王之祔以爲二王之年。又有哀王凡二十二年。紀事甚明。蓋無足疑。而孔衍敘魏語。亦有哀王。蓋紀年之作。失哀王之代。故分襄王之年爲惠王後元。即以襄王之年包哀王之代耳。近時顧氏炎武日知錄。主古文之說。以襄哀字相近。史記誤分爲二人。卽氏承羣經補義申其說云。魏懿於顯王三十五年丁亥。與齊威王會於徐州。以相王。是年爲惠王卽位後二十七年。於是始稱王而改元稱一年。司馬溫公通鑑考異。既從紀年書魏惠王薨。子襄王立。於懷王二十二年壬寅。又載孟子一見而出語是矣。乃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曹鄒人孟軻見魏惠王。登孟子在魏十八年乎。誤矣。蓋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在後元之末年。而史記誤讀在惠王卽位之三十五年也。此年尙未稱王。孟子何得稱之爲王。依顧氏紅氏之說。史記襄王之年。仍惠王之後元。則襄王五年。子何西之地。六年。秦取汾陰皮氏焦。七年。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皆在七百里中。而十二年楚敗我襄陵。則所云尋於楚也。然近所行之竹書紀年。固後人偽託。卽和靖所引。亦魏晉間贗書。不足徵信。西京雜記記廣川王發古冢。

有魏襄王冢哀王冢。然則襄哀二冢。漢時尙存。顯然可考。故世本雖失紀哀王。而司馬公則核實言之。和嶠所引。又何庸議。閻氏若據孟子生卒年月考云。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徙都大梁。三十五年乙酉。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等至梁。故大國表於三十五年。特書孟子來。閻利國曰。吾不可言利。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嗣立。是為襄王。孟子入而見王。出而告人。有不似入君之語。蓋儲君初即位之辭。不然。如鍾離五十二年壬寅。惠始卒而襄王立。孟子入見。豈孟子竟久待於梁如是邪。不然。以襄王之庸。豈能以禮聘孟子而復至梁邪。不以禮聘孟子。而孟子肯枉見邪。果受其禮聘至。而初見時即談論之邪。此史記所以可信也。或曰。竹書紀年。彼既魏史。所書魏事。司馬公以為必得其真。故從焉。余曰。不然。紀年云。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所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衛公孫鞅來相。魏公子中未虜。地不割。秦不偃魏。何遽徙都以避之邪。即一徙都事如此。尙謂其生卒年月盡足信邪。此余所以信史記以信孟子也。閻監毛三本作魏之嗣王。○望之儼然。又云。儼然人望而畏之。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就與之言。無人君操秉之威。知其不足畏。○望之儼然。望之既指威儀。則就之當指言論。故云與之言。秉。閻監毛三本作柄。柄。說文重文作棟。通於秉。儼。大射儀有柄。釋文云。劉本作秉。文選大代論所操以治事。莊子天道篇。司馬彪注云。棟。威權也。故趙氏云操柄之威。○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問天下安所定。言誰能定之。○卒暴至次也。○正義曰。僕書威帝也。師丹傳云。卒暴無斷。注云。卒讀曰猝。說文犬部云。猝。犬從草暴出逐人也。古卒暴二字連文。故趙氏以卒暴明卒然。不由其次。即無斷也。○正義曰。惡。猶安也何也。字亦作焉。高誘注呂氏春秋本生篇曰。惡。安也。昭三十二年公羊傳曰。惡有言人之國實若此者乎。何注曰。惡有猶何有。又莊二十年公羊傳曰。魯侯之美惡乎至。注曰。惡有言人之國實若此者乎。傳注及孟子往推之。蓋惡本訓何。惡乎猶言何所。吾對曰。定于一。○孟子謂仁政爲一也。○正義曰。孟子至一也。○正義曰。易文言傳云。元者。象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董子繁露重政篇云。唯聖人能屬萬物于一而繫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益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即仁。仁即一。故趙氏以仁政爲一。孟子對滕文公亦云。夫道一而已。趙氏章指言定天下者。一也而已。謂孟子對梁襄王之定于一。即對滕文公之道一也。趙氏之說正矣。然下云能一之。又云民歸之。則謂時無王者。不能統一。故天下爭亂而不能定。惟有王者布政施教於天下。天下皆遵奉之而後定。孔子作春秋。魯王正月。公羊傳云。太一統也。孟子嘗亦謂此。孰能一之。○言孰能一之者。對曰。不嗜殺殺人者能一之。○嗜。猶甘也。言今諸侯有不甘樂殺人者。則能一之。○說文口部云。嗜。嗜欲。

喜之也。呂氏春秋謂從鷹。高誘注云。嗜。猶樂也。淮南子覽冥訓高誘注云。甘。猶嗜也。嗜與嗜同。一切經音義。引廣雅云。甘。樂也。是嗜甘樂二字義同。孰能與之。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者乎。昭注云。孰能與之。○正義曰。齊語云。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有行仁。天下莫不與之。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以苗生喻人歸也。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油然興雲之貌。沛然下雨。以潤槁苗。則浡然已盛。孰能止之。○往以苗至六月。○正義曰。夏小正夏之與傳云。其不言生而言與。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與。廣雅釋詁云。與。生也。苗生即下苗浡然與。以生與與。故下云浡然已盛。不復解與義也。白虎通三正篇云。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禮三正記曰。十一月之時。陽氣始發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亦。赤者。感陽之氣也。故周為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芽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乎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為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云。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後漢書陳寵奏云。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于芸菽之應。時令曰諸生。安形體。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雞雉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左傳太史曰。當夏四月。推之周之七八月為夏之五六月。夏之五月梓慎曰。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推之周之七八月為夏之五六月。夏之五月建午。六月建未。周之七月建午。八月建未也。說者或以孟子七八月為夏正。趙氏依溫故錄云。若是夏正之月。則郊風八月其獲。月令七月登穀。是時安得尚言苗邪。○注油然至之貌。○正義曰。大戴記文王官人篇云。喜色由然以生。注云。由當為油。油然。新生好貌。禮記祭義云。則直易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注云。油然。物始生好矣。又樂記注云。油然。新生好貌也。油與由通。由與粵通。說文粵部云。粵。木生條也。古文言由。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經傳由字皆訓為生。毛詩序云。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是由訓為生。儀訓為宜。春秋傳云。吉凶由人。言吉凶生乎人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左傳史趙云。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歲。陳將如之。今在折木之律。猶將復由。此以生儀對言。由即粵之假借。由訓為生。故粵之新生。木之新生。以及喜色之新生。易直子諒之心新生。其自未生而始生之狀。皆為油然。故趙以與雲之貌解之。○注沛然下雨至止之。○正義曰。文選思元賦。康用沛其潤塗。舊注云。沛。雨貌也。文公十四年公羊傳云。

力術若有餘。注云。術。有餘貌。音義云。術字亦作壽。初學記太平御覽俱引作壽。華嚴經音義引文字集略云。壽。謂大雨也。大雨亦有餘意。詩信南山云。谷之以豐潔。既優既庭。既霏既足。箋云。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術有澤貌。韓氏以潤釋術。與詩箋同。苗當枯槁之時。非小雨所能生。劉熙此注云。霽然注雨貌。惟大雨傾注。枯苗乃得潤澤。義乃備也。廣雅釋詁云。壽。感也。又釋訓云。勃勃。感也。莊公十一年左傳。其與也。皆壽。注云。皆。感貌。釋文云。皆本亦作勃。皆勃皆字通。爾雅云。霽。霽也。霽義同止。鄭康成注書大傳。高誘注呂氏春秋。壽。壽攝廣雅。皆以霽訓止。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

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注云。今天下至止。圖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望欲歸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圖云。今天下至止。以地得民。大司馬建牧立監。注皆云。牧。州牧也。曲禮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天下之入牧。即天下之人君也。說文支部云。牧。養牛人也。牧之義為養。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養一州之人。即以名之為牧。故趙氏云牧民之君。即養民之君也。君所以養民。而反嗜殺人。失其為君之道。趙氏探孟子稱人牧之義而說之也。趙氏以一為仁政。故云行此仁政。呂氏春秋順說篇云。莫不延頸。高誘注云。延頸引領也。引延義皆為長而引申也。望則伸其頸。故為引領也。音義云。由與猶同。古字通用。猶即如也。故趙氏云如水就下。翟氏顯考異言宋九經本由作如。經已作如。注不必以如釋之。宋本非也。廣雅釋詁。術。施也。劉熙釋名釋言云。水從河出曰雍。經已言在河岸限內。時見雍出。則術然也。水之雍出。與用之下注同。故皆云術然。趙氏解兩術然不同者。經以術然下用。比不嗜殺人者以仁恩及民。故以潤澤解之。此水之就下。比天下來歸。故云術然而來。謂民之章指言定天下者一道仁政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是故文王視民如傷。此之謂也。圖言定來如水之湧也。○正義曰。孟子言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以仁定天下。故為一道。尊本足利本無一道二字。○此又云貪也。○正義曰。鄭氏檀弓注。廣雅。韋昭注楚語。皆云。嗜。貪也。故前既以甘多樂釋之。如傷。釋妻下篇文。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圖宣。謚也。宣王問孟子。欲庶幾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冀得行道。故仕於齊。齊不用而去。乃適於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為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

道濟之事也。○注：至重耳。○正義曰：周書說法解云：聖哲周聞曰：宣又云：施而不成爲宣。○注：宣之所爲。思有以近之。○注：孟子至事也。○正義曰：齊桓公名小白。周氏廣業孟子出處見時考云：孟子嘗見齊桓公。此篇章之次。非遊歷之次也。趙氏注：可謂明且拔矣。後儒不喜趙注。見其居卷卽云：孟子見梁惠王。遂斷爲歷聘之始。今考田完世家：桓公十六年。威王三十六年。宣王十九年。僖王四十年。索隱桓公卒。注云：紀年梁惠王二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桓公十九年卒也。宣王二年。田忌繼蚤故韓。敗魏馬陵。注云：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六年。田盼伐梁。戰馬陵。又孟嘗君傳：宣王二年。殺魏將龐涓。注云：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六年。改爲後元。又七年。韓昭侯與魏惠王會齊。宣王哀阿南。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歲梁惠王卒。注云：宣王七年。紀年當惠王後元十一年也。作平阿。又云：十二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五年。又稱王三年。封田嬰於薛。注云：紀年以此齊宣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五年。齊威王薨。皆與此文異。按此五引紀年。今本所無。又字多錯午。無可覆核。就其言考之。爲威爲宣。必有一誤。戰國策韓子謂秦王曰：齊威宣也。西攻秦。古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民強。宣王用之。後破韓魏成威。以南伐楚。宣威宣也。下言宣王。又曰：今當非齊威宣也。韓宣惠也。鄉陽書：齊用幾人蒙而強威宣。史記威宣連稱者非一。則威宣是兩體。如魏惠成安釐。韓宣惠。秦惠文莊襄之例。周自考王以下皆兩體。呂氏春秋問秦論韓昭釐侯注：釐也。或先釐威。後威宣。今誠以桓公之元。當魏武侯十二年。至惠十三年。適得二十六年。是史所云威王乃桓公。宣王卽威王。戰國策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行仁義矣。率天下諸侯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諸君皆稱王。前三年。實屬宣王之崩。史表齊威王嘗行仁義矣。考其實爲桓公十七年。此威王爲桓公之證也。而潛威行三十六年者是也。而世家所載鄒忌以鼓琴見威王事。見劉向新序。威王與魏惠論寶事。見韓詩外傳。俱明指宣王。參錯不同。皆由於此。更有證者。莊子莊子篇：魯之敬隱生釋孟夷。俱云田成子十世而有齊國。今由田完繼至威宣王。正得十二世。史記田完世家：敬隱生釋孟夷。桓孟夷生潛孟。潛孟生太公和。太公和自立爲齊侯。和生桓公午。午生威王因齊。因齊生宣王辟疆。共十三世。分威宣爲一人。恰十三世。此後當僖王襄王。至王建爲秦所滅。莊子與宣王同時。鬼谷書錄秦所說。言必不謬。侯分威宣爲二。則當僖王十三世矣。又威王名因齊。尤可疑。名不以國。既名之。子孫臣庶。不聞避諱。或作嬰齊。則又與庶子田嬰同名。皆必無之齊。僕疑人表闕而不書。蓋亦疑之。莊子釋文：陽篇。魏豈與田侯。一本作田侯牟。司馬云：齊威王也。名牟。桓公子。按史記威王名因。不

傳家。稱述處義以來至文王周公之法。而踐履桓文。不欲無以則王乎。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尙嘗問王道耳。不欲使王問霸事也。注。毛三本作處義。不給三皇五帝。○正義曰。周禮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宋均以遠人伏羲神農爲三皇。白虎通以伏羲神農祝融爲三皇。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明曰。女媧燧人祝融事。經典未嘗以帝皇言之。蓋顯而不王者也。且祝融乃顓頊之代。火官之長。可列於三皇哉。則知諸家之論。唯安國爲長。鄭康成以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唐虞爲五帝。六人而云五帝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司馬遷以黃帝顓頊帝嚳唐虞爲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明曰。康成以女媧爲皇。軒轅爲帝。按軒轅之德。不勞女媧。何故不爲稱皇。而倫之入帝。仍爲六人哉。考其名迹。未爲允當者也。司馬遷近遺少昊而遠收黃帝。其爲疎謬。一至于斯。安國精詳。可爲定論。按尙書說皇者。皆天德也。皇。王人也。帝。諦也。公平通達。舉事審諦也。人主德周天覆。故德優者謂之皇。其次謂之帝。然則皇者帝者。皆法天爲名。或曰。子以軒轅爲皇。何故謂之黃帝。答曰。凡言有通折。折而言之。則皇尊于帝。通而言之。則帝皇一也。月令云。其帝太昊。則伏羲亦謂之帝也。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則堯亦謂之皇也。按趙氏以則王之王指三王。故云不論三皇五帝。慈湖家記云。孟子凡與齊宣王言王。皆如字耳。後儒讀者多轉爲去聲。非也。○注。慈無。至事也。○正義曰。殊無所問。解無以二字。蓋謂孔子之徒所道者。三皇五帝及王堯也。所不道者。五伯也。王乃問桓文之事。豈舍此益無所問乎。縱不問三皇五帝。亦嘗問王道。而不當問桓文霸者之事。元人四書辨疑云。無以。無以言也。桓文之事既無以言。則言王道可乎。此以無以二字屬上解以爲用。謂桓文之事。○注。德何如。則可以王矣。○王曰。德行當何如而可得以王乎。○注。德行至王乎。○正義曰。陸賈新語云。齊桓公尙德以霸。○注。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注。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注。保。安也。○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使蕃息也。毛詩傳多以安訓保。○注。言。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注。王自恐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曰。可。○孟子以爲如王之性。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注。王問孟子何以知吾可以安民。曰。臣聞之胡齋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鬻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觴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

頭則奉犬牲。犬人凡幾。頭用頭可也。司均若有軋者。則頭而辟藏。康成注皆以祈即割字。頭即軋字。用毛牲者。割。用羽牲者。頭。皆取血以養之事。軋之也。先鄭則讀曰微。謂飾矣之也。是凡器物皆用軋。龜玉亦軋之。廟社皆用軋。主亦軋。馬廐亦軋之。蓋非止為飾其飾。其飾則以牛為大。亦用豚犬與雞。獨未有言牛者。牛為牲之最大。不輕用也。此以一鐘而用牛。明非禮之正經定制。亦見古禮失之一端。孟子則歸就事論事而已。周氏柄中辨正。謂軋之義有三。一是殺除不祥。一是軋縫隙隙使完固之義。一是取其膏澤。護養精靈。鐘為邦器。軋鐘是塗其隙隙。按塗其隙隙。即是即司農讀微。賈疏以為取飾義也。亦康成所不從。曰。有之。國王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國愛畜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於王道。然百姓皆謂王愛其財。臣知王見牛恐懼不欲趨死。不忍。故易之也。國注愛。畜也。○正義曰。周書禮法解云。畜於賜予曰愛。儀書寶典傳云。豈以為臣有愛。集注云。愛。猶惜也。惜亦吝。云云。故下。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偏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軋。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牛易之也。國王曰。亦誠有百姓所言者矣。吾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費哉。即見其牛哀之。覺鐘又不可廢。故易之以牛耳。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牛何擇焉。國異。怪也。隱。痛也。孟子言無怪百姓之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如痛其無罪。牛亦無罪。何為獨釋牛而取牛。國注異怪也。○正義曰。昭公二十六年左傳云。然據有異焉。賈氏注云。異。猶怪也。史記魯世家有異焉。集解引服虔云。異。猶怪也。是異之義與怪同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逸周書禮法解云。隱。哀之方也。禮弓云。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隱與遷通。隱。哀一辭之轉。哀之轉為隱。猶變之轉為隱矣。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

易之以牛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國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為百姓所非。乃責己之。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非我也。國注王自至我也。○正義曰。自笑心不然。解首二句。不然二字。解我解而易之以牛也句。故曰宜乎其非我也。解末句。於其間隔以而不能自免為百姓所非一句。明我非愛其財斷句。不與下而守連。而易之以牛也不斷句。與宜乎一氣接下。趙氏此書名章句。故是分析

明白如此。舉此以例其餘。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

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孟子解王自責之心。

曰。無傷於仁。是乃王爲仁之道也。時未見羊。羊之爲牲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遠庖廚。不欲見其生食其肉

也。○正義曰。孟子新書禮篇云。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

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廚。仁之至也。大戴禮保傳篇云。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

嘗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荀氏顯考異云。大戴禮保傳篇。卽自賈子採錄。而篇

置不同。文亦小異。君子遠庖廚。本禮記玉藻文。孟子述之。故加有是以二字。○注無傷至道也。

○正義曰。賈子新書道術篇云。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末者謂之術。說文行部云。術。邑中道也。

鄭康成往禮記。高誘往淮南子。呂氏春秋。韋昭往國語。皆以道釋術。故趙氏以仁道解仁術。○注

羊之至之耳。○正義曰。周禮宰夫注云。三牲牛羊豕其爲一牢。桓公八年公羊傳注云。牛羊豕凡三

牲曰大牢。羊豕凡二牲曰少牢。王制云。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以少牢。諸侯無故不殺牛。大

夫無故不殺羊。是羊之爲牲次於牛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

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

者何也。○詩。小雅巧言之篇也。王喜悅。因稱是詩以嗟歎孟子忖度知己心。戚戚然心有動也。寡人雖有是

心。何能足以王也。○注詩小至已心。○正義曰。詩小序云。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

也。箋云。因已能忖度讒人之心。王引此處斷章取義。毛詩釋文云。忖本又作忖。漢書律詁志云。忖者。忖也。忖與忖義同。前此詰駁。王意不能解。孟子以仁術言之。王乃解悅。

解悅則善矣。喜故歎矣。孟子以爲讒已心。○注戚戚至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方言。方

定也。戚。九四。惻惻往來。皆動之貌也。聲轉爲微。爾雅。動。微作也。是微與動同義。說文。惻。不

氣出于土也。義亦與微同。孟子於我心有戚戚焉。趙氏注云。戚戚然心有動也。戚與微亦聲近義同。

合與治義同。說文水部云。治。釋也。釋有足義。故趙氏以足以王解合於王。閻監毛三本作何能足

也。非是。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

秋豪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復。白也。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

斤也。○注復白也。許信也。
昭注呂氏春秋勿躬篇。管子復於桓公。高誘注。皆謂復爲白。周禮宰夫諸臣之復。注云。復。謂奏事也。說文言郢云。許。廢也。呂氏秦秋時應。王子信。高誘注云。許註。准信之。故曰。罷之聽之也。
○注百鈞三千斤也。
○正義曰。說苑辨物篇云。三十斤爲一鈞。百鈞故三千斤。故曰。否。
王曰。我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
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不爲耳。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
王問其狀何以異也。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孟子爲王陳焉與不爲之形若是。王則不折枝之類也。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見役。故不爲耳。非不能也。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爲喻也。
○正義曰。孟子兼愛篇云。挾太山以超北海。生民以來。未嘗有也。蓋當時有此語。墨子之書。孟子未必引之。
○注折枝內至見役。
○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趙氏注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此卑陋奉事尊長之節。內則兄弟婦事舅姑。外則君親大臣。皆謂之折枝。接摩。屈抑枝體。與折義正同。以此皆卑役。非凡人屑爲。故曰。不爲。後漢廣絕交謔張氏持璋云。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爲爲難乎。劉熙注。按摩不爲非難爲可驗。若劉據廉絕交謔張氏持璋虛思遠北齊論。韓愈之徒。人皆折枝砥柱。朝野僉戴辭履等誦詩折枝。阿附太平公主。類皆朋作矯諂之具。音義引陸雲經云。折枝。折草樹枝。趙氏佐溫故錄云。文獻雖考載陸筠解爲辱折腰枝。蓋猶今拜揖也。元人四書辨疑以枝與肢通。謂斂折肢體。爲長者作禮。與徐行後長意類。正釋其意而衍之。
○注太山北海皆近齊。
○正義曰。關氏若樓四書釋地云。禹貢海岱惟青州。故蘇秦說齊宣王於營陵。營陵舊營邱地。司馬遷言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降至漢景帝。猶置北海郡北。禮記云。齊人將有事泰山是也。商帝置泰山郡。領博縣。縣有泰山廟。岱在其西北。泰山以超北海。皆取齊境內之地設譬耳。

幼。天下可運於掌。國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吾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上。言其易也。國注老猶至易也。○正義曰。禮記大學篇云。上老而民興孝。上長而民興弟。注曰。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此老吾老幼吾幼。猶云老老長長。老無敬訓。幼無愛訓。故云猶敬猶愛也。廣雅釋詁云。豈。轉也。故以轉解運。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國詩大雅思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妾從。以及兄弟。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己心加於人耳。國注刑于至妻從。○正義曰。詩釋文引韓詩云。刑。正子諸侯一娶九女。一為嫡妻。餘為八妾。○注御享至之福。○正義曰。享之義為歡。御之義為進。進獻同。詩六月飲御諸友。傳云。御。進也。謂飲享諸友也。獨斷云。所至曰幸。所進曰御。又云。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食。飲食入於口。如妾接於懷。皆曰御。天下國家之福。皆進於天子。故御享天下國家之福也。○注但舉至人耳。○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監毛本。心作以。形近而誤。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國大過人者。大有為之君也。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及於百姓者。獨何與。國復申此言。非王不能。不為之耳。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國權。銓衡也。可以稱輕重。度。丈尺也。可以量長短。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為仁。心比於物。尤當為之甚者也。欲使王度心如度物也。國注權銓至長曰。漢書律稱志云。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廣雅釋器云。銓。輕謂之權。又云。稱謂之銓。呂氏春秋仲秋紀平權衡。高誘注云。權。秤衡也。說文金部云。銓。衡也。率昭注國語云。銓。稱也。是銓衡即稱衡。權為銓。衡之輕重。視乎銓之進退。而所以銓衡輕重。全視乎銓。故孟子舉權。趙氏以銓衡明之。漢書律稱志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舉丈尺以據其餘。俞書堯典同律度量衡。鄭氏注亦云。度。丈尺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閔監毛二本量作度。按音義云。度之。待名切。注稱度。度心度物皆同。不云度長短。是音義本亦當作量。改為度者。閔本之誤。監毛二本因而不革也。○注凡物至物也。○正義曰。趙氏之意。謂凡物皆有輕重長短。必宜以權度度之。故云物者然。以行字解為字。讀心為一頓。心之所為。即心之所行。故云心

當行之。又云尤當爲之甚者也。蓋以心爲之爲。卽上魯推其所爲之爲。魯推其所爲之爲。既解作心所好惡。則此云度心。卽度心之所好惡。如度物之輕重長短也。乃近人通解以心字一頓。爲甚二字連讀。按物有輕重長短。以權度之。心之輕重長短。卽以心度之。物之輕重長短。不度猶可。心之輕重長短不度。則不知推恩以保四海。故爲甚也。心愛禽獸。心之輕短者也。心愛百姓。心之重禽獸之心。輕於愛百姓之心也。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正義曰。禮記中庸抑而強與注。宣公十一年左傳。

抑之言噫。釋文引韓詩云。抑意也。國語。政問天。抑人故也。賈子新書禮容語下作意人。是抑卽意。意其如此。辭之未定者也。故昭公八年左傳。抑臣又聞之。注云。抑。疑辭。論語抑亦先覺者。

是賢乎。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警辭傳。噫亦要存亡吉凶。則辰可知矣。噫亦卽抑亦也。大戴禮武王踐祚篇云。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荀子修身篇云。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秦策云。誠病乎。意亦超乎。史記吳王傳。願因時循理。棄難。以除患害。意亦於天下。德亦可乎。漢書僉作意。字並與抑亦同。趙以抑亦猶抑。故云抑亦如是。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王言不然。我不快是也。將欲以求我心所大欲者耳。曰。

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孟子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欲令王自道。遂緣以陳之。王笑而不

言。○王意大而不致正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

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

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之也。○正義曰。漢書公孫宏傳云。致利除害。注云。致。謂引而至也。王笑而不肯言。孟子以言引之。故云欲

以致王所欲也。異端者。論語云。攻乎異端。何晏注云。異端不同歸也。又以小道爲異端。皇侃義疏。以異端爲諸子百家之書。謂其與聖經大道異也。漢賈長策問云。良玉不琢。又云。非文無以輔

德。二端異焉。韓詩外傳云。序異端使不相悖。異端之云。第謂說之不同耳。故諸葛長民胎劉敬宣

書云。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則凡異己者。通稱爲異端。禮記大學篇云。斷斷令無他技。注云。他

技。異端之技也。異卽他也。此與彼異。是爲他端。後漢書尚書令韓詵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

范升以爲異端。杜預春秋序云。簡二傳而去異端。范升習二傳。故以左氏爲異端。杜預注左氏。故

以二傳爲異端。袁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說異端。百家互起。

信者必拘守舊說。故競違吳前傳之說以難之也。康成依方辨對。咸出問表。則韓詩外傳所謂序吳端矣。王之所欲。本在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而故舉此甘輕緩采色聲音便安五者。此五者非王之所大欲。則爲所大欲外之他端。故云發異端以問之也。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

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曰。然則王之所

莅臨中國而安四夷者也。曰。往莅臨至者也。○正義曰。莅即往。從之爲臨。經典傳往。不勝舉數。爾

以臨邦國諸侯者。淮南子原道訓云。以撫四方。鄭以撫高謫皆以撫訓安。閻監毛三本作臨莅中國。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

魚也。曰。若順也。順壽者所爲。謂擣兵諸侯之事。求順今之所欲莅中國之願。其不可得。如緣喬木而求生魚也。

○正義曰。若順。爾雅釋言文。欲若宜同。若無罪而就死地之若。若。如此也。謂

以如此所爲。求如此所欲。解爲順於辭不達。管子形勢解云。緣高出險。據峻之所長。而人之所

猶或有之。若喬木生魚。則必無可求之理。故趙氏申明之。王曰。若是其甚與。曰。王謂比之

緣木求魚爲大甚。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

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孟子言盡心戰鬪。必有殘民破國之災。故曰。殆有甚於緣木求魚

者也。○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曰。可得聞與。曰。王欲知其害也。○正義曰。易復上

六有災眚。釋文引子夏傳云。傷害曰災。隱公五年公羊傳云。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是災即害也。曰。鄉人與楚人戰。則王以

爲孰勝。曰。言鄉小楚大也。曰。楚人勝。曰。楚人勝也。曰。然則小國不可以敵大。寡固

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

服八州。何以異於鄉敵楚哉。曰。辭也。言小弱固不如強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欲以

一州服八州。猶鄉敵敵楚。○正義曰。海內至者九。○正義曰。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往云。大

一州服八州。猶鄉敵敵楚。○正義曰。海內至者九。○正義曰。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往云。大

一州服八州。猶鄉敵敵楚。○正義曰。海內至者九。○正義曰。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往云。大

一州服八州。猶鄉敵敵楚。○正義曰。海內至者九。○正義曰。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往云。大

國王言我情思悖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嘗使少行之也。國注王言至悖亂。○正義曰。諫文心部云。悖。不懷也。國策皆悖于敬。高誘注云。悖。不明也。○正義曰。不明猶不懷。廣雅釋詁云。悖。亂也。詩。民勞以謹愷。毛傳云。愷。大亂也。○正義曰。悖。與昏同。呂氏春秋黃直篇云。先生之老與昏與。高誘注云。昏。亂也。楚辭涉紅篇。固將重昏而終身。王逸注云。昏。亂也。國語。僮僮不可使謀。韋昭注云。昏。亂也。故趙氏以亂解悖。○正義曰。不慮至之也。○正義曰。周禮大司馬徒衛牧而進。注云。進。行也。○正義曰。故趙氏以進爲行。廣雅釋詁云。試。嘗也。禮記注云。嘗。試也。嘗試二字義同。文選思元賦。非余心之所嘗。舊注云。嘗。行也。則嘗試亦訓爲行。桓公八年公卒傳注云。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一切經音義引廣雅云。嘗。暫也。嘗試之義。謂未即全行。先暫行之。如飲食未大熟。先以口嘗之。故諫文心部云。嘗。口。○正義曰。嘗試之義。謂未味之也。趙氏云。嘗使少行之。少行即暫行。解試字。謂先使暫行之也。○正義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孟子爲王陳其法也。恆。常也。產。生也。恆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國注恆常至業也。○正義曰。恆。常。爾雅釋詁文。服虔注左傳。韋昭注國語。皆以生云。生。謂生業。大宗伯天產謂六牲之畜。地產謂土地之性。呂氏春秋上農篇高誘注云。地產。嘉穀也。然則恆產者。田里樹畜。民則恃以長養其生者也。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國注放盜至姦利。○正義曰。漢書五行志於姦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爲。乃就刑之。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國注放盜至姦利。○正義曰。漢書五行志傳集注引臣瓚云。逸。放也。說文免部云。逸。失也。逸佚失盜音同義通。故趙氏以盜釋放。○正義曰。佚放。放也。淮南子精神訓。而不僻矣。高誘注云。僻。邪也。漢書翟義傳云。使主內無邪僻之行。董仲舒傳云。邪僻之說息。杜欽傳云。反因時信其邪僻。谷永傳云。蕩然邪僻之惡志。每倖石顯傳云。知顯專權邪僻。辟即僻。文選登徒子好色賦注云。邪。僻也。邪僻二字可互注。趙以邪釋辟。即辟釋邪。明辟邪二字義同。音義云。又舊記衣服以移之。是移爲侈之假借。按舊記表記注云。注云。故書侈作侈。又舊記少年篇修決。又舊記衣服以移之。是移爲侈之假借。按舊記表記注云。移讀如水犯侈之移。移。猶盜也。趙氏以盜釋放。則放義同侈。故侈不訓其義。而云侈。姦利。姦利以益之。以益訓侈。益。猶盜也。趙氏以盜釋放。則放義同侈。故侈不訓其義。而云侈。姦利。姦利

二字。統承放辟邪侈而言。罔與罔同。說文罔部云。罔。池鑿所結繩以爲。罔或從亡。罔或從系。罔即罔。躍之罔也。音義云。罔民。張如字。丁作司民。不同。阮氏元按。抄記。丁本作司。讀爲伺。司伺古通用。依說注則是罔字。丁作司者。非越本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罔安有仁人爲君。罔陷其民。是政何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故民之從之也輕。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罔注言衣至樂。○正義曰。管子牧民篇云。倉粟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說苑諫諍注呂氏春秋知接。亦云。○往故民至易也。○正義曰。漢書賈誼傳集注引蘇林云。輕。易也。高。易也。故趙氏以易釋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凍餒而不給。何暇修禮行義也。○正義曰。趙氏佑祖故云。或問明但有奪民之產。未有能制民之產者也。孟子何以於今無異辭。蓋凡古法變易之初。未嘗不託於極時制宜之說。是故齊作內政。晉作職田。魯作邱甲用田賦。鄭作邱賦。固皆以爲制民之產也。李涪之盡地力。商鞅之開阡陌。莫不以爲制民之產也。而趙氏使民仰不足以事。俯不足以畜。爲其本不從民起見也。夫彼即不爲民。亦何樂使至此。而不知其必使至此也。爲夫制之非其制也。後世井法既萬無可復。限民名田之議。亦有不能行。民生宅田。一切皆民自營之。上之人聽其自動自靜。自貧自富。自買自賣於其間。而惟征科之是計。安問所謂制民之產。民亦無取乎上之制。何也。立一法反增一擾也。宋之營田制置諸使。其已事也。然則養長民者。又將以何爲知本乎。○注今民至義。○正義曰。仰不足事。俯不足畜。樂歲苦。凶年死亡。所謂困窮也。漢書食貨志東方朔傳趙充國傳。集注皆云。懸餼給也。說文糸部云。給。相足也。凶年死於凍餒。有衣食則不凍餒。可救其死。故救死者。恐凍餒也。恐凍餒而不給。尙不能免於凍餒也。治。猶理也。緒之行也。卽是治禮義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

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闕其說與上同。八口之家。次上

農夫也。孟子所以重言此也。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爲齊梁之君。各具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也。闕

重也。○正義曰。此節與第三章末節同。但彼言數口。此言八口。彼言七十者。此言老者。故趙氏

以次上農夫解之。雖隨意立文。然以老者與七十者互明。謂不獨七十。凡六十及八十以上。此也。

以八口與數口互明。謂不獨八口。凡九人及七十人以下。此也。王政即仁政。常生即恒產。上兩言反

其本。至此詳言之。故云王政之本。常生之德也。列子天瑞篇云。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

化。義各異而大指則同。章指言。典籍攸載。帝王道純。桓文之事。諸正相紛。撥亂反正。聖意弗珍。故曰後世無傳不聞。

仁不施人。猶不成德。費鍾易性。民不被澤。王請嘗試。欲踐其跡。答以反本。惟是爲要。此蓋孟子不屈道之言也。

闕典籍至未聞。○正義曰。此言首兩節之指也。典籍。謂易尙書詩禮春秋也。淮南子原道訓云。絀

專一於正。故歸。桓文之事。諸正相紛。撥亂反正。聖人治桓文之紛亂。反乎堯舜之正道。爾雅

釋詁云。珍。美也。廣雅釋詁云。珍。重也。謂孔子之意。不重桓文之事也。○仁不至言也。○正

義曰。此言德何如以下至末之指也。仁但施於禽獸。不施於人。猶不可成其爲德。易性。考文古本

作易性。誤也。易性則傳及於牛。未至於民也。澤。即恩也。被。猶及也。周氏廣業作飲澤云。按王

者德澤如膏雨。故曰飲。舊唐書音樂志云。百蠻飲澤。萬國來王。本此。跡與迹同。楚辭天問王逸

注云。迹。遺也。踐其迹。猶言履其道也。考文古本跡作迹。史記孟子列傳云。天下方務合從連橫。

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又云。孟軻困於齊梁。故趙氏以崇王黜霸爲

不屈道之言。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闕

暴齊臣也。不能決知之。故無以對而問曰。王好樂何如。闕

暴爲齊臣矣。下注以世俗之樂爲鄭

暴。則趙氏以好樂爲好音樂也。孟子曰。王之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闕王誠能大

好古之樂。齊國其庶幾治乎。注王誠至注乎。○正義曰。趙氏以是訓大。故以他日。見於王曰。

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注王嘗至有諸。○正義曰。謂氏若環釋地又續云。莊暴。齊臣。君前臣名。禮也。

莊子對孟子。○正義曰。而孟子於王前不一斥其名。曰莊子。此爲記者之誤。○注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注變乎色。曰。

不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謂鄭聲也。曰。王之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

之樂也。注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正義曰。由古之樂也。○正義曰。由與魯通用。○阮氏元按

之樂也。注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正義曰。由與魯通用。○阮氏元按

之樂也。注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正義曰。由與魯通用。○阮氏元按

之樂也。注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正義曰。由與魯通用。○阮氏元按

之樂也。注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正義曰。由與魯通用。○阮氏元按

之樂也。注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正義曰。由與魯通用。○阮氏元按

之樂也。注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正義曰。由與魯通用。○阮氏元按

之樂也。注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正義曰。由與魯通用。○阮氏元按

之樂也。注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正義曰。由與魯通用。○阮氏元按

之樂也。注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正義曰。由與魯通用。○阮氏元按

之樂也。注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正義曰。由與魯通用。○阮氏元按

亦悅樂之樂也。不然。方言禮樂。又及田獵。無乃非類乎。真孺人之言也。蓋孟子告齊宣以先王無流連之樂。樂亡之行。一旦語及其心病。故不覺變色答以云云。若果為好禮樂。莊暴庸臣。縱不能得其所以。亦何至向孟子而猶咨詢何如乎。正緣好禮樂與好貨好色一例事耳。今樂古樂之異。子夏對魏文侯辯之甚悉。即齊音最辟喬志。與紹樂之在齊者。可比而同邪。不可比而同。豈孟子之言。先顯其君以非禮。而後轉之於當道邪。應不至此。必讀為悅樂字。文義方協。趙氏孟子解亦云樂樂。為言樂其樂。上樂讀好。下樂謂所樂之事也。至所樂之事。下文鼓樂其一也。田獵又其一也。故曰臣請為王言樂。舜地三續云。或謂子解今之樂由古之樂為歡樂之樂。但古之樂三字則未見。愚曰。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非與。荀氏趙孟子考異云。儀禮鄉射禮請以樂樂賓。有文音義云。下樂音洛。又皆如字。舊注讀上樂如字。儀禮堪為證。參漢書職官傳引黃石公記云。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晏子春秋離上篇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儔。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也。說苑載晏子語同。陳氏欲讀諸樂字盡為悅樂。觀晏子春秋與後漢書。亦不為無因。舊注所倚。既屬有經傳大典。其他子史中依稀之說。恐難為據。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所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國鼓樂者。樂以鼓為節也。管籥籥。或曰。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執籥。以節衆也。疾首。頭痛也。蹙頞。愁貌。言王擊鼓作樂。發賦徭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百姓愁。國。舉疾首蹙頞。○正義曰。音義云。音近。假借與俱同。故猶皆。左傳注。漢書集注。荀子注。莊子注。史記索隱。多如此訓。丁氏特標屬下。然則當時固有屬上者。○注鼓樂至節也。○正義曰。周禮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衆樂。是樂也。鼓為節也。禮記學記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弗和。荀子樂論云。鼓其樂之君邪。周禮大司馬以下皆屬者官。惟鼓人屬地官。標異于衆樂之外。故樂樂然謂之樂。而鼓專謂之鼓。與衆相配。稱爲鼓樂。趙氏以擊鼓解鼓字。以作樂解樂字。○注管籥至衆也。○正義曰。爾雅釋樂云。大管謂之箛。其中謂之篴。小者謂之篴。大箛謂之篴。其中謂之篴。小者謂之篴。又大笙謂之篴。小者謂之篴。大箛謂之篴。其中謂之篴。小者謂之篴。又大笙謂之篴。小者謂之篴。又云。箛。小籥也。廣雅釋樂云。箛謂之箛。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有底。淮南子齊俗訓云。管象笙三十六管。宮管在中央。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管管三十六管也。管下當有樂字。凡竹為者皆曰管。笙十三管。箛上管樂而言。然則等笙說文並以管字短之。管之三十六管者為笙。管之十三管者為箛。是笙為管也。說文竹部云。箛。三孔翕也。大者謂之箛。其中謂之箛。小者謂之箛。又云。箛。小籥也。廣雅釋樂云。箛謂之箛。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有底。淮南子齊俗訓云。

若風之過簫。高誘注云。簫也。簫之中者名額。與簫名額同。故趙氏以蕭釋簫也。又引或說者。周禮鄭師注云。簫如簋三孔。說文竹部云。則為書僅竹管。俞部俞樂之竹管三孔。所以和衆聲也。簫古通用。三孔即三空。和衆聲即節衆。節即筵也。引詩左手執簫。邠風簡兮箋文。毛傳云。簫七孔。箋云。碩人多材多藝。又能簫舞。周禮鄭師掌教國子舞羽飲簫。注云。文舞有持羽吹簫者。所謂籥舞也。文王世子曰。秋冬學羽籥。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趙氏以籥舞之簫。即此節衆音之簫。故引詩耳。唯毛以為六孔。與鄭氏趙氏俱異。按說文以額為三孔。俞部籥之簫。即此節衆七孔。廣雅釋樂云。俞謂之笛。有七孔。管象簫。長尺圍寸。六孔無底。篴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然則篴八孔最長。篴七孔次之。管六孔次之。俞三孔最小。四物同類。以長短異名。毛傳以篴為六孔。蓋以管為俞也。廣雅以篴有七孔。蓋以篴為簫也。杜子春注笙師讀篴為蕤籥之篴。今時所吹五空竹篴。則篴有五孔為漢時所有也。史記索隱以篴為今之橫篴。七孔。一孔上出。則以篴為簫矣。鄭司農以管如篴六孔。康成則謂管如篴而小。并兩而吹之。今大子樂官有焉。此據當時所見。與司農異。蓋別一管也。要之管之名有二。其一為笙竿篴篴等器之統名。此趙氏以笙釋管者也。其一為六孔之名。與簫同類而小別者也。簫為如簋三孔之額。篴七孔。簫故短於篴。其名額與簫同。故趙氏直以篴為簫。而簫猶管參差象鳳翼。與三孔之額實別。故趙氏以若篴短而有三孔者。為或說與簫別也。○注疾首至愁貌。○正義曰。詩衛風云。願言思伯。甘心首疾。因憂返而頭為之病。說文尸部云。疾。病也。瘡。病也。疾痛義同。周禮天官疾醫。秦時有病首疾。注云。瘡。酸削也。首疾。頭痛也。陽氣為憂愁所鬱。猶春木為金珍也。說文頁部云。額鼻竇也。或從鼻馬。廣雅釋親云。額。頤也。王氏念孫疏證云。頤為鼻額之額。頤通作準。漢高帝紀。陸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拙。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李說文音是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鼻謂之準。鼻直並謂之額。史記廉頗相如傳曰。先生易鼻巨肩。趙顏慶。既言鼻又言額者。易同。趙顏言其內不直而額。慶顏則言在外鼻並也。鼻有中斷者。蔡邕謂葛格之相是也。有憂愁而蹙額者。孟子言蹙額是也。有病而辛額者。此言其內酸辛。索問所言之是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飾羽旄使之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民窮極而離散奔走也。○注田獵至姓也。○正義曰。周禮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左傳。蒐傳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是田獵有時也。桓公四年穀梁傳云。春蒐。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也。四用三焉。何休注。公羊謂夏但去害苗。不田獵。翟

月令。季春田獵。罝罟羅網畢。擊獸之樂。毋出九門。孟夏之月。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則田獵有節。不可以非時而取也。詩齊風序云。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此謂田獵無節者也。天官大宰以八則治都鄙。八曰田役以取其衆。地官大司徒。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旅之政令。鄉師。凡四時之田。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其州長黨正族師縣師。役人處師。縣正稍人等。皆掌作民起衆。是田獵必發民聽。供給役使也。○注羽旄至好也。○正義曰。禹貢荊州厥貢羽毛。史記夏本紀作羽旄。旄毛二字通也。僖公二十三年左傳。重耳過楚。子。羽毛齒草。則君地生焉。楚語王孫圉云。楚之所寶。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范宣子假羽毛於齊。注云。折羽爲旄。王者遊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旄。定公四年左傳云。晉人假羽旄於鄭。注亦云。折羽爲旄。王者遊車之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旄。爾雅釋天云。注旄首曰旄。錯革鳥曰旄。詩疏引孫炎云。折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旄。又引李巡云。旄牛尾。注千首。鄭氏注明堂位云。綏爲旄牛尾於杜首。注旄謂大麾。周禮大麾以田也。曲禮云。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輕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蠻獸。則載貔貅。注云。載。謂舉於旄首以警衆也。鳩鳶則載其羽。虎貔貅載其皮。是皆飾羽毛使之美好也。晉既假於齊。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百姓欲令王康強而鼓樂也。今無賦斂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愍民之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也。注有愍民之心。○正義曰。閻監毛二本慈作憐。說文心部云。愍。廣雅釋詁。一訓憂。一訓愛。惟其愛故憂之。義亦相備。僖公二十年穀梁傳云。是爲閔宮也。漢書五行志作愍宮。毛詩序。禮記儒行釋文。並云閔本作愍。是愍或通閔。惟淮南子主術訓云。年衰志闕。高誘注云。闕。憂也。路之實。非其舊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效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惡莊子之言王好樂也。章指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其事。則王

文王圍百里。民舍以爲小。齊宣王圍四十里。民以爲大。袁宏後漢紀樂松云。宣王之圍五十里。民以爲大。文王百里。民以爲小。後漢書楊震傳。樂松等言齊宣五里。則脫落十字也。然則文王之圍百里。古有此說。故毛氏以爲天子百里。非因孟子言七十里而約言之也。唐陸贄奏罷壞林庫狀云。周文王之圍百里。時處其尙小。齊宣王之圍四十里。時病其太大。此本揚雄說也。惟樂松言宣王圍五十里。與孟子異。亦與毛傳殊。藏氏經義雜記云。戴縵成十八年樂鹿圍。疏云。毛詩傳云。圍者。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詩傳書據孟子稱文王圍七十里。寡人之圍五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耳。藏案袁宏後漢書皆言文王圍百里。宣王圍五十里。揚疏引毛詩傳。諸侯三十里。三即五字之譌。古本孟子蓋作文王之圍方百里。寡人之圍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按周禮天官甸人疏。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成公十八年公羊傳注云。天子圍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十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意者公羊傳所指爲雜宮。毛詩傳白虎通所指爲御苑與。乃天子則皆云百里。而白虎通自四十里以下折言之。無五十里者。則樂松五十里之說。未足爲三十里之證。公羊傳疏以天子圍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十里。子男五里。爲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今孟子固無此文也。趙氏佐儒故錄云。文王必不得有七十里之圍。孟子以爲於傳有之。非正答也。閔本已作以。阮氏元校勘記云。以已古通用。此處自作已爲長。孟子曰。

文王之圍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兔。獵人取雉兔者。言文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苦其小。是其宜也。

芻。往芻蕘至人也。○正義曰。毛詩板篇。詢于芻蕘。傳云芻蕘。采薪者。說文艸部云。芻。刈草也。象包束草之形。蕘。薪也。薪。蕘也。蓋芻所以飼牛馬。蕘所以供燄火。芻義易明。故以芻薪薪也。揚雄羽獵賦云。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芻芻之俗字。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

然後敢入。言王之政嚴刑重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圖。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齊四境之郊皆有關。上之門。儀禮聘禮。賓及竟。乃謁關人。是關在界上。

趙氏謂四境之郊皆有關。似即指此。關氏若璩璩地續云。杜子春曰。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白虎通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則孟子郊關之郊。自屬遠郊。荀近郊何能容四十里之圖。趙氏注郊說得盡闕。云齊地四境之郊皆有關。齊地方二千里。以二千里之地爲陷陷者四十里。民亦不以病。古天子九門。此爲第八層門。又外此則第九層門。據趙氏以經文云始至於境。又云郊關。故合無四境之郊。然境與郊不同也。襄公十四年左傳云。遠伯玉從近關出。往云。欲遂出竟。此界上之關也。哀公十四年左傳云。豐邸人執子我。殺諸郭關。此郊上之關也。爾雅釋地云。邑外謂之郊。

郊外謂之故。故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垣。垣說文作口。云象遠界也。然則四境分界之地為垣。如王畿千里。每面五百里。則竟上之關。遠在五百里矣。說文邑部云。距國百里為郊。故在郊外。鄭氏注尚書君陳序云。天子之國。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禮記大傳云。故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樂於上帝。祗於社。奠於牧室。注云。牧室。故野之室也。古者郊開皆有館焉。故室。而郊以爲郊開之館。蓋故通謂之郊。分言之則近郊爲郊。遠郊爲牧。郊開在此。則去城百里也。國之稱有三。其一。大曰邦。小曰國。如惟王建國。以佐王治邦國是也。其一。郊內曰國。齊語云。參其國而伍其鄙。韋昭注云。國郊以內。鄙郊以外是也。其一。城中曰國。小司徒。積城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實人。國中一句。郊二句。野三句是也。合天下言之。則每一封爲一國。故一國言之。則郊以內爲國。外爲野。就郊以內言之。又城內爲國。城外爲郊。此經云臣始至於境。始至界上也。問國之大率。此國指一國而言。然後敢入。謂入竟也。是時尚未至郊。而問郊開之內有園方四十里也。爲附於國中。此國中。指郊以內。園在郊開之內。故爲附於國中。而問郊開之內逸文考云。後漢紀靈帝作靈泉畢主施。司徒楊賜上書曰。六國之際。取職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子朝爲梁惠王極陳其事。傷槐事見晏子春秋。取職有罪。亦非梁惠王。此誤引也。則是方四十里。爲附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國設陷附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附。乃方四十里。民苦其大。不亦宜乎。國在設陷至宜乎。○正義

陷也。穿或從穴。世說政事舊注。引孟子此文作穿。穿附同也。尚書費誓云。獲敵乃穿。鄭氏注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穿。所以陷墜之。周禮疏氏。春令爲附獲。附獲之利于民者。鄭氏注云。附穿地爲墜。所以禦禽獸。其或起險則陷焉。世謂之陷附。附可欲塞。其度狹小。故云不過丈尺之間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閔臣毛二本皆作言。誤。章指言。義王廣圖專利。嚴刑陷民也。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國問於鄰國交接之道。孟子對曰。有。國欲爲王陳古聖賢之比。○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國監毛三本此作交。誤。按此如文公元年左傳。○正義曰。亦其比也之比。謂比例以况之也。釋名釋言語云。事類相似謂之比。監毛本聖賢作聖王。亦非。下舉勾踐不可爲聖王也。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正義曰。葛伯放而不祀。湯先助之。詩云。混夷兇矣。唯其喙矣。謂文王也。是則聖人行仁政。能以大事小者也。○正義曰。引詩者。大雅縣第八章文。今詩作混夷。隳矣。隳其喙矣。毛傳云。隳。突也。喙。困也。箋云。混夷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己國。則懼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棧之中而逃。甚困劇也。是之謂一年伐

昆夷。又皇矣詩云。串夷在路。箋云。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串同夷。與混一音之轉。故書大傳說文作猷夷。依鄭箋。此言文王伐昆夷。不可爲以大事小之證。詩正義引帝王一音之轉。故書大傳說文作猷夷。依鄭箋。此言文王伐昆夷。不可爲以大事小之證。詩正義引帝王

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偶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王肅同其說以申毛義。以為柞械拔斨時。偶夷伐周。推此則詩言肆不殄厥愬。亦不殄厥問。謂昆夷伐周奔突。而周爲之困如此。文王雖不絕愬怒。然且使聘問而不廢交鄰之禮。是正文王事昆夷之事。故趙氏引詩以證。若鄭箋則謂文王使將士聘問他國。獲昆夷之地。昆夷見之而驚。因氏引詩義殊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石經作偶夷。閻監毛三本作昆。非也。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

事吳。獯鬻。北狄彊者。今匈奴也。大王去邠避獯鬻。越王句踐退於會稽。身自臣事吳王夫差。是則智者用智。是故以小事大而全其國也。

注。獯鬻至獯鬻。○正義曰。史記趙本紀云。古公賈父修后稷公劉之後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獯鬻葷粥。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夏桀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於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賈父。賈父亡走岐下。集解引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獯鬻。秦曰匈奴。漢書作葷粥。葷粥與葷粥通。葷音與葷通也。毛詩采芣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獯鬻之難。是時周已拓大。命以天子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之。則在太王時。經文皆大。作太者非。北狄強者。監毛本作葷。按唐人疆弱字通作葷。驗免驗字作強。宋人避所諱多作葷。葷乃疆界字。非也。○正義曰。句踐。越王允常子。夫差。吳王闔廬子。哀公元年左傳云。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威。此退於會稽之事也。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云。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遣而圍之。乃命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在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國語云。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卑事夫差。宜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此身自臣事之事也。閻監毛三本作身自官事。按國語入宦于吳。韋昭注云。宦爲臣職也。則官事或作宦事。

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聖人樂天行道。如天無不蓋也。故保天下。湯文是也。智者量時畏天。故保其國。大王句踐是也。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尙畏天之威。於是時故能安其太平之道也。

○正義曰。易繫辭傳云。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以知命申明同天之義。聖人不忍天下之危。包容猶畜。爲天下盡命。故爲知命。是爲樂天。天之生人。欲其並生並育。仁者以天爲量。故以天之並生並育爲樂也。天道又虧盈而益謙。不畏則盈滿招咎。殺其身即害其國。智者不使一國之危。故以天之虧盈益謙爲畏也。而樂之樂天者無不畏天。故引周公之頌申明之。畏天爲畏天之威。

則樂天爲樂天之德也。○注聖人至是也。○正義曰。天生萬物無不盡。聖人道濟天下無不容。行道者。所以樂天也。不知時不可爲。則將以所養人者害人。量時者。所以畏天也。國語范蠡對句踐云。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云時不作而先爲人客。此逸於天而不和於人。將妨於國家。此謂不量時。則不保其國也。其後卑辭尊禮。身爲之市。蠡又戒王勿早圖。謂人事必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此亦能量時者矣。○注詩周至道也。○正義曰。毛詩我將養云。于於。時是也。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德。趙氏以是釋時。以安釋保。與鄭氏同。周頌我將承維天之命。後序云。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鄭解我其收之。賡惠我文王。引洛誥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二句。鄭解洛誥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詩正義云。文王之德我創之以授子。是用文王之德制作之事。彼注直以文祖爲明堂。不爲文王。彼上文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制作之祖也。然則周公成文王之德以制禮作樂。成王時乃克致太平。是太平由文王之德也。能保安文王之德。即能保安太平之德。趙氏於我將言太平。鄭氏於維天之命引文祖。同一互見之義也。成王爲天子。祇宜樂天保天下。乃周公欲其保太平之德。而以畏天戒之。天子且然。況諸侯乎。故云。成王尙畏天之威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

人好勇。○王謂孟子之言大。不合於其意。答之云。寡人有疾。疾在好勇。不能行聖賢之所履也。○其意。○正義曰。大如表記不自大其事之大。王問交

鄰。孟子比以古聖賢之所履。故以爲誇大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

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疾疾視。惡視也。撫劍瞋目曰。人安敢當我哉。此一夫

之勇。足以當一人之敵者也。○正義曰。鄭康成注少儀。王逸注楚辭情歸。皆云。疾。瞋目。目疾視也。瞋。張目也。詩曰。國步斯蹙。今詩曠作頊。毛傳云。急也。張目有急疾義。是疾視與張目。可互見也。說文手部云。撫。安也。撫。禮也。禮。禮也。若坐撫當心。注云。撫。手案之。案

與安通。撫劍即按劍。蓋手按于其劍。而張其目也。趙氏每以安釋惡。故以惡敢爲安敢。傳公三

十三年公羊傳注云。匹馬。一馬也。趙氏解輕身先於匹夫爲一夫。此注云。一夫。以一解匹也。史記

項羽本紀云。劍一人敵。故孟子云敵一人。趙氏以當一人之敵解之。爾雅釋詁云。王請大之。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

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之篇也。言文王赫然斯怒。於是整其師旅。以遏止往

伐莒者。以篤周家之福。以揚名於天下。文王一怒而安民。願王慕其大勇。無論匹夫之小勇。○正義曰。詩毛傳云。旅。師。遏。止也。莒。地名也。對。遏也。釐。怒也。斯。盡也。五百人為旅。對。客也。文王赫然與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桓國之兵衆。以厚周當王之福。以客天下鄰周之望。釋文云。斯。毛如字。此也。鄭音賜。趙氏不破解斯字之義。而云赫然斯怒。蓋以斯為此。赫然者此怒也。即以怒解赫然。是赫為怒意。與鄭同也。鄭以曰解愛。趙氏以於是解愛。與鄭異。蓋用毛義。師旅亦用毛義也。○正義曰。詩作旅。釋文云。按本又作遏。此二字俱訓止也。莒詩共為二國。故以旅旅為桓國之兵衆。孔氏廣雅經傳序言云。毛詩雖作旅旅。其傳曰。旅。地名也。則亦與莒同義。古書有同相借者多。莒字從邑。即音邑耳。未可從易為師旅之旅也。依鄭君說。桓國名。○正義曰。古書散款不可復考。遏莒之事。見於韓非子。云文王侵孟克莒是已。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旅。即莒字。衆經音義云。莒又作旅。古者莒旅同聲。周禮掌客注云。莒旅如旅旅之旅。大雅以遏旅旅。孟子作旅旅。皆其證也。以篤周祜。詩作以篤于周祜。以福解祜。與鄭同。鄭以厚解旅。趙氏不破者。以其易證也。鄭以對為客。毛以對為旅。孔氏詩正義申毛謂旅天下心。則義與客天下衛周之望義近。廣雅釋詁云。對。揚也。詩紅藻對揚王休。禮記祭統對揚以辟之。以揚建對。不用鄭義。孔氏申毛。旅于趙也。月令途賢良注云。途。建也。途賢良即舉賢良。謂文手部云。揚。舉也。是揚途之義相證也。月令慶賜途行注云。途。建也。此途行亦猶云舉行。建行猶云通行。亦相證為義。或以途揚為已途稱揚君命。是以途為因事之辭。時孔理方稽首。詎突冠虛助之辭乎。為不熱矣。祭統云。福者。備也。百順之名也。注云。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之祐助也。賢者之所寵福者。謂受大順之名顯也。揚名於天下。乃為篤祜。趙氏之說長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正義曰。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為作君。為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作已。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正義曰。正義曰。詩毛古文尚書考云。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劉歆造三統紀。班固作律曆志。鄭康成注尚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於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正義曰。詩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節說。蓋漢重家學。習尚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為篇。於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讀之逸書。無傳之者。然其書已入中祿。是以劉向校古文。得錄其篇著于別錄。至東京時。經亡武成一篇。而漢文志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其所逸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案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故之學。竊然皆知為孔氏之逸書也。今世所傳古文。

乃指讀之書。非壁中之文。按此孟子所引書。在梅賾書秦誓上篇。江氏聲向書集注音疏云。太誓上中下三篇。孔氏古文亦有之。不在二十四篇逸書之數。以當時列於學官。博士所課。不目之爲逸書也。接秦誓不爲逸書。而此趙氏以逸書目之。則非秦誓之文矣。誠氏琳經義雜記云。孟子所引爲尙書逸篇。趙氏亦未言所屬。今見於秦誓。不知其何本也。○注言天至者也。○正義曰。趙氏讀惟尙其助上帝之八字句。四方二字連下有罪無罪惟我在九字句。易師九二傳云。承天寵也。釋文引鄭注云。寵。光耀也。詩鬱蕭爲龍爲光。毛傳云。龍。寵也。趙氏以光解寵。論語堯曰篇。言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有過在予。與有罪惟我在相近。故趙氏引以證之。尙書集注音疏云。趙氏以助天光寵之者。謂以其能助天。故光寵之。作兩句解。義了明白。趙氏言助天光寵。意猶不明。又惟我在之言。非在我之謂。而乃引在予一人以況。殊不合。故聲不取而自爲解。寵尊居也。言天降生下民。爲作之君。爲作之師者。惟曰其助天牧民。故尊寵之。使居君師之位。我。我君師也。在。察也。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君師司察焉。天下何敢有違越其志者乎。襄十四年左傳云。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是作君師爲牧民也。云故尊寵之。使居君師之位者。從趙氏讀寵之絕句也。

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衡。橫也。武王恥天下一人有橫行不順天道者。故伐紂也。○一人至取之。○正義曰。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孟子所引自天降下民誕。直到一人亦猶上文引詩畢。然後從而釋之曰。此文王之勇也。誠氏琳經義雜記云。趙注讀四方有罪無罪爲句。與孟子釋書意一人衡行於天下句正合。或云書詞至武王恥之止。非也。趙注亦斷天下易敢有越厥志行經略者。注云。橫行。妄由田中。是橫行爲不順。紂不順天道。故亦以爲橫行。史記周本紀集解引費云。以威勢相脅曰橫是也。曲禮天子自稱予一人。故以一人指紂。越厥志。故橫行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今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恐王之不好勇耳。王何爲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趙注至之。故趙氏以則解亦。謂武王亦一怒。爲武王效法文王。今王亦一怒。爲今王效法武王。章指言聖人樂天。賢者知時。仁必有勇。勇以討亂而不爲暴。則百姓安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

之師。禽獸之饒。王自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能有此樂乎。

注。雪宮至之饒。〇正義曰。文選雪賦云。臣聞雪宮建於東國。注引劉熙孟子注云。雪宮。薛

宮之名也。與趙氏同。薛宮即國人閭人所掌也。禮記雜記云。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注云。公所爲君所作。薛宮則館也。多。謂誇大也。閻氏若璩釋地云。解者謂雪宮孟子之館。宣王就見於此。因誇其禮遇之隆。賢者指孟子。與梁惠王賢者指人君不同。果爾。孟子當正色而對。以明不屑。漢章帝祀關里。大會孔氏弟子六十二人。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其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傳尚能爲斯言。况操縱之孟子耶。賢者指人君言。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縣即齊都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爲齊侯見晏子於雪宮。蓋齊薛宮之名。遊獵勝迹。宣延見孟子於其地。非就見之謂。管晏子羞辭。茲詳及晏子蓋亦以其地會爲先齊君臣共觀。以近事爲鑒。則言易及。曹氏之升攬餘論云。閻氏說非也。趙氏注孟子將朝王章。亦云寡人謁孟子之館相見也。蓋雪宮如漢甘泉唐九成之屬。齊宣尊禮孟子。館之薛宮。不使僭於視下。故景丑氏以爲丑見王之教子也。齊宣以孟子爲賓師。極致尊禮。其間隱然自表其優遇之至意。趙氏佑溫故緣。亦云此蓋齊王館孟子於雪宮而來就見也。賢者即謂孟子。與梁惠王之問不同。按孟子見梁惠王。與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文頗迥不同。謂孟子在雪宮。宣王就見。義似爲長。齊宣有此雪宮之樂。今館孟子於此。則賢者亦有此雪宮之樂。見能與賢者共此樂也。趙氏下云非其誇雪宮。而欲以苦賢者。則此賢者即陰指孟子。非指賢君也。翟氏顧考異云。齊侯見晏子於雪宮。今晏子春秋無此語。當因下文述晏子事。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固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志者也。不責己仁義不自修而責上之不用已。此非君子之道。人看適情從欲。獨樂其身。而不與民同樂。亦非在上不驕之義也。注有人至

義曰。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有字是句。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是句。或曰有人當作人有。韓愈送徐錡下第序云。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蓋趙氏解有人爲人有。韓氏本趙氏也。不得志爲人。上不用已。故以指下第。齊宣館孟子。自以能用孟子。孟子之志得。乃能亦有此樂。孟子推及於凡人。以爲不特賢者得志有此樂。凡人皆得志。乃有此樂。有此樂則不非其上。不與民同樂。則民不得志也。音錄云。從欲。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固言

民之樂。君與之同。故民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者。君助憂之。故民亦能憂君之憂。爲之赴難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固言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

下之憂與已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孟子以是答王者。言雖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曰。齊宣王自多以己有此樂。能與賢者共之。孟子推及於人。謂其有此樂。未與人。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瑯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孟子言。往者齊景公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轉附朝舞。皆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於瑯邪。瑯邪。齊東南境上邑也。當何修治。可以比先王之遊觀乎。先王。先聖之王也。孟子言。孟子至王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遵。循也。高誘注淮南子。犯輪訓云。循。遵也。禮記祭義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注云。放。至也。論語致問崇德脩惠。集解引孔注云。循。治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季春紀。蔡姬女無歸。云。觀遊也。故趙氏用以爲釋。關氏若璣釋地云。趙往瑯邪齊東南境上邑。漢郊祀志作在齊東北。非也。今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有瑯邪山。山下有城。即其處。余曾偕考轉附朝舞二山。查不知所在。惟趙氏德南來人。有轉附附作附。屬萊州之說。殊無依據。意此二山當在海之東盡頭。如成山召石山之類。登之可以觀海。然後回轍循海之濱。西行以南。至瑯邪。亦可觀海焉。按史記秦始皇紀。二十八年。並渤海以東。過黃腴。窮成山。登之。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瑯邪。大樂之。三十七年。自瑯邪北至榮成山。至之。漢書郊祀志。後五年。東幸瑯邪。亦可觀海焉。按登之。登大海。司馬相如子虛賦云。且齊東臨巨海。南有瑯邪。觀乎成山。射乎之。晉灼曰。之。榮山在東萊縣。蓋之。榮即轉附也。之。與轉一聲之轉。之。之爲轉。猶之之爲旋也。榮與附古音通。而北。則至之。榮成山。自之。榮成山而南。則至瑯邪。齊景公欲觀乎轉附朝舞。轉附。即之。榮也。朝舞。即成山也。于欽齊乘云。召石山在文登之東。三齊略云。始皇造石橋渡海。觀日出處。有神人召石山下。城闕一山石。爰爰相隨而行。石去不殿。神人鞭之見血。今召石山石色皆赤。伏齊齊記云。始皇造橋觀日。海神爲之。石豎柱。今驗成山東入海道水中。有豎石。往往相望。似橋柱之狀。又有柱石二。乍出乍沒。又云。召石山與成山相近。因始皇會海神。故後世遂呼成山曰神山。然則召石。即成山也。劉向九歌遠遊篇云。朝四靈于九嶷。王逸注云。朝。召也。召四方之神。會於大海九曲之涯也。董子繁露朝諸侯篇云。朝者。召而問之也。左傳蔡朝吳。公羊傳作昭。呼之爲朝。召古通。朝宜讀朝夕之朝。俗讀爲朝廷之朝。非也。朝舞。即柱之聲。蓋以石形似柱而綴呼之爲朝舞。古舞石聲近。顧氏炎武唐韻正云。石上聲。常主切。漢書楊王孫傳。口含玉石。與棺槨朽腐。乃得歸土。通腐土爲讀。段氏玉裁六書音均表所立十七部。舞聲石聲同第五部。孔氏廣森詩聲類。从無从石同陰聲。第三魚類。古讀石爲上聲。聲近於舞。是朝舞即召石。海神觀石。則後人附會之妄也。關氏

凌此二山。當如成山召石山之類。未以聲音轉借求之。故不能定爾。或謂轉附朝餽。即華不住。乃華不住在今濟南歷城之西。去齊都不遠。無須徵驗。毛氏奇齡四書原旨補。引管子戒篇。謂轉附朝餽。即發轉餽餽。按傳子謂管子乃後之好事者所加。刺取孟子之文入之。是猶轉餽餽為轉附朝餽之辭。不得謂轉附朝餽即發轉餽餽之辭也。然即其餽字。益知餽字為石字之聲。何也。聘禮記十斗曰餽。說文物篇。十斗為一石。周語單穆公引夏書云。關石餽餽。韋昭注云。石。今之餽也。莊子田子方篇。餽餽不敢入於四竟。釋文餽音庚。司馬本作餽餽。餽讀曰鍾。鍾讀曰庚。餽為十六餽。與餽自異。而與石之音則近。餽即石。石古讀若暑。故餽一作餽。以孟子之朝餽而管子用之作餽。則餽字當時或本與石字通借。而好事者乃凌石為餽以加入管子也。其文云。桓公將東餽。問於管子曰。我餽猶轉餽餽。南至琅邪。我餽二字句。謂我之東餽也。猶與由通。謂由轉附朝餽南至於琅邪也。餽字衍文。因轉字而誤也。轉餽二字之閒。缺附朝餽二字。幸存餽字。可知孟子之餽字。即餽字之借。而餽字則石字之轉注。亦即餽字之近音也。細繹管子之文。益信朝餽為召石矣。房玄齡注發轉餽餽。謂發餽之轉載餽石。乃望文生意。失之矣。薛氏雖未詳。而以為皆山名。則是。又言朝水靈先靈而齊軌。薛云。先靈。先聖之神靈。是凡稱先皆謂先古聖賢。先王為先聖之王。猶先靈為先靈之神。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

助不給。圖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春省耕。問耒耜之不足。秋省斂。助

其力不給也。圖注春省耕至給也。○正義曰。管子戒篇云。春出原農事之不足者。秋出補人之不足者。用本是也。耒耜用於耕。耒耜不足。即謂耕稼之本不足也。房玄齡云。秋穫為利。今田家諺下工。秋稼已斂而力仍有不給於衣食。故云力不給也。力即力田之力。謂雖力田而所獲不足以養其父母。妻取贍於君。又輕重丁云。使吾萌春有以傳耜。耒耜械器禮饗禮食。夏諺曰。君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圖晏子道夏禹之世。民之諺語也。言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范宣子豫焉。吾王不遊。我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振膳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為諸侯之法度也。

苦蒙休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振膳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為諸侯之法度也。

國注晏子至薛也。○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謬。傳言也。廣雅釋詁云。謬。傳也。然則夏謬謂夏世
相傳之語。國語。謬有之。韋昭注云。謬。俗之謬語也。俗所傳聞。故云民之謬語。而其餘如
詩。則謬之類也。○注言王至度也。○正義曰。易觀象傳云。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是巡狩所以觀
民也。辨為優游。豫為暇豫。詩都人士序云。從容有常。箋云。從容。謂休燕也。史記留侯世家云。
良嘗聞從容步游下邳圯上。索隱云。從容。閑暇也。故以其行從容解遊豫也。引春秋傳者。昭公二
年傳文。其文作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彼正義引服虔云。譽。辨也。宣子遊其樹下。夏
謬曰。一遊一譽。為諸侯度。惠氏據左傳補注云。周易序其傳。豫必有隨。鄭康成注。引孟子吾君
不豫以為證。則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虔互引為證。孫子兵法云。人效死而士能用之。雖優游暇
譽。故以為證。外傳作暇豫。李奎云。譽與豫古字通。爾雅釋詁云。休。息也。說文云。遊。法。遊
也。故以息釋休。以法釋度。孔氏廣雅經義疏云。休。息也。說文云。遊。法。遊也。故以息釋休。以法釋度。
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故於遊言休。謂休息辭者。於豫言助。所謂助不給也。東京賦云。既春遊以發
生。啓諸豐於婚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稔。薛綜注。秋行曰豫。是漢人舊說。猶以遊豫分
春秋也。趙氏章句始混為一。管子云。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振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
者謂之夕。變豫言夕。古音之轉注也。古讀夕如樹。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
朝夕。是也。古讀豫亦如樹。故魯僖公狩。歲舉不備再。倪氏思寬讀書記云。春為發生。生氣可觀。故
曰遊。秋為收成。成功可喜。故曰豫。秋行曰豫。則春行曰遊可知。蓋先王之觀。惟以物成為可樂。
他無所樂也。翟氏顯考異云。管晏二書。俱有後人附託。或反從孟子襲入之。蓋百家之書。尤多竄易。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明明胥讒。民乃作慝。國今也者。晏
子言今時天下之民。人君與師行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不得飽食。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者又瞋睨
側目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之而作慝惡也。○注人君至惡也。○正義曰。周禮夏官序官云。二千有五
百。天子作師。韋昭注云。師。謂大軍之眾也。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
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注云。伍兩卒旅師軍。皆眾之名。是也。論語子路曰。則糧樂不與。皇
侃義疏云。與。給行也。趙氏此注以軍釋師。以與釋行。閻監毛三本作行師與軍。按經先師後行。趙
氏以師行給軍與而互明之也。毛氏奇對讀言。補云。管子戒篇云。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予幼
讀師行糧食句。疑糧食二字難通。似有脫誤。今始知糧食其民為確不可易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
云。周禮康人職云。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食。注。行禮曰糧。謂糗也。止居曰食。謂米
也。鄭經云。遠者治其糧。莊子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蓋言遠也。近者治其食。詩。
朝食于秣。左傳。食時而至。蓋言近也。予按前文訓糗為乾。詩。乃裹糗糧。于糗于糗。孟子謂居

者有積食。行者有裹糧。此糧與食之辨。按趙氏云。遠轉糧食而食之。此以食釋糧。而食之三字解食字。說文云。糧。穀食也。國策西周策云。而藉兵乞食于西周。注云。食。糧也。糧食二字亦可通釋。故以食釋糧。糧食與師行對運。謂軍師之與。以糧米為食。糧既是行道所治之名。則以糧為食。必須遠轉。轉即運也。遠行對運。則必負重不得休息矣。晏子春秋問下簫云。今若不然。師行而糧食。與孟子同。則孟子糧食之下。非有脫離。亦非食于民之義也。音義云。哺。古縣切。字亦作哺。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哺。視也。說文。哺。視貌。重言之則曰哺哺。然則趙氏不單言視而云側目相視者。漢書鄒陽傳云。太后惕息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然則側目者。忿恨之貌。說文心部云。側。忿也。後漢書陳蕃傳云。至于陛下。有何情愾。注。愾。愾也。蓋趙氏以哺哺與側目通。合言之。爾雅釋詁云。胥。相也。鄒陽傳云。卒勝公孫龍疾。惡之孝王。下云。賜客遊。以讒見禽。是惡之即讒。故顏師古注云。惡。謂讒毀也。樊噲發怒等傳注。亦多以惡為讒。讒言人罪惡。更。代也。互相讒短。則其目亦互相忿視。故知哺哺為側目相視。下言民乃作惡。知此胥讒者。為在位之人矣。閔監毛三本在位下有在讒二字。詩大雅民勞篇云。無俾作惡。為一書。注曰。惡也。是作惡即作惡也。周禮秋官司行人云。其悖逆暴亂作惡。犯令者。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圖方猶放也。放棄不用先王之命。但為虐民之政。恣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沉溺於酒。熊蹯不熟。怒而殺人之類也。流連荒亡。皆驕君之溢行也。言王道虧。諸侯行霸。由當相

匡正。故為諸侯憂也。圖。注方猶至行也。○正義曰。方猶放者。假借字也。堯典云。方命圯族。漢書傳閔監毛三本作方猶放也。從先王之命。非是。引觥酒于酒者。尚書序云。義和酒淫。廢時亂日。酒誥云。罔敢酒于酒。又云。厥之誥諸臣。惟工乃酒于酒。鄭氏注云。飲酒齊色曰酒。詩大雅蕤云。天不酒爾以酒。箋云。天不同於顏色以酒。有觥酒于酒。是乃過也。論衡云。紂觥酒于酒。以酒為邱。以酒為池。牛飲者三千人。詩文水部云。酒。惟于酒也。惟與沈同。熊蹯不熟。怒而殺人之類也。見左傳宣公四年。盜與狄通。盜行。謂淫佚之行也。驕君。指夏之義和。殷紂之臣工。周之晉靈公之屬。○注言王至憂也。○正義曰。憂。思也。慮也。亦勞也。由與猶通。趙氏之意。謂諸君流連荒亡。王道既虧。天子雖不能討。而諸侯之行。如齊桓晉文者。思臣故其惡。猶將問罪而伐之。匡即正也。即一匡天下之義。行霸之諸侯。不能置此驕君于度外而加之師旅。則國且危矣。故云當相匡正。當相匡正。解憂字。如公羊傳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之憂也。蓋指當時晉楚將加兵於齊。不贊言者。對君之體宜如此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為諸侯憂。古注以為列國諸侯。試觀僖公四年桓公欲循衛而歸。韓宣仲謂申侯曰。師出陳鄭之聞。供其資糧。國必甚病。哀公時。吳為黃池之會。邇來鄭。殺其丈夫。囚其婦人。霸者之世。役小役弱。不可勝道。豈但徵百牢索三百乘而已。

春秋之晚，雖魯亦困于征輪。願降而與郭隰爲伍。而杞至自貶爲子。則其與附庸之君相去不遠。此申趙氏之說。則以驪君之流連荒亡。即指行霸之君。而爲諸侯憂之諸侯。則事驪國之諸侯。非行霸之諸侯。乃趙氏稱諸侯行霸。是以行霸解爲諸侯憂之諸侯也。云當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相匡正。似不謂驪君矣。或云如同盟或姻國。皆憂其國之將亡。

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

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國言驪君放遊無所不爲。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若齊桓與

蔡姬乘舟於圃之類也。連者。引也。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爲樂。故謂之連。書曰。罔水行舟。丹朱慢遊。無水

而行舟。豈不引舟於水而上行乎。此其類也。從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故謂之荒亂也。樂酒

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亡。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欲行也。晏子之意。不欲使景公空遊於瑯邪

而無益於民也。國注或得至類也。○正義曰。停水而下。謂順流而下也。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圃。見傳

在苑中。推其義。蓋蔡姬搖動桓公。趙氏引爲流之證者。流猶放也。放猶蕩也。○注連引至類也。○正義曰。君

失音則風律必流。注云。搖蕩蕩散。以蕩與流義合。取爲流之證也。○注連引至類也。○正義曰。君

連訓引者。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連。負車也。各本作負連。今正。連即古文輦也。周禮。鄉師

輦輦。故書輦作連。大鄭讀爲輦。巾車連。車本亦作輦車。負車者。人輦車而行。車在後如負也。鄭師

文云。輦。輦車也。从車扶。故在車前引之也。又云。輦引車也。連輦同字。而輦爲輦。輦爲引。

是連訓引也。連水而上。必用從役輦引之。如負車然。故其名曰連。引書者。見輦書阜陶誤。其文

云。無若丹朱傲。淮漫遊是好。傲虛是作。罔畫夜領領。罔水行舟一句是書辭。丹朱慢遊。無水而

行舟。是趙氏申釋書辭。謂無水行舟。必用人輦引。引以爲名連之證也。鄭氏注書此文云。丹朱見

從流忘反也。傳以論諸果疊丹。孔安國云。陸地行舟。途取以解此經。陸地行舟。事之所無。孔彼注

失之。孔氏廣森經學居言云。論諸果疊丹。即所謂罔水行舟也。舊說以爲夏時流。非是。按無水行

舟。即陸地行舟。孔安國注論語。以陸地行舟爲塞促之子果。而說文亦載云。果。鰓也。虞書曰。

若丹朱暴。讀若傲。論語果疊丹。是當時有以疊丹即丹朱傲之事。故趙氏以罔水爲無水。即陸地行

舟。鄭氏謂水已治。則以水由地中。前此犯語已平。亦是以前水爲無水。鰓水犯語。人居舟中。今

水已落。仍爲陸地。而丹朱猶居舟中。使人推行。鄭雖不明言陸地行舟。而其意可見也。趙氏以陸

春秋昭二十年服注云。黃鐘之均。黃鐘爲宮。大蕤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
變宮。蕤賓爲變徵。續漢志云。天子常以日冬至陰氣應則樂均屬。西京雜記宗廟樂。惟用黃鐘一
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旋宮以七聲爲氣。蓋古所謂均。即今所謂調。五聲十二律。
旋相爲宮。爲六十調。皆具五聲。故有五均。而華注鍾鈞爲徵羽角。大鍾爲宮商者。古人以聲命調。
若孟子言徵招角招。師曠言清商徵清。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其詩樂詩也。
言臣說君謂之好君。何尤者。無過也。孟子所以道晏子景公之事者。欲以感喻宣王。非其矜夸雪宮而欲以苦賢
者。國注言臣至僭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蠲。蠲也。孟康注漢書張敞傳云。北
方人謂嬖好爲蠲。畜與蠲通。說文。嬖。嬖也。故嬖好謂之畜。相說亦謂之畜。又謂之好。
孟子樂蠲王蠲。畜君者。好君也。本承上君臣相悅而言。故趙氏注云。言臣悅君謂之好君。好畜古
聲相近。畜君何尤。即好君何尤。祭統云。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孔子聞居及
坊記注並云。畜。孝也。釋名云。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說好也。畜。孝好聲並相近。畜君者。
好君也。釋水者。供水也。皆取聲近之字爲訓。後世聲轉義乖。而古訓遂不可通矣。阮氏元毛詩王
發玉女解云。許氏說文金玉之玉無一點。其加一點者。解云。朽玉也。從王有豉。讀若豉牧之畜。
毛詩玉字皆金玉之玉。惟民勞篇王欲玉女王字。專是加豉之玉。詩言玉女者。畜女也。畜女者。好
女也。好女者。臣悅君也。召穆公言王乎。我正惟欲好女畜女。不得不用大諫也。孟子曰。爲我作
後人不知玉爲假借字。是以鄭箋誤解爲金玉之玉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說。罪也。○正義曰。
說。過也。亦作郵。釋言。郵。過也。亦作尤。孟子引詩畜君何尤。○注孟子至賢者。○正義曰。
道。言也。國監毛二本。作尊晏子景公之事者。阮氏元校勘記云。道。尊古今字。古書多用道。矜夸
雪宮。國監毛二本。作尊晏子景公之事者。阮氏元校勘記云。道。尊古今字。古書多用道。矜夸
形相仿而誤也。按若有困辱之義。漢書獨奉世傳。爲外國所苦。是也。廣雅釋詁云。苦。窮也。謂宣
王言賢者亦有此樂乎。是自矜夸其豐盛。而用以困辱賢者。故孟子言晏子景公之事。以感喻而非斥之。
章指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爲慢遊之樂。不循肆盜之行。是以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也。國與天至之行。○正義曰。
最爲慢。慢與漫同。詩文心部云。慢。惰也。先王因助給而遊。非無事而空行也。無事空行。是爲
慢遊矣。肆。古本作四。周氏廣業云。注云。施連荒亡。皆暴君之盜行。則四盜爲是。董子繁露云。
桀紂驕盜妄行。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韓本作事是也。○是
以至田也。○正義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周書無逸篇文。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國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

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人勸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注謂表至毀壞。○正義

曰。爾氏若壞齊地云。封禪書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是古明堂。至漢武帝時猶有遺蹟。齊地鎮云。左傳歷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祔。不祀泰山也。注云。鄭桓公封鄭。有助秦秦

山傷宋邑在祔。祔在琅邪國費縣東南。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祔易於魯。以從魯所宜。計爾時距東遷五十六年。泰山下傷宋邑。鄭食能守之。則明堂仍為周天子所有。齊焉敢侵。不知幾何時

而為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東巡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謂齊毀明堂。無王愈可知。楊倞注云。明堂。此非如國中明堂為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樂明堂于堂外而無諸侯。不知幾何時

而為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東巡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謂齊毀明堂。無王愈可知。楊倞注云。明堂。此非如國中明堂為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樂明堂于堂外而無諸侯。不知幾何時

而為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東巡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謂齊毀明堂。無王愈可知。楊倞注云。明堂。此非如國中明堂為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樂明堂于堂外而無諸侯。不知幾何時

而為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東巡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謂齊毀明堂。無王愈可知。楊倞注云。明堂。此非如國中明堂為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樂明堂于堂外而無諸侯。不知幾何時

而為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東巡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謂齊毀明堂。無王愈可知。楊倞注云。明堂。此非如國中明堂為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樂明堂于堂外而無諸侯。不知幾何時

而為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東巡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謂齊毀明堂。無王愈可知。楊倞注云。明堂。此非如國中明堂為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樂明堂于堂外而無諸侯。不知幾何時

而為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東巡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謂齊毀明堂。無王愈可知。楊倞注云。明堂。此非如國中明堂為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樂明堂于堂外而無諸侯。不知幾何時

而為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東巡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謂齊毀明堂。無王愈可知。楊倞注云。明堂。此非如國中明堂為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樂明堂于堂外而無諸侯。不知幾何時

而為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東巡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謂齊毀明堂。無王愈可知。楊倞注云。明堂。此非如國中明堂為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樂明堂于堂外而無諸侯。不知幾何時

而為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東巡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謂齊毀明堂。無王愈可知。楊倞注云。明堂。此非如國中明堂為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樂明堂于堂外而無諸侯。不知幾何時

而為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東巡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謂齊毀明堂。無王愈可知。楊倞注云。明堂。此非如國中明堂為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樂明堂于堂外而無諸侯。不知幾何時

而為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東巡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謂齊毀明堂。無王愈可知。楊倞注云。明堂。此非如國中明堂為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樂明堂于堂外而無諸侯。不知幾何時

而為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東巡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謂齊毀明堂。無王愈可知。楊倞注云。明堂。此非如國中明堂為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樂明堂于堂外而無諸侯。不知幾何時

而為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東巡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謂齊毀明堂。無王愈可知。楊倞注云。明堂。此非如國中明堂為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樂明堂于堂外而無諸侯。不知幾何時

而為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東巡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謂齊毀明堂。無王愈可知。楊倞注云。明堂。此非如國中明堂為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樂明堂于堂外而無諸侯。不知幾何時

而為齊得。又至宣王時。不復東巡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謂齊毀明堂。無王愈可知。楊倞注云。明堂。此非如國中明堂為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樂明堂于堂外而無諸侯。不知幾何時

於是。此古之明堂也。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泊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於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門三朝。後曰路寢。四時不遷。路寢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路寢猶襲古號曰明堂。若於祭昊天上帝。則有圓丘。祭祖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朝庭。養老尊賢教國子。則有辟雍學校。其地既分。其禮益備。故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事必師古。禮不遠本。於近郊東南別建明堂。以存古制。蒙古帝治法冊典於此。或祀五帝。布時令。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乃於此行之。以繼古帝王之蹟。譬之上古衣裳未成。始有釵皮。推轂初制。惟尙遮席。後世聖人采備繪繡。無廢赤芾之垂。車成金玉。不增大路之飾。此後世之明堂也。自漢以來儒者。惟崇舊虛植。實知異名同地之制。尙昧上古古之分。後之儒者。執其一端。以蔽衆說。分合無定。制度鮮通。蓋未能融治經傳。參驗古今。二千年來。遂成絕學。試就吾言。王曰。王政以求之經史百家。有相合無相戾者。別勘成書。以備稽覽。拒其大指。著於斯篇。可得聞與。王言王政當何施。其法寧可得聞。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王言往者文王爲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脩井田。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爲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子孫。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人不孥。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爾。注言往至王政。○正義曰。往即昔也。史記周本紀云。公季卒。子昌立。是爲故孟子以爲治岐。趙氏以爲爲西伯時也。○注使岐至法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言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淮南子要略訓云。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是紂時稅重也。趙氏佑溫故錄云。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與孟子此文相合。鄭氏注謂古者爲殷時。則正是紂廢其法。而文獨脩行之。○注賢者至土地。○正義曰。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朝也。注云。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位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總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孔氏正義云。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遺父爲公卿大夫也。魯外諸侯。世世象賢。傳嗣其國。公卿大夫輔佐于王。非賢不可。故不世也。然則世祿兩分。世謂繼世爲諸侯。祿謂但食采地。此仕者世祿。比例天子之內諸侯。不可世爵。祿可世祿。則世祿謂世食其采地。故云賢者子孫。解世守也。必有土地。解祿字也。昭公三十一年公季傳云。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趙氏所本也。五經異義引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毛詩大雅文王篇。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傳

義。書意言大惡之人。所聽父兄教誨子弟勸阻。而其父兄子弟亦有拿者。不可殊遠坐罪。此等人有奔當於天所與。惟恨亂葬常之人。乃自取罪。尤應加以文王不教之罰耳。老而無

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

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圖言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文王常恤憐寡存

孤獨也。圖文王至四者。○正義曰。書無施文王。詩云。嗇矣富人。哀此鰥獨。圖詩小雅正月之

篇。嗇。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憫此鰥獨羸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圖注詩小至此也。○正義

三章。嗇作憐。毛傳云。嗇可。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獨可。憐獨憐困也。說文云。

哀。困也。憐即困。困亦憐也。章則弱。困則羸。趙氏本毛傳而申之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鄭

注大司寇云。無兄弟曰憐。失義云。無虛鰥獨。小雅正月篇云。哀此憐獨。唐風秋杜篇云。獨行最

畏。周頌閔予小子篇云。憂憂在疚。說文。趨。獨行也。並字異而義同。孟子梁惠王篇。老而無妻

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襄二十七年左傳。齊崔杼生。王曰。善哉

威及孺而寡。則無妻亦謂之寡。鰥寡孤一舉之轉。皆與獨同義。因事而異名耳。王曰。善哉

言乎。圖善此王政之言。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圖孟子言王如善此王政。則何爲不行也。王

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圖王言我有疾。疾在好貨。故不能行。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

乃積乃倉。乃裹糗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

者有裹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

之。於王何有。圖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裹盛乾食之糧於囊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戚

斧。揚鉞也。又以武備之四方啓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若此。王若則之。於王何有不可也。圖正義曰。阮氏元校

勘記云。宋本孔本同。石經圖監毛二本。碑本囊作糧。按鹽鐵論。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與裹囊合。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孟子以積與裹對。倉與囊對。謂積穀於倉。裹糧於囊也。詩云。乃

積乃倉。乃裹糗糧。于橐于囊。有三乃字。二千字。曰歲又曰糧。曰橐又曰囊。皆重文以助句。至

孟子釋詩。止積倉裹囊四言也。俗本改裹囊爲裹糧。則詩于橐于囊句似贅矣。符疏釋孟子之言云。

故居者有穀積于倉。行者有糧裹于囊。則北宋作疏時。會作行者有裹囊。○注詩大至光也。○正義曰。詩在公劉篇首章。乃詩作錫。古字通也。音義作糧。詩作銀。詩釋文云。字或作糧。說文無糧字。食部。銀。乾食也。毛本作銀。戰。詩作錫。毛傳云。公劉居於郿。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銓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遷糧適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食也。小曰囊。大曰囊。思賢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順於時也。箋云。郿國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和而能遷。積而能散。為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鬪其民。乃募糧食於秦襄之中。棄其餘而去。是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詩以積食與上場糧對。場糧是二事。故鄭以積為委。與倉對亦為兩事。趙氏謂積穀于倉。與鄭異也。爾雅釋詁云。輯。和也。故毛鄭皆以和釋之。說文戈部云。載。載兵也。詩云。載戰于戈。載兵不戰。所以安民。故趙氏以安釋之。惟和則安。亦惟安則和。二義可相傳。以龍釋戈。詩長發箋云。龍。榮名之謂。榮名即毛傳顯於時之義。鄭云。光大則讀光為廣。與毛趙異也。○注威斧揚鐵也。○正義曰。程氏瑤田通鑑考工創物小記云。斧斤闢鋒也。故用之為折。斧也。成。大斧也。威。戔也。余謂斧斤異於戈戟者。戈戟銳鋒。斧斤闢鋒也。故用之為折。斧也。威。斧也。揚。戔也。正義云。太阿斧重八斤。一名大鐵。是鐵大於斧也。威之言盛也。其刃鑿狹。劉戌名揚者言之。彼為發越飛揚。故其刃修張。犀之張之。顯名思義。曰威曰揚。斯可易也。或今俗名月斧。以為象形。然實戔聲之譌也。趙氏不釋于戈。箋云。于。盾也。戈。句矛戟也。考工創物小記云。治氏為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五之。倭句中鉏。與刺重三鐏。戈戟並有內有胡有援。二者之體。大略同矣。其不同者。義獨有刺耳。故說文云。戈。平頭戟也。戟。有枝兵也。然則戈為戟之無枝者矣。說文言枝。考工言刺。枝刺一物也。是故戈之劍有援。援其刃之正者橫出以啄人。其本即內也。內橫貫于柲之鑿而出之。故謂之內。援接內處下垂謂之胡。胡上之無刃者。謂之戈也。說文云。子。無右臂也。戈右無刃謂之子者。假借會意。而象其形以名之也。又云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匣戟。此言戈內之有刃者謂之戟也。戈之刃在援與胡。其用主於援。戟則刃之在援在胡。依然一刃。而復有刺之刃。則其用主於刺。三刃者。一援一胡一刺也。○注又以至道路。○正義曰。闕監毛三本作又以武備。曰方啓行道路。按毛傳云。張其弓矢。束其干戈威揚。以方開道路去之。箋云。愛。曰也。公劉之去郿。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為女方開道路而行。鄭釋愛為曰。用爾雅釋詁文。毛但云方開道路。則不釋愛為曰。第作于是而已。爾雅釋詁又云。愛。于也。是也。趙氏云。又以武備解。失斯意。干戈威揚也。云之四方。之字釋行。四方釋方。謂愛方啓行為于四方啓行。參用毛傳。與鄭不同。以道推毛。毛傳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王言我有疾疾在好色不能行也。對曰。

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牽西水耨。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國詩大雅縣之篇也。亶甫。太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耨。水耨也。循西方水耨。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太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言太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也。善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無過時之思。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乎。國注詩大至古曰。詩在縣篇第二章。甫。詩作父。古字通也。毛傳於首章云。古公。幽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說以名言實也。爲名爲字。毛氏不定。趙氏以爲名者。如春秋齊侯殺父季孫行父。皆以父爲名。不或字也。按古猶昔也。當謂古昔公亶甫。公亶甫三字稱號。猶公劉公非公祖類。加公於名上而已。○往來朝至疾也。○正義曰。箋云。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早解來朝。疾解走馬。避惡解其早且疾之故。劉熙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趙氏云。疾。解走字也。來朝爲早易明。故不釋耳。○往來循至下也。○正義曰。毛傳云。率。循也。趙氏云。水耨也。箋云。循西水耨。祖蔭水側也。率。循。爾雅釋詁文。謂水涯。釋水文。循。厓字通也。閻氏若璩釋地云。太史公周本紀云。懿王。去幽。渡蔭祖。踰梁山。止於岐下。將自郿抵岐東南二百五十餘里。登山涉水。敘次如畫。然程大昌雅錄。謂水實存梁山之下。循厓西上。可以達岐。則詩水字又與蔭祖無涉。似益精確矣。○往來姜女至居也。○正義曰。毛傳云。姜女。太姜也。胥。相也。宇。居也。箋云。爰於及與聿自也。於是與其妃太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太姜之賢智也。太姜爲太王妃。與太任太姒爲周室三母。詳見列女傳。趙氏以於是釋爰。以與率及。以相釋胥。以居釋宇。與毛鄭同。惟不用自來之訓。而以聿來爲俱來。聿。猶律。說文千部云。律。均布也。蔡邕月令章句云。律。率也。漢書宣帝紀杜柱注云。率者。總計之言也。均總即俱。趙氏以自來之義不協。故讀事爲律爲率也。相土居。即詩正義云。相土地之可居也。管子權言篇。與人相胥。往云。胥。視也。章指言。夫子洵然。善誘人。誘人以進於善也。齊說文云。相。省視也。胥之爲視。即相之爲省視也。王好貨好色。孟子推以公劉太王。所謂實難於君謂之恭者也。國論語作循循。後漢書趙壹傳云。失洵洵。善誘之德。三國志步騭傳云。論語言夫子洵洵然善誘人。並作洵洵。與此章指同。

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比其反也。○正義曰。音

高誘注呂氏春秋達鬱篇云。比猶致也。致即密推之致焉至。故論語比及三年。皇侃義疏云。比。至也。孫氏以此及連文。故以比及義。按比之義。為方。比方猶言譬如。孟子謂託弊於友而友諾之矣。至

殺若其反。則其友未嘗顯恤而致凍餒其妻子。今人殺言何云。比方。正其義也。論語比及三年。當亦云比方及於三年爾。王曰棄之。言當棄之絕友道也。國

往絕友道也。○正義曰。哀公十五年左傳云。絕世于良。注云。絕世。猶言棄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國士師獄官吏也。不

能治獄。當如之何。國義曰。見周禮秋官。○正義曰。王曰已之。國已之者。去之也。國義曰。詩陳風墓門篇。知而不已。箋云。已。猶去也。按去之謂罷退其職。○正義曰。詩陳風墓門篇。訛謬記云。古者仕焉而已者。論語。令尹子文三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國境

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也。王顧左右而言他。國王慙而左右

顧視道他事。無以答此言也。國王王慙至言也。○說文頁部云。顧。還視也。詩晉風。顧瞻周道。箋云。周禮訓方氏。掌達四方之政事。擇人。道國之章。指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也。國無

政事。注並云。墮。猶言也。故以道解言。章指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也。國無

其職。○正義曰。墮。許規切。亦音隋。墮廣韻在四支。俗作墮。呂氏春秋必已篇。愛則墮。高誘注云。墮。應也。禮記月令毋有墮墮。釋文云。墮本作墮。周禮守邦既祭則墮其墮。儀禮士虞禮注。作既祭則墮其墮。是墮又讀

隋也。此當為墮敗之墮。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國故者

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者。非但見其有高樹大木也。當有累世脩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為舊國可

法則也。國並云故舊也。喬。高。爾雅釋詁文。○注人所至則也。○正義曰。向書君夷云。則商賈。百姓

姓王人。罔不秉德明也。小臣屏侯甸。則往奔走。雅茲雅德稱。用又厥辟。紅氏聲義注音疏云。百姓。異姓之臣。王人。王之族人。同姓之臣也。无不秉持其德。明恤政事。又讀當為艾。艾。相也。百

辟。君也。雅此羣臣。各稱其德以輔相其君。此指上伊尹伊陟伊臣。王無親臣矣。國今王無可親任

尾巫咸巫賢甘盤等。所謂累世修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也。王無親臣矣。國今王無可親任

之臣。注今王至之臣。○正義曰。詩邶風仲氏任只義云。任。以屬相親信也。大戴昔者所進

今日不知其亡也。注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爲惡當誅亡。王無以知也。○正義

曰。往日解者。所知解所進。進者。引也。登也。知其人乃登進之使爲臣也。誅。責也。亡。喪

棄也。始不詳審而登進之。固以爲知其賢也。久而爲惡至于誅責而棄去之。則是始以爲知之者。原

未嘗知之也。今日不知其亡。謂不知其今日之亡。經文假言之。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

舍之。注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正義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

疏踰戚。可不慎與。注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

尊卑親疏相踰。豈可不重慎之。注如使至慎之。○正義曰。忽之言發忘也。荀子正名篇云。故遇者之

乃能詳審。今忽忽若迷若忘。解如不得已之狀也。已。止也。不得已者。本不當用。因無人充職。

姑且用之。故云不得已而取備官。不得已而取備官。乃是明知其不才而姑且用之。今原非明知其不

才。但以不精心意若迷若忘。昏昏忽忽。故言如不得已。如者。睨而形容之之詞也。經以如不得已

形容不詳審之狀。趙氏以忽然不精心意形容如不得已之狀。國語魯語。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注云。

僮。僮蒙。不達也。正。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

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注謂選大臣防比周之譽。核鄉愿之徒。論語曰。衆好之必察焉。

注選大至察焉。○正義曰。累世修德。隨君以道。是大臣也。文公十八年左傳云。昔帝鴻氏有不才

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漢書谷永傳云。無用比周之虛譽。

注云。比周。言阿黨親密也。卿愿之徒。若僕之胡廣。晉之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

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注衆惡之必

察焉。惡直醜正。實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正義曰。亦魯語衛靈公篇文。○注

之。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文選上林賦注云。善與繁古字通。管子參患篇云。行邪者不變。則羣臣



注云：處主有相處焉云。

不使賢臣得用。此朋黨毀起正也。春秋繁露五。左右皆曰可殺。勿聽。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

故曰。國人殺之也。國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古者刑人於市。與棄棄之。國注言當至三宥。○

大辟之罪也。五聽者。周禮秋官司刺。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目聽。五曰耳聽。是也。三宥者。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養可聽。聽獄。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是也。○注刑人。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國行此三慎之聽。乃於市。與棄棄之。○正義曰。禮記王制文。

可以子畜百姓也。章指。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稱曰舊國。則四方瞻仰之。以爲則矣。國人君選賢

正義曰。白虎通云。進金乃以退惡。○細而後集。○正義曰。論語鄉黨篇文。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後古本作后。韓詩外傳載楚王使人資金請接與治河南。辭不受。其妻曰。不如去之。乃變姓名。莫知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與之妻是也。詩卷阿鳳鳴矣。于彼高岡。鄭箋云。喻賢者待禮乃行。細而後集。道引此見人君當審慎用人之意。其進銳者其退速。注云不害人而退進

細而後集。道引此見人君當審慎用人之意。其進銳者其退速。注云不害人而退進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國有之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國於傳文

有之矣。曰。臣弑其君可乎。國王問臣何以得弑其君。豈可行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

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國言殘賊仁義之道者

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爲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弑其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國

注書云獨夫紂。○正義曰。荀子論兵篇云。桀紂若若獨夫。故太誓云獨夫紂。此之謂也。趙氏引書。蓋即謂此。又正義篇云。桀暴國之君若若獨夫。傷武非取天下也。修其德。行其義。與天下之同利。除

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

殺君。由此致之也。漢書劉向傳。以蕭望之周堪劉向爲三獨夫。顏師古云。獨夫猶言匹夫。章指。言

孟子言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齊王。垂戒於後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此喻之也。巨室。至人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巨。仲子之室。公羊傳云。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詩。麟風作于楚宮。又作于楚室。毛傳云。室。猶宮也。此皆宮室通稱之證也。呂氏春秋。察微篇云。齊宣王爲巨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宮也。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翟氏顯考異云。孟子巨室之言。疑即親斯而發。月令。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注云。工師。司空屬官也。又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注云。工師。工官之長也。爲司空屬官。故爲主工匠之吏。吏即官也。莊公二十二年左傳云。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爲工正。注云。掌百工之官。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工正。工官之長。總掌百工。如月令工師之職。然則工師又名工正也。考工記。攻木之工。有匠人爲百工之中。一工。禮記雜記云。匠人執羽葆。注云。匠人。工人也。是匠亦通稱工。此經上言工師。下言匠人。故趙氏於工師互稱主工匠之吏。於匠人互稱工匠之人。國語魯語云。嚴公丹桓公之極而刻其楹。匠師慶言於公。注云。匠師。掌匠大夫御孫之名。周禮地官。匠師。及葬。執蠶以與匠師。御廩而治役。及望。執斧以斲匠師。注云。匠師。掌匠大夫御孫之名。其於司空若。匠師之於司徒。由。匠師主役。匠師主業。匠。匠師。蓋士爲之。趙氏以工師爲主工匠。然則匠師即工師。月令以其令百工稱工師。周禮國語以其專主攻木。稱匠師。抑主百工者自有工師。專主攻木者。別有匠師。歟。

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王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正法。壯大而仕。欲施行其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所學而從我之教命。此何如也。○正義曰。詩。卷耳。我姑酌彼。公五年左傳云。吾未知吾道。注云。道。猶法術。法即是道。呂氏春秋。仲春上農等篇。高誘皆注云。舍置也。又必已當云。舍故人之家。高誘注云。舍。止也。故以置釋舍。而云王止之。說文。教。部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易。象傳。習教事。虞氏注云。翼爲教令。令猶命也。下文言何以異於教王人。則此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即下所云教也。故顏氏於此以命釋教。爾雅。釋詁云。使。從也。此云使工師求大木。下云使王人彫琢之。皆任使之義。求木琢玉。必從工匠王人爲之。能勝任與不能勝任。王董其成而喜之怒之可也。今不從彼而從我。所以求之斲之彫琢之法。豈能之。故云從我之教命。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二十兩為鎰。彫琢治飾玉也。詩曰：「彫琢其章。」雖有萬鎰在此。言家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爲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者乎。

○注二十兩爲鎰。○正義曰：禮記喪大記云：「朝一盞米。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者乎。」

○注二十兩爲鎰。○正義曰：禮記喪大記云：「朝一盞米。張良傳。升二二十四分。升之一。儀禮既夕注同。史記平準書：黃金以溢名。孟康云：二十兩爲鎰。儀禮解詁字。皆與趙氏同。國語晉語：黃金四十鎰。韋昭注亦云：二十兩爲鎰。惟文選詠懷詩：黃金百溢盡。注引賈逵國語注云：一鎰二十四兩。又吳郡賦金鎰磊珂。劉勰林注云：金二十四兩爲鎰。二鎰之所起。起於鈞。當是李善誤篆四字。賈公彥既夕疏云：二十四鎰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按孫子算經云：四鈞爲一石。四鈞爲一百二十斤。故一百二十九兩二錢。古以二十四鎰爲兩。不以十錢爲兩。以一十九兩二錢乘二十四鎰。得四百八十鎰零八鎰。於四百八十一鎰減去四百六十鎰零八鎰。餘一十一鎰零二鎰。置一升四十八鎰。即是二十兩。張鷟五經算術云：量一斛米重一百二十斤。以十六乘之。爲積一千九百二十兩。以鎰法二十兩除之。得九十六鎰爲法。以米一斛爲百升爲實。實如法得一升不盡四升。與九十六升俱再半之。名曰二十四分升之一。此不用鎰法而用石法。以米一斛爲百升爲實。實如法得一升不盡四升。與九十六升俱再半之。故云不盡四升。牛其四升爲二升。再半其二升爲一升。牛其九十六升。除去九十六升。尚餘四升。故云不盡四升。此一斛不用鎰法而用石法。以米一斛爲百升爲實。實如法得一升不盡四升。與九十六升俱再半之。名曰二十四分升之一。即九十六分升之四。以九十六分升之四。約爲二十四分升之一。所謂可半則半之術也。鄭氏以爲粟米法本鎰法石法言之。則明其爲二十兩。賈氏作疏。不致違背之。以爲二十四。知二十四之四。必爲羨字。推之文選注。蓋亦羨也。阮氏元校勘記云：經注中鎰字。皆俗字也。當依儀禮作溢。溢之言羨也。滿於十六兩爲一斤之外也。○氏注彫琢至其章。○正義曰：爾雅釋器云：玉謂之琕。又云：玉謂之琢。說文云：雕琢文也。琢。治玉也。是雕琕琢同。禮記少儀注云：雕。畫也。禮器注云：琢。嘗爲篆。畫者。分界之名。篆者。文飾之名。是雕琕治之也。而琢則飾之。說文蓋互見之。散文則周。故琢亦爲琢。琢亦爲治也。考工記玉人之事。所掌圭璽冒瑱璋璜等。有緣綦首綦好射勾。圭衡等飾節。則有雕文人琢。蓋言雕琢之事也。璞。登機也。王主之末。未始爲璞。必治之飾之。而後成器。故趙氏以治均解之。引詩者。大雅棧機第五章也。詩作追琢其章。毛傳云：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毛以下言金玉。故以彫屬金。與爾雅異。孔氏正義以爲

對文則別是也。鄭氏箋云。道琢玉使成文章。趙氏以彫易道。本毛氏也。用以證治玉飾玉。專指玉言。則同鄭氏矣。○注雖有至治乎。○正義曰。萬鎰爲一萬二千五百斤。故衆多。言玉雖衆多。不能不委任於人。猶國雖廣大。不能不委任於人也。蓋玉人專治玉之道。乃能治以其衆多而珍重之。既不能自治。而又不委任之而製其肘。雖有良工。弗能善其事矣。教人治玉。謂舍其彫琢之正法。而從己之教命。所教違其章指。言任賢使能。不違其學。則功成而不隨。屈人之是。從己之非。則人不成道。玉不成圭。善惡之致。何可不察哉。國人不道。趙氏語本此。在本作玉不成器。周氏案廣云。依讀當作圭。不成圭。善惡之致。何可不察哉。國人不道。趙氏語本此。在本作玉不成器。周氏案廣云。依讀當作圭。不專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國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廣大。僭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日也。書曰。棗三百有大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人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國注五旬至六旬。○正義曰。說文夕部云。旬。偏也。十日爲一旬。故五旬爲五十日。戰國策齊策云。張儀以秦魏伐韓。齊王曰。韓。吾與國也。秦伐韓。楚吾將救之。田臣思曰。王之謀過矣。不如聽之。子喻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弗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下以燕賜我也。王曰。善。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此三字當是五字之譌。引書者。嘉典文。王肅注。魏文。期。四時也。一暮三百六十五日而舉燕國。此三字當是五字之譌。引文步部云。魏。咎也。國語趙語云。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與不取。反爲之災。史記張耳陳餘列傳云。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淮陰侯列傳云。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說苑說叢引作時至不迎。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國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館厭元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國文王以三仁尙在。樂師未

犇。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取之也。國注三仁尙在。樂師未犇。○正義曰。論語云。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

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武王遂率諸侯伐紂。周本紀云。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益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樂師即所云太師疵少師強也。當武王會孟津時。且以天命未去。未可伐紂。必俟三仁既喪。樂師既去。乃率諸侯伐紂。然則在文王時。其未可伐。益可知也。燕策云。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孟子言文武之時不可失。即孟子所謂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也。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而策不達其辭耳。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

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圖燕人所以

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奔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

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時。則可取之。圖注則亦運行奔走而去矣。○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運。徙也。

以行字未了。以燕走申之。章指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天意得然後乃可以取人之

國也。圖王先順民。故功名成。古本無觀天意得三字。先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將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圖宣

王貪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將謀伐齊救燕。宣王懼而問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

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圖成湯修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方千里。何畏

懼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

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

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俟我后。后來其蘇。圖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

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面者。嚮也。東嚮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

夷言遠國恩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為後我覓虹也。兩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俟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患也。注此二至息也。○正義曰：逸篇義見前。王氏鳴咸尚書後辨云：書序云：傷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則葛伯仇餒及湯一征自葛始云云。正陽征中誅，江氏舉尚書集注音疏云：天下信之言，不似尚書之文。又滕文公篇云：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云云。云云。湯始征自葛載，與梁惠王篇所引小異。而梁惠王篇明稱書曰：滕文公篇則否。言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與天下信之言文絕殊。信乎皆非尚書文也。僖公六年傳云：魯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撒苟子王制篇云：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後漢書班固奏記：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已。然則東西而征云云。乃本周公事。孟子引以釋齊耳。襄公十四年左傳云：有君不弔。注云：弔，恤也。史記宋微子世家云：魯使臧文仲往弔水。集解引賈逵云：問凶曰弔。恤即問凶也。鄭氏法周禮釋人：考工記匠人：禮記玉藻：皆云面。猶鄉也。鄉同嚮。亦同向。鄭氏注象陶謙云：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為綏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綏服。當采。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三百里。又其外五百里為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五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百里為要服。去王城營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趙氏此注其東服。去王城營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趙氏此注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本禹錫成五服而言也。職氏琳經義雜記云：西夷北狄。曾見前明翻刻北宋板。趙注本上下皆作夷字。趙注梁惠王篇云：東向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之四夷。又注盡心云：四夷怨王。據文公正義云：湯之十一征而天下無敵者。故東面而征其君。則西夷之國怨之。以為不征其我君之罪。南面而征其君。則北夷之國怨之。以為不征其我君之罪。而先於仲虺。盡心正義云：故南面而征。則北夷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惟梁惠王正義引仲虺之語。乃葛伯仇餒。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次釋孟子西夷北夷之言亦同。書作西夷北狄。孟子三處皆作西夷北夷。魏晉間采孟子作尚書。始改北夷為北狄。以與西夷儗句。北宋時為正義者。猶未誤作狄字。爾雅釋天云：蜎蜎。虹也。霓為蜎蜎。注云：雙出色鮮感者為蜎。曰虹。闇者為蜎。曰霓。說文雨部云：霓風虹。青赤或白色。蓋青視所謂雙色也。白色所謂闇也。虹靑亦而蜎曲。故云霓。詩蝦蟇云：朝露如珠。崇朝其雨。周禮春官大司馬云：雊虹為天子。夏民大說。朝不易位。注不去曉。商不變肆。大戴禮主言篇云：孔子曰：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廢也。當時傳聞如是也。俟待。后君。皆爾雅釋詁文。漢書武帝紀集注引應邵云：蘇。息也。王氏余蘇。孟子梁惠王篇引書后来其蘇。蘇與蘇通。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

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國拯濟也。係累猶縛結也。燕民所以悅喜迎王師者。謂濟救於水火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國今燕至王師。○正義曰。戰國策燕策云。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云云。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蘇秦死於燕。國事皆決于子之。云云。燕國大亂。百姓惘惘。蘇子謂齊宣王因而作之。破燕必矣。孟子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此齊往征燕。燕民迎王師之事也。○正義曰。○正義曰。戰國策望諸君報燕書曰。奉令舉齊。大勝之。輕率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天英。故鼎反乎歷室。高誘注云。子噲亂。齊伐燕。蘇秦得歸。蘇秦注云。故齊所得燕鼎。然則重器即指歷室之鼎也。昭七年左傳云。齊侯歸。遂將以瑤璽玉橫彈耳。不克而還。此亦燕器之可考者。○正義曰。易與初六用拯馬壯吉。釋文引伏曼容注云。拯。濟也。文選遇元賦。蒙施稱以拯民。舊注同。周禮大司徒注云。拯。拯也。十行本作拯。所也。錄。國語吳語係馬舌注云。係。縛也。禮記儒行不累長上注云。累。猶繫也。蒙與係通。說文云。係。繫束也。繫徐給。東即縛。漢書張釋之傳。跪而結之注云。結讀曰云。殘。害也。又云昔智伯瑤殘范中行注云。殘。滅也。史記樊鄴離離傳云。具二十七縣殘。集解引張晏云。殘。有所毀也。列子說符篇云。途共盜而殘之。注云。殘。殺之。是殘衆殺害毀滅之名。故統括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國言天下諸侯素畏齊疆。今復并燕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所危。是動天下之兵共謀齊也。國注言天至齊也。○正義曰。禮記投壺注云。國之言如故也。國策魏策注云。國。久也。儀禮喪也。服傳餼素食注云。素。猶故也。後漢書呂布傳注云。素。舊也。即久也。是素固同義。故趙氏以素解固。不仁則為暴。故以行暴解不行仁政。即上所謂殘也。國策云。齊破燕。趙欲存之。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今俾齊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又云。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此天下諸侯謀齊救燕之事也。王速出令。反其旆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

猶可及止也。困連疾也。旄老髦也。倪弱小。緊倪者也。孟子勸王急出令。先還其老小。止勿徒其寶重之器。與燕民謀。置所欲立君而去之。歸齊。天下之兵。猶可及其未發而止之也。注疾速至老小。○正義曰。據洪九十曰。耄。射義旄期注云。八十九十曰旄。是旄即耄也。劉熙釋名稱長幼云。人始生日嬰兒。或曰嬰兒。是也。言是人也。倪。其啼聲也。韻文。兒部云。兒。孺子也。女部云。嫗。嬰嫗也。韻記雜記云。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注云。嬰。猶驚也。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即變。嬰為嬰字。聲之轉。嬰嫗聲韻字。為小兒啼聲。緊倪即嬰兒。釋名解嬰為是人。非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親。倪。兒子也。倪亦兒也。方俗語有輕重耳。凡物之小者謂之倪。嬰兒謂之倪。庶子謂之倪。小嫗謂之倪。老人齒落更生細齒謂之倪齒。義並同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弱小倪倪者也。閔監毛三本同。音義出聲字旄倪下。云詳註意。倪謂嬰兒小兒也。作倪。倪者。誤也。韻文云。返還也。商書曰。祖甲返。返與反同。故以還釋反。史記燕世家云。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是章指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夫將何懼也。注伐惡至懼也。○正義曰。宣公十一年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弑其君。無乃不可乎。伐惡無貪富義本此。考文古本作以小至大。足利本作以大王小。

鄭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注闕闕聲也。猶構兵而闕也。長上。軍率也。鄭穆公忿其民不赴難。而問其罰當謂何也。注闕闕至闕也。○正義曰。音義云。闕。張胡此字從門。丁豆切。與門不同。丁又胡降切。劉熙曰。闕。構也。構兵以闕也。說文云。闕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字亦作闕。呂氏春秋慎行篇。崔杼之子相與私闕。高誘注云。闕。闕也。闕讀近鴻。綴氣言之。大雅召旻篇。闕闕內紅。鄭箋云。紅。爭訟相陷人之言也。義與闕相近。○正義曰。○正義曰。音義本作率。率與帥通。監本毛本誤作師。非也。周禮夏官敘官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注云。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闕。卒一旅。旅一闕。師一州。一鄉。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卿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衆官焉。賈氏疏云。六軍之將。選選六卿中有武者為軍將。又別言六卿之吏者。據六卿大夫。及州長黨正族師闕胥比長中有武者。今出軍之爲。還遣在鄉所管之長爲

任法篇。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云。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又說符篇云。言美則衛矣。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董子繁露包位權云。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聲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報於下。賈子新書大政篇云。君樹善於此。則侯侯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樹惡於此。則嗔嗔然協民皆為惡於彼矣。樹響之應聲也。儀書天文志云。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自然之符也。論衡塞溫篇云。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龍致雨。用應龍而來。影應形而去。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文公言我居齊楚之間。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注非其所事。○正義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

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不由禮。我不能知誰可事者也。不得已有一謀焉。惟施德義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可為矣。注無已。○正義曰。管子大臣篇云。公行出曰。勿已。其勉霸乎。又戒篇云。勿已。則其可乎。

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勿已。即無已。史記魯仲連說燕將曰。亡意亦捐燕棄世。東。章指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齊人并得薛。築其城以備於滕。故文

公恐也。注齊人至恐也。○正義曰。杜預春秋釋例世族譜云。薛國在邳。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為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於邳。仲唐居薛。以爲湯左相。武王復以其官為薛侯。齊桓霸諸侯。黜為伯。獻公始與魯同盟。小國無紀世不可知。亦不知爲誰所滅。按孟子言齊人築薛。則薛已屬齊。故以爲齊人所并。抑趙氏有所據。今不詳耳。江氏永寧經補義云。齊威王以薛封田嬰為靖郭君。齊人將築薛。其時薛已滅也。史記正義薛故城在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與滕切近是也。閻氏若璩釋地。依田齊世家孟嘗君傳。謂齊王三年庚子。封田嬰於薛。今考戰國策齊策。靖郭之交大不韙於宣王。又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高誘注云。齊威王之子宣王也。又孟嘗君在薛。齊王創其顏色。高誘注云。齊宣王也。威王之子。淮南子人間訓云。唐子短陳轅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轅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然則田嬰封於薛。在威王時無疑。此築薛。即田氏築之。孟子於薛。薛號金七十鎰。亦田氏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考策靖郭君將城薛。客多陳戒。謂者勿錮。後有諫者曰。君失齊。薛隆薛之城到於天。猶無益也。

乃毀城薛。薛本有城。靖郭君欲更築而崇墜之。故諫者甚多。而客官如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邾。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國大王非好岐

山之下。擇而居之。迫不得已。困於強暴。故避之。邾居邾。○正義曰。顯氏炎武曰。知錄云。唐書言邾州故作

字。蓋唐以後傳錄之變也。翟氏繼考異云。說文邾字下云。周太王國重文作邾。是邾實古字。漢書

匡衡傳疏。大王躬仁邾國。貴怒已用之。師古注云。邾即今幽州。師古尚在開元前。得云傳錄變乎。漢書

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邾。周太王國。左右扶風。邾陽。以邑分縣。幽美縣。即邾也。民俗以夜

市。有幽山。從山。從邾。按此二條說解可變。邾者。公劉之國。史記云。慶節所國也。非大王國。疑一

疑二。漢地理志毛詩箋。邾國志皆云邾在右扶風。邾者。公劉之國。史記云。慶節所國也。非大王國。疑一

幽鄉。徐廣曰。新平漆縣之東北有邾亭。疑三。從山。邾聲。非有邾也。而云從邾。疑四。假令許

果以幽合邾。當云或邾字。而不言及。疑五。蓋古地名作邾。山名作幽。而地名因於山名同音通用。

如邾岐之比。是以周禮審章經文作邾。注作邾。漢人於地名用邾不用幽。經典多作邾。惟孟子作

邾。唐開元十三年。始改邾州為邾州。見通典元和郡縣志。邾地邾云。因如幽而易錄也。按顯氏謂

孟子多近今字。於邾之作邾外。又舉強之作邾。知之作智。辟之作避。女之作汝。說之作悅。說文

虫部云。強。斯也。斯。強也。是強為蟲名。弓部強。有力也。與強字異。其力部云。強。迫也。從力強聲。重文作強。云古文從強。然則強而後可之強當作強。孟子作強為強之省。強省作強。強

弱省作強也。說文矢部云。知訓也。白部云。智。識詞也。智乃強省。強智小智解作智識者。皆宜

作智。他書作知者通用也。說文彡部云。避。同也。口部云。辟。法也。從口從辛。節制其罪也。然則辟為刑辟之辟。太王避狄之避。正宜作避。他書作辟者。省文也。說文汝為水名。女為婦人名。

其為爾汝之汝。本屬假借。書盤庚格伐桀。康誥汝為小子亦作汝。則女之為汝。不特孟子也。倪宇

說文所無。言部之說。為詞說之說。而爾雅釋詁云。悅。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

矣。國誠能為善。雖失其地。後世乃可有王者若周家也。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

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國君子造業垂統。貴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

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也。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為善法以遺後世也。國注君子至世也。○正義曰。說

刀聲。讀若創。蓋創之義為遺艾。經典多借創為邾。故此經作創。趙氏以造釋之。國語周語云。以

石經經作強。宋本經亦作強。翟氏顧考異云。在文以平聲讀。則為有力之讀。按爾雅釋詁云。章指。強勸也。淮南子修務訓云。功可疆成。高誘注云。疆。勉也。自疆為善法。即自勉為善法也。章指。言君子之道。正己任天。強暴之來。非己所招。謂窮則獨善其身者也。國曰。正己在天。○正義。曰。古本作在天。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國問免難全。國於孟子。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國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也。國注。皮狐至賈。也。○正義。曰。毛詩幽風七月簞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貉。為公子裘。傳云。于貉。讀取貉。貉。貉皮。狐。狐。狸皮也。狐貉之厚以居。是狐貉為國地所有。故趙氏以皮為狐貉之皮也。周禮太宰九貢有幣貢。鄭氏注云。幣貢。玉馬皮帛也。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繒。璜以黼。然則皮馬玉帛皆通名為幣。乃此皮幣對舉。下則言犬馬珠玉。則幣非統名。故以帛繒繒之。說文云。幣。帛也。戰國策齊策云。請具車馬皮幣。高誘注云。幣。束帛也。淮南子時則訓云。用此皮帛即皮幣。秦策云。約車并幣。高誘注云。幣。貨也。故趙氏釋幣為繒帛之貨。說文云。繒。帛也。帛。綸也。大宗伯公孤執皮帛注云。帛如今壁色繒也。是繒帛一物。毛詩七月簞云。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揚。為公子裳。傳云。元黑而有赤也。朱。縹。繒也。揚。明也。祭服元衣繒裳。然則元繒束帛。亦國地所有矣。乃屬其耆老而告之。

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國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會長老告之如此而去之。國梁至居焉。○正義曰。國氏若環釋地續云。雍州有二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是。於孟子之梁山無涉。孟子梁山。則以今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橫而長。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絕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大王嘗曰。必踰此山。然後可遠欲也。其營都邑。改國曰周。○注。屬會至去之。○正義曰。伏生尚書大傳略記云。狄人將攻大王。宣父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每與之至無而攻不止。大王贊其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欲君之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為社稷乎。大王曰。大王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者亡民也。耆老曰。君緩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大王曰。

宗廟吾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也。遂發杖而去。邕梁山。邑岐山。國人之東修奔走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翟氏顧考異云。按桑委詩具贊辛荒傳。訓贊爲屬。詒云。謂蒙綴而屬之。故書大傳述爲贊其耆老。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贊。最也。隱元年公羊傳。會。猶最也。何休注云。最。聚也。漢書武帝紀毋贊聚。如淳注云。贊。會也。會最聚並同義。說苑奉使篇。梁王贊其羣臣。卽屬其羣臣也。又云。孟子曰。大王屬其耆老。曹傳曰。贊其耆老。是贊爲屬也。襄十六年公羊傳注云。發。蒙屬之辭。若今俗名就增爲贊增矣。劉熙釋名說贊壯之義云。贊。屬也。橫生一肉屬贊體也。並事異而義同。然則趙氏以會釋屬。正以贊釋屬也。經上言土地。下言養人。土地何以能養人。以其能生五穀。供人飯食。故趙氏申言之。列子說符篇。牛缺謂盜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鹽鐵論刑德章云。聞以大畜爲歡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豈古有此語。不必專指土地也。邾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然則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豈古有此語。不必專指土地也。

也。從之者如歸市。言樂隨大王如歸趨於市。若將有得也。注言樂至得也。○正義曰。史記孟

淮南子紀論訓云。故終身而無所定趨。傲真訓云。若周員而趨。高誘注並云。趨。歸也。歸市卽趨市。故趙氏以趨釋歸。凡赴市者。以所有易所無。交易而退。各有所得。日用之需。皇皇求利。故樂趨之。邾人樂隨大王而趨。故云若將有所得也。孟子所述。亦見莊子讓王篇云。大王亶父居邾。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大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臣氏春秋審爲篇。淮南子道應訓。俱錄莊子之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所以養者土地也。所養者謂民人也。連。錄也。民相與結連隨之衆多。復成爲國也。莊與孟小異而事也同。史記劉敬傳說高帝云。大王以狄伐故去邾。杖馬錡居岐。國人爭隨之。馬錡卽策。所謂來朝走馬也。毛詩大雅縣篇傳云。古公處邾。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大馬。所謂來朝走馬也。毛詩大雅縣篇傳云。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去之踰梁山。邑岐山之下。國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孔氏正義云。皆孟子對滕文公之辭也。唯彼云大王居邾。此因古公之下。卽云處邾爲異耳。莊子與呂氏春秋書傳略說。與此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言不受。異人別說。故不同耳。此言犬馬。略說言菽粟。明國之所有。莫不與之。故鄭於稷起及易注皆云。事之以牛羊。明當時亦有之。史記周本紀云。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戴者戴之。乃與私屬登去邾。渡漆沮。與之已復伐。欲得地與民。民皆欲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利之。今我欲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他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我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焉。乃與私屬登去邾。渡漆沮。踰梁山。止于岐下。邾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徙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說苑至仁篇云。大王有至仁之恩。不忍驅其百姓。故事戴育故氏以大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

曰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所以養人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吳越春秋太伯傳云。古公賈甫修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爲狄人所慕。薰鬻我狄而伐之。古公事之以大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養害所養。國所以亡也。而爲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助貧老繼幼。竭金匱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國。而民五倍其初。周氏廣業孟子述文考云。趙往交鄰章云。種鬻。北狄強者。今匈奴也。大王去邠避種鬻。此章狄人無往。是種鬻即狄也。吳越春秋似欲與種鬻爲二種。按吳越春秋後漢趙氏所撰。蓋刺取史記說苑等書爲之。其書視說苑最後。而種鬻好狄之說。前此無之。未足爲據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

一二者。國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己身所能專。爲至死不可去也。欲令文公擇此二者。惟所行也。國注非已至去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身我也。趙氏注盡心篇。揚子取爲我。云爲我。爲己

專爲猶擅爲。作者。自我作之。不繼述也。申本有專擅之義。故以專釋爲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以效其功。又云所以效金也。高誘注皆云。效。致也。戰國策西周齊秦諸策。高誘注皆云。效致也。致

即至。故以章指言太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擇而處之也。國太王至之也。○正義曰

曲禮下曰。國君死社稷。公卒傳曰。國賊君死之。正也。則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太

王皆避難遷徙者。禮之所言。謂國正法。公劉太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卒傳云。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爲之。太王爲狄人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棄我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

雖於禮爲非。而其義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按梁惠王上下篇至此二十二章。皆對

時君之言。而結之以君請擇於斯二者。趙氏以權解之是也。權之義。孟子自申明之。聖人通變神化

堯舜之道。疏述文王周公孔子之言。端在于此。儒者未達其指。猶沾沾於井田封建而不知變通。豈

知孟子者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

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國平體也。嬖人。愛幸小人也。國注平體至人也。○正義曰。史記魯世家

云。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

三桓之家。三十一年。悼公卒。子嘉立。是爲元公。元公一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爲穆公。穆公二十三年卒。子奮立。是爲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子屯立。是爲康公。康公九年卒。子匱立。是爲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爲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二十二年。平公卒。據書律歷志。魯平公名長。與史記異。周書禮法解云。治而無書日子平。載事有制曰平。布綱治紀曰平。說文女部。髮便。髮愛者。隱公三年左傳。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往亡之。嬖。親幸也。此嬖人指妃妾之寵愛者。禮記緇衣云。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注云。嬖御人。嬖御人。嬖臣也。然則男女之賤而得幸者。通稱嬖人。史記有倖幸列傳云。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倖幸。孝惠時有閭孺。此兩人非有才能。徒以婉倖貴幸。與上風匹。嬖人藏倉。籍孺閭孺之類也。

公曰。將見子孟子。隱平公敬孟子有德。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曰。何哉。

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於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圍匹夫，一夫也。臧倉言君何爲輕千乘而先匹夫乎？以爲孟子賢故也。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無見也。公曰：諾。注：諾止不出。○正義曰：說文言部二，諾，應也。宣公十五年公羊傳注云：諾者，受。

罷辭。藏食云。君無見焉。戒止不公之出見孟子也。
 也。國樂正姓。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爲魯臣。問公何爲不便見孟軻。注。樂正至孟軻。○正義曰。禮記王制云。樂正崇四術。注云。樂正。樂官之長。樂正蓋以官爲氏者。魯人會子弟子有樂正子春是也。論語學而篇子集解引馬注云。子者。男子之通稱也。白虎通云。子者。丈夫之通稱也。云不便見孟軻也。便猶利也。利猶快也。謂其遲淹不卽見。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公言以此故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上。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者以士禮。後者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注。禮。禮士至五鼎。○正義曰。儀禮士虞禮云。是士用三鼎也。少牢饋食禮云。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一鼎在豕鑊之西。是大夫用五鼎也。禮記郊特牲云。鼎始奇而遠豆偶。孔氏正義云。少牢饋食云。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一。腊鼎三。楊俊禮禮旁通禮數圖云。二鼎特祭。而以魚腊配之也。羊豕曰少牢。凡五鼎皆用羊豕。而以魚腊配之。少牢五鼎。大夫之常事。又有殺禮而用三鼎者。如有司徹。

章指言讒邪搆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正義曰：漢書劉向、上封事云：「讒邪進則賢累退，李師政辨臧、咎云：『孟軻干魯，不恤臧倉之嫉。』」劉歆辨命篇云：「孟子與田臧倉之訴。」李師平之要。歸之於權。出處之命。歸之於天。此梁惠王一篇之大旨。亦即七篇之大旨也。

卷二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

功。猶論語子路問政。故以題篇。注公孫至題篇。歸父爲東門氏。公孫嬰齊爲叔氏。鄭公孫舍之爲罕氏。公孫申爲孔氏。○正義曰。魯公孫茲爲叔孫氏。公孫漱爲仲孫氏。公孫

公孫黑公孫買爲叔氏。公孫僑爲游氏。此如公子王子之稱。非氏也。齊有公孫氏。未知所出。董子繁露云。公孫之養氣曰。禮義素實。則氣不入。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虛。至怒。則氣高。喜則氣憂。憂則氣狂。懼則氣虛。凡此皆氣之害。陶淵明聖妻羣論八篇篇云。公孫氏傳耳。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德。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德。說者記卽公孫丑樂正克。蒧氏謂五有政事之才。未詳所出。齊乘人物篇云。公孫丑滕州北公村有墓。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注：夫子謂孟子。許猶與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與乎。
國注：許猶與也。○正義曰：毛詩大雅「昭茲來許」傳云：「許，進也。與亦進義。」

故以興釋許。○注當仕路於齊。○正義曰。文選阮嗣宗引晉綦毋綦孟子注云。當路。當仕路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

子而已矣。圖說實也。子實齊人也。但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
註誠實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論威篇云。此之謂至成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

子之所畏也。**困**曾西。曾子之孫。蹙然猶蹙蹙也。先子。曾子也。子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敬之。曾西不敢比。**疏**

註明作傳以致會由。則是會西即會申。爲會言之子。非孫也。其以申申字子西。或以申枝爲西方之辰。如春秋楚鬬官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可驗。紅氏永寧經補義云。會西即會申。會子之孫。非會子之孫。藉先子者謂父。非謂祖父也。閻氏若璩釋地亦同。周氏栢中辨正云。會子二子。元申見禮記檀弓。大戴禮云。會子疾孫。會元特爲。會趙注爲是。趙氏依溫故飲云。以楚鬬官申字子西公子申字子西例之。申疏亦以會西爲會子之孫。疑趙注爲是。華即申之字也。申既字華。不當又字子西。但禮孔

西止爲一人名字。近是。但必謂會西是會子子非孫。則未見其確。何者。第言會元養會子。禮弓所記會子癡疾病。會元會申坐於足者。安見其非子孫並侍。會子以老壽終。自宜有孫也。翟氏觀四書考異云。禮記曲禮注引會子曰。吾先子之所畏。禮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會子。時稱會申爲會子也。史記吳起事會子。其會子亦是會申。記述會子語獨多。未必皆子與子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訓跡跡畏敬也。論語鄉黨篇。敬如也。馬融注云。敬。恭敬之貌。孟子公孫丑篇。會西楚然。趙氏注云。楚然。猶楚蹠也。蹠楚蹠也。蹠楚蹠與蹠同。伏生尚書大傳云。周文王胥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歸里之害。穀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轅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會西楚然不悅曰。爾何會比乎。於管仲。固楚然。愠怒色也。何會。猶何乃也。固注楚然至乃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楚字並音勃。集韻類篇引廣雅。蹠。蹠色也。蹠與蹠同。凡人數則色變。若孟子會西楚然不悅。王勃然變乎色是也。說文字字注。又引論語色字如也。秦策云。秦王粹然而怒。楚策云。王拂然作色。淮南子道應訓云。故非瞋目怒然。並字異而義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會之言乃也。詩會是不意。會是在位。會是在服。會是莫聽。論語會是以爲孝乎。會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孟子爾何會比乎於管仲。皆訓爲乃。按爾雅釋詁云。仍。乃也。仍從乃聲。乃聲古與仍同。與會爲疊韻。故會乃義同。管仲得君。如彼其事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會比乎於是。固會西答或人言。管仲得遇桓公。使之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卑陋如彼。謂不帥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重言何會比我。恥見比之甚也。固注得遇桓公。○正義曰。莊子大宗師注云。當所遇之時。世謂之云。遇得也。易小過弗過遇之注云。遇而得之謂之遇。故趙氏以遇釋得。曰。管仲會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固孟子心狹會西。會西尚不欲爲管仲。而子爲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固曰管至之乎。○正義曰。四書辨義孟子言。此處不當又有孟子發語之辭。日本衍字無疑。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此述古語既畢。而更及今事也。呂氏春秋察賢篇。李愼述楚莊王之言畢。則云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文義與此同。而子爲我願之者。固經管語云。爲後世之見之也。魯語云。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韋昭注並云。爲。使也。此爲字同之。蓋謂子乃使我願之乎。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爲。猶謂也。

言子謂我願之也。宣二年穀梁傳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取我者乎。公羊傳曰。吾不殺君。誰謂吾殺君者乎。是其證。廷琥云。史記殷本紀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為之紂。紂為之紂。即謂之紂也。亦為謂可通之證。○往孟子心欲會西。○正義曰。說文阜部云。狹。路也。狹與狹同。文選東京賦云。狹三王之趨。薛瑄注云。狹。謂隘也。狹隘即小。故云非丑之言小。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丑曰。管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如此。尚不可以為邪。○晏子以其君顯。○正義曰。馬氏驥驥史云。晏平仲得政。所際之時。則季世也。方莊公之歿。晏子伏尸成禮。大宴之歡。舍命不綸。是可謂仁者之勇矣。景公問位。若能委權任用。承霸國之餘烈。晉失諸侯。齊國之興日可俟也。乃景公固非能大有為之君也。所寵任者梁邱據裔之流。所好者宮室臺榭之崇。聲色狗馬之玩。舉也隨事補。故以諷諫匡君心者。朝夕不急。危行言孫。故能身處亂世。顯名諸侯。而齊國賴之。○曰。以

齊王。由反手也。○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也。○由反手也。○正義曰。音義云。由義當作猶。古字借。○曰。若是。則弟子之感激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為法與。○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何謂王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為法邪。○然也。如此然字。必不當屬下。按趙氏云。何謂王易然也。斷然字句甚明。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武丁。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為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賢聖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易也。○正義曰。德。天下咸歸。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梓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是武丁為高宗也。○往孟子至當也。○正義曰。此當字。與下當今之時。當字相應。趙氏注下是以難也。云文王當此時故難也。與此往互相。近通解謂文王之德何可敵也。與趙氏異。○往從湯至等也。○正義曰。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弟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

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賢聖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易也。○正義曰。德。天下咸歸。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梓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是武丁為高宗也。○往孟子至當也。○正義曰。此當字。與下當今之時。當字相應。趙氏注下是以難也。云文王當此時故難也。與此往互相。近通解謂文王之德何可敵也。與趙氏異。○往從湯至等也。○正義曰。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弟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

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賢聖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易也。○正義曰。德。天下咸歸。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梓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是武丁為高宗也。○往孟子至當也。○正義曰。此當字。與下當今之時。當字相應。趙氏注下是以難也。云文王當此時故難也。與此往互相。近通解謂文王之德何可敵也。與趙氏異。○往從湯至等也。○正義曰。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弟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

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賢聖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易也。○正義曰。德。天下咸歸。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梓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是武丁為高宗也。○往孟子至當也。○正義曰。此當字。與下當今之時。當字相應。趙氏注下是以難也。云文王當此時故難也。與此往互相。近通解謂文王之德何可敵也。與趙氏異。○往從湯至等也。○正義曰。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弟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

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賢聖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易也。○正義曰。德。天下咸歸。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梓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是武丁為高宗也。○往孟子至當也。○正義曰。此當字。與下當今之時。當字相應。趙氏注下是以難也。云文王當此時故難也。與此往互相。近通解謂文王之德何可敵也。與趙氏異。○往從湯至等也。○正義曰。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弟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

弟中王。帝中王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帝太甲稱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雍已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帝雍已崩。弟太戊立。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崩。弟外壬立。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殷復興。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殷復興。祖乙崩。子帝祖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殷復興。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渡河南。復居成陽之故居。殷復興。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興。帝小辛崩。弟小乙立。帝小乙崩。弟武丁立。修政行德。天下咸歸。殷復興。然自湯與以來。若太甲。若太戊。若祖乙。若盤庚。若武丁。皆嘗殷衰而復興之君共六人。尚書序。湯武之間。太甲沃丁太戊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七君。皆有所紀述。則六七作者。或雖湯武丁。即指其間之六七君。乃史記稱河亶甲時。殷復興。則不得與于賢聖之君矣。趙氏僅數太甲太戊盤庚。以太甲自湯以下。太甲太戊盤庚爲中宗。見稱于無遠。亦明有可徵。故略舉此耳。趙氏佐溫故錄云。莊。竊以書無遜明言及高宗及祖甲。祖甲爲武丁後一代賢君。自史記以爲帝甲淫亂。殷復興。蓋因國語帝甲亂之五世而隕之文。于是二孔皆以太甲當祖甲。鄭氏注。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爲不義。逃之民間。故曰不義惟王。善爲小人。以經證史。亦可見殷記之疏。是六七作宜衆數祖甲。或曰。然則孟子何以獨言由湯至于武丁。紂之去武丁。皆不及祖甲。曰。子統於父也。祖甲即武丁子。且其兄亦賢。兩世皆承武丁之烈。則以武丁統之可矣。惟由武丁歷祖甲。皆能以賢嗣賢。享年又長。有傑仁厚。以綿殷道。故益見其久而難變。不然。僅至武丁而止。則紂之去武丁。中間更無接續。相越且百年。亦不得言未久也。按此說是也。六七非約略之辭。湯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六作。及祖甲則七作。不直云七作六作。連云六七作。正以祖甲在武丁後。故如此屬文也。馬融無越注云。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之民間。此是也。惟祖庚不甚賢。祖甲賢。故武丁欲廢長立少。鄭氏注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豈武丁而有此。鄭注已爲。當是傳寫者有缺誤。則鄭不及馬。若祖庚亦賢。則是賢聖之君。不止六七。惟祖庚不甚賢。不能承武丁之化。祖甲復興與之。與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同。乃爲六七作也。呂氏春秋義賞篇。高誘注云。與。作。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紂得高宗餘化。又多夏臣。故久乃亡也。微仲膠鬲皆夏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

母生微子啓與仲衍也。其時尙猶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史記宋微子世家云。微子故能仁賢。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是皆以微仲爲微子弟。唯鄭氏注禮記檀弓舍其孫臚而立衍。云微子適國於此。其長子應曰微伯早卒。有子名臚。次子曰微仲。名氏若薨葬地續云。微。畿內國名。微子適孫。次子不得干焉。微子則從其故殿之禮。舍己之長子之子臚。而立己次子衍。故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非其弟也。此與子服伯子引以祝公儀仲子者略合。其證一。班固古今人表。於微子下注云紂兄弟並封一國之理。其證二。啓既殷帝乙之元子。衍果屬次子。王微千里。豈少間土。斷無兄弟並封一國之理。其證三。則知微仲也者。子襲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氏者。昨之士而命之氏。字者五十以伯仲之字也。顧氏炎武曰知錄云。微子之於周。但受國而不受爵。受國所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所以示不臣之節。故終身稱微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然德宋非微也。而稱微仲者。猶微子之心也。至于衍之子臚則遠矣。於是始稱宋公。後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跡於天下矣。毛氏奇齡經問云。檀弓所謂舍孫臚而立衍者。固是微仲。然是微子之弟。非微子子也。其云舍孫立衍者。謂微子之子死。不立孫臚而立弟微仲也。自鄭氏注禮記。遂有疑衍是微子之孫臚是也。此是殷法。至微仲傳子宋公稽後。始不稱微而稱宋。始置周法。若微仲。是微子傳弟衍是也。世者父子相繼。謂傳弟之後。弟即傳己子而不傳兄子兄孫。如微仲傳己子稽。而不傳微子之孫臚是也。此是殷法。至微仲傳子宋公稽後。始不稱微而稱宋。始置周法。若微仲。是微子之子。則微子全適立庶。非殷法亦非周法。于禮家何取焉。且微子之子。不得稱微伯與微仲也。微是畿內國名。紂以封其兄。而其後武王伐紂。仍使居微。故仲以微君介弟稱爲微仲。爲季札以吳君之弟稱吳季也。若微子之子。則長世子次公子也。雖蔡叔之子亦稱蔡仲。然彼仍封於蔡。故仍以蔡名。微子之子。未嘗再封微也。即周初立國。尙有襲殷遺法傳弟者。魯伯禽之子考公。傳弟獨公世詔及古史考諸書者。遂僞造此名。不知康叔國號。康伯者諡也。且孟子稱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之有。又辨曰知錄云。微子存國抱器。是實。若封微又封宋。則直受齊矣。微。商畿內國號。兩所之有。又辨曰知錄云。微子存國抱器。是實。若封微又封宋。則直受齊矣。微。商畿內國號。兩所封也。至武王伐紂。微子持祭器進于軍門。史稱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則在周已仍封微矣。至成王戮武庚。封微子於宋。則初以武庚續殷祀。微子不通具臣備子爵耳。至是改封宋爲公。承殷祀以守三恪。則既爲周臣。復爲周賓。詩稱侯服于周。孫將于京者。其始終臣周之心。極其明白。若其終身稱微子而不稱宋公。康叔初封康。亦畿內國也。及成王封康叔于衛。則衛侯矣。然而尙青春秋傳皆稱康昭。不稱衛侯。叔亦終其身稱康叔。微子未嘗封微也。不稱衛侯。豈康叔受國不受爵邪。抑亦倒戈之士。叔皆封微而兩分其地。遂以並稱。微仲不實封微也。有先後立國而亦同稱者矣。吳大伯仲雍是也。仲大伯仲雍先後若吳國。而亦以並稱。微仲同宋國。未嘗同微國也。然而稱微仲者。其稱微。則以國

君介弟。原得稱兄之國號以爲號。春秋書吳季是也。其稱仲。則以既爲國君。仍得稱己之字以爲字。詩序美秦仲是也。皆史例也。周氏叔中辨正云。檀弓鄭注。微子適子死。立其弟仲。殷禮也。北齊刁柔云。然則殷適子死。立適子之母弟。按詩大明。昭引鄭康成書序注云。紂母本帝乙之妻。生啓及衛。後立爲后。生受德。是鄭本以衍爲微子之弟。非謂立適子之弟也。刁柔誤解鄭注。不可爲據。膠鬲之事。見於呂氏春秋者二。一誠廉篇云。武王卽位。使叔日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醢。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其一貴因篇云。武王至鮒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敢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呂甲子之膠鬲。子伯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呂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國語晉語云。故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趙已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注云。此。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爲之作禍。其功同也。膠鬲殷賢臣。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也。韓非子喻老篇云。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功同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音義出輔相二字。云丁作押音甲。廣雅云。齊人謂也。義與夾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云。揆。押持也。古通作夾。押扶聲相近。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國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國注鎡基至之屬。○正義曰。釋器。鎡。鎡鉏也。鉏之言除也。說文鉏立耨所也。又云所。齊謂之茲。其案經音義引蒼頡篇云。鉏。茲其也。孟子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漢書樊鄴傳。鄴傳新周傳贊作茲其。周官雍氏注作茲其。月令注作茲其。並字異而義同。程氏瑤田通藝錄。藝折古義云。考工車人之事。半矩之偃句謂之宣。宣之爲物。未知其審也。又判其宣爲半宣。以加於半矩之宣。其偃句謂之偃。偃之爲物。鉏屬也。鄭注云。爲鉏斤。引爾雅句謂之宣。爾雅字作鉏斤。說文鉏。所也。齊謂之鎡基。被說文有獨字。又有闕字。並訓所。所訓擊。吾以獨從本當爲鉏。屬從斤則斤屬。一以起土。田器之句而所之者也。故曰鎡基。一以攻木。今木工斧劈之後。木已粗平。然後用闕斤向邊句所之。俗呼闕子。二者同名異實。然皆擊而用之。故同訓所也。蓋曰闕曰鉏。皆言其審之爲曲體。無論治田治木。並向邊而所擊之。其偃句之度。則皆一宣有半。元人王慎庵書載三器。一日鉏。釋別名也。良相詩曰。其鉏斯造。以薄茶蓼。釋名鉏。迫也。迫地去草也。二曰鉏。除草器。呂氏春秋曰。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三曰耨鉏。古云鉏。一名定。耨爲鉏柄也。齊民要術曰。其刃如半月。比木端稍狹。上有短鋸以受鉏鉤。鉤如鑄頂。下帶深袴。皆以鐵爲之。以受木柄。鉤長二尺五寸。柄亦如之。上三事皆鉏屬。偃句形之曰鉏者。而有淺深之殊。又云。車人爲耒。耒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底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瑞

田謂注內外二字誤解。其內六尺有六寸七字連讀爲一句。自其底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十二字連讀爲一句。內謂本體之實數。末本三折之六尺有六寸也。外謂空中之虛數。所弦中步之六尺也。此持表弦之以法以示人。謂欲擬其內之六尺有六寸而弦之。其法當如何。只須自其底緣其外以至於首。如是以弦之。則得其弦之數爲六尺。以與步相中也。後鄭注底緣爲被刺之刺。刺未下前曲接親。則親爲末頭金。上有鑿以貫末末。底即末末之木。以納於親鑿者。先鄭以底爲親之異文。謂未下岐。未下岐者。後鄭親廣五寸注。所謂今之親安頭用金也。今指底爲木材。故宜與親金材異也。程氏所說以九釐任葛氏。一曰三釐生九釐。注。鄭司農云。三釐。平地山傳也。元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三農。時謂此原隰平地之農。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雖

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國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人已足矣。不更辟土聚民也。雞鳴狗吠

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衆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國注不更辟土聚民也。○正義曰。說文云。改。不改聚。即是民不更聚。故趙氏以爲難改。○注。雞鳴至多也。○正義曰。莊子胠篋篇云。昔者齊國

雞犬之聲相聞。百家之書。凡非孟子後時而其辭有同者。如狹山。超海。杯水車薪。絕長補短。變化存神之類。均當持此論觀。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

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國言王政不興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飢者食

易爲美。渴者飲易爲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國注言王至甚矣。○正義曰。作與也。故以不與善

疏。長也。長與久同義。故以久善疏。說文云。賴。賴賴也。賴賴與憔悴。古字通。楚辭離騷世篇云。

身憔悴而考旦。王逸注云。憔悴。憂貌也。憂與患同義。故以患釋憔悴。○注。疾於置郵傳書命也。

○正義曰。爾雅釋詁云。逮。疾也。國氏若環釋地續云。顏師古漢書注云。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

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驛驛。字書曰。馬遞曰驛。步遞曰驛。馬遞指驛車之馬。非徒馬也。周

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毛晃禮部增韻。馬遞曰驛。步遞曰驛。漢書孫傳有便宜因驛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鋪置也。黃霸傳。多亭驛官。師古曰。行書令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引孟子爲證。此解

置郵甚明。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郵。置驛也。方言驛傳也。郭璞注云。傳。宣話也。爾雅駟。遽傳也。注云皆傳車驛馬之名。玉篇云。驛。驛也。三者皆取傳遽之義。故皆謂之驛郵置者。說文郵竟上行書舍也。驛。置驛也。孟子述於置郵而傳命。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釋言。郵。以車馬傳經遠與過失。古不分平去。故經過曰郵。過失亦曰郵。按置郵傳三字。同爲傳遽之稱。以其車馬傳遞謂之置郵。謂之驛。其傳遽行書之舍。亦即謂之置郵。謂之驛。自竟上行書之舍而傳。亦即傳遞所行之書于舍止之處。置郵即傳命之名。經文傳命二字。已足申明置郵二字。故趙氏於置郵二字不復解。置郵本亦名傳。而經文傳命之傳。則言其傳遞。故以而字間之。周禮春官典命注云。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是書謂之命。故以書釋命。呂氏春秋上德篇云。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國倒懸

喻困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易也。國民之悅之。○正義曰。文選論盛孝

禹所贊誅注作民悅之。按李奎注文選。與李賢注後漢書。每引孟子不與今本同。當是唐人以意增損。或據以爲別本。非也。陸機豪士賦序云。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用孟子語。

以事爲才。按趙氏自是事。機章指言德流之遠。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是以呂望觀文王而陳王圖。

管晏雖勤。猶爲曾西所羞也。○呂望觀文王而陳王圖。○正義曰。觀。見也。圖。謀也。史記齊太公世

類大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漢書藝文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公孫丑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

否乎。○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使夫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而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

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畏難。自恐不能行否邪。丑以此爲大道不易。人當畏懼之不敢欲行也。○正義曰。准

南子主術訓云。雖愚者不加體焉。高誘注云。加。猶止也。呂氏春秋慎人篇云。所惡不居。高誘注云。

居。止也。加居並有止義。故轉注加亦猶居也。說文云。家居也。家。猶嘉。桓公公季左傳家父。橫

書古今人表作嘉父是也。嘉亦通加。詩行葦箋云。以脾而爲加。故謂之嘉是也。加之猶居。又家之

假借也。○注行其至君矣。○正義曰。大戴禮王言篇云。道者。所以明德也。又感德意云。家宰之

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賈誼新書道德篇云。道者。德之本也。故經言行道。趙氏以行其德。解之。毛詩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陽云。由。用也。趙氏雖由此三字爲句。以此字指御相之位。故云用此臣位。諸君行之。行即行道也。行不異於古霸王之君。是解異爲同異之異。公孫孟子曰。丑倒言之。往順解之也。近解不異。謂雖從此而成霸王之業。不足怪異。與趙氏異。○注。四十強而仕。否。我四十不動心。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正義曰。四十曰強而仕。禮記曲禮上篇文。孔氏正義云。強有二義。一則四十不惑。是智慮強。一則氣力強也。呂氏春秋知分篇云。有所達則物弗能惑。高誘注云。惑。動也。然則強即不惑。不惑即不動。故引以釋不動心也。惟智慮氣力未能堅強。則有所疑惑。疑惑則生畏懼。故以動心爲畏懼。難自恐也。○注。武日知幾云。凡人之動心與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時也。枉道事人。曲學阿世。皆從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動心者。不動其行之心。○正義曰。若是。則夫子過子孟賁遠矣。○丑曰。若此夫子志意堅勇。過孟賁。賁勇士也。孟子勇於德。○注。賁勇士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用衆篇云。故以衆勇無畏乎孟賁矣。○孟賁已爲云。孟賁過於河。先其五。○注。人怒而以撻撻其頭。顯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人髮植目裂鬚指。舟中之人盡揚楫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步無先者。又說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高誘注云。船人不知孟賁爲勇士故也。○史記范雎列傳。集解引許慎曰。孟賁。衛人。史記袁盎傳。索隱引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兕虎。漢書東方朔傳引尸子云。人問孟賁生乎勇士乎。曰勇。賁乎勇士乎。曰勇。富乎勇士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能。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以能攝三軍服猛獸之故也。○毛氏奇齡逸講義云。夫子獨孟賁。非借之賁不動心之難。正以氣強之人。心有捍護。易於不動。故勇者多桀傲自逞。遺落一切。此正與養勇養氣相接。○注。孟子勇於德。○正義曰。音義引揚子曰。請問孟賁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乎。○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曰有。○孟子欲爲言之。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北宮姓。黝名也。人刺其肌膚不爲撓卻。刺其目目不轉睛逃避之矣。人拔一毛。若見撻撻於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

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己。己必惡聲報之。言所養有勇氣如是。闕氏北宮至中矣。○正義曰。孟子嘗有北宮闕氏北宮鐘。闕氏往以鐘爲衛人。而闕獨未詳。亦可考否。曰。闕事固不可考。然惟南子有云。握劍鋒以刺北宮子。司馬彪贊。不使應敵。操其劍。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高誘注。北宮子。齊人也。孟子所謂北宮闕也。竊生於闕世。所見書錄向多。以闕爲齊人。宜可信。春秋之世。衛亦有北宮氏。世爲正卿。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云。北宮之女嫫毐。無怠。則齊亦有北宮氏也。闕氏闕考異云。韓非子顯學篇云。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滅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廢而禮之。按韓非所稱漆雕之議。上二語與此文同。下二語與會子謂子裏意似。其漆雕爲北宮闕字歟。抑子裏之出於漆雕氏也。韓言傷分爲八。有漆雕氏之儒。漢志儒家有漆雕子十二篇。其書久亡。無能案驗矣。秦孝公廢度制篇云。肌膚血氣之情也。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肌膚。體也。膚幕堅橫也。故以肌膚膚。音義云。撓一奴勿切。五經文字云。枉撓之撓。女絞反。俗從手者。撓擾之撓。火刀反。阮氏元校勘記云。闕監毛三本撓作撓。按音義出撓字作撓。非也。易大過棟撓。舜文公。曲折也。成公二年左傳云。師徒撓敗。往云撓曲也。曲撓屈也。卻同却。廣雅釋言云。御。退也。史記魯仲連鄒陽傳云。勇士不却死而懷名。索隱云。却死。猶避死也。廣雅釋言云。逃。避也。畏其刺則必退却避。闕不畏其刺。是不因膚被刺而屈。不因目被刺而避也。撓卻避避互明。文選注引齊類云。豪。長毛也。故以毛釋豪。挫之訓爲撓。索問五帝政大論云。其撓振拉撓撓。是挫亦拔也。說文手部云。撓。鄉飲酒罰不敬。撓其背。撓古文撓。周書撓撓相撓。撓本馬杖之名。用以撓擗。故撓亦謂之撓矣。闕氏炎武日知錄云。若撓之於市朝。諸書所言若撓於市。古者朝無撓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又曰胥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撓戮而罰之是也。禮記檀弓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遇。兵器非可入朝之物。奔喪哭辟市朝。奔喪亦但過市。無過朝之事也。其謂之市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日莫之後。過市朝者。撓臂不顧。索隱云。言市之行刑。有如朝位。故曰市朝。闕氏若撓釋地續云。市朝二字。見論語者。乃殺人之陳尸之所。左傳殺三郤皆尸諸朝。董安子綏而死。趙孟戶諸市是也。見孟字者。僅得一市字。蓋古者撓人各有其所。容有於市。三過不入本朝。而亦稱撓。是以斷斷無撓之於朝者。或曰。市朝乃連類而及之文。若朝撓本朝而亦稱撓。三過不入本朝。而亦稱撓。是以斷斷無撓之於朝者。或曰。市朝而亦及微子啓。魯哭其夫而變國俗。本指杞梁之妻。而亦及華周之妻。皆因其一而並言其一。古文體則有微者。趙氏佐溫故錄云。朝市雙言。朝也市也。朝市單言。市之朝也。若撓之於市朝。正是司市之朝耳。古者朝之名通於上下。冉子退朝。周生烈云。君之朝也。鄭康成云。季氏朝。則有司察事之處。言朝猶是公所矣。今京城內外衛市。多立堦。數員役以備巡徼。其大者謂之官廳。僕唐謂之衙門。是揭爲撓者所服。上言揭寬博。下言揭夫。則揭寬博即是衣揭之匹夫。故云揭夫被揭者。揭者無

博。蓋當時有此等也。老子云。聖人欲揭謨王。○正義曰。呂氏春秋客應篇。高誘注云。嚴。尊也。禮記學記云。嚴師爲難。注云。嚴。尊也。廣雅釋詁云。尊。敬也。尊嚴敬三字同義。嚴字連諸侯。謂可尊敬之諸侯。勵心目中蔑視之。無有可尊敬之諸侯。故云無尊嚴諸侯可敬者也。先以尊釋嚴。又申言可敬。謂無尊嚴即無可敬也。惡聲。猶惡言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集解引王肅云。子路爲孔子侍衛。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惡言也。指斥過惡之言也。至澹來也。惡聲至。即惡言來矣。漢書外戚傳云。爲致樽注云。致。謂累也。又陸氏傳云。致令辟者。郭注云。致。謂積累之也。致。至也。積累加也。是至亦有加義。故云加已。國語晉語云。反使者注云。反。報也。必反之。見必報之也。爾雅釋詁云。育。養也。故以育釋養。禮記中庸萬物育焉注云。育。生也。長也。養育勇氣。即是生長勇氣。養勇即是養氣。但孟子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爲養氣。剛等之氣。不以直養則不養也。養在直。其養所以不同也。子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姓舍名。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舍豈能爲必勝哉。要不恐懼而已也。以爲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會。若此畏三軍之衆者耳。非勇者也。○應勝而後會。○正義曰。詩大明篇會朝清明箋云。會。合也。合兵以肅明。詩又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箋云。殷盛合其兵衆。陳于兩郊之牧野。此云慮勝而後會。謂合兵也。○注孟姓至曰舍。○正義曰。閻氏若據釋地又續云。原趙氏之意。以古人二字名。無單稱一字者。今日舍。則舍其名也。古未見有複姓孟施者。則孟其姓也。遂以發音當施字。不知發聲在首。如吳曰勾吳。越曰於越。若在中則輕助詞多用之字。未聞以施字者。且孔子時魯有少施氏。安知孟施非少施一例乎。翟氏繼考異云。古人二字名。或稱一字。如紂名受德。善但稱商王受。曹叔名振鐸。國語但稱叔振。晉文公名重耳。左傳但稱晉重。魯叔孫氏名何忌。春秋經定六年但稱忌。孟施舍不據其自稱舍也。○注舍豈至而已矣。○正義曰。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舍字。閻毛監三本有之。經言能無懼。趙氏言要不恐懼者。要。約也。以下言孟施舍守約。豫言之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孟子以爲曾子長於孝。孝百行之本。子夏知道雖衆。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黝譬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爲約要也。○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孝道。故受之業。作孝經。陸賈新語云。曾子孝於父每。皆定晨省。朝暮溫。循輕重。勉之於廢溺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是曾子長於孝也。孝經云。孝。德之本也。純衛書說篇。

云。實行爲德。周禮師氏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百行之本。卽是德之本。後漢書江革傳云。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孝爲百行之首是也。說施言子夏讀易。尙書大傳言子夏讀書。韓詩外傳言子夏讀詩。新序稱其論五帝師。大戴禮記稱其言易之生人。是知道家也。大戴記會子大孝篇云。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是道雖衆。不如孝之大也。北宮黝事皆求勝人。故似子夏知道之衆。孟施舍不問能必勝與否。但專守己之不懼。故似會子得道之大。約之訓爲要。於衆道之中得其大。是得其要也。下言大勇。是知得其要爲得其大也。昔者會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曾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憚。懼也。詩云。憚憚其慄。曾子謂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己。己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突之。言義之強也。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曾子守義之爲約也。曾子襄至約也。○正義曰。子襄薛本。禮記投壺篇。奇則直諸端。薛文云。縮。直也。廣雅釋詁云。直義也。縮之爲義。猶縮之爲直。蓋縮之訓爲從。從故直。從亦順也。謂故義。義者宜也。趙氏既以義訓縮。又申之云。不義不直。明義卽直也。引詩者。秦風黃鳥篇傳云。縮。懼也。是憚卽懼也。易傳言驚遠而懼。是驚懼義同。褐。夫易於驚懼之。不憚。是不驚懼之也。謂不以氣臨之使之懼也。王若虛孟子辨惑云。不字爲衍。不然則義爾。趙氏若稷釋地三續云。不。豈不也。猶經傳中敢爲不致。如爲不知之類。此以憚爲自已驚懼。與趙氏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不。不辭詞。不憚。懼也。言雖被褐之夫吾懼之。趙氏前引禮記。以不動心爲強。強猶勇也。勵以必勝爲強。不如施舍以不懼爲強。然施舍之不懼。但以氣自守。不問其義不義也。會子之強。則以義自守。是爲義之強也。推勵之勇生于必勝。敢有不勝。則氣屈矣。施舍之勇生于不懼。則雖不勝其氣亦不屈。故敢勵爲得其要。然施舍以一以不懼爲勇。而不聽義不義。會子之勇。則有懼有不懼。一以義不義爲斷。此不獨北宮黝之勇不如。卽孟施舍之守氣亦不如。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丑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爲人

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已。不復取其心有善也。直怒之矣。孟子以爲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已。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爲是則可。言人當以心爲正也。告子非純賢。其不動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正義曰。不得於言。不得於心。與不得於君。不得於親。句同。不得於君親之。人以惡心待已。而已受之也。成公三年公羊傳注云。得曰取。淮南子說山訓。高誘注云。求猶得也。然則求得三字可同義。蓋人有惡心而詐奪其辭氣以欺我。我之心不爲之動。則能知其心而不動。感於其詐。故可知也。若人本有善心。而言語之間。不免暴戾。如鬻拳之諫。先軫之唾是也。告子我則但怒其言。不復能知其心。故不可也。若是則告子所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皆人之心。而告子之不動心。第於兩勿求見之。毛氏奇齡逸講箋云。告子惟恐求心即動心。故自言勿求於心。心焉能不動。我誠不動。便是道家之嗟然若喪。佛氏之靜心意識參。儒者無是也。孟子平日亦以存心求放心爲主。未嘗言不動。存心是工夫。不動心是放驗。心之本體不能不動。學人用功。則不使不動。此不過以動相王霸有句。孟子生平何許事。而慮其恐懼。在公孫弟子並無此意。此不動心祇是老子所謂直養一箇道。則專以直道養其心。使心得懷然而氣不餒。此即孟子所云持志。告子所云求心也。是不動心之道。有直從心上求者。自反是也。有轉從心之所制上求者。養勇是也。會子自反祇求心。北宮黝孟施舍養勇。則但求氣。惟告子則不求心。而求氣。大抵生人言行皆從心出。言行得失。即與心之動不動兩相關合。假如心不得於言。則當求心。何則。言之險惡邪道。皆由心之發陷。離羣所生。所云生於其心是也。則言有不得。毋論人之言與己之言。皆當推其所由生。而求之於心。此所貴乎知言也。而告子則惟恐動心而驗而勿求。又如行不得於心。則仍當求心。何則。志與氣本不相持。而轉相爲用。故以直養者言之。則自反而縮。使氣常不餒。則不問得心與不得心。而心自不動。此會子與孟子求心不求氣也。以養勇者言之。則猶其心。而并不求氣。是既不能反。又不能養。舉凡心所不得與不得於心。皆一概屏絕。而更不求一得心與心得之道。徒抱此冥頑方寸。謂之不動。此其所以與相不驚。霸王不怪。有先於孟子者。蓋其自言有如此。不得心而勿求氣。則合當如是。故曰可爲法。且養氣能得心。不能強之制不得之心。自反而惴。行不慊於心。則動心已耳。焉得有急急求氣之理。若心不得於言。則言爲心聲。心有所善。則正當在心上求。於此不不求。此斷斷然者。當復何待。故猶是心之不得與不得於心。而不求氣則可。不求心則不可。此斷斷然者。

夫志氣

○正參曰。諸氏讀壹爲噎。謂文口噎云。噎。餽望也。一切經音義引孟伯文。壹噎曰壹。史記贊傳云。子獨壹鬱其誰語。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易曰。天地壹壹。虞翻以否之閉塞解壹鬱。

正義曰。淮南子陰形訓。高誘注云。浩亦大也。故以浩然之氣爲大氣。臧氏琳經義雜記云。文選班孟堅答賓戲。仲尼抗浮雲之志。孟刺養浩然之氣。李奎注。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後漢書傳燮傳。世亂不能養浩然之氣。李賈注。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趙岐曰。浩然。天氣也。按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則董子以養浩然之氣爲養天之和氣。班孟堅以浩然與浮雲相對。亦是以浩然爲天氣。趙項之釋。有所本矣。今本趙注往浩然之天氣。當是俗人所改。漢書敘傳上注。師古曰。浩然。純一之氣也。文選五臣注劉良曰。浩然。自放逸也。與古義異。敢問何謂浩

然之氣。罔丑問浩然之氣狀何如。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罔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貫洞纖微。洽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

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布施德教無窮極也。罔注言此至極也。○正義曰。云至大至剛。以義。解以直養三字。直即義也。幾以直養之。故爲正直之氣。爲正直之氣。故至大至剛。或謂趙氏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非也。淮南子原道訓云。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闢於四海。施之無窮而

無所朝夕。高誘注云。塞。滿也。施。用也。用之無窮竭也。又云。物而能張。幽而能明。甚渾而

緇。甚纖而微。高誘注云。言道能小能大。能昧能明。精神訓云。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趙氏

云。貫洞纖微。洽於神明。謂其微而未著。虛而未彰。故難於言也。說文千部云。干。犯也。國語

周語云。水火之所犯犯注云。犯。害也。故以干釋害。謂以邪事干害之也。既以滿釋塞。又云滋蔓者。蓋

隱公元年左傳云。無使微蔓。謂如草之由小而蔓延也。當其微微靜漠。難於言之。及其養以直而無

干害以邪。則蔓延由微而著。由靜而動。則用之德教無窮竭也。毛氏奇齡逸講箋云。以直養者。集

義所生自反而縮也。無害者。不助長也。以助長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罔重說是氣。言此氣

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謂陰陽大道。無形而生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包落

天地。稟授羣生者也。言能養此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充滿五藏。若其無此。則腹腸飢虛。若人之餒餓也。罔注重

餓也。○正義曰。易豐初九遇其配主。釋文云。鄭作姪。桓公二年左傳云。惠桓曰姪。耦通作偶。周禮掌次。射則張耦次注云。耦俱升射者。故以爲耦配。又申之以俱行也。賈誼新書道德說云。義

者理也。又云義者。德之理也。禮記禮運云。義者。仁之節也。祭統云。六義者。所以濟志也。諸

德之發也。故以義兼言仁。又以穆釋義而爲立德之本也。登謂陰陽大道者。阮氏元按勘記云。漢人

未詳義襲而取之意。推其解。集義而生。爲從內而出。則義襲而取。乃自外而取矣。氣合義而生。則有此氣即有此義。故爲人生受氣所自有者。義襲而取。則義本在氣之外。取以附於氣耳。若然。則義不開於內。即所行義有不附。將於心無涉矣。乃自皆所行仁義而不具備。而邪事干之。則心必不決。可見義在於內。關係於心。不與氣配氣。則義矣。孟子曰。告子勿求於心。是不知義在於內。與氣俱生。故從爲外義之說。不知義。故不知持志。即不知養氣。然之氣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告子固識孟子之集義爲襲而取之也。由其不知在內。妄疑爲徒取於外。取如色取仁而行之取。加一襲字。如表襲襲我之襲。言其多事增益掩蓋之勢。孟子特辨正之。此非義襲而取之也。句意與非由外襲我也。皆反覆揭示。講者。以義襲而取之屬告子。說告子本外義。安肯取義。彼全是助長。與襲取亦殊。按以直養則氣合義。自內而生。不以直養而邪事干害之。則氣不與義合。即是暴其氣。無所爲義襲也。義襲而取。自指告義外者之說如此。故直非斥之。一事合義。即是以直養。一事不合義。即是事害之。集爲雜。雜爲合。合爲詔。一也。生爲養。育爲養。一也。義爲直直爲端。一也。取爲求。一也。趙氏訓詁能貫通其脈。集合在內。襲取在外。是集非襲。則是內非外。集之訓未明。則襲之說遂望。六書訓詁。所關於道義者深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但心勿忘其爲福。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人也。注言福也。○正義曰。經言必有事。趙氏以必有福在其中解之。是以福釋事。乃事無福訓也。翟氏顯考異云。通段凡十見福字。古文福但作畀。中筆引長形。便類事。舊本孟子當作必有畀焉。故趙氏注之如此。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義也者。蓋以但字解正字。趙氏於訓詁。每以二字相疊爲釋。此常例也。詩終風其曠云。正。猶止也。莊子應帝王篇云。不正釋文云。正本作止。正之義通於止也。爲仁義也。即上云行仁義之事。自然得福。不可止以得福之故。始行仁義之事。而勿正。但以爲福故。云。直但也。直正義同。正之爲但。猶直之爲但也。趙氏以必有事焉。爲必有福焉。故而勿正。是不可止爲此福也。心勿忘。是心不忘其爲福也。勿助長。是不可助長其福也。隱公元年公羊傳云。及魯級級也。及我欲之。此云汲汲助長其福。謂心急欲其長而助之也。按趙氏讀事爲福。其所本不可詳。其誤正爲止。而以心勿忘爲句。則經義可明。蓋正之爲止。即是已止之止。必有事焉而勿止。謂必有事於集義而不可止也。何以不止。心勿忘則不止也。心何以勿忘。時時以不得於言者求諸心。即時時以不得於心者求諸心。使行無不誠於心。則心勿忘而義集也。凡事求諸心。即會子之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往者氣也。然自反而縮乃往。自反而不縮則不往。是不使恃氣。而以心帥氣。以心帥氣。則能養氣而不暴其氣。若不求諸心而但求諸氣。則無益縮不縮而皆往。務以氣勝人。是爲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也。是暴其氣也。能自反。則持其志。不致暴其氣。凡氣之所往。皆自反而縮。自反而縮。則配義與道。配義與道。則以直養而無害。其氣絀集義而生。乃浩然充塞於天地

三本作喻人之情。遇福者必有善。者與也義同。俱連下之詞。列子黃帝篇盡於效。釋文云。數。步也。是反使有害也。則氣不由直養而生。助其喜怒之情。以要求而護之福。勢敗援緣身名俱喪。趙氏義如此。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害之。

為福祿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義不求為害。是為農夫任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數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之人也。非徒無益於苗而反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為丑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當急欲求其福。闕注天下至者矣。○正義曰。數福闕監毛二本作遲福。阮氏元校勘記云。遲。是也。讀如遲。按孟子經文辭句明達。不似詩書難與。而趙氏注順通其意。亦極詳。不似毛鄭簡嚴。待於申發。故但疏明訓詁典籍。則趙氏解經之意明而經自明。而趙氏有未得經義者。以經文簡詁之。亦可會悟而得其真。固無取乎強經以從注也。此注既讀必有事為必有福。故皆以數福得福求福言之。說文心部云。恬。安也。老子云。恬澹為上。謂不求福也。由。即怡也。毛詩南田或耘或耔傳云。耘。除草也。禮記曲禮云。馳道不除。注云。除。治也。故以治釋耘。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蓋謂告子既以義為外。則必不行義。故惟恐其行義也。行義福不可必得。故不行義而別有以助之以急求其福。行義即是內治善。內治善。則福不能急得。欲急得福。故告子不內治善。且惟恐其行義以擬其急求福也。孟子與之相反。故言當內治善。不當急求其福。此趙氏義也。乃以孟子經文核之。告子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勿求於氣者也。勿求心。勿求氣。正老子所謂恬澹。淮南子所謂恬愉。豈尚有急求其福之事。則是以為急求其福擬告子者。經也。若謂勿求心勿求氣。即助長。長即生也。亦即養也。告子勿求心則不集義。因不能如孟子之養養氣。告子勿求氣。則不守氣。亦並不似孟施舍之養勇。告子本不欲氣之生長。又何用助長。且告子之學雖偏。而其勿求心勿求氣。自造為義外之說。亦當時處士之傑出者。使助長即指告子。則孟子明云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然則天下皆助長之人。豈天下皆為告子之勿求心勿求氣。則趙氏以揠苗助長比急求其福。以急求其福為告子之惟恐行義。於孟子經文。殊難聯合矣。試即經文涵詁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忘其為心者也。忘其心。而勿求。則無事。此告子外義不養養性然之氣之說也。孟子既辨明義非外襲。必事內集。故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必有事。則必求於心而勿止。則非一求而已。且心勿忘於此。辨明告子之不動心。與孟子之不助心。已畢。以下勿助長。則推勸舍之養勇而言之。謂不可為告子之必無事而靜。亦不可為勸舍之守氣以養氣也。守氣以養氣。是助長也。長即養也。亦即生也。以直養而無害。則氣由義生。為善養即為善長。而非助長助養。以守氣為養勇。則氣由氣生。為不

聖人無之。故曰革物者也。淫辭蓋若墨子之類。衆愛。聖人有之。故曰因物者也。詐僞邪也。辭又從而爲之辭。極僞窮也。窮冠之說。與孟子小異。以敵辭聖人知其所謂。蓋此敵辭。卽孟子所云邪辭。其別云詐辭。則孟子所未言也。說文言部云。敵。辨論也。古文以爲義字。頗。廣雅訓詁。說文訓僞。書僞範云。頗僻。卽邪僻。故歸冠以敵卽邪。又無僞無頗。違王之義。此頗與僞並舉。頗。卽偏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凡從皮之字。皆有分析之意。分則僞。僞則各持一說。則辨論此敵之正義也。聖人變通神化。不執於一。孔子稱六言六蔽。雖仁知信直勇剛。不學以通之。則有所蔽。而爲過蕩賊絞亂狂。荀子解蔽篇云。凡人之患。蔽于一端而闇於大理。又云。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墨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貴。申子蔽於執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卽敵辭之由於有所蔽也。淫爲淫淫隨理。黜冠以爲因。陸佃證以墨子之衆愛是也。班固漢書藝文志言九流之學。儒家出於司徒之官。道家出於史官。陰陽家出於欽和之官。法家出於理官。名家出於禮官。墨家出於清廟之守。從橫家出於行人之官。雜家出於諸官。農家出於農稷之官。所謂因也。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儒則遠難道本。五經乖折。道則獨任清虛。衆棄仁義。陰陽則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則傷恩厚。名則鉤鉤折亂。墨則不知別親疏。從橫則上詐讓而棄其信。雜則慢義而無所歸。農則欲使君臣並耕。詩上下之序。蓋水循運隙而入。浸漸其中。不能復出。荀子非十二子。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淫辭之有所陷入也。至於邪辟之辭。則顯然特謬於倫理道義。黜冠所謂革是也。葛氏斯大學春秋國筆云。春秋錄君有稱名稱人稱國之異。左氏定例。以爲經君若無道。稱臣臣之罪。甚矣其說之頗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所謂暴行。卽執父執君是也。所謂邪說。卽亂臣賊子與其僞類。將不利於君。必飾君之惡。張已之功。造作語言。臣知有私門。而不知有公室。且鄰封執政。相倚爲姦。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有罪及其臣者。如魯衛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左氏之例亦猶是耳。於執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而反爲之先導矣。邪說之惑人。一至於此乎。蓋邪說直造爲悖道之言。其甘於爲此說者。則心久離於倫理道義。乃至於是。故邪辭由於有所蔽也。祖之言之止。請之言乞。止之使去。乞之使來。若明白直實言之。未能售也。故曲言之亦隱言之。黜冠合邪辭于諛辭。而分道辭爲詐辭。陸佃以詐爲邪。非也。何則。所憎者欲其止。所好者欲其來。不能必其止與來也。故以能詐行之。在本意則隱而不明。是爲諛。在所言則妄而不實。是爲詐。道卽詐也。離辭離於道義。窮謂窮於道義。心中本無義無道。惟持此說詐隱藏以爲釣致。此道辭所以由於邪也。戰國時張儀蘇秦等之言。大多如是也。此四者。非通於大道。明於六經。真平伏義稱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學。鮮克知之。孟子聞而能知其趨。則好古窮經之學深矣。生立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室。必妨害民之農事。使百姓有飢寒之患也。吾見其端欲妨而止之。如使聖人復興。必從吾言也。誦生於至言矣。○正

義曰。按此與滕文公下篇好辯章互相發。彼云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又云我亦欲王人心也。

息邪說。放淫辭。則是設淫邪二者。揚墨兼有之。蓋揚偏執於爲我。墨偏執於兼愛。是鼓也。揚之

爲我。有合於會于居武城。墨子兼愛。有合於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各侵淫失其本。則淫也。至於無父無君。則邪也。持不以義秦之詐而耳。此生於其心而何。秦上殺自雄等皆公也。殺至邪重。三

於心之發陷惡蘊。是生於其心也。此設淫邪遁之言。造之自下。大有礙乎聖人治天下之法。故害於

政也。若將此誠淫邪遁之言見之於政。則天下效之。三綱由是隳。百行由是壞。故害於事也。政謂法教也。事謂事務也。吾言。指以直養而無害以下。至必有事焉而勿王。意勿忘勿助長之言。孟子

義外之言。不免諛邪。聖人復起。必從吾配義。宰我子貢。善爲說辭。特牛聞子貢問。善

集義之言也。注以政爲仁政。故指人君言之。三我二真言爲言。覆半片。限子。彥淵。善。

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

疏注言辭命教。○正義曰。禮記表記注云。辭謂解說也。說亦言也。上言辭則辭即言也。詩下武永言配命箋云。命。教命也。是命爲教。然則夫子既聖矣。

乎。孟子曰：「言不能辯，命；言不能應，行。」謂孟子欲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已望矣乎。」莊丑見至矣。

三。○正義

必從吾言矣。已結上文。近時通解以宰我以下皆丑問之言。曰我於壽命則不能也。乃孔子之言。是也。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

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教不倦。二也。二且習。夫子既

三。六里。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

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匿惡者不安事之歎辭也孟子答丑言往者子貢孔子相答如

此孔子尙不敢安居於聖。我何敢自謂為聖。故再言是何言也。注惡者至辭也。○正義曰。此文惡作焉。云鳥。葉夢得避暑錄。蓋齊魯發語不

然之辭。至今用之作鼻音。亦通於後類。周氏廣業孟子逸文考云。音義惡音烏。非作烏也。韓詩外

傳新序載楚邱先生答孟嘗君曰。惡何君謂我老。則烏惡信齊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惡。不然之詞也。莊子人間世篇曰。惡惡可。上惡字不然之詞。下惡字則善安。荀子法行篇云。惡賜是可言也。

韓子難籋云。𠵽。是非若人者之言也。𠵽與惡同。按𠵽惡二音。今皆有之。實一聲之轉。意不然而

何言乎利兵爲久也。注云。爲久權留之辭。說文系部云。遠。疾也。久屬止言。故云留。遠屬止言。故云去。

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

所願則學孔子也。

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欲學孔子所履進

退無常。量時爲宜也。注者率以自幾也。高誘注云。幾。近也。淮南子要略云。所以使舉

言我心之所近也。進退無常。量時爲宜。卽集義矣。義之所在。卽仕卽久是進也。義之所不

在。卽止卽遠是退也。禮記學記云。當其可之謂時。仕止久遠。皆視其可。是爲量時。伯夷

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闕此三人之德班然而等乎。

注班齊至等乎。○正義曰。方言云。班。列也。北燕曰班。儀禮既夕注云。班。次也。文選東京

賦云。次和樹表。薛綜注云。次。比也。禮記服問注云。列等比也。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云。

齊等也。原道訓高誘注云。齊。列也。是班列次比等齊同義轉注。故趙氏曰。否。自有生民以

來。未有孔子也。孟子曰。不等也。從有生民以來。非純聖人。則未有與孔子齊德也。曰。然則有同

與。丑曰。然則此三人有同者邪。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孟子曰。此三人君國。皆能使鄰國

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爲也。是則孔子同之矣。○正義曰。荀子王霸篇

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又儒效篇云。行一不義殺一無

罪而得天下。不爲也。與孟子同。不義則自反而不縮也。不爲則不懼也。曰。敢問其所以異

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奸下也。言三人雖小奸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

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爲丑陳三子之道孔子也。注奸下至用者。○正義曰。說文水部云。窪。窞也。

趙氏讀奸爲窪也。按奸本作陷。孟子蓋用爲奇字之假借。奇者大也。謂言雖大而不至於阿曲。成公

綏臨賦云。大而不陷。蘇洵有二子知聖人奸論。以奸屬上讀。則智足以知聖人奸。亦是智足以知聖

人之大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圖予。宰我名也。以為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

但為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處。賢之遠矣。圖注如使當堯舜之世。○正義曰。

之世。觀其制度。圖監毛三本足利本同。應本孔本韓。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

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

也。圖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

聲昭德。言五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自從生

民以來。未有能備若孔子也。圖子貢至子也。○正義曰。趙氏佐溫故錄云。李文貞讀孟子劉記云。夫子

宰我子貢有若推尊之意。蓋皆以此。而子貢獨顯言之。如能言夏殷之禮。使先王之遺。傳之無窮也。夫

邦之類。皆所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等百王而莫違者也。孟子引之以是為孔子所以異者。蓋聖則

同德。孔子則神明天縱。有以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非列聖所可同也。○注春秋至德也。

○正義曰。引見國語周語。隨會聘周篇。韋昭國語解敘云。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邱明

因聖言以據意。託王義以疏藻。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宋庠國語禮音敘云。魏晉以

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為內。國語為外。按趙氏生後漢。已稱外傳。則外傳之

題。不始魏晉矣。韋昭注云。昭德謂政平者。其樂和也。亦謂見其樂知其德。○注從孔至德者。○

正義曰。呂氏春秋責實篇云。而莫知其所以始注云。由。從也。毛詩谷風傳。及說文糸部。皆云違

離也。故以從釋由。以離釋違。孔子無可無不可。其道大備。故從孔子百世後。上推孔子。有若

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

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

孔子者也。圖蟻蟻封也。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有若以為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過

於孔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子。則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

里。周自王季伐緄戎。疆土日大。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舉
屬之周。至於武王。而西及渠。東臨上黨。無非周地。紂之所有。不過河內殷墟。其從之者亦但
東方諸國而已。一舉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書之言文王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孟子謂
孟子諸言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以難也。謂其起自百里。非謂還豐之後。仍止百里也。孟子之文。彼
此互見。實而通之。乃見其備。傷文始小而終大。由能行仁政而諸侯歸之。謂文王藉力。當未必然。
史記平原君列傳。毛遂曰。徐聞傷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地而臣諸侯。荀子仲尼篇云。
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韓詩外傳云。客有說秦申君者曰。傷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兼天下
海內。陸賈新語明誠篇云。傷以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史記三代世家後。褚先生答張夫子問云。
堯知稷契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俊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堯

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足也。以己力不足而往服從於人。非心服也。以己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

尼。心服者也。○注贍足至者也。○正義曰。贍古作贍。呂氏春秋項民篇云。慈降不贍者。高誘注云。

雅釋詁云。就。歸也。非心服承以力服人。則以力服人。即指此非心服者而言。故云以己力不足而

往服從於人。上但言以力。未言以力不贍。故下以力不贍也。補明之。以力服人。既是以力不贍而從

人。則以德服人。即是以德不贍而從人。故云以己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顏淵子貢於孔子。無力可

言。其從之惟心悅於德耳。若以力服人者。即上以己德不如彼而往服從之。則與下非心服也不貫。且以德行仁

服人乎。○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

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注詩大至謂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文王有聲篇

章。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是詩謂服武王之德也。自訓由。亦訓從。東南西北。

謂自鎬京之四方來也。無思不服。猶云無不心服。故鄭箋謂心無不歸服。趙氏亦云。此亦心服之謂。

章指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故曰逮人不。修文德以懷之。○書禮樂志云。天任德不在

刑。○遠人至懷之。○正義曰。論語季氏篇文。足利本讀作來。韓本同。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行仁政。則

國昌而民安。得其樂。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蒙其恥辱。惡辱而不行仁。譬猶惡濕而居墜下。近水泉之地也。

往行仁至地也。○正義曰。國語晉語云。非以翟爲樂。往云。樂也。僂官作僂。索問生氣通天

論云。我傷於僂。往云。僂。謂地僂氣也。○坤。國監毛三本作卑。卑。卑也。僂官作僂。管子水地篇云。人皆赴

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水以爲鄰居。往云。鄰。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荀子宥生篇云。

其流必赴下。裾拘必循其理。往云。婢讀爲卑。裾與倨同。方也。拘讀爲鉤。曲也。其流必就卑下。

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之理。是卑下爲近。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

職。○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得其人。能者居職任其事也。○

正義曰。廣雅釋詁云。在。居也。說文凡部云。居。處也。今通作居。故以兩居釋兩在。○

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今賢者處位。是有其人。故云得其人。○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

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閒暇之時。明修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

畏服。○注及無至畏服。○正義曰。國語晉語。平公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

本根。可以少閒。往云。閒。息也。閒暇謂安息。此以除去變氏內亂爲少閒。則不獨無敵國之虞。

國家閒暇。謂不用兵戈。無論外患內亂。戰攻則不得休息。趙氏舉其外以概其內也。○國語晉語注云。

明。著也。說文多部云。修。飾也。廣雅釋詁云。飾。著也。是明著修三字義通。管子宙合篇云。

見察之謂明。淮南子本經訓云。修。飾也。廣雅釋詁云。審。明也。明之義。一爲修明。一爲明察。

趙氏以政教宜分。刑罰宜審。故分釋之。畏之訓亦有二。一爲畏懼。廣雅釋詁畏懼也。詩云。迨

天之未陰雨。黜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

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詩邶國鵲鳴之篇。迨及微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鵲鳴小

鳥。尙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繡縣牖戶。人君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則邪君曾不如此鳥。孔子善之。故

謂此詩知道也。○桑土。桑根也。箋云。銅繆。言繡縣也。趙氏注與傳箋同。王肅云。鵲鳴及天之未

謂此詩知道也。○桑土。桑根也。箋云。銅繆。言繡縣也。趙氏注與傳箋同。王肅云。鵲鳴及天之未

謂此詩知道也。○桑土。桑根也。箋云。銅繆。言繡縣也。趙氏注與傳箋同。王肅云。鵲鳴及天之未

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毋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致賀君。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寶君。今夕焚臧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寶。焚臧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司候之。焚臧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焚臧果徙三舍。是其事也。高宗宋景。皆以德弭災。故云皆可以德消去也。云帝乙慢神震死者。史記云。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侮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是其事也。故云是爲不可活。聲謂活或爲道。禮記緇衣引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與孟子所引字雖有異。而大情無殊。惟道之與活。義訓不同。鄭康成曰。逭。逃也。章指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言當防患於未亂也。國言當防患於未亂也。○正義曰。易老子德經云。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國俊。美才出衆者也。萬人者稱傑。國注俊美至稱傑。○正義曰。鶚冠子能天篇云。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傑。春秋繁露爵國篇云。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傑。十人者曰豪。淮南子泰族訓云。故智獨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衆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顯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白虎通聖人篇引禮別名記云。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禮記月令正義引蔡氏辨名記。宣公十五年左傳。正義亦引辨名記。辨名即別名也。惟作倍人曰茂。倍選曰俊。所說各異。東漢人注書說文人部云。俊。材過千人也。傑。執也。材過萬人也。高誘注呂氏春秋孟秋孟夏兩紀。皆云才過萬人曰傑。千人曰俊。而注功名篇。則云才過百人曰豪。千人曰傑。注國策齊策。又云才勝萬人曰英。千人曰傑。王逸注楚辭大招云。千人才曰豪。萬人才曰傑。注九章懷沙篇云。千人才曰俊。一國高曰傑焉。鄭注尚書皋陶謨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英。均無定說。大要皆才美出衆者之名。故典籍隨舉稱稱。或言俊傑。或言俊英。或言豪傑。或言英傑。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國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

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注。市廛至宅也。○正義曰。氏注云。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載師周禮地官之職注云。征。稅也。鄭司農云。國宅。城中之宅也。無征。無稅也。元謂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載師職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元謂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蓋商與民居於國中皆有廛。商賈所居之廛在市。王制市廛而不稅是也。此國宅。不專指市中之宅。凡民之居與官吏之居皆可統稱。趙氏以市宅亦在其中。故引以爲證。然則廛而不征。謂商賈居此宅。不征其稅。與鄭氏稅其舍不稅其物之說不同。故云古者無征。衰世征之。謂古者並此舍亦不征稅。稅其舍者。衰世也。地官廛人。凡珍異之有瘠者。斂而入於膳府。注云。故書膳或作廛。鄭司農云。謂備貨不售者。官而居之。貨物無瘠於廛中不決。民待其直以給。衰疾而不可售。賈賤者也。廛。謂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蓄藏貨物者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謂貨物儲藏於市中而不租稅也。故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入廛於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爲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廛。元謂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瘦羸腐敗。爲買之入廛於廛。所以待民事而官不失實。此先鄭解說廛而不征。謂貨物藏於此而不征稅。與後鄭異。趙氏蓋本先鄭廛人掌斂布帛布總布實布謂布廛布而入於泉府。注云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後鄭據此。故往王制以廛爲稅其舍。即此貨賄諸物邸舍之稅也。但明曰廛而不征。是不征即不征此廛之稅。賈公彥疏云。周則廛有征。上文廛布是也。云不征者非周法。蓋趙氏以周禮非文王之法。文王治岐。開市不征。故不依周禮也。趙氏謂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則是法而不廛。乃申明上廛而所以不征之故。謂當以什一之法征其一夫百畝之地。不當征其市中之舍。與先鄭所說亦不同。先鄭以貨物有瘠而不售。以法出之。使不久瘠於市廛。趙氏所不用也。序官廛人注云。故書廛爲壇。杜子春讀壇爲廛。說云市中空地。元謂廛民居區域之稱。賈氏疏云。後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及載師廛里任國中之地。皆是民之所居區域。又其職有廛布。謂貨賄停儲邸舍之稅。即市屋舍名之爲廛。不得爲市中空地。按杜子春仍象顧壇之義。故以市中空地解之。司農與之同。然廛非壇也。星之次舍爲廛。廛猶壇也。故後鄭以爲民居區域。市物邸舍。商賈貨物。宜藏居舍用空地之說以爲市宅。是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注。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大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去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注。言古至之也。○正義曰。王制注云。譏。識異服。識言異。征亦稅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關之征。猶譏也。孔氏正義云。

關。境上門也。畿。謂河寮。公家但河寮非違。不稅行人之物。此夏殷法。周則有門關之征。但不知稅之輕重。若凶年則無稅也。猶須畿寮。大宰。天官冢宰也。司關。地官。職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察與其征應。注云。征應者。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也。關下亦有邸客舍。其出布如市之應。是周禮關市有征也。周禮相傳以爲周公所作。故以爲周公以來也。猶畿。周禮作畿。古字通。賈氏疏云。孟子陳正法與周異。閻監毛三本。關市之賦作之征。去征作之征。並非。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

於其野矣。國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國注助者至之類。○正義曰。王

藉之言借也。借民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借民力。則藉即是助。履畝者。秦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卒傳云。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注云。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畝按行。釋其畝畝最最好者稅畝之。左傳云。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竭藉。以豐財也。注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按何休杜預二說不同。然因民不力於公田。因踐其私田而收其畝之數。仍是什一。不爲橫征。若民因有籍。明年加力於公田。使公田之穀好於私田。則仍收公田之數。不踐其。庶無夫私田矣。惟於公田之外又收其私田之什一。乃是加賦。論氏以爲橫。則當如杜說矣。庶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國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爲之民矣。氓者。謂其民也。國注里居至民也。○正義曰。載師注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布。泉也。孟子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蠲之也。元謂宅不毛者。謂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謂以三家之稅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士徒車輦給繇役。鄭氏注禮記檀弓云。古者謂錢爲帛布。韋昭注國語。周語云。錢者。金幣之名。曰泉。後韓曰錢。是布爲錢即爲泉也。江氏永寧經補義云。凡民居區城關市邸舍。通謂之廛。上文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是市宅。此廛謂民居。即周禮上地夫廛。許行願受一廛之廛。非市宅也。布者。泉也。亦即錢也。非市帛之布。夫布見周禮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謂閭民爲民僮力者。不能赴公甸三日之役。使之出一夫力役之泉。猶後世之僮役錢也。里。謂里居。即孟子收其田里之里。非二十五家也。里布。見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有宅不種桑麻。或荒其地。或爲臺榭游觀。則使之出里布。猶後世凡地皆有地稅也。此皆民之常賦。戰國時一切取之。非傭力之關民。已有力役之征。而仍使之則出夫布。宅有種桑麻。有續婦布練之征。而仍使之則出里布。是額外之

征。借夫布里布之名而橫取者。今皆除之。則居惠者皆受惠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周禮閭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布。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即此夫里之布是已。往中止據載師而不及閭師。載師之無職事者。是借手煙芝之人。夫家之征。所以罰之也。閭師之無職事者。則九職中之閒民。非借手也。夫布乃其常賦。非罰也。太宰九職。一日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載師之無職事者。無職而並不事也。閭師之無職者。無常職也。而轉移執事。則猶有事也。故但曰無職。而不曰無職事。閭師曉。劉氏問夫家之征與夫布。其異如何。鄭答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算畝在凡賦中者也。按鄭氏解兩六字不同。解夫字不當用一夫百畝之稅之說。夫布者。論丁出錢以爲賦。猶漢口稅之法。漢口率出泉。概施之有職。周則惟施之閒民而已。趙氏佑溫故錄云。夫家之征。乃夫稅家稅二事。本非經所及。趙氏注廣言之也。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徵。民也。從民亡聲。讀若旨。詩氓之費豈傳云。氓。民也。方言亦云氓民也。孟子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趙注氓音義出氓字云。或作萌。或作甞。按作萌最古。漢人多用萌字。經典內萌多改氓改甞。如說文引周禮以與劍利萌是也。氓者。謂其民也。閭監毛三本同。應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謂其三字。按尋謂字。則經文當本作萌。翟氏顧考異云。一讀以天下之民皆悅斷句。上士商旅農。悉連下皆悅二字句。似亦可通。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呂氏春秋音律篇注云。之。其也。故爲之氓。周官載師注。引作爲其民。之可訓爲其。其亦可訓爲之。其

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

者也。今諸侯誠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君。欲將其民來伐之。譬率勉人子弟

使自攻其父母。生民以來。何能以此濟成其所欲者也。注今諸至者也。○正義曰。說文言部云。信。誠

向遠。皆望也。孟子離婁篇言仰望而終身。則仰之義同於望。故云仰望。廣雅釋詁云。愛。仁也。仁之於父子。云若父母。是愛之也。小爾雅廣詁云。率。勸也。勸之義與勉同。故以勉釋率。爾雅

釋言云。濟。成也。故以成釋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爲天吏。天吏者。天使也。爲政當爲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

天吏也。注言諸至吏也。○正義曰。使從吏聲。故吏之義通於使。襄公三十年左傳。使走問於章指。朝。釋文云。使本作吏。段氏王裁說文解字人部注云。水部紐。水吏也。吏同使。章指

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爲父母。行今之政。自己之民不得而子。是故衆夫擾擾。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

賢遇。則皆有之矣。孟子四言非人。乃宿言人心必有此四者。趙氏此注。深得孟子之指。不啻通儒。三國志鍾繇傳注。引先賢行狀。李膺謂鍾繇曰。孟子以爲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禮記曲禮注引孟子。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孔氏正義兼引人無偏隱之心。非人也。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於句首俱加人字。則四稱非人。竟爲指斥厲詈之辭。非孟子義。趙氏云。人但不能廣用爲行。正申明人必有此心。惟

禽獸無之耳。側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四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之。注端者至用之。○正義

端。東序頭也。頭。首也。故端爲首。端與耑通。說文耑部云。耑。物初生之題也。題亦頭也。故考工記輪人鑿端。注云。內題方有頭。可由此推及全體。惠氏士奇大學說云。大學致知。中庸致曲。皆自明誠也。中庸謂之曲。孟子謂之端。在物爲曲。在心爲端。致者。擴而充之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賢矣。日用飲食。無非人道所以生者。一人益其生。推之而與天下共益其生。仁也。言仁可以敗義。使親愛長養不憾於正大之情。則義有未盡。亦即仁有未至。言仁可以敗禮。使無親疏上下之辨。則禮失而仁亦未爲得。且言義可以敗禮。言禮可以敗義。先王之以禮教。無非正大之情。君子之精義也。斷乎親疏上下。不爽幾微。而舉義舉禮。可以敗仁。又無疑也。舉仁舉禮。可以敗智。智者。知此者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益之以禮。所以爲仁至義盡也。結德之感者。全乎智仁而已矣。而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益之以勇。蓋德之所以成也。就人倫日用。究其精微之極致。曰仁曰義曰禮。合三者以斷天下之事。如權衡之於輕重。於仁無憾。於禮義不惑。而道盡矣。自人道絕之天德。自人之德性絕之天德。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仁也。由其生有自然之條理。觀其條理之秩然有序。可以知禮矣。觀於條理之森然不可亂。可以知義矣。在天爲氣化之生生。在人爲生生之心。是乃仁之爲德也。在人爲氣化推行之條理。在人爲其心知之通乎條理而不紊。是乃智之爲德也。惟條理是以生生。條理苟失。則生生之道絕。凡仁義對文及智仁對文。皆兼人生之條理而言之者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仁主於愛。與忍相反。故言仁。或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凡視聽言動之入於非禮者。皆生於己心之惡。忍則已去仁。已去仁則已去禮。故曰克己復禮爲仁。按買說新書道術篇云。側隱稱人謂之慈。反慈爲忍。不忍人之心。即是側隱之心。側隱爲仁之端。仁義禮智四端一貫。故但

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自謂不能爲善。自賊害其性

使不爲善也。○正義曰。四端之有於心。猶四支之有於身。言必有也。毛氏奇齡原言

心見端。然不可云心本於性。觀性之得名。專以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君不能生於心爲言。則本可生道。道不可生本明矣。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君不能爲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惡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闢廩也。凡有端在於我者。知皆廩而充大之。若水火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以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闢音郭。字亦作廣。音霍。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廣。滿也。孫子兵勢篇云。勢如擴弩。太平御覽引尸子云。杼弓轉弩。漢書吾邱壽王傳。十賊廣弩。顏師古注云。引滿曰廣。並字異而義同。孟子公孫丑篇知皆擴而充之矣。趙氏注云。郭。廩也。方音云。盡小使大謂之廣。義亦與廣同。按說文弓部云。杼弓轉弩。漢書吾壽名云。郭。廩也。廩落在城外是也。趙氏本作廣。以滿弩之訓。於此文不切。故以廩解之。即說文讀若郭之義。淮南子原道訓云。廩四方。高誘注云。廩。雅也。說文弓部云。引開弓也。開弓與滿弩義同。趙氏上注云。可引用之。引用即此廣字。廣亦廣也。下注云廣大。即即謂廣而充之。淮南子說山訓云。近之則鍾聲充。高誘注云。充。大也。故以大釋充。廣而充之。即引而大之也。說文火部云。然。燒也。火始熾。泉始通。其勢不可遏止。故由微小而無所不至。俗人之有四端。既知擴而充之。則亦無所不至也。惟無所不至。故放諸四海而民皆安。保也。論語里仁爲美。苟志於仁矣。孔氏注。毛詩秦風苟亦無信傳。皆云苟誠也。毛詩小雅保艾爾後傳云。保。安也。保四海即安四海之民也。人不能事父母。即是不仁不義。無禮無智。雖愚蒙豈不知父母之當事。惟賊害其性。遂至不能順於父母。趙氏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不能事父母。豈尙能保安四海。此言性善之切。可謂通章指。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擴四大端。充廣其道。上以匡君。下以榮身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矢。箭也。函。鏝也。周禮曰。函人爲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鏝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咎人。匠梓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治術當慎脩其善者也。闢注矢箭至爲甲。○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鏝。關西曰箭。爾雅釋地云。東南之矢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太平御覽引字林云。箭。矢竹也。箭爲竹名。可爲矢。故矢即名箭也。闢豈毛三本作函。甲也。音義出

鐘字。則鐘是也。武氏億釋甲云。鐘爲甲之通名。釋名鐘爲鐘。堅重之言也。禮記注。甲鐘也。廣雅甲介。鐘也。自周禮司甲注。甲今之鐘也。世乃有以金制鐘之名。禮記說言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鐘。書費誓正義。古之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鐘鑿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而因以爲名。禮記既夕禮甲冑千祿。甲鐘甲冑鑿者。古者用皮。故名甲冑。後代用金。故名鐘甲冑。禮世爲名故也。億考之獨不謂然。鄭氏注甲今之鐘者。今蓋以漢制況之。謂鐘名甲爲鐘。許正義云。經典皆謂之甲。後世乃名爲鐘。箋以今曉古。此疏所指。亦謂以漢制況也。其實用皮用金。在古並有此制。管子地員篇。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世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鐘矛戟。豈尤造兵之始者。已以金作鐘。鐘所由來遠矣。非自後世爲然。秦魏時此制益廣。車馬被甲皆得用金。鄭風駉介旁旁傳云。介。甲也。秦風駉駉孔羣箋云。儀。鐘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儀。二十八八年傳駉介百乘。成二年傳不介馬而馳之。注。介。甲也。是馬亦用金爲鐘。定八年傳。主人焚衛注云。衛。戰車。考淮南子覽冥訓大衛車。高氏注云。衛車大鐵著其鐵距。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衛於敵城也。是車亦用金爲鐘。昭二十五年傳。季氏介其鑿。鑿鐵杖以戰。而所鑿無不碎。所衛無不陷。此又可爲小鐘著鐘頭。鄭衆亦云介甲爲鐘若甲。見儀禮疏。按此介與金距對。則小鐘亦以金爲之。此又可爲鐘。以見當時關鑿之敵尙如此。蓋必有所仿效爲然。其人得用金爲鐘者。吳越春秋王僚乃被蒙鐵之甲。又戰國策當敵則新堅甲盾鑿鐵幕。劉氏云。謂以鐵幕爲臂腫之衣。呂氏春秋貴卒篇。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兵澤衣鐵甲。鐵鐵杖以戰。而所鑿無不碎。所衛無不陷。此又自春秋至戰國。世變益甚。所備益密。則甲用金與革。古蓋兼之。而諸說妄爲區分其義。非也。兩人爲甲見考工記。○注巫欲至死也。○正義曰。周禮春官。男巫掌望祀望望。授號。旁招以茅。冬堂廟。無方無算。春招招以除疾病。注云。術讀爲延。望祀謂有姓桑感者。延捷也。謂但用幣致其神。二者祖稅所授。類造攻說術鑿之神號。男巫爲之招。杜子春云。堂廟。謂逐疫也。招。招福也。誦讀爲救。安也。安凶稱也。招救皆有記術之禮。祿號掌於大祝小祝。而授男巫。是稅之事。巫爲之也。逐疫稅於未病時。除疾病稅於已病時。皆所以求活人也。惠氏士奇禮說云。古者巫彭初作醫。攻有稅由之術。移精變氣以治病。春官大祝小祝。男巫女巫。皆傳其術焉。大祝言句讀讀。代受晉職。小祝將事候禱。求遠辜疾。男巫稅術旁招。誦察疾疫。女巫歲時繫浴。祓除不祥。故曰病者腰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禱。所故鈞也。梓人匠人。並見考工記。皆不言作棺。而宮室屬之匠人。棺槨。亦宮室之類。地官鄉師。及葬執蠶。以與匠師御。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掩匠師。注云。匠師主聚匠。又云。匠師主豐禭之事。檀弓云。公室視桓桓。注云。豐碑。天子斷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左右角樹之。桓桓。斂之形如大榼耳。四榼謂之桓。堂內之碑。匠師主之。則棺槨亦匠人所爲明矣。故禮記既夕記云。既正柩。賓出。窆匠納車于階間。注云。窆匠。匠人也。匠人主載棺望。雜記云。匠人執羽葆御柩。襄公四年左傳。定叔寬。初。季孫爲已樹大槨於蒧園東門之外。匠慶請水。請水則棺爲匠所作。故孟子爲母治棺。使虞敦匠事。此云作棺欲其善售者。則

主買棺者而言。蓋士庶之家。不能自治。必市於匠人。而匠人即以棺爲售。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漢書刑法志引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即孟子及匠亦然意。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里。居也。仁。最其美者也。夫簡擇不處仁爲不智。簡擇不

處仁。○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東。擇也。載文手部云。擇。東。選也。京部云。東。分別簡之也。東古簡字。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爲仁則可以長天下。故曰天所以假人尊爵也。居之則安。無止之者。

而人不能知入是仁道者。何得爲智乎。○正義曰。易文言傳云。元者。善之長也。體

之假。顏師古注云。給與也。謂天以仁給與人。使得長人也。爾雅釋言云。宅。居也。安宅是安居。

故云居之則安。禦。止也。莫之禦。是無止之者也。智。處知。此言不仁是不智。故云不能知人是仁道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若此爲人所役者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

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治其事而恥其業者。惑也。○正義曰。智者不惑。上云不

矢人而恥爲矢也。各本同。孔本上有由字。按音義由反手。如恥之。莫如爲仁。○如其恥爲人役

而爲仁。仁則不爲役也。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

諸己而已矣。以射喻人。爲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己仁恩之未至。○正義曰。禮記射

己。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孟子此文蓋有所本。首言術不可不

慎。術承上矢函匠匠。則指藝術而言。藝術人之所習也。習於爭戰。則廢其仁。如矢人之不仁矣。

所以習於爭戰者。以欲勝人也。故此以射爲喻。而戒其不怨勝己也。不特諸侯之習爭戰也。推之士

庶人。惟知利己損人。則時以伎術爲心。以爭勝於人。此不能勝。必多方乞助於他人。役於彼以求

身之辱。傷者承勝以辱。市人求勝以利。朋黨阿比。託一人以爲庇。其趣同也。章指言各治其術。術

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爲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爲矢人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子路樂聞其過。過而能改也。尚書

曰。禹拜謫言。注。尚書至謫言。○正義曰。殷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俗誤謫曰。禹拜昌言。今文尚書作。刺寬碑對策嘉富。皆昌言字之假借也。至於謫言亦見漢人文字。字林。謫言。笑言也。此又因黨言而為之言。謫之正俗字可。盧氏文昭校逸周書祭公解云。黨謫古字通。荀子非相篇。博而黨直言也。注。謂。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注。大舜。虞帝也。孔子稱曰。巍巍。故言大舜有大焉。能舍己從人。故爲大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正義曰。阮氏

本。孔本韓本同。應本考文古本作虞也。按當本作虞舜也。後人或誤舜。或改爲帝。論語子罕篇云。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又云。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是孔子稱舜巍巍。而巍巍之爲

大也。云。於子路與禹同者也。趙氏以善與人同之人指子路與禹。謂舜之善在舍己從人。而舍己從人。此舜之善與子路禹同者也。經文善與人同在上。注倒言之耳。按周易同人卦傳云。同人。而舍己從人。中而應乎乾。曰同人。惟君子能處乎天下之志。序其傳云。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同人

者物必歸焉。同即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所謂善與人同也。禮記中庸云。舜其大知矣乎。舜好問而好察。獨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兩端。人之兩端也。執兩而用中。則非執一而無權。執一無權。則與人異。執兩用中。則與人同。執一者。守乎己而不能舍己。故欲天下人皆

從乎己。遍天下之志者。惟善之從。故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意林引尸子云。見人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此虞氏之盛德也。禮記大學篇引泰誓云。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

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注云。他技。異端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樂人有善。則無他技。無他技是不爲異端。不爲異端。是善與人同也。舍己。即子路之改過。從人。即禹之拜昌言。聖賢之

學。不過舍己從人而已。孟子闢揚墨。以其執一。此章發明專己執一之非也。自耕稼陶漁

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

乎與人爲善。注。舜從耕於歷山及其陶漁。皆取人之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爲善。○正義

曰。史記五帝本紀云。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

不苦窳。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此舜耕稼陶漁之事也。爾雅釋詁云。讓。謀也。書

序云。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稷程。今大禹稷程篇不存。唯存皋陶謨。焉既拜皋陶之言。帝乃命禹亦昌言。又曰追股德。時乃功惟敘。及皋陶拜手稽首。言。廣元首最隆

之歌。而帝且拜而命之。可爲舜取善謀之證。乃此其爲帝時也。孟子則謂言自耕稼陶漁以至於帝。無非取於人者。然則舍己從人之道。自天子以至庶人。無不當如是。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

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己。屈辱。黎也。詩云。不我屑也。伯夷不潔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也。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就之。後乃歸西伯也。屈。注屈黎至伯也。以通。楚辭招魂篇云。股幼膚以廉潔。今注云。不汚以潔。引詩者。鄭風谷風第三章。已作以。古已屑就。請不以諸侯爲潔而就之也。言君子不復潔用我。蓋不我屑以。謂不以我爲潔而用我也。此不忍。耐也。既以爲汚。故不耐就之矣。毛詩大雅蕤賓篇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網如璊。如佛如藥。小大近喪。人尙乎由行。內學于中國。覃及鬼方。此言兩結失道。其與黎惡行。延及中國之外。至於遠方諸侯。是當時諸侯。皆化于紂之不義。多黨紂而爲暴亂大惡。所謂詢爾仇方。如虞芮未質。成之先。則爭田而訟。此不義之小者。文王所伐。有大戕密須阮祖其耆而孟莒等。皆不義之國。不獨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應猶不中。分財不均。百姓盡力不得衣食也。故云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悶。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挽我哉。屈。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己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憫也。云善已而已。惡人何能汚我也。屈。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悶。○正義曰。阮氏元按。勸記云。音義出遺佚云。或作送。或作失。皆音也。屈。音義出屈窮云。本亦作厄。按說文。兔部云。逸。失也。人部云。佚。佚民也。逸佚失三字古通。此云遺佚。卽遺失也。柳下惠是賢。而魯不能得之。是遺失之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厄。困也。儀書翟義傳集注引晉灼云。屈古厄字。屈窮卽困窮。由遺佚至於困窮也。文選嵇康經交書注。引孟子。厄字作厄。○袒裼裸裎。○正義曰。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袒。袒也。衣部曰。楊者。但也。古但裼字如此。袒則訓衣。今之袒褻字也。今經典凡但裼字皆改爲袒裼矣。衣部又云。楊者。但也。淫者。但也。釋訓毛傳皆曰袒裼。肉袒也。肉袒者。肉外見無衣也。引申爲徒。凡曰徒曰但。皆一聲之轉。空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肅淫。徒裼袒也。肅者。說文。肅袒也。僅公史記陳丞相世家。躬身而佐刺。並字吳義同。肅之言露也。月令中英土。其蟲倮。鄭注云。物象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恒淺毛。荀子靈賦有物於此。僅倮令其狀。楊倮注云。僅倮。無毛羽之貌。義並與肅同。袒者。說文。袒也。孟子公孫丑篇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淫之言呈也。方言。袒衣無袍者。趙魏之間謂之程衣。義亦相近也。從與袒。一聲之轉也。韓非子初見索篇云。頓足徒裼。韓策云。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裼者。說文。裼袒也。凡去上衣見裼衣謂之裼。或謂之袒裼。王蘇表

之褻也。見笑也。內則不有敬事。不敢袒褻是也。其去衣見體。亦謂之袒褻。鄭風太叔于田篇。注
褻褻虎。爾雅云。褻褻肉褻是也。禮與袒同。毛氏有論經問云。沈玉亮問。內則云。不有敬事。不
敢袒褻。夫袒褻褻。見於孟子。此大不敬之事。乃以袒褻屬敬事。鄭康成注。則云父黨無文也。謂
居父之側。不事容飾。則袒褻與褻有何容飾。經與注皆不可解。曰往競樂記云。周旋褻褻。禮之文也。
又王藻云。不文飾也不褻。又云。褻之褻也。見笑也。君在則褻者。盡飾也。此所為褻。謂褻衣褻
裘。使笑見於外。正文飾之事。與孟子袒褻褻。截然不同。袒褻見笑。本為文飾。而即以之為敬
君之事。此正與不有敬事不敢袒褻兩相發明。蓋袒褻者。事君之敬。不敢袒褻者。事父母之情也。
然則何以同一袒褻。而一以為褻。一以為敬。曰。袒褻本不同。有去衣之袒褻。有加衣之袒褻。去
衣之袒褻。如射禮袒袂。喪禮袒括髮。鄭詩袒褻褻虎。郊特牲肉袒割牲。左傳鄭伯肉袒牽羊。史記
微子世家。面縛衣袒。俱是也。此脫衣見體。不必皆敬事也。若加衣之袒褻。則衛風衣錦綢衣。裳
錦綢裳。謂夫衣錦必加單衣於其上。謂之褻衣。但又加一衣袒而不褻。則其笑見褻。又有褻褻。
如狐白加錦衣。狐青加錦衣。然黃加黃衣。衾裘加錦衣。皆加單衣於褻上。但外又加一衣。袒則褻
之而笑見。褻則褻之而笑不見。檀弓所云褻裘而平。褻裘而平是也。去衣之袒褻為褻。加衣之袒褻
為敬。明有分別矣。○注柳下至我耶。○正義曰。春秋釋例世族辭云。展氏。司空無駭公子展之孫。
魯公族東伯展氏。祖父展禽。食邑柳下。隱公八年左傳云。無駭卒。公命以字為展氏。注云。無駭。
公子展之孫。故為展氏。僖公十五年左傳云。展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隱焉。注云。東
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二十六年左傳云。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注云。柳下惠。國語魯
語云。齊孝公來伐。蒯文仲欲以辭告。問於展禽。展禽曰。獲麟之。注云。展禽。魯大夫展無駭之後。
柳下惠也。字季禽。獲。展禽之名也。是為魯公族大夫也。又魯語海鳥爰居篇云。文仲謂柳下季之
言。注云。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莊子盜跖篇。柳下惠與柳下季友。國策齊策顏闕對齊宣王。亦
稱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墓五十步而撻撻者。則季為字也。文選陶徵士誄注。引鄭氏論語注云。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淮南子說林篇。柳下惠見鈴。高誘注云。柳下惠。魯大
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東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柳下有此二說。趙氏
同。高前說以為謚也。號如史記呂向謚曰太公望。荀子南郭惠子居南郭。因以為謚是也。崔名獲字
季。而趙氏以為名禽字季。未知所本。孔氏左傳正義云。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是也。隱。諱
也。以用也。不隱己之賢才。謂不肯自諱晦其賢才也。必以其道。是必欲行其道。
也。韓非子難三云。故寧公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鹽鐵論刺權篇云。受微以潤賢。非私
其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孫之所以為文。魏成子之所以為賢也。樞夫諱明篇云。且凡驕
臣之好隱賢也。既惠其正義以繩己矣。又恥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此隱賢謂隱
賢人。與趙氏義異。淮南子主術訓云。年衰志潤。注云。潤。愛也。養書後幸子顯傳。憂滿不食
注云。備讀曰適。說文心部云。悶適也。鬼谷子云。惡人何能汚於我。以惡人解袒褻褻之人。
不能淫則憤。故適又訓憤也。善已而已。解我為我。惡人何能汚於我。以惡人解袒褻褻之人。

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
屑去已。罔由由。浩浩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並立。偕俱也。與之偈行於朝何傷。但不失己之正心而已耳。援
而止之。謂三緇不暫去也。是柳下惠不以去爲潔也。○正義曰。廣雅釋訓云。浩浩。猶油油。
爲大氣。注予然後浩浩有歸志。云浩浩。心浩浩有遠志也。由與油通。故以由爲浩浩。趙氏解浩浩之氣
注云。浩浩。廣大貌。是也。此由由爲浩浩。亦謂其不似伯夷之隘。而寬然大而能容也。乃油油本蘄生之
狀。詳見前油油作雲。而禮記王藻云。三黜而油油然注云。油油。說教貌。史記微子世家云。禾黍
油油。索隱云。油油。禾黍之苗光悅貌。油油爲說。故韓詩外傳引萬章由由然不忍去也。作愉愉然
不去也。大戴記文王官人云。喜色由然以生。由爲生亦爲喜。喜說。生之象也。流動。生之機也。
水生則流。物生則悅。禾黍之油油。猶云木欣欣而向榮也。列女傳賢明篇云。柳下惠處魯。三黜而
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嬾乎。柳下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爲彼。我爲
我。彼雖深淫。安能待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其妻諫曰。夫子之不伐令。夫子之不竭令。懼
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爭令。屈柔從俗。不強察令。蒙恥救民。德彌大令。雖遇三黜。終不蔽令。懼
柳下惠子。永不屑令。嗟乎惜哉。乃下世令。庶幾幾年。今途逝令。嗚呼哀哉。魂神離令。夫子之謚。
將陷於害相責。害則將殺其生矣。故憂之而救之。惟憂民救亂之心切。故不憚委蛇容忍。周旋補救
於其間。所謂進不遷賢。必行其道。謂不藏此憂民救亂之才。欲行此蒙恥救民之道也。推此擇淫之
人。即害民之人。彼自害民。我自救民。所爲爾爲爾我爲我也。因其人害民而撫身遠去。則不與之
偕。因其人害民而詭隨阿附。則與之偕而自失。惟惠則油油然救斯民全其生。生者。與此害民之人並
處於朝。彼焉能免我哉。蓋我染其所爲而附之。則彼能免我。我以救民者補救挽回其害。則與之偕而
不自失。彼焉能免我哉。不自失。所以不能免。必行其道。所以三黜不去。以兩油油相例。則油油
不由由。由由即生生矣。趙氏此解祖楊程四字。而云與惡人同朝。即使脫衣露體。何致遂爲惡人。
且惡人居朝。亦豈脫衣露體。則趙氏明本列女傳爲說。以此袒裼裸裎。即指陷害斯民之人。故以一
惡字明之。管子七臣七主篇云。春無殺伐。無割大陵。保大術。注云。保。謂焚燒令。然然俱盡。周
禮大司徒以虎豹也。畜物。列子以豹爲淫。嘉淫。即裸裎也。然則柳下惠所云裸裎。假借脫衣赤體。
以喻害民者之割剝。猶管子以焚燒爲保也。荀子錄兵篇云。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
也。路置者也。注云。路。暴露也。曹讀爲袒。謂上下不相覆。露袒與怠慢並言。亦假借之字矣。
故爲惡人也。若徒以赤體之人在側。而以爲焉能免我。此即尋常之人。亦豈見有爲赤體之人害者。
無故民行道之心。援之即止。黜之不去。何以爲柳下惠哉。後世秉國者。一言未合。乞數而退。以
有解身去亂。不知執一已倖直之名。而以軍國生民之重。一任諸羣小之爲。莫或救止。則亦豈得爲

觀哉。故位不以去爲嫌。而修辭下位。足爲以清潔爲高者示之歸也。孟子舉一伯夷以戒人之輕進。舉一柳下惠以戒人之輕退。豈徒然哉。阮氏元叔勸記云。謂三黜。閭閻毛三本同。廖本孔本尊本黜作絀。是。音。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闕伯夷隘。懼人之汚來及己。故無所含容。言其太隘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彈正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由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闕注伯夷至評之。○正義曰。禮記禮器云。君隘或作隘。或作颯。並鳥聲切。文選吳都賦。邦有微颯。劉逵注云。隘。小也。微颯即微隘。小隘狹也。文選注引晉書母嬰孟子注云。隘。謂疾惡太甚。無所容。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爲隘。隘。不爲不恭。此解隘不恭與道氏同。而其不同道氏者。道氏謂伯夷之不屑就爲隘。柳下惠之不屑去爲不恭。以君子不由爲聖人不取。由。用也。取亦用也。然孟子以夷爲聖之指。惠爲聖之和。夷意既是聖人。則隘不恭聖人不由。不得謂夷惠爲隘不恭。故蔡母嬰易道氏義云。此不爲隘。不爲不恭。此字指夷之不屑就。惠之不屑去。謂如爲隘。如是爲不恭。若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則伯夷柳下惠皆君子也。隘與不恭。君子皆不爲。則夷不爲隘。惠不爲不恭也。後漢書黃瓊傳。李固遺瓊書云。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道氏之義。固有所本矣。章指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介者必備。中和爲貴。純聖能然。君子所由。堯舜是尊。闕正義曰。文選注引者作然。音義云。介者丁云字多作分。誤也。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闕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圖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闕天時至人和。○正義曰。謝縝子職感篇云。故曰天時不如地利。斷之曰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翟氏繼考異云。謝縝與孟子同時。兩述斯言。皆以聖人稱之。荀子王霸篇亦云。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斯言也。孟子之前。應見古訓典。○三里至利也。

○正義曰。臧氏玉林經義雜記云。晉書段灼傳云。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圉圍而攻之。有不剋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地非不深。殺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此本孟子。今公孫丑下作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疑誤也。郭爲外城。猶梓爲外棺。開廣二里。已不爲狹。若城三里而郭七里。是外城反過倍於內城矣。外城既有七里。內城又當不止三里。段兩言五里之郭。必非誤。按戰國策齊策紹勸云。固未可拘也。臧氏若據齊地又續云。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皆指即墨而言其城郭之小。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尙書大傳云。古者七十里之國。三里之城。然則孟子蓋謂伯子男之城也。尉繚子天官篇云。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而乘之者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此言東西攻南北攻。卽所云環而攻之。呂氏春秋愛士篇云。晉人已環穆公之車矣。高誘注云。環。圍也。謂周旋圍繞之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周禮春官饗人。九日巫環。註謂筮可致師不也。孟子環而攻之之環。卽周禮巫環之環。環而攻之。謂巫而攻之也。張氏爾岐謂菴開註云。趙往以長兵家言。天時多言向背。如背孤擊虛。背亭亭擊白奸之類。每日每時。各有其宜。背宜向之方。環而攻之。則四面必有一處合天時之善者。○往天時至屬也。○正義曰。時。十二辰地支也。日卽十日。天干也。太元元數篇云。五行用事者王。王所生相。故王歲勝。王囚王所勝。死。淮南子地形訓云。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壯。死兌囚。乾廢坎休。王之衝死。相之衝囚。王相衝位。有死囚之氣。此王相之說也。史記龜策列傳云。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集解云。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大甲孤虛法。甲子句中無戊亥。戊亥卽爲孤。辰巳卽爲虛。甲戌句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句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爲虛。甲午句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卽爲虛。甲辰句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卽爲虛。甲寅句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卽爲虛。劉敞七鴻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此孤虛之說也。周禮春官太史職。太師抱天時。吾非晉史。焉知天時。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虞吉凶。史官主知天時。故國語曰。吾非晉史。焉知天時。春秋傳云。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太史主天時。衛主以七政占驗爲天時。故神龜云。天道多在西北。子產雖正斥之云。天道遠。人道邇。龜焉知天時。然其時則以天時爲天時。至孔子贊易。明元亨利貞爲天之道。言天道遠。而益謙。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天道乃明。城孟子以天道與仁義禮智並言。而此五行時日之術。則之爲天時。而天時天道乃曉然明於世也。城

利不如人和也。國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為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是也。國記云：岳本破作被。淮南子精神訓云：委物而不利。商誘注云：委，棄也。漢書地理志：千乘、雍、被陽注云：萬引如傳云。一作被。音罷。軍之罷，罷即被。國語周語注云：棄，廢也。禮記中庸：塗而廢注云：廢，猶罷止也。表記中道而廢注云：廢，喻力極罷頓，不能復行，則止也。趙氏當作被之走者。通被為被。傳寫誤作破也。罷而去之也。即棄而去之也。岳本得之。引衛懿公之事。見國公二年左傳云：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發位。余焉能戰。是其事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

之利。國域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民懷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恃兵革之威，仗道德也。國

往域民居民也。○正義曰：荀子禮論篇云：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人有是土，君子也。史記禮書云：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廷也。人域，是域土君子也。毛詩正城彼四方傳云：域，有也。有是即域是。

索隱云：域，居也。言君子之行，非人居亦弗居也。上言宮廷下言域，故知域是居。與趙氏同也。國氏若釋釋地云：漢地理志言齊初封地為國。寡人民，迺勸業通商。而人物始輻奏。先務端云：古

者有分土無分民。顏師古注：無分民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最是。所以頌風之詩。衛將去矣。趙氏若秋漢人篇云：解厓不居。高誘注云：居，止也。以法禁之，使民止於此居也。以德懷之，未

嘗禁之而民自止於此。亦居也。居民不以封疆之界，則當時封疆之界，固以域其民矣。按此民，止此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

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國得道之君，何

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國主，按多助之至。亦當作多助之主。趙氏云：得道之

君也。即解多助之主。上言得道者多助，則多助之主，即是得道之章指。言民和為貴，貴於天地，故曰得乎

丘民為天子也。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

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孟子雖仕於齊，處賓師之位，以道見敬，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王欲見之，先朝使人往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病，不可見風，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也。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孟子之館相見否。○正義曰：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如大夫入。註云：如讀若今之若。廣雅釋言云：如，若也。云若言者，爾雅釋詁云：圖如飲穀也。釋言云：飲，圖也。飲，若也。然則如與若義同。而如之為謀為圖為飲，與若之為飲為圖同。寡人如就見者也。即寡人圖就見之義。釋詁又云：飲，言也。趙氏疊若言二字釋如字，謂如者，若也。如，若之為如，不必為圖就見之義。必疊言字，則其為飲為圖。○正義曰：此趙氏訓釋之精也。或訓如為往，不及趙氏遠矣。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如字亦與將同義。闕氏若輩將之三續云：古者雞鳴而起朝，辨色始入。若日出而視之，以知孟子將朝王。蓋雞鳴之後，辨色之前，朝將之朝，則日出時也。既而解如此，復問趙往云：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視朝內仍帶有力疾不得已之意。頗妙不然。仍以疾罷。語頗婉切。按張仲景傷寒論云：太陽之為病，脈浮，惡風，而云寒疾，蓋是太陽中風，寒水之陽中風，膏脊惡寒，振振惡風。此云不可以風，則是惡風。惡風而云寒疾，蓋是太陽中風，寒水之經疾也。趙以云寒疾不可以風，故以為惡寒之疾，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多云：識，知也。故以不知解不識。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孟子不悅王之欲使朝，故稱有疾。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丑以為不可。○正義曰：史記云：東郭牙，齊大夫，威厲其後也。是齊有東郭氏為大夫家也。翟氏頗考異云：韓詩外傳云：孟子所重，賢而已矣。何必定大夫。齊有東郭先生梁石君，不謫身下志以求仕。世之賢也。孟子所弔梁石君，應其耳。按東郭先生，蓋住居東郭。未必即東郭氏。此明稱氏為大夫家是也。文選悼亡詩注：引蒼頡篇云：按，東郭先生，廣韻云：昨，隔一宵也。昔之訓為久為舊為往，則趙氏此注往朝，俱讚之。孟子辭疾僅隔一宵，故云明日出弔。下計隔日為明日，上計隔日為昨日，故以昔者為昨日也。莊子齊物論云：今日適越而昔至也。釋文引向秀注云：昔者，昨日之謂也。與趙氏此注往朝，阮氏元校勘記云：今日弔，闕監本孔本韓本同。廖本毛本日作以。形近之譌。考文引作今以弔。云云，今下古本有日字。足利本同。尤非。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用。孟子言我昨日病，今日愈，我何為不可以弔。王使人問疾，醫來。王以孟子實病，遣人

將醫來。且問疾也。孟子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孟子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權辭以對如此。憂病也。曲禮云。有負薪之憂。注孟仲至者也。○正義曰。孟仲子之名兩見。毛詩傳所引。一維天之命傳云。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一閔宮傳云。孟仲子曰。是後宮也。孔氏正義云。孟子云。齊王以孟子辭病。使人問。醫來。孟仲子對。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謂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曹氏之升樞錄說云。孟子且不親受業於子思之門。何有仲子。以趙氏從昆弟之說爲信。而孟子之孟子子。又嘗爲仲子之弟也。至序錄所稱子夏傳會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陸德明釋文序錄。既引徐整說。謂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陸德明釋文序錄。又引一說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後一說同於陸氏。而今未詳矣。禮記樂記云。病不得其聚也。注云。病。憂也。是憂即病也。引曲禮者。見禮記曲禮下篇云。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是也。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孟子仲子使數人要告孟子。君命宜敬。當必造朝也。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且以語景子。景丑氏。○正義曰。翟氏類考異云。儀書藝景子。其言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及引禮父召君召諸文。頗有見於儒家大意。景子似即著書之景子也。孟子宿於其家。蓋亦以氣誼相合。往焉。○注而心不欲至朝。○正義曰。儀禮鄉飲酒禮。賈氏疏云。齊王召。孟子不肯朝。後不得已而朝之。宿於大夫景丑氏之家。此解不得已爲不得已而朝。是也。趙氏言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已止也。不得止者。不得不往朝也。但身雖至朝。而心不欲至朝。蓋是時王未視朝。或已視朝而退。孟子雖造朝而未見王。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景丑責孟子不敬何義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

爲不美也。其心曰：是尙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圖曰：惡者，深嗟嘆云。景子之責我何言乎。今人皆謂王無知，不足與言仁義。云爾。絕語之辭也。人之不敬，無大於是者也。圖注云：語之辭也。○正義曰：云爾，分言之皆語詞也。文選古詩故人心尙爾。注：引字書云：爾，詞之終也。蓋云爾兩字是終竟無屬之詞。故爲語絕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圖孟子言我每見王，常陳堯舜之道，以勸勉王。齊人豈如我敬王者邪。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圖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爲臣固自當朝也。今有王命而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輦車就收，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事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乎。愚竊惑焉。圖注景子至惑焉。○正義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解否非此之謂。自當將之緩聲。近時通解。謂將朝即指孟子將朝王而言。禮記曲禮云：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俟車。曲禮注云：應辭唯恭於諾。論語鄉黨篇云：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集解云：鄭曰：急趨君命。行出而車駕隨之。趙氏言無諾而不至，與唯而不諾義異。云輦車就收者，荀子大略篇云：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類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豈與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注云：輦謂人挽車。言不暇待馬至。故輦與就馬也。出車就馬于牧地。趙氏據其辭。音義云：宜與丁音餘。下是與死與言與伐與殺與之與，過與皆同。此宜與亦如字。趙氏據考異云：齊齊夜話曰：宜與之與音餘。古者歟字，皆作與字。宜與即可乎之謂。當以與字絕句。不當連下文。爾雅釋詁云：宜，事也。故以事釋宜。宜與夫禮。謂夫子之事。與禮所云：若不相似。趙氏讀與如字。孫奭謂宜與如字是也。丁讀宜與爲句。非也。王氏引之若不相似然。隱文公篇不見諸侯。宜若小然。又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離婁篇：宜若無罪焉。盡心篇：宜若登天然。齊策救趙之務。宜若奉匱糴沃灌釜釜。宜字並與殆同義。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

之。是或一道也。孟子答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招呼之間乎。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自以

不嫌晉楚之君。嫌少也。曾子豈嘗言不義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猶晉楚。我猶曾子。我豈輕於

王乎。注。嫌少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歛。少也。說文。歛。食不潔也。裏二十四年

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嫌。范寧注云。嫌。不足貌。韓詩外傳作餽。廣雅釋天作歛。孟子公

孫丑篇。吾何嫌乎哉。趙岐注云。嫌。少也。逸周書武稱解云。爵位不謙。田宅不虧。並字異而義

同。程氏顯考異云。呂氏春秋後魏文志曰。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吾安敢驕之。與此語意相同。文侯嘗

受經義於子夏。宜得聞曾子言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

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注。三者天下之所通尊也。孟子謂賢者長者有德有齒。人君無德但有爵耳。故云何得以一慢二哉。○正義曰。蓋禮卿飲酒禮注云。凡卿

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向賢尊長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齒是尊長。故云賢者長者。故將大有爲之君。必

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注。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與爲之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正義曰。爲之君。

也。與。亦作也。故以與稱爲。○注。王者師臣。霸者友臣。○正義曰。荀子王制篇云。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亡。又堯周書引中歸之言云。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敵者存。自

爲謀而莫已若者亡。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韓詩內傳云。師臣者帝。友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

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注。言師臣者王。桓公能

師臣而管仲不勉之於王。故孟子於上章陳其義。譏其烈之卑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尙。

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注。醜。類也。言今天下之人君。土地相類。德教齊

等。不能相絕者。無他。但好臣其所教。教役使之才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受教者。注。醜。類至教

者。○正義

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子戒備。薛君曰。聞有戒。此金可嚮以作兵備。故魏之。我何為不受也。

國營在薛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所在之薛。乃齊靖郭君田嬰封邑。非秦

記孟嘗君列傳。○正義曰。左傳隱十一年薛侯注云。魯國薛縣。公羊哀四年注云。滕薛侯殺。此春秋之薛也。史

州。補注引皇覽曰。靖郭君家在城中東南隅。○正義曰。此戰國之薛也。其時薛為齊有。地鄰於楚。故國策載

齊薛封嬰於薛。楚王聞之大怒。將伐齊。公孫閱往見楚王曰。齊創地以封嬰。是以所以弱也。楚王

乃止。後昭陽又請以數倍之地。薛嬰不可。時嬰以宣王庶弟。相齊十數年。得於薛立先王之廟。至

田文直稱薛公。蓋不特大都稱國。其名數亦儼同列侯。故孟子過此。亦受其饋也。薛與滕近。魯又

聞嬰薛而恐是也。齊湣王將之薛。假途於鄒。而大史公言吾嘗過薛。其俗與魯殊。則地近鄒魯又

可知矣。方孟子在宋而有遠行。其欲遊梁無疑。但梁宋接壤。史記貨殖傳。自碭難以東。芒碭以北。屬

鉅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徐廣曰。梁為今陶之後。陶睢陽。今之定陶。又國策

魏太子申之攻齊也。揭宋外黃。高誘曰。今陳留外黃。故宋城也。後徙睢陽。然則自梁至齊。必先

過宋。孟子之遊梁。固宜由睢陽西達大梁。否亦徑歸鄒。而反折而東自薛歸鄒者。有戒心故也。趙

岐言時有惡人欲害孟子。應劭云。又絕糧於鄒薛。困殆甚。薛之俗。在孟嘗未招致任俠奸人之前。

可知。而孟子殺兵戒備。故惡孟子欲害之耶。抑上下無交。有如孔子之距於陳蔡者耶。是皆未

是其取道於薛。固因避禍。而非尋常剽掠明矣。孟子在齊。東郭公行輩。皆所往還。寧獨遺一田嬰。

君饒五十鎰。當宣王時。即孟嘗君田文也。○正義曰。襄公三年左傳云。不虞之

戒。警也。從井持戈以戒不虞。○正義曰。襄公三年左傳云。不虞之

戒。猶作也。趙氏以作兵釋為兵。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

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我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懷

惠也。安有君子而以貨財見取乎。章指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義之

兼金不顧。○正義曰。後漢書張衡傳。衡作應閭

云。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換爵。孟軻以之。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戰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平

陸。齊下邑也。大夫。治邑大夫也。持戰。戰士也。一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去之。殺之也。戎昭果毅。○往平陸至

○果毅。○

正義曰。毛詩鄭風在浚之鄒傳云。下邑曰鄒。不言王之爲鄒者。平陸是鄒。故云下邑也。秦風無衣云。王于興師。修我矛戟。序云。秦人刺其君好攻戰。孟用兵。宣二年左傳云。靈輒爲公介。倒戟以擊公徒。韓非子勢難篇云。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千萬。戰國策秦策云。楚地持戟百萬。是持戟爲戰士也。戎昭果毅。亦見宣二年左傳云。戎昭果毅以聽之之禮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戰也。軍法以殺敵爲令。故宜聽之常存於耳。若易之則戰。此失伍是不聽政令。故當殺之。國語吳語云。明日從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是失伍者當殺也。閻氏若環釋地云。史記商君列傳。持戟而操關戰者。旁車而趨。孫政列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因怪孟子持戟之士亦然。蓋爲大夫守衛者。非指戰士。伍亦非行間。七國時向武備。多姦變生於不測。而平陸又屬齊邊邑。故雖治邑大夫。亦指日陳兵自衛。孟子即所見以爲喻。郝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亦指守衛者言。或問平陸之爲齊邊邑者何也。余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康公貸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陸縣。余謂漢屬東平國。爲古原國。孔子時爲魯中都邑地。爾時屬齊。即今汶上縣是。又有陶平陸。則梁門不開。張守節云。平陸唐兗州縣。即中都。在大梁東界。故曰平陸。齊邊邑也。周氏栢中辨正云。史記封禪書。韓書郊祀志云。蚩尤在東平陸。監鄒。齊之西竟。水經注。汶水又西南逕東平陸故城北。應劭曰。古原國也。又西南逕致密城。郡國志曰。須昌縣有致密城。古中都也。即夫子所宰之邑。則東平陸爲原國。須昌爲中都。其地相近。後漢省平陸入須昌。遂合而爲一耳。日。不待二。大嬴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嬴轉。轉尸於溝壑也。此則子之失伍也。轉注轉至壑也。○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生無之用。死無轉尸。高誘注云。轉。棄也。劉熙釋名釋喪制云。不得埋曰棄。謂棄之於野也。國語吳語云。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爲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註云。轉。入也。入於溝壑。亦謂無以送死。與轉尸之義同耳。周書大聚解。則生無之用。死無轉尸。注云。傳於溝壑。惠氏棟云。傳尸也。淮南子體而無轉。高誘注云。轉。讀作傳。鹽鐵論通有傳云。今吳越之竹。隨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盧氏文弼羣書拾補云。當即近世以舊用之棺。賣於人者。按文學對云。是以生無之資。死無轉尸。即用周書。與淮南主術同。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距心。大夫名。曰此乃齊王之大政。不肯賑窮。非我所得專爲也。日。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牧地。以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不致爲臣而去

乎。何為立視民之死也。注云。牧放地。○正義曰。周禮天官大宰。以九職在萬民。四曰牧放養蕃鳥獸。郊之地。鄭注云。牧田。畜牧之家所受田也。非畜牧之地。但牧大畜之地無文。鄭約與家人所受田處。即有六畜之地。故云在遠郊也。國語周語云。周制有之曰。國有郊牧。注云。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此則距心之罪也。距心自知以不去位為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孔。姓也。為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誦言也。為王言所與孔距心語者也。王知本之在己。故受其罪。○正義曰。前自稱距心是名。此加孔字。知是姓也。為治也。為都。猶論語言魯人為都。能以禮讓為國。臣氏春秋舉難舊。言說桓公以為天下。淮南子傲真訓。言與造物者為人。是即治都也。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說文邑部云。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闕氏若璠釋地續云。都與邑雖有大小。君所居。民所聚。有宗廟及無之別。其實古多通稱。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即伐于崇作邑于豐。此都縣邑之明徵也。趙良曰。君何不歸十五都。孟子曰。王之為都者。此邑稱都之明徵也。釋地又續云。向謂都與邑可通稱。今不若直以曲沃證。莊二十八年宗邑無主。閔元年云分之都城。更證以襄昭十三年云誰與居邑。定十二年云儲室三都。是非爾雅宮闈之室室謂之宮一例乎。以言釋都者。亦見廣雅釋詁。漢書呂后紀云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諫之。注引鄭展云。誦言。公言也。說文言部云。誦。誦也。誦。誦也。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誦教國子與道訓誦言誦。注云。倍文曰誦。以聲節之曰誦。發端為言。答旋曰誦。蓋誦誦言誦四字。分言之義則公言。為王誦之。為王直言之。與孔距心語為王述之。即是倍誦之也。章指。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率身以退。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不尸其祿也。○正義曰。論語先進篇云。所謂大云。臣之待。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退。引詩者。魏風伐檀篇云。毛傳云。素。空也。文選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何為素餐。素者實也。人但有實績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舍惡不宜默之不誦。苟欲得祿而已。又賈禹傳上書云。所謂素餐尸祿。殆朝之臣。尸祿。殆云專祿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

未可以言與。○**蜺**。蜺。齊大夫。靈丘。齊下邑。士師。治獄官也。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屬於民。孟子見蜺。辭外邑大夫。請爲士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不中者。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與。以感責之也。○正義曰。楊桓大書統。引石經孟子作蜺。周氏廣業孟子述文考云。此石經當是蜀中所刻。說文蜺字。重文有三。其籍文从氏从虫。蜺爲蜺字之誤也。閻氏若璩齊地。蜺齊。蜺共伐之。至靈邱。又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樂毅將趙秦韓魏攻齊。取靈邱。明年。燕獨深入取臨淄。加以蜺。去王遠。無以獻王。特辭靈邱諸士師。足徵爲邊邑。實不知其所在。爾時趙別有靈邱。以韓武靈王得名。即今靈邱縣。孝成王以靈邱封黃歇。終侯擊破陳孫於靈邱。皆其地。往史記者。以此之靈邱爲齊之靈邱。無過齊境不得至代北。而敬侯時安得國有靈邱。胡三省注齊靈邱。又以濮清河郡之靈縣當之。抑出臆度。毋寧闕疑。在氏承秦津經補義云。蜺。齊靈邱。趙攻注齊。齊下邑。胡三省注通鑑。謂卽濮清河郡之靈縣。今之高唐夏津皆其地。疑此說是。楚魏皆嘗伐齊至靈邱。正是濮清河郡。今之東昌府地也。于欽齊乘。則云今陵縣東三十里明水河之南。有靈邱故城。未知何據。士師爲刑官之屬。在大司寇小司寇下。是用諸獄官。五戒者。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誓。用諸田役。四曰誥。用諸國中。五曰誓。用諸都鄙。往云。先後魯左右也。五戒皆告誡於民。使不犯刑罰。則士師得掌刑獄之言語。但五戒蜺。蜺。諫於王而不下告於民。推之則刑罰不中。亦可上諫於君。故引以爲可言之證也。**蜺**。蜺。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正義曰。禮記曲禮下云。爲人臣之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何休注云。諫必三者。取月生三日而威。臣道就也。不從得去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齊人曰。所以爲蜺。蜺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正義曰。齊人論者譏孟子爲蜺。諫。使之諫而去。則善矣。不知自諫又不去。故曰我不見其自爲諫者。○正義曰。呂氏春秋自知篇云。知如是。則亦必自爲諫。特吾未見之耳。**公都子**以告。○正義曰。公都子。孟子弟子也。以齊人語告孟子也。○正義曰。廣雅公都子有學業。楚公子食邑於都。後氏焉。**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

哉。國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爭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官。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納者。皆當致仕而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乎。綽綽皆寬也。○注官守至寬也。○正義曰。漢書谷永傳。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遷至北地太守。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果力違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開得失之辭。惟周子伯鯨訓云。大夫安其職。高誘注云。職。事也。師賓之位者。禮記文王世子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學記云。君子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師。則弗臣也。注云。尊師重道。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有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房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遺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遺書之言。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周西伯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爲師。此不臣面師之事也。周禮地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賢之。注云。賢。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元謂合衆而尊之。以鄉飲酒之禮禮以賓之。呂氏春秋高義篇云。墨子曰。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遯身而衣。墨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高誘注云。賓。客也。萌。民也。莊子徐無鬼篇云。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以賓寡人久矣。釋文引李氏云。賓。客也。然則凡賢能德之士。未食君祿。俱爲賓。此賓之事也。孟子之威德。起爲諸侯師。而仕不受祿。所以爲師賓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山東之國號齊魯大。其地勢雄於天下。宣王侈然有撫蒞華夷之意。昭穆文學游學之士。以爲圖王不成。猶可以霸也。孟子見天下大亂。民生憔悴。冀王可爲湯武。跋涉千里。始至境。問禁而入。然未即見王也。過平陸。與大夫孔距心舍處焉。齊相儲子以幣交。且言於王。王疑其必有異。使人調之。而孟子終守不見之義。萬章陳心之徒並疑之。既而王求見甚迫。乃由平陸之齊。屋廬子以季任故事。度必一往報儲子。孟子卒不往。三見齊王。未嘗言事。德從胡齋聞易牛之事。喜曰。是心可以王矣。他日。王問桓文。孟子即語以王道。王雖自言不能進。而敬禮有加。奉爲賓師。班視列大夫。前後進說甚多。所陳必堯舜之道。王猶猶厭之。甚至語以境內不治。願左右而言他。而孟子亦以母喪去職。自齊葬魯。梓子崇。退有去志。王命孟子爲卿。致祿十萬。辭不受祿。魏爲客卿。蓋不欲變其初心。且可爲進退地也。時弟子日益進。公孫丑公都子陳臻咸邱蒙金成括高子等。皆齊人來學者。因材施教。引而不發。躍如也。願孟子志在行道以王齊。而國無顯臣。都無良牧。蓋大夫王驪方嬖幸用事。進爵右師。舉朝視其君如國人。絕無以仁義與王言者。王怠於政事。或數日不視朝。諫言不用。孟子進見固罕。而王之意。且欲孟子舍所學而從之。會燕王增饗國子之。齊伐燕。王謂天與不可不取。于是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盡有其地。諸侯多謀伐齊。孟子言急爲燕禱。則諸侯之師可及止也。王勿

環。未幾。燕人辭。王甚悔。有陳買者。乃從爲之辭。而當時且有誘僇孟子勸齊伐燕者。齊人之
處。詐不情好。議論如此。初。孟子無意仕齊。有以訖命不可以請。然非有官守言責之得失也。齊人不
知。漫以磁甕之義屬之。而公孫丑亦以素餐爲疑。不知君子居而。爲功於君及子弟者甚大。即有故
而去。亦豈小丈夫之倖倖哉。孟子知難與有爲。不得已致爲臣而歸。王卒不改。猶欲以授室萬鍾。
餽金一百。爲虛拘貨取之計。齊人亦幸無益於留行者。及出畫而終不追。然後僅有歸志。此則愛
君澤民之深意。固非尹士所知。而傳子冕名實未加之謂。尤不識君子所爲矣。孟子在齊最久。先後
凡數歲。時年已六十內外。去齊之日。計自周以來七百餘歲。方孟子在齊。自王子以及卿大夫。皆
顯見顏色。承周旨。子叔驪膺寵任。尤以得見親比爲幸。然出弔于滕。齊少進見。欲一與言行事。雖
不可得。至公行之喪。朝士爭趨。孟子獨否。卒亦不能加惡焉。同寮則莊暴時子景子東郭公行。雖
曾往來。不必莫逆。至若不孝之匡章。獨與之遊。巨擘之仲子。則不之信。則更有察之衆好聚惡者。
初至日少。繼至日多。初至爲大夫。繼至加卿相。七篇中紀齊事者凡四十六章。稱宣王者十四章。
亦可見其久居於齊也。毛詩小雅角弓。綽綽有裕傳云。綽綽。寬也。禮記表記引此詩注云。綽綽。寬
裕貌也。周易蠱六四。裕父之蠱。釋文引馬注云。裕。寬也。禮記表記引此詩注云。綽綽。寬
皆寬也。閔監毛三本作豈不綽綽舒緩有餘裕乎。舒緩亦寬也。是綽綽。章指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是以減
武仲兩行而不息。段干木偃蹇而式閭。公二十二年左傳云。武仲如晉。遇御叔。御叔在其邑。襄
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聖爲。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注
云。言御叔不任使四方。此引以爲執職者劣證也。武仲有官守。當使四方。故雖遇御不敢止息。所
以爲劣。廣雅釋言云。勞。鄙也。猶云食肉有鄙也。○段干木偃蹇而式閭。○正義曰。呂氏春秋魯
師篇云。段干木。晉國之大師也。學於子夏。高誘注云。翹。僂人也。期賢篇云。魏文侯過段干木
之閭而執之。其僕曰。君胡爲執。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執。且吾聞
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
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與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我百金而時往館之。於是
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我百金而時往館之。於是
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我百金而時往館之。於是
總。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
乃拔兵。不致攻之。高誘注云。閭。里也。賦。伏賦也。又顧說篇云。田贊辯說以服荆。比之偃息。故曰未知。
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注云。段干木偃息以安鄉。田贊辯說以服荆。比之偃息。故曰未知。
淮南子修務訓云。段干木。閭門不出以安秦魏。所述事與呂氏春秋期賢篇同。文選班孟堅幽通賦云。
木偃息以著魏令。左太仲魏都賦云。閉居隘巷。室虛心遠。富仁寵義。職競弗羣。千乘爲之載盧。
諸侯爲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又詠史詩云。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趙氏云。偃蹇即偃
息也。引此以爲藉道者優之證也。謂段干木無官守之職。故優裕而閉居偃息於隘巷之閒。致魏文侯過而執之也。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爲輔行。王驪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孟子嘗爲齊卿。出弔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蓋之大夫王驪爲輔行。輔副使也。王驪齊之諂人。有寵於王。後爲右師。孟子不悅其爲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相比也。注孟子至滕君。○正義曰。告子下篇傳子髡曰。夫子在三卿之中。是孟子嘗爲齊卿也。闕氏遺衰爲原大夫。於時先軫亦番原軫。子趙同爲原同。於時先穀亦番原穀。唐孔氏云。蓋分原邑春秋食之。僖二十五年狐德爲溫大夫。文六年陽處父至自溫。故成十一年劉子單子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亦共食一邑者。因語蓋一也。以半爲王朝之下邑。王驪治之。以半爲卿族之私邑。陳氏世有之。按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蓋。本注云。臨樂于山。涑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涑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涑。卽此蓋也。毛氏奇齡改錯云。明稱齊卿。且云位不小。古侯國卿。有左師右師。故趙有左師。師龍。宋有右師。華元。皆是正卿。驪是右師。侯國上卿。多以邑冠。如楚司馬沈氏。以食葉名葉公。晉卿趙氏。以守原名原大夫。不止邑宰專稱也。趙氏謂右師在後。總疑右師必不當與蓋大夫作同時稱耳。宋向戌以左師而食采於合。春秋傳名合左師。則此蓋大夫。卽直云蓋爲原大夫。二十七年傳。命衰爲卿。則當其守原之日。未爲卿也。楚僭號。縣尹俱稱公。如申公鄫公白公之類。皆邑大夫。惟葉公嘗爲令尹司馬。以老於葉。故始終稱葉公。此固不可爲例者。王驪爲蓋大夫。猶距心爲平陸大夫。陳轅緩爲犀郈。引徐伯聚云。經文明言孟子爲卿。驪爲大夫。則公孫丑所言之卿。蓋孟子也。按此說是也。趙氏言王以蓋邑之大夫王驪爲輔行。諸是副使。是時孟子以爲正使。驪以大夫爲副之。副使原不必攝卿。且卿途可與言。大夫途不可與言乎。惟是時孟子以卿爲正使。驪以大夫爲副使。凡一切使事。驪宜聽命於孟子。乃驪則自專而行。此丑所以問也。言夫子以驪爲正使。位不爲小。何得聽其自專而不與言。故孟子所答云云。趙氏於齊卿之位二句不往者。正以此卿位。卽孟子爲卿之卿。不必更注。而下面言驪專知自善。則孟子之不與言。正非徒以不悅其爲人而不與相比而已也。出弔於滕。趙氏云。出弔滕君。按驪定公疑。孟子時居卿。非此爲齊卿時也。季本孟子事蹟圖繪云。其與王驪使滕。爲文公之喪也。非大國之君。無貴卿及介往弔之禮。此固重文公之賢而隆其數。亦孟子欲親往弔以盡存後始終之大禮也。事雖無據。可存以備參考。或謂卽驪定公之喪。則誤矣。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之言行事。何也。國丑怪孟子不與驪議行事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國既已

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治行事，我將復何言哉？言其專知自善，不知諗於人也。注：既已至人也。○既見君子傳云。既，已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微子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史記宋世家作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洪範無有作好。呂氏春秋黃公篇作無或作好。高誘注云。或有也。小雅天保篇。無不爾或承。鄭箋云。或之言有也。此或謂有之證。程頤曲禮。若夫坐如尸。文云。言若欲爲丈夫也。檀弓云。夫獨賜也見我。釋文云。夫獨音扶。皇如字。禮丈夫即伯高。文云二夫人相爲服。注云。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昭公十年左傳云。喪夫人子力。注云。夫人謂子尾。又三十一年左傳云。則不能見夫人。己所說見夫人者有如何。注云。夫人謂子孫。此孟子釋王驪爲夫。趙氏以夫人解之。其義一也。驪原爲副使。而自專行事。孟子若與之言諒卓。則轉似爲驪所助。高亢。則又似忌其撓撓而爭之。故爲往反千里。一概以默而不言處之。既不啻彼司其職。我統其成。又不致以伺閤之嫌。陰成疑隙。孟子與權臣共事。所處如此。若驪果以孟子爲之主。事事請問而行。則孟子豈拒之不言乎。丑因驪自專行事。疑孟子嘗言。孟子因驪已自專行事。而以爲又何言。丑以孟子卿位不小於驪。疑孟子嘗言。孟子正以卿位不小於驪而不必言。至驪爲諸人。孟子不悅與此。丑所不知也。抑孟子徒以其諸人不悅與此而不言。則亦狹隘者所有。非大賢之學矣。章指。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王驪之擢。與孟子殊。君子處時。危行言遜。故不尤之。但不與言。至於公行之喪。以禮爲解也。○正義曰。○正義曰。道不同不相爲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皆論語文。闕本以道不合者不相與言。誤入注中。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廬。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諱。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圖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廬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木若以泰美然也。圖注：孟子至然也。○正義曰：顏氏炎武曰：「此改葬也。」禮：改葬經事畢而除之，故反於齊。而充虞乃得承間而問。若曰：奔喪而還，喪葬方畢，即出赴齊祔之葬地。而門人未得發言，可謂三年無君則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喪。何以教後世子哉？關氏辟之釋曰：京山郝氏解孟子爲行三年之喪云，或問孟子歸葬於魯，時未幾也。充虞治本。言前日耳。轉反於齊，豈不終喪而遂復爲齊卿乎？按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禮：凡會者以賜。則明日往拜。喪則孝子不忍遽死其親，故贈襚之賜。拜於葬後。孟子奉棺仕於齊，毋卒。王以賜禮舍棧位。及歸魯三月而葬，反於齊。拜君期也。其止於廬何也？禮：衰經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竟爲棧位。鄉國而哭。此哀禮也。故自魯越國至齊，止於廬位。成禮於廬。畢將遂反也。郝氏可爲精矣。少錯解止於廬句。廬：齊南邑。春秋桓三年，公會齊。

侯於墓。杜注云。歲今泰山縣。按縣故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北。汶水之北。去齊都臨淄向三百餘里。安有拜君賜於三百餘里之外者。且衰經不入公門。未聞不入國門也。為壇位而哭。乃出亡旅。非喪者所用。蓋孟子母歿於齊。及奉喪來歸。皆哀戚愈遠。無暇可語。惟至往齊拜賜。舍於館。始得以一論丘事耳。又曰。或問子以孟子奉母仕於齊。亦有獨乎。余曰。徵之劉向列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撻檀而歎。孟母見之反云。則知母蓋同在齊。喪復至齊而為葬。則知母即歿於齊也。然則既歿而葬。宜終喪於家。易為而遠反於齊。余曰。此蓋終三年喪復至齊而為葬。則知母即歿於齊也。何以為前日解。余曰。孟子之書。有以昔與今對言。昔似在所遠。而亦有指昨日者。昔者辭以疾是也。以前日與今日對言。前日似在所近。而亦有指最遠者。前日顯見而不可得是也。夫孟子久於齊而後去。去齊之日。上溯其未葬齊之日。猶目之為前日。安在僅三年者而不可以目前日耶。或訝曰。齊虞蓄一疑於心。至三年始發之與。余曰。此尤足見孟門弟子之好問也。陳臻從於齊於宋於薛辭受之後而問。屋廬子從居鄉處平陸以至見季任不見儲子之後而問。其事之相距。誠非止一二年。而歷歷記憶。反覆以究其師之用心者。猶一日也。夫充虞亦猶是耳。且尤可證者。孝子之喪親。言不文。用櫛絕。曰。歿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噪噪。然則孟子反噪噪邪。故充虞問答。斷自於免喪之後者。為得其實。毛氏奇齡經問云。孔子要經而赴季氏之喪。孟子甫葬即來齊。聖賢行事。有不可以憑臆斷者。先仲氏嘗謂自齊葬魯。則必喪在齊而葬於魯者。若母喪在魯。則其文當云孟子自齊奔喪於魯。戰國諸士。多家於寄。以孟母蔡婦。孟子孤兒。則出必借出。處必借處。未有拋母居魯而可獨身仕齊者。故列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孟母見之。是孟母與孟子同在齊國有明據矣。特以墳墓在魯。不得不至魯合葬。而究之魯無家而齊有家。故記曰。反於齊。反者。反哭之反也。且本文序事原有文法。其云自齊者。謂葬自齊也。非謂孟子自齊還魯也。若謂孟子自齊還魯。則葬魯三月。未有甫還魯即葬者。亦未有在齊聞赴。至三月而始還葬於魯者。是必斂尸殯堂。歿材井梓諸節。行之在齊。至三月而歸葬於魯。故甫葬而即反齊。以亡者隨歿向在齊也。近儒聞解邱云。葬魯三月。當是終三年喪後復至齊為葬云云。吾仍以孟子本文解之。其曰止廬而充虞問者。謂充虞之問在止廬時也。然則何故止廬。以反於齊。何以反於齊。以葬於魯也。然則此止廬接葬魯時矣。若在三年後。則直以充虞問曰記作起句。與陳臻問曰正等。何必序自齊反齊前來歷乎。且充虞明曰既虞不敢請。今願有請。兩語相接。正頂蹀躞字。謂大斂時也。三年後不遽久矣。其所以不敢請者。以三年不言。故初非以三年嚴故。何必又接此句。若以孝子喪親言不文。三年之喪言而不語為據。則居喪不言不對之說。言人殊。孝經云。言不文。謂不飾詭詞耳。非不言也。若曲禮居喪不言樂。第不言作樂之事。而他事皆可言。雖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則他事自可言而不得告語。可對人之問而不得問人。非謂言事與答問皆當絕也。至問傳與喪服四制。皆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此則又稍刻者。然孟子齊衰。亦向在對之列。雖在他事向可對。而况祇問喪。而三年之問。竟不置對。並無此禮。况人第知居喪不言。而不知居喪則必言。喪事重大。正須言說。端緒以

往。變化自其理也。注中古至理也。○正義曰。周易繫辭傳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瓦棺注云。始不用薪也。又云。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槨。注云。有虞氏上陶。火熟曰槨。燒土治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槨大也。以木爲之。言槨大於棺也。殷人上梓。謂之槨衣也。然則棺始於唐虞。而槨始於殷人。殷雖備棺槨。尙無尺寸之度。是古者指殷以前。而周乃有尺寸。是中古指周公制棺以來也。孔氏廣雅經義云。中古尙指周公以前。周公制棺。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等。故喪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夫子制於中都。亦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是庶人不得棺槨同七寸矣。易繫辭。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大抵通言黃帝堯舜。墨子儒主節葬之說。然已云再有棺槨三寸。則木槨代瓦。不始於殷。而檀弓特舉殷人棺槨。似殷正始定棺槨尺寸之度者也。孟子多言殷法。分田則取助不取徹。分國則言三等不檀弓云。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棺槨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注云。藏公三重。言五等。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孟子學長春秋。每於此見之。趙氏云。重累之數。牆裏之飾者。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爲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此爲一重。棺槨所謂梓棺也。梓棺所謂牆裏與大棺。喪大記於天子言屬六寸。梓四寸。上大夫屬六寸。此爲一重。棺槨所用地。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設。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梓。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禮記云。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襲。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梓。一重也。士無屬。注云。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土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棺二。加抗席三。加茵用說布。緇剪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土之禮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正義引皇氏云。下棺之後。先加折於墳上。以承抗席。折。猶廢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棺者三。橫者五。無費。於上加抗木。抗木之上加抗席三。此爲一重。如是者五。則爲五重。然則棺有重數在棺內。梓有重數在棺外。所謂重累之數也。周禮天官。縫人掌王宮之縫領之事。縫棺師焉。衣嬰柳之材。注云。孝子既歛。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行之。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喪大記所云諸侯禮也。禮器曰。天子八襲。儀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繡數皆五列。又有龍襲二。其說皆加壁。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喪大記云。飾棺。君龍惟三池。振容。繡荒。火三列。繡三列。素錦褚。加錦荒。繡經六。齊。五采五貝。繡襲二。徽襲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龍戴三貝。繡襲二。畫襲二。皆戴綵。魚躍拂池。火三列。繡三列。素錦褚。繡經二。元紐二。齊三采。紵。繡經二。繡紐二。齊三采一貝。畫襲二。皆戴綵。魚躍拂池。火三列。繡三列。素錦褚。繡經二。元紐二。齊三采。以尊道路及墳中。不欲衆題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棺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繡荒。緣邊爲繡文。畫荒。緣邊爲雲氣。火數爲列於其中耳。猶當爲帷。大夫以上有棺。以繡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帶連帷荒者也。他如竹爲之。如小事等。

衣以青布。柳象宮室懸於荒之瓜瓞。若承留然。云君大夫以銅爲氣。懸於池下。揄。揄羅也。青
費五色。畫之於紵。繪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地。離記云。大夫不揄紵。
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土則去魚。齊象車蓋。裝經合雜采爲之。形如瓜分然。綴貝絳其上及旁。
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柩材使相值。因而特前後披也。儀禮要以木爲棺。廣三尺。高二尺四
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
壙中。樹弓曰。周人雖置雲。是也。綠當爲緣。讀如冠裝之裝。蓋五采羽注於髮首也。此所謂藉置
襲之飾也。孝子更去辟世。辟世猶歿世也。父死子繼曰世。終已之身。不可使父母棺。此所謂藉置
梓腐朽。已身後以往。其腐朽原不能免。但及人子之身不腐朽。爲盡人心所不忍也。不得不可

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國悅

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求。不

可稱貧而爲悅也。禮得用之。財足備之。古人皆用之。我何爲獨不然。如是也。國不得至不孝。○正義曰。禮氏

論喪禮曰。吾聞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無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孟子此言。乃即

受之於子思者。得之爲。論云有其禮。禮記檀弓上云。不仁而不可爲也。注云。爲。猶行也。方言

云。用。行也。爲。用也。皆訓行。故荀子富國篇云。仁人之用國。注云。用。爲也。郊特牲云。以

爲稷牛。注云。爲。用也。禮氏云。禮得用之。解得之爲句。財足備之。解有財句。以用釋爲。以

足備釋有也。大傳云。其義然也。注云。然。如是也。淮南子主術訓云。治國則不然。高誘注云。與鄭

氏高氏同。閻監毛二本作不然者。不如是也。意亦同。王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爲。猶與也。

管子戒篇。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云。爲。猶與也。孟子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與有財也。

○注喪事不外求。○正義曰。禮公三年公羊傳云。武氏子來求。何以書。譏。何譏。喪事無

求。求。非禮也。注云。禮本爲有財者制。有則送之。無則制哀而已。不當求。求則主傷孝子之

心。即禮氏不外求之說也。莊公二十八年穀梁傳云。古者棺什一。豐年。且比化者。無使土親

膚。於人心獨無快乎。國快也。棺槨敦厚。比親體之變化。且無令土親肌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

無所恨乎。國注快快至恨乎。○正義曰。方言云。遲曉快苦。快也。自關而東。或曰曉。或曰遲。紅

方言疏證云。孟子於人心獨無快乎。禮氏云。快。快也。義本此。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

化。變也。淮南子精神訓云。故形有厚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隨化。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化者復

屬於無形也。高誘注云。化。猶死也。不化者精神。化者形骸。死者形爲灰土。爲日化也。說文肉部云。肌。肉也。廣雅釋詁云。膚。肉也。劉熙釋名釋形體云。體。第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次第也。是膚即肌。肌膚即體。比。猶至也。親。近也。棺槨不厚。則木先腐。肌膚尙存。必與土近。惟棺槨敦厚。則肌膚先木而化。故至肌膚不存。而木猶足以護之。不使近於土。化。雖有死訓。而不言死言化者。以形體變化言也。成公二年左傳。誠宣叔言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往云。逞。解也。亦本方言逞之訓爲快。亦爲解按之訓爲快。卽爲逞。獨無快乎。猶云乃可以逞。知齊楚之同我而有以備之。則難可解免。知親體之將親於土而先厚其棺槨以護之。則恨。吾聞之也。君子不可解免。倘無財不可以厚。則一思及泉壤之間。終身大恨。何日解乎。

以天下儉其親。我聞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得用之物儉約於其親。言事親竭其力者也。章指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禮。可謂孝矣。論語至孝矣。○正義曰。生事之以禮。死學而篇第一。闕壁毛三本以此屬入注中。見爲政篇第二。可謂孝矣。見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闕沈同。齊大臣。自以其私情問。非王命也。故曰私。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曰。可者。以子噲不以天子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子之亦不受天子之命而私受國於子噲。故曰其罪可伐。闕沈同。至子噲。○正義曰。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蘇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蘇代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願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此燕王子噲讓國與其相子之之事也。史記此文全本以國策燕策。明云。齊宣王復用蘇代。與策同也。燕世家則改云。諸將謂齊宣王曰。破燕必矣。孟子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不可失也。○劉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史記與孟子不同者。惟伐燕一事。史記以爲僈王。孟子以爲宣王。然說史記燕世家載僈初立。有齊宣王復用蘇代之文。是噲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表異。六國表燕王噲五年乙巳。讓國於子之。當僈王八年。七年丁未。噲及子之死。當僈王十年。後年已酉。燕立太子平。是爲昭王。當僈王十二年。若移此五年事置於宣王八年丙戌後。丁酉前。

以合孟子齊之歲月。則戰國策載諸子言宣王宣王宣王。而僑子正爲相者也。王命章子隆五都兵以伐燕。而章子正與薛者也。王氏想就白田註著孟子敘說者云。這錯按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也。又三年。慎觀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之事也。於是上增齊威王之十年。下僭僭王之十年。以始伐燕之歲。其增僭皆未有據。而又以伐燕爲宣王時。燕人神爲僭王時。與孟子亦不合。齊僭王初年。僭於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自治其國者。亦必有異矣。末年僭篡。以至於敗亡。此時唐元宗秦苻堅之比。元宗開元之治。幾於貞觀。苻堅始用王猛。有天下大半。其初蓋以不謂之賢君哉。故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語其實。而僭王之好色好貨好樂好勇。卒不能以自君哉。末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乃改僭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蓋未識此意。今以宣王爲僭王。則處處相合。而通鑑之失。亦可置而不論矣。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事齊宣王始末。本書甚明。自史記誤以伐燕一事繫之僭王有天下。已八百有九年。可云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乎。古史直云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襄。又事齊王。黃氏曰抄據史記伐燕有二事。一爲宣王。即梁惠王僭所載。一爲僭王。即公孫丑僭所載。時僭王尚在。故不稱諡。止稱齊王。皆泥史記而變亂孟子之證歷者也。史記於攻伐靡不詳記。獨齊之伐燕。世家年表俱絕不道一字。惟燕表書君噲及相子之皆死。其年當僭王十年耳。然亦不言爲齊所破。至燕世家本極略略。如惠侯以下皆失名。又不言屬桓桓二公。爲他書所無。而伐燕事則擧諸國策之文。云易王初立。齊宣因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使復歸。又云噲既立。齊人殺蘇秦。齊宣王復用蘇代。夫復用蘇代者爲齊宣王。則噲立秦死。俱不在僭王初明矣。而其下又言僭王齊何也。且秦惠王十一年。燕王噲其臣子之。擧表是年子之死。是數僭二年。趙世家武靈王十年。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君反爲臣。擧表在十二年。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爲燕王。使樂地送之。是較早二年。而立噲即在明年。則燕之辟齊。亦不待二年矣。孟在一書而前後背馳若此。試以國策考之。燕策燕王噲既立篇。其用蘇代。及僑子勸齊王伐燕。孟則謂齊王等語。俱明指宣王。以國策考之。策乃取其文而改僑子爲諸將。於宣王之字一改爲僭王。以曲護年表之失。一改爲齊王。以影附孟子之書。飲其當從策而棄世家。不待智者伏矣。又其前蘇秦死一篇。載蘇代見燕王噲曰。臣聞王屋處不安。飲食不甘。思報齊有之乎。王曰。我有深意積怒於齊。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韓國也。寡人之辭。報也。代又言齊王。長主也。南攻楚。西攻秦。又舉五王乘之。戰宋云云。大事記謂此說昭王之辭。策誤爲噲。是也。然則齊王決非僭王。何也。僭王即位未久。其對齊魏韓。自言寡人少殆。不知此何得遠稱長主。其所稱秦宋者。擧宋策。康王前兩言齊攻宋。又言拔宋五城。即其事也。如依田完世家。以僭王三十八年滅宋事當之。則燕昭王已立二十六六年。與欲報二年更不合。則知是時宣王尚在也。宣王年老。故稱長主也。齊策曰。張儀以秦雞伐韓。齊王將救之。田更臣曰。王之謀過矣。子噲與子之國。百姓勿戴。諸侯勿與。秦伐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賜我也。齊因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所謂三十日舉燕者。非即孟子稱五旬而舉者乎。策係之閔王即僭王固誤。史則刪却子

增句。縣擊其詞。雖入邯鄲之難南梁之難二管。繫之桓公五年。又繫之威王二十六年。又繫之宣王二十二年。文雖三見。終不及伐燕。子喻一語。大可怪也。按田臣思家隨謂即田忌。史謂其與鄒忌不善。亡之楚。宣王召而復之。其說王伐燕爲宣王甚明。又趙策武靈王首嘗云。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王從之。楚魏憎之。令淳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武靈元年。史表當齊宣王十八年。策係於首。則知破燕在其前矣。魏策襄王記云。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據史儀相魏。在襄十三年。張儀傳魏入上郡少梁於秦。又在其前數年。則知敗魏伐齊之事。必在相秦惠王時。約其年亦宣王時也。夫史之蹟駁既如彼。策之明白又如此。伐燕之斷非湣王十年。而在宣王三十年內外。約然無疑矣。至謂伐燕前事。卽梁惠王篇所載。尤非。夫易王初立。何至虐民而謀置君。乘喪伐人。豈得云拯之水火。取僅十城。旋因蘇秦之說歸之。何云倍地。且欲出令反旌促止重器也。若以稱訟與否爲斷。則莊暴卒終篇不見孟字。將亦謂之僭王邪。林希元四書存疑云。宣王會以取燕間。不用孟子言而致燕畔。此所以擯於孟子也。若僭王何僭之有。不曰宣王而曰王。亦偶然致辭不同耳。〇往沈同齊大夫。〇正義曰。沈同無考。知爲齊大夫者。以下云彼然而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侯之。則同必齊王左右之臣。能主軍國大事。是大臣也。

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〇子謂沈同也。孟子設此以譬燕王之罪。〇有仕於此。〇正義曰。論衡刺孟篇述此文仕作氏。考異云。禮記曲禮士載言往云。士或爲仕。周禮職師以宅田士田買田任近郊之地。往云。士或爲仕。後漢書陸壹傳。昔人或退士而無從。往以恩士爲孟軻。蓋亦以士讀仕。仕與士古多通用。不

必定傳寫差也。〇夫士也。〇正義曰。夫士猶言夫人。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夫猶此也。禮記檀弓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鄭注曰。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僖三十年左傳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成十六年曰。夫二人也。魯國社稷之臣也。襄二十六年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猶然如此之人也。魯語曰。聽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論語先進篇曰。夫人不言。言必無中。孟子公孫丑篇曰。夫士也。齊人伐燕。〇沈同以孟子言可。因歸勸其王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〇有人問孟子勸齊王伐燕有之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〇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問可伐乎。吾曰。可。彼然而伐之。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〇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爲天吏

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使。謂王有得天意者也。彼不復問孰可。便自往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圖今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爲士官主獄。則可以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今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爲當勸齊伐燕乎。圖往問此人可殺否。○正義曰。問人可殺。不得應之曰可。誰我何爲當勸齊伐燕乎。○正義曰。國語晉語云。非德不當。雖往云。當。猶往也。謂沈同等勸王伐燕。何爲以我爲任此勸齊伐燕之事乎。文選甘泉賦注引鄭氏注云。當。猶往也。意亦與任同。論衡刺孟云。夫或問孟子勸王伐燕。不諒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雖於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爲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其極所致之禍。見彼之問。則知其措辭所欲之矣。按燕增之事。君臣易位。其亂極矣。觀燕民餓殍盈道。以迎齊師。則燕民望救如望雲霓矣。一齊師既出。未必然其拯救之心。將有如歸子之破燕必矣。田臣思云。天以燕賜我者。則自有人。萬倡謀有在。形迹已著。分辦未能。迨至沈同私問。未必然陰承王旨。將假大賢一語。以爲蔽克借端。斯時孟子豈不知之。阻之非拯亂之心。諱之失進言之體。第以可應之。言子增子之當伐。誠立言之人。自是匡章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雖傷武之舉。誠未過此。所謂齊人伐燕勝之也。是時宣王以齊師之出。咄由孟子。故實之以諸臣之議。告之以天與之機。孟子是時慨然陳文王武王之事。戒之以益深益燕之虞。是即明告以天吏之爲。與所以可伐之故。使宣王是時驟而從之。則以德行仁之道。於齊見之。而勸齊伐燕之策。孟子亦何不可當之乎。乃廢毀器遷。諸侯兵動。王又召焉。孟子是時燕燕。爲之置君。則仍天吏之所爲也。乃至王怒不悟。而諸侯之謀定。燕人立太子平。此王所以愬也。而時人不俟。仍以勸伐之謀。惟孟子嘗之。此孟子所以以天吏明之。而以爲燕伐燕也。蓋沈同之私問。在未伐燕之先。斯時誠無容阻而絕之。既兩對宣王之問。則燕所以可伐。所以須爲天吏。非燕伐燕也。可勸也。既取燕。則水益深也。火益熱也。是乃燕伐燕也。不可勸也。至于以燕伐燕。而以勸齊疑孟子。孟子所不對矣。梁惠王篇所載。皆對齊臣之言。故與景丑氏孔距心堪龍王驪等相次。其互見之旨。思之自

著。孟子兩對宣王。皆明燕雖可伐。須爲天吏之說。豈必沈同私問之時不爾。而預刺刺言之乎。王充淺學。詎足知大賢哉。章指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道之正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正義曰。見論語季氏篇第十六。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燕人畔。不肯歸齊。齊王聞孟子與沈同言。爲未勸王。今竟不能有燕。故慙之。注燕人至慙之。○正義曰。宣王欲取燕。孟子告以置君。及燕人立公子平。則燕人自立皆宣王事。至燕昭王用樂毅下齊城。乃落王事耳。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

惡。是何言也。陳賈。齊大夫也。問王曰。自視何如周公仁智乎。欲爲王解孟子意。故曰。王無患焉。王歎曰。是何言。言周公何可及也。注。陳賈齊大夫。○正義曰。國策秦策。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在孟子之篇也。總彪注云。高誘。妄人也。此策以姚賈爲陳賈。初不考其歲月。賈乃與李斯同時。安得見於孟子之書。魏策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總彪注云。按此姚賈與始皇所問之人。相去八十餘年。高誘欲以爲陳賈。若此人者可也。蓋陳舜後得爲姚姓。而孟子與秦武魏哀時。猶得相及。獨以毀譽非相毀之人爲此人。則年時相絕太遠矣。按高誘嘗注孟子。其以陳賈即秦臣姚賈。當時必有書可證。趙策又有姚賈。趙使約韓魏。茅舉以爲趙之忠臣。吳師道以爲時不可考。顧韓非以賈爲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而不言其仕齊。此陳賈爲齊王說。則齊臣也。趙氏注孟子。訓詁多與高氏同。而此但云齊大夫。其言慎矣。

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賈欲以此說孟子也。注賈欲以此說孟子也。○正義曰。詩衛風。氓猶可說也。淮南子道應訓。以說於衆。高誘注皆云。說。解也。故以說釋解。

問曰。周公何人也。賈問之也。曰。古聖人也。孟子曰。周公。古之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賈問有之否乎。曰。然。孟子曰。如是也。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賈問之也。曰。不知也。孟子曰。周公不知其將畔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過。謬

其

也。賈曰：聖人且猶有謬誤。注：過謬至謬誤。○正義曰：國策素策云：王之將天下過矣。高曰：周公

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注：孟子以為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不必知其將畔。周

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親之恩也。周公於此過謬，不亦宜乎？注：正義曰：周書金縢

云：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某氏傳云：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詖周

公。孔氏正義云：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為周公之兄。孔氏不用孟子之說或

可。孔氏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違也。乃下公將不利於孺子傳云：三叔以周公大攝。有次立

之勢。然則孔氏自以周公為武王弟。管叔為周公弟。乃為有次立之勢。其弟管叔。承周公大攝。有次立

自指為周公弟。非承上為武王弟也。蓋漢時原有二說。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長子

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此以管叔為周公之兄也。列女傳母儀篇云：太

姬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白虎通姓名篇：文王十子引詩傳云：伯邑

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此以周公為管叔之兄也。盧氏文昭校白虎通引孫侍御云：此所引詩

傳。疑出韓詩內傳。以周公為管叔之兄。與趙岐注孟子合。按白虎通諫伐篇云：尚書曰：肆股誅以

爾東征。誅弟也。又云：誅以爾東征。誅殺南也。誅弟正指管蔡。不可以蔡統管。若管是周公兄

則宜以管統蔡云。諫兄今云誅弟。則管蔡皆周公弟也。高誘注淮南子犯論訓云：管叔。周公兄也。

此用史記注。呂氏春秋開春篇云：管叔。周公弟。又注蔡微篇云：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兄

也。誘亦管注孟子者也。後漢書樊豐傳：僞云：周公諫弟。注云：周公之弟。管蔡二叔。疏言於國。

又張衡傳：元賦云：且獲歸於羣弟。今。啓金縢而乃信。注云：成王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

謗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誅二叔。魏志卞承叔司馬師表云：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

公諫弟。穉康管蔡論云：按記管蔡流言。厥戾東都。周公征討。誅凶逆。頑惡顯著。流名千里。且

明父聖兄。曾不娶凶惡於幼穉。竟無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亂殷之弊民。下云：文王列而顯之。發且

此論正本孟子發之。而以文武周公為管蔡之父兄。與趙氏同。李商隱雜記云：周公去弟。此皆以周

公為兄者。毛氏奇齡四書臆言云：予嘗以此質之仲兄及張南士。亦云此事有可疑者三。周公稱公

事已露而私之也。周公使管叔監殷。是事未形而私之也。周公之爲不知而使不待言。然自陳賈言之。以爲不智。何說之辭。自孟子言之。則曰周公亦也。管叔兄也。故私其兄而不愛之。此乃天理人情之念者。則無疑於兄弟之理。故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惟孟子爲能拿道聖人。天下無於兄弟而動畔之念者。則無疑於兄弟之理之人也。一切不仁不智。皆以私心測聖人。而不知聖人之公。不過自遂其私而已。故可以使之使之。可。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國古之所謂君子。真聖人賢人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勅庶國。是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真君子也。順過飾非。就爲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欲以辭解之。闕注。乃誅至之也。○正義曰。尙書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毛詩正義引鄭氏注云。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三人。爲武庚監於殷國者也。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逸周書作維解云。武王克殷。立王子發。俾守商祀。發管叔於東。蔡叔霍叔於殷。俾監監臣。是管蔡霍爲三監之明文。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列子揚朱篇云。四國流言。周公居東三年。諒兄放弟。史記周本紀云。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謀武庚管叔。放蔡叔。此周公誅三監之事也。大誥云。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又云。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道播臣。是明叔庶國之事也。劉氏台拱周公居東誥云。武庚席勝國之餘業。地方千里。連大國以竊周室。而管蔡以骨肉至親。爲之陰伺虛實。相機舉事。表裏相濟。動出百全。然猶以周公之故。不敢遽發。故以流言之辭。爲反開之謀。意欲先陷周公。而後逞志於成王。詩曰。捫彼雨雪。先集爲霰。禍亂之萌。見於此矣。而周公於此。厥乃惇然而不察。坦然而無疑。引嫌畏罪。去不旋踵。以遠於敵人之術中。直至四國並起。猖獗中原。然後倉皇奔命。僥倖於一日之成功。則周公之智。何遠出管蔡下哉。論者曰。周公也。管叔兄也。豈忍料其將變哉。此以陷於使臣之時。則至言也。施之於流言之初起也。則妄說也。今有人。聞謗而不辨者。是君子也。無故加己以莫微之名。而安然不問。則冥頑不靈之人而已矣。況其爲反開之謀。觀德之辭。豈有安然受之。而不究所從來者乎。是故流言之初起也。周公萬萬不料其爲管蔡。而心識其爲商人之間已。則不敢以不察。察而得之。必且始而惑。中而疑。終則痛哭流涕。引以爲終身之大憾。此天理人情之至。以義推之而可見者也。而謂周公必當守不疑料之意以終身。則舜何以知象之將殺已哉。鵲鳴鵲鳴。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迨天之未陰雨。徵彼桑土。綢繆繭戶。成王二公。未始以爲憂。而周公獨諱之。此爲罪人斯得者也。鵲鳴取子。以喻管

蔡爲武庚之所脅從。恩斯勤斯。齊子之聞斯。所以未償其倡亂之罪。而不忍盡其辭。割親之債也。至於闕王業之艱難。懼覆亡之無日。清危辭憂。幾於大聲而泣呼。自書契以來。哀慟迫切。未有若此詩之甚者。而說者紛紜顛倒。致使周公救亂之志。闕而不章。豈不惜哉。按三監之建。在武王時。賈以爲周公使之。已非其實。至於東征破斧。零雨心悲。公自行其所當然。原非謂先此報使。爲斯故取之舉也。惟孟子不爲周公辨過。而轉爲周公任過。且謂其能改過。特以取燕之舉。過於前不能稱於後。假周公之事以脫齊耳。必謂諸三監作大誥。爲周公改過之徵。尙非孟子之惜矣。○往順過飾非。○正義曰。荀子成相。章指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也。○正義曰。小人之順非而諂。禮記王制云。順非而諂。荀子宥坐篇。孔子論少正卯。亦云。順非而諂。按釋即釋。謂順其非而爲之解釋。或云。謂諂。失之。

孟子致爲臣而歸。○辭齊卿而歸其室也。○正義曰。禮記王制云。七十致

王。○正義曰。致政以王事歸授之。宣公元年公羊傳云。退而致仕。○正義曰。致仕還祿位於君。然則致之義爲還。孟子爲卿於齊。是爲齊之臣也。致爲臣。是還此爲臣於齊。不爲其臣也。還

此爲臣於齊。即是辭齊卿也。○正義曰。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

謂未來仕齊也。遙聞孟子之賢。而不能得見之。得侍同朝。甚喜。○來就爲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也。

○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居言云。章句言來就爲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

之也。然則得侍同朝者謙辭。言與孟子得爲君臣而同朝也。甚喜。王自言甚喜也。俗談得侍絕句

者謬。按說文人部云。侍。承也。手部云。承。奉也。受也。惟孟子來就。齊王乃得承受之。與之

同朝。禮記喪大記云。大夫之喪。大胥侍之。○正義曰。受也。惟孟子來就。齊王乃得承受之。與之

齊。故云來就。○今又棄寡人而歸。○今致爲臣。棄寡人而歸也。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

不知可以繼今日之後。遂使寡人得相見否。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孟子對王言。不敢自請

耳。固心之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當自來謀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子

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齊臣也。

王欲於國中央爲孟子築室。使養教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中國者。使學者遠近鉤也。矜。敬也。式。法也。

予。

孟子正義

一七六

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敬法其道。盡何不也。謂時子何不為我言之於孟子。知肯就之否。正義曰。薛應旂人物考云。齊大夫時子。古今雖異。齊有賢人時子著書。見孟子新論。荀子大略篇云。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趙氏以中央解中國。謂中於國也。鈞。謂豎毛三本作均。均鈞字通。論語衛靈公篇云。君子矜而不爭。包氏注云。矜。莊也。呂氏春秋孝行篇云。居處不莊。高誘注云。莊。敬也。以此通之。是矜為敬也。式。法也。見周書說命解。禮記檀弓云。盡嘗問焉。論語公冶長篇云。盡各言爾志。注皆云。盡。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弟子陳臻。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孟子曰。如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乎。時子以我為欲富。故以祿誘我。我往者。饗十萬鍾之祿。以大道不行。故去耳。今更當受萬鍾。是為欲富乎。距時子之言也。注。孟子至言也。○正義曰。以如是釋然字。務側云。然。猶是也。常語也。廣雅。然。應也。禮記檀弓。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論語陽貨篇。然。有是言也。孟子公孫丑篇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此三然字。但為應詞而不訓為是。呂氏春秋忠廉篇。禮務本。適合。領大權。勳長利。求人等篇。高誘注皆云。惡。安也。惡與焉焉通。荀子多言案。即安也。漢書多言焉。即惡也。襄公二十九年公羊傳云。僚焉得為君乎。釋文焉宣亦自作惡。廣雅釋詁云。焉。安也。謂若據孟子生卒年月考云。或問於余曰。養弟子以萬鍾。齊所辭之數。非一歲有也。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然則區。一斗六升也。釜。一斗四升也。鍾。六石四斗也。萬鍾。則六萬四千石矣。十萬鍾。則六十四萬石矣。此豈齊卿一歲所能有哉。以孟子所云陳戴蓋殺萬鍾。戴為齊公族。殺所入如此。而孟子在三卿之中。使其殺同於陳戴。則仕齊當十年矣。倍於陳戴。則仕齊當五年矣。或曰。倍於陳戴。當亦不下六七年矣。夫燕喻讓國。君臣殺戮。太子復與。俱孟子仕齊所見聞者。則固已歷五年矣。又況於崇見王。喪母復歸。又必有一二年。故曰當不下六七年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引馮氏景少作論萬鍾云。六石四斗曰鍾。則六萬四千石。足以食其徒一萬八千餘人。蓋古量甚少。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六萬四千石。今猶得一萬二千八百石。乃數崇儒重道之風。雖戰國不替也。弟子為一國君臣之子弟。使孟子教養之。則讀養弟子三字為句屬上。爾雅釋詁云。季孫應也。廣雅釋言云。應。受也。毛詩周頌我應受之。當受即應受也。故以當釋受。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

世緣此遂征商人。孟子言我苟貪萬鍾，不恥屈道，亦與此賤丈夫何異也。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市之賦也。

關古之至無者。○正義曰。易繫辭傳云。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交易。卽以所有易所無。彼此各有所有。各有所無。一交易而無者皆有。故各得其所。虞書皋陶謨云。賈還無化居。史記夏本紀云。食少。謂有餘補不足。徙居是也。周氏廣業德文考云。古之爲市也。石經宋本同。白帖引作者。翟氏瀾考異云。古之爲市者。宋宋石經者俱作也。張南軒本孟子集疏本。亦俱作也。文選魏都賦注引作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古之爲市也。石經關隘毛三本韓本同。孔本也作者。○注。古者至稅也。○正義曰。周禮地官。有司市。賈人。廛人。胥師。買師。司筦。司筦。皆市官。司市以賈制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而人去盜。凡市入。胥執數度守門。市之羣吏。平糴展成貨賈。上廛于賈次以令市。市師惟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惟于分次。而聽小治小訟。此有司治爭訟也。廛人掌斂布。絀布。總布。賈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是周時有征稅。不在稅是周公以前也。詳見上篇音義出龍斷云。丁布。案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胥須之類也。張云。斷如字。或讀如斷割之斷。非也。陸云。龍斷。謂岡壘斷而高者。如陸之釋。則龍音壘。又出操字。云丁云。廣雅音課。開元字音唄。翟氏瀾考異云。列子湯問篇。說愚公移山事。云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可爲陸晉經說龍斷之確證。說文買字下引下文直作登壘斷。三家之釋。要惟陸氏爲長。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買。市也。从岡貝。孟曰。登壘斷而岡市利。此引以證從岡貝之意也。壘。孟子作龍。丁公著讀爲隆。陸晉經乃讀爲壘。謂岡壘斷而高者。按趙注釋爲塚斷而高者也。壘。壘也。高誘云。楚人謂壘爲塚。趙本蓋作壘斷。危。壘聲之貌。壘。壘不到。地勢略高之處也。古書九龍二字多相亂。許書亦嘗作壘斷。錢人以陸晉經說改爲壘耳。方言云。占。猶瞻也。毛詩邶風。瞻望弗及。此以占釋望。占望卽瞻望也。岡。說文作岡。重文岡。今作網。毛詩王風。雉離于經。傳云。鳥網曰羅。章指。言是岡市利。爲岡羅而取利也。翟氏瀾考異云。從而謝焉。注云。從。猶就也。故以就釋從。章指。言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爲利回。創業可繼。是以君子以龍斷之人爲惡戒也。隨道之不行。命也。○正義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正義曰。昭公二十年左傳云。不爲利疚於回。注云。疚。病也。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是病身於邪。又三十一年左傳云。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注云。回。正心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圖晝。齊西南近邑也。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地而宿也。齊人之知孟子者。追送見之。欲爲王留孟子之行。○正義曰。關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關氏致爲臣章於燕韓王獻之後。蓋君臣之隙既開。有不

可以復合者矣。故孟子決然請去。釋地又續云。當日爲王留行者。豈有不屈姓名之理。爲某人可時。作七篇時。發從而鳴之。○注。書齊至宿也。○正義曰。周密齊東野語云。高郵黃彥利謂孟子去齊宿。宿。讀如晝夜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晝邑注云。齊西南近邑。音樓。故孟子三宿而出。時人以爲晝也。毛氏奇齡經問云。齊固有晝邑。然焉知無晝邑。趙岐云。晝。齊西南近邑。是明有晝邑矣。且趙岐注孟子。正在齊郡。其地有晝邑。城在臨淄縣西南。相傳孟子出宿處。故鑿然往此。此真身歷其地。見之真故言之確者。若晝邑在臨淄西北三十里。即戟里城。戰國燕破齊時。將封王燭以萬家。卽此地。是燕從西北至齊。當是晝邑。孟子從西南至臨。當是晝邑。一南一北。字形雖相。地勢無可混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宿於晝。各本同。孔本韓本晝作晝。注同。按此當是採用舊說。廣韻四十九皆晝字下云。又姓。晝邑大夫之後。因氏焉。出風俗通。孟子晝字。不當改爲晝字。接史記田單列傳。燕之初入齊。聞晝邑人王蠋賢。集解引劉熙云。齊西南近邑。晝音獲。此劉熙云注。蓋卽其孟子注。裴駰引以爲晝邑之注。則是熙所見孟子本。固作晝字邪。

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劉案危坐而言。留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應答。因隱倚其几而臥也。○注。客危至而臥。○正義曰。劉熙釋名釋姿容云。跪。危也。兩膝坐而遷之。孔氏正義云。坐亦跪也。坐通名跪。跪名不遷坐。趙氏以危坐解坐字。謂此坐爲跪也。白虎通衣裳篇云。衣者。隱也。說文衣部云。衣。依也。受部云。雲所依據也。雪卽隱。毛詩商頌。依我聲聲。傳云。依。倚也。隱。依倚三字義同。故以倚釋隱。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臥。伏也。以人臣。取其伏也。伏。大徐作伏。誤。臥與寢異。寢於牀。論語寢不尸是也。臥於几。孟子隱几而臥是也。臥於几。故曰伏。統言之。則不別。故山部云。寢者。臥也。曲禮云。寢毋伏。則謂寢於牀者。毋得僣伏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齊敬。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夫子慢我不受我言。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注。齊敬至我言。○正義曰。孔氏本作齋。經典通作齊。毛詩召南。有齊季女傳云。齊。敬也。是齊爲敬也。禮記禮器云。三日宿。注云。宿。致齊也。趙氏釋爲素者。宿素一聲之轉。小爾雅廣詁云。宿。久也。漢書霍去病傳注云。宿。舊也。桓公元年公羊傳注云。宿。先誠之辭。論語子路無宿諾。注云。宿。預也。後漢書呂布傳注云。素。舊也。禮記喪大記正義引皇氏云。素。先也。文選關中詩注引國語賈逵注云。素。預也。是宿素二字之義。本得相通。素持敬心。謂預持敬心也。亦久持敬心也。周禮地官鄠長。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注云。聽之。受之而行也。國策秦策云。則王勿聽其事。注云。聽。從也。受也。受也。隱几而臥。禮記樂記云。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是臥爲倦怠。心愛之故不能。心厭之故臥。說文心部云。慢。惰也。惰。猶倦也。是倦怠疏慢之也。不聽。是不受其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二宿而後出，豈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國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祿也。尹士與論者言之。云：孟子不知，則爲求祿。濡滯，猶稽也。既去，近留於晝三日，怪其猶久。故云：士於此事不悅也。爾雅釋言文：『俾，後不能用。』孟子去齊，尹士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祿也。此亦以發代傳。』說文永部云：『傳，光偶也。干，求人君光寵，以得祿位。故干，傳亦即干祿也。』阮氏元校勘記云：『濡滯，淹久也。』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作猶稽也。』考文古本作猶稽也。考文一本作姑留。按史記平準書集解引李奇云：『稽，貯滯也。』韓本作執稽也。考文古云：『稽，留止也。』从禾从尤，皆聲。淮南子時訓訓云：『流而不滯，高誘注云：『滯，止也。』楚辭涉江篇云：『淹回水而凝流。』注云：『滯，留也。』韓與稽義同。『流而不滯，高誘注云：『滯，止也。』楚辭涉江篇均表。同列十五部。孔氏廣森詩聲類：『大脂十二齊五十二霽同屬陰聲。脂類第十二則滯稽音近。故以濡滯猶稽也。』爾雅釋詁云：『佇，久也。』國語魯語云：『敢告滯稽。』以舒執事。注云：『滯，久也。』故又以久解之。云：『淹久者。』對下孟子以三宿爲猶速也。然之義爲此。故解茲爲此事。悅之義爲解。士則茲不悅。謂士於此事不解也。高子以告。國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以尹士之言告孟子也。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曰：『夫尹士安能知我哉？我不得已而去耳。何級級而驅馳乎？予二宿而出，豈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謂行速疾矣。冀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矣。爾注我自至我矣。○正義曰：『速之義爲疾。』即上所云級級驅馳還也。支部云：『改，更也。』呂氏春秋讀人篇云：『反覆而改。』高誘注云：『反，更也。』此經文云：『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趙氏以冀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解之。以反復釋改字。以招還釋反字也。夫出畫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國浩然，心浩然有遠志也。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

稱言文。論衡則孟喜以塗代。陸亦塗也。易蒙卦鄭氏注云。發。喜樂。悅樂。一。彼一時。此

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

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圖彼前聖賢之出是有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五

百年有王者興。有興王道者也。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

始興。大王文王以來。考驗其時。則可有也。圖注。彼前至有也。○正義曰。趙氏以彼一時為以前聖賢與王

出。是應此五百年之運而出。是聖賢之出有時也。此即今也。此一時為孟子之時。謂今時已是聖賢

當出之時也。趙氏引此作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文選答客難五等諸侯論二注引孟子。亦云彼一時也。

此一時也。觀趙氏注。則彼一時下當有也字。近通解以彼一時為充虞所問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之時。

時為暇豫之時。則論為經常之論也。此一時為今孟子去齊之時。為行藏治亂關係之時也。則憂天憫

人之意。不得不形諸顏色也。國語魯語云。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注云。命。名也。尹文

子云。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曰。必也正名乎。

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倉廩貴賤是也。三

曰况位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荀子有正名篇云。聖王沒。名守慢。

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

舊名。有作於新名。貴賤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而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

之分。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別同異。貴賤明。則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

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物來能以名正於一世。則貴賤明而同異別。漢書古今人表。列九等之敘。

上上為聖人。上中為仁人。上下為智人。此明貴賤別同異之矣。為智者。故為次聖之才。漢書卷元

王傳贊云。仲尼稱材難。不其然歟。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聚矣。惟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

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

者焉。豈近是乎。命世即名世。謂前聖既沒。後聖未起之間。有能通經辨物。以表章聖道。使世不

魯公四十六年。至康王六年而終。以四十六加一百五十七。則成王元年。至厲王已未。二百單三年耳。而終曆推七十六年之額且冬至。數諸公之年。謂世家湯公即位六十年。是得史記原本。以六年爲六十年也。又謂徽公即位五十年。是又誤以三十二年爲五十年也。湯公衍五十四年。微公衍十八年。共衍七十二年。則自成王元年。至厲王已未。有二百七十五年也。今經世諸書。咸王立於乙酉。至厲王已未。二百七十五年。正與孟子語七百有餘歲合矣。否則孟子生於厲。豈不知其年數。乃除去七十二。實得七百三十九年。推本太王文王以來。於劉微孫靖之年元發矣。趙氏蓋以孟子去齊在顯王時。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孟子在齊。不獨不在顯王時。亦不在懷王時。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乃趙氏謂孟子去齊後至梁。既以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梁。則去齊在三十三年以前。於武王已卯至梁王已酉七百三十九年。又除去梁王已酉上顯王甲申共二十五年。止存七百一十四年。於武王已卯至梁王已酉七百三十九年。仍是七百有餘歲也。周禮大司馬。以待考其歲實。往云。考。謂考校其功。臣氏春秋察傳篇云。必驗之以起。高誘注云。驗。效也。淮南子主術訓云。驗在近。高誘注云。驗。效也。効。效驗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得施。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耳。非我之愆。我固不怨天。何爲不悅豫乎。○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此正申所以不豫之故。以有不豫爲此也。否則天誠厭亂。而與王者。使我得如古之名世。大展其堯舜君民之素。何不豫之有。蓋舊解如此。按趙氏之意云。我固不怨天。何爲不悅豫哉。乃是辨其未嘗怨天。未嘗不豫。謂是天不欲平治天下。非我之愆。我自不必怨天而不悅也。故章指言知命者不憂不懼。○章指言聖賢與作。與時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也。○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正義曰。揚子法言重黎篇云。衆才尚權。右計左斷。揚氏所本也。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丑問古人之道。仕不受祿。怪孟子於齊不受其祿也。○休。地名。○正義曰。閻氏若璩地錄云。孟子致爲臣而歸。歸於休。在今兗州府微縣北一十里。非也。於梁。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圖崇地名。孟子言不受祿非古之道也。於崇。吾始見齊王。知其不能為善。退出。志欲去矣。不欲即去。若為變說。見非泰甚。故且宿留。心欲去。故不復受祿。圖注。崇地名。○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宋本作崇。不欲即去。若為變說。以說字釋變字也。○注不微即至受祿。○正義曰。趙氏云。不微云。微說。注云。微。微也。說。異也。呂氏春秋孟秦紀云。無變乎之道。高誘注云。變。辰也。文選長笛賦。宣隆說辰。注云。說辰。乖違之貌。又論衡云。變化故而相諍。今曹大家注云。說辰也。反也。是變與說義同。始見於王。退而即去。形迹近似乖辰說異。變動不常。非。滑貢也。為此諸異。人必以太甚見貴矣。不欲即去。是不欲跡似說異。致見說變為太甚也。○圖註毛三本泰作太。太泰字通也。不欲迹似說異。致見說變為太甚。故宿留不即去也。音義云。宿留。上音秀。下音留。孔氏廣業經學危言云。易雷象傳鄭君注云。雷謂為秀。古語遲延有所俟曰宿留。封禪書。宿留海上。僖元年解詁。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李尋傳。宿留警言。來歷傳。此說聖恩所宜宿留。何氏春秋且復宿留。後漢書作須留。雷與須同。故讀為秀也。漢世訓詁皆音義相將。即六書轉注之學。按風俗通過譽篇。亦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圖言我本志欲速去。繼見之後。有師旅之命。不得請去。故使我久而不受祿耳。久非我本志也。圖注。言我至志也。○正義曰。知師命是通以信。故孟子於始見王。志雖不合。必宿留而後去。既宿留可以去矣。而仍不去者。既居其國。被其款遇。作此軍戎大事。即當休戚相關。豈容度外置之。飄然遠引。此所以不可以請也。說者不察。徒以孟子為最嚴難近。舊疏以不可變為不欲變。變其欲去之心。又以師命為賓師之命。願命以賓師。有何不可請之有。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有其祿。此正命之為師矣。何以辭而不就。知之。孟子之學。章指。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惟趙氏知之深矣。

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圖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諡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於當時

尊敬孟子。問以古道。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圖注。滕文公至題篇。○正義曰。春秋隱公七年云。故陳國。周懿王子緡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師古云。左氏傳云。鄭雍曹繡。文之昭也。系本亦云。緡叔繡。文王子。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春秋釋例土地地名云。師國公邱縣東南有滕城。世族譜云。自叔繡及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滕矣。周書懿法解。文之證有六。一經緯天地。二道德博聞。三學勤好問。四慈惠愛民。五啟民惠德。六錫民爵位。又

云。始爲文也。乃宣公舉齊之孫昭公。毛伯之子文公續。亦諡文公。名與叔孫相犯。而孟子之文公。又援諡文。未可考也。爾雅釋詁云。公。君也。國君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公之爵最尊。自侯以下。國人統稱爲公。是尊之也。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國文公爲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以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欲勸勉世子也。○正義曰。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公卒傳云。君存魯世子。往云。明當世父位爲君。僖公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夏。會王世子于首戴。公卒傳云。世子。貴也。猶世世子也。禮記哀公十四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適子也。是時滕定公在位。故文公稱爲世子。則其之楚。是君命之也。○正義曰。莊公三十二年。孟子游宋。當在懷王二年癸卯後。宋稱王故也。是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泗上十二諸侯者。宋魯滕薛鄭莒。在淮泗之上國。滕南與楚鄰。苟有事於楚。一舉足則已入其境。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都者。以孟子在焉。往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憚假道於宋之勞。其實可知。周氏栢中辨正云。頃襄王二十一年。始徙都陳。是時楚都於郢。在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西南四十里。宋都商邱。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滕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十四里。自滕之楚而取道商邱。雖稍回遠。謂非迂道固謬。謂一舉足即入其境。亦未明悉。周氏謂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去齊展禽。旋歸於鄒。年六十餘矣。聞宋王偃將行仁政。往游焉。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來見。蓋孟子嘗以齊卿出聘於滕。稔知其賢故也。○正義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正義曰。孟子生平之學。在道性善稱堯舜。故於此標之。太史公以孟子荀子合傳。乃孟子道性善。荀子則言性惡。孟子稱堯舜。荀子則法後王。其言云。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雜其資。必失而喪之。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此駁孟子道性善也。又云。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閑約而無解。此譏孟子稱堯舜也。爲荀氏之學者。謂和而文飾之。云孟子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苟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倘即爲也。乃作爲之爲。非詐僞之僞。孟子生於衰周之季。閱戰國之暴。欲以王道救之。孟子言先王。苟言後王。皆謂周王。與孔子從周之義不異也。按孟子之學。述孔子者也。孔子之學。述伏羲神農堯舜文王周公者也。陸賈新語道基篇云。先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鴻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白虎通揚其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困言欲有所爲。當若顛倒庶幾成甌不罌。乃能有所成。

幾。成甌不畏。鹽錄論執義章引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不遑下句。近通解以有爲者亦若是爲顏淵之言。謂有爲者亦如舜。亦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

喪。公明儀爲志焉。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會子曰。夫子可爲孝乎。往云。公明儀。會子弟子。儀學於會子而得聞其道。當時稱賢者。故子張子乞其爲志。孔穎達謂是子張弟子。則往無文也。趙氏言

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大五十里子男之國也。尙可以行善者也。○正義曰。翟氏鑰考異。今據至善國。墨子非命篇云。古者禹湯封禪。墨子非命篇云。古者禹湯封禪。

故諸俱言之。周禮醫師疏引孟子。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而謂之云。今滕絕長補短。

故云大五十里。廣雅釋詁云。方。大也。大五十里。卽方五十里也。書曰。若藥不瞑眩。風

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鑑。若水。用汝作舟。

方云云。不類命書之文。蓋是自白公子張說武丁求傳說之意。若金以下。則皆命說之辭。孟子滕文公篇引若藥不瞑眩。明稱書曰。自是說命之文矣。按說命三篇。今文古文皆無。此云通篇。未知所屬。

南楚之外謂之邇。北燕朝鮮之間謂之滂。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暎。或謂之眩。自關而西謂之毒。韋昭

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如冒狀。卽煩發也。一服再服三服都盡。藥乃充滿而得此狀。故喻仁當精熟。德惠乃洽。史記司馬相如傳大人賦云。視眩暈而無見令。漢書揚雄傳甘泉賦云。目冥晦而亡見。凡冒者。眩亂目視不明。續亂亦猶是也。毛詩鄭章指言人當上則聖人。乘仁行義。高山景行。庶風。云胡不謬。傳云。謬。愈也。方言云。愈或謂之謬。章指言人當上則聖人。乘仁行義。高山景行。庶幾不倦。論語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闕人當上謬云。○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韓本人下有主字。音文之誤也。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滕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謂

大喪也。注。然友世子之傳也。○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傳。少傳在後。是世子有傳相也。○注。大故謂大喪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太傳在前。少傳在後。是世子有傳相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君無故玉不

去身。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周禮春官
大宗伯。國有大故。注云。故。謂凶戎。然友之鄒閭於孟子。注。孟子歸在鄒也。孟子歸在鄒也。注。孟子歸在鄒也。○

正義曰。孟子蓋自宋歸鄉也。史記正義云。今鄉縣。去徐州縣四十餘里。蓋往反不過大半日。故可問而後行事。

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

自盡也。困不亦者。亦也。問此亦其善也。困注。不亦至善也。○正義曰。亦。重也。世子本善。今又問此。不重見其善乎。曾子曰。生事

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

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注。會子至之也。○正義曰。會子之言。乃孔子與樊遲之言。故云傳孔子之言也。見論語爲政第二。翟氏猶考異云。四

書辨疑言會字本是孔字。蓋後人傳寫之誤。按大戴禮會子本孝篇。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蒞焉。祭祀則蒞之以敬。會子固嘗誦此告門人矣。下文齊疏數語。亦明出自會子。祭義柴

正子春云。吾聞曾子。曾子聞諸夫子。彼原其詳。此從其省。孟子學由曾子選傳。據所及聞。曾字何足疑焉。曾子從禮。故欲世子亦如曾子之從禮云。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解上故所自盡之。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飪

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前君

成王崩方九日。康王遽即位冕服。世命令諸諸侯。與三年不言。絕不相同。然猶曰此天子事耳。魯
諫我傳晉平公初即位。改服命官。而周列國盟戒之事。始指孟子所定三年之喪。引三年不言爲訓。
而魯文奉行。卽又曰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是皆商以前之制。並非周制。周公所制。並未有此。
故曰然曰。周公不行。叔綏不行。悼先祖。違授受。歷歷有辭。而世讀其書而通不察也。蓋其云
定三年之喪。謂定三年之喪制也。然則孟子何以使行商制曰使陳行助法。亦商制也。顧氏棟高春秋
大事表示。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羣然駭怪。孟子去孔子之世未百年。而當日之習尚如此。
則其爲焉廋。豈一朝一夕之故哉。余嘗詳考左氏傳。而知天子諸侯喪紀。已廢絕於春秋時無疑也。
蓋自周道陵蹙。皇朝解紐。有以諸侯不奔天子之喪。不知天子之葬。而甘僕僕於晉楚者矣。有以天
子貧乏不備喪具。至七年乃葬。於魯求購求金。甚至景王三月而葬。以天子而用大夫之禮者矣。建
子朝作亂。王室如沸。幸周之典籍以奔楚。而周天子之禮遂亡。列國不守侯度。其侈者如宋文公之
葬莊公。四墓不葬。鄰封不與知。公卿不備位。魯喪乘禮。而葬昭公於墓道之南。檀弓載孟敬子之
言。明知食粥爲天子之禮。而居然食食。其餘列國。尤放肆不軌。由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
而天子諸侯之禮。無由釐正。三傳之所記。僅存什一於千百。至孟子時。有土之君。視焉人面。以
三年之喪之禮。而怪駭爲不經。杞宋之無徵。豈獨爲夏殷之禮壞哉。○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以
正義曰。闕氏若據釋地錄云。僕梅福有言。諸侯尊宗。如傳曰。奉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
舊爲宗子之事也。蓋大小宗法。大夫士有之。諸侯則絕。然亦間有見於諸侯者。如魯與邢凡蔣茅昨
祭。同出於周公。故稱六國爲同宗。襄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於祖廟。是皆蔡邕禮記毛詩鄭
雍曹應舉原登都。與魯同出於文王。皆稱魯爲宗國。滕父兄百官。所謂吾宗國魯先君是。趙氏注云。
魯。周公之後。滕。叔綏之後。敬聖人故宗魯。真得其旨矣。毛氏奇齡經問云。古者立宗法。國君
諸侯爲一宗。而別爲宗族。使天子諸侯之嫡第一。餘皆爲宗。不立小宗。若天子諸侯之弟。則不敢與天子
公之弟。皆宗周公。而稱魯國爲宗國。然人孰無父。周公不敢祖王季。而可立文王之廟於魯國。鄭
祖公不敢祖夷王。而可立厲王之廟於鄭國。不敢祖。非不敢父也。故大傳云。宗其體。則子之所自
遷之廟。則父君矣。趙氏注云。滕與魯皆出自文王。此據春秋魯以文王名出王。而可有百世不
磨之言。此正是宗法。特其稱宗聖。則不可解。或者周公以宗子而爲聖人。當時或原有宗聖之稱。
亦未可知。或曰。宗國者。同宗之稱。宗國指魯言。魯亦可稱魯。魯亦可稱魯。魯亦可稱魯。魯亦可稱魯。
諸侯懷已。內外無親。其誰救之。專以宗國指魯言。宗在故也。哀八年公山不狃對叔孫輒曰。以小
宗在故也。宗法自天子諸侯外。固以庶子宗嫡子。均皆庶。則以長庶爲別子。而諸庶子皆宗之。爲

皆嫡。則祇以次婦爲嗣子。而其餘諸嫡皆宗之。周公爲武王母弟之弟。二人不當爲宗。無如長伯邑考早卒。次武王爲天子。次管叔已辟。其兄公升爲次嫡。則則子矣。程氏孫田通蓋錄宗法小紀云。宗法載大傳及喪服小記。列其節目。明其指歸。大宗小宗之名。有變與不變之別。又爲之通宗道之窮。究立宗之始。此所謂宗法也。宗法者。大夫士則於天子諸侯者也。公子不得稱先君。故宗不得稱後矣。使無宗法。則支分派衍。無所統緒。諸侯將無以治其國。天子將無以治其天下。故宗法者。爲大夫士立之。以上承夫天子諸侯而治其家者也。若夫太戊之稱中宗。傳以爲殷家中世尊其德也。武丁之稱高宗。傳以爲德高可尊也。皆與宗法無與。至於公劉之詩。雖毛氏傳以謂爲之大宗。而鄭箋則曰羣臣尊之。所以易德者。以國君尊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不當有大小宗之名也。故毛氏於族之詩。亦曰王者天下之大宗。而鄭氏亦易之。以爲大宗王同姓之適子。同姓之適子。所謂繼別爲宗者也。若天子諸侯。則固總其宗名矣。維宗子維城。鄭氏以爲王之適子。蓋宗者主也。卽禮家傳所謂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春秋傳里克所謂太子奉冢祀社稷之奉威。而士蔣以爲修德以固宗子者也。皆非宗法之謂。祭法有虞氏宗堯。夏后氏宗禹。殷人宗湯。周人宗武王。此祭上帝於明堂。尊之以配食。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蓋宗之言尊也。凡有所尊。皆可以宗。孟子稱滕之父兄百官曰。吾宗國魯先君。亦謂兄弟之國尊之。豈得以宗法例之哉。且志曰。

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國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

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承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

隨注。父兄百官且復言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且志曰。此與左傳且諺曰。匪宅是卜。惟

禘是卜。文法正同。依注疑且字下奪曰字。左傳亦然。○注。志記至子也。○正義曰。劉熙名

舉典藝云。記。紀也。紀識之也。周禮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識。志之爲記也。小史所掌之志。記世

系昭穆之事。容有喪祭從先祖云云。故趙氏引以爲證。實不知爲何書也。鄭氏喪服云。受以小事。之也。爲世子答父兄百官語。吾與下則然友曰吾字。正一人。此解首發於趙氏。按趙氏前說。以此

言父兄百官之言。受是承受先祖。然則句上不應加曰字。加曰字。則自明其爲世子答言。言定爲三

年之喪。非我應見。吾受之於孟子。孟子則聞之於師說也。故下謂然友曰上。更不加世子。否則謂

然友竟似父兄百官謂然友矣。趙氏不以前說爲安。故稱一說。蓋前說當時相傳之說。一說則趙氏所

折衷。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

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國父兄百官見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恐我不能盡

大事之禮。故止我也。而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信我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正義曰。趙氏以其字直云恐不能盡於大事可矣。今云恐其不能。是連上句一。然友復之鄉閭。孟子曰。孟子曰。然真。乃父兄百官恐世子且不我足也。連下意乃足也。

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

司莫敢不哀。先之也。○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喪尙哀。惟當以哀感感之耳。國君薨。委政冢

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歆粥不食。顏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卽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故也。

○孟子至故也。正義曰。以如是釋然字。以用字釋以字。他爲他事。虛言之以起下文也。○論語

子張篇云。喪具哀。爲政篇云。喪與其易也寧戚。禮記少儀云。喪事主哀。莊子僉父篇云。處哀

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正義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

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正義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譖。有諸

之喪。使之聽朝。尙書大傳亦引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正義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三年

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是君薨聽於冢宰。爲孔子之言也。○禮記

曲禮云。食居人之左。○正義曰。食。飲也。○說文飲部云。飲。飲也。○重文。○飲。飲也。○禮記

喪大傳云。食居人之左。○正義曰。食。飲也。○說文飲部云。飲。飲也。○重文。○飲。飲也。○禮記

喪大傳云。食居人之左。○正義曰。食。飲也。○說文飲部云。飲。飲也。○重文。○飲。飲也。○禮記

喪大傳云。食居人之左。○正義曰。食。飲也。○說文飲部云。飲。飲也。○重文。○飲。飲也。○禮記

喪大傳云。食居人之左。○正義曰。食。飲也。○說文飲部云。飲。飲也。○重文。○飲。飲也。○禮記

喪大傳云。食居人之左。○正義曰。食。飲也。○說文飲部云。飲。飲也。○重文。○飲。飲也。○禮記

喪大傳云。食居人之左。○正義曰。食。飲也。○說文飲部云。飲。飲也。○重文。○飲。飲也。○禮記

喪大傳云。食居人之左。○正義曰。食。飲也。○說文飲部云。飲。飲也。○重文。○飲。飲也。○禮記

喪大傳云。食居人之左。○正義曰。食。飲也。○說文飲部云。飲。飲也。○重文。○飲。飲也。○禮記

喪大傳云。食居人之左。○正義曰。食。飲也。○說文飲部云。飲。飲也。○重文。○飲。飲也。○禮記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問治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急情。當以政督

趣。教以生產之務也。國注。問治至務也。○正義曰。高誘注。臣氏春秋淮南子。皆云。爲。治也。是爲

急情也。何以不使急情。故又申言之云。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

播百穀。國詩。郊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綯。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

起。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國注。詩。邶至休已。○正義曰。詩在七月第七章。毛傳云。宵。

茅。夜作絞索。以待時用。亟。急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外。其始播百穀。謂春來

年百穀於公社。趙氏與之略同。毛詩。周南之子于歸。傳云。于。往也。鄭氏以往釋于。以取茅。釋茅。

趙氏不言往者。以于之爲往易知也。取茅謂之茅。猶捕絡謂之絡也。綯。絞也。爾雅。釋言文。李巡

云。綯。繩之絞也。方言云。當查自關而東。周洛寧鄭。參類而東謂之絞。或謂之曲綯。郭氏注云。

綯亦繩名。儀禮。喪服傳云。絞帶也。是絞即繩。繩是絞。即是繩矣。易說卦傳云。一索而

得男。馬融注云。索。數也。毛傳。陳風。越以蠶。蠶傳云。蠶。數也。箋云。蠶。總也。蓋以兩股摩而

交之。總爲一繩。以其絞之索之而成。故亦名爲索爲絞。猶繩爲定名。而彈正之即謂之繩。爾雅。釋

器。繩之謂之繩之是也。此又繩是繩。索是索。此繩。故云。夜索以爲綯。鄭云。夜作絞索。則以絞釋索。

趣其取茅索綯以治屋。晝夜不輟。恐妨來春田事。所以終歲無休已也。箋以播百穀爲祈穀於公社。

與趙氏說異。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

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

可爲也。國義與上篇同。孟子既爲齊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爲究陳其義。故各自載之也。是故賢君

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國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什一之制也。陽虎

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國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

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國注。陽虎至言也。○正義曰。春秋定公九年。盜竊寶玉大弓。

公羊傳云。盜者執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易爲者也。季氏之宰。

也。季氏之宰。則殺者也。九年左傳。齊饒文子曰。夫饒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論語陽貨篇。陽貨欲見孔子。集解孔氏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家臣即宰也。專政。春秋以盜書。是非賢者也。虎親富不親仁。則重在富。孟子引之。所重在仁。仁人不為罔民之政。則不為富而為仁矣。不以人廢言。論語衛靈公篇文。鹽鐵論地廣章引楊子云。為仁不富。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國注。夏禹至人也。○正白虎通云。夏稱后。以揖讓受於君。故稱后。殷周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故稱人。此趙氏所本也。皇侃論語義疏。謂夏以揖讓受禪為君。故麥之稱后。后。君也。又重其世。故稱人。此趙氏所本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取稱人也。以舊人為賤。非趙氏義矣。○注。民耕至一也。○正義曰。趙氏炎武曰。知錄云。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鴻鳴原隰。會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為九區。故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溝為道者九。為塗為塗者百。為溝為塗者千。為塗為經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典。必將改診徐。變溝塗。移道路以處之。為此煩擾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而當日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疆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為二畝。其名殊而實一矣。錢氏塘鏡堂考古錄。三代田制考云。三代田制易以異。曰。無異也。無異則孟子何以言五十畝七十畝百畝。再修而復之。孔子所謂盡力乎溝塗也。溝塗既定。不可復變。殷周遠而用之。耳。考工記。匠人為溝塗。始於廣尺。深尺之畝。田首倍之為遂。為井間之溝。倍其溝為成間之塗。倍其塗為同間之塗。賈公彥繪一成之圖。謂畝縱途橫。溝縱塗橫。繪縱自然川橫。然則見畝知畝。見途知夫。見溝知井。見塗知成。見繪知同也。一同之田。川與繪為方。一成之田。塗與溝為方。一井之田。溝與途為方。一夫之田。途與畝為方。畝。伐也。不為夫田限者。故夫三為屋。途與溝遇也。至溝與塗遇。則為通矣。塗與繪遇。則為終矣。屋者。三分夫之一。通者。十分成之一。終者。十分成之一。終者。十分成之一。皆不為方。水

雖有縱橫故也。禹自言濬決滄海。明決滄海而川則橫。周制本乎夏制矣。使周異於殷。殷異於夏。必盡更夏后氏之制。更其畝遂固易也。溝洫則難矣。川滄抑又難矣。我因以滄溝洫之不能更。而知周用夏制也。我因周用夏制。而知殷與周之未嘗各異也。然則。畝數之不同何歟。曰。所謂異其名也。其名何以異。曰。以度法之名異也。蔡邕謂夏以十寸為尺。殷以九寸為尺。周以八寸為尺。夫殷之百分。殷以爲百一十二分。蓋九寸則不足。周之尺。非止得夏之八寸也。蓋八寸而有餘。何則。夏之百分。殷以爲百一十二分。周以爲百一十分。通其率。則五十六之爲五十六與六十。而夫田之廣長與其步法俱得矣。是故司此一夫之田。夏以廣十尺長五百尺爲畝。殷以廣八尺長五百尺爲畝。周以廣六尺長六百尺爲畝。如其畝法。而五十七十尺長五百尺之數立矣。步則夏以五尺。殷以五尺六寸。周以六尺。一畝同長百步。而夏廣二步。殷廣一步五十六分步之二十四。周廣一步。准之一里則廣長皆三百步。其積皆九萬步也。夫如是。則自遠以上。殷周皆不必更。而獨更其畝。豈不甚易也哉。夫三代步法。與其夫田之廣長。皆與率數相應。故夫有異畝。畝無異步。是之謂名異而實同。少康有田一成。即考工之十里。其明證也。曰。井與夫皆方。畝何以不方。曰。畝之水往於後。遂在田首。故不能方。猶溝之水往於前。也在田首。亦不能方。即詩所謂南東其畝。而韓嬰謂之長一步廣一步者也。南畝之長。即東畝之廣。分言之則皆一步。而或者疑之。則畝必廣長皆十步邪。易爲晉欽令齊盡東其畝也。孟子又謂皆什一奈何。曰。此殷周侯國之制也。康成所謂公田不稅夫。故其名曰助與徹。夏則稅夫無公田。而名爲貢。貢爲什一。助與徹爲九一。九一之與什一。盈鬴異名耳。故曰皆什一。禹貢。賦有九等。果什一畝。曰。禹以九閭爲等。非一井也。烏得言非什一。錢氏大昕稱研堂答問云。鄭康成注周禮。嘗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之文。孔穎達詩正義申其旨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畝。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九一而助。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即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也。明非什中一爲賦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爲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爾雅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郊外國中人各受田百畝。或九而取一。或什一而取一。通內外之率。則爲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爲言通也。康成之義。得孔氏而益明。若分公田爲廬舍。八家各二畝半。其說始於班固。而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范甯注穀梁。宋均注穀梁。皆因之。非鄭義也。錢氏王肅說文解字注云。勸。殷人七十而稅。勸。農稅也。以束助聲。周禮曰。邑與勸利萌。今孟子作助。周禮注引作勸。勸。即殷藉澤之。藉稅者。借民力以食稅也。途人注云。鄭大夫讀勸爲藉。杜子春讀勸爲勸。謂起民人令相佐助。按鄭意勸者。合耦相助。以歲時合耦於勸。謂於里宰治處合耦。因謂里宰治處爲勸也。許意以周禮證七十而勸。謂其意同。王氏念孫廣雅證云。大雅韓奕篇。實畝實藉。鄭箋云。藉。稅也。宣十六年左傳。穀出不遺藉。杜預注云。見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遺此。王

制古得公田時而不爲。鄭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民。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說文：殷人七十而藉。藉，藉稅也。穀字亦作藉。又作助。助與藉古同聲。孟子公孫丑篇：藉者助而不稅。即藉而不稅也。論語鄉黨篇：盍徹乎。鄭注云：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趙氏注云云。鄭氏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藉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穀焉。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也。按趙氏注徹彼桑土。貢其稅穀。此注同之。孝經正義引劉熙孟子注云：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爲賦也。趙氏注徹彼桑土。與鄭氏義異。姚氏文田求是齊自貢藉云。徹之名義。管羣求其說而不得。因考公劉遷豳高兩時。毛傳皆訓徹爲治。鄭氏公劉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又於匠人注云：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論語注云：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趙氏孟子注：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是又以徹爲取。以徹爲取。匠人疏引之。孔氏公劉疏亦云：徹取此隰原所收之粟。以爲軍國之權。是又以徹爲取。以徹爲取。徹樂之類證之。皆是收取之義。孟子亦言徹者徹也。不煩更增一解。似徹取之義。尤爲了當。然其制度何若。終不能明。惟周官司稼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知徹無常額。惟視年之凶豐。此其與貢異處。助法正是八家合作。而上收其公田之入。無煩更出斂法。然其弊必有如何休所云：不盡力於公田者。故周直以公田分授八夫。至斂時則巡野觀稼。合百一十畝通計之。而取其什一。其法亦不異於助。故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然民自無公私緩急之異。此其與助異處。至魯宣公因其舊法而倍收之。是爲什而稅二矣。謂之徹者。直是通盤核算。猶徹上徹下之謂。並非通融之義。於此求之。則徹法亦可想見。故孟子既分釋徹助之義。而又據大田之辭。以證其與助同法。先儒以貢助兼用爲詞。殆未然矣。倪氏思賢錄書記云：徹者徹也。二句承上文言之。不及貢法者。有龍子云云在也。商助周徹。乃先說徹後說助者。孟子意在行助。徹爲實。助爲主。謂徹之爲徹。其法固良。而助之爲藉。其法尤美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國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校數歲以爲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也。國。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正義曰：翟氏臆考異云：舊趙注本校字從手作校。與下學校字不同。又音校。皆從木。字鑑云：校字元有二音。借爲比校字。明未廷諱。校省作校。按古閣注疏本。此校與下學校俱作校。○注：龍子古賢人也。○正義曰：列子仲尼篇：有龍叔謂文季云：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不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國樂歲豐年狼戾。猶

爲，作也。爾雅釋詁文。周禮天官小宰。以官攷之八成經邦國。四曰聽稱實以傳別。鄭司農云。稱實。謂貨乎。賈氏疏云。稱實。謂舉實生子。彼此俱爲稱實。於官於民。俱是稱也。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再。并舉也。凡手舉字當作再。凡解揚當作解。凡誨衛當作衛。今字通用稱。禮記鄭特註云。食。養陰氣也。淮南子說山訓云。幸食之而勿吝。青經注云。食。養也。養其父母。卽食其父母。貸。借也。周禮地官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買火出而畢賦。此言賦冰。此公賦當畢。謂公家之稅當完納也。稅盡賦。猶冰盡賦矣。當畢賦則不敢出。故有息使民弗利。元謂以國服爲之息。受國服之田而貸萬泉者。則著出息五百。禮記月令注云。無缺。無知田之所出不足。故假借於人而舉債焉。子卽息也。史記貨殖傳云。子貸金千貫。又云。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貨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幾。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張之。則無鹽氏之息什倍。蓋每歲萬息二千。此常息也。至緊急時。則利息必加倍於常。如無鹽氏之利。所以什之矣。萬息二千。二其子也。什之。則貸萬息亦萬爲倍。故云子倍。益之。言加也。卽上取盈之義。因畢賦不足。又稱貸於子錢家。以益滿此不足之數。而所貸子錢。乃倍於所不足之數。由此積累。至使父母妻子飢寒而死矣。賈氏若輩釋地三續云。胡昭明曰。龍子言貢者按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慮。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此貢之所以不爲也。樂歲粒米狼戾。多取無公田耳。其取之制雖云於一夫受田五十畝之中。稅其五畝之所收。然亦每歲各視其豐凶。以爲所入之多寡。與助法無異。非上之人料定此五畝者出穀若干斗斛以爲常也。藉令樂歲不多取。凶年必取盈。賦何以有上上婦乎。然則龍子之言非與。曰。龍子蓋有爲言之也。夏氏僕曰。戰國諸侯。重徵藉克。立定法以取民。不因豐凶而損益。且託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爲言之也。取民數倍於古。樂歲猶可勉供。凶年則不勝其欲求之苦。而皆藉口於夏后氏以文其貪暴。龍子所以痛心疾首而爲是言。孟子方勸滕君行助。以革當時之弊。意在伸助。不得不抑貢。故舉龍子之言以相形。而夫世祿未暇深求其義理。其實龍子所謂義不爲者。乃戰國諸侯之貢法。非夏后氏之貢法也。

滕固行之矣。圖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者。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閱其勤勞者也。隨注。古者至義也。○正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大夫功成未封。子得封者。魯之及子孫也。春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也。趙氏本此爲說也。詳見梁惠王下篇。阮氏元校勘記云。其子雖未任居官。閭閻手二本尊本同。孔本考文古本任作士。音義出未任音壬作任。是也。

詩云。雨我公田。

途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爾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猶殷人助者。爲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爾公田。知雖周家時亦助也。爾。詩。小至助也。○正義曰。詩在小雅大田第三章。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新新。惠。趙氏言太平時。本上與爾祈言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孟子言三代田制。莫善於助。言助法之形體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非謂成周之徵法如此也。漢書食貨志。直本此以言周制。後儒多相因不變。若是。則周人乃百畝而助矣。何名爲徵哉。惟趙岐孟子注云。周人辨百畝者。徵取十畝以爲賦。斯言得之矣。司馬法云。敵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小司徒亦云。夫九爲井。蓋此二文。是謂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每夫百畝。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入而不收餘畝之稅。宣公於公田之外。更稅餘畝之十一。故曰稅畝也。周氏柄中辨之異。言雖周亦助。見助畝凶相通。徵亦豐凶相通。明其意之同。若徵原是助。則人人共知。孟子何用釋義。徵無公田。詩曰。爾我公田者。商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九夫爲井。公田在私田中。夏小正云。三農服於公田。公田之征。可施於貢。獨不可施於徵乎。然則周何以變八家爲九夫。此則任鈞臺嘗言之矣。蓋自商至周。歷六百餘年。生齒必日繁。無田可給。不得不舉公田授之民。及列國兵爭。殺戮過甚。民輒反少。於周初。而徵法之壞已甚。故孟子欲改行助法。所謂與時宜之者。此真種人之論也。鍾氏懷敬屋考古錄云。孟子論井田之制。以夏爲貢。殷爲助。周爲徵。顯分其制。及引大田之詩。又謂雖周亦助。可知助徵乃通名也。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亦是什一。獨不得通助公田焉者。蓋因諸侯去籍。孟子未由考之耳。夏小正。正月。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傳云。古有舊而不改也。然則貢即助即徵。皆不離乎什一而稅。誤以公劉創什一之稅可乎。大抵周家一切典禮。多夏殷之制。特其斟酌損益。少有不同耳。阮氏元校勘記云。猶殷人助者。宋本孔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閻監毛三本韓本爲作准。按猶字之誤。閻本改爲惟。非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以學習禮教化於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養者。養耆老。教者。教以禮樂。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彝倫攸敘。謂常事所敘也。○庠者。至倫也。○正義曰。史記儒林傳。公孫宏

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漢書儒林傳。則作殷曰庠。周曰序。說文與漢書同。未知孰是也。周氏若環釋地又續云。陳氏禮書曰。孟子論井地而及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蓋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主人酌賓於牽門之外。鄉簡不帥教。耆老皆朝於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會民射於州序。黨正屬民飲酒於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鄭人之所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曰庠。記言黨有庠。州曰序。記言族有庠。何也。古之教化者。教子弟於閭塾之基。則家有塾。塾。其名與州序同可也。小戴本雜記之書。陳氏能將黨禮周官左氏及孟子融會於一。無少抵牾。漢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官一等矣。降鄉官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周禮之學。陳氏能將黨禮周官左氏及孟子融會於一。無少抵牾。漢經術之文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孟子言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此鄉學也。而王制所載虞氏庠序。其名與州序同可也。考之周禮。則州黨之學皆曰序。而庠校不見於經。學記云。黨有庠者。庠氏謂夏殷制。非周法。其說皆與孟子不合。讀孟子書。當就孟子求其義。不得又以他說相亂之。安溪李文貞公云。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董子雖言之而莫行也。故在漢代辟雍太學之制。博士弟子員之設。僅於京師而已。自後天下州邑。亦徒襲事孔子。而無學。宋之中世。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始得爲之。少則不能中律。今荒州僻縣。無不設之學矣。意三代相承亦如此。夏之時。鄉爲置校而已。殷之時。州莫不有庠焉。周人修而兼用之。而黨庠以偏。此自古及今。其制廣也。黨近於民。故主於上齒尊長。而以養爲義。鄉近於國。故總乎德行道藝。而以教爲義。州則自黨而升。而將養於鄉。故修乎禮樂容節。而以射爲義。此則自上而下。其法優備也。文貞此說最善。蓋黨統於州。州統於鄉。故序以承校。庠以承序。制以簡而始大儒。俗說謂三代之鄉學各一。而惟鄉變其名。不可偏矣。王氏愈孫廣雅疏證云。孟子滕文公篇。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廣雅卷四云。校。教也。卷五云。序。射也。皆本孟子。引之云。說文。庠者。禮官養老也。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鄭注云。庠之言養也。陸波注孟子云。養者養耆老。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此皆條齋生訓。非經文本意也。養國老於上庠。謂在庠中習射。非謂庠以養老名也。州長職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謂在序中習射。非謂序以習射名也。王制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而庠之義獨取義於養老何也。文王世子。師東序養老。而序之義獨取於習射何也。庠訓學校。皆爲教學而設。養老習射偏一行之。不得專命名之義。庠訓爲養。序訓爲射。皆射教之名。初無別異也。文王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鄭注云。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養成之。保氏職云。掌養國子以道。此庠訓養之說也。射釋古字通。爾雅云。緝。陳也。周語云。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則射者陳列而宣示之。所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也。微者微也。助者藉也。序者教也。校者教也。庠者射也。皆因本事以立訓。故曰。皆所以明人倫也。○注。養者至微也。○正義曰。趙氏以養爲養耆老。即本王制養國老於上庠。說文亦以庠爲禮官養老也。鄭風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其三章一日

人倫。即供範之彝倫。蓋國學御學。為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由此出。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雖申之以孝弟之義。而一切人事常理。無不講明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國有行

三王之道而與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予之國。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修治

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國注。詩大至國也。○正義曰。詩在文王舊首章。閔

秋公卒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左氏例則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不待踰年始稱君。此二傳之同異也。及以孟子證。則又有異。君存稱世子。國文公為世子。是君薨亦稱

力行之。國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是未葬稱子。不獨既葬為然。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是若孟子所稱子力行之。則在既葬之後。但未踰年耳。何以驗之。國文公既定為三年之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則亦無稱聘賢人之事可知。惟至葬後。始以禮聘孟子至滕。而問國事焉。故孟子猶稱之為子。直至

踰年改元。然後兩稱為君。曰君如彼何哉。曰君請擇於斯二者。然則孟子於滕。行陳歲月。亦豈可親矣。按禮記坊記云。未侵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

卒。往云。侵也。終也。春秋傳曰。諸侯其封於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孟子未乃聘孟子。恐其稱君在終喪之後。未必既葬即聘賢人。蓋滕文行三年之喪。喪將終。使畢戰問井

地。國畢戰。滕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為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國注。畢戰至明也。○正義曰。畢戰為文公所使。知為滕臣也。考工記匠人注。引滕文公問為國於孟子云云。文公又問井田。賈氏疏云。彼是文公使畢戰問。今以為文公問者。畢戰文公問。為國於孟子云云。亦得為文公問也。鄭氏以井田代井地。是

井地即井田也。毛氏奇歸經問云。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豈戰國時無井地與。曰。據春秋有井衍沃之文。則晉亦會作井地。但惟坦衍而沃者。問一行之。他無是也。若戰國則未必有矣。史記秦孝公四十二年。為田開阡陌。正在戰國。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則此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鈎。穀祿不平。國子。畢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侵鄰國。乃可鈎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為祿也。周禮小司徒曰。乃

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

注。子畢至處也。○正義曰。畢戰來問。此云子之君。君指文公。則子指畢戰也。

問禮地官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往云。經。界也。趙氏以此經界即各國之疆界。封建與井田相表裏。故先不相侵奪。而井田乃可鉤也。阮氏云。校勘記云。井地不鉤。石經岳本成傳。衛州本廖本孔本韓本考。又古本足利本同。闕監毛二本鉤作均。按均鉤古字通也。穀也。爾雅釋言文。周禮天官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二曰祿以馭其富。往云。班祿所以富臣下。書曰。凡厥正人。周禮方穀。是以穀釋祿。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注云。祿之言穀也。詩小雅。藁藁方有穀。藁亦云。穀。祿也。穀奉以穀。故穀即祿矣。小司徒。地官職也。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在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往云。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都鄙重立國。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澤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九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騰地相包。乃成耳。鄭氏以小司徒所經。即井田之界。經土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地之經。為經始靈臺之經。謂小司徒經度之。與趙氏說異。

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注。暴君殘虐之君。汙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本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為差。故可坐而定也。注。暴君至定也。○正義曰。周禮地官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藩封之。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之。邦國為公侯伯子男附庸。各有界矣。都鄙為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亦各有界矣。蓋建邦國。造都鄙。必審井田之形勢以為之界。各備其為。通為成。為終。為同。為封。為畿。以界之。邦國都鄙之界。視井田之界而定。則井田之在各國各采邑者乃均。自諸侯之殘虐者。侵奪隣國。而邦國之界不正。自卿大夫之貪行者。侵占鄰邑。而采地之界不正。於是為成。為通。為井者。將不能備其數。合其度。而亦不均矣。惟外面邦國之大界正。內而都鄙鄰采邑之小界正。而井田乃正。以之分授於民。以之制諸臣之祿。皆可定也。此趙氏以正經界為勿侵鄰國之義也。荀子性惡篇云。所見者汙慢邪貪利之行也。列女傳貞順篇云。且夫棄義從欲者貪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汙之人。王何以為哉。是汙行貪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慢。慢也。慢。慢也。慢。慢也。心無所限忌也。心輕慢之。不以先王所定為制。在邦國必相侵陵。即所云侵鄰國也。在都鄙則長爭訟。如鄧綽奪夷陽五田。鄧肇與長魚矯爭田是也。前恒言侵鄰國。此兼言之也。盧謂二畝半在田。井謂一夫百畝也。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為篇差者。禮記王制云。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是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

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國小謂五十里也。為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為養政也。
注。為有也。○正義曰。梁惠王篇魯推其所為而已矣。說苑引作魯推其所有而已。詩大雅。鳩有長舌。大戴禮本命注。作鳩為長舌。是有為二字古通。請野九一而助。

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為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

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時行重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

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也。注。九一至之也。○正義曰。宣公十五年公羊傳云。

古者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注云。夫饑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

參分。雖舉陶制法。不能使疆不疲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

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

而九頃。共為一井。蓋百畝為一頃。九頃者。九百畝也。郊野在郊外。自百里至五百里。通都鄙言

之也。地官載師園廛二十而一。又云。以廬里在國中之地。以場圃在園地。是園廛在國中。故以此

國中為園廛二十有一也。而與後通。故亦與如通。詩小雅。垂帶而厲。箋云。而。如也。是也。鄭

康成箋毛詩。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自為從。趙氏以當時郊野之稅。不止什一。孟子欲其什

一而籍。如殷人之行助。其國中園廛之稅。本二十畝一。當時則什取一。是為行重賦。民不能什一。

而以什一畝求之。故云責之什一也。野宜什一。則不止什一。國中不宜什一。乃重賦而責其什一。

是國中什一也。非郊野什一也。國中不可什一而什一。孟子則欲其仍從舊賦。二十畝一。故云寬之也。

趙氏義如此。程氏瑤田溫藝錄周官畿內經地考云。王畿千里。自王城居申視之。四面皆五百里。五

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二百里為甸地。三百里為采地。四百里為衛地。五百里為蠻地。大司徒

之職。令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凡萬二千五百家。

如比者六。族計之。受地者凡七萬五千家也。六鄉之地在郊。段人掌邦之政。建都鄙形體之法。五

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閭。五閭為鄉。五鄉為縣。五縣為遂。六遂亦受地者凡七萬五千家。下

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廬。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廬。田百畝。萊百畝。餘夫

書記云。鄭氏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甿田饒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竊嘗據鄭旨核分畝。八家九百畝。而公田百畝。還公私之率。無異家別一百一十二畝半。於一百一十二畝半抽其十二畝半。則於九分之中而稅其一分。正合九一之旨。其數甚明。不待持籌而知也。再端禮謂遠人之十夫。特姑舉成數言之。不必拘以十畝。此言殊謬。十夫有耨。明係古人成法。蓋國中行鄉遂之法。皆五五相連屬。而五倍之則十也。如五家爲比。二比則十夫。五家爲鄰。二鄰則十夫。十夫有耨。當此義於此。豈得謂姑舉成數言之。至謂行貢之地。無間高原下隴。被長補短。所爲耨也者。不過隨地高下而爲之耨。異日井田之澤。有一定之尺寸。此言也。適足以磨慢其經界之弊矣。古人於高下下區。別有通駁之法。如荊楚所書者。既言鄉遂用貢法。十夫有耨。則經界森列。有條不紊。庸詎得如馬說也。其實皆什一也。聖賢立言。文無虛設。假令貢助果皆什一。則其實一語爲贅文矣。唯立法九一什一不同。而論其實。則於中正之準。初無不合。鄭注載師云。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則是國中什一而役多。野九一而役少。會而通之。總皆什一。其理易明。孟子特立此文。以明助法九一之準。若鄭氏又謂孟子言其實皆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則經文九一什一文聯義對。鄭說雖巧而近於鑿。不得從之。按趙氏以國中爲城中。野爲鄉遂都鄙通稱。則九一之制。自國門外皆然。依鄭氏則以國中當鄉遂用貢。野當都鄙用助。乃鄭氏又以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則鄉遂亦通爲野。與都鄙異於鄉遂之說異。豈又以鄉內六鄉爲國中。遂以外皆野矣。一人之說。已參差不一。其與趙氏之異。又何若矣。備載之以俟考。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國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共祭祀。圭。繫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細士無繫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尙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國注。古者至十畝。地官載師。以士田在近郊之地。注云。鄭司農云。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元謂士載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圭田既是仕田。則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注云。獨前爲吉圭。遂耨之圭。圭。潔也。儀禮士虞禮記云。秋官增氏。哀薦之祭。注亦云。圭。繫也。詩曰。吉圭爲鐘。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必獨繫。高誘注云。獨讀曰圭。是圭之義爲繫也。禮記王制云。夫圭田無征。注云。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

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孔氏正義云。圭。假也。言德行潔白也。而與之田。殷所不稅者。殷政寬厚重賢人。周則稅之。士以潔白而升。則與以圭田。使供祭祀。若以不潔白而黜。則收其田里。故士無田則不祭。有田以表其潔。無田以罰其不潔也。詩文田部云。畦田五十畝。曰。畦。從田圭聲。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畦。習夷與揚。王逸注。五十畝曰畦。蜀都賦劉注云。楚辭倚沼濯畦。王逸云。濕。澤中也。班固以爲畦田五十畝也。孟子曰。圭田五十畝。然則畦从圭田。會意象形聲與。孫氏蘭輿地輿記云。孟子圭田。或以圭訓畝。非也。九章方田有圭田。求廣從法有直田畝圭田法。有圭田畝小截大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一以圭法量之。圭者。合二句股之形。井田之外有圭田。明係零星不成井者也。此上一說。與趙氏異。按鄭司農以士田爲士大夫之子孫。荀子王制篇云。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然則士大夫之子孫。其不能耕爲士大夫者。卽授之田。正與餘夫一例。若然。則圭田不以畝記貨殖傳云。千畦薑韭。集解引徐廣云。一畦二十五畝。文選注引劉熙注。病於夏畦云。今俗以二十五畝爲小畦。以五十畝爲大畦。然則餘夫二十五畝。亦卽蒙上圭田而言。○注。餘夫至等也。○正義曰。宣公十五年公季傳注云。多於五口。名曰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此趙氏義也。多於五口。則不拘何人。故趙氏兼言老少也。漢書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乃當農夫一人。此云如此。則如一夫百畝之例。與孟子餘夫二十五畝之餘夫不同。地官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廬。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注云。萊。休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廬。屋也。揚子雲有田一廬。謂百畝之屋也。後鄭此處不注。而注於載師云。餘夫在途。地之中如此。則士工商以事入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賈氏疏云。六鄉七萬五千家。家以七夫爲計。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孟子云。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彼餘夫與正夫不同者。彼餘夫是二十九已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云牛農夫者是也。其家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百里內置大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爲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大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途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大途之餘夫。並亦在途地之中受田矣。如是。則途人之餘夫。不同於孟子之餘夫。乃趙氏引周禮遂人餘夫以證孟子。則是以前人所云餘夫亦如之。卽此餘夫二十五畝之餘夫也。彼注者因上言夫一廬田百畝。下言餘夫亦如之。故以爲此三十授田之餘夫所受。亦如一夫之百畝。趙氏解遂人謂一夫所受田萊多少。有上中下。餘夫亦如上中下之等。非亦如百畝也。陳詳道禮書云。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百畝。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

孟康云。三年愛土易居。古制也。末世侵廢。商鞅相秦。復立愛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按何云。按主易居。疾云。更耕自愛其處。趙云。爰土易居。許云。趣田易居。爰趣趣換四字。音義同也。古者每歲易其所耕。則田虛皆易。云三年者。三年而上中下田編焉。三年後一年仍耕上田。故曰自愛其處。孟康說古制易居爲愛田。商鞅自在其田不復易居爲下田。名同實異。孟說是也。依孟則商鞅田分上中下而少多之。得上田者百畝。得中田者二百畝。得下田者三百畝。不令得田者彼此相易。其得中田二百畝者。每年耕百畝。二年而得。得下田三百畝者。亦每年耕百畝。三年而得。故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周禮之制。得三等田者。彼此相易。今年耕上田百畝。明年耕中田二百畝之百畝。又明年耕下田三百畝之百畝。又明年仍耕上田之百畝。如是乃得有一歲休二歲之法。故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親睦也。周禮太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睦和也。隨注。同鄉至和也。○正義曰。說文麗鄒云。鄉國鄰邑民所封也。齊夫別治。從麗皂邑名可互稱。折言之。則國大邑小。一國中離析爲若干邑。封。猶城也。所封。謂民城其中。所鄉謂麗往也。劉熙釋名釋州國云。鄉。向也。衆所向也。以同音爲訓也。齊夫別治。言僕隸六鄉。大卿治之。謂周禮。按此分則鄉之名甚折。幾內大鄉。則乎六後都鄙而言。此鄉之專名也。凡民所向往。國之別邑。皆謂之鄉。此鄉之通名也。逸周書大聚解云。以國爲鄉。以邑爲鄉。以鄉爲國。而災相恤。衰喪比服。合閭立教。以成爲長。合族同親。以敬爲長。飲食相約。與鄰相唐。耦耕曰耜。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孟子此文略同。同鄉之田。即同國同邑之謂。非專指六鄉也。韓詩外傳云。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八家爲鄉。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爲鄉。出入更守。疾病相愛。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此本孟子而衍之。共井之人。即此八家爲鄉之謂也。呂氏春秋務土篇云。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廣雅釋地云。營。耕也。爾雅釋詁云。勞。勤也。各相營勞。謂各耕治其田。而各盡其勤也。周禮天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八曰友以任得民。往云。友謂同井相合耦耕作。引孟子此文。趙氏以耦釋友。故引大宰職證之。說文又部云。同志爲友。淮南子時則訓云。令農計耦耕事。高誘注云。耦。合也。農夫同志合耦。亦是友也。廣雅釋詁云。望。候也。觀同。伺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伺。候也。農也。伺亦通作司。我官察姦惡。掌司斬殺戮者。往云。司。伺也。是也。故趙氏解守望相助云。助察姦惡。以察釋望也。楚辭招魂云。天均四方多賊姦些。淮南子也。

翰制。查舊節。高壽注云。森私亦盜也。是森指盜賊而言。中皆防備所已知。望者伺察未形。中
之義易明。故略之。專言察。伺察之。又或備之。言察而守在矣。恩谷子撰問云。是故望人守
司其門戶。密察其所先後。守司即守望。上兼言守司。而以密察自解之。則密察明司。亦兼明守
矣。漢書食貨志引孟子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
可得而平也。以數字代扶持。方言云。扶。護也。護亦救也。詩子樂羣篇云。以相羣居。以相持養。
往云。持養。保護也。扶持二字義同。人有疾病。則羣聚因急。保養之即救護之矣。凡此皆由有以
教化之本。食貨志言之。志言民是以和睦。是睦即和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人家皆私百畝。

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為一井。
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為廬井宅園圖。家二畝半也。先公後私。遂
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注。方一至伍者也。○正義曰。方者。開方也。方
方三百畝也。其形如井字。故為一井也。或云。方是法不是形。古九畝。一曰方田。則九百畝者。其
安用算。山水之性。皆以曲而奔走。即廣野平曠。其畝必自山出。大約中出者必中高。邊出者必邊
高。斷無百十里直如繩。平如砥者。孟子方里云云。亦一一方者以為規耳。阮氏元校勘記云。以為
廬井宅園圖。家一畝半也。閻監毛三本同。廬本孔本考文古本無井字。一作二。無井字。非也。
穀梁傳云。古者公田為居。井田莫非取焉。一作二。是也。此二畝半。合錢保二畝半。是為五畝之宅。
微法九夫為井。則每家受田一頃。一十二畝半。稅其一十二畝半。是九分取一也。無所為公私也。
助法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則每以二畝半為廬井宅園圖。餘八十畝。八家同養。是八百八十畝
稅其八十畝。名為九一。實乃什一也。此助法所以為也。惟是公私之田既分。而先後之期乃
定也。野人謂耕墾之人。國語齊語云。罷土無伍。注云。無行日罷。無伍。無與為伍也。然則士伍
登云士列也。即謂食稅之君子。公田君子所食。先之。私田野人所食。後之。是別野人於君子也。
又地官小司徒。九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
五師為軍。會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孔氏正義云。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
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為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伐。
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為正。遂為副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為鄉。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
遂在郊外。然則軍伍屬鄉郊。毛詩小雅采芣傳云。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箋云。士。軍士也。荀子
王制篇云。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注云。士。卒伍也。則士伍指鄉遂之人。鄉遂什一自賦。無公
田私田之分。則無先公後私之法。是則鄉遂之人於鄉遂之
人也。二者未知孰是。校勘記云。韓本考文古本伍作位。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

君與子矣。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而加慈惠潤澤之。則在滕君與子。共戮力撫循之也。注。略要。如要至如。是。○正義曰。淮南子本經訓云。其言略而循理。高誘注云。略。約要也。約之義爲要。略約音近。義通也。○注。加至循之也。○正義曰。則俗通山傳舊云。傳者。言其綱傳萬物以阜民用也。井田大要如是。此法也。若無慈惠之心行之。則法雖立而民仍不救其弊。荀子富國篇云。垂事養民。拊循之。規之。注云。拊與撫同。猶循慰悅之也。無井田之法而徒撫循規之。則爲小惠。井田之有治人無治法也。注而加慈惠潤澤之。則法亦精微而無光輝。所謂章指。言尊賢師知。采人之善。善之至也。修學校。勸禮義。勸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則爲國之大本也。○注。知采人之善。○正義曰。史記太史公自序云。秦之至也四等。○正義曰。章本無等。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廬而爲氓。○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也。許。姓。行。名也。治爲神農之道者。踵。至也。廬。居也。自稱遠方之人。願爲氓。野人之稱。注。神農至之稱。○正義曰。以神農氏爲三皇者。白虎通號稱也。按易繫辭傳。首稱伏羲。次神農。次黃帝堯舜並稱。謂伏羲神農遊人也。或曰。伏羲神農視觀祝融。孔子所未言。何足以配義農哉。漢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急於農。策耕農事。託之神農。顏師古云。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商子畫策舊云。神農之世。公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呂氏春秋愛類篇云。神農之教曰。土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神農之教。即所謂神農之言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子云。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旦之與昏也。北堂書鈔帝王部引子云。神農氏並耕而食。以爲農也。尸倭魯人。其書屬雜家。商鞅師之。其言並耕而治。與許行同。許行之學。蓋出於尸倭。呂氏春秋審時篇。夫稼。爲之者人也。高誘注云。爲。治也。禮記大學篇。道學也。注云。道。言也。是爲神農之言。即治神農之道也。古之人民。食鳥獸魚蛇之肉。多疾病毒傷之害。故神農因天時。分地利。制家器。教民播種五穀。久而耒耨之利。民皆粒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通變神化。定尊卑。辨上下。爲萬世法。故孟子言必稱堯舜。尸商之徒。仍託神農之言以惑天下。許行從而仿之。猶愚者之於瞽耳。國策齊策。軍重糧高。高誘注云。糧。至也。毛詩。胡取禾三百廂兮。注云。農民言此。一六之居曰廬。是廬即居也。氓與毗同。周禮地官遂人。凡治時。以下類治。注云。注云。農民言此。一六之居

內也。此猶禮儀無拘親也。賈氏疏云。大司徒小司徒主六鄉。皆云民。不言此。此變民言此。直是異內外而已。然則鄉後鄉民。都鄙稱此。此屬都鄙。故爲賈人。國策秦策云。而不愛民。淮南子脩務訓云。以究民張。高誘注皆云。賈民曰張。史記三王世家索隱出還此云。三蒼云。還人云此。還人。亦即都鄙之民也。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

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文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其徒學其業之也。衣褐。貧也。捆屨。叩琢也。

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屨席以供食飲也。文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功名篇云。故民無常處。高誘注云。處。居也。文公與之處。卽

文公與之居。故以居解處。毛詩羔裘箋云。舍猶處也。爾雅釋言云。宅。居也。荀子玉制篇云。定

廬宅。趙氏既以居釋宅。仍以其意未明。故又以舍之宅申明之。謂與之居處者。止舍之以廬宅也。○注。捆屨至叩之也。○正義曰。音義出捆屨。云丁音圓。案許叔重曰。捆。幾也。埤蒼曰。捆。飯也。從才。從木者誤也。張作捆。音同。又出叩琢。云。丁音卓。舉也。從才旁豕。此所引許說。

蓋淮南子注。淮南子修務訓云。蔡之幼女。衛之淫貨。捆屨。高誘注云。捆。叩琢。暴紐。邪文如今之綴。浸黑見赤。亦其巧也。謂繼紐而叩琢之也。毛詩大雅。室家之壺。箋云。壺之言捆也。室家

先以相捆綴。孔氏正義云。捆通而密綴。飯即捆。叩之使堅。室亦綴也。高注。維南同於許。趙注孟子同於高矣。捆屨織席何以爲食。知其賣之以供食飲也。陳良之徒陳

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

聖人氓。陳良。儒者也。陳相。夏之門徒也。辛。相弟。聖人之政。謂仁政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

棄其學而學焉。陳良陳夏之儒道。更學許行神農之道也。○正義曰。僕書藝文志云。儒家者流。辨文於六經之中。留

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爲最高。荀子儒效篇。言大

儒之效。首推周公。其對秦昭王。則以仲尼爲歸。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是儒家者流也。陳相

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陳相言許行以爲滕

君未達至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養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

而以自養也。惡得賢。相言許子以爲古賢君。當與民並耕而各自食其力。養飧。熟食也。朝曰養。夕

曰飧。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民事耳。今滕賦稅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爲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爲賢君乎。三皇之

俗訓。然有管領。隨時短揭不完者。覽其訓。霜雪盈集。短揭不完。新序無暨乃揭短揭。自詩宣王。史記秦始皇帝紀。夫寒者利短揭。索隱曰。謂揭布暨裁為勞役之衣。短而且款。故謂之短揭。亦曰。登揭。凡此言揭者必曰短揭。師古貢禹傳注。以揭為布長揭。演經露又以揭為揭垂至地。豈揭之長短。亦有古今之異與。許子冠乎。孟子問相。曰。冠。相曰。冠也。曰。奚笑冠。孟子問許子何冠也。曰。冠素。相曰。許子冠素。曰。自織之與。孟子曰。許子

自織素與。曰。否。以粟易之。相相言許子以粟易素。曰。許子奚為不自織。孟子曰。許子何為不自織素乎。曰。害於耕。相曰。織妨害於耕。故不自織也。相注。織妨害於耕。○正義曰。阮氏元校勘

本同。廖本妨作妨。按作妨是也。說文火部云。炊。爨也。又爨部云。爨。文火部云。妨。害也。故以妨釋害。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相爨。炊也。孟子曰。許子寧

以釜甑炊食。以鐵為耨。用之耕否邪。相注。炊也。○正義曰。說文火部云。炊。爨也。又爨部云。爨。古言謂則不言曰。如毛傳婦人謂嫁婦。是也。特牲少牢禮注。皆曰爨。爨也。此因爨必於甕。故謂

甕為爨。楚茨傳云。爨。雍爨爨也。此謂甕。又曰。踏踏爨甕有容也。此謂炊。按此言以釜甑爨。故謂

字互訓。皆謂田器。故云以鐵為耨。爨本通名。用以炊。即以炊為爨。發聲本田器。用以耕。即以

耨為耨。曰。然。相曰。用之。自為之與。孟子曰。許子自冶鐵陶瓦器邪。相注。冶鐵陶瓦器。○正義曰

錫則不耗。量之以為。深尺。內方尺而圖其外。其實一。說文瓦部云。甕。煖屬也。重文釜。或從父金聲。是釜屬金治為之也。故云冶鐵。考工記。陶人為甕。實二甕。厚半寸。脣寸。甕實二

玉。義說文解字注云。無底。即所謂一穿。蓋甕七穿而小。而甕之。甕屬瓦陶為之也。故云陶瓦器。微古釜有足

七穿。故必以算蔽甕底。而加米其上而餅之。而甕之。甕屬瓦陶為之也。故云陶瓦器。微古釜有足

如鼎。今釜無足。別以土為甕承其下。說文言秦名土甕曰甕是也。辭讀若通。今俗作鍋。然土其下

亦以木為。則七穿之甕制矣。或以竹為之。俗呼蒸籠。亦甕之類也。曰。否。以粟易之。相

相曰。不自作鐵瓦。以粟易之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

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官中而用之。何為紛

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圖械器之總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陶冶亦

何以爲病。屢夫乎。且許子何爲不自陶冶。舍者止也。止不肯皆自取之。其宮宅中而用之。何爲反與百工交易紛

紛爲煩也。圖注。械器之總名也。○正義曰。說文木部云。械。桎梏也。一曰。器之總名。桎梏爲刑

言喪祭械用。禮記王制云。器械異制。注云。謂作務之用。孟子此文。又指釜錡耕犁而言。是凡器

皆得稱械。故云器之總名也。○注。舍止也。至用之。○正義曰。舍爲居止之止。此爲禁止之止。故

又申解止爲不肯。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邵氏晉綏正義云。春秋隱五年考仲子之宮。

穀梁文十三年傳云。伯禽曰世室。魯公曰宮。是宮廟通稱宮室也。左氏莊二十一年傳云。魏公爲王

宮於珪。鄭詩。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又云。作于楚室。是天子諸侯所居通稱宮室也。左氏僖二十

八年傳云。令無入傳負疆之宮。檀弓云。季武子成慶。杜氏之喪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

宮而不歎哭。是大夫通稱宮室也。士皆稱云。請吾子之就宮。喪服傳云。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

廟。大戴禮千乘篇云。百姓不安其居。不崇其宮。是士庶人通稱宮室也。釋文云。古者貴賤同稱宮

秦漢以來。漢王者所居稱宮焉。按宮是貴賤通稱。此許行所居即廬宅。故以宅解宮也。毛氏奇歸四

書厥言云。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舍止也。言止取宮中。不須外求也。趙注金止。又以不肯爲

止。謂不肯皆自取宮室之中。則猶是止字。而解又不同。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圖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

且爲。故交易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圖孟子言百工各爲其事。尙不可得耕且兼之。人君

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此反可得耕且爲邪。欲以窮許行之非。滕君不親耕也。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

下之事。不可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

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圖孟子言人道自有大

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作之乃得用之者。是率導天下之人以

羸路也。圖注。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正義曰。爾雅釋言云。作。爲也。諸經注或以爲釋作。或以

字連也。作之乃得用之。解自爲而後用之。作即爲也。荀子富國篇云。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

臣竊云。造此者。上之所以導民也。道爲導。而以率性解之。是率即導也。音義出造也。云。丁張並云。路與露同。又出造路。云。力爲切。字亦作露。耶果切。各本作是率天下之人以造困之路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出造路。云。字亦作露。則宣公所見。本無困之二字。路與露古通用。露見於古書者多矣。大雅岸夷載路。鄭箋以病露路。俗人乃改露爲應。此添困之二字。其誤同也。力爲切。瘦也。造路。謂瘦瘠暴露也。音義前說是亦作者。非。翟氏頤考異云。造往謂導人入造困之路。丁張覺其未安。而欲改字爲露。不若奔走造路爲得。管子四時篇云。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房氏注曰。造謂失其常。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可爲此路字之證。

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圖勞心者君也。勞力者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圖故曰至義也。○正義曰。襄公九年左傳。知武子云。君子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是勞心勞力。古有此法。孟子上言大人小人。此云或勞心。即君子勞心也。云或勞力。即小人勞力也。以先王之法。是以加故曰二字。勞心者治人。以下。則孟子申上之辭也。○注。君施至其上。○正義曰。荀子修身篇云。少而理曰治。淮南子說山訓云。幸食食之而勿苦。注云。食。養也。前章言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此云勞心者治人。治人者食於人。即君子治野人也。此云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即野人養君子也。彼云養云食。正是食即是養。故以理釋治。而以奉養釋食。施教化以治理之。即使之同鄉共井。相友相助。相扶持以親睦也。民竭力治公田。則八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也。戰國時諸侯卿大夫。但知多取於民。故不樂分別公私之界。不知助法行。則先公後私之分定。而君子野人之辨明。不特小人之利。正君子之福也。許行以孟子分別尊卑貴賤。持其並耕之說。同君子於小人。思有以破之。故孟子復引先王勞心勞力之辨。以申明君子治野人。野人養君子之義。義而通。非一人之私言矣。故云所常行者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

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圖遭洪水故天下未平。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故禽獸繁息衆多也。登升也。五穀不足升用也。猛獸之迹當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懼害人。故堯舜獨憂念之。敷治也。書曰禹敷土治土也。圖當堯之時。○正義曰。孟子化。必法堯舜。神農之言。非其時也。○注。遭洪至害人。○正義曰。供與鴻通。臣氏春秋教一篇。神農以鴻。高誘注云。鴻。感也。說文水部云。盛。犯也。犯。盛也。二字轉注以疊韻。故連稱之。

火正。其後又相土代之也。說文火部云。烈。火猛也。呂氏春秋盡數篇。無以烈味重酒。高誘注云。烈。猶醺也。趙氏以益焚草木。乃焚所當焚。不可謂之醺。以烈之從火與熾同。爾雅釋言。熾。所云草木燄茂也。故以烈屬草木。謂視山澤草木燄茂者。以熾釋烈。又以熾釋熾也。烈亦為熾。即上故云熾山澤。猶視以為烈。則云烈之。視以為美。則云美之。此視以為烈。蓋刊乃常法。間有深林窮谷。蒼蔚蒙叢。斧斤不可勝除者。則以炬空之。殊省人力。按臯陶謨。燄山刊木。紅氏聲向書集注音疏云。史記夏本紀。作行山采木。又錄禹貢隨山刊木。作行山表木。說文。采。採也。國語魯語云。山不槎蘖。賈逵注云。槎。衰折也。說文本部亦云。槎。衰折也。槎。謂衰折其木以為表識也。然則刊木自為表識道里。與此焚草木題禽獸不同。非孟子異於尙書也。楚辭大招云。魂無逃只。注云。逃。竄也。淮南子說林訓云。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高誘注云。匿。猶逃也。說文穴部云。竄。匿也。三字轉注。故以竄釋逃匿。逃竄則遠。禹疏九河。淪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圖疏。通也。淪。治也。排。壅也。於是水害除。故中國之地可得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家門而不得入。書曰。辛王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如此。寧得耕乎。圖O正義曰。

禹貢濟河為兗州。九河既道。又云。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陽。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毛詩正義引鄭氏注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為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賦。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絮。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又云。播。散也。謂其身山黃河圖說云。水降土升。則河底日低。而地日高。水升土降。則河底日高。而地日低。凡水過寒涼。則反凝結堅實而成冰。土覆寒涼。則反融化柔虛而為塵。黃河之水。出積石之西。寒涼之甚者也。但水雖凝結於積石之間。則不能獨此積石以西之水。所以最廣。至積石東。漸提柔虛之土。所以漸濁。水降土升。隨之而去。則溝底漸下。今觀底柱以上。增高河低。則水降土升。確然可見。梁陽以下。則水復上升。土復下降。此河底所以日高。在西北寒涼之地。則水反堅實。土反柔虛。此梁武以上。所以水降土升也。至東南溫煖之地。則水復柔虛。土復堅實。此梁武以下。所以水升土降也。且沿洛經渭之原。皆出西北寒涼之地。故水上容土。土下容水。彼此相混。而皆為濁河。此梁武以上。所以水降土升也。隋年洛

運河治沁之源。皆出東南溫暖之地。故水不容土。土不容水。彼此相拒。而皆爲滯河焉。此說武以下。所以水升土降也。夫獨河之水。容土者也。滯河之水。不容土者也。滯河之水。入於獨河之中。則獨河之土。必不容於清水之土。自必漸降於下。而河底漸高。以致水行地上。左右衝決也。歸之治河。猶用典成。固宜罪之。然九載河事所行雖結。亦未必非大禹八年於外之一助。蓋大禹兩世於此。熟悉水土之性。故能以水由地上行爲憂。故治地往海。使水由地中行。又何泥滯衝決之有。而聖人推憂深慮遠。惟恐日後之水升土降。水復行於地上。乃思惟有塞去河底之壅。然黃河之水。萬里奔騰。直趨而下。又何能使之暫停於上。以取其泥哉。聖人於此。再四躊躇。乃於河外加河。而使河底之壅盡露。然後漸而去之。則此一河之內。無壅塞之泥。因而二河三河。以及八十九河。復至一二河。輪流更替。一歲必無一河。九歲必各磨一次。周而復始。永無勿廢。萬載千年。可無患焉。後世不明其意。乃誤解之曰。掘九河者。殺水勢也。是豈知水之勢者哉。○滄濟濕。○正義曰。北禹貢云。導沔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滄爲濟。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蒗。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充州云。浮于濟澤達于河。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皆作濟。統也。東入于海。以水字聲。地名。則非水也。惟地理志引禹貢職方作沛。然以濟南濟陰名郡。志及漢碑皆作濟。則知漢人皆用濟。班志許書。僅存古字耳。胡氏渭翁貢錐指云。孟子曰。禹疏九河。滄濟濕。皆在充域。而經於濟。說文本作經。緣改日爲田。又省一糸。登作濕。而濕轉爲經。濕經二字。濕而無則。王氏鳴盛向書後案云。漢志言濕水所經。除東武陽向有四縣。一平原郡高唐。桑欽言濕水所出。二濕陰。三向乘郡千乘。四濕沃。所經郡三者。讀東郡平原千乘也。高唐之水。當爲濕水則支。河渠書云。禹出具邱西南南折者。即河之經流也。其一則濕川也。河自王莽時益定。推用濕耳。孟康言。河徙惟用濕。雖似小誤。其以禹濕二集。一爲濕川。此用古義。不可改也。以水經注元和志異字記諸書考之。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清河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故道。而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濕水所行。蓋臺以北。則古河水所經。蓋宋時河嘗行濕鎮。及河去則大清河兼行河爲滄。其小清河則斷爲濟水故道也。○決汝漢。○正義曰。再貢云。潘冢尊像。東流爲漢。又東山。決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從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南陽郡魯陽縣注云。有魯山。濕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又有昆水。東南至定陵入汝。潁川縣亦有定陵。豫郡國志。潁川縣有定陵。汝南郡無定陵。劉昭注。於潁川定陵引地道記云。高陵山決水所出。汝南定陵。蓋即潁川定陵。前漢有一縣分隸兩郡者。定陵在汝南潁川之間。故分屬之。光武時省併爲一。僅存爲一。故遺志屬潁川耳。

班氏於魯陽序淮水至定陵入汝。於定陵序汝入淮。定陵以西。統汝於淮。淮亦汝也。達做水數之。歷南陽河南潁川汝南。故有四縣。杜預考敘釋例。郭璞山海經注。並云汝出南陽魯陽縣大孟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陰褒信縣入淮。襄城晉置。汝陰魏置。在晉則歷大孟也。東說文言汝水出宏農。盧氏。還歸山。班志。盧氏縣。熊耳在東。伊水出東北。然則漢時盧氏縣在伊水之南。與魯陽爲接壤。鄭氏目錄之。故水經注言汝出魯陽大孟縣山。蒙柏谷西即盧氏界。許氏雖與班氏異。而其指則同。若水經言出河南梁縣鮑鄉西天息山。此本山海經。非班許義也。鄭注於熊耳分志。始言汝水逕狼臯山。狼臯在梁縣西南六十里。見寰宇記。蓋汝自魯陽起百餘里。始至梁縣。元和平志謂出魯山縣。是矣。謂出魯山縣之天息山。是又以魯陽大孟縣入鮑鄉之天息也。淮南子地形訓云。汝出狼臯山。蓋與蒙柏谷短。蒙谷即狼臯山。而孟與孟形近而誤。大孟山即狼臯山也。高誘注云。狼臯山一名高陸也。在汝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此據班氏而未知其指。○排淮河而往之紅。○正義曰。禹貢云。淮水發源桐柏。至桐柏流百十里而伏。盜爲二潭。又見流千里。會如至桐柏入海。揚州地勢散漫。不能約束淮流。禹則開清江一渠。堰其下流。入揚之虞。一自清江浦入海。其餘波之流散不盡者。又導之由廬州巢湖經船兒以入紅。又導之由天長六合以入紅。所謂排淮入海者也。以入海。蓋高堰創於清高。今故蹟猶存也。或曰。高堰始於陳登。是不然。若禹不築堰。則下流散漫。何究極精。此說實能羽翼孟子。近時則有謂開孫氏星術。修補或登耳。蘭字微九。居吾鄉北鄉。顧治康熙時人。於天算增圖。研云。孟子言排淮如河往之紅。今不得其解。或以爲誤。或以爲紅導淮論。大略與蘭同而加詳。其言州。已云沿于紅海。達于淮泗。解者又謂沿江入海。自淮入泗。此偏孔之言。本不足信。貢道迂回。不謂上導支流也。孟子言排者。通其上導支流。以爲淮必不往紅者。不知各獨入海。言入海處與紅分道。往歸頡口。施水受肥東南流。逕合肥縣城。又東注巢湖。謂之施口。而應劭漢書注。並以夏水爲出城父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合肥壽春之間。有芍陂。船官湖。東臺湖。增遠澤。見於水經注。王象之與地紀勝云。古巢湖水北合於肥河。故魏類江南。則猶獨入淮。自淮入肥。由肥而趨巢湖。吳人撓魏。作必由此。又引資治通鑑合肥受南北湖。今史記網際作廟也。歐陽文與地廣記。王存元豐九域志。合肥有肥水淮水。宋時廬州有鎮淮樓。蓋肥合於淮。淮水導則被於肥。此淮水至合肥之證。孫叔敖時開芍陂。當因舊迹爲渠。方輿勝覽引合肥舊志。肥水北支入淮。南支入巢湖。合於夏間爲達合肥。古述可尋求也。且古說大別在安慶。爲今霍邱地。禹迹至此排淮。故導紅有至大別之文。此又淮流與紅通之證矣。然則夏時貢道。正可由巢湖湖施淮。肥水之施。逕淮達於荷澤。荷澤合沛泗之流。故云達于淮泗。從此達河。則至禹都矣。紅淮如獨流。不必在吳王濞通之後也。淮之上游壽春。東則有施肥通流。西則有芍陂宣洩。感夏水漲。則逕合肥入巢湖。以達於紅。故宋以

前。惟疏不爲供澤湖之患。上言注諸海。此言注之江。之諸異者。王氏引之經傳釋詁云。之猶諸也。之諸一聲之轉。互文耳。詩伐檀篇。實之河之側兮。漢書地理志作實諸。襄二十六年左傳。棄諸堤下。五行志作棄之。○注。疏通至壅也。○正義曰。說文氏部云。疏。通也。國語周語云。疏爲川谷以導其氣是也。說文水部云。澮。積也。○字同於蓄。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以湯養物曰澮。皆與此文不合。莊子知北遊云。決齊戒疏濬其心。澮與疏同義。廣雅云。澮。治也。趙氏以治濬之。仍以爲澮耳。按淮南子原道訓。高誘注云。疏。分也。既濬爲二。又濬爲九。濬濬皆分也。疏濬亦皆分也。開通亦分義。趙氏上以治濬濬。此以治濬濬。皆兼有分義也。說文手部云。排。擠也。擠。排也。抵。擠也。推。排也。排抵擠推。皆拒而退去之名。與通相反。故趙氏以壅解之。壅與雍同。周禮雍氏注云。雍。謂隄防止水者也。惟將南濬。被塞其南以拒之。壅。即抵之推之使東去也。趙氏蓋指高誘與。且說者謂壅濬不入江。乃使入淮亦不入江。而孟子以快濬並稱爲快。下承注江。豈孟子不知淮。並不知沙壅。嘗細推之。有精義焉。注自桐柏而東。在上則快類沙壅等水入之。在下則如快折入之。以一淮受諸水。泗口以東。地勢散漫。對於東流入海。故在上則快之在下則排之。趙氏以壅解排。義爲至精。何爲壅。於泗口之下築隄以束之。不使其流漲於樊良計屬之間。推抵之信令東入於海。有此排而淮乃欲如入海。而不致南漲於江矣。乃壅障之功。施於泗入淮以下。可以壅泗。而快類諸流之入於淮者。不可以此壅之。故於泗口以西。快之使往於江。此地如未入淮。所快者淮。其快也。如既入淮。所壅者淮。實壅如也。言排泗而折在其中。言快淮而類諸等水在其中。下以如與淮並言。明如入淮。此快即入淮之快。不可云快淮快。致與下句沓複。故云快快。是時漢在安豐之間入江。使入淮而快之入江。蓋與漢合。故云快快。謂快快以合於漢。而南注之江也。蓋注江者。決漢之決也。注海者。淮泗之排也。以上文言注諸海。故此但言注江。此古人屬文互見之法也。以今推之。使水至安豐鳳陽之間快口入淮。至霍邱西快出。會於巢湖入江。淮快即快快。而快入淮之勢洩矣。又東則類水。自類上懸入淮。沙水渴水。自優遠懸入淮。而淮勢又感。至盱眙又快出。由天長六合入江。而類沙渴水入淮之勢又洩矣。又東折湖。乃自宿遷入淮。而淮勢又感。遂不決之入江。轉壅障入江之路。排之使專由安東注海。使入淮。則快之使合快水以注之江。如入淮。則壅之使不入於海。故云快快。排淮而往之江。自漢不至安豐。而快漢之合。遂莫可解。於孟子稱快快漢。可以考見當時之地勢。益知杜預元稹大則不在安豐之非也。宣王命召公平淮夷。而詩言江漢浮浮。孔氏正義引大則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漢近淮。故淮水之快出者與之合。不言快快。而言快快。明快快於大安豐間入漢。與漢合入江也。孟子此文。至精至妙。補禹貢所未詳。趙氏以壅解排。孟子之義益顯。班固撰漢書地理志。其言水道多用互見。最爲奇奧。而後稷教爲地理之學者。尙不能識之。況孟子乎。○注。書曰至弟子。○正義曰。愚陶謨文。而

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國棄爲后稷也。樹種藝殖也。五穀爲稻黍稷麥菽也。五

穀所以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注。稷爲后稷也。○正義曰。俞書堯其云。帝曰。稷。黎民阻飢。故氏春秋在地篇云。而樹麻與菽。淮南子本經訓。益樹莖莖。高誘並注云。樹。種也。○正義曰。呂植立也。禮記中庸。地道敏樹注云。樹。種也。毛詩齊風。葛藟如之何。傳云。葛。樹也。說文風部云。藝。種也。本郭云。樹。生植之總名也。是樹藝種植四字義通。故樹可訓種。亦可訓植。藝可訓植。亦可訓種也。○注。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正義曰。素問金匱真言論云。東方青色。其穀麥。南方赤色。其穀黍。中央黃色。其穀稷。西方白色。其穀稻。北方黑色。其穀豆。周禮夏官職方。揚州荊州宜稻。豫州并州宜五種。青州宜稻麥。兗州宜四種。雍州冀州宜黍稷。幽州宜三種。注云。三種。黍。稷。稻。四種。黍。稷。麥。五種。黍。稷。稻。菽。稻。麥。大豆。小豆。麥。苽。南方無黍。而稷梁二者。言人入殊。鄭氏注三種及箋詩。獨不詳稷之形狀。呂氏淮南子其所著書。往往言諸穀之得時。及大歲所值之年。穀之或昌或茂。或東南之地。地各有所宜種矣。而獨不及於稷。而鄭聚班固服虔孫炎韋昭郭璞之疏。其言稷者。類皆冒稷之名。唐以前。以粟爲稷。唐以後。或以黍之黏者爲稷。或以黍之不黏者爲稷。今讀說文。較然不可指冒。及後稷。鄭氏說。稷梁兼收。黍稷不固。足正諸家之謬。其考梁云。說文。禾。嘉穀也。米。粟實也。梁。米名也。聘禮米禾。皆黍稷。禾爲諸穀大名也。七月詩云。禾麻菽麥。禾爲諸穀中之一物明矣。綏稷專言禾者。稷以禾爲主。非謂禾爲諸穀大名也。以他穀連黍者。不別立名。假借通稱。抑以事難件繁。有足相包者。屬文之法耳。故重見於上以目之也。周官倉人職掌粟入之議。注九穀盡藎焉。以粟爲主。鄭氏注大宰職。九穀中無粟。此言九穀以粟爲主。則是梁即粟矣。史記索隱載三蒼云。梁好粟。其證也。內則言飯有梁。又有黃梁。是梁者。白梁也。今北方猶呼粟米之總名者曰梁米。先鄭注九穀。有稷無梁。然於六穀則稷梁並載。韋昭注國語。直曰。稷。梁也。顯與禮經相暗。及其注百穀。於稷之外又復舉梁。稷梁二穀見於經者。判然兩事。秦漢以後。混而一之。舉梁輒逸稷。舉稷又逸梁。後鄭知稷梁之不可相無也。而穀然改司農九穀之說。吾於是服康成氏之識之卓也。其注疾醫職之五穀。曰麻黍稷麥豆。據月令之文。膳夫王用六穀。以司農說。稷黍稷麥菽。蓋據食醫會稽食之宜而知之。於九穀必入五穀者。宜與藎氣相應。故直據月令五穀考爲之注。其注職方宜五種。不能據大戴意爲增損。且州所見。有稻黍稷麥四種。四種有稻。而月令五穀無稻。故據所已見之四種。而益之以菽。諸家言五穀者。月令曰。麻黍稷麥豆。鄭氏提之。注法書。史記天官書與月令同物。顏師古注漢書食貨志之五種。盧辨大戴禮注。亦皆同之。袁問給五方之穀。曰麥。黍。稷。稻。豆。鄭氏注職方氏之五種。曰黍。稷。麥。稻。淮南子五穀注。菽。麥。黍。稷。稻。漢書音義。韋昭曰。五種。黍。稷。麥。黍。稷。稻。漢書音義。韋昭曰。五種。黍。稷。麥。黍。稷。稻。

指其實體實事之名。曰仁曰禮曰義。稱其統緒中正之名。人道本於性。而性原於天道。天地之氣化。施行不已。生生不息。然而生於陰者。入水而死。生於水者。離水而死。生於南者。習於陰而不耐寒。生於北者。習於陽而不耐溫。此資之以爲養者。彼受之以爲害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物之不以生而以殺者。豈天地之失德哉。故語道於天地。聖其實體實事而道自見。一陰一陽之謂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也。人心之知有明闇。當其明則不失。當其闇則有差謬之失。故語道於人。人倫日用。成道之實事。率性之謂道。脩身以道。天下之達道五也。此所謂道不可不修者也。修道以仁。及聖人修之以爲教是也。其統緒中正。則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所謂中節之爲達道是也。中節之爲達道。純粹中正。推之天下而準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五者爲達道。但舉實事而已。智仁勇以行之。而後純粹中正。然而即謂之達道者。達諸天下而不可廢也。易言天道而下及人物。不徒曰成之者性。而先曰繼之者善。繼謂人物於天地。其善固繼承不隔者也。參者。稱其地統中正之名。性者。指其實體實事之名。一事之善。則一事合於天。成性雖殊。而其善也則一。善其必然也。性其自然也。歸於必然。隨完其自然。此之謂自然之極致。天地人物之隨。於是乎盡。在天道不分言。而在人物分言之始明。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言限於成性而後不能盡斯道者衆也。程氏瑤田通錄錄有親。君臣則有義。夫婦則有別。長幼則有序。朋友則有信。以有倫故盡倫。以有信故盡信。識者實有焉而已矣。毛氏奇齡四書賡言補云。契所教人倫。在尚書舊傳。極是明白。總見春秋文十八年傳。季文子引識文仲之言。使史克告曰。高辛氏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謂之五教。而社稷注云。康誥友恭相左。五帝紀述五教。亦無異辭。因之虞書賡五品。則又與春秋義方。大學慈孝。康誥友恭相左。五帝紀述五教。亦無異辭。因之虞書賡五品。即父母兄弟子五者。敬敷五教。正義謂五教。即教之義慈友恭孝五者。漢唐儒者。不以五達道爲五倫。不使孟子人倫闕入一字。孟子所言。必戰戰戰戰。則有如此。大來曰。孟子所言人倫。在春秋時已有之。論語子路曰。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則亦以君臣長幼爲人倫之二矣。曰古經極重名實。魯是君臣父子諸倫。而名實不苟。偶有等舉。必各爲區目。如管子稱六親。是父母兄弟妻妾。衛石甫稱六順。是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王制稱七教。是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禮運稱十義。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齊魯稱十禮。是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義。婦聽。祭統稱十倫。是事鬼神。君臣。父子。貴賤。親疎。爵貴。夫婦。政事。長幼。上下。白虎通稱三綱六紀。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諸父。族人。諸舅。師長。朋友。雖期三暮四。總此物數。而十倫非十義。五道非五常。中庸三德。斷非洪範之三德。則五達道必非五倫也。按史記集解引鄭氏注堯典云。五品。父。母。兄。弟。子也。又云。五

典。五教也。蓋誠以司徒之職。屬職注堯典云。五教。五品之教。王肅注云。五品。五常也。鄭氏自本文十八年左傳。以所云五教之目如是。乃取以爲堯典五教注耳。然史克所舉。不必卽爲尙書疏義。書命契。此舉八元。已不相合。如管子五誦篇言聖王歸八德以道民。八者。君中正無私。臣忠信不黨。父慈惠以教。子孝弟以肅。兄寬裕以誨。弟恭順以敬。夫敦樸以固。妻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強不侵弱。隱公三年左傳。石碏言六逆大順。則省下倍上臣殺君。但言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石碏止舉大者爲君陳古義。信義之事。非所宜言。又公方經變人。夫婦之際。所宜深諱。然則古人論事。原無一定。史克所說。烏知非石碏一例。孟子係於詩書。所目五教。宜得其真。禮記樂記云。道五常之行。論衡問孔篇云。五常之德。仁義禮智信也。王肅以五常爲五品。亦不同於鄭氏。司徒五教。宜以孟子爲定論。未可據左傳以擬孟子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人之有道也。言人之爲道如此也。若言人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爲有一擊之韓。聖人有憂之也。又字承上文憂洪水而言。○注。司徒至教也。○正義曰。禮記祭法云。契爲司徒而民成。民卽人也。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聚也。重民衆。趙氏所本也。趙氏前解明人倫爲人事。此教以人事。亦以人事解人倫也。易家人彖傳云。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陰陽猶篇。孔子對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家人專以門內言之。故不及君。原朋友對齊景公切其時事。故僅舉君臣父子。亦立言各有其當。乃序卦傳云。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兌象傳言朋友講習。則君臣夫婦朋友。與父子兄弟五者。自不可缺一。故趙氏合易論語而言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又益以朋友貴信也。是爲契之所教。則五教之中。不放勸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放勸。堯號也。遭水災。恐其小民放辟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復從而振其羸窮。加德惠也。○放勸曰。○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孫宣公云。意不以爲堯之言。則今讀日爲越者誤。自上文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至此。皆敘事之辭也。蓋日曰二字。形近易訛。唐石經日字皆作曰。釋文於日字每加音別之。亦有不能別而具越實兩音者。無識者攢取此勞之來之以下。竄入向書敘教五教在寬之後。妄差。按孔本作放勸曰。與音義同。僖本俱作曰。作日是也。言既命益禹稷契而不自已也。日日勞來匡直輔翼。所以然者。使自得之也。而未已也。又從而振德之。日字與又字相照。與大學日日新同。下云聖人之愛民如此。緊承此數語。不然。徒使益禹等勤勞。放勸轉有暇矣。而暇耕乎四字。正從日字一貫。○注。放勸堯號也。○正義曰。閻氏若璩薄地又續云。古帝王有名有號。如堯舜禹其然也。放勸重華文命。皆其號也。孟子引古堯典曰。放勸乃祖落。許氏說文正同。屈原賦二十五篇最近古。鄭經云。就重華而

陳詞。九章涉江云。吾與重華處乎瑤之圃。懷沙云。重華不可輕令。重華凡三見。皆實謂舜。豈本史臣贊舜之詞。屈子因以爲舜歟乎。紅氏舜尚書集注音釋云。大猷稱帝系尊云。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又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又嫫嫫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是放勳與軒轅高陽等。同稱是也。漢書古今人表云。黃帝軒轅氏。帝顓頊高陽氏。左傳亦稱高陽氏。高辛氏。軒轅高陽等。既皆是氏。則放勳當同。按古之稱氏。如姬姜。而係以氏。以軒轅高陽。之。放勳之爲軒轅矣。堯典稱九。子朱稱縣。皆名。其云有縣在下曰虞舜。鄭氏注云。虞氏。舜名。是也。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名曰軒轅。虞舜者。名曰重華。夏禹名曰文命。名號曰禹。淮南子原道訓云。則名實同。高誘注云。軒轅。虞舜之名也。周書說解云。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注云。名。謂諡號是也。○注。遭水至德也。○正義曰。趙氏說放勳曰。故如是解也。遭水災。民爲不善。故堯勞來之。不罰責之也。王氏念孫廣雅釋詁云。說文。勳。勞勳也。爾雅。勞來。勳也。大雅下武篇。昭茲來許。鄭箋云。來。勳也。史記周紀。武王曰。日夜勞來。定我西土。墨子尚賢篇云。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皆謂勳也。孟子滕文公篇云。放勳曰。勞之來之。亦謂聖人之勳民也。又云。輕。整也。戾與整通。說文。輕。車戾也。字通作匡。考工記。輪人則輪雖微不匡。鄭衆注云。匡。枉也。枉亦匡也。說文云。獸皮之章。可以束在戾相連背是也。管子輕重甲篇。弓弩多匡侈者。枉謂之匡。故正枉。枉亦謂之匡。孟子滕文公篇云。匡之直之。義有相反而實相因者。皆此類也。趙氏以正義匡。匡。正也。爾雅釋言文。直其曲心。則匡爲正其邪心也。人性本善。遭水災則心曲而不直。邪而不正。放勳不憚其勳。而匡之直之。使有以開通其蒙。而復歸於金焉。匡正而必申以使其自得者。此聖人無爲而治。無一日息其勳民之念。實無一日見其勳民之迹。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所以匡之直之者如是。所爲使自得之也。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云。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孟子所本歟。呂氏春秋季春紀。振乏絕。高誘注云。振。救也。昭公十四年傳云。分貧振窮。此振義同。顧窮。即乏絕窮也。呂氏春秋報恩篇云。張儀所被於天下者。高誘注云。德。猶恩也。論語靈問篇云。何以報德。注云。德。恩惠之德也。又從而振救其感窮。而加以恩德。皆孟子稱放勳勳民之事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堯。號也。鄭本考文古本號作名。遭水災恐其小民放僻邪侈。宋本恐作德。閻監毛三本災。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重喻陳相。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爲己憂。農夫以百畝不易治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正義曰。大戴禮主言篇云。昔者舜左禹而右臯陶。不卜而得治爲己憂。○舜以下席而天下治。孟子本會子之言。故於舜所得賢聖之臣。舉禹臯陶也。○注。

農夫以不易治爲已憂。○正義曰。毛詩。甫田。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禾易長畝。傳云。易。治也。故以治釋易。○
爲天下求能治天下者難得也。故言以天下傳與人。尙爲易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
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
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
其所由來。堯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之道哉。德盛乎。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巍
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堯舜蕩蕩巍巍如此。但不用心於躬自耕也。○正義曰。
第八。其云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此小異。蒙輿引包云。蕩蕩。廣遠之稱。廣遠亦大
也。所以大者。以其無私。故堯氏既以大舜蕩蕩。又以無私申大之義也。方言云。巍巍。高也。楚辭
遠遊。抱獨揚以巍巍。注云。巍巍。大貌。高大亦威。故堯氏以威釋之。禮記射義云。與爲人後者。
注云。與。猶奇也。儀禮士昏禮。記我與在。注云。與。猶衆也。奇衆皆加多之義。故以益釋與。音
義出不與。云下音類。又如字。如字則讀與之反與之之聲。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曰遷金而
書說法解云。民無能名曰神。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曰遷金而
不知爲之者。故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不可知。故無能名。無爲而治。故不可知。論語。爲政
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何氏注云。德者無爲。天以寒暑日月運行爲道。聖人以元
亨利貞運行爲德。用中而不執一。故無爲。民運行於聖人之元亨利貞。猶衆星運行於天之寒暑日月。
故黃帝堯舜。承伏羲神農之後。以通變神化。立萬世治天下之法。禮記凡言堯舜。皆發明之也。孟
子述孔子之言而申明之。云。堯舜所以用心哉。蓋推述說者誤以民無能名。有天下而不與。爲屏棄一
切。無所用心。蓋堯舜之無爲。正堯舜之用心。曰爲政以德。曰恭己正南面。曰修己以敬。曰使民
不佞。曰使民宜之。非用心。何以爲德。何以爲恭。何以爲敬。何以能使民不佞。使民宜之。故堯舜治天
下。非不以政不以法。其政德。而心以運之則勞。其法德。而心以導之則密。非運以心。聯以心。
不能無爲而治。卽不能民無能名。亦卽不能有天下而不與。是爲爲政以德。戰戰兢兢。用其中於
民。此堯舜所以通變神化。此堯舜之用其心也。用心卽勞心。勞心如此。何能勞力以期耕乎。○吾
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當以諸夏之禮義。化蠻夷蠻之人耳。未聞變化於夷蠻之
人。則其道也。○正義曰。則。法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

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圖陳良生於楚。北游中國。學者不能有先之者也。可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子之兄弟。謂陳相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良死而倍之。更學於許行。非之也。圖師死而遂倍之云。○正義曰。作倍。古字借用耳。下子倍同。按荀子大略篇云。數而不稱。師謂之倍。禮記大學云。而民不信。注云。倍或作僇。蓋與倍名釋形體云。背。倍也。在後稱也。楚辭招魂云。工祝招君。背行先些。注亦云。背。倍也。僇皆倍三字。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二年。然後歸。圖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圖注。在擔也。○正義曰。毛箋云。抱負以歸。國語齊語云。負任儻何。殷牛軋馬。以周四方。注云。背曰負。肩曰儻。任。抱也。何。揭也。毛詩小雅。我任我聲。我車我牛。傳云。任者。轡者。車者。牛者。箋云。有負任者。有轡任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淮南子道應訓云。寧越欲干齊桓公。因蕭無以自達。於是為商賁將任車。以商於齊。商誘注云。任。載也。按婦人懷子為任子也。禮記樂記注云。孕。任也。郊特牲注云。孕。任子也。孕。懷抱在前。則任之為抱。其本義也。因而擔於肩者。載於車者。通謂之任。散言之則通也。○注。失聲。悲不能成聲。○正義曰。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大人小兒。泣而不止。謂之號。哭極音絕。亦謂之號。平原謂啼極無聲謂之號。哭極音絕。時極無聲。此趙氏所云悲不能成聲也。按失亦與失通。伏之言放。失聲或亦謂放聲也。禮記檀弓云。文伯卒。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哭失聲。此失聲正謂放聲。太平御覽引漢名臣奏云。王莽出至闕。太后憐之。問伏泣失聲。太后親自以手巾拭圖泣。此言先伏地而泣。繼而至於放聲也。○注。場。孔至三年。○正義曰。爾雅釋宮云。場。道也。說文土部云。場。祭神道也。因經楚語云。壇場之所。注云。除地曰場。蓋於家墓之南。築地使平坦。以為祭祀。揚子法言謂之靈場。說文謂之祭神道也。後人樹碑於此。謂之神道碑。神道在冢前。未可當正中而室。故知在偏左偏右。魯倚廬室之偏倚東壁也。毛詩周頌。稷稷來反。傳云。反。後也。趙氏以復釋反。故云復三年。讀子貢反築室於場為一句。反字連築室也。問氏若環釋地續云。反云者。子貢送諸弟子各歸去。已獨還次於墓所。或曰。反。復也。子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疆會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耀之。秋陽以暴。

之。鵲鵲乎不可食已。罔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想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曾子不肯。以為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五六月。盛陽也。鵲鵲。甚白也。何可尚。而乃欲以有若之質。放聖人之坐席乎。尊師道。故不肯。注。有若至孔子。○正義曰。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趙氏所本也。禮記檀弓云。子辭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然則有子之似夫子。不特狀貌然矣。○注。秋陽至陽也。○正義曰。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陽。日出也。供饌八庶徵。以朝及闇。鄭云。闇。昏時也。陽。發為陽以乾物。祭義。夏后氏祭茅絜。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鄭云。闇。昏時也。陽。發為日。曰日。陽之陽。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陽之義當從鄭。孟子秋陽以暴之。亦當作秋陽。周正建子。改時改月。故周之秋。乃夏之夏。周之七八月。乃夏之五六月。又當日中。最能乾物。文選注引蘇母選孟子注云。周之秋。於夏為成陽也。亦仍趙氏也。○注。鵲鵲甚白也。○正義曰。王氏念慈與雅疏證云。鵲。訓。果。果。白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云。鵲然白首。鵲與果同字。又作鵲。重言之。則曰鵲鵲。又云。果之言皎皎也。說文。果。明也。衛風伯兮篇。果臝出日。管子內業篇云。果乎如登乎天。孟子滕文公篇。鵲鵲乎不可食已。趙氏注云。鵲鵲。甚白也。義與果相近。毛氏奇歸四書索解云。紅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從來訓作潔白。夫道德無言。潔白者。惟志行分精濁。則有是名。故夫子稱丈人欲潔其身。孟子稱西子蒙不潔。又稱猶者為不屑不潔之士。司馬遷稱屈原其志潔。大抵獨行自好者。始有高潔之目。此非聖德也。夫子自云。不曰白乎。涅而不淄。祇以不為物汚。與屈原傳之雖然。然而不倖語同。豈有會子擬夫子。反不若子貢之知天如日。宰我之超堯越舜。而僅云鵲鵲。非其旨矣。況潔白二字。會見之詩序。白華。孝子之潔白。此但以物言。並不以德言也。被毛氏說是也。列子湯問篇云。鵲然疑乎雪。釋文云。鵲又作鵲。文選李少卿與蘇武詩云。皓首以為期。注云。皓與鵲古字通。說文頁部云。鵲。白貌。楚辭曰。天白顚顚。鵲鵲即是顚顚。爾雅釋天云。夏為昊天。劉熙釋名釋天云。其解有散。鵲鵲也。然則鵲鵲謂孔子德也。如天之元氣磅礴。向。即上也。不可上。即子貢云。德天不可階而升也。以此推之。紅漢以濯之。以紅漢比夫子也。秋陽以暴之。以秋陽比夫子也。德乎不可上。以天比夫子也。同一水。他語可濯也。不能及紅漢之濯也。同一火。播濯可暴也。不能及秋陽之暴也。乃以紅漢濯之猶未足也。以秋陽暴之猶未盡也。其如天之鵲鵲不可上矣。此會子之推崇比擬。尤過於宰我子貢也。徒以為潔白。豈非矣。○注。放聖至席乎。○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他日弟子進問曰云云。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之座也。此非子之座也。趙氏意本云。阮氏元校勘記云。於聖人之坐席乎。閻監毛二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於作放。音義。今也南蠻獸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出賢放。放是也。放者今之假字。

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圖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獸鳥耳。獸博勞也。詩云。七月鳴鵪。應陰而殺物者也。許子託於大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並耕。傷害道德。惡如獸舌。與曾子之心亦異遠也。人當出深谷。上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深谷。圖注。其舌至物者也。○正義曰。爾雅釋鳥云。鵪。伯勞也。引之月。鵪始鳴。大戴禮夏小正云。五月鵪。則鳴者也。百鵪也。百鵪即伯勞。是鵪通作鵪。故趙氏以鵪為鵪勞。鄭氏月令注亦云。鵪。博勞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仲夏紀云。鵪。伯勞也。是月陰氣生於下。陽發於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鵪之於鵪而鳴其上。注淮南時訓云。五月陰氣生於下。伯勞夏至應陰而鳴。伯勞即博勞。伯勞一鵪之轉也。幽風獨云。七月者。王肅謂古五字如七。則詩亦本是。五月鳴鵪。鄭氏謂幽地曉寒。幽極西北。寒當早於中國。曉寒之說。恐未然也。曹植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而鳴。陽為生仁義。陰為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趙氏謂許子傷害道德。惡如獸舌。正以獸應陰氣而鳴。鳴則傷害天地之生氣。堯舜仁義之道。亦天地之生氣也。許子以並耕之說害之。故惡如伯勞之舌。非謂其聲之曉曉啾啾也。趙氏王訓云。南方曰鵪。許行楚人。故稱南蠻。趙氏胡以夷稱蠻。非謂其音之蠻。與獸舌同也。南蠻不皆獸舌。獸舌不必南蠻。南蠻言其地。獸舌言其賊害也。○注。與曾子至入深谷。○正義曰。說文異部云。異。分也。呂氏春秋知分也。以是通之。則異有遠義。故以遠釋異。孟子謂陳相之俗淳夏而從許行。異於曾子之尊孔子而不事有若。趙氏注。惡如獸舌以上片許行。與曾子之心亦遠異也。賈下片陳相。爾雅釋言云。鵪。鵪也。故解幽谷為鵪谷。下云下喬木。則遷是上喬木矣。俗本作止喬木。非是。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圖詩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懲。艾也。周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荆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常欲擊之言。南夷之人難用。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為不善變更矣。孟子究陳此者。深以責陳相也。圖注。詩魯至相也。○正義曰。引詩在魯頌閟宮之章。史記建元以來侯者王表。引云戎狄是膺。音義出膺擊云。應。當也。毛氏讀膺為應。故以當訓擊。蓋以當對是擊敵之義。故轉訓耳。呂氏春秋察微篇。宋華元帥師應之大鼓。又處方膺。荆令唐蔑將而應之。高誘注並云。應。擊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不使應敵。高誘注云。應。猶擊也。是應

有舉義。趙氏亦謂庸為適矣。周禮云：車鑿鑿。注云：舉也。是當與舉義亦相近。下文周公方且庸之。不可云方且當之。故以舉釋之也。毛詩小雅河水富。寧莫之德。傳云：德。止也。趙氏以舉釋之。又釋以止。明之之節所以止之。禮記內則云：方物出謀。注云：方。猶常也。故以常釋之。鄭氏以此為公倍與齊桓舉義兵之事。周氏若樂穡地又續云。左氏傳十三年秋。為戎難故。諸侯成周。齊仲孫湫致之。十六年秋。王以戎難告於齊。齊微諸侯而成周。齊桓舉義兵。傳公無從不從。倪勤王成周。尤為第一義。豈有兩諸侯無魯在其中者。周氏桓中辨正云。春秋宣八年。楚滅舒。成十七年。滅舒庸。襄二十五年。滅舒鳩。當僖公從齊桓伐楚時。舒尚未滅。正義云。舒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此說得之。舊氏謂者吳云。詩序云。周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首二章止。淑懿。后稷太王文武之勳。三章言成王封魯。魯子孫率由不愆。祭則受福。戎狄是庸。荆舒是懲。第四章文也。上三章未暇序及周公。所云周公之宇者。非於此章頌之而敘頌哉。故自公章千乘。至莫我敢承。皆周公。而不屬僖公也。僖公而繼。仲爾壽而富。周公傳之也。五章六章。繼周公而叙伯禽。所謂維夷來同。豈荒徐宅。顯係伯禽事。見諸尚書費誓者也。七章八章。方頌僖公復宇。如此說之。則詩言春秋孟子。彼此悉無疑義。而詩讀亦未嘗有錯。孟子兩引此文。皆指為周公。必自有自聖門授受師說。不得以漢儒義注之說。反疑孟子。子是之學。子字一頓。是指許行。故云子反說是人而爭其道。反此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陶陳相復為孟子言此。如使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市無二賈。不相僞誕。不相欺愚小也。長短謂大尺。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石。大小謂尺寸。皆言其同賈。故曰無二賈者也。關注。可使市無二賈。○正義曰。禮記玉制。喪事不貳。注云。貳之言二也。故經言市價不貳。也。趙氏注萬章篇。然則齊僞害者與。亦云。僞。詐也。淮南子本經訓。其心愼而不僞。高誘注云。僞。虛詐也。詐兼以虛。國語楚語是言僞也。注云。誠。虛也。淮南子本經訓。其心愼而不僞。高誘注云。○注。不相欺愚小也。故趙氏此注。以正僞。關注毛本作僞。詐義同。十行本作為詐。為即僞也。愚小民也。考文古本作不相欺愚小也。愚小。謂五尺之童也。考文古本得之。○注。大小謂尺寸。○正義曰。布帛長至數丈。故云丈尺。屨大極尺。無至丈者。故云尺寸。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

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
家。國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徒五倍也。什十倍也。至於千萬相倍。譬若
和氏之璧。雖與凡玉之璧。尺寸厚薄適等。其賈豈可同哉。子欲以大小相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
粗屨也。小細屨也。如使同賈而賣之。人豈肯作其細者哉。時許子教人僞者耳。安能治國家者也。國注。其不齊
性也。○正義曰。楚辭雲中君。與日月兮齊光。注云。齊。同也。是不齊即不同也。呂氏春秋上德
篇。此之謂順情。淮南子本經訓。人愛其情。高誘注並云。情。性也。性清有陰陽之分。而實一貫。
荀子正名篇云。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清。易文言傳云。利貞者。性清也。亦性清並稱。故諸氏以性
稱情。長短輕重多寡大小。此形也。形同而情或不同。則好醜精粗是也。○注。徒五倍也。什十倍也。
○正義曰。史記作倍繩。徐廣云。一作五倍曰徒。按倍爲半倍。而益者即一倍也。如本有三。倍之爲
六。得大而三爲半矣。主原數則益數爲倍。主益數則原數爲半。故云半倍而益之。徒字說文所無。
竹下從。說文訓徒。篴竹器也。所終切。丁音師。則宜是篴。說文竹器。可以取聲去綯。篴亦通徒也。
篴通篴。故亦作篴。爾雅雅樂。大琴謂之篴。大琴謂之篴。韓亦篴也。篴者遠也。蓋五弦相屬則蕤
也。由琴之五弦。五倍之爲二十五弦而爲篴。以其數五五而稱篴。故凡五倍即通稱爲篴。篴通篴。
又通於篴。篴則傳寫之訛也。周書大聚篇云。十夫爲什。管子立政篇云。趙惠文王時。得和氏璧。秦
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璧之尺寸等耳。此璧值十五城。不已千萬相倍乎。
○注。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正義曰。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篇云。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
故以爭辨亂。○注。巨粗屨也。小細屨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務本篇云。有巨有鈔而已矣。高誘注
云。巨。大也。鈔。小也。情同粗。即纖字。淮南子主術訓云。而抱鼓爲小。高誘注云。有巨有鈔而已矣。高誘注
雄傳。集注引通疏云。精。細也。禮記樂記云。凝是精粗之體。注云。精粗。謂萬物大小也。是精
粗通謂之大小。巨爲大。即爲粗也。小爲精。即爲細也。粗疏易成。細巧功密。此物情之迥異。許子
屨大小以形論。此巨小以情論。治國家以情不以形。章指。言神農務本。教於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
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理萬情。謂之教。是以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敘以匡之也。國神農務本。○正義曰。呂
王之所以尊其民者。先務於農。農非徒爲地理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上。農。古先聖
而事末。則不令。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不理萬情謂之教。○正義曰。萬。考

文古本作万。足利本韓本作物情敦樸者。老子云。敦令其若樸。趙氏所本也。考文引足利本作樸。敦通純。純亦通尊也。○博陳義辨上下之敘以匡之。○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詩上下之序。又云。儒者流。祖述堯舜。君臣並耕。即所爲同之君臣也。詩亂上下之敘。故以上下之敘匡正之。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徐辟孟子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往。夷之治墨家之道者。○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順四時而行。而不知別親疏。共大家。尹佚二篇。田俛子三篇。我子一篇。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墨子七十

一篇。隨巢胡非。皆墨墨弟子。我子爲墨子之學。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儒分爲八。墨分爲三。呂氏春秋。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又墨者鉅子孟勝。又東方之墨者謝子。淮南子墨者有田鳩者。田鳩亦見韓非子。再。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我常願見之。今值我病不能見也。病愈將自往見。以辭卻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他日復往求見。○夷子不來。○正義曰。其實事。近時通解謂亦孟子言。謂我病愈往見夷子。夷子不必來。王氏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子矣。不直言攻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我聞夷子爲墨道。墨者治喪貴薄而賤厚。夷子思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己。豈肯以薄爲非是而不貴之也。如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奉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可鄙。足爲戒也。吾欲以此攻之也。○墨之治喪以薄爲其道也。○正義曰。墨子自節葬三篇。上中亡。下篇尙存。其言云。古聖王治葬。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過土。盡

其葬也。近時通解謂亦孟子言。謂我病愈往見夷子。夷子不必來。王氏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子矣。不直言攻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我聞夷子爲墨道。墨者治喪貴薄而賤厚。夷子思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己。豈肯以薄爲非是而不貴之也。如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奉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可鄙。足爲戒也。吾欲以此攻之也。○墨之治喪以薄爲其道也。○正義曰。墨子自節葬三篇。上中亡。下篇尙存。其言云。古聖王治葬。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過土。盡

若參詳之於。則。死。此以薄爲道也。慈氏星術墨子後序云。其節葬亦謂法也。尸子稱禹之葬法。死於陸渚者葬於陸渚。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剡喪三月。見後漢書注。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剡喪三月。制喪三月之喪。夏更有制。墨始法也。汪氏中述學云。古者喪期無數。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五服精粗之制立矣。放勳祖落。百姓如喪考妣。其可見者也。夏后氏三年之喪。既陳而政事。則禹之爲父三年矣。禹稱。皆用夏稅。使夏后氏制箕山之陰。則夏之爲君三年矣。士喪禮自小斂奠。朔月升薦饗奠。大遣奠。皆用夏稅。使夏后氏制喪三月。稅置監習其禮。以贊周人三年之喪哉。若夫陵死陵葬。澤死澤葬。此爲天下大水不能具其禮者言之。荒政殺哀。周何嘗不因於夏禮以聚萬民哉。墨子者。蓋學禹而自爲其道者也。故其節葬曰。聖王制爲節葬之法。又曰。墨子制爲節葬之法。則謂墨子自製者是也。故曰墨子之治喪。以薄爲其聖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正義曰。鄭氏如使云。墨子則是設辭。近時鍾離以夷子葬其親厚。乃是以所廢事親。攻其陰。所以激發其性也。此說爲得。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

也。言儒家曰。古之治民。若安赤子。此何謂乎。之以爲嘗同其恩愛。無有差次等級相殊也。但施愛之事。先從己親

曰。毛詩幽風鴉鳴篇云。思斯勤斯。傳云。思。愛也。是愛卽思也。廣雅釋詁云。差。次也。呂氏春秋召類篇。士階三等。高誘注云。等。級也。禮記樂記然後立之樂等。注云。等。差也。是差等

由親始。孔本尊本作施厚之事。

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

也。夫夷子以爲人愛兄子。與愛鄰人之子等邪。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驚救之。謂之愛同也。但以赤子無

者安全之。小民亦猶是也。保民如保赤子。則民其安矣。孟子隱文公篇。墨者夷之求見孟子。稱儒者之遺。古之人若保赤子。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孟子解之曰。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

延母紀產碑云。耕殖少。歲少即狹小也。禮記表記云。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注云。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孔氏正義云。小。謂所施狹近也。孟子曰。昔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闕廋人守苑囿之吏也。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不至

也。闕廋齊至殺之。○正義曰。昭公二十年左傳云。十一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旌。不獲。公

使弔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旆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

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之達也。闕氏若環。環地三續云。虞人。守苑囿之吏也。

周禮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殫虞。每大殫大數。中士四人。迹人掌田獵者。亦中士四人。餘皆下士

及府史等。自不敢上擬乎大夫。招以旌豈敢進。此守官也。而即守道也。左氏生六國初。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

而往。何哉。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槨。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

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善也。非禮招已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

妄見諸侯者。何焉也。注。志士至魯道。○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子路與巫馬期新於鄒郛之下。陳之

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闕然投繯於

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乎與。試予與。意者其

志與。此以志士仁人並稱。論語衛靈公篇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集解引孔

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孔子謂殺身成仁。孟子謂舍生取義。

惟取義乃成仁。故志士為仁人。即亦守義者也。巫馬期不願處師氏之溝壑。固死無棺槨。棄尸溝壑而

不恨者也。死而不愛其身。則生可賤其元。生不愛其元。則死何難於在溝壑。志與勇皆以義授之。故

趙氏均以義言。論語陽貨篇云。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故云

義勇者也。勇而非義。雖義元不顧。第要將義政之施。非君子所貴矣。元。首也。爾雅釋詁文。信

公三十三年左傳。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先賈人欲師。死焉。欲人歸其元。

面如生。哀公十一年傳。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皆喪其元之事也。守死善道。論語泰伯篇文。○

注。直事。妄見諸侯者。○正義曰。韓非子喻老篇云。事。為也。直。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

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利也。則枉

至焉與。○正義曰。萬俗通十反篇云。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昔者趙簡子

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趙簡子

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以不能得一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趙簡子

正義曰。史記趙世家云。晉獻公賜趙盾歌。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趙衰生盾。趙盾卒。趙盾子

○注。王良善御者也。○正義曰。哀公二年左傳云。邲無恤御簡子。注云。邲無恤。王良也。孔氏

正義云。王良善御者也。○正義曰。哀公二年左傳云。邲無恤御簡子。注云。邲無恤。王良也。孔氏

故爲大藝之一。王良之善御。最有名。於書傳多稱之。楚辭云。當世豈無服驥令。誠無王良之善御。

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國語晉語云。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邲無正進曰云云。又云。

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注云。無正。晉大夫邲無伯樂。又云。伯樂。無正字。淮南

子覽冥訓云。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持轡。馬爲盤齊而餘蹄。投足調勻。勢逸若一。心怡氣和。

禮便輕舉。安勞樂進。馳騁若燄。高誘注云。王良。晉大夫邲無伯樂子良也。所謂御良也。一名孫無

政。爲趙簡子御。死而託精於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注。天下鄙賤之工師也。○正義曰。

王良爲大夫。不可爲卑賤。賤與下良對。故釋爲鄙。謂其技藝鄙陋。鄙野異於國中。言其俚

弊非國工也。以師釋工者。儀禮燕禮大師告於樂正注云。大師。上工也。是工亦稱師也。或以

告王良。良曰。請復之。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強而後可。強嬖奚乃肯行。一朝而獲

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簡子曰。我使掌與

女乘。主也。使王良主與女乘。○注。掌主也。○周禮天官凌人注云。杜子春

可。王良不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禽。範。法

也。王良曰。我爲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禽。嬖奚小人

也。不習於禮。○注。範法至於禮。○正義曰。範。法也。爾雅釋詁文。昭公八年秋。萬千紅。穀梁傳

也。不習於禮。○注。艾蘭以爲防。置旂以爲轅門。以葛覆賢以爲藥。旒旁提御。轡者不得入。車軌區

不隊。所云車軌區馬候蹄者。法度之御也。毛詩小雅車攻篇傳云。一日乾豆。二日賓客。三日充君

出貫隙作機。非也。鄭氏箋云。御者之良。得射疾之中。發貫心死疾爲上殺也。孫宣公云。誠如字。非也。鄭氏箋云。御者之良。得射疾之中。發貫心死疾爲上殺也。孫宣公正義云。如摧破物。則中而敗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如發而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如破而破也。家大人曰。舍矢而破。與舍技則獲同意。皆言其中之遠也。楚策云。壹發而殪。意亦與此同。鄭箋及孟子趙注。皆誤解如字。○注。貫習也。○正義曰。貫。習。爾雅釋詁文。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貫假借作損字。習也。如孟子我不貫與小人義是也。毛詩曰。率夷傳云。率。習也。率即母之聲變。傳即謂損字。御者且差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孟子引此以喻陳代云。御者尙知恥。羞此射者。不欲與比。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乎。○注。御者尙知恥。羞此射者。○正義曰。國語周語云。且子過矣。枉己者。未

有能直人者也。○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已自枉曲。何能正人。○注。過謬也。○正義之料天下過矣。高誘注云。過。謬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壞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高誘注云。矯。正也。枉。曲也。說文矢部云。矯。擣也。箭箝也。易說卦傳云。坎爲矯擣。宋衷注云。曲者更直爲矯。蓋物之曲者。以直物糾之。章指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是以諸侯雖有善其辭命。伯夷使同直。故云以直矯枉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正云。伯夷不就辭命無考。惟韓非子和亦不屑就也。○注。是以至就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正云。伯夷不就辭命無考。惟韓非子和周之與。伯夷叔齊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盡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比人至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孟子所云。或即指此。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孟子時人。爲從橫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爲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爲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搆諸侯。使強凌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注。景春至術者。○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從橫家者。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歸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則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誣詐而棄其信。凡十二家。以蘇秦張儀

爲首。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景春稱儀衛而不及蘇秦。秦時已爲齊所殺矣。又孟子古往致云。橫藝文志兵陰陽家。有景子十三篇。疑卽此人。○注。公孫至合從長。○正義曰。史記秦本紀云。惠文君五年。陰晉人犀首爲大夏造。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裴駰集解云。犀首官名。姓公孫。名衍。陰晉曰。陰晉。今之華陰也。衍爲大夏造時。陰晉向屬魏。衍爲陰晉人。是魏人也。又張儀列傳附公孫衍傳云。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啻。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集解引司馬彪云。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按此則衍在魏爲犀首之官。在秦爲大夏造之官。趙氏云。魏爲犀首。未詳所本。國策秦策云。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與師道云。年表陰晉人犀首爲大夏造。則非官名。而韓策膠鬲以犀首張儀並言。何爲一人獨以官稱乎。恐犀首或姓名也。魏亦有犀首。按犀首卽公孫衍。明見史記。意者先在魏爲此官。後遂以爲號。故人通稱之。史記言約長。趙氏言從長者。周氏樞中辨正云。衍本衛人。史記以儀衛同衛。而發云。夫言從儀衛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是衍亦衛人之疆秦者也。所以稱秦魏之交。致義渠之襲者。特以須張儀而然。非合從也。卽其用陳軫之計。三國奉事。亦並無合從事跡。其爲秦敗楚。則見於韓非子史記等書。黃東發謂衍或從或橫。殊非其實。趙注云。衍嘗佩五國相印。爲從長。史記犀首入秦爲約長。此言衍相秦約五國。與秦橫親。正破從爲橫之事。約長非從長也。未有相秦而合從者也。衍生長於魏。趙氏謂秦王之孫。故曰公孫。亦未知所出。○注。張儀合從者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報更篇云。張儀。魏氏餘子也。將西游於秦。過東周。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留有間。惠王悅而相之。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史記張儀列傳云。張儀者。魏人也。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而恐秦之攻諸侯敗約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二說不同。索隱云。張儀說六國使連橫而事秦。故云成其橫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實秦也。關西地形橫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從而連秦之橫。故蘇秦爲合從。張儀爲連橫也。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匡君。女子則當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爲大丈夫也。○注。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正義曰。紅氏永寧經補義云。父命之者。迎賓冠子。父主其事。至於士冠禮諸祝辭。皆實祝之。非父命也。父禮則有辭矣。周氏樞中辨正云。陳亦韓曰。士冠禮無父命之文。賓則有三加祝辭。又有醴辭字辭。冠後以贊見於卿大夫鄉先生。如晉趙文子冠見欒武子范文子韓獻子智武子。皆有言以勸勉之。蓋父不白命。而以其命之意出於賓。亦不親教子之意也。○女子

至夫子。○正義曰。闕氏若環釋地又續云。門即父母家之門。非女子所適之壻家之門。今人祇緣俗有母送其女至壻家禮。遂以爲壻門。不知婦人親送不出門。又內言不出於梱。古豈有是耶。然孟子此一種。與儀禮士昏禮記亦殊不同。記云。父在階上西面戒女。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髮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聲。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衽席是戒者。非行之一人。與所送亦非止門一處。大抵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鉅。抑儀禮定於周初。而列國行之久。頗各隨其俗。如衛人之帶也。離之。魯人之帶也。合之。雖孔子魯魯。而衛當日仍行自若。周氏柄中辨正云。士昏禮。女父不降送。母戒諸西階上亦不降。而孟子言往送之門。輟傳亦言送女不出祭門。乃指至壻門者。按輟傳諸母兄弟送不出壻門。謂祭門外兩觀門也。所詣諸侯嫁女之禮。與士昏禮無所宜庶母及門內者。並無送至壻門之說。國策恐未可據。○注。男子至丈夫也。○正義曰。毛詩邶風燕婉傳云。婉。順也。說文女部云。婉。順也。春秋傳曰。太子密婉。是順之義爲婉也。以義匡君。義不可從。則須諫正。是以義爲正也。不論義之當從當違。一概無違。是以順爲正。非以義爲正者也。故趙氏以婉解之。則其不能以義匡君矣。趙氏佐淫故錄云。往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威德。補義甚好。此出士冠禮。祝曰。今日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之文也。按儀禮士冠禮。作順爾成德。此改爲就者。以孟子斥順爲妾婦。故易順爲就。廣雅釋詁云。就。歸也。賈子道術篇云。行歸而通謂之順。莊子人間世云。就不欲入。注云。就者形順。是就亦順也。乃所順在成德。成德則能以義匡君。是以義爲順者也。惟以無違爲順。而不以義。則妾婦之順也。言有古今之不同。賴聖賢發明之。文王繫易。以利爲重。其時所謂利。以利物言。故孔子贊之云。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蓋至孔子時所謂利。共以爲利己。於是放利而行爲利。故孔子罕言利。而以義爲利。易以坤爲順。孔子贊易。屢以順言其時。以行謂正君爲順。荀子臣道篇云。以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是也。至孟子時。則徒以從君順指爲順。故孟子斥爲妾婦之道。謂有以調和而補救之。惟妾婦諂諂之施。徒以取容爲順耳。亦當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者不惑。乃可以爲大丈夫矣。○注。廣居。廣居於道也。○正義曰。趙氏以廣居爲天下。則居天下之廣居。即謂人生天地間也。天地之間。至廣大。隨在可以自得。必以富貴而窮順。

也。白虎通四時篇云。歲時何。謂春夏秋冬也。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春夏物榮盛。秋冬氣變威。此三月爲一時。而物變之說也。變卽化也。歷一時而物變化。君子亦當趣時爲變化。春秋繁露四時之制篇云。天之道。春暖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聖人觀天之所行以爲政。故以夏酌暖而當春。以賞罰暑而當夏。以罰罰清而當秋。以刑罰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夏賞罰刑。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也。禮記禮弓上云。既殯。覆殯如有求而弗得。皇皇如有望而弗至。注云。皆憂悼在心之貌也。禮弓下云。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閭閻篇云。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也。楚辭離騷篇云。征夫皇皇其孰依兮。注云。皇皇。惶遽貌。廣雅釋訓云。惶惶。懼也。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公明儀。賢者也。而言古人三月

無君則弔。明當仕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絜。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犧牲殺。舉血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諸侯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粢盛。盛稻也。夫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女功。衣服祭服。不成就。不實肥腴也。惟辭也。言惟細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殺。故曰殺血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寔。猶喪人也。不亦可乎。禮記曰。至衣服。○正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繅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繅服。注云。齊或爲葵。孟子所引之禮。蓋如是也。桓公十四年穀梁傳云。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又成十七年。穀梁傳云。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與孟子所言略同。然則犧牲不成以下。亦孟子述禮之文也。禮記曲禮云。無田養者不設祭器。又王制云。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諸侯至祭服。○正義曰。國語周語云。宣王即位。不藉千畝。魏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又云。及期。王親之。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親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蓋田名藉田。以借助於民。故名。天子先親耕。而後民終之。是躬耕勸率於民也。天子雖躬耕。不過三推而已。其終收獲得共粢盛。實由民之助力。故云收其藉助也。是

誤。孟子性殺器血。趙注血所以覆器者。此謂血爲鎮之假借。似非孟意。廷琥按血本無覆器之訓。血讀若起。古音與孟同爲一部。孟律亦曰盟律。揚子太元經。冥者。明之祿也。血讀假借。段說是也。段又謂趙氏覆器之訓。似非孟意。豈以器之有領。無關禮制乎。說文。領。慢也。周禮有領人。領卽幕。亦作覆。幕亦與編通。公食大夫器。甸人陳鼎設局幕。鼎若束若編。少牢饋食禮皆設局幕。幕卽編。此覆鼎之幕也。以其覆鼎。故字作幕。鼎編以茅爲之。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有羊鼎。士有豕鼎。魚鼎。庶人魚炙之薦無鼎。則亦無幕。此不待言。周禮天官幕人注云。以巾覆物曰幕。小爾雅廣服云。庶人謂之幕。幕卽巾也。以其幕物。故亦謂之幕。用布。或用葛。大射餼膳會兩廡。幕用絳。若絳。鄉飲餼禮。尊絳幕。鄉射禮。尊絳幕。燕禮。公尊瓦大兩。幕用絳若絳。尊兩廡於房戶之間。同絳。皆有幕。所以覆尊者也。特牲禮。覆兩壺卒羹幕。所以覆壺者也。特牲禮。還巾以絳。絳裏。所以覆尊者也。士昏禮。醴饗二豆。菹醢四豆。衆巾之。所以覆豆者也。公食大夫禮。簠有蓋幕。有司徹。簠有蓋幕。所以覆簠者也。尊壺饗豆簠簋皆有幕。故趙氏以覆器二字統之。而上下等殺由此分焉。天子祀天地。則以疏布巾幕入尊。祭宗廟。則以畫布巾幕入尊。幕人凡王市從禮于賓也。或以尊厭卑亦無幕。燕禮君尊有幕。方圖壺則無幕。皆禮會于室故有幕。尊于房戶外。爲殿御賤。故無幕。陳用之云。人君尊也。故燕與大兩有幕。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尊壺。非旅食于門西。薦。賁而無文。則其無幕也宜矣。燕禮公尊瓦大兩有幕。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尊壺。非旅食于門西。兩圖壺。注。尊方壺。爲卿大夫士也。旅衆也。士聚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方圖壺無幕。亦足爲庶人不用幕之一證。曲禮爲天子制瓜者。國之。巾以絳。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絳。爲大夫累之。士縹之。庶人皀之。大夫降於諸侯。卽不用巾。孔疏謂此制瓜當在公庭。則不用巾者。亦以尊厭卑。又巾幕等級之可考見者也。土之祭禮用幕。禮有明文。孟子淮土無田云云。蒙上禮字。若血是飲食之器。則本文器字。已可該括。故趙氏以領字假借解之。曰性殺。殺卽所以用性也。曰器則不害殺喪人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下云。喪亦不可久也。又云。喪人無簠。注云。喪謂亡失位。昭公二十五年公羊傳云。喪人不俟。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出疆何爲復載質。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孟子言仕之爲急者農夫不可不耕。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國魏本晉也。周霄曰。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君子何爲難仕。君子謂孟子。何爲不急仕也。國我晉

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正義曰。推趙氏注。似趙氏所據之本作晉人亦仕國也。我晉人也。則晉人二字。亦仕解亦仕國也四字。謂我爲晉人。亦仕於晉國也。乃相傳諸本俱作晉國亦仕國也。則趙氏注。我晉人也。爲無所附矣。近解謂晉國亦君子遊宦之國。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

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而行。○正義曰。音義出媒妁云。音

媒妁也。周禮地官媒氏注云。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今齊人名麴糵曰媒。說文共部云。媒。謀也。媒合二姓。灼。附也。○正義曰。二姓人。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附者。附也。附者。感酒

行禮也。○正義曰。二姓者。如把板往茲。致其調適也。○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

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而不由其正道。是與鑽穴隙者何異。○正義曰。是與鑽穴隙

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而不由其正道。是與鑽穴隙者何異。○正義曰。是與鑽穴隙

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而不由其正道。是與鑽穴隙者何異。○正義曰。是與鑽穴隙

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而不由其正道。是與鑽穴隙者何異。○正義曰。是與鑽穴隙

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而不由其正道。是與鑽穴隙者何異。○正義曰。是與鑽穴隙

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而不由其正道。是與鑽穴隙者何異。○正義曰。是與鑽穴隙

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而不由其正道。是與鑽穴隙者何異。○正義曰。是與鑽穴隙

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而不由其正道。是與鑽穴隙者何異。○正義曰。是與鑽穴隙

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而不由其正道。是與鑽穴隙者何異。○正義曰。是與鑽穴隙

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而不由其正道。是與鑽穴隙者何異。○正義曰。是與鑽穴隙

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而不由其正道。是與鑽穴隙者何異。○正義曰。是與鑽穴隙

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而不由其正道。是與鑽穴隙者何異。○正義曰。是與鑽穴隙

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而不由其正道。是與鑽穴隙者何異。○正義曰。是與鑽穴隙

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而不由其正道。是與鑽穴隙者何異。○正義曰。是與鑽穴隙

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而不由其正道。是與鑽穴隙者何異。○正義曰。是與鑽穴隙

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而不由其正道。是與鑽穴隙者何異。○正義曰。是與鑽穴隙

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而不由其正道。是與鑽穴隙者何異。○正義曰。是與鑽穴隙

可受也。予以舜受堯天下爲泰乎。注。簞筥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凡以弓劍楯宜簞筥問人者。注云。簞筥。盛飯食者。圖曰簞。方曰筥。簞禮士冠禮云。擯賓于方圖之別。亦得通稱之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注。彭更曰。不以舜爲泰也。謂士無功

事而虛食人者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綏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

孟子言凡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梓匠，木工也。

輸人與人作車者。交易則得食於子之所有矣。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者。銑。餘也。爾注。周禮至其日。見考工記。○注。銑。餘也。○正義曰。毛詩小雅。十月之交。四方有銑。傳云。銑。餘也。邠氏。則皆無不足。孟子。子農有餘粟。女有餘布。爾餘卽上以銑之銑。女以所家之布。易農所銑之粟。兩相補。有所餘。斯各有所不足矣。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

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國入則事親孝。出則敬長順也。悌順也。守先王之道。上德之士。可以化俗者。若此不得食子之祿。子何尊彼而賤此也。國注。悌順也。○正義曰。

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云。弟。悌也。心順行謹也。由長而幼。不失次第之序。則順。若以幼陵長。則失其序而非順矣。○注。守先至俗者。是悌爲順也。上。上命也。尙德之士。解守先王之遺。可以化俗。解以待後之學者。待無化義。儼覆公食大夫禮。左人待執。注云。古文待爲俟。周禮不氏。以遽居乏而待養。杜子素云。待嘗爲持。言亦或爲持。蓋趙氏讀待爲持。謂扶持後之學者。使不廢古先之教。惟守先道以扶持後學。所以有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

志亦將以求食也。○彭更以爲彼志於食。此亦但志食也。○正義曰。也字當作邪字。荀子正名篇云。其求物也。
養生也。齋養也。三也字。皆與齋邪同。
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

志乎食功乎圖孟子言祿以食功。子何食乎。曰。食志。圖彭更以爲嘗食志也。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圖孟子言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墮滅之。此無用之爲

也。然而其意反欲求食。則子食乎。注。孟子至焉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破。碎壞也。小爾雅廣破。碎石也。是毀瓦即破碎瓦也。音義云。塤。張武安切。云與毀同。阮氏元校勘記云。塤誤錄字。破者數也。於此文理不順。依注云塤塤。則當云與塤同。集韻塤塤三字同也。塤乃塤之俗。晉氏應考異云。趙氏以毀瓦塤塤四字爲一義。則塤塤是畫脂饒冰。費日損功之意。宋張芸叟著雜說一卷。名畫塤塤集。蓋取此。按爾雅釋宮云。塤謂之朽。說文本部云。朽所以餘也。秦謂之朽。關東謂之塤。塤。朽也。金部云。塤。鐵朽也。或從木。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此釋今紅術以鐵爲之。或以木爲智伯報仇。朽謂塤塤之朽。今本皆作打。移蓋。刃其朽。謂皆用木而獨刃之。然則塤朽皆器名。論語八佾篇云。朽謂塤塤之朽。不可朽也。王肅注云。朽。塤也。塤公三十一年左傳云。朽人以時塤塤宮室。住云。朽人塤者。塤。塤也。塤塤皆器。用以塤塤。則塤謂之朽。即謂之塤。因而塤塤之入塤地也。塤地則復塤塤之。別爲一事。說文云。畫。界也。象田四界。率所以畫之。又刀部云。則等畫物也。謂物有差等。畫以爲界。趙氏謂田地已有界畫。而後將所界畫之迹。用泥塗而滅去之。瓦破碎則無能造屋。所畫界塤塤。則等差無所驗。是皆以有用爲無用也。若劃爲古文畫。說文刀部云。劃。劃傷也。齧。刺也。劃也。劃。劃刀刀劃。依此則謂新塤塤之牆。而用鐵刀勢劃之。義亦通。曰。否。圖彭更曰。不然也。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圖孟子曰。如是則子果食功也。章指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爲素餐。圖移風易俗。○正義曰。語見云。移風易俗。天下皆尊。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圖問宋當如齊楚何也。圖今將至伐之。○正義曰。史記。宋世家云。偃自立爲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君乃與齊魏爲敵國。威血以章臺。縣而射之。命曰射天。縣於烟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樂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豫。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僖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徐祿宋。三分其地。按史記稱宋王爲桀紂。與萬章旋歸於鄒。年六十餘矣。聞宋王偃將行仁政。往遊焉。會齊楚惡而伐之。萬章以國小爲慮。孟子以傷武之事告之。蓋以弔伐望宋王也。觀孟子與萬章問答。意其初政尙有可觀者。戰國策所謂射天啓地。世家所書淫於烟婦人。諸侯皆謂桀宋者。乃其晚節不終。時孟子去宋已久矣。齊楚之伐。國策

本一耳。焉得有二。湯都定在偃師。而所謂偃師去葛太遠。不便代耕。不足辨矣。○注。葛夏諸侯
嬴姓之國。○正義曰。僖公十七年左傳云。葛嬴生昭公。葛嬴為如夫人之一。以衛懿鄭姬等例
之。則葛為國。嬴為姓矣。說文女部云。嬴。帝少皞之姓也。春秋時秦徐紅黃鄉皆嬴姓。葛嬴徐
徐嬴。齊桓時葛尚存。○注。放縱無道。○正義曰。楚辭離騷云。夏康娛以自縱。注云。縱。放也。
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
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
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注。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書。尚書逸篇也。仇。怨也。
言湯所以伐殺葛伯。怨其害此餉也。○注。童子至無狀。○正義曰。禮記曲禮云。自稱於其君曰小童。
稱也。少儀童子曰孺事。注云。童子未成人。小童若云未成人也。雜記稱陽童某甫注云。童。未成人之
太主徒既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以見人
也。○正義曰。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考之書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注。尚書至餉
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云云。正湯征中語。上引仇餉既言書曰。則中雖問以釋書。而其下引一征。則
不復言書曰。至其下溪我后。則又加書曰。其非一篇甚明。桓公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是仇為怨
也。葛伯不當怨餉者。云仇餉。是謂其殺童子使餉者仇怨之。不云餉者仇葛伯。而云葛伯仇餉者。
人屬文每如是也。下云為匹夫匹婦復仇。則仇在匹夫怨葛伯也。葛伯殺餉。是葛伯以仇怨餉者。
故云仇餉也。紅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
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注。四海之民。皆曰湯不貪天下富也。為一夫報仇也。○注。為一夫
正義曰。周禮天官宰夫諸侯之復注云。復。報也。是復讎即報仇。史記晉世家云。仇。傷始征。自
者。讎也。書作仇。孟子以讎釋之。趙氏以仇釋讎。明孟子言讎。即書仇餉之仇也。湯始征。自
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
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
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饗我后。后來其無罰。○注。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

魏居二。賈氏疏云。言率皆如是。元三類二者。象天三覆地二載也。再貢荆洲屬離元體。說文糸部云。絳。大赤也。纁。淺絳也。蓋赤和以黃則淺。亦合黃爲纁。亦合黑爲元。故元黃卽元纁也。史記魯仲連列傳。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集解引郭璞云。紹介。相佐助者。趙氏以願見釋紹字。本此。凡請見必由紹介也。周禮秋官司典。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注云。相謂主君攝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殺之至也。是時諸侯匪厥元黃來請見。謂相者曰。其介紹我周王。傳我願見之意。使我得見休而臣附於大邑周也。曰我周王親之也。曰大邑周。太尊之也。二句乃述諸侯請見之辭也。以望釋見。以善釋休。以就釋附。惟臣卽不惟臣。亦念也。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圖太誓。古尙書百二十篇之時太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于之疆。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單食壘漿之歡。此於湯伐桀爲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尙書太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太誓。皆古太誓。圖注。太誓至古太誓。○正義曰。尙書序正義。引鄭氏書論依尙書緯云。孔子求書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此趙氏云古尙書百二十篇所本也。史記儒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施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讀說之。漢書藝文志。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楚元王傳注。臣最曰。當時學者謂尙書惟有二十八篇。惠氏棟古文尙書考云。二十八篇者。伏生也。二十九篇者。夏侯也。依伏生數增太誓一篇。蓋伏生所獻百篇也。此文明云太誓當時後得之。太誓無此文。故趙氏以爲是古太誓也。後得之泰誓。今亦不存。惟史記周本紀載之。近儒王氏鳴盛。紅氏聲。孫氏星衍。皆摘拾成篇。然坊間引太誓曰云云。鄭氏注云。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太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鄭云。今太誓無此章。則亦以爲古太誓矣。馬融書敘云。泰誓後得。按其文似若後得。春秋引太誓曰。殷夢樹膠。膠下。襲於休存。戎商必克。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太誓曰。予克受。非予武。唯股肱文考無罪。受克予。非股肱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弗復悉記。趙氏云。諸傳記引太誓。皆古泰誓。固馬氏說也。孔氏廣森經學居言云。經典釋文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二十篇。漢世行之。按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有得泰誓於壁內者。陸謂本始中。非也。然其云太誓一篇者得之。蓋漢世僅見三篇之一。故諸孟左傳所引太誓。皆適在其所未

見兩簾中。意時博士有附會書序。強分爲三者。乃適致馬融之疑耳。時維鷹揚。毛詩大雅大明第八章文。傳云。如鷹之飛揚也。易師九二傳云。承天寵也。釋文引鄭注云。寵。光耀也。是光即寵也。

不行王政云爾。荀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

何畏焉。萬章憂宋迫於齊楚。不得行政。故孟子爲陳殷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爲君。何

畏齊楚焉。章指言。脩德無小。暴慢無彊。是故夏商之末。民思湯武。雖欲不王。末由也已。○修德無小。暴慢無彊。

傳說衛嗣君曰。治無小而亂無大。亦此意。○民思湯武。○正義曰。淮南子道應訓云。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等之則吾畜也。不畜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武。是其義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不勝宋臣。○正義曰。荀子解蔽

篇云。唐執技於欲權而逐戴子往云。戴讀而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傳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

驪也。按戴驪爲宋太宰。見韓非子內儲說上。楊倞以或曰則之。則不勝非驪矣。趙氏佑僇故錄云。戴

戴不勝即戴盈之。一名一字也。宋之公族執政者。唯宋始終以公族爲政。左傳紀列最詳。至戰國晉

分齊篡。而宋猶錢底相延。不失舊物。本枝之道得也。○孟子不見諸侯。故問答止於梁齊。小國則隱

而已。雖會僻宋。而於康王無問答。則不足以定其見與否也。然所以僻宋亦有故。蓋康王初年。亦

嘗講行仁義之政。其臣如盈之知不勝。議行什一。○義去關市之征。○提居州以輔王。○斯

孟子所以往往而受七十鎰之饋也。○謂孟子在辟公時僻宋。蓋是鮑彪。其考古最疏略。○有楚大夫

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此。欲

變其子使學齊言。當使齊人傳之邪。使楚人自傳相之邪。曰。使齊人傳之。○不勝曰。使齊人曰。一齊

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曰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

數年。雖曰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言使一齊人傳相。衆楚人咻之。咻之者。讎也。如此。雖

日撻之。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衆也。莊嶽。齊街里名也。多人處之數年而自齊也。○正義曰。音義出

禮也云。丁云。按玉篇音義。召呼也。今釋注意音歡爲便。蓋字雖同。阮氏元校勘記云。韓本作讎。是

是。孔本盧本作讎。非。讎即今之諍諍字也。玉篇音義。召呼也。此語甚誤。讎不得有音義。考玉

在在。

管部意荒貫切。呼也。與桑同。然則丁云按玉作聲。轉寫誤作音聲。○注。莊獄齊街里名也。○正義曰。顧氏炎武曰知錄云。莊是街名。是里名。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本卽事於莊。注云。六軌之道。反陳于獄。注云。獄。里名。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敗。注並同。顧氏若參釋地。引炳燭齊國筆與顧同。按宋費衮梁穀復志解孟子莊獄。卽引左氏襄公二十八年傳。又云曹參爲齊相。屬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勿擾也。獄字合從獄音。蓋謂獄市。乃齊闢闢之地。爲人所容。故當勿擾之耳。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孟子曰。不勝常言居州。宋之善士也。欲使居於王所。如使在王所者。小大皆如居州。則王誰與爲不善也。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注。如使在王左右者。皆非居州之疇。王當誰與爲善乎。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國皆僭號自稱王。故曰宋王也。○注。獨如宋王何。○正義曰。獨猶一也。僅一居州。獨能如宋王何乎。此趙氏義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詁云。獨。猶將也。宣四年左傳曰。棄君之命。獨誰愛之。楚語曰。其獨何力以待之。孟子滕文公篇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章指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涅。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注。白沙至衆也。○正義曰。大戴禮記會子制言上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注云。古說云。扶化之者衆。荀子勸學篇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褚先生補史記三王世家云。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中。與之俱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說文水部云。涅。謂黑土在水中者也。黑土在水中。卽好泥耳。故廣雅釋詁三云。涅。泥也。又引趙岐孟子章句云。白沙入泥。不染自黑。此泥字乃涅之誤。詩作涅。住並引會子趙岐。明涅是泥。若均作泥。何以釋詩之涅矣。說苑作白沙入泥。李善蓋以是誤也。音義出涅字云。奴結切。是趙氏作涅不作泥也。說苑又作蓬生桑中。桑亦麻也。扶卽輔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丑怪孟子不肯每輒應諸侯之聘。不見之於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注。不義而富且貴也。○正義曰。論語述而篇文。○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孟子言魏文

侯魯繆公有好義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太甚。迫窄則可以見之。段干本陰垣而辟之。
列傳云：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裴邕集解云：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本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明。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爲姓。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本。恐或失之矣。魏世家云：文侯受子夏經藝。空段干本。過其園。未嘗不載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張守節正義引皇甫謐高士傳云：本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造其門。干本陰牆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呂氏春秋下賢篇云：魏文侯見段干本。立倦而不敢息。然則其始雖陰垣避。其後亦見矣。○澠池開門而不內。○正義曰：閻監毛三本內作部云。阮氏元按勣記云。音義出不內作內。是也。○往。追窄。○正義曰：戴文竹部云。笱。追也。追部云。追。近也。蓋謂若既來近我。我則可以見之。窄卽窄字。又通作笱。爾雅釋言云。笱。追也。小爾雅廣詁云。追。近也。是追追義亦爲近。

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闕**。大夫至其門。○正義曰。毛氏奇歸四書廣言云。此大夫禮也。乃引之以稱陽貨。向以此詢之座客。皆四顧駭愕。不知季氏家臣。原稱大夫。季氏是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日小宰。一日小司徒。此大國命卿之臣之明稱也。故邑宰家臣。當時通稱大夫。如鄉邑大夫。鄉邑大夫。孔子父騶邑大夫。此邑大夫也。陳子車之妻與家大夫謀。季康子欲伐鄉。問之輔大夫。季氏之臣申豐。杜氏往爲屬大夫。公叔文子之臣。論語稱爲屬大夫。此家大夫也。然則陽貨大夫矣。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嘗考小戴記玉藻篇有云。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則是大夫有賜。無問在與不在。皆當往拜。若不得受而往拜者。是乃敵體之降禮。陽虎若以大夫之禮來。尙何事黜亡。正難以敵者之故。不得不出此苦心曲意。而乃謂其所行語及諸禮文之故事。則不惟謬孔子。亦並妄傷貨也。或曰。然則孟子非與。曰孟子七篇。所引禽書論語及諸禮文。互異者十之八九。古人援引文字。不必屑屑章句。而孟子爲甚。孔子所行者是玉藻。非如孟子所云也。周氏栢中辨正云。既拜受而又拜于其室者。禮謂之再拜。此記上言酒肉之賜弗再拜。孔疏云。酒肉輕。但初賜至時則拜。至明日不重往拜也。下言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孔疏云。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饋蒸豚。正所謂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職亡面來。非以敵體之禮而然也。全氏讀禮不審。而以反以孟子爲冤。妄矣。

陽貨饋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

答倭篇云。故曰刑故無小。皆遺無大。其氏書傳云。不忌故犯。雖小必罰。說文支部云。故使爲之也。知而使之。卽知而爲之也。○變惡目新。○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新作心。非。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公都子曰。孟子弟子也。外人。他人論議者也。好

辯。言子好與楊墨之徒辯爭。○注。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正義曰。廣韻公牟注云。漢複姓八十五氏。

○正義曰。大戴記會子事父母篇云。孝子之誠。達會而不敢爭辯。爭辯者。作亂之所由興也。說文

支部云。訟。爭也。淮南子傲真訓云。分徒而訟。高誘注云。訟。爭是非也。又易說卦釋文引鄭注

子言性。高子說詩。慎到宋鉅。各聘所見。孟子均與辯論其是非。不獨楊朱墨翟也。故云楊墨之徒。

孟子曰。我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注。我不得已耳。欲救正道。懼爲邪說所亂。故辯之也。天

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

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注。天下之生。生民以來也。迭有亂治非一世。水生蛇龍。水盛則蛇龍居

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堯下者於樹上爲巢。猶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營度之。以爲窟穴

而處之。○注。堯則巢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此上古之世。五帝時已有臺榭宮室牖戶。不爲巢窟。

堯時洪水汎濫。民居蕩沒。故仍爲巢爲窟也。爾雅釋獸云。豕所棲櫓。方言云。其檻及幕曰櫓。

今牧豕者積草以居之。旁爲之檻。按此櫓夏月暑熱。故架柴爲閣檻。或依樹爲之。故稱櫓巢。不必

在樹上。此以水盛之故。堯下已汎水中。故必巢於樹上。如鳥之巢。呂氏春秋孟冬紀云。營邱堯之

小大高卑。高誘注云。營。度也。高原水所未溢。而民無力爲屋。故鑿而爲窟。鄭氏以累土解營窟。則

是於窟穴之上。又增累以土。淮南子氾論訓云。古者民擇處復穴。注云。復穴。重窟也。一說穴

而居也。凡市閭軍壘周而相連。皆曰營。此營窟當是相連爲窟穴。營度卽是爲。不得云爲爲窟也。

書曰。降水警余。降水者洪水也。○注。尚書逸篇也。水逆行。涇洞無涯。故曰降水。洪。大也。○注。俞

也。○正義曰。謂之逸篇。不知百篇中何篇也。紅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堯典曰。湯湯洪水方割。孟

子稱此降水。卽堯典所謂洪水也。孟子告子篇云。水逆行謂之降水。說文水部云。降水不遵其道。

俗通山澤篇云。肺者。草木之被茂。禽獸之所蔽匿也。傳公四年公羊傳云。大略於肺澤之中。注云。草被曰肺。肺如曰澤。蓋分言之。則肺以草被帶名。澤以水潤澤名。故趙氏注與何休同。通言之。則肺之草即生於水。此劉勰釋名。專以水而有水爲澤。注孟子又以水草相半爲澤是也。澤之水亦草所生。此風俗通既以草木爲肺。又云。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是也。○注。至衆至衆多。○正義曰。周禮夏官大司馬注。鄭司農云。致。謂聚衆也。至與致通。故以至爲衆多。○注。謂昇祭之時也。○正義曰。上云暴君代作。下云及紂之身。紂之前暴君著於書傳者惟桀。故舉之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注。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於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歷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尙書多方曰。王來自奄。○注。奄。東至自奄。○正義曰。說文邑部云。都。周公所誅鄆國。奄鄆二字。周時並行。單呼曰奄。桑呼曰商奄。書序孟子左傳皆云奄。如說奄歸自奄伐奄。昭元年周有徐奄是也。左傳又云商奄。如昭九年蕭姑商奄。吾東土也。定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是也。大部云。奄。覆也。爾雅云。身。蓋也。故商奄亦呼商蓋。墨子曰。周公旦非關叔。商蓋三公東處於商蓋。韓非子。周公將攻商蓋。辛公甲曰。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商蓋。即商奄也。奄在淮北近魯。故許云在魯。鄭注書序云。奄在淮夷之北。注多方云。奄在淮夷旁是也。○注。說因商奄之民封魯者。杜云。或說散在魯。是也。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城東二里有奄城。云故奄國。即括地志之奄里。此可證遊散在魯之說。○注。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商謂武庚。則此傳商奄爲二。按奄在淮夷旁。爲周所伐。是東方無道國也。若王伐紂。至於孟津。還歸二年復伐。詳見史記周本紀。然則三年討其君。指武王伐紂。伐奄與紂紂並言。則亦此三年時事矣。秦本紀云。中潁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子。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並殺惡來。是時蜚廉爲紂石北方。蜚無所親。爲蜚霍太山而戰得石棺。死後葬於霍太山。然則武王未殺蜚廉。但歷之海隅以戮辱之。故趙氏比諸舜放四罪而已。或云。我即殺也。史記非其實。關氏若據釋地續云。說者謂武王誅紂。並殺惡來。飛廉獨以善走。網。竄伏海隅。以爲周無如我何。豈知聖人除惡務盡。於窮無復之地。仍殺而戮之。以彰天討。此亦是隨文詮解。而皇甫謐云。河東縣十五里。有飛廉冢。民常祠之。○注。道元云。霍太山上有飛廉墓。皆與秦紀文合。蓋殺者一處。葬者又一處。其說不可得聞矣。○注。霍太山上有飛廉墓。武王既克殷。得禽。虎二十有二。犀十有二。熊羆羆鹿等若干。遂征四方。凡惡國九十有九。載俘若干。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惡國。謂不願服國也。本九十有九。而載止五十。蓋又省其半也。

狩禽文恒未及象。而呂氏仲夏紀。言象爲虎於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於紅南。乃爲三象樂以嘉其德。適補周書所缺。武周徽國雖載二事。正經中不得明證。故邊旁之書。未可以嚴證而全置也。趙氏佑倡微錄云。微國者五十。諸家無說。惟逸周書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殷獻民。遷於九里。熊楚之先。登即處。飛廉同姓。可備五十之一。孔氏廣森經學夷言云。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微其政事。作武成。歸獸之說。蓋孟子所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者。出於此篇。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咸王征。咸王既踐奄。將遷其君子於楚。周公告召公。作將葬始。成王歸自淮。在宗周維庶邦。作多方云。淮五月丁亥。王來自奄。鄭氏注云。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攝紂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歲之。此以周公相成王時事。奄非武王所滅。故說者謂三年討其君。專指伐奄。則紂紂二字。當屬上周公相武王句。伐奄二字屬下三年討其君句。蓋三年討其君二句。不得既爲武王伐紂之三年。又爲成王踐奄之三年也。假氏思寬讀書記云。按書所言伐奄。總在成王之時。故顧亭林曰。伐奄。成王時事。上言相武王。因紂紂而連言之耳。而毛西河又謂多方本文。則言至於再。至於三。舊傳亦明在再叛三叛。是以周公伐奄有三。一是相武王時伐奄。孟子所云是也。一是周公攝政初年又伐奄。多士所云是也。相武王時伐奄。孟子本文也。何得因他經書無考。而轉孟子伐奄。亦是成王時事。且據事理論之。當時助紂爲虐。淫奄爲最大之國。豈有既討紂而可以不伐奄之理。豈有討紂而可以不討奄君之理。反覆思之。豈西河考訂之學。誠有出於亭林之上者矣。按趙氏以伐奄與紂皆武王一時事。又引多方者。明奄爲大國耳。趙氏以孟子特以奄與紂並稱。而不傳入五十國之內。故申明之。且五十國則微矣。奄雖特伐。實未滅。故至周公攝政時。又微後父諸舉事。叛至再三。仍但遷之於蒲姑而已。終不滅也。書曰。不顯哉。文王讓。不承哉。武王烈。佐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圖書尙書逸篇也。不大顯明。承繼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繼承天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圖往。尙書至功也。○正義曰。此引書亦不見二十八篇中。是逸書也。不六烈光。爾雅釋詁文。禮記祭法云。顯考顯。注云。顯。明也。說文頁部云。顯。明飾也。毛詩秦風。不承繼與。傳云。承。續也。幽或載續武功傳云。微。繼也。是承即續也。爾雅釋詁云。讓。讓也。文王所圖謀論說。一如大禹皋陶。顯明帝王之道。故云大顯明王道。易師九二傳云。承天寵也。光亦寵也。故云承天光烈。啓之義爲開。成之義爲皆。缺之義爲虧。文王武王後人。是爲成王康王。邪說既消。正道復著。周公輔相撥亂反正。故咸以正也。傳公二十八年左傳云。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昭公三年左傳云。昧且不顯。注皆云。不。大也。不顯與此不顯同。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王舊曰。不。詞也。經傳所用。或作不。顯哉承我。美之詞。不顯發聲也。趙注訓至爲大。失之。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國世衰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王綱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國世衰至春秋乎。○正義曰。毛氏奇歸四書。言云。執其父老矣。此二語。似孟子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然此是舊時春秋。非夫子春秋。父弑君是也。所謂邪說。即亂臣賊子與其鋒類。將不利於我耳。莫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暴行。即弑。經或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其君真可弑。而已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既久。政柄下移。羣臣衛出私門。而不知公室。且難封執政。相倚爲彞。凡有逆節。多鼓過於君。鮮有罪及其臣者。如魯衛出私門。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人皆知春秋尊宗周。莫知春秋尊宗國。春秋以魯爲列國之宗而尊之。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董仲舒亦謂春秋有王魯之文。諸儒聞之。羣起而譁。譁譁離咋。以爲王魯誠不可。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可乎哉。且宗國之尊。非自春秋始也。是者太史采風。獻之天子。而魯不陳詩。故魯詩列於頌。次周頌而在商頌之上。則宗國之尊久矣。是以孔子獨尊之。以爲至尊無敵道。故不書弑而書薨。不地亦不葬。至尊之體當然。故曰魯王薨也。天子崩。諸侯薨。大夫卒。春秋諸侯葬皆書卒者。臨天下之辭。獨魯稱薨者。臨一國之辭。亦所以尊宗國。雖尊之。國之禮如尊宗周而爲僭焉。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四方亂獄。莫大於弑君。天王先命許士成之。成之者。斷之也。斷其孰爲首孰爲從。而後行刑。如貞固不服。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或正之。或殘之。春秋九伐之法。不行於邦國。而許士亦失其官。如貞固不服。督弑君。特著其法曰。會于稷以成宋亂。言宋之亂。天王不能成。而以成之之責予魯。明宗國亦得奉天王之命而征成之。自是宗周微而宗國亦微。願往朝齊晉及楚而蔽命焉。四方亂獄。莫有往而威之者矣。故春秋特一書不再書者。以此。莊公三十有二年冬十月乙未。二年冬十月乙未。明弑子者。慶父也。文公十有八年子卒。季孫行父如齊。明弑子者。非獨慶父。而行父亦父與聞焉。春秋書法。有釋而書者。事異而情亦異。有連而書者。事同而情亦同。慶父行父前後如齊。皆以子般子赤之卒連而書之者也。據經傳。前後若一。其情不更顯乎。或曰。魯桓非其人。曷爲以成之之責予之。曰。以成之之責予魯。非予桓公也。若夫桓公不能成。乃假成之名而反取路焉。春秋因直書之而不諱矣。春秋有書一事而兩義並見者。類此。春秋之初。四方亂獄。未聞生亂於魯。春秋猶來告亂於宗國。隱公四年春。衛州吁弑其君。衛人來告亂。蓋以魯爲列國之宗而來告也。隱公不能會諸侯往而戡之。則宗國之微。自隱公始。桓公二年宋督之亂。亦來告。可知桓公乃假成之之名而取路焉。由是宗國益微。不可復振矣。宋兩弑君。晉一弑君。凡三書及。所以楚死難之臣也。弑君何爲或稱名。或稱國。稱國謂專國者。晉之專國者。樂書弑厲公。猶趙盾弑靈公。

盾直稱名。書獨隱其名而稱國。則晉之薑狐失其官矣。薑史失其官。易爲孔子不正之。孔子曰。吾
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然則其義安在。稱國者其義。不稱名者其文。吾
仍其文而存其義。左氏雖虛張卻至之伐。仍不能捨其忠。雖感稱樂書之美。仍不能捨其惡。春秋數
稱樂書的師。一敘鄭。一侵蔡。一伐鄭。明專國也。及厲公死。而書乃弒君之賊。其名卒不復見矣。夫
穀梁謂弒君。賤者窮諸人。莒稱人者賤之。文公十有六年冬。宋人弒其君杵臼。杵臼者宋昭公。弒
昭公者乃其君祖母之姪。使師甸師攻而殺之。而謂之賤。可乎。宋平公弒其君杵臼。可直斥宋昭公。襄
公弒其孫。不可直斥君祖母。直斥君祖母。則名不正而言不順。辭窮故稱人以賤之。以君祖母王姬
之尊且貴。而與賤者同辭。此春秋之特筆。後世君母臨朝。而擅廢置其君之柄者。亦當以春秋爲鑒
焉。文公十有四年九月。齊公于商人弒其君舍。此未踰年之君也。易爲直稱君。踰年稱君者。緣孝
子之心。不忍當君位也。在朝之臣。固已北面稱尊而君之矣。一國之人。亦莫不奉以爲君者。其誰曰
非君也。哀公四年春。盜弒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明弒蔡侯申者。公孫辰也。此連而書者。與
魯慶父弒閔公。宋葛弒殤公同。而經稱盜何也。蔡人以盜起。故稱盜。又蔡昭公將如吳。明不在國
而在塗。則其稱盜也亦宜。傳稱文之錯殺公孫魋。經書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明皆辰之黨。而
辰獨出奔。則其稱盜也亦宜。傳稱蔡人逐之。則慶父亦魯人逐之。可知不殺之而逐之。是爲逐賊。宋葛
出奔陳。宋人力不能討也。春秋猶書以示譏。魯季友力能討慶父。乃不討而殺進逸賊。使慶父出奔
莒。君子謂季友有無君之心。當與聞乎弒之罪。雖敵叔牙。益慶父。其功未足以揜其罪也。○注。
設素王之法。爲下不信。以周時之人。紀周時之事。豈有出於周外。先自爲倖。而猶以責人者。趙岐
學禮從周。爲下不信。以周時之人。紀周時之事。豈有出於周外。先自爲倖。而猶以責人者。趙岐
設素王之法一語。似孔子意中別設一天子。蓋從公羊家黜周王魯之說出。及宋以後。又多謂孔子改
制行權。直以天子自處。當時之天子。聽其忽貶忽褒。其至以天子自處。天子又不足言。惟明新鄭相
國萬文襄撰春秋正旨一卷可稱焉。首論春秋乃明天子之義。非以天子賞罰之權自居。次論孔子必不
敢改正朔用夏時。次論託之魯史者。其於何存周禮。非以其周公之後而假之。次論王不稱天。乃偶
然異文。滕薛稱子。乃時王所黜。聖人必無貶削天子升降諸侯之理。次論齊人歸三田小事。非聖人
自書其功。深斥以天子自處之文。次論哀十四年。乃孔子卒前二年。適遇獲麟。因而書之。非感麟而
作。麟亦非應經而至。其後又述嘉靖己酉。鄭州生麟二事親見之。麟固有種。麟之時有時無。俱無
關係。非天特生以示瑞。可謂超出諸儒之上。素王本史記。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無
索隱。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實素。故稱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杜預左傳序。辨素
王素臣。孔疏述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
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蓋皆以素王爲古皇之稱。趙岐所言由此。至鄭氏大義論。孔子既西狩獲
麟。自號素王。異矣。即杜所論非通論。而孔亦引家語。太史子綰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
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非孔子自號。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謂春秋立素王之法。其以邱明爲素臣。
又未知誰所說。嗚呼。孔子被誣久矣。賴杜預始雪之者也。若彼從經義而妄記者。復有水精之子。生哀

周而爲素王之誥。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然妖妄不足道。

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國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說以干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橫議於世也。

國注。言孔子至世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秦塞篇云。而無道者之恣行。高誘注云。放縱也。是放恣即縱橫也。漢書異姓諸侯王表云。秦既稱帝。惠周之政。以爲起於處士橫議。處士。處士。謂不官朝而居家者也。橫音胡孟反。又賈山傳至言云。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注云。言貧賤之人也。布衣之士。即不仕家居之士也。故云布衣處士。荀子非十二子云。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脩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伴無欲者也。行僞險穢而彊高言謹聽者也。以不佞爲俗。離縱而跋譽者也。士君子之所不能爲。注云。離縱。謂離於俗而放縱。跋譽。亦謂跋足自高而跋毀於人。按藝文類聚。即橫議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議者。誼也。誼者。人所宜也。言得其宜之謂議。至於詩言出入風議。孟子言處士橫議。而天下亂矣。按從則順。橫則逆。故政之不順者爲橫政。行之不順者爲橫行。則議之不順者爲橫議。庖義以前。無三綱六紀。人與禽獸同。既設其觀象。定人道。辨上下。於是有君臣父子之倫。此人性之善。所以異於禽獸也。自楊墨之說行。至於無父無君。仍與禽獸等矣。

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國公明儀。魯賢人。言人君但崇庖廐。養犬馬。不恤民。是爲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

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國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國注。言仁至甚也。○正義曰。無父是不仁。仁義之道不明。是仁義爲邪說所擠。故爲充塞仁義也。但知爲我。不顧民之飢寒。故率獸食人。因

而民亦不知知爲我。互相殘害。故將相食。此似專指諸侯放恣。爲楊氏爲我之害。乃楊氏厚身而薄人。固人受其害。而墨氏厚人而薄親。夫以布衣處士。舍其親以施惠於人。此尤亂賊所爲。故其禍與楊等。當時楊墨之言滿天下。天下不歸楊則歸墨。必其言足以惑天下。故孟子切指之曰無父無君。且聲斥之曰是禽獸。自有孟子。而後世乃知楊墨之非道也。小心齋劉記云。聖人之仁義。何以爲楊墨所塞。曰。聖人隨時順應。無可驚可喜。墨氏之仁。至於磨頂放踵利天下。亦爲之。是何如慈惠。聖

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反若多所分別。楊氏之義。至於彼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是何如庸辟。聖人立必欲立人。達必欲達人。反若多所牽攬。故曰惡紫奪朱。惡鄭奪雅。豈惟亂之。又能奪之。何者。朱不如紫之豔。雅不如鄭之麗也。爲我兼愛之能充塞仁義亦若是。彼孔子之道。乃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之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即一陰一陽也。趙氏謂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即此帝王相傳之道。載在六經者。莫有述而明之者也。孟子明於六經。能述孔子之道。即能知伏羲以來聖人所傳述之道。故探悉楊墨之非。然則欲知言之邪正是非者。仍求諸六經可矣。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闢閑習也。淫放也。

孟子言我懼聖人之道不著。爲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闢。閑。習。也。淫。放也。講習於六經。無以知其道。既習之乃能知之。知之乃能法之。法之仍能防之。未習六經。空憑心臆而依附以爲先聖。此曰吾防衛乎道也。彼曰吾守法乎聖也。因而門戶各立。傾軋相加。不自知其身爲楊墨。而此楊墨者。又互相揭發焉。天下國家。後陰受其害而不知。是皆不習故也。孟子與楊墨辨。必原本於習先聖之道。習先聖之道。即講習六經。不空憑心臆也。趙氏謂閑習爲習。其義精矣。禮記哀公問云。淫蕩不處。注云。淫。放也。周禮官正去其淫怠與其奇袤之民。注云。淫。放。蓋也。楊墨不習六經。違背先聖之道。作爲我兼愛之言。因而天下人亦不習六經。由楊墨之言。而又放蕩之。遂成一無父無君之害。所謂淫辭也。孟子習六經先聖之道知此。無父無君之淫辭。起於楊墨。故先距之。距與拒通。論語子張篇云。其不可者拒之。石經作距。淮南子本經訓。戴角出距之獸。高誘注云。距讀爲拒守之拒是也。既拒楊墨以蠲其原。於是放逐其依附淫佚之辭以絕其流。宣公元年穀梁傳云。放。屏也。說文支部云。放。逐也。小爾雅廣言云。放。投棄也。蓋不啻舜之放驩兜。屏之遠方。投畀豺虎。深絕之也。詩大雅常武。王舒保作箋云。作。行也。使天下後世。深知其無父無君必亂天下。不復與起以行於世。皆習六經明先聖之道故也。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闢說與上篇同。闢。說與上篇同。○正義曰。上篇公孫丑上舊養氣章也。彼云生於其心。此云作於其心。彼云發於其政。此云作於其事。彼先言政後言事。此先言事後言政。彼此不同。互相發明。非偶然也。彼謂誠淫邪惡之辭。皆生於心之被陷離窮。而心之被陷離窮。則由於不習六經。不知先聖之道。憑己心之空虛而無所憑依。遂自以爲是。造作語言。其甚者以心爭心。則楊之外有墨。墨之外有楊。楊墨之外。又有似楊似墨之言。其鈍者以心襲心。則楊有歸楊之心。墨有歸墨之人。似楊似墨者。又有歸楊似墨之人。皆未嘗習六經知先聖之道。其邪說由心而生。即由心而作。故云生於其心者。習於其心也。作於其心。非徒於其心也。惟習於其心。因而述於其心。故以其言措之於事。而事不悖。施之於政。而政不亂。乃不習不述。惟憑心之空虛。自道其道。自仁其仁。自義其義。未嘗不攀援古昔。附會聖賢。而已。

倫於無父無君之害。苟無習六經知先聖之賢者出而距之放之。其說行於天下。以其言指之於事。而事害矣。迹先聖之道以爲法。則事有所憑。而非妄作。今不迹先聖之道。而憑諸心。則持之於事。無所法守。是爲作於其事矣。爲下者妄作其言。妄作其事。愚者惑之。聽者傳之。遂成一無父無君之天下。而君之政有所格拒。而莫能行矣。故害於其政也。自下行其邪說於事。則害君上之政。自上用其邪說於政。則害士民之習。聖人治天下。教學爲先。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以大藝六儀。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實與之。王制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廣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於詩書禮樂。則不致以邪說害政。孔子好古敏求。下學上達。古即先王之道也。學即詩書六藝之習也。大戴禮會子立事篇云。君子既學之。愚其不博也。既博之。愚其不習也。既習之。愚其無知也。論語學而篇。會子云。傳不習乎。注云。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不習而傳諸人。是生於其心。作於其心之言也。揚墨無所習皆亂天下之場墨也。孟子博學而習。故知其邪說而距之。舍六德六行六藝詩書禮樂。而以心悟爲宗者。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

臣賊子懼。○注。治也。周公兼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言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道。抑治也。抑洪水。即道河道江道漢道淮道也。荀子或相篇云。禹有功抑下鴻。抑下連。連。是抑卽下。說文手部云。抑。按也。按之亦下之也。洪水高溢地上。道之使歸地中。是爲下鴻。亦卽所以治之也。○注。周公兼懷夷狄之人。○正義曰。荀子非相篇云。故君子賢而能容能。知而能容。博而能容。粹而能容。夫是之謂兼術。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上言容。下引詩言同。中言兼術。是兼同容三字義同。故楊倞注以兼術爲兼容之法。君子之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廣雅釋詁云。兼。同也。本說此。容之義爲包。包之義爲懷。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兼弱攻昧。武之拿經也。下又云。撫弱耆昧。撫弱卽是兼弱。故孔穎達尚書正義解衆昧云。衆爲包之。包亦懷也。故趙氏以懷釋兼。○注。言亂臣至真也。○正義曰。顧氏樸高春秋大事表云。有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論云。謂亂臣賊子懼者。第書其綏綏之名於策而懼乎。吾恐元凶勗及安慶緒史朝義之徒。雖日揭其策以示於前。而彼不知懼也。且此亦夫人能書之。何待聖人。況人已成其德。保邦於未危是也。爲爲人臣子者言之。則禮所云齒路馬有諫是也。聖人嘗自發其旨於坤卦文言

若謂作春秋爲爲人君父者言之。則孔子成春秋。非使亂臣賊子懼。是使君父懼矣。人之性所以畏於禽獸者。以其知有父子君臣也。惟邪說如師曠史墨之言。有以較之。則有所恃而不知懼。自孔子作春秋。直書其絀。邪說者曰。君無道可絀也。春秋則無論君有無道。絀之罪皆在臣。邪說者曰。倫於無父無君之害。苟無習六經知先聖之賢者出而距之放之。其說行於天下。以其言指之於事。而事害矣。迹先聖之道以爲法。則事有所憑。而非妄作。今不迹先聖之道。而憑諸心。則持之於事。無所法守。是爲作於其事矣。爲下者妄作其言。妄作其事。愚者惑之。聽者傳之。遂成一無父無君之天下。而君之政有所格拒。而莫能行矣。故害於其政也。自下行其邪說於事。則害君上之政。自上用其邪說於政。則害士民之習。聖人治天下。教學爲先。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以大藝六儀。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實與之。王制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廣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於詩書禮樂。則不致以邪說害政。孔子好古敏求。下學上達。古即先王之道也。學即詩書六藝之習也。大戴禮會子立事篇云。君子既學之。愚其不博也。既博之。愚其不習也。既習之。愚其無知也。論語學而篇。會子云。傳不習乎。注云。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不習而傳諸人。是生於其心。作於其心之言也。揚墨無所習皆亂天下之場墨也。孟子博學而習。故知其邪說而距之。舍六德六行六藝詩書禮樂。而以心悟爲宗者。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

君無道可逐也。春秋則無論君有道無道。逐之罪皆在臣。以爲可殺可逐。則有所借口而無懼。無懼則斷視爲固然。而世莫以爲怪。以爲不可殺不可逐。則無所借口而懼。春秋全爲邪說暴行而作。趙氏謂懼春秋之貶責是也。自孔子作春秋。而天下後世。無不明大義所在。宋劾桀桀。固即伏誅。卽司馬師劉裕蕭道成高歡宇文泰之疏。奸竊已成。而舉義師以討賊者。代不乏人。明成祖亦徵秦之類也。以靖難爲名。自飾以前公輔佐成王。一聞方孝儒卓敬等狂率之言。遂怒而殺其身。夷其族。其怒也。卽其懼也。伏義之前。人不知有夫妻父子。自伏義作八卦。而人盡知之。孔子之前。人不知有夫妻父子。夫人能定之。何待伏義。譬如五穀。神農未教之前。人不能知。既有神農教之。無論其爲姦奔也而賤之。孔子作春秋之後。不能無亂賊。然人人知其爲亂賊也而誅之。易治未亂。春秋治已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戒天下後世。雖之於早也。惟不能辨之於早。而臣已亂。子已賊。此時仍理早辨之說。譬諸病已危矣。宜審其寒熱虛實。以大溫大寒大補大攻。挽回於俄頃。而仍徒徐徐責其不拿調和保護。可乎。使春秋之作。仍不過履霜早辨之義。則孔子贊易。已足明之。何必又作春秋戒早辨。治未亂防其亂也。懼亂賊。治已亂還其未亂也。余春秋左傳補疏中詳言之。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此詩已見上篇說。無父無君。是

周公所膺也。是周公所欲伐擊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二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詖行。以率禹周公孔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注。徒黨也。○正義曰。淮南子傲真訓云。分徒而訟。呂氏春秋報更篇云。與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鄭如也。此卽距楊墨之言而推衍之也。王充論衡亦云。楊墨之道。古亂仁義。則孟子之傳不造。牟子理惑論。楊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步。孟子闕之。乃知所從。陸倕答法雲書。昔者吳爭季餘。孟子抗周公之法。於是楊墨之黨。舌舉口張。皆此意也。揚之學無傳。淮南子汜論訓云。全德保真。不以物累形。揚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此可見其大略也。章指言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是故禹稷臯皐。周公仰思。仲尼皇皇。墨突不及好。聖賢若是。豈得不辯也。○正義曰。音義云。舊田切。下張尼切。丁云。史記作臯皐。謂手足生皸也。此項乃

充滿其操行。似蜎而可行者也。蜎食土飲泉。極廉矣。然無心無識。仲子不知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蜎也。注。巨也。○正義曰。曹氏之升。據餘說云。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金指。將指。無名指。小指。巨指。即儀禮大射儀所謂左巨指鉤弦是也。孟子稱巨指。亦稱大指。鄭注右巨指。右手大指也。亦稱舉指。鄉射禮賈疏。以左舉指。右舉指。是也。食指將指。俱見左傳。鄉射禮。凡夾矢於二指之間橫之。鄭注二指。謂左右之五指。此以食指將指夾之。賈疏以左傳子公之食指動。釋第二指。是也。而以左傳闕闕傷於將指。釋第三指。則不然。第三指既夕。禮亦名中指。蓋足以大指為將指。手以中指為將指。說文。將。將指也。易。咸其拇。拇是足大指。闕闕所傷是足。故下云。取其一。而賈疏以解手之中指。非也。無名指。僅一見於孟子。趙岐注。以其餘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按大射儀朱極三注。極。發放也。所以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為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則第四指亦非竟無用也。鄭注謂小指短不用。然按氏禮公謂凡欲矢。有拔一矢者。有拔四矢五矢者。寡則拔以食指將指。多則以餘指分拔之。小指亦欲指也。又作季指。有拔一矢者。牢食禮。挂於季指。注。季。季指也。而按氏則直謂季指左手之小指是也。○注。蜎蜎至蜎也。○正義曰。禮記月令孟夏蜎蜎出。仲冬蜎蜎結。淮南子時則訓。作蜎蜎。單名之則為蜎蜎。荀子勸學篇云。蟻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蟻即蜎也。大戴禮易本命云。食土者無心而不息。注云。蜎蜎之屬。不氣息也。郭璞爾雅讀云。蜎蜎土精。無心之蟲。故趙氏謂蜎無心。荀子以喻目不能兩視。耳不能兩聽。故言蟻之心一。孟子以蜎喻仲子之不知仁義。故趙氏言無心無識也。大戴禮勸學篇作上食埃土。時乃日暴乾之名。土乾則成塵。故荀子作埃土。埃即塵也。土枯無澤。故孟子謂之蟻壤。禮公三年左傳云。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注云。地中之泉。故曰黃泉。黃泉至清而無濁。蟻壤至潔而無好。充其德。必食此至清至潔如蜎。乃可也。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孟子子問匡章。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徒築室樹粟。乃居室之邪。抑亦得盜跖之徒使作也。是殆未可知也。○正義曰。蜎必至清至潔而食。使仲子如所樹。則不清不潔。便不可居食。然築者樹者不可知。則不能決其為至清至潔矣。不可知而優居之食之。是不能如蜎也。下是何傷哉。專指盜跖之所築所樹。知此是未可知也。專屬盜跖所築所樹而言。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纁。以易之也。○匡章曰。惡人作之何傷哉。彼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績。以易食宅耳。緝績其麻曰辟。練其麻曰纁。故曰辟纁。○正義曰。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劉熙孟子注云。仲子自織屨。妻紡

體以易食也。繒續其麻曰辟。繒絲曰繒也。與趙氏略同。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絲之繒名也。當云治範桑之繒名。下文云林所治也。可證。趙岐劉熙注孟子妻辟繒。皆云繒續其麻曰辟。辟音勞。合俗無繒麻折其絲曰勞。即辟也。糸部云。繒。布繒也。劉熙孟子注云。繒絲曰繒。繒。謂取所織之縷煉治之也。繒者煉也。鍊者縷也。伏諸縷之也。已鍊曰繒。未鍊曰縷。廣雅曰。縷。縷也。縷是生絲。未鍊之縷如生絲然。故曰縷也。知成國謂已鍊曰縷。言布縷者。以別乎絲縷也。縷之而成縷。可以爲布。是曰縷。縷經緯分別若干升以爲縷細。五服之縷不同也。趙岐曰。縷麻曰縷。麻部。縷。未鍊治縷也。然曰縷治之乃曰縷。蓋縷有不鍊者。若斯衰齊衰大功小功之縷皆不鍊。縷之縷則縷之。若吉服之縷。則無不鍊者。不鍊者曰縷。縷者曰縷。統呼曰縷。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得即縷也。毛詩陳風。韓文。西州人謂縷爲縷。按說文糸部云。縷。縷也。縷也。二字轉注。趙氏縷續相疊者。蓋二字亦有別。爾雅釋詁云。縷。光也。縷也。縷也。縷也。二字縷其短者而連之使長。則縷也。其縷以兩手摩娑之使不散。則縷也。故劉熙作縷續其麻。縷續即縷縷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

避兄離母。處於於陵。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卿大夫之家。兄名戴。爲齊卿。食采於蓋。祿萬鍾。仲子以爲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居富貴。故不義之。竄於於陵。孟子注。兄名至於蓋。○正義曰。水經注濟水。引而不食。古人引書。每自增損。乃此去蓋字。則戴字連兄字。仲子齊國之世家。兄戴。祿萬鍾。仲子非森經學居言云。元李治敬齋古今叢讀兄戴蓋爲句。云戴蓋祿是乘軒。遇按蓋既爲王驪邑。不營又爲仲子兄邑。揚子八十一家書之次四曰。見矢自升。升羽之朋。蓋戴車載。是李氏戴蓋之語。未爲無本矣。○注。竄於於陵。○正義曰。閻氏若璩齊地續云。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顧注魚子潛水。南出長白山。東仰泉口山。即陳仲子夫妻之所隱。唐張說石泉隱詩。目下自注於陵仲子宅。漢於陵故城。章懷太子賢曰。在今淄川長山縣南。與通典合。石泉非孟子所謂井者邪。紅繒紅發。係長白山南。今幸邱縣清河。是計於陵仲子家。離其母所居。幾二百里矣。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顧曰。

惡用是鵝。鵝者爲哉。他日。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鵝而非之。己仲子也。頻顧不悅曰。安用是鵝。鵝者爲乎。鵝鵝鵝鳴聲。孟子注。頻顧不悅。○正義曰。音義出己頻顧云。上音紀。頻亦作頻。同。音同。又異卦九三頻異。李鼎祚集解。虞翻云。頻。頻也。王弼注云。頻。頻也。不樂而窮不得已之謂也。文選魯靈光殿賦云。潛嘆嗟而含涕。潛。即不樂。不樂即不悅也。說文云。頻。水涯。人

所資附。嬰成不前而止。又嬰涉水翠威也。以類卑聲。類為聲省。或為類省也。文選明龜武帝文云。載龜女而頻聲。注云。孟子曰。頻聲而言。頻聲。謂人頻眉蹙額。憂貌也。此孟子蓋注文傳為語誤。不詳何人。頻聲而言四字。即解已頻聲曰。而下又申明頻為頻眉。類為蹙額。類即頻。莊子至樂篇云。鵲鵲探鵲蹙額。鵲即頻字之假借。蹙額蹙文。則探鵲指頻眉可知。乃通俗文云。蹙額為鵲。虞翻因以類為類。失之矣。四書釋疑云。已嘗作己。上皆言仲子之文。未嘗間斷。至此不當又有已字。謂稱仲子也。已頻聲亦不成文。從已子說。初見其所鵲生鵲。固已頻聲而鵲之矣。他日偶食其肉。聞兄之言而哇之。則前後意有倫次。按此說非也。生鵲之鵲。乃交際之常。人人不以為怪。獨仲子一兄以為不是也。用一己字。正見其孤獨非人情。克已復禮為仁。正克此已耳。○注鵲鵲鵲鵲。蓋孟子書本作兒。如今人之讀小童。與鵲聲相近也。俗人加鳥作鵲。則為說文六鵲字。不相似。他日。

其母殺是鵲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鵲鵲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蚬而後充其操者也。○異日母食以鵲。不知是前所頻鵲者也。兄疾之。告曰。是鵲鵲之肉也。仲子出門而哇吐之。孟子非其不食於母而食妻所作屢繼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於陵人所築室也。是尚能充人類乎。如蚬之性。然後可以充其操也。○注。仲子出門而哇吐之。○正義曰。論衡刺孟吐也。○注。孟子至操也。○正義曰。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問陳仲子之生平。孟子極口誦之。國策中趙后亦誦之。厚齋王氏則又稱之。何也。曰。厚齋先生之言是也。仲子若生春秋之世。便是長沮桀溺荷蓑荷鋤狂者門一旅。然諸人遇孔子。則孔子欲化之。仲子遇孟子。則孟子力誦之。便是聖賢分際不同。須知仲子爵三公而僅園。豈是易事。孟子是用世者。故七篇之中。不甚及隱士逸民。較之孔子之懷悅沮溺一輩。稍遜之矣。平情論之。若如孟子之識仲子。則母不食以兄不食。直是不孝不弟。然仲子豈真不食於母。不遇不食於兄。其兄之蓋殺萬鍾。雖未知其為何如人。然諒亦未必盡得於義。故仲子子然長往。但觀其他日之歸。則於屢門之論。亦未嘗寬足。孟子責之過深矣。故厚齋謂其清風遠韻。視未世徇利苟得之徒如腐鼠。乃公允之論。若趙后何足以知此。彼第生於七國之時。所謂天子不臣。諸侯不友之士。不特目未之見。抑亦耳未之聞。而以爲師民出於無用。亦豈知隱士逸民之有補於末俗。正在無用中得之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孟子以仲子為齊之巨擘。自非徇利苟得之徒可比。何待厚齋發此公論。但其辟兄離母。不可為訓。故孟子極誦之。而全氏謂兄戴之殺。未必盡得於義。他日之歸。未嘗竟絕屢門之役。以此為仲子解說。則大不然。陳為齊之同姓。

國公族也。蓋祿萬鍾。受之先君。傳之祖父。有何不義而彼級去之。於陵在今濟南府長山縣西南。韓其母所幾二百里。他日之歸。亦僅事耳。篤養門之敬者。固如是乎。孔子之語丈人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彼丈人猶知有長幼之節也。特以不仕無義。即爲亂倫。而仲子辟兄離母。弁長幼之節而廢之。故曰無親戚君臣上下。孔孟之言。若出一口。而全氏左袒仲子。拾王充刺孟之唾餘。沾沾焉動其喙。不章指言聖人之道。親親尙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以蚯蚓。比諸巨擘也。兩書兩襲傳贊云。清節之士。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所以不可常法也。僖公十六年公卒。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鐙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古人不重取介如

卷七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離婁 古之明目者 黃帝時人也 黃帝亡其元珠 使離朱索之

離朱即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規矩乃成方員。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題篇。隨注。離婁至方員。○正義曰。莊子天地篇云。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瓊歸遺其元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又駢拇篇云。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矣。釋文引司馬云。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一云。見千里針鋒。孟子作離婁是矣。列子湯問篇云。離朱子羽。方晝拔瞽。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注云。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朱婁音近。朱之爲婁。猶邠人呼邠聲曰婁也。凡治器工必以目程之。故載柯伐柯。視而視之。猶以爲遠。然目必德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槩。以縣正之。視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驗之者。爲其難審也。望地之高下。厥景之出入。目爲之也。乃必水地以縣爲規而後審。則目雖明。不可恃也。此目必以規也。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既方其外。平其一矩。環而後審。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爲積矩。周公曰。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側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爲典。以方出圓。正繩望高。側深知遠。皆目之明也。非平矩偃矩覆矩臥矩。目雖明無可恃也。此目必以矩也。所以離婁之明。必恃規矩。乃成方圓也。孟子習先聖之道。爾

揚墨。放邪說。指其爲生於其心。作於其心。則不習先聖之道。故此章首發明之。目雖明如辨。耳雖聰如師。心雖仁如堯舜。不以規矩。則目無所憑。不以六律。則耳無所憑。不以先王之道。則心無所憑。明人講學。至使以心覺爲宗。盡屏聞見。以四教六藝爲桎梏。是不以規矩便可用其明。不以六律便可用其聰。於是強者持其理以與世競。不復顧章卑上下之分。以全至誠獨擅之情。弱者恃其心以爲道存。不復求詩書禮樂之術。以爲脩齊治平之本。以不屈於君父爲能。以屏棄文藝爲學。真邪說詭民。孟子所距者也。孟子之學。在習先聖之道。行先王之道。習先聖之道。行先王之道。必歸其詩。讀其書。博學而詳說之。所謂因也。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近取諸身。遠觀於物。伏羲所因也。神農則因於伏羲。故云伏羲氏沒。神農氏作。黃帝堯舜則因於神農。故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惟其因乃有所變通。通其變使民不倦。通其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損其所因也。益其所因也。先王之道。載在六經。非好古敏求。何以因。即何以通變神化。何以損益。故非習則莫知所因。非因則莫知所述。孔子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即孟子云。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其義一也。彼但憑心覺者。真孟子所距者也。趙氏引論語以證孟子。可謂深知孟子者矣。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圖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

或以爲魯昭公之子。雖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圖注。公輸至之子。○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季康子之匠師。方小。言年尙幼。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尙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般爲公輸若之族。則亦氏公輸。故稱公輸子。班與般同。戰國策宋策云。公輸般爲葵設機。將以攻宋。高誘注云。公輸般。魯般之號也。蓋般爲魯人。故又稱魯般。當時有此號也。周氏栢中辨正云。事亦見墨子魯問篇。說者因謂有兩公輸。班固答賓戲。班輸擢巧於斧斤。顏師古注。魯班與公輸氏皆有巧藝。故樂府云。公輸與魯般。吳斗南謂墨子之書。恐非事實。未必有兩公輸般。一在春秋。一在戰國也。愚按公輸班。或以爲魯昭公之子。雖未可信。而與季康子同時。則爲春秋時人無疑。墨翟亦生春秋之末。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蓋生稍後而實同時也。班爲葵攻宋。墨翟禦之。戰國策在宋景公時。景公即位。在魯昭公二十六年。兩人正當其世。顏注固非。而斗南疑墨子不足據。亦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圖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其聰至聰。不用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圖注。師曠至至聰。○正義曰。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又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呂氏春秋秋長見篇云。晉平公鑄爲大鍾。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

師曠曰。不謂。請更鑄之。皆其聽至聰之事也。○注。六律至羽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大鍾。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應鍾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注云。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焉。太簇寅之氣。正月建焉。應鍾亥之氣。十月建焉。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南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夷則申之氣。七月建焉。中呂巳之氣。四月建焉。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辰與建交錯實處如表裏然。是之合也。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下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上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中呂又上生夷則之九五。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居主也。黃鍾長九寸。其實一簋。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之二。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之二。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之二。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之二。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尙書皋陶謨云。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鄭氏注云。琴瑟從陰可知也。蓋舉六律以該六呂也。大師自子丑爲次。六律首黃鍾終無射。趙氏蓋依月令自夏時孟春數之。故始太簇終黃鍾也。國語周語。王問伶州鳩曰。七律者何。注云。周有七音。王問七音之律。意謂七律爲音器。用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漢書律歷志引尙書在洽忽三字作七始云。李氏光地謂卽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也。然則七音自虞已有之。止云正五音者。吳氏鼎考律緒言云。音有萬而統之以五者。猶五星五行五常之理。不可滅不可增。故一變兩聲。仍名之爲宮徵。所謂變化而不變乎五音者也。音既七。律何以不止七。律既不止七。又何故止於十二。惟七故十二也。蓋五音者。正宮正徵正商正羽正角之律。二變者。比宮比徵之律。既有比宮比徵之律。則必有比商比羽比角之律。是故宮商之間有律焉。徵羽之間有律焉。大呂所以生夷則也。商角之間有律焉。夷則所以生夾鍾也。羽宮之間有律焉。夾鍾所以生無射也。角徵之間有律焉。無射所以生仲呂也。蓋以五該七。猶以六該十二也。禮記禮運云。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注云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仲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此卽韋昭國語往七律之說。不載變宮變徵。故止六十聲。以二變參之。則爲八十四聲。二變不可爲調。故調止用六十。此六律五音之大略也。管子地員篇云。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令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成是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律呂正義云。總之爲樂。其器雖十餘。而散者所隨。

不外乎十二律呂所生。五聲二變之音。夫十二律呂之管。既分音於長短。而不在圓徑。則絃音似亦宜分於長短。而不在巨細矣。不知絃之長短同者。分音於巨細。絃之巨細同者。分音於長短。而絃樂之中。用絃之多寡。又各不同。故必察各器之體製。而定其取分之大小焉。總之以各絃全分之音。與各絃內所分之音。互相應合爲準。以不外乎十二律呂所生之七音也。管子淮南子司馬氏律書。此三者。絲樂絃音之大本也。又考之白虎通曰。八音法易八卦。絃聲音也。或德象火。其音徵。蓋肅絃之屬。於卦爲離。其德象火。故其音向徵也。夫審徵音。無論其絃之全分定爲首音。因而半之。平分爲二。其聲既與首音相合。而爲第八音矣。次以首音之全分因而四之。去其一分而用其三分。其聲應於全分首音之第四音。此度乃全分首音與半分八音之問。又平分爲二分之度。是即管子所謂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者也。先主一而三之者。以全分首音一分之度爲主。而以三因之。其數大於全分之度爲三倍也。四開以合九九者。以三倍全分之數。四分之而取其一。以合九九八十一之度。爲宮聲之分也。小素云者。素白練乃熟絲。卽小絃之謂。言此度之聲。立爲宮位。其小於此絃之他絃。皆以是爲主。故曰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也。以八十一三分益一爲百有八爲徵。乃此絃首音全分之度也。於是以前有八三分去一爲七十二。是爲商。商之七十二三分益一爲九十六。是爲羽。羽之九十六三分去一爲六十四。是爲角。按司馬氏律書。徵羽之數小於音向徵之數。然而猶有不得不起於下徵之故焉。以下徵之百有八。取其四分之二爲八十一。所謂去其乘而適足也。若以宮之八十一取其四分之一。則爲六十分。小餘七五。比宮之變徵五十六則大。比宮之角六十四則小。此所以絃音之度。必起於下徵而理始明也。又云。樂之節奏。成於聲調。而聲調之原。本自旋宮。聲也者。五聲二變之七音。而調也者。所以調七音而互相爲用者也。旋宮乃秦漢以前諸聲之法。聲調爲隋唐以後度曲之名。稽之於古。六律五聲八音。舉自虞書。而周官大師章五聲六同。以合陰陽之聲。七音之名。見於左傳國策。至管子淮南子。始著五聲二變之數。禮運篇之世。樂經殘缺。律呂失度。雖以鄭聲。所見於經史注者。類多臆見。故旋宮之理。晦而不明。然周人遺書猶可考證。如管子徵羽之數大於宮。國語俗州鳩曰。宮逐羽音。卽此二者。旋宮之法可定焉。古旋宮之法。合竹與絲並著之。而自隋以迄于今。獨以弦音發明五聲之分。律呂旋宮。遂失其傳。夫旋宮者。十二律呂皆可爲宮。立一均之主。各統七聲。而十二律呂。皆可爲五聲二變也。聲調者。聲自爲聲。調自爲調。而又有主調起轉調之異。故以轉調合旋宮言之。名爲宮調。五聲二變旋於清濁二均之一十四聲。則成九十八聲。此全音也。若夫八十四聲六十調。實皆生於弦度。以絃音七聲之位。總配以十二律呂之分。則爲八十四聲。除二變不用。止以五聲之位。總配以十二律呂之分。則爲六十調。此乃案分以命聲調。非旋宮轉調之法也。周禮大司樂未載商調。唐宋以來無徵調。夫以宮立羽位主調。則商當變宮不用。以羽立羽位主調。則徵不起調。所謂無商調與無徵調二者。名異而理則同也。主調起調。皆以宮位爲主。故曰宮調。然調雖以宮爲主。而宮又自爲宮。調又自爲

謂。如宮立一均之主。而下羽之聲又大於宮。故爲一調之首。卽國語之宮逐羽音也。羽主調。宮立宮。一均七聲之位已定。則當二變者不起調。而與調首音不合者。亦不得逐調。蓋調以羽起調。徵在其前。變宮居其後。二音與羽相近。得聲猶雜。故不相合。而變徵爲六音。亦與羽首音猶雜不合。此所以當二變之位。與五正聲中當徵位者。俱不得起調也。至於止調。亦取本調相合。可以起調之聲終之。當二變與徵位者。亦不用焉。按尙書堯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鄭氏注云。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爲和。國語周禮伶州鳩云。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往云。度律。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又云。聲以和樂。律以平聲。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鍾大不踰其平。音以和平爲正。以大律正平聲。卽以律平聲也。律呂正義已得音之精微。近時學者研求實學。多有自得之解。略附於後。王氏坦琴音云。孟子曰。不以大律爲正。蓋以大律六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理。正此五音也。黃鍾之長九十黍。爲分寸大引曰度。以較匏竹之音。黃鍾之容千二百黍爲龠。合升斗斛曰量。以較土樂之音。黃鍾所容千二百黍之重爲鈞。用斤鈞石之口權衡。以較金石之音。因五聲之數以取聲。無迹可見。故用律呂相生之理。而象樂之長短多寡輕重。皆得其指歸。絲樂之取聲。雖與律呂之理相通。若嚴其至要。用五聲相生之理。最爲簡便。然聲之較以五聲而不用律呂。猶之聚樂較以律呂而不用五聲。都四德乾文氏黃鍾通韻云。孟子曰。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細詳孟子之言。五音有音無律。六律有律無音。以六律多寡之數。正五音輕重之聲。是知欲正五音。非六律不可。欲正六律。非管絃無短。陽爲律。黃鍾爲陽律之本。在管爲第。內聲在琴爲第一弦。聲氣至重至低。六陰一陽。屬子。爲第一律。上升大呂丑爲二陽第二律。太簇寅爲三陽第三律。夾鍾卯爲四陽第四律。姑洗辰爲五陽第五律。仲呂巳爲六陽第六律。陽極生陰。陰爲呂。蕤賓爲陰呂之本。在管爲極上孔。在琴爲第七絃。聲氣至輕至高。六陽一陰。屬午。爲第一呂。下降林鍾未爲二陰第二呂。夷則申爲三陰第三呂。南呂酉爲四陰第四呂。無射戌爲五陰第五呂。應鍾亥爲六陰第六呂。陽陰各六管。自寅內聲上升至第五呂爲陽六律。自極上孔下降至第六呂爲陰六律。琴自第一絃前進至第六絃爲陽六律。自第七絃後退至第二絃爲陰六律。六律定。然後能正五音宮商角徵羽。五音必得律呂二聲合爲七均。方能循環一調。所以管有七聲。琴有七絃。左傳謂七音。漢前志謂七始。自黃鍾上升至蕤賓爲七均。自蕤賓下降至黃鍾爲七均。循環有長。共爲一調。十二律對待。則爲六律。錯綜則爲七均。方能合爲一調。若更插一聲。便不合管孔琴絃。管只有七管。琴只有七絃。不能分爲方圓。十二律以五音循環。加變宮變徵。只可將十二律錯綜爲七均。以五音來往爲循環。方能被於管絃。律呂各家。盡知七均爲一調。而俱不以陰陽六律而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五音不數六律。乃以應鍾爲變宮。變宮猶不數七均。乃以蕤賓爲變徵。變宮變徵。雖數七均。而十二律中。猶虛五律。乃又以宮循環過臨五律。以數其數。致有高低奪倫。輕重失次者。又作變律半聲之例。猶如不用按准用轉。不以子

半月爲二至。卯酉月爲二分。惟應甲乙循環推算。其寒暑失節。春秋失序。亦理之所必至。况惟六律能正五音。五音不能正六律。若因五音不敷循環十二律之故。以十二律作爲變宮變徵變律半聲。是五音能正六律矣。竊謂欲正五音。仍依漢志所載。以黃鍾爲律本。以大律多寡之數。正五音輕重之位。宮居中以五數論。宮居三位。自輕至輕爲角。角居二位。自輕至重爲徵。徵居一位。以黃鍾爲律本。以羽角宮商徵爲五位。以蕤賓爲呂本。以徵商角羽爲五位。黃鍾屬子聲至低。蕤賓屬午聲至高。二律單用。其餘十律。同位同音。陰陽並用。律有十二。不曰十二律而曰六律者。只用一邊之故。一邊陽律合管。一邊陰律合琴。琴是六陰律用一陽律。管是六陽律用一陰律。陰陽六律。俱是各自相生。一宮爲土屬第一律。二商爲金屬第二律。三角爲木屬第三律。四徵爲火屬第四律。五蕤賓爲土屬第五律。六大呂爲水屬第六律。與第一律黃鍾合律同聲。故只有六律五羽爲水屬第二律。第二律是管之極下孔。琴之第二絃。與第七律蕤賓合律同音。故只有七均。七均只有七律。六律只有五音。故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五音如四時。十二律如十二月。四時准依寒暑。六律亦准依高低。自寒至暑。俱是正律。並無變聲。蔡季暹律呂新書有八十四聲圖。六十調圖。內注正律變律。正聲半聲之處。甚爲詳細。然止可施之於筆墨。不能被之於管絃。今之管絃七均。第一均八十一。第二均七十二。第三均六十四。第四均五十四。第五均四十八。第六均四十二。第七均三十六。至重至低之均八十一。至輕至高之均三十六。方成一調五十四。爲陰陽際會之中。理應爲宮。宮者中。中聲定。其餘輕重高低之聲。皆依律數可定。是以五聲之中。以宮爲首。圖內所載七均。宮者中。十一。商七十二。角六十四。變徵五十六。正徵五十四。羽四十八。變宮四十二。四十二爲至輕至高之均。與今之管絃三十六不相合。少一輕六分之均。不能成調。是知變宮宮不成宮。變徵五十六。在大蔭六十四夾鍾五十四之間。與夾鍾止間得一分。多一間一分之律。管孔琴徽。又不見有相間一分之律。是知變徵不成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經。正徵五十四。變徵五十六。相間甚微。雖師曠之聰。亦未必易正。故前人有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之說。凌氏延堪燕樂考原云。律者。大律六同也。其長短分寸有定者也。如黃鍾之長。不可爲無射也。應鍾之短。不可爲大呂也。律爲徵。又可爲角。姑洗爲羽。又可爲徵。兼與律和聲。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禮運五聲出於龜茲之樂。中外之語不同。故其名亦異。當其初入中國時。鄭譯以其言不雅馴。故假聲律綴飾之。其言曰。應用林鍾爲宮。乃用黃鍾爲宮。所謂林鍾者。即徵聲也。黃鍾者。即宮聲也。所謂宮者。則字譜之合字也。雅言應用徵聲爲合字者。乃用宮聲爲合字也。以聲配律。實始於此。黃鍾聲最濁。故以合字配之。又云。應用林鍾爲宮。則亦疑徵聲當爲合字。宮聲不當爲合字。至宋楊守清以琴律考之。確然知宮聲非合字。乃以仲呂爲宮聲。燕樂以仲呂配上字。是以上字爲宮聲也。蓋聲律一絃爲黃鍾。三絃爲仲呂。正宮調一絃爲合字。故以合字配黃鍾。三絃爲上字。故以上字配仲呂也。何嘗以合字爲宮聲。上字爲角聲哉。宋人樂譜所注十二律呂。及四清聲者。蓋卽字譜高下之別名耳。不

可以稱謂之古。遂疑其別有神奇也。自學者不明律有定聲無定之理。遂泥定黃鍾一均不可移易。不論何均。遇黃鍾之律。則以爲宮聲。遇太簇之律。則以爲商聲。遇姑洗之律。則以爲角聲。遇林鍾之律。則以爲徵聲。遇南呂之律。則以爲羽聲。遇應鍾之律。則以爲變宮聲。遇蕤賓之律。則以爲變商聲。遇夷則之律。則以爲變角聲。遇大呂之律。則以爲變徵聲。遇夾鍾之律。則以爲變羽聲。而旋宮之義遂晦。於是論燕樂者。以宮聲爲合字。而有一凡不當應鍾蕤賓之疑。論雅樂者。以七聲用七律。而有隋蕭旋宮止存黃鍾一均之疑。論琴律者。以三絃獨下一徽。而有不不用姑洗而用仲呂爲角之疑。而向曹周禮孟子諸書。舉不可讀矣。皆以聲配律之說啓之也。不知燕樂字譜。即五聲二變也。非六律六同也。宋人以六律六同代字譜者。蓋緣鄭之以美名。即鄭謂之意也。以聲配律。始於鄭。成於沈括。皆無他奧義。後儒不遵聲求其故。遂怖其言若河漢之無極。苟明律與聲不同之故。則千古不解之惑。可片言而決矣。程氏瑤伯通藝錄。論黃才伯樂典書云。古者一律一呂。各爲一聲。其每管設孔。備五聲二變之數。兼旋宮接調之法。乃後世樂器律呂之用也。未可以是以推求創律之本。是書言吹無孔之管。則氣從下吸。無復俯調高下。五音何由而正。夫以律正音。即今之吹笙定弦。其遺矩也。只以一律正一音。不聞無孔之管。不能正五音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

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爲後法也。○仁。仁心性仁也。○正義曰。白虎通性情篇云。陽氣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五德。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性既有五。而獨言仁者。仁足以貫五性也。五德心主禮。而趙氏以性仁轉仁心者。淮南子原道訓云。心者。五德之主也。雖或以心配土。或以心配火。而五德實統以性仁。性之仁發諸心也。人性仁皆有備隨之心。故白虎通亦云。心之言任也。任於恩也。任於恩即任於仁矣。○正義曰。毛詩小雅車攻篇。有聞無聲。傳云。有聲聞。又大雅卷阿篇。令聞令望。箋云。人聞之則有善聲譽。淮南子脩務訓云。聲施千里。高誘注云。聲。名也。是仁聞謂仁之聲名播於遠方也。人以仁惠之心所發有所施濟。其名亦

可播於遠。然惠及一人。不能偏於人人。惠及一方。不能曾於天下。且或恩及此而害在彼。稅在甲而誼在乙。此未習先王之道。不足爲後世法也。○正義曰。毛詩元校勘記云。閭丘毛三本同。應本無之字。孔本考文。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注。但有善心而行之。不足以爲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藝俗篇云。湯然而痛。徒惠也。高誘注云。徒。但也。故徒善是但有善心。徒法是但有善法度。行仁政必有法。徒有仁心而無法。不可用爲政也。有法而不以仁心施之。仍與無法等。有善心而不

行。○注。但有善心而行之。不足以爲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藝俗篇云。湯然而痛。徒惠也。高誘注云。徒。但也。故徒善是但有善心。徒法是但有善法度。行仁政必有法。徒有仁心而無法。不可用爲政也。有法而不以仁心施之。仍與無法等。有善心而不

即有此既竭心思又難述先王之道。故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

王之道。可謂智乎。圖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圖注。言因至多矣。○正義曰。禮記禮器

日月。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注云。謂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上。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孟子

引此二句。以起爲政必因先王之道。趙氏謂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是以爲高爲累土。爲下爲掘

深。與鄭異義。因即所云繼也。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圖仁

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衆人也。圖注。仁者至人也。○正義曰。昭公三十年左傳云。

注云。播。猶揚也。謂之仁者。則不獨有仁心仁聞。乃實能因先王之道。遵先王之法。而繼之以不

忍人之政也。非徒魯者也。不因先王之道。不遵先王之法。不能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則爲

所云。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

刑。國之所存者幸也。圖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德。

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罹於密罔也。此亡國之政。然而

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圖注。言君至道也。○正義曰。國語吳語云。道將不行。注云。道。術也。

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又云。術

者。接物之辭。其爲原無極。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爾雅釋言云。揆。度也。一陰一陽之謂道。

元亨利貞謂之四德。顯道神德行。全在能揆度以合天德。此通變神化。所以垂衣裳而天下治也。若

無道術。則不能揆度。不能揆度。則不能制而用之爲法。臣下益無以守職奉命矣。揆度天意。乾旋

之不已也。守職奉命。坤順之承天也。故以守職爲奉命也。以揆度言爲術。以施行言

爲德。皆道也。不以道揆。則不信道。故云朝廷之士。不道德也。趙氏以工爲百工。以度爲度量。

趙氏佐溫故錄云。工爲四民之一。特言之者。奇技淫巧之興。皆以婦人心靈風俗也。按毛詩周頌。

嗟嗟臣工。傳云。工。官也。國語魯語夜微百工。尙書堯典允釐百工。百工卽謂百官。度。謂法度

也。史記天官書。其人守犯太微。集解引韋昭云。自下觸之曰犯。淮南脩務訓云。犯津關。注云。

犯。觸也。是犯義卽觸義。犯刑卽觸刑也。有道術而後知義。蔡不以道術揆度。則不知義。故君子

觸義之所禁而妄爲也。上既不知義。則小人詐僞欺誣。無所不至。而愚人罹於密罔矣。此皆不能因

先王之道。遵先王之法者也。雖有仁心而不能以道揆。則下無法守。至於工不信度而犯義犯刑。亦

仍歸於不仁。孟子言因言繼。先王之道。在通變神化。因者。因此也。繼者。繼此也。不揆度。則徒法不能自行矣。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所。猶若也或也。國之所存者幸也。言國之或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

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朝夕無復有期日言國無禮義必亡。國。以下指民。趙氏以下無學為臣不學法度。近時通

有學也。學非特以教國子。國之貴遊子弟。國之俊秀也。舉彼耕田雜作。至愚且賤。自六尺以上。皆比而使入其中。故大司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以登萬民。一曰養繡。十曰學藝。終日服事。小司徒頒比法於大鄉之大夫。以施政教。行教令。鄉閭大夫。各掌其鄉之教。以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有所治。考其德行道藝。有鄉射之禮。大比之禮。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歲時祭社。州社。亦如之。有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黨正各掌其黨之有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族師掌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以逮閭閻比長所掌。莫不設之學。董自新穀既成。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出學。學有進。則由比閭而升之族黨。以次升於州學鄉學。民不皆選。司徒入太學。而已知禮樂詩書之文。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一國之中。貴賤賢否。等列有常。自其上市以來。習知曉之不可以干貴。愚之不可以敵賢。各循其分而不敢肆。侵淫漸靡。雖有桀黠不帥。一里老得而能提之。無有黨同相濟者。官長賢。易於治。官長不賢。亦難於亂也。蓋教學之功如此。降而春秋。此意亦既微矣。然而鄭存鄉校。魯聞弦歌。原伯不說學。則以取譏於世。理之者蓋非無人。故其民猶知先王之澤。一時相攻相取。皆強力之諸侯。卿大夫為之。至於征伐煩興。暴骨如莽。而罕聞有窮巷小民。起而相抗撓撓為寇亂。如後世史書之事者。豈其民性之悍哉。由教化之積也。迄戰國益以蕩然。其君方日季于戈。遑問學校。民皆救死不遑。疾視其上。去從推埋。孟子蓋逆知六國之必亡。暴秦之不終。而閭左之禍將作也。故為歸本於上無禮。其於下也。不可無義而曰無學。謂夫學也者。乃所以明義也。僕荷悅有云。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義。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繫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人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之塗。是謂章化。斯言也。為能洞於道。法守。不可以老生之常談忽之。

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省省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省省也。國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蹶動也。言

方員須規矩也。

注。至極至矩也。○正義曰。至之爲極。謂也。人倫即人事也。毛詩小雅節南山箋云。至猶善也。故又以人倫之至爲人事之善。

欲爲君盡

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注。堯舜之爲君臣道備。○正義曰。禮記月令農事備收注云。備。猶盡也。君臣是人倫。堯舜是聖人。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

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注。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

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注。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幽厲。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諡之也。諡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

注。甚爲桀紂不甚謂幽厲。○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暴其民句。甚不甚各爲句。以後之遺得言。非以暴之有甚不甚。幽厲之暴。豈猶得爲不甚。按趙氏以甚指桀紂以下。引詩言厲王不能鑒紂。猶紂之不能鑒桀也。堯舜之道。仁其民者也。鑒于桀紂。則法堯舜。故疊引孔子之言。及詩之言以明之。○注。名之至其惡。○正義曰。逸周書諡法解云。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是名即諡也。又云。壅遏不通曰幽。動

祭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是幽厲爲章其惡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注。詩大雅至亡也。○正義曰。詩在大雅蕩第八章。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湯桀也。後武王錄紂。今之王者。何以不用爲戒。爾雅釋詁云。鑒。視也。監與鑒通。亦作鑑。考工記輔人云。金錫半謂之鑒。煥之。章指。言法則堯舜。以爲規矩。鑒戒桀紂。避遠危殆。名諡一定。千載而不可改也。

注。法則堯舜。以爲規矩。○正義曰。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大律也。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蓋孟子之學。在習先聖之道而行先王之法。故言稱堯舜。願學孔子。承前章而又申明之如此。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與存亡

者亦然。三代夏商周。國謂公侯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也。注。三代夏商周。○正義曰。失天下之命也。故周自東遷以後。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

酒。保。安也。四體。身之四肢。強酒則必醉也。章指。言人所以安。莫若爲仁。惡而勿去。患必在身。自上達下。其道一焉。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反其仁。己仁猶未至邪。反其智。己智猶未足邪。反其敬。己敬猶未恭邪。反求諸身。身已正則天下歸就之。服其德也。梁傳云。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智。荀子法行篇引會子云。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易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之己而反諸人。豈不亦狂哉。○注。則天下歸就之。○正義曰。廣雅釋詁云。歸。就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此詩已見上篇。其義同。章指。言行有不得於人。一求諸身。責己之道也。政行飭躬。福則至矣。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恆。常也。人。之常語也。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也。注。○正義曰。爾雅釋詁文。○正義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治天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爲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爲本。治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爲本也。章指。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蹕。雖曰常言。必須敬慎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

不使巨室罪之則善也。注。巨室至善也。○正義曰。以巨室為大家者。尚書梓材云。以厥庶民暨厥之。以為社稷之靈。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所謂君之宗之。周公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繇氏。鐘氏。葵氏。鐸氏。終葵氏。即衛之大家。降至春秋。猶有晉大猷。魯三桓。齊諸田。施昭屈景之類是也。周氏用錫尚書盤銘云。大家若伊巫之族。禮記少微云。不願於大家。注云。大謂富之廣也。孔氏正義云。大家。謂富貴廣大之家。謂大夫之家也。趙氏佑溫故錄云。不得罪巨室。非拘巨室也。巨室之資力有餘。氣習深固。易為奢亦易為惡。彼其黨厚世傳。為德鄉里。與或妄自尊大。武斷把持者。所在多有。古之為政。有行法不避貴戚大姓。為史書稱者。果其人積負不仁。如律所謂勢惡土豪。為世指疾。何足言一國之所慕。為政者自宜亟創德之。為齊民先。而何得罪之與有。注故盤銘經文。以巨室為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惟賢故不愧為巨室。不可以得罪。能不及也。後世政不古若。庸才下吏。專阿勢利而虐愚柔。固難促不足道。其有故持成見。務為刻深。偏樂得播紳素封之事而文致之。不察其平居之望實。事理之是非。下以飽欲壑。上以弋能名。其亦為巨室者有以階之厲邪。

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注。慕思也。賢卿大夫一國思隨其所善惡。一

國思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為君矣。沛然大治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內。注。慕思至之內。○正義曰。楚辭云。沛。大也。溢。滿也。而一國隨其所善也。政不善則巨室惡之。而一國隨其所惡也。廣雅釋然。大治即是滿溢。滿溢即是沛然也。德教溢乎四海。然則巨室之章指。言天下傾心思慕鄉善。巨室不罪。咸以為表德之流行。可以充四海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注。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為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注。齊景公。齊侯景。諡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鄰國。使

之進退。又不能事大國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吳璽夷也。時爲強國。故齊侯畏而恥之。泣涕而與焉。嬖附注。出而女於吳。○正義曰。說苑權謀篇云。齊景公以其子妻閭丘。送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齊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遂遣之。吳越春秋閭丘傳云。齊侯使女爲質於吳。因爲太子波聘齊女。○正義曰。齊景公女。孟子所謂歸出而女於吳。卽此也。翟氏繼考吳云。左傳僖公七年。孔叔言於鄭伯曰。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難也。景公言蓋本其意。○正義曰。物事至事也。○正義曰。毛詩大雅烝民有物有則傳云。物。事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禮記文王世子。行一物而三舍皆得者。○正義曰。物。事也。兩國相交之事。莫如朝聘。故以絕物爲不與通朝聘之事也。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正義曰。今小國以大國爲師。學法度焉。而恥受教命。不從其進退。譬猶弟子不從師也。○正義曰。今小國至度焉。○正義曰。禮記學記云。以尊爲君也。故趙氏以學釋師。謂師大國卽學大國也。書大傳云。學。效也。淮南子脩務訓。以趣明師。高誘注云。師所以取法則。法則卽法度。以大國爲師。卽是以大國爲法度。故蓋以師學法度明之。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正義曰。文王行仁政以移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治。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爲政。小國差之。故七年。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正義曰。大雅文王之篇。麗。億數也。言殷殿之子孫。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殷之美士。執祿賜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正義曰。詩大雅至常也。○正義曰。詩在傳云。麗。數也。威德不可爲累也。箋云。子。於也。商之孫子。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五章毛傳云。則見天命之無常也。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裸。禮也。周人尙長將行。京。大也。箋云。無常者。舍則就之。惡則去之。殷之臣壯美而敏來助周祭。趙氏義略同。方言云。麗。數也。注云。偶物爲聯。獸與羣同。

周禮夏官校人注云。屬。耦也。小爾雅廣言云。屬。兩也。凡物自兩以上皆數也。其屬不德。謂其偶不止於德也。十萬爲億。億而倍。則二十萬也。謂不止二十萬也。鄭以侯于周服爲君於周之九服之內。是以君釋侯。以九服釋周服。趙氏此句無釋。而注侯服于周云。惟服于周。則是以惟釋侯。以服爲服從。乃鄭氏云。參則就之。是以服于周爲就于周。與趙義不殊。微子封於微。趙氏舉此爲殷士。則亦以殷士爲殷侯。隱公五年公羊傳云。矣。大之之辭也。毛詩小雅以美庸公傳。亦云。周大也。大與美其義亦通也。敬爲疾。才識捷速。正其速也。音義出楊字。丁云。謂魯頌也。古魯通作楊。禮記雜記云。天子用楊是也。春秋繁露執勢篇云。天子用楊是也。

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孔子云。行仁者。天下之衆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爲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

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國詩。大雅桑柔之篇。誰

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爲國誰能達仁而無敵也。國注。詩大至敬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桑柔篇第

熱物之用濯。與趙氏義同。禮記內則云。炮取豚。及將塗。以濯塗。炮之。塗皆乾。摩之。濯手

以摩之。孔氏正義云。手既摩泥不淨。其肉又熱。故濯手摩之去其熱矣。此執熱以濯之事也。濯手

言遭竟逢亂。屈服強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衆。無德不親。執熱須濯。明不可達仁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

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國言不仁之人。以其所以爲危者反以爲安。必以惡見亡。而樂行其惡。如使

其能從諫從善。可與言議。則天下何有亡國敗家也。國不仁者至之有。○正義曰。以上四章。示人反身改

化小爲大。此言不仁者改其不可與言而爲可與言。則國可不亡。家可不敗。此有孺子歌曰。滄

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國孺子童子也。清濁所用。尊卑若此。自取

之。喻人善惡見尊賤乃如此。國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水經。

河水通武當縣東北。住云。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湖。名滄浪湖。庚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湖。非也。是世俗語說。音與字變矣。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為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按尙書禹貢言導滄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為者。明非他水流入也。蓋漢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鄧鄉。地連紀鄉。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遠水地。按取出滄水。孔子所謂遠在屈原之前。屈原取此假為漁父之辭耳。非其本也。閻氏若穰釋地云。滄浪。蓋地名也。漢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滄浪之水。蓋乎宋葉夢得言。大抵禹貢水之正名。可以舉學者。若漢若滄之類是。不可舉學者。則以水足之。若黑水弱水之類是。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為名。則以水別之。若滄浪之水是。胡氏謂禹貢維指云。水名。或舉舉。或配水字。各有所宜。弱黑並配水。漢舉舉。統配水。皆屬辭之體應爾。非有他義。山海經凡山水二字為名者。其上下必加之字。猶此滄浪之水也。即古人皆屬辭之體。安見滄浪為地名而水非名乎。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水經夏水篇引鄭注下。即引劉澄之永初山水記云。夏水。古文以為滄浪。故父所歌也。鄭云。今謂之夏水。意以今之所謂夏水。即古之所謂滄浪也。水經云。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又東通華容縣南。即所謂又東為滄浪者也。鄭氏雖以千齡湖改為滄浪湖。以當禹貢滄浪之水。其說雖甚。圖所指者。乃均州漢水中小一湖。即漢仲雍所云千齡湖。千齡滄浪音義全則。即屈原遊江潭漁父。並不在均州之境。又思楚都而託歌滄浪。正當在古鄧都。今江陵。故地說援此歌以為楚都之切證。圖乃云漁父歌之。不遠水地。尤為妄謬。張平子南都賦。流滄浪而濟陸。鄧方城而為塘。李善注引左傳。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則是滄浪在陸。楚都。正當在江陵。盧氏文選鍾山北記云。倉浪青色。在竹曰蒼。在水曰滄。滄。平子南都賦。流滄浪而濟陸。鄧方城而為塘。青。倉浪三字並通用。非謂天之色如水。以滄浪相比況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文選塘上。豔歌何嘗行上。滄浪之天。俱見晉宋書樂志。又呂氏春秋審時篇。麥後時者。朝苗而蒼浪。亦言其青色。蒼倉滄三字並通用。非謂天之色如水。以滄浪相比況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文選塘上。滄浪地名非水名。非也。○滄浪至自取之也。○正義曰。周氏極中辨正云。或云漢水本清。而滄浪又去源未遠。名之滄浪者。惟其清也。則可以濯纓者。其本然。而濯足之辱。乃水自取之也。愚按水經注。漢水自發源瑤家。流至武當之滄浪湖。幾二千里。去源遠矣。襄陽縣志云。漢水重濁。與大河相似。童承敘亦謂漢水至濁。與江河水合。其流必盛。故常填淤。然則漢水本濁。獨乃清者。正以合他水而流盛。安得言清者其本然乎。按滄浪是夏水。本以清得名。則其清是本然。獨乃清者。下云自傷自毀自伐。俱從濁斯濯足相貫。是水本可濯纓。由自濁而濯足。人本可濯。由自作孽而不可改。周氏之辨非也。自作孽不可活。是本清而自變為濁。由害而惡也。不仁而取矣。○注滄浪童子。○正義曰。錢氏大昕袁新錄云。今人曰滄浪為童程之通稱。蓋本於孟子。考諸經傳。則天子以下。嫡長為後者。乃得稱滄浪。晉書公之義。秦穆公使人平公于夷耳。稱滄浪。而舅犯亦稱之。是

時索微之爲至也。孺子之衰。哀公欲殺微。亦以世子待之也。齊侯茶已立爲君。而陳乞討故殺爲孺子。其死也。諡之曰安孺子。則孺子非卑幼之稱矣。樂盈爲晉賊。而晉午稱爲樂孺子。左傳稱孟莊子爲孺子。武伯曰孺子。莊子之子。後雖不得立。猶稱孺子。是孺子貴於庶子也。齊子尾之臣松子夏曰。孺子長矣。尊宣子稱鄭子。幾曰。孺子舍哉。皆世卿而嗣立者也。內則。吳壽孺子室於宮中。母某。敢用時日。亦見孺子。亦貴者之稱。惟禮弓載有子與子。見孺子。魯人。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此爲童子稱。與孟子同。○注。小子孔子弟子也。○正義曰。禮記少儀。小子走而不趨。注云。小子。弟子也。詩小雅。思齊篇。韓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箋云。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弟子也。論語泰伯篇。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吾知免夫小子。集解引周生曰。小子。弟子也。又子張篇。子夏之門人小子。集解引包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國人先自爲可侮慢之行。故見侮慢也。家先自爲可毀壞之道。故見毀也。國先自爲可誅伐之敵。故見伐也。○注。人先至伐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遇合篇云。壞也。荀子。論兵篇。堯伐。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注。已見上篇。說同也。章指。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已。先自毀伐。人乃攻討。基於天孽。敬慎而已。如臨深淵。戰戰恐栗也。○注。深淵戰戰恐栗。○正義曰。恐栗一本作恐懼。音義出恐栗。丁云。義當作慄。古字借用。趙氏本作要也。毛詩小雅。小閔篇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傳云。戰戰。恐也。後漢書注引太公金匱云。黃帝居民上。惴惴如臨深淵。禹居民上。慄慄如不滿日。史記樂書云。戰戰恐懼。說苑說叢篇云。戰戰慄慄。日慎其事。淮南子人間訓。引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注。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箪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是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注。欲得至與之。○正義曰。聚之義有二。禮記曲禮注云。聚猶共也。國語晉語云。聚居異情。注云。聚。共也。所欲與之聚之。即所欲與之共之也。左傳顏師聚。說苑正諫篇作燭。是聚與趨通。易革卦彖傳云。聚以正也。○正義云。荀本作取。劉熙釋名釋官語云。取。趣也。趣亦即趨。

是聚與趨題取通。趙氏言聚其所欲而與之。卽是趨其所欲而與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與猶爲也。爲字讀去聲。所欲與之聚之。言之所欲則爲民聚之也。楚策曰。吾與子出兵矣。言吾爲子出兵也。漢書高帝紀。漢王爲義帝發喪。漢記爲作與。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宋以來儒者。舉凡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則名之曰人欲。故終其身見欲之難制。其所謂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過絕情欲之感耳。何以能絕。天下必無全生養之道而得存者。凡事皆爲有於欲。無欲則無爲矣。有欲而後有爲。有爲而歸於至當不可易之謂理。無欲無爲而已矣。又焉有理。老莊釋氏生於無欲。無爲。故不言理。聖人務在有爲有欲之成得理。是故君子亦無私而已矣。不貴無欲。君子使欲出於正。不出於邪。不必無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於是雖欲極而後已。反得刻鵠君子而罪之。此理欲之辨。使君子無完行者。爲爾如是也。以無欲然後君子。而小人之爲小人也。依然行其貪邪。獨執此以爲君子者。謂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其言理也。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於是未有不以意見多偏之不可以理名。而持之必堅。意見所非。則謂其入自經於理。此理欲之辨。此之謂乎。不悟意見多偏之不可以理名。而持之必堅。意見所非。則謂其入自經於理。此理欲之辨。適成忍而殘殺之具。爲爾又如如是也。夫堯舜之憂四海困窮。文王之親民如傷。何一非爲民謀其入欲之事。惟順而導之。使歸於善。今既截然分理欲爲二。治已以不出於欲爲理。治人亦必以不出於欲爲理。舉凡民之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咸視爲人欲之甚輕者矣。輕其所輕。乃吾重天理也。公義也。言雖美而用之治人。則禍其人。至於下以欺僞應乎上。則曰人之不善。胡弗思聖人體民之情。遂民之欲。不待告以天理公義。而人易免於罪戾者之有遺也。孟子於民之放辟邪侈無不爲之以陷於罪。猶曰是罔民也。又曰。殺死而怨不瘳。奚暇治禮義哉。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人盡轉移爲欺僞之人。爲爾何可勝言也。其所謂欲。乃帝王之所盡心於民。其所謂理。非古聖賢之所謂理。蓋離乎老釋之言以爲言。是以弊至此也。然宋以來儒者。皆力破老釋。不自知離襲其言。而一傳合於經。遂曰大經孔孟之言。其惑人也易。而破之也難。數百年於茲矣。不自知離襲其言。皆彼之言。不復知其異於大經孔孟之言矣。世又以躬行實踐之儒。信焉不疑。夫楊墨老釋。皆躬行實踐。獨拿怨惡。救人心。費治化。天下尊而信之。帝王因尊而信之者也。孟子韓子之於前。聞孟子韓子之言。人始知其與聖人異。而究不知其所以異。至宋以來儒者之言。人咸曰。是與聖人同也。辯之是欲立異也。此如嬰兒中路失其父母。他入子之。而爲其父母。既長不復能知他人之非其父母。雖告以親父母而快爲非也。而遂其告者。故曰破之也難。○注。爾近至得矣。○正義曰。爾與爾。食禮燕禮。南齊禮。特牲饋食禮。祝命爾執。爾字皆訓近。皆爲爾也。趙氏佐溫故錄云。爾爾也自爲句。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故爲淵。爲魚者。鰕也。爲叢。爲爵者。鷦也。爲湯武。爲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

爲之毆矣。雖欲無王，不可得矣。國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埤下，獸樂墳野。毆之則歸其所樂，獮也。鷦鷯也。故云諸侯好爲仁者，毆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正義曰：埤與卑通。亦作埤。國語周語云：晉侯執王卑。注云：卑，下也。說文土部云：埤，壘穴也。一曰大也。其訓大者，通於墳。毛詩小雅何草不黃篇：率彼墳野。傳云：墳，空也。昭公元年左傳云：居於墳林。賈注云：墳，大也。野，空闊故大。大，即墳也。故字亦通於墳。趙氏以墳野釋之，讀墳爲墳也。說文馬部云：駝，駝馬也。從馬區聲。毆，古文毆。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支者，小擊也。今之扑字，繁筆策，所以施於馬而毆之也。故古文从支。引申爲凡駕馭追逐之稱。周禮以靈鼓毆之，以建士之鼓毆之。孟子爲國毆魚，爲叢毆焉。爲武毆民，皆用古文。其實皆可作題。與支部之毆義別。○注：獮，獵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獮，獵也。或從寶作獮。又云：獮如小狗。水居食魚。李善引獵賦注：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獮，獵也。或從寶作獮。又云：獮絕類祭魚。高誘注云：獮，獵水禽也。取鯉魚置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淮南子兵略訓：蓄德魚者必去獮獮。爲其害魚也。故鹽鐵論輕重篇云：水有獮獮而池魚勞，御覽引博物志云：獮，頭如馬。獮以下似蜺蜺。毛似獮。大可五六十斤。名醫別錄陶注亦云：獮有兩種。獮，獮形大。頭如馬。身似獮。則獮乃獮之大者。而顏師古注漢書揚雄傳：以獮爲小獮。非也。○注：鷽，鷽鳥也。○正義曰：爾雅釋鳥云：晨風鷽。注云：鷽，鷽屬。邵氏晉韻爾雅正義云：鷽爲鷽類。有生於土窟者。故亦謂之土鷽。詩疏引陸機疏云：鷽似鷽。青黃色。燕隸。衛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鷽鷽食之。○注：諸侯至得也。○正義曰：好爲仁者當作爲好仁者。若此此指獮獮。趙氏讀有好仁者則爲句。言湯武好仁。桀紂爲之毆民使歸之。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以此此指獮獮。趙氏讀有好仁者則爲句。言湯武紂爲傷武。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二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

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圖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臣何能爲善乎。但相與爲沈溺之道也。圖注。詩大至道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桑柔第五章。箋云。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於禍難。孔氏正義云。王肅以爲如今陷溺而已。趙氏與王肅同。章指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之馭使就其君。三年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沈溺。所以明鑒戒也。圖注。沈依說文當作德。沈假借字。毓俗字。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圖言人尙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爲。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圖曠。空。舍。縱。哀。傷也。弗由居是者。是可哀傷哉。圖注。曠。空。至。傷。哉。○正義曰。論衡藝增篇云。曠。空也。呂氏春秋無義篇注云。舍。放也。放。即。縱也。廣雅釋詁。舍。終。並。訓。置。則。舍。亦。縱也。說文口部。章指言曠仁舍義。自暴棄之道也。圖注。曠。仁。至。道也。○正義曰。前言不能居仁由義。是自棄。則曠弗居舍弗由。承上仁義而言。棄言之。或說下一節專指自棄者。以自暴者已不可與之言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圖邇。近也。道在近而患人求之遠也。事在易而苦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不事其長。故其事遠而難也。圖注。道在至天下平。○正義曰。自首章言平治天下。必因先王之道。行先王之法。反復申明。歸之於居仁由義。何爲仁。親親是也。何爲義。敬長是也。道即平天下之道也。事即平天下之事也。指之以在邇在易。要之以其親其長。總其親則不致於無父。長其長則不致於無君。義舉之道。孝弟而已。其爲人也孝弟。犯上作亂。未之有也。舍此而高談心性。辨別理欲。所謂求諸遠求諸難也。或說道可致而不可求。求便非易簡之道。蓋讀遠字難字爲句。謂道在邇不必他求也。章指言親親敬長。近取若求諸則遠矣。事在易。不必他求也。若求之則難矣。邇。謂道在邇不必他求也。章指言親親敬長。近取

諸已則變而易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圖言人求上之意，先從己始，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圖居下位至身矣。○正義曰：禮記中庸篇與此同。鄭氏注云：獲，得也。言臣諫云：誠，實也。據中庸言之。所實者知仁勇也。實之者仁也。義也。禮也。由近氣心知而至於智仁勇。非血氣心知之外。別有智有仁有勇以手之也。就人倫日用而語於仁，語於義，舍人倫日用。無所謂仁所謂義所謂禮也。血氣心知者，分於陰陽五行而成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人倫日用，皆血氣心知所有事。故曰率性之謂道。全乎知仁勇者，其於人倫日用行之。而天下視其仁，視其禮義，舍無以加焉。自誠明者也。舉以講明人倫日用。務求盡夫仁，盡夫禮義，則其智仁勇所至，將日增益。以於聖人之德之感。自明誠者也。實言之。曰人倫日用。精言之。曰仁曰義曰禮。所謂明善，明此者也。所謂誠身，誠此者也。實言之。曰血氣心知。精言之。曰智曰仁曰勇。所謂致曲，致此者也。所謂有誠，有此者也。言乎其盡道。莫大乎仁。而兼及義。兼及禮。言乎其能盡道。莫大於智。而兼及仁。兼及勇。是故兼之端。不可勝數。舉仁義禮三者而兼備。是故誠者，天之大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圖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故曰天道。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道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以鳥獸不可親狎，故曰未有能動者也。圖誠者，至動者也。○正義曰：禮記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注云：言以慎思為誠之一事。乃就所學所問而次第及之。然後進以明辨篤行。孟子彈括其辭。獨揭一思字加本句上。則統所知所行而歸重言之。明示人以反求諸身為誠身之要。惟思故能操善。惟思故能固執。君子無往而不致其思。無思而不要於誠。故曰君子有九思。曰思不出其位。孟子嘗警人之弗思而教以思。則得之先立乎大。程氏瑤田通論錄論學小記云：誠者，實有而已矣。天實有此天也。地實有此地也。人實有此人也。人有性。性有仁義禮智之德。無非實有者也。故曰性善也者。實有此善焉者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死乃無此人。未死則實有此人。實有此性。實有此性之善。

實有此性之善。故曰誠者。能實有此性之善。故曰誠之者。誠之者。自明誠者也。能自明誠。實有此性。則自誠明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有誠者無誠之者。雖有教無益也。惟人皆實有此性也。如不實有此性。則自誠明者。而實有此教矣。非實有此人之氣質。亦安能實有此性之善乎。若夫未死先已。未終先終。不誠矣。惟不實有。故曰無物。是不誠之者也。非不能誠之也。是故不空之謂實。不無之謂有。皆指物而言。而二氏空之無之。是已無物矣。此不必與辨者也。今乃指其所謂空實無者。而曰雖空而實實。雖無而實有。此釋氏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語不反覺精妙邪。從空無下轉出實有。異乎吾學從物上致力焉者也。雖故由悅親而信友。由信友而獲上。由獲上而治民。皆人倫日用之常也。必反身而歸之於誠。其反身而誠也。必歸之以明善。蓋伏羲之前。未有人倫。不知有善。何以有誠。乃天既授人以善性。此誠者天之遺也。人性既誠有此善。則自能明。故先覺者自誠而明。因以覺人。而人亦無不自誠而明。然未明惠其不明。既明矣。又惠其不誠。故莫不知親之當悅也。乃民不治。上之當獲而民之當治也。亦莫不曰吾能悅親也。吾能信友也。吾能獲乎上而治乎民也。是我未嘗思也。是以孟子既由誠身而歸重於明善。又由明善而申言思誠。既明矣。又思其誠。誠身乃能悅親信友獲上治民。所謂動也。悅親而親悅。信友而友信。事上而上獲。治民而民治。至誠而動物也。不誠。則悅親而親不悅。信友而友不信。事上而上不獲。治民而民不治。所謂未有能動者也。惟天實授我以善。而我乃能明。亦惟我實有此善。而物乃可動。誠則明。明生於天道之誠。明則誠。誠又生於人道之思誠。人能思誠。由其明也。人能明。由其誠也。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自誠明謂之性也。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自明誠。謂之教也。曲者。明而不誠也。未明之先。則自誠而明以盡其性。既明之後。則自明而誠以致其曲。致曲之功。仍在於明。蓋雖明而仍未明。所以曲也。何也。明於悅親。而未明誠於悅親也。明於信友。而未明誠於信友也。明於事上治下。而未明誠於事上治下也。故誠其身矣。孟子此章。按中庸之旨而言之。〇注。至誠至親狎。〇正義曰。此本列子黃帝篇為說。動金石者有一人。從石壁中出。子夏言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鳥獸不可親狎者。海上瀕鳥無而下是也。張湛注云。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於外。雖未能利害兩忘。猜忌衆皆。然輕羣異類。亦無所多怪。又云。誠心無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焦溺。涉木石而不慘。饒鋒刃而無傷殘。履危險而無顛蹙。萬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羣。韓詩外傳云。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綬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鏢無缺。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呂氏春秋精論篇。鍾子期夜聞擊琴者而悲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實也。臂非推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動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又具備篇云。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仇於有血氣者乎。故凡

說與治之務章指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是以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以誠爲貴也。爾會子三其若哉。○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是章歸重誠身。故趙氏特引三省證之。下二句乃中費之辭。詩序云。雅者。正也。雅詩皆正人君子所作。廢指爾小雅之材七十二人。大雅之材三十二人。是也。因借言凡有美德者。皆稱大雅。史記孟子傳。不能尙德若大雅。文選西都賦。大雅宏達。李善注云。大雅。謂有大雅之才者。詩有大雅。故以立稱。漢書贊云。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趙氏於益成括章亦言。大雅先人。又文選章孟諫諍詩。矜矜元王。李善注引孔安國尙書傳曰。矜矜永懼。則知趙意謂雅德君子。當自恐懼儆省。必以誠身爲貴也。班固論通賦。蓋體德之瞻傑令。乃二雅之所砥。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聞伯夷讓國。遭紂之世。避之隱遁北海之濱。聞文王起與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爾伯夷至老者。○正義云。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養耆老。盍往歸之。太顓閼天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此伯夷歸文王之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來。句末語助也。孟子盍歸乎來。莊子人間世篇。嘗以語我來。又子其有以語我來。來字皆語助。○注。聞文王起與王道。王逸注。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以興字句。離騷呂望之鼓刀令。復周文而得舉。王逸注。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則正引孟子文。而以興字句者。翟氏顯考異云。毛詩酌篇正義。孟子說伯夷居北海之濱。太公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而歸之。中論亡國篇。昔伊尹在田畝之中。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辟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將以懼。用此作興二字。子華子雖似後人擬託。更有詩疏中論可證。又子華子北宮子仕儒。王者作興。將以懼。用此作興二字。子華子雖似後人擬託。然猶唐以前書。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爾太公。呂望也。亦避紂世隱居東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爾太公至老者。○正義云。太公世家云。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好周西伯。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遊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聞天氣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史記列三說。是當以孟子爲斷。陶鑄聖賢羣輔錄引尙書大傳云。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屬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蓋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曷往。王叔野客叢書云。淵明引此。謂出尙書大傳。知孟子引逸書之辭。

○注。太公至東海。○正義曰。閻氏若據釋地續云。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往未悉。後漢琅邪國海曲縣劉昭引博物記注云。太公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於鉅野。其猶今存。又於清河國廣川縣據津城。辨其當在琅邪海曲。此城殊非。余謂海曲故城。通典稱在莒縣東。則當日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卽是其家。據崔瑗晉書盧無忌立齊太公碑。以爲級縣人者謬。伯夷。孤竹國之世子也。前漢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括地志。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余謂今永平府治。柯入海從右壩石。正古之北海。在今昌黎縣西北。亦是當日避紂處。去其國都。不遠。通志以居北海爲繼縣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

之。其子焉往。○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天下之子耳。子嘗隨父。二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將往也。○注。子將安如。○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如。往也。廣雅釋詁云。歸。往也。韓本將往作歸往。閻監毛三本同。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必足以爲政矣。天以七紀。故

七年。文王時難故久。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注。七年。○正義曰。昭公十年左傳。鄭裨通云。天以七紀。往云。二十八宿面七。按白虎通據蓋云。七。歲之陽也。又云。陽數七。說文云。七。陽之正也。如日月五星爲七政。周緯算經以日月運行之圖。周爲七宿。易復卦彖傳云。七日來復。天行也。國語周語云。自鷙及卿七列。南北之繫北同。韋昭注云。鷙火之分。張十六度。天駟房。五度。歲月之所在。從張至房七列。合七宿。謂張翼轸角亢氐房也。歲在鷙火五。辰星在天。子鷙火周分野。天覆及辰星。周所出。自午至子。其度七同。皆以七紀數也。不獨二十八宿面七而已。乃尙書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馬融注云。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鄭氏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僭取白魚受命。皆七年。文武受命七年而崩。周公不敢過其數也。此言行文王之政。故以七年言之。周公成文武之德。七年而天下太平。諸侯效法文王。是可爲證。章指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文王勤之。二老遠至。父來子從。天之順道。七年爲政。以勉諸侯。欲使庶幾於行善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孔子以冉

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孔子以冉

求不能改季氏使從魯。爲之多斂賦粟。故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徒。疾之也。○求注。子至疾之也。○正義曰。論語先進篇云。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集解孔曰。冉求爲季氏聚。爲之患賦稅也。鄭曰。某不識也。三發。鳴鼓。聲其罪以責之也。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小人之行也。度於禮。子孫又厚。且子季孫。故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敘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厚。且子季孫。故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用田賦自是季氏。孔子直責冉有。謂冉有爲之聚斂而附益之。斥爲非吾徒。孟子言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賦粟倍他日。即指季氏用田賦。敘冉有爲其宰。不能改之使從魯。則季氏賦粟倍他日。即爲冉有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皇侃論語義疏引鄭注云。季氏不能納諫。故求也莫能匡救。致微於求。所以深疾季也。是也。邢昺疏以爲冉子聚斂財物。失之矣。季孫斯以哀公三年辛。康子卽位。用田賦。時正康子爲政。故知季氏爲季康子也。杜預注左傳用田賦云。田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孔氏正義云。司馬法。四邱爲甸。有馬四匹。牛十二頭。是爲草車一乘。今用田賦。賈逵以爲欲令一井之間。出一邱之稅。非民所能給。故改之。舊制邱賦一馬三牛。今則其田及家資各爲一賦。計一邱民之家資。令出一馬三牛。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是倍於常也。鄭文支部云。攻。擊也。人部云。伐。擊也。是攻。故趙氏以攻伐釋之。乃係假借用兵之鳴鼓而攻。其實孔子言攻。但爲責讓。故又以責讓釋之。論衡。五曰攻。六曰說。注云。攻說則以辭責之。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國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况於爭城爭地而殺人滿之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以容之。○注。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正義曰。不仁之謂富。此不行仁政之君也。趙氏於經文。每顛倒解之。荀子王制篇云。解君不行仁政。富不仁之君。解而富之。不安職則弄。弄即棄也。如移之郊。移之遠。尉之遠方之意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國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服上刑。上刑。重

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誓戰者。辟草任土。不務修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連橫之人也。注。孟子天道重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誓戰生矣。愛子者慈於身。重生者慈於身。春秋繁露王道通云。仁之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陰行於陰。陰常居空位而陰行於空。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有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又援機執多篇云。天之道出陽為緩以生之。以陰為厲以成之。是故非黨而不能育。非黨也不能有。自正月至於十月。而天之功畢。計其間陰與陽各居幾何。薰與燥其日就多。陽物之初生至其畢成。隱與顯其下孰倍。故從中春至於秋氣。溫柔和調。及季秋九月。陰乃始多於陽。天於是時出顯下霜。出顯下霜而天降。物固已皆成矣。功已畢成之後。陰乃大出。天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太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太陰在外。故霜加物而雪加於空。空者重地而已。不徒物也。此天重生之說也。○注。上刑重刑也。○正義曰。方言云。上。重也。尚書呂刑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某氏傳云。重刑有可以勝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紅氏聲食書集注音疏云。服。治也。下服。減等也。上服。加等也。本在上刑之科。而情適輕。則減一等治之。本在下刑之科。而情適重。則加一等治之。合從。蘇秦是也。連橫。張儀是也。辟草任土。商穀等是也。井田之法。有萊田。有一易再易之田。有阡陌徑塗。皆開墾。是為辟草萊。呂氏春秋有任地篇。乃農家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廖本作辟草任土。孔本韓本作辟草任地。按音義出任土則作任地。非也。闕氏若璠釋地又續云。連諸侯。是封建之將盡也。辟草任土。是井田之將盡也。陳鉅緩蠹屋解云。連諸侯而使之戰。闕草萊任土地而章指。言聚斂富君。棄於孔子。再求行之。固聞鳴鼓。以戰殺民。士食人肉。罪不容死。以為大戮。重人命之民也。注。聚斂富君。○正義曰。雖本孔本作富。民非。○以為大戮。○云。以為大戮。○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瞋目而視者。視乎心也。存乎人之善惡也。注。瞋目。瞋目至惡也。○正義曰。瞋目。瞋目非相瞋。義與參牟子。注云。牟與瞋同。說文目部云。瞋也。瞋目無牟子。瞋目至惡也。○正義曰。瞋目。瞋目不正也。牟重皆不從目。劉熙釋名釋形體云。瞋目。瞋重也。瞋目相瞋重也。子小瞋也。主謂其精明者也。或曰。瞋目。瞋目也。相瞋也。荀子大略云。瞋目而見之也。注云。瞋目以瞋目至惡也。廣雅釋詁云。牟子謂之瞋。瞋目以目也。瞋目以目也。

存。存在也。諺文士部云。在。存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必在視察掇之節。注云。在。察也。趙氏以在爲存。而云存在人之善惡。章指云。存而察之。蓋以存爲在。豈以在爲察。蓋察人之善惡也。

貌。○正義曰。周禮春官眡瞭注云。瞭目明者。說文目部云。眊。目少精也。目少精。卽是不明。

不明。猶目之蒙蒙也。翟氏頗考異云。孟子相人以眸子瞭。心精而眸子瞭。心獨而眸子不明。猶目之蒙蒙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瞭。心精而眸子瞭。心獨而眸子不明。猶目之蒙蒙也。

子晁。又佚文篇同。白氏六帖述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其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不正。

外矣。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蓋孟子此章所本。故既詳言眸子。下復兼聽言言之。聽其言

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匿也。聽言察目。言正視端。人情可見。安可匿哉。**竊**。注。廋匿也。○正

人焉廋哉。集解引孔曰。廋。匿也。方言云。章旨。言目爲申侯。請之所主。序而終之。蓋惡不盡。中人

虞。隱也。故趙氏以匿釋虞。章指又以不隱釋之。宣打言目稱衾仙料之所存存而祭之善惡不隱知人

之道斯爲審矣。象本色青而有枝葉。目爲之候。此神候猶云精候耳。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精

與睛通。目珠子也。魏志管輅曰。吾目中無守精。晉書顧澄之。每畫人。或數年不點眼精是也。按精。卽謂肝木之精。目既爲肝木之精之候。則精神卽在此目矣。上言神。下言精。正是一事。大戴

記會子天圓云。陽子精氣曰神是

世不必爲目臻之瞽所僞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儉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

臣爲恭敬者不侮慢人爲廉儉者不奪取人有好侮奪人之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從其所欲安得爲恭儉之

行也。疏注。爲恭至取人。**O正義曰。**爾雅釋詁云。不。以。康。爲。恭。高誘注云。蒙給與也。**恭。敬也。**呂氏春秋遇合篇。是侮也。高誘注云。侮。南子原道則云。不以康爲恭。

斂也。自檢斂也。賈子道術篇云。廣鼓自斂謂之儉。說文大部云。奪手持佳鳥失之也。支部云。殺。

彊取也。周書曰。微攘矯虔。奪取當作敝。經典通作奪。奪爲手持佳鳥失之。卽脫去之脫也。奪乃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避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和聲諂笑之貌強

爲之哉。注。恭儉主爲之哉。○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儼。敬也。禮記曲禮云。毋不敬。儼若思。

言言二張角云
言言二作翁
言言三作翁
言言四作翁
言言五作翁
言言六作翁
言言七作翁
言言八作翁
言言九作翁
言言十作翁
言言十一作翁
言言十二作翁
言言十三作翁
言言十四作翁
言言十五作翁
言言十六作翁
言言十七作翁
言言十八作翁
言言十九作翁
言言二十作翁

卷十 藥夢草上 三〇五

諱之不欲。說文欠部云。欲。貪欲也。不貪欲。故爲廉也。儼然而恭。無欲而儉。恭儉之名。以傳然無欲取之。故云自取其名。賈子大術篇云。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白虎通禮樂篇云。音者。欽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欽也。趙氏以和聲釋聲音。謂聲而音言其和也。貌。說文作兒。云。兒。婦人也。象人面形。君子樂然後笑。笑貌。則笑見於面。故趙氏以諂笑之貌釋之。趙章指。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志。侮奪之惡。何由干之而錯其心。氏前在趙笑云。聰笑也。

國人臣恭儉。明其廉志。○正義曰。孟子言侮奪人之君。趙氏推及人臣。蓋孟子指當世諸侯。在兩漢則宰輔皆是也。趙氏習見當時張禹胡廣之流。故及此耳。史記魯世家。君子曰季文子廉處矣。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淳于髡。齊人也。問禮。男女不相親授。○正義曰。戰國策齊策云。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又齊欲伐魏。淳于髡止之。史記孟荀列傳云。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談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云云。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騶馬。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又云。齊諸卿三。亦頗采駢術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髡傳云。淳于髡。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時。淳于髡說之以隱。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齊兵而出。諸侯振驚。齊威王時。淳于

威行三十六年。然則髡在齊仕威宣兩朝。又仕於梁惠王者也。閻氏若環釋地又續云。孟子與淳于髡問答僅兩章。後章是去齊之後不待言。前章似相值於梁惠王朝。何則。魏世家明云。卓禮厚辭以招賢者。鄉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孟子素不見諸侯。冠因惠王延禮。給至其國。又未嘗仕。真有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之象。髡故發問。夫子何不援天下。不然。干齊。則仕矣。髡將諷其援之無效。與或力不能援。亟肯作是語。千載而下。殆可以清側席。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淳于髡見史記滑稽傳。威王八年。使之趙請救兵。至與孟子相見。年當耆老。而稱孟子爲夫子。自稱曰髡。知年相若也。○注。問禮男女不相親授。○正義曰。禮記曲禮云。男女不雜坐。不同禮也。不同巾帶。不親授。坊記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注云。不親者。不以手相與也。內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

相授。則女受以篋。其無篋。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孟子曰。禮也。○禮不親授。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見嫂溺水。則當以手牽援之不邪。○注。則當以手牽援之。○正義曰。禮記中庸篇不援上注云。援謂牽持之也。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出。是爲豺狼之心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正義曰。權者。反經而善也。

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正義曰。權者。反經而善也。

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正義曰。權者。反經而善也。

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正義曰。權者。反經而善也。

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正義曰。權者。反經而善也。

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正義曰。權者。反經而善也。

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正義曰。權者。反經而善也。

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正義曰。權者。反經而善也。

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善也。○正義曰。權者。反經而善也。

公羊傳云。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尊者也。禮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禮有道。自更損以亡無所設也。若使君父臨廟河井。豈不斂其髮乎。是其義也。論語子罕篇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往云。時此詩以言禮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說者疑於經不可反。夫經者法也。制而用之謂之法。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其法以適之。不變則不害。故反而後有善。不變則道不腐。故反而後至於大順。如反寒爲暑。反暑爲寒。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四時乃爲順行。恒寒恒燠。則爲咎徵。禮滅而不進則消。榮盛而不反則日。今天下崩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今天下之道絕矣。夫子何不援之。曰。天下崩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曰。當以道援天下。而道不得行。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正義曰。此孟子論也。變而通之。所謂反復其道也。孟子時。儀衍之流。以順爲正。突梯滑稽。如脂如韋。相習成風。此弊之所關權也。孟子不枉道以見諸侯。正所以挽回世道。矯正人心。此即孟子援天下之權也。髡以枉道隨俗爲權。孟子以道濟天下爲權。髡發孟子不枉道。是不以權援天下。不知孟子之不枉道。正是以權援天下。權外無道。道外無權。聖賢之道。即聖賢之權也。髡不知道。亦不知道。章指言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君子大行。拯世以道。道之指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問問父子不親教何也。○正義曰。問氏

煩讀者會其意所指。如孟子之不教子。子謂不肯子也。猶左傳叔向曰。胖又無子。子謂賢子也。不然。當日楊食我見存。觀孟子直承曰勢不行也。則知丑所問。原非爲周公之於伯禽。孔子之於伯魚言矣。孔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

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父教親教子。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曰。父子反自相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其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爲反夷矣。故曰惡也。○正義曰。夷傷也。○正義曰。易序卦傳云。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教之以正道。子違而不行。即繼以怒。求之太嚴也。反夷有二解。一屬上讀。謂父之教子。本望其善。非傷之也。

今繼以怒。反是傷之矣。一層下讀。父既繼之以怒。其子不受而心辭以親之。因父之傷已。而反以傷其父。下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即申上反夷之事也。趙氏言子之心責其父云云。而承之云。此意。則爲反夷。是以反夷爲其子。即指心責其父云云也。舉一說云。父子反自相非。謂父子本宜有恩。而反相非責。此解反字有不同。故以一說別之。父子相責。解父子相夷。則傷義矣。解則惡矣。惡謂傷義。經先言反夷。後言相夷。趙氏先解相夷。後解反夷。因反夷有反自相非之一說。故倒相夷在前。一說以夷爲夷狄。則反不得爲報。故爲反自相非也。莊子應帝王云。告我君人者以已出行。釋文引司馬往云。出行也。是未出於正。即未行。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易子而教。不欲自責以善。父子主恩。離則不祥莫大焉。章指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義也。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失不義則何能事父母乎。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爾。孰不至本也。○正義曰。禮記哀公問孔子云。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傷其本。枝從而亡。又云。君子言不隨辭。動不過則。百雖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孟子此義。蓋本於此。言不隨辭。行不過則。則能守身不陷於不義矣。會子養會哲。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會哲死。會元養會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會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會子者可也。爾。將徹請所與。問會哲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會元曰無。欲以復進會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會子之法。乃爲至孝也。爾。將以復進也。○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傳序言云。莊云欲以復進會子也。此似不子之法。乃爲至孝也。爾。將以復進也。會元但不能養志耳。何至養飲金之費以敬其親。是則下愚所爲。且以信然。

之。既無無終。而復以給進其父。能無怒乎。夫曰亡矣者。乃實無也。曾子之必曰有。雖無亦曰有。所謂孝子唯所愛。故父母安之者。曾元不能。伯道其實而已。此與必曰有對文。而不云必曰亡。非實有言無明矣。蓋詩以復遠也。亦曾元之辭。言給則無矣。若曾之。詩復作新者以進之。按孔氏之說是也。孟子深於易。悉於聖人運變神化之道。故此篇首言行先王之道。而要以進父之教子。宜以正矣。有時而勢不行。則宜變通使易子而教。子之事親。宜其養矣。有時而問有終。則宜變通使父曰有以養志。父子之間。且宜如是。何在而可不操以道乎。然父之教子也。曰夫子未出於正。於子之事親也。曰守身爲大。不失其身。則出於正。未出於正。則失其身。父當如是以教其子。子當如是以事其父。又兩章互發明者也。章指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曾參事親。可謂至矣。孟子言之。欲令後人則曾子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問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圖適過也。詩云。

室人交徧適我。聞非格。正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就。獨得大人爲輔臣。乃能正君之非法。

度也。圖適至度也。○正義曰。諸本作政不足問也。音義出足問二字。則趙氏本無與字。○注。適。趙至度也。○正義曰。毛詩鄭風北門作室人交徧適我。鄭云。適。責也。趙與適通。方言云。

適。過也。南楚以南。凡相非譏人謂之適。而京殷武勿予適。箋云。適。過也。列子力命篇云。

不相譏適。釋文云。譏謂責其過也。小爾雅廣言方言皆云。問。非也。方言云。格。正也。僖公二

十六年穀梁傳云。人微者也。莊公十七年穀梁傳云。人者。衆辭也。下文言大人。上言人不足問。則

句云。尤。非也。就與尤通。故趙氏以非釋問。又以就釋非。或作非說。誤也。上二章言父子。此

章言君臣。父子教子。必先自出於正。子之孝父。必先不失其身。君之定國。必先正其心之非。而

臣之輔君。必先自居於正。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

凶。臣之身無不正。以是輔君。而君心之非自格。君無不正。而國自安定。然則臣之德未至於大人。其

而徒見居位者皆小人而過責之。徒見政事之未善而非就之。不自覺其未正。而刺刺焉言君之不正。

其乖忤抵觸。不相繼而成福不止。卒之人相傾軋。政益乖違。猶自以爲直爲忠。而予君以非。是未

則孟子者也。願非在君心而能格之。既未嘗過責其所用之人。又未嘗非就其所行之政。而曰能格。

則是格也。非以言格之。非以貌格之。即自以修其身成大人。故能格之也。然則未能格君心之非者。

亦自反己未爲大人可耳。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圖正君

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圖而仁而已。何以爲大人。居仁由義而已。仁義章指言小人爲政。不足問非賢臣

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侈。將何間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困處度也。言人之行。有不度其將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

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毀。若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

死。可謂欲求其全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困。注。虞度至之譽。〇正義曰。爾雅釋言云。虞。度也。莊子盜跖篇云。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釋文云。尾生一本作微生。戰國策作尾生高。高誘以爲魯人。〇注。求全至毀者也。〇正義曰。太平御覽引韓詩外傳云。崔杼殺莊公。陳不占東觀漁者。聞君難。將往死之。危則失喑。上車失載。僕曰。敏在數百里外。今食則失喑。上車失載。雖往其有益乎。陳不占曰。陳不占可謂志士矣。無勇而能行義。天下鮮矣。事亦載新序義勇篇。廣雅釋言云。占。瞻也。古與瞻古通。襄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崔杼之難。申嗣侍漁者。提謂其宰曰。爾以裕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杜預注謂侍漁爲監取魚之官。侍之言寺也。侍漁即可漁。即所謂東觀漁者。申陳音近。申顯蓋即陳不占。占之爲淵。猶視之爲窺。周秦人姓氏。往往記錄有異同。以聲音求之。尙可仿。章指言不虞獲譽。不可爲戒。求全受毀。未足懲咎。君子正行。不由斯二者也。困。正義曰。易萃卦象傳云。戒不虞。襄公三年左傳云。不虞之戒。戒猶備也。趙氏本此。謂此不虞之譽。非可豫備致之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困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

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困。注。人之至責也。〇正義曰。禮記樂記云。易慢之心人之矣。注說文人部云。咎災也。从人从各。各者。相違也。輕易其言。言出於身。駟不及舌。不惟其責。則易之

言。至於相違成災咎。則已晚矣。無責之時。先當自慎矣。章指。言言出於身。駟不及舌。不惟其責。則易之

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困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已未有可師而好爲人師者。惑也。困人之患

人師。〇正義曰。禮記樂記論倫無患注云。患。害也。章指言不慎則有患。則此患字。正與上章責字同。易其言則有災咎。好爲師則有患咎。皆深切言之也。易其言。如趙括韓非。凡好。患自相悖誤

攻擊者皆是也。好爲師。如楊朱墨。言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懼。時然後言。畏失言也。故曰。師哉師哉。柄翟凡立宗旨以傳授聚諸者皆是也。章指。言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懼。時然後言。畏失言也。故曰。師哉師哉。柄子之命。不慎則有患矣。○君子至言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四句似與本章不甚合。章指實而言。此好爲人師之人。即易其言之人。皆由於不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蓋未能博學詳說。習先聖之遺。而執其一端。自以爲是。不顧其成。不知其害。用之於君父僚友。則輕易其言以爲害。繼則禍於朝廷軍國。而或且曰。此正人。此君子。則不虞之譽也。以上三章相貫。趙氏牽連言之。爲知言矣。○故曰。師哉師哉。柄子之命。○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古本旁注。桐讀爲僅。音義云。與童子同。按二語出揚子法言學行篇。司馬光集注。桐。個也。桐子個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孔章本義並作乎。按左傳哀五年齊景公卒。五公子爭立。萊人歌曰。師乎師乎。何黨之乎。此師字作衆字解。與此絕異。乎哉雖同一語助。不可改易。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孟子見其敖使而之魯。樂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孟子見其來見遲。故云亦來也。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樂正子曰。先生何爲非克而出此言。曰。子來幾

日矣。孟子問子來幾日乎。孟子曰。○正義曰。下。趙氏以昔者爲數日之間。數日。曰。昔者。

出言。故趙氏解爲昨日。此上承幾日。則不止昨日。故以。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

宜乎。孟子曰。昔者來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也。孟子重愛樂正子。欲亟見之。思深望重也。曰。舍

館未定。孟子曰。所止舍館未定。故不即來。館客舍。○正義曰。周禮委人。凡軍旅之賓

而來。既至齊。舍不相使而。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孟子曰。子聞見長

者之禮。當須舍館定乃見之乎。曰。克有罪。樂正子謝過服罪也。章指。言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

樂正子好善。故孟子識之。責賢者備也。○正義曰。給報微子篇云。無求備於一人。求當曉哀帝云。惟陛下留神於釋賢。紀魯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新唐書太宗紀贊云。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毛氏奇齡聖門壽非錄云。王草堂曰。樂正子不絕驢。或驢故以禮遇之。未可遽絕。原非失身。趙氏云。孟子識之。責賢者備。此為得之。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鋪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鋪啜也。○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鋪啜也。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言不意子但鋪啜也。○正義曰。趙氏以食飲解鋪啜。於指飲食也。楚辭漁父云。舉世皆濁。何不滌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王逸注。濁泥云。同其風也。往揚波云。與沈浮也。往餽糟云。從其俗也。往啜醢云。食其祿也。然則鋪啜即與世推移同流從俗之意。向來說此章者。率謂驩本佞倖。樂正子必不從之以求爵位。欲見其師而資斧未充。因乘子敖之便。未免依附。又謂鋪啜二字。當時必有優倖可憑藉者。顧樂正子孟門之賢者也。自魯之齊。亦非甚遠。何至以車馬資糧之乏而從子敖。且子敖雖便。豈能從端而從之。既可相從。必為相識。即偶從一相識貴人之便。為之師者。豈直揭其醜以為飲食之人。何至於此。蓋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非偶然從其便也。是時孟子仕齊。出於於隱。驩且嘗為輔行。驩之在齊。必謬託為孟子之交。此樂正子所以識之也。以孟子道行於齊。驩又招之以覆。故從子敖之齊。此實為質實而來。故以鋪啜言之。謂此來但為沈浮隨俗。不能行道匡正。非謂偶從子敖。益為飲食之人之可賤惡也。趙氏得之。趙氏佐溫故錄云。或疑不過附便僭行。因以得見長者。則亦可謂之因。不可謂之從。然既為長者來。即當宣造師門。何等別定金館。知其說有不然也。凡言從者。皆彼為政而我從之。子敖有渎交孟子之欲。或欲假諸徒以致其師。必將有術以動樂正子。樂正子章指言學優則仕。子與子敖或故或新。其來見必有欲自之辭。孟子則一見斥之。又明揭其從子敖。樂正子章指言學優則仕。以行道。否則隱逸。免亘窮處。鋪啜沈浮。君子不與。是以孟子咨嗟樂正子也。○正義曰。周氏廣義孟子章指考證云。免亘。古本宋本足利孔本韓本並作免置。今從小字宋本。按詩周南蕭蕭免置。鄭箋云。免置之人。賢者也。孟子曰。文王舉閔天泰類於置網之中。按之政。正與詩意合。文選桓溫薦諸元彥表。免置絕等於中林。五臣注。劉良曰。免置。網也。詩曰。蕭蕭置置。喻殷紂之賢人。退於山林。網禽獸而食之。趙氏引此以見不當徒鋪啜之意。按趙氏謂仕所以行道。豈不能行。則當隱處。不可說將隨俗。與世

推移。是不以能
毀為口腹也。

孟子曰。不孝有二。無後為大。於禮有不孝者三者。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注。舜不以告。權也。○正義曰。孟子之書。全是發明周易變通之義。道不行。是也。告則不得娶。至於無後。故不告與告同。謂告。禮也。道也。不告與告同。則亦禮也。道。章指也。告而得娶而不告。與告而不得娶而必告。皆非禮非道。於此量度之。則權之即禮即道明矣。言量其輕重。無後不可。是以大舜受堯二女。夫三不孝蔽者所關。至於大聖。卓然匪疑。所以垂法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也。知仁義所用而不去之。則智之實也。注。事皆至實也。○正義曰。仁論。非其實也。孟子指其為事親從兄。然則於此二者有未盡。雖曰昭露於仁義之名。皆虛妄矣。不知仁義之實。在此二者。非智之實也。知仁義之用。在斯二者。而不能力行。則所知仍虛而不實矣。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禮樂之實。節文事親從兄。使不失其節。而

文其禮敬之容。而中心樂之也。注。禮樂至樂之也。○正義曰。太簡則失其節。故節之。大賁。則無斯二者。樂在斯二者。乃為禮樂之實。凡書字皆指禮敬之容。故文之。禮之為節文。樂之為樂。不待言者也。然節文在事親從兄。仁義智禮樂之名。皆為斯二者而設。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

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注。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

能自覺足蹈節手舞曲哉。注。樂此至曲哉。○正義曰。禮記樂記云。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注云。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嗷歌之。嗷歌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故吟歌之。吟歌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然於言。言之不足。故嗷歌之。嗷歌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然

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之事也。而必由事親從兄二者而生乃為實。不從事親從兄二者而生。雖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乃非其實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古來聖人言語中。極言孝弟之量者。始於孔子。其論大舜。推原其大德受命之由。本於大孝。其餘武周。推極於鄉社稱贊之禮樂。以為達孝。會子申之以上老老民與孝。上長長民與弟。為平天下之大道。有子申之以孝弟則犯亂不作。為仁之本。其言之廣狹。各有所當。而義則一。而最發明之者為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仁達之天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而尤端其說於是章。綜羅五德。至於制禮作樂之實。不外乎此。何間斷王樂樂記。亦引孔子之言。以為宗祀明堂。所以教孝。孝三老五更於大學。見而饒千。敦養執爵。所以教弟。皆是章之疏證也。如此解節文。解手舞足蹈。方有實地。蔡文成以為無蹈只是手足輕健之意。則是不通布衣野人之孝弟耳。孟子意中却不然。雖有其德。苟無其量。則一身一家之中。手舞足蹈之樂。亦自在。而究未可以言禮樂之全量也。又云。孝弟之量。原未易造其極。故古今以來所稱孝弟。不過至知而弗去一層。其於禮樂二層皆未到。便到得知而弗去一層。已是大難。假如尹伯奇履霜之操。尹伯封彼黍之詩。天然兄弟。兄則事親。弟則從兄。皆是賢者。然吉甫弗竟頑父也。不能化而順之。其餘如申生急子壽子。司馬牛匡章。皆值父兄之變。甚者以身為殉。不熱者。棄家蕩萃以終其身。其志節可哀。而使聖人處之。其節文之處。自有中道。諸君恐向多未盡處。是其於禮之實。尚待擬議。況樂乎。彼其繁寢悲怨。足以感動天地。然不足以語樂而生。生而至其舞蹈也。是非大舜不能也。故孟子下章即及舜之事親而天下化。蓋以類及之也。其安當履順而極其感。則武周矣。周公於管蔡之讎。非不值其變也。然其成文武之德者大。破斧缺斨之禍。不足以玷其麟趾關虞之仁也。是則禮樂之極隆者也。然則無位者之孝弟。至於會閭。尚未足盡禮樂之實耶。會子以哲為之父。處其常。閔子乃處其變。然閔子竟能章指。言仁義之本。在於孝弟。孝弟之至。通於化其父母。便是足蹈手舞地位。會子之養志。便是惡可已。章指。言仁義之本。在於孝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況於歌舞不能自知。蓋有諸中形諸外也。爾仁義至外也。○正義曰。論語學而篇云。孝弟也者。其六。歌舞即謂足蹈手舞也。言歌者。以樂記蹈舞為歌言也。仁義智禮樂必本孝弟乃實。孝弟必依仁義智禮樂乃至。本末參該。內外一貫。說仁義而不本孝弟。說孝弟而不極於禮樂。皆失之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舜不以天下將歸己為樂。號泣于天。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舜所以不順親意為非人子底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道而頑父致樂。使

天下化之。爲父子之道者定也。注。舜以不順親意爲非人子。○正義曰。趙氏以不順乎親。所以不得子兩語。爲爲非人子。毛氏奇齡四書賅言補注。不得不順乎親。是不相能。如虛子教子類。順則悅之矣。卽下文底意。所謂底或發悅是也。悅親之由。全在舜能盡其道。與中庸順乎親有道正同。○注。底致至定也。○正義曰。底。致也。爾雅釋言文。致。樂也。爾雅釋言文。致。樂也。由不樂而至於樂也。以父之頑如瞽瞍。而舜盡事親之道。卒能至於發樂。則是天下無難事之親。凡其親不能致樂者。皆人子不得疑於父母之難事而不盡其道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余嘗以五帝紀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瞽瞍。變襲惟謹如子道。此方是瞽瞍亦允若。瞽瞍底發時。致舜之身爲庶人。僅云不格。有不得乎親語。此皆試舜於款款之中事也。况前此雖云克諧以孝。舜猶不告而娶。以爲告則不得娶。是子不能得之於父也。堯亦知告焉則不得娶。是君並不能得於臣也。其頑至此。則既娶之後。猶復欲殺之而分其室。萬章斷非傳聞。史遷斷非無據可知。而諸儒或疑之。或傳會之。擬未嘗設身乎處地。與焉按文切理者也。大抵親但不至于惡。其格淺。親能諭之於道。其格深。以舜之聖。年踰六十。始臻斯境。豈易言哉。按尚書堯典云。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江氏聲集注音疏。述其師惠松崖先生云。揚孟文石門頌曰。烝烝乂。是本諸尚書。則古尚書作艾也。艾登格至也。言舜能和於弟。孝於親。厚以奉養。使不致於惡。烝烝乂。是孔本艾作乂。訓爲治。正義云。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蓋孔類達必見漢注有訓艾爲養者。故爲此言。由此知艾當訓養。此說是也。克諧以孝。則舜之和其兄弟以治父母。於此句見之。然徒以和孝之虛指。焉能變化其頑驕之本質。故必厚以養之。盡向與人爭利而無賴乎。所以不至於私。聖人變通神化之用。必從實處行。可知舜之耕稼陶漁而豈泣於婦人者。均坐此耳。迨至踐帝位以天下養。而又能變養齊慤。既登其身。可知悅其心。所以致樂也。今之孝者。能養而不能敬。固不可以爲大孝。舍厚養而但空言克諧。亦未必其即諧也。菽水承歡。可以事賢父。未可以例瞽瞍。況以會子登志於會哲。且須酒肉。則所以事親之道。可於是參之矣。章指言以天下之富貴。爲不若得意於親。故能懷協頑驕。底豫而欣。天下化之。父子加親。故稱盛德者必百世祀無與比崇也。注。故稱至崇也。○正義曰。昭公八年左傳。史趙云。自暮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之世也。未也。繼守時在齊。其北既存矣。史記陳杞世家贊云。舜之德可謂至矣。稱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居三代。及楚越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爲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

離婁章句下。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國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

負夏鳴條皆地名。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注云。生。生。至。始。也。○正義曰。荀子禮論舊

釋詁云。卒。終也。禮記曲禮云。大夫曰卒。孔氏正義云。大夫是有德之位。仕能至此。亦是昇了平生。故曰卒也。檀弓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注云。事卒爲終。消盡爲斷。孔氏正義云。言但

身終功名尚在。舜文王爲天子諸侯。不啻發卒。其發卒。爲君子曰終之義。故以始終言之也。○注
諸獨負夏至人也。○正義曰。諸獨不可致。史記五帝本紀云。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

作什器於壽邸。就時於負夏。集解引鄭康成云。負夏衡地。荀書大傳云。販於頓邸。就時負夏。孟子曰遷於負夏是也。索隱云。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司馬遷伏生之意。似讀

孟子選字。如益程簋。慈選之選。書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夏師救績。傷桀從之。遂伐三股。寧靈寶王。誼伯仲伯作典寶。後漢書郡國志。濟陰郡定陶縣有三

鳴亭。三殿卽三殿。由鳴條發。三殿。則鳴條當亦不遠。其所在則未詳也。鄭康成以爲南夷地名。蓋堯弓謂舜葬於蒼梧之野。而孟子言卒於鳴條。又呂氏春秋僞選篇。言殷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

淮南子主術訓。湯困桀鳴條。因夏南巢。譏以其逼。放之歷山。南巢卽焦門。在今江南巢縣。湯鑿兵鳴條。因夏南巢。譏以其逼。放之歷山。趙氏佑溫故錄云。趙往不許鳴。

所言之實而言名。又言負海。豈以爲怪字釋乎。必無之理也。負海也者。明其地之負海也。夷考夏商諸地。見童孺主。鳴條見壽亭。史記則曰爲冀州之人也。古冀州直北位非東。亦未嘗近海。雖

青徐揚三州禹貢並言海。而徐揚之海在東南。淮青居大東。海在其北。故穆稱北海。海在北如魚之背然。隨其臺路關諸禹之題之負海而未得其實。故覃而言之。今青州府有諸城縣。大海環其東北。

說者以爲即春秋書城諸者。其地有所謂馮山馮村。蓋相傳自古。就疑近是。凡言人地以所生爲斷。遷卒皆主後。孟子亦妻姁主而言東也。由此以推。則伊陟山雷澤阿齊。與夫負夏壽邱頭邱之皆東土。

班固可致。若河東之虞。豈本舜祖虞幕之封。故書稱虞舜。史言冀州。猶後人稱祖籍標郡望。文王

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郢，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

曰西夷之人也。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鄭鎬也。注：發周至鎬也。**○正義**曰：

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又云。大王徙郿。文王作鄠。顏師古注云。郿今岐山縣是。鄭玄曰。北畧。畧畧也。是。文王生時。會示主望。故在望而近於岐。周氏言。畧畧讀云。快矣。

卷八 雜錄章句下 三一七

卽文王之所事者。采薇序。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是也。引書在大誓篇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此卽後出之太誓。合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九篇者也。趙氏時此篇尙存。故直引爲書曰云云。今見於毛詩周頌思文。正義所引僑孔傳所傳之太誓三篇。無此文也。孔氏廣森經學居言云。鄭與程通。周書史記解曰。昔有畢程氏。撰錄增舊。羣臣親臨。此而展氏。畢程氏以經畢程本商時國。爲周所滅。文王遂居之。大臣解曰。惟周王宅伐于崇。遭天之荒是也。土地名字。後人多改从下旁。其實仍當讀程。以別於郢楚之郢。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豐。然其卒也。還葬畢程。故成王葬周公於畢。以爲從文王墓者。孟子不言卒於豐。而言卒於畢。就據其葬地言之耳。劉氏台拱經傳小記釋畢郢云。自來往孟子者。不諱郢地所在。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郿縣。謂以爲本周之程邑。杜地志云。安陵城。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此邑中之地爲程也。其西有畢陌。一名畢原。皇甫謐所謂安陵西畢陌。元和郡縣志云。畢原卽咸陽縣所理也。原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亦謂之畢陌。此邑外之地爲畢也。畢者。程地之大名。程者。畢中之小號也。杜佑云。王季都畢。通國內言之。春秋昭九年傳。周景王之言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往言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是則岐也。畢也。皆古之建國也。周者。大王所邑。而岐之小別也。故繫岐而言之。曰岐周。程者。王季所邑。而畢之小別也。故繫畢而言之曰畢程。呂覽具備篇云。武王嘗霸於畢程矣。畢程卽畢郢。周書史記解云。昔有畢程氏。則畢郢之名之所起遠矣。又按畢地有二。其一文王墓地也。太史公曰。畢在鎬東南杜中。皇覽云。周文王武王周公塚。在京兆長安縣陂聚東杜中。而杜地志以爲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則唐亦謂之畢原。是故有咸陽縣之畢原。所謂文王卒於畢郢也。有萬年縣之畢原。所謂文王葬於畢也。一在渭北。一在渭南。異所同名。往往相亂。杜佑言畢。初王季都之。後畢公封焉。此言在渭北者當矣。而以爲文王所葬則失之。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理志亦云。畢在杜南。與畢陌別。此則文武所葬不在畢陌明矣。是以裴翺辨之在杜中。皇覽曰。秦武王塚。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塚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塚。非也。周文王塚在杜中。張守節亦云。杜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十四里。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畢書剝折。具有明文。惟顏師古注漢書劉向傳。文王周公葬於畢。用畢陌爲釋。而杜亦云。然自茲以降。莫不謬指秦陵。極稱周墓。傳之方志。載之祀典。諒所從來。非一世矣。趙岐注言畢文王墓。近於鄭地。此言在渭南者當矣。而以訓畢郢則失之。文王始亦宅程。周書樞機文王在程。作程程程典。其後作邑於鄭。而先君宗廟。故居宮室。猶於是乎存。因是往來舊都。而末年仍卒乎此。以情事推之。昭然可見。卒於畢郢。不言爲葬。而趙以墓地當之。畢地既誤。何鄭之可言。闕而不究。其不以此乎。陸賈新語術事篇云。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此本孟子而文之。地王生東夷者對西羌言之。則岐周之地爲東也。鹽鐵論國病篇。賈夏曰。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

聖後聖其揆一也。國土地相去千有餘里千里以外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玉節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國注。土地相至外也。○正義曰。禮記王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文王所生之岐周。在西河之西。而未至流沙。舜所生之諸葛。在東河之東。而未至東海。約在二千里之內。一千里之外。故云千有餘里也。舜生於帝堯四十年內外。壽百有十歲。歷夏十七帝。並從之四十四年。共四百四十二年。文王生於商祖甲時。約五百二十三年。自舜之生至文王之生。約計一千一百一十年之內。趙氏言舜至文王千二百歲者。蓋自舜生之年。數至文王之卒。皆商紂時也。周禮地官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諸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旌節。土國用虎節。蠻國用龍節。蠻國用龜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以英爲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然則符節乃六節中之一。而玉節亦掌節八節中之一。乃孟子言符節。而趙氏以玉節釋符字。又引周禮之大節何也。說文下節云。下。璽信也。守邦國者用玉下。守都鄙者用角下。使山邦者用虎下。土邦者用人下。僇邦者用龍下。門關者用符下。貨賄用璽下。道路用旌下。竹部云。符。信也。璽。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蓋符與節爲璽信之通名。說文玉部云。璽。以玉爲信也。春官典璽。掌玉璽之鑄。鄭注序官云。璽。節璽也。典璽。若今符璽郎。又注其職云。璽。將信也。節爲璽信之名。則是玉節乃節之本。故掌守邦節。鄭氏注云。邦節者。珍圭牙璋瓊圭瑋圭炎圭也。此皆玉也。而八節亦皆以玉。而角金竹附之。故趙氏直以節爲玉節之名。鄭氏注掌節云。以金爲節鑄象焉。今漢有銅虎符。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注小行人云。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然則漢時金竹皆名爲符。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鑒稱責以傳別。注云。故書作傳辨。鄭大夫讀爲符。則符之名。不必專於門關之用。周氏極中辨正云。史記言黃帝合符釜山。蓋符與節皆信也。故或言節。或言符。或並言符節。實一而已。孟子所言。豈專指八節中之符節哉。荀子儒效篇云。喪法而度之。則端然若合符。是太儒者也。注云。如合符節。言不參錯也。曉與暗同。符節相合之物也。周禮門關用符節。蓋以全竹爲之。剖之爲兩。各執其一。合之以爲驗也。楊氏以符節爲門關所用。與趙氏義異。乃荀子謂喪法而度之。即孟子所謂揆矣。揆者。通變神化之用也。陳組綴縹屨解云。符節言其驗也。揆言其度也。蓋指聖人之所以度量天下者言。事有古今。量度主焉。故圖索驗。縹柱鼓瑟。安有是虞。夫孰知不一者爲之一。而至合章指。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地雖不比。由通一軌。故可以爲百王法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漆洧。國子產鄭卿焉政聽訟也漆洧水名見人有冬

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度之也。隨注。子產至度之也。○正義曰。子產。子國之子公孫僑也。陳氏厚

無錡。晉語鄭僑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昭云。襄公八年。代子皮爲政。昭公二十年卒。鄭僑多

故邪。淮南子范輪訓云。聽天下之政。韋昭云。成子。子產之諡也。其子孫。思亦聽想。豈以賢者之

聽其治。注云。聽謂平察之。尙書大傳云。諸侯不同聽。鄭氏注云。聽。聽訟也。趙氏以聽爲平察。

故以政指訟獄也。閻氏若璩釋地云。漆洧。二水名。說文引詩漆與洧作繪。曰繪水出鄭國。洧水出

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史記注引括地志。以潁爲古新鄭城南。洧與漆合。水經云。余幹鄧道元注。

潁水相鄰者。若丹水洩水俱水渠水沙水。皆不載有橋梁。獨洧水。一則曰又東逕陰坂北。水

有梁焉。再則曰又屈而南流。其水上有梁。謂之桐門橋。則洧水之宜置有梁。孟子言殊非無因。竊

以諸葛武侯相蜀。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所至井竈藩閘。皆應繩墨。子產治鄭。何獨不然。此亦

不過偶於橋有未修。以車濟人。而孟遂即其事以標論之。禮記仲尼燕居云。子產爲衆人之母也。能

食之不能教也。注云。子產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是慈仁亦遠禮。家語正論解。子游

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謂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

教。何趙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

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車濟冬涉。是愛而無教也。車即輿。鄭氏言乘車。此同之。乘車是所乘之車。金

音義音輿。則讀爲千乘萬乘之乘。非也。爾雅釋言云。輿。渡也。度與渡同。說苑政理篇云。景差

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履輿。後景差過之。下陷輿而載之。覆以上枉。此所記與孟子異。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

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國以爲子產有惠民之心。而不知爲政。當以時修橋梁。民何由

病苦涉水平。周十一月。夏九月。可以成步度之功。周十二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國惠而不知爲政。○正義

不被釋之義。○注周十至梁也。○正義曰。國語周語單子云。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故

注所引却合。然周正建子。夏正建寅。人人之所熟悉。安可以知是官之。舊本趙氏注。上自爲周十一月。下自爲周十二月。此舊書所以可貴。阮氏元校勘記云。周十月夏九月。閏監毛三本同。惠本孔本韓本作周十一月。推求文義。趙氏本作周十月夏八月。周十一月夏九月。而經文本作歲十月往孔本。十一月與梁成。後人亂之。而閏監毛本尙存舊迹。廖孔韓本則似是而非也。周禮之例。凡夏正皆曰歲。孟子言歲十月十一月謂夏正。兩言七八月之閏則謂周正。正與周禮同例。趙注未解說詳載震文集。孟子言歲十月十一月謂夏正。兩言七八月之閏則謂周正。正與周禮同例。趙注未解其例。今本則經注又皆舛誤矣。夏令曰。十月成梁。孟子與國語合。按趙氏注明作夏九月夏十月。期其時之本。自是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與梁成。仲尼燕居正義引孟子。亦作歲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與梁成。則據閏監毛三本之十月十一月。而改趙氏爲夏八月夏九月。恐亦無確證。備錄如右。識者參之。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權。水上橫木所以渡者。橋。水梁也。梁。水橋也。釋宮云。以木渡水曰橋。謂蔡民辟讓。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本爲橋。獨取利也。水梁者。水中之梁也。梁者曰宮室所以關舉南北者也。然其字本從水。則橋梁其本義。而據梁其假借也。凡獨木曰枉。斷木者曰橋。大則爲梁。小則爲橋。梁之字。用水跨水。則今之橋也。孟子與梁成。夏令十月成梁。大雅造舟爲梁。皆今之橋制見於經傳者。言梁不言橋也。若爾雅梁謂之梁。毛傳石絕水曰梁。謂所以便塞取魚者。亦取亘於水中之義謂之梁。凡毛詩自造舟爲梁外。多言魚梁。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國君子爲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焉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乎。每人而輒欲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力不足以足之也。國注。○正義曰。淮南子時則訓。平詞訟。高誘注云。平。治也。禮記王制云。齊其政。注云。政謂刑禁。論語爲政篇云。道之以政。集解引孔曰。政。法教也。趙氏解平其政爲治政事刑法。以政即刑禁法教也。橋梁不修。民苦冬涉。則政有違失矣。其道辟除人者。道字釋行字。說文音闕。亦如字。注辟除同。住禮記射義。儀禮喪服傳。皆云道猶行也。是也。音義出辟人云。丁張並音闕。亦如字。注辟除同。又出卑辟云音避。周禮秋官條狼氏。掌輿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注云。趨辟。趨而辟除人。是辟人即辟除人。謂辟人使避之。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辟。辟也。辟者。法也。引申爲辟人之辟。辟人而入避之亦曰辟。若周禮閭人。凡外內命婦出入。則爲之辟。孟子。行辟人可也。曲禮。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郊特牲。有由辟焉。包咸詁詁注。趨。盤辟貌也。投壺。主人盤旋曰辟。賓盤旋曰辟。大射儀賓辟注曰。辟。從道不敢當也。他書辟人辟邪辟寒辟塵之類。輕意大略

相似。自辟之者言。則闢人雖冀焉郊特牲是也。自退者言。則曲禮投壺論語注所云是也。辟之言邊也。屏於一邊也。僻之本義如是。然則辟除人與卑辟尊。字同義亦同。音義雖兼存兩音。音兩而義一也。俗以辟除之辟作闢。辟尊之辟作僻。以每人而悅之為欲自如恩以悅其意者。莊子人間世。無門無毒。釋文毒。豈本作每。云貪也。漢書賈誼傳賜云。卒者死。體品庶每生。葛康云。每。貪也。說文貝部云。貪。欲也。趙氏以每為貪。以貪為欲。每人而悅。是貪於悅人。故云欲自如恩以悅其意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此節正辨子產以乘與慎人之無其事也。君子即謂子產。子產有君子之道者也。其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塗。廬井有伍。大夫之族。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斂之。豈能平其政。非務悅人。明矣。濟涉細事。本不足為執政輕重。而當執政經臨。與衛靈公。肆吏弑侯。即有往來喧競。自當靜俟軒車。必無辱觀聽。而煩左右者。大夫之乘。非小人所得假。其人既眾。豈一與所能用。此必無之理。會子產而有之。而世徒妄傳失實。是則子產將不得為君子也。是子章指言重民之道。平政為首。人君由天。天不家撫。是故子產渡人。孟子不取也。國天。君由正義曰。音義云。丁云由義當作猶。猶如也。古字通用。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

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為

差等。其心所執若是也。○注。芥。草芥也。○正義曰。方言云。芥。草也。自開而西。或曰草。或曰芥。

民為土芥。是其稱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傲於兵。暴骨如莽。○注。芥。草也。又云。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然則土芥謂視之如土如草。不甚愛惜也。孟子本諸逢滑。○注

臣緣至是也。○正義曰。趙氏以視為心。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宣王

相視。非形相視。故曰心之所執若是。問禮。舊臣為舊君服喪服。問君恩如何。則可為服。○注。舊臣為舊君服喪服。○正義曰。儀禮喪服。為

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傳云

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舊君傳云。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

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然則有致仕之舊君。有去國之舊君。致仕則君恩本未絕。故不特為君服。且為君之母妻服。若已去國則不服。惟妻子仍居本國者服。雖

特放於郊。命未去國。乃為舊君服。○注。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

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二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二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國**爲臣之時。諫行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人導之出竟。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仍收其田菜及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爲之服矣。**國**注。若有至秦是也。○正義曰。成公十五年左傳云。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之調。師所司也。今宮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政類寵乎。乃出奔晉。文公六年左傳云。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以適趙氏。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僂。乃背先蔑而立靈公。穆嬴曰。抱太子以啼於朝。朝出。則抱以適趙氏。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從之。十三年左傳云。趙宣子曰。隨會之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郤成子曰。賈季亂。其罪大矣。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有犯。其知使也。且無罪。此華元奔晉。隨會奔秦之事也。○雅釋詁云。往。至也。爾雅釋詁云。至也。是往與到也。史記酈生列傳云。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酈生謂之曰。吾謂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者。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子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臣里中云云。卽爲之先也。莊子秋水篇云。莊子鉤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釋文云。先。謂宣其言也。此又先於其所往之先。與之同。故趙氏云。言其賢良。蓋先則有所宣之言。如二大夫之於莊子。騎土之於酈生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乃收其田里。田。業也。里。居也。閻監毛三本同。廖本韓本作乃收其田菜及里居也。孔本攷文古本作乃收其田菜及里居也。足利本作乃收其田里。田菜及里居。音義亦出田菜。菜當作采。大夫采地字。古書多或作菜。菜誤爲菜。作菜則更誤矣。三者有禮。使人導之出疆。一也。又先於其所往。二也。去二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三也。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國**搏執其族親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若寇讎。何服之有乎。**國**注。搏執至有乎。○正義曰。音義云。搏音搏。說文手引繩俗文云。入室求曰搜。入其家室搜索而特執之。故知爲搏執其族親。族親指其父母妻子兄弟而言。故入其家而索之族親。正釋搏字。其義精矣。禮記月令。孟秋之月。命有司脩法制。繕國圖。

三教篇云。窮者教也。上爲之。下效之。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若禮而非禮。陳實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

藉交報仇是也。此皆大人所不爲也。○注。若禮至之也。○正義曰。若。猶似也。似禮非禮。似義非義。皆

繁露五行相勝篇云。營蕩爲齊司寇。太公問治國之要。曰。在仁義而已。仁者愛人。義者尊老。愛

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

立而誅之。以定齊國。此拜妻之禮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音義本陳實。亦作實。按孫志祖云。長

長幼之長。長字句絕。按古事相傳。名姓往往各異。如虞虞之爲高陽越。蓋胥之爲古乘。此營蕩之

爲陳實。亦其類耳。○注。藉交報仇是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史記貨殖傳云。閭巷

少年。借交報仇。篡逐凶惡。實皆爲財用耳。游俠傳云。郭解少時陰賊。以惡借交報仇。漢書朱雲

少時。通輕俠。借交報仇。師古注。借。助也。音子夜切。章指。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爲

孫公音義。藉。慈夜切。義與借同。則藉交即借交也。○正義曰。禮記仲尼燕居云。夫禮所以制中也。表記云。

中。是以大人不行疑禮。○禮義人之所以折中。○正義曰。禮記仲尼燕居云。夫禮所以制中也。表記云。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

之賢才者。謂人之有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之賢以養己也。○注。中者至

正義曰。白虎通五行篇云。中和也。中和居大德之首。周禮鄉大夫與賢者能者。○注。中者至

者。履中和之氣所生。則有德行。有德行故謂之賢。說文貝部云。賢。多才也。老子云。不尚賢。

王弼注云。賢猶能也。然則中才皆得謂之賢。故下承言賢父兄。衆中與才而言也。趙氏以中爲賢。

下亦云賢者。養育教誨不能。不能即不才。則賢者亦衆指才而言矣。○注。才者謂人之有俊才者。○

正義曰。淮南子氾論訓云。天下雄俊豪英。○注。才過千人爲俊。禮記王制云。司徒論選士之秀者

而升之學曰俊士。月令云。命太尉贊傑俊。○注。傑俊。能者也。天官太宰。四曰俊能。○注。能。

多才藝者。國語晉語云。夫教者因能而利之者也。○注。能。才也。○注。有此賢者至己也。○

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注。養。猶教也。言養者。積養成長之。說文去部

云。育。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育子。馬融注堯典教胄子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爾

記內則云。教其賢者於宗子。往云。賢猶善也。以賢教不賢。是以善教不善。則不善者進之以善。賢既得衆才能而言。則以賢教不賢。亦是以能教不能。則不能者亦進之以能。上云有此賢者。下云教誨不能。進之以。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

寸。如使賢者棄愚。不養其所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闕注。

至愚矣。○正義曰。諸本作不養其所以當養。廖本無以字。是也。子弟之不中不才。父兄下當教也。棄而不教。是未知當教也。以子弟爲父兄所當教而且不知。是亦近于愚矣。○注。如此賢至分寸。○

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覺作較。非。按音義出相覺。丁云義當作校。蓋覺即校之假借字。古書往往用覺字。盧氏文昭鍾山札記云。覺有與校音義並同者。詩定之方中。正義引鄭志云。今旅

校人職相覺甚異。趙岐注孟子中也登不中章。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又富歲子弟多賴章。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鍾書律條志中。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愈遠。日月宿度相覺。復多。晉書傳元傳。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所覺倍。宋書天文志。斗二十一。井二

十五。南北相望四十八度。凡此皆以覺爲校也。後人有不得其義而致疑者。更或輒改他字。故爲詳證之。說苑辨物篇云。十分爲一寸。趙章指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氏連言分寸。明此寸謂十分之寸也。趙章指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國人不爲苟得。乃能有讓千乘之志。闕注。人有至有爲。不爲。是介然自守。行己有恥。趙氏以不爲苟得解之是也。義可爲乃爲之。義所不可爲則不爲。人能知擇。故有不爲者。有爲者。讓千乘仍是不爲苟得。趙氏以讓千乘爲有爲。故云義乃可申。荀子

不苟篇云。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欲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出乎耳。出乎口。鉤有

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鄒折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趙氏以不爲爲不爲非義。蓋本於此。

章指言貴廉賤恥。乃有不爲。不爲非義。義乃可申。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國人之有惡。惡人言之。言之當如後有患難及已乎。闕注。言人何。○正義曰。孟子距楊墨。比之爲禽獸。正所以息其無父無君之患也。若言人之章指。言好言人惡。

不善。而轉貽將來之患。則患不在人之不善。而轉在吾之言矣。是當審而慎之。

始非君子。故曰。不校不求。何用不誠。

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圖仲尼彈邪以正，正斯可矣。故不欲爲己甚，泰過也。圖者，○正義曰：鄭敬孟子說，云：孟子不見諸侯，而齊梁好士，未嘗不往。仕不受祿，而宋薛之譏，未嘗不受。道不苟合，而不爲小丈夫之倖。故去齊三宿，廋不苟取，而不爲陳仲子之矯情。故交際不辭，匡章得罪於父，不以人言而不加禮貌。夷之受辱於墨，不以異端而吝其敬辭。其告君也，圖國亦可。壺他鳥獸亦可。好貨好色亦可。故曰：人不足貴，政不足問。惟格君心之非而已。是故以誠倉之辭，不遇於齊而未怨其祖已。以王驪之倭倭，出弔於陳，而未嘗不與之朝暮。雖不悅於公行子之家，而從容片辭，機杼立釋。宛然若孔子特陽貨公伯寮氣象，豈非顯學之深，有得於溫良恭儉讓之遺範者歟。是故以伯夷爲隘，柳下惠爲不恭，以仲尼爲不爲己。章指言論曰：疾之已甚，亂也。故孟子譏踰牆距門者也。甚，其所向慕可知。而世儒猶謂其鋒聲太露，何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圖果能也。大人杖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圖大杖義。○正義曰：諸本作仗。孔本作杖。嘗爲杖。說文本部云：杖，持也。漢書高帝紀云：杖義而西。注云：杖亦倚任之義。○注：義有至隱也。○正義曰：論語子路篇云：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呂氏春秋嘗務篇云：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鬻之上，上執而將誅。直躬者請代，將誅。直吏曰：父竊羊而鬻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荆王乃不誅。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注：有不至友也。○正義曰：趙氏以能釋果。見樂惠王篇。禮記中庸云：果能此道矣。注云：果，猶決也。果能二字連文。是果即能。果義爲決。能義亦爲決。周禮春官大卜：五曰果德。云：果謂以勇決爲之。此云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隱能得果三字。不果行即不得行。不得行即不能行也。禮記曲禮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注云：爲忘親也。死爲報仇讎。孔氏正義云：親亡則得許友報仇。故周禮有主友之繼，親從父兄弟。白虎通云：親友之道，不得行者，亦不許友以死耳。論語子路篇云：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集解引鄭曰：行必果，所發行必敢爲之。陽貨篇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章指言大人之行，行其重者，不信賊。集解引孔曰：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也。又云：惡果敢而望者。章指言大人之行，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所求合義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圖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小小之心，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真正大人也。圖注：大人至大人也。○正義曰：前一說

是也。嬰兒無知。大人通變。其相異遠矣。趙氏雖存兩說。章指則以前一說爲定。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則誠意莫如赤子。而赤子非能格物以致其知者也。此可以見入達之善。而吾人之學。必先於格物以致其知者何也。蓋以意誠誠矣。意之誠誠。如赤子之无妄矣。而卒不得謂之爲明明德者也。明明德者。無所不知之誠。赤子之誠。一無所知之誠也。故赤子之誠。雖與聖人之誠。通一無二。而赤子之爲赤子。則不必其皆爲聖人。然則使赤子中有生而能爲聖人者。亦必不能不格物致知。而徒恃其一無所知之誠。以造乎其極也。此吾夫子所以終其身於格物致知。而至於七十。乃自信其從心所欲不論矩也。此古昔聖人所以緣人以制禮。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必待其人而後行者。待此格物以致其知之人。乃能於獨見獨聞之時。擴之又擴以造其意而誠之。而於是乎能行此禮也。此之謂明明德。而大異乎赤子一無所知之誠矣。按程氏主後一說。而亦疑赤子之心不可以擬大之。故爲之分別而申言之。康誥言如保赤子。上承惟民其畢棄咎。下接惟民其康乂。孟子因墨者夷之。引此而解之。云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蓋以愚民無知比赤子無知。禮記大學引此。釋之云。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鄭氏注云。養子者。推心爲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也。皆以保之養之言。說施貴德篇云。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此正所謂不失赤子之心也。荀子臣道篇云。若取驥馬。若養赤子。若食饑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鏡。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此且以比暴君。未聞赤子之心可以比大人也。孟子方言不爲己甚。爲義所在。所以發明聖人通變之旨。豈取一專一未變化之赤子而擬之哉。老子云。衆人熙熙。如登春臺。我獨泊然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又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竊。爲天下竊。常德不離。復歸以嬰兒。此亦自比愚人之無知。識聖人之機散。爲老子清淨之宗。與孟子正相反者。此趙氏又一說之義也。人之爲赤子。猶天地有洪荒。伏羲以前。無三綱六紀。飲食男女之事。與禽獸同。自伏羲定人道。而乃有君臣父子夫婦之倫。人道不定。天下大亂。可推而知也。莊子德性篇乃云。古之人。在鴟目之中。與一世而得倏然焉。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豈知海茫茫濛濛之初。八卦未畫。四時何由而節。魚鼈之利未興。狐矢之威未作。人與鳥獸相雜。其靈於鳥獸者凡幾。不知粒食。其疾病疾毒於鳥獸。教誨之。自桑弧蓬矢。方名大甲。就外傳。入小學。以至博學無方。乃能知類通達。雖立而不反。若失而不教。則終於愚而無知。吾見若而人者。人詐之而莫悟。衆濟之而弗調。衆共以爲愚。可謂轉死於溝壑。彼老氏之徒。乃以爲真樸未散。不亦慎乎。夫老莊之徒。非不學者也。學而不能知聖人之道。故爲是說辭耳。於是受其說者。以爲不必博文。不必好古。不必審問而明辨。第靜其心。存其心。守其心。則不失乎赤子之心。而即爲大人。於是傳人匠賈。皆可自命爲聖賢。相習成風。其於天下。與吃齋事禮者等矣。夫孟子所謂大人。卽易之利見大人也。前云性大人爲能格若心之

非。故申言其所以爲大人者如是。一則云。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躬爲。再則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又云。不失其赤子之心。後又云。正己而物正。高出乎事君人安社稷。言違而行於天下之人之上。而豈擬以無知之赤子哉。大人以先覺覺後覺。以先知覺後知。不以己之聖而忘人之愚。不以己之明而忘人之闇。如堯舜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是也。惟不失其赤子之心。所以正己而物正。孟子蓋深於章指。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矣。大人之行。不過是也。易。而此其發明之者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正義曰。由養志而申言之也。周禮。倉人。凡國之大事。送終加禮。則爲能奉大事也。○正義曰。大事謂喪葬。禮記。雜記云。於土既事成踊。注云。事謂大小敘之。爲。少儀云。喪俟事不植弔。注云。事朝夕哭哭時。章指。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行之高者。事不違禮。可謂難矣。故謂之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正義曰。鄭氏注。禮記。周禮。儀禮。皆云。知道意。欲使己得其原本。如性自有之也。○正義曰。至也。至。即致也。爾雅。釋詁云。極。至也。國語。吳語云。飲食不致味。注云。致。極也。楚辭。謬諵云。又何路之能極。注云。極。竟也。趙氏以致釋造。又以極釋致。以竟釋極。下賁之深。解爲得其根。則深爲深淺之深。異於略觀大意不求深解以終其學。趙氏以問學之法表明之。即下章博學詳說之事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詒語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然聞見不可不廣。而務在能明於心。又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凡此皆精於道之謂也。按易繫辭傳云。夫易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幾也。故能遍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反復變通者也。博學而不深造。則不能精。深造而不以道。則不能變。精且變。乃能自得。自得乃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爲至神也。非博學無以爲深造之本。非深造無以爲以道之路。非以道無以爲自得之要。非自得無以爲到用之權。讀書好古而能自得之。乃不空疏。不拘滯。而示之以深造以道。又申之以博學詳說。兩章牽連互發。趙氏以問學之法標之。可謂知言矣。

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

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居之安。若已所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自得之也。居之安。若已所自有也。

發明自得之義。小爾雅廣言云。諸。取也。禮記孔子既居云。必達於禮樂之原。注云。原本也。爾雅釋詁云。逢。遇也。雖生知之聖。必讀書好古。子既居學而探造之以道。則能通古聖之道而洞達其本原。而古聖之道與性相融。此自得之所謂如性自有之也。如性自有之。故居之安。凡之字皆指所學而言。未能自得。則道不與性融。不能通其變而極其宜。道與性融。性與道際。故居之不安。既自得而居之安。則取於古聖之道。即取乎吾之性。非淺襲於口耳之間。非強探於形似之迹。故資之深也。至於資之深。左取而右宜之。右取而左宜之。無不逢其原也。左右者。兩端也。取之左右逢其原。即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也。舉而不退則罔。罔者。不能自得之也。思而不學則殆。殆者。空悟而本無所。居則不安也。探造德於心之虛。以道應於學之實。得之。得此道也。自得之。則學洽於思。居之。居此道也。居之安。則思得於章指。言學必根原。如性自得。物來能名。事來不惑。君子好之。舍舉而言持心。舍心而守舉。兩失之矣。朝益暮習。道所以臻也。注。學必至臻也。○正義曰。根原即根本也。孔本作根原。非是。物來能名。朝益暮習。道所以臻也。注。見公孫丑下篇。廣言德不疑傳贊云。德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發立名。○正義曰。根原即根本也。孔本作根原。非是。物來能名。朝益暮習。道所以臻也。注。見公孫丑下篇。廣言德不疑傳贊云。德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發立名。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注。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注。博。廣。至言之也。○正義曰。鄭氏注周禮儒禮。多以廣釋博。苟說。說釋也。詩衛風淇風云。猶可說也。箋云。說。解也。淮南子主術訓。所守甚約。高誘注云。約。要也。少也。廣學則無不學。大戴記曾子立身云。博學而廣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趙氏本此。以微言即詳說。微有二義。一幽隱。言幽隱。則輕淺者不易解。言篤行。則剛而非常。非聖賢之學。悉其微言而說之。則盡其幽隱微細之言而解釋之。要即根原也。不博學而徒憑空悟者。非聖賢之學。無給也。博學而不能解。文士之浮華也。但知其一端。則鼓而非要。但知其大略。則淺而非要。故必無所不解。而後能知其要博。詳與約相反。惟博且詳。反能解得其約。舍博且詳而言約。何以言之。中時事篇云。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博其方。約其說。趙氏云。不能盡知。則不能要言之。得之矣。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約謂得其至當。阮氏元。曾子注釋云。孔門論學。首在於博。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達巷黨人以博學深矣。孔子。孔子又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夫子指指然告諸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故

先王遺文有一未學。非博也。彼孔孟所以重博學者。卽堯舜變通神化之本也。人情變動。不可以意測。必博學於古。乃能不拘一端。彼徒執一理以爲可以勝天下。吾見其亂矣。章指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機。說之美者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以善服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文王治岐是也。天下不心服。何由而王也。以善至心服矣。○正義曰。趙氏解服人爲威力。養爲仁恩也。兩字皆虛語。近時通解。善卽指仁。章指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其服一也。功則不同。上論堯舜。其是違乎。○五伯服人。○正義曰。音義出五伯云如字。丁云。伯者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亦音霸。諸本俱作霸。非趙氏舊矣。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凡言皆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義之實。

仁義是也。祥。善。當。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于不善之實也。言注。凡言至實也。○正義曰。說文

出口爲言。言謂言語。言語中有所謂不祥者。恒言也。爾雅釋詁云。祥。善也。說文示部云。祥。福也。禮記中庸云。國家將興。必有預祥。福福將至。善必先知之。祥。善。福三字義相近。章指以蒙

以實不祥三字連屬。謂人每言不祥。不過空泛言之。無有指實其所以不祥之處。欲爲拔之。不祥之實

惟蔽賢者與相直也。蔽賢爲不善之實。章指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故謂之不祥也。進賢受上賞。蔽

賢蒙顯戮。○正義曰。儀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云。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亦見說苑叢說篇。○

冠子道端篇云。進賢受上賞。則下不相蔽。晏子春秋諫下篇云。國有三不祥。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在。三不祥也。亦見說苑君道篇。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徐子。徐辟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

稱之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

之取爾。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坎放至也。至於四海者有原本也。以充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之取

也。爾。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無泉混混。圖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傳。爾。本

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混混。豐流也。咸滿之流也。孟子曰。無泉混混。古音讀如衮。俗字作衮。

山經曰。其源彈彈抱抱。郭云。水廣涌也。抱抱二音。彈彈者。假借彈為抱也。王氏念孫疏證

云。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汜乎混混。重言之則曰混混。荀子富國篇云。財貨彈彈如泉源。彈與混同。

淮南子原道訓云。混混汨汨。○注。盈滿科坎。○正義曰。說文血部云。盈。滿器也。王氏念孫廣

雅疏證云。科。空也。史記張儀傳。虎賁之士。徒購科頭。集解云。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也。亦

空之義也。說文纂。空也。孟子韓宣子。盈科而後進。盡心篇。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趙岐注並云。科。

水欲習科自坑也。說文。坑。虛也。坑與坑同。坑之言康也。爾雅康。虛也。康坑欲科渠。皆空之

轉聲也。孟子韓宣子。盈科而後進。盡心篇。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趙岐注並云。科。

坎也。太元從次五。從水之科溝。科亦坎也。范望注以科為法。失之。○注。放至至取也。○正義曰。

釋地又續云。胡勝明載爾雅四海解。以解凡云四海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古書所稱

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故爾雅此條繁釋地不聚水。余曾以書經質孟子放乎四海。禹以四海為

壑。此得謂不以水言邪。大抵四海之義有二。有宜從爾雅解者。四海通達八音是也。有宜從鄭康成

周禮注四海猶四方也解者。如上云天下慕之。下云溢乎四海。上云中天下而立。下云定四海之民。

蓋四海即天下字面也。按爾氏所云四海之義有二。嘗一指水。一指地。而指地之中。又有此二義。

一為爾雅所云。一為鄭氏周禮注所云也。況者。比也。譬也。以水之有原本者。比事之有原本者。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爾。誠也。誠令無本。

若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澮小澮皆滿。然其涸乾可立待者。以其無本故也。爾。誠也。○正

義曰。論語里仁為美。荀志於仁矣。集解引孔曰。荀。誠也。禮記月令。季夏之月。水潦盛昌。大

雨時行。仲秋之月。水始涸。見雨集在周八月夏六月也。乃孟秋之月。亦備水潦。蓋夏至之後五六

月間多大雨者常也。或秋霖不時而至。亦所當備。孟子奉周綱。舉其常耳。澮大於澮。此言大澮小

澮皆有澮。程氏瑒田通藝錄澮澮澮澮小記云。澮人職云。凡治野。夫間有澮。澮上有徑。十夫有澮。

以百畝。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也。南畝故曰澮。故澮澮。澮在爾氏注

是人道。論語微子篇云。而亂大倫。集解引包曰。倫。道也。則人倫又即人理。楚辭懷沙云。載察其攸正。王逸注曰。臣氏秦秋功名篇云。不可不察。高誘注皆云。察。知也。知。即識也。庶物。即禽獸也。明於庶物。知禽獸之性。性不可教之使知仁義也。同此飲食男女。人有知則有倫理次序。察於人倫。知人可教之使知仁義也。舜。君子也。庶民不能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故去之。舜能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故存之。性本知有仁義。因而存之。是由本知之仁義行也。若禽獸性本不知有仁義。而疆之行仁義。則教固必不能行。威亦必不能制。故庶民不知仁義者。君子教之使知。則庶民亦能知仁義。庶民知仁義而行之。威亦必不能制。故庶民不知仁義者。君子教之使知。則庶民所以異於庶物也。明庶物察人倫。始於伏羲氏。其時民全不知有人倫之序。而使之行仁義也。此庶民之不可謂之去。人道既定。庶民雖愚。皆知有人倫矣。故其不仁義也。非昧也。是去之也。舜明之察之。通變神化。使之由仁義行。由即民可使由之之由。是時民皆知有仁義。而莫不曰行仁。莫不曰行義。以仁濟其不仁。所以義濟其不義。蓋行仁義正所以去仁義也。由仁義行。章指。言人與禽獸俱則百姓日用而不知。乃正所以存仁義也。此孟子所以不稱伏羲氏而稱堯舜也。章指。言人與禽獸俱含天氣。就利避害。其間不希。衆人皆然。君子則否。聖人超絕。識仁義之生於己也。國人與至不希。○正義曰。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漢書匈奴傳。孝文後二年遣匈奴書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駭行噉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正義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國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謏言。國旨酒。旨酒至謏言。○正義曰。戰國策魏策云。樂主魏嬰。德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引書詩見公孫丑篇。湯執中。立賢無方。國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從何方來。率伊尹以爲相也。國皆云。執中至相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左右就養無方。內則云。博學無方。注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注云。齊。疾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夫卒變人所遷疑。今聖臣應之疾速。如響之應聲。無方無常也。待之無常。謂不滯於一隅也。此以無常爲不滯於一隅。則聖方所之義言之。如詭譎八佞篇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此方固指方所。而鄭氏亦訓爲有常。趙氏以無方爲不問其從何方來。是以方爲方所之方。云惟賢速立之。即荀子應卒遇變齊給如響之謂。是余以無方爲無常矣。蓋執中無權。猶執一之害道。惟賢則立。而無常法。乃申上教中之有權。無方當如鄭氏注之爲無常也。史記殷本紀云。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悅湯。致於王道。趙氏引伊尹。似謂自媵臣保任中升之。仍無常之體也。越絕書外傳枕中篇云。湯致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雋之士。此即本孟子此言而衍之。以執中爲執中和。以無方爲收天下雄雋之士。亦以無方所

言。與趙氏同。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國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望道而未至。殷錄末

盡尙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也。國注。視民至擾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杜左傳逢滑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杜

注如傷恐驚動。與趙注雍容不動擾也正合。按呂氏春秋分職篇云。天審起役恐傷民。往云。傷。病也。文王視民如有疾病。凡有疾病之人。不可動擾。故如傷爲不動擾。因不動擾。故雍容不怠迫也。

○注。望道至紂也。○正義曰。漢書司馬相如傳子虛賦云。先生又見客。顏師古注云。見猶至也。白虎通禮記帝王之統。自伏羲定人道。伏羲爲三皇之道。顏師專王天人之道。舜能推言堯道。夏者

大也。明當守持大道。殷者中也。當明爲中和之道也。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又

有其二。以服事殷。故望道而未至。循卽命也。天命已在文王。而不代殷有天下也。近時通解有二。

一謂文王以紂在。望天下有治望而未之見。此仍諱氏義而稍變者也。一說而爲如。謂文王愛民無已。未傷如傷。望道哉王不世爾。上云義。國世甲丘。丘也不世甲丘。丘也不遺忘義。丘月用丘。丘

心切。見如未見也。三豎二不濟。置一不忘。窺隙而進。垂危也。不恤羽翼。不遺忘。爭近詐。專目遠。

謂詩復也。注云。槌強者。人之殘也。注云。強與燥同。張本發洩之淺。屬於燥。故以狎弄之也。通

亡之言忘也。是忘卽遺亡也。武王以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脩文王

言孝文王以伐。不敢自尊。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粟。此皆不遜之專也。是遷謂朝臣也。

執誓告友邦。秦君及廬賈笑。微盧鼓燮人。大傳言牧野既事而退。桀于上帝。祈于社稷。奠于牧室。率天下諸侯載豆鬯。駭奔走。史記言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封先聖王之後。封功臣謀

士。此皆不忘遠之事也。是遠謂諸侯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

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日。**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不合。已行有不合也。仰而思

之參諸天也。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周公至待旦。○正義曰。御審此章之指。云兼三王。明三王不

也。禹承堯舜之後。天下乂安。則易生驕佚。故惡旨酒好善言。以通其變。夏之末。必各執偏意。

而用人不以資格。故錫華中立竝無方以量其長。而絳之稱。民傷已極。而天贊未更。故文王伯愛民以輔救之。守臣節以帥天下諸侯。則所以通其憂於錫之敬筵也。武王時。紂益無道。故不遜獨不忘

遠。修己以安天下。則所以歸其變惑。文王之蹟事也。凡三王之事。皆各有合。至厲公終處王。成文

武之德。其時又異於再傳文王之時。則所以合不合者。非思莫得也。三王四事。先王之法也。有不合則思所以道變也。堯舜以道變。化洽天下。為萬世法。孟子歷述再傳文王周公以明之。皆法堯舜之變通神化者也。紅氏聲命書集注音略云。孟子周公思兼三王以通四事。伏生大傳。則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遺。以施於春秋冬夏。據此。則孟子所言三王謂天地人三統。四事。謂四時之事。是則帝王出政。必參乎三才。合乎四時。按參三才合四時。亦損益通變之義。○注。已行有不合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已行有不合。世岳本廖本孔本攷文古本同。閻監毛三本世作者。韓本作也。韓本是也。○注。仰而思之參議天也。○正義曰。易繫辭傳云。仰則觀象於天。詩大雅靈臺云。瞻仰昊天。列子黃帝篇云。中道仰天而歎。故以仰為參諸天。按自下望上為仰。自後觀前亦為仰。此仰思。蓋即謂仰慕三王。章指。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太平之隆。禮樂之備。蓋由此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王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

頌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王王者。至我作。○正義曰。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王迹始熄序後。政教諸令。不行於天下。然當春秋初年。聲靈猶未盡低也。鄭伯懿公為王左右卿士。鄭據虎牢之險。窺有桃林之塞。左提右挾。儼然三輔雄封。其時駟車萬乘。諸侯猶得假王號令以征伐與國。故鄭以王師伐鄭。秦偕王師伐魏。二鄭本附庸也。進爵而為子。聽詩紀。本列侯也。降爵而為子伯。列國之卿。猶請命於天子。諸侯之妾。猶不敢僭同於夫人。虎牢已棄於鄭。仍奉之還王朝。曲沃以支子篡宗。然與師而致討。衛頑逆命。子突放衛書王入。獲皮版王。魏公率命款不服。庶幾得命德討罪與城絕之義。然鄭以懿親而且交賈矣。曲沃之伐。不惟無功。日後苟買且為晉所滅。甚至射王中肩。列國無為王敵愾者。而僖王之子。命曲沃為晉侯。貪竄賂。焚其社。三綱盡矣。嗣後王室益微。迨至晉滅虢。而襄王復以溫原賜晉。舉諸函之險固。河內之殷實。悉舉而畀諸他人。自是王朝不復能出一旅。與初年聲勢大異矣。以文武成康維持鞏固之天下。而陵夷衰微至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禹夏以後。世有兄弟之難。子頑子子朝。迭亂王室。數載勤諸侯之師。蓋齊家之道有關。政本不格。皇綱陵遲。君子問焉。獨能憑藉先靈。稽述祖訓。折服強暴。若襄王拒諸陵。定王詰登伯。而王孫滿以片言卻強楚於近郊之外。譬之以太阿授人。而欲以朽索控斯跑之馬。嗚呼。其難哉。揚氏榕與顧棟高書云。竊嘗論春秋家之弊。在於賤霸。謂春秋專治桓文之罪。桓文時天命未改。周室已衰。陵夷至於敬王。然後王迹熄者。桓文之力也。故孔子仁管仲而正齊桓。孟子生戰國。王者之不作已久。生民之憔悴已甚。齊宣有其地有其民。而不行王政。僅僅以桓文為問。故孟子斥之為不足道耳。要之桓文正未可輕貶者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蓋自隱五手王師伐翼代曲沃。至莊六年救衛。未嘗無征伐之事。而是非倒置。喜怒失當。故號令不行。每戰輒敗。莊十四年。諸侯伐宋。齊桓請師於周。卑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自

是大盟會大征伐。必皆請王人主之。諸侯亦途無敢抗者。定四年。劉子會召陵而後。成桓公之會侵鄭。單平公之會黃池。皆不復見於經。蓋霸者之事。即王者之迹。霸者亡而王迹熄矣。顧氏鎮虞東學詩述魏詩亡說云。孟子歷敘羣聖之事。而以孔子作春秋繼之。迹熄詩亡。著明所以作春秋之義。蓋自鄭康成曰不能復雅之云。而范甯序裴梁。遂謂列黍離以國風。齊王德於邦君。然考趙岐注孟子。則曰太平遺棄。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是漢儒原立兩義。後世鄭學盛行。途遺趙說。李迂仲象而存之。古義略具。愚竊以爲所欲究者。王迹耳。王者之迹。何預於詩。春秋之作。何預於迹。此義不明。則不獨黍離降風。支諱莫據。即迂仲諸說。亦可存而不論。蓋王者之政。莫大於巡守。巡守則天子采風。述職則諸侯貢俗。太史陳之以考其得失。而慶讓行焉。所謂述也。夷厲以來。靡經板蕩。而甫田東狩。鳥革來同。捷伐震於徐方。禮讓及乎南海。中興之迹。燿然著明。二雅之篇可考焉。伯乎東還。而天子不省方。諸侯不入覲。慶讓不行。而陳詩之典廢。所謂迹熄而詩亡也。孔子傷之。不得已而託春秋以彰褒貶。所以存王迹于筆削之文。而非徒春秋於風雅之後。詩者風雅頌之總名。無容舉彼遺此。若疑國風多錄東周。魯頌亦當僭世。則愚謂詩之存亡。繫於王迹之熄與不熄。不繫於本書之有與無也。趙氏佑倡故錄云。往太平遺棄。王迹止。晉之乘。楚之檇杌。頌聲不作。故詩亡。不用雅亡風降之說。獨爲正大。而向來罕述之者。王迹止。晉之乘。楚之檇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圖此三大國史記之名異。乘者。與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檇杌者。隴凶之類。與於記惡之戒。因以爲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公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圖晉之至之矣。○正義曰。莫氏斯大學春秋而趨盾崔杼之事。時史亦直載其名。安見亂賊之體。獨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出。春秋而後。君子脩之曰。星實如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當猶出其君。春秋書曰。崔杼弑其君。春秋亦曰。崔杼弑其君。此以因爲義者也。因與變相參。斯有美必著。無惡不顯。三綱以明。人道斯立。春秋之義。遂與天地同功。彼董狐南史左氏傳春秋而獲存晉乘楚檇杌。孟子論春秋而幸及當時。則書久則亡焉。懼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有由然也。雖然。以盾弑之惡。齊晉得以名也。春秋得以名也。類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晉之弑逆。得董狐南史其人。則書必以名也。趙必以實。鮑與庚與必不書人書僞。僕光必不稱國。良史又曷可少哉。按昭公十二年公羊傳引孔子之言云。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某有罪焉爾。此與孟子所述略同。其云有罪者。則在齊桓晉文。

以孔子稱有罪爲聖人德威會諱。故自名。論語述而篇言竊比於我老彭。章指言詩可以言。頌詠太平。時亦自謙之辭。此云某竊取之。既自名。又稱竊。故云亦聖人之謙辭也。章指言詩可以言。頌詠太平。時無所詠。春秋乃興。假史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圖詩可以言。頌詠太平。○正義曰。毛詩序云。發言爲公羊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注云。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致政也。又云。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宣公十五年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軌。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圖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元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軌。○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澤。光潤也。子爲大德。小人爲大凶。其善惡之氣。流于後世。猶水之潤。○正義曰。毛詩小雅節南山國既卒斬傳云。斬。斷也。趙氏以君。近時通解以君子爲聖賢在位者。小人爲聖賢不在位者。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

諸人也。圖予我也。我未得爲孔子門徒也。淑。善也。我私善之於賢人耳。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也。○正義曰。予也。○正義曰。予我。我。皆爾雅釋詁文。紅氏永寧經補義云。孟子言予私淑諸人。章指言五世一體。人謂子思之徒。是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孔叢子有孟子子思問答語。不足信。章指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高山。跌以陷。是以孟子混不及乎仲尼也。○正義曰。方

纘傳云。跌而不振。注云。跌。足失據也。又揚雄傳解。○正義曰。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注云。跌。足失居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

無死。死傷勇。圖三者皆謂事可出入不至違義。但傷此名。亦不陷於惡也。○正義曰。三者至惡也。○正義曰。以入解取與死。一事可出可入。謂取可無取亦可。是事之兩可者也。○正義曰。趙氏以出解無取無與。與死亦非惡。但取可以無取。可以無與。故取與死則傷廉惠勇之名。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則傷廉之名。此廉士所知也。亦人所共知也。若可以與可以無與。則定厚長者。豈不以必與爲惠乎。若可以死可以無死。則忠臣烈士。豈不以必死爲勇乎。而不知其傷惠傷勇。正與傷廉者同。傷廉不得名爲廉也。傷惠傷勇。不得名爲惠名爲勇也。○正義曰。趙氏之義本此。毛氏奇端聖門釋非錄云。金仁山謂此必戰國之世。豪俠之習。多輕視待客。若四章指言廉勇惠人之高行也。喪此三名。烈士病

諸故設斯科以進能者也。列士病諸。○正義曰。韓本攷文古本作列。孔本作則。列是也。目韓纂經云。此列士之遺智。說苑臣術篇云。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劉向有列士傳三卷。見隋書經籍志。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閹羿。有窮后羿。逢蒙。羿

之家衆也。春秋傳曰：「葬將歸自田，家衆殺之。」注：葬有至殺之。○正義曰：襄公四年左傳，魏莊子云：夏有窮君之號。孔氏正義云：葬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爲國諱。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也。古司射之官多名，葬。故趙氏明此葬爲有窮后葬。非他司射者也。引春秋傳，卽襄公四年左傳。傳云：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楚辭，葬騷云：葬，葬相也。言葬徑遊以供田代。又好射夫封狐。國亂流其群終兮。從又貪大夫厥家。注云：從，寒從。葬，葬相也。言葬因夏衰亂，代之爲政，娛樂田獵，不恤民事，信任寒從，使爲國相。從行嬖於內，施略於外。樹之詐惡，而專其權勢。葬田將歸，倭家反，葬射而殺之。是左傳所云家衆卽逢蒙。左傳不詳言其姓名。孔氏正義云：家衆謂葬之家衆人反葬而從從，爲從殺葬也。史記龜策列傳云：葬名舍服。不知姓，渠達門。集解云：淮南子：「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劉歆七略有鑄門射法。荀子：王霸篇云：「羿、蓬蒙，善射者也。」注云：蓬門卽逢蒙。葬射於弓。呂氏春秋具備篇云：「今有羿逢蒙繫絜於此而無技，則必不能中者也。」青楊注云：「羿，夏之諸侯。有窮之君也。葬射。百發百中。逢蒙，羿弟子也。亦能百中。」淮南子原道訓云：「重之羿逢蒙子之巧。」高誘注云：逢蒙門子。衍一門字也。列子湯問篇云：甘蠅，古之善射者。轅馬一音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孟子曰：是人也已。乃謀殺飛衛。呂氏春秋聽言篇云：「鑄門始習於甘蠅。」與孟子所述事近而異。

亦拜有罪焉。注：罪不擇人也。故以下事喻之。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

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庚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注：孺子至遽疾。○正義曰：孺子爲鄆人所使。故知是鄭大夫。庚公爲衛人所使。故知爲衛大夫。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衛公出奔齊。孫氏追之。初，尹公佗舉射於庚公爲。庚公參舉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首領。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雨朝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公孫丁授公魚面而射之。背臂。注云：子魚。庚公參。孔氏正義云：孟予云云。其姓名與此時同。行義與此正反。不應一人

之身。有此二行。孟子辨士之說。或當假爲之辭。此傳應是實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鄭人使子懼孺子侵衛事。左傳是孫林父追衞獻公事。非鄭僑而衞使追也。且是尹公佗舉射於庚公類然。非庚公差舉射於尹公佗。其中或射或不射。卽此事。而不甚合。大抵春秋戰國間。其記事不同多類此。按此知鄒子未見左傳。則左傳固晚出之書也。韓氏佑佐故錄云。古諺有難盡解者。孺子今日我疾作注。何必知是瘧疾。殆以言今則有時。言作則有止。疾之以日作止者。瘧是也。然疾儘有偶然一作。與年月一作。多日不作而作者。安必其獨瘧乎。按晉金縢王有疾弗瘳。史乃祝冊曰。惟爾元孫某。令在孟秋。注云。瘧疾寒熱所爲者也。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厲。厲作也。虛古遼省。月令民多瘧疾。月令屬疫疾。某氏傳云。暴也。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厲。厲作也。虛古遼省。月令民多瘧疾。月在孟秋。注云。瘧疾寒熱所爲者也。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厲。厲作也。虛古遼省。月令民多瘧疾。均可謂之虛。昭公元年左傳。許惇公癘。此瘧亦是暴至之疾。與武王之懣虐疾正同。孺子若素有恆疾。則知其期。不當使來侵鄭。突然疾作。知是暴疾。故以虛疾明之耳。瘧卽虛也。

閻

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國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矣疏

注。僕御也。○正義曰。毛詩小雅出車召彼僕夫傳云。僕夫。御夫。僕夫。僕其正策令。舊注云。僕夫。謂御車人也。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

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

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

出。必不害我也。注。知我是其道本所出。○正義曰。莊子庚桑楚云。出無本。郭象注云。爲無本。釋文云。出。生也。本。始也。董子對策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

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原卽本也。凡授
 受相承。皆有其始。故斯學於他。他學於孔子。爲其所出之本始也。
 庾公之斯至。曰。夫子

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

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

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國庾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而曰我不

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以射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孟子言是以明舜之罪。假

使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之他而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注。翟射至反。今。○正義曰。毛詩齊風猗嗟云。四矢反。今。以襲亂。今。傳云。四矢反。今。箋云。

反。復也。覆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法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發乘矢而後反。反是還歸。庚辰發四矢而還歸於衡。不從子。故趙氏以去解之。云覆射四發而去。謂既去矢。乃以覆射四發其矢而歸去。引詩以證四發為覆射。至詩之反覆反覆其正鵠之故處。與反去不同。趙氏引之。非以詩之反即庚公之發四矢而反也。儀禮大射儀云。司馬師坐乘之。往云。乘四四數之。聘禮云。乘皮設。往云。物四日乘。覆記少儀云。其以乘壺。章指。言求交友必得其人。酒。往云。乘壺。四壺也。方言云。四壺曰乘。凡四皆為乘。是乘為四也。章指。言求交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善凶獲患。是故子濯濟難。夷弄以殘。可以鑒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汙巾

帽而蒙其頭也。面雖好。以蒙不潔。人過之者。皆掩鼻懼聞其臭。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正義曰。管威越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西施見管子。故趙氏以為古之好女也。周氏栢中辨正云。西子即西施。蓋邦基墨莊疊錄云。管仲在獄。吳前二百餘年。而其書已云西施。豈越之西施。冒古之美人以為名邪。按傳元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人好事者所加。其稱加西施。或是後人附益。然莊子言與西施。司馬彪注云。夏姬。夫越女名西施。夏姬亦稱西施。則又似古有此美人。而後世相沿。借以相美。如金彪者皆稱羿之類。○注。蒙不至其臭。○正義曰。賈誼新書勸學篇云。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鑑之者莫不曉而掩鼻。今以二子材而蒙越感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客也。淮南子云。發訓云。今夫毛端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媚皮。衣約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此本孟子而衍之。高誘注云。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睥睨掩其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是也。趙氏言汙巾帽蒙其頭。亦本淮南為說。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蔽皮。注云。蒙。冒也。說文曰。郭云。冒。蒙而前也。考工記。轉人凡冒鼓。注云。冒。蒙鼓以革。劉熙釋名。釋首飾云。濯。冒也。漢書傳不疑傳。著黃冒。注云。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惡人醜類者也。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給淨潔。可以侍上帝之祀。言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為善也。○注。惡人醜類者也。○正義曰。書供饗大極。五曰惡。鄭氏注云。惡。貌不恭之謂。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莊子德充符云。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郭象注云。惡。醜也。釋文引李云。哀駘醜貌。它其名。呂氏春秋去尤篇云。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高誘注云。惡。醜也。昭公二十年左傳云。慶蔑惡。又云。昔買大夫惡。章指。言貌好行惡。西子冒臭。醜人潔服。供事上帝。明當飾也。皆指貌醜。此惡人對上西子。仲孫醜類者也。

惟義爲常也。顯明當脩飾。○正義曰。鹽鐵論殊路章云。蒙以不潔。鄙人掩鼻。惡人感飾。可以崇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顯言天下萬物之情性。常順其

故則利之也。改戾其性。則失其利矣。若以杞柳爲桮棬。非杞柳之性也。孔注。言天至之性也。○正義曰。曲阜

見。故即荀求其故之故。推步者求其故。則日至可知。言性者順其故。則智不鑿。易文言傳曰。利

者義之和也。荀子臣道篇云。從命而利君謂之順。脩身篇云。以善和人者謂之順。詩鄭風知子之順

之箋云。順謂與已和順利之義爲順。故虞翻易注謂樂爲利。是利爲順其故也。賈子道術篇云。心衆

愛人謂之仁。反仁爲戾。仁爲性。反其仁則乖戾。故失其利也。湛園靜語云。莊周有云。吾生於陵

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此適有故與性二字。疑戰國時有此語。毛氏者論四書服

言補云。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觀語氣自指況言性者。與人之爲言彼所謂道諸語同。至以利爲

本。歟後闕以已意。因是時俗尙智計。多用穿鑿。故原有訓智者。推而原道訓。不設智故。謂不用

機智穿鑿之意。正與全文言智相合。是以孟子言天下言性。不獨智計耳。顯智亦何害。但當以通利

不穿鑿爲主。夫所惡於智。爲穿鑿也。如不穿鑿。則行水治稼。智亦大矣。按孟子此章。自明其性

性善之指。與前異於禽獸相發明也。易雜卦德云。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故謂已往之事。當時言性

者。多據往事爲說。如云文武與則民仁孝。論語與則民好暴。以堯爲君而有象。以舜爲父而有瞽。

及荀子性惡篇所云。會稽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秦人不加齊魯之孝其敬父。皆所謂

故也。孟子獨於故中指出利字。利即周易元亨利貞之利。繫辭傳云。變而通之以盡利。家傳云。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利以能變化。言於故事之中。審其能變化。則知其性之善。

利者義之和。禮記表記云。道者義也。往云。謂斷以事宜。春秋繁露仁義法云。義者謂宜在我者。

其性能知事宜之在我。故能變通。上古之民。始不知有父。惟知有母。與禽獸同。伏義教以嫁娶。

定人道。無論賢智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夫婦父子。始食鳥獸羶醜之肉。飢則食。飽棄餘。神農教

之稼穡。無論賢智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火化粒食。是爲利也。於故之中。知其利。則人性之善可

知矣。繫辭傳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云。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又云。又明於愛惠

之謂事。非利不足以言故。非通變不足以言事。諸言性者。據故事而不通其故之利。不察其故之利。

不明其故之利。所以言性惡。言性善惡混。或又分氣質之性義理之性。皆不識故以利爲本者也。孟

子私淑孔子。述伏羲神農文王周公之道。以故之利而直指性爲善。於此括全易之義。而以六字盡之。

云故者以利爲本。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利不利之間。利不利即義不義。義不義即宜不宜。

能知宜不宜。則智也。不能知宜不宜。則不智也。智。人也。不智。所惡於智者也。爲其不義

禽獸也。義者之間。一利而已矣。即一義而已矣。即一智而已矣。

所惡於智者也。爲其不義

也。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道以養之。注。惡人至養之。○正義曰。說文金部云。鑿。穿本也。成公十三年公羊傳云。公鑿行也。注云。鑿。猶更造之意。故趙氏以穿鑿鑿。又以改鑿之。改即更造也。趙氏以養物言。言當順其情性以養之。不可戾其情性以養之。按此智即人性之利也。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移謂變通也。禽獸無知。直不能移其性之不養。所以與人異。則人無論賢愚。皆能知即皆能轉移。愚者可以轉而為智。智者可以轉而為不智。此習所以相遠。智者何以轉而為不智。為其鑿也。惟其因智而鑿。故惡其智。蓋伏羲以前。人苦於不知。則惡其愚。黃帝堯舜以後。人不苦於不知。正苦於知而鑿其智。則聖人轉惡其智。故無為而治。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鑿有二義。其一為空。荀子哀公篇云。五鑿為正是也。其一為細。楚辭離騷云。精瑋靡以爲綴。注云。精。鑿也。凡物精之則細小是也。鑿其內則空。鑿其外則細。空虛細小。皆非大智。下言行所無事則智大。此孟子自明鑿字之意。行所無事。由仁義行也。然則行仁義則為鑿。夫知其為仁義。是已智矣。乃假仁以濟其不仁。假義以濟其不義。用忠孝廉直以名。以行其巧詐離奇之術。是鑿也。是已智矣。知其為仁義。極精微奧妙之論。而不本讀書好古之實。是鑿也。是智小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

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

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虛無事之處。注。禹之至之處。○正義曰。趙氏謂水性就下。宜行地中。故決

而水不能安于無事矣。胡氏謂禹貢維指云。賈驥曰。使由地中行。空虛謂地中也。水行地上。則失水之性。

伊闕。折底柱。破碣石。此鑿山之事也。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僻

北載之高地。通導水。至於大陸。謂禹絕無所穿鑿。殊不知堯之水災。非尋常之水災。禹之行水。

安。遇泥禹之行水行所無事之言。謂禹絕無所穿鑿。殊不知堯之水災。非尋常之水災。禹之行水。

成。禹何以配天無極哉。按禹鑿山穿地。不能無事。正所以使水行所無事。若禹砥柱空豁。無有實

事。則水轉不能無事矣。聖人明庶物察人倫。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憂勤極矣。乃所以使民行所無

事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云。陽常居空位而行為於下。陰常居空位而行為於上。不得

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養長之時。伏於下。遠去之。弗使得為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

處。使之備次陳守閑塞也。陰陽終始篇云。陰之行。固常居虛而不得居實。至於冬而止空虛。太陽

乃得北就其類。而與水起鑿。此謂寒水之性。宜居空虛無事。趙氏之言本此。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如用智

者不妄改作。作事循理。若禹行水於無事之處。則為大智也。明大智者之行所無事。行所無事。即舜之無

爲而治也。禮記中庸云。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迩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以太智。即舜之無爲。而舜之無爲。本於好問察言。執兩用中。好問察言。執兩用中。則由仁義行。所以無爲而治。孟子惡人以行所無事爲老氏之清淨無爲。故以禹之行水例之。行水必欲順流。鑿山穿地。而乃能使水行所無事。無爲而治。必好問察言。執兩用中。而乃能使民由仁義行。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率乎性則行所無事。此等之大小所由分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之行。千歲日至之日。可坐知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今天之至也。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素問云。黃帝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也。曰。憑乎。曰。天氣舉之也。蓋地居其中。天周其外。而地之去天。楚辭天問雖云。則九重。而其里度實不可知。其高之無窮也。所可測者。日月星辰而已。星者。二十八宿也。辰者。十二次也。分天爲十二次。依於星象。天本無度。以星辰爲度。辰星本無度。以日行爲度。故測天者先測星辰。觀星辰者先求日至。東方之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爲蒼龍。南方之宿。東井鬼柳七星張翼轸爲朱鳥。西方之宿。奎婁胃昂畢衛參爲白虎。北方之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爲元武。蒼龍月令章句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爲十二次。日月之所隨也。每次三十度。三十二分之十四。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爲中氣。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冬至之次。立春雨水居之。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立春之次。驚蟄春分居之。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清明穀雨居之。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立夏小滿居之。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芒種夏至居之。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小暑大暑居之。自張十二度至轸六度。謂之壽星之次。立秋處暑居之。自轸六度至奎八度。謂之壽星之次。白露秋分居之。自奎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立冬小雪居之。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大雪冬至居之。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元枵之次。小寒大寒居之。此十二次即爲十二辰。天每日左旋一周。日每日右行一度。天行赤道。日行黃道。黃道斜交於赤道。其交處爲春秋分。自春秋分赤道之北。至夏至極北。距赤道最遠。轉而南行。至秋分交赤道之南。其交處爲春秋分。自春秋分赤道之南。至冬至極南。距赤道最遠。轉而南行。至春分復交於赤道。其道斜交於二十八宿之間。故日之出入南北。皆以星辰爲準。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月令。孟春日在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尾。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季秋日在角。孟冬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是也。日每歲環行於十二辰二十八宿之間。則此黃道之絡於星辰者。爲日躔之軌迹。即所謂故也。求其故。求日所行於星辰之度也。日所行之度。即其故。而可知其所在。則兩分兩至定矣。日之行極於兩至。故以日至言之。應氏謂此黃道謂云。稱法每十九年爲一章。每一章之初中月日

爲而治也。禮記中庸云。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迩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以太智。即舜之無爲。而舜之無爲。本於好問察言。執兩用中。好問察言。執兩用中。則由仁義行。所以無爲而治。孟子惡人以行所無事爲老氏之清淨無爲。故以禹之行水例之。行水必欲順流。鑿山穿地。而乃能使水行所無事。無爲而治。必好問察言。執兩用中。而乃能使民由仁義行。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率乎性則行所無事。此等之大小所由分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之行。千歲日至之日。可坐知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今天之至也。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素問云。黃帝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也。曰。憑乎。曰。天氣舉之也。蓋地居其中。天周其外。而地之去天。楚辭天問雖云。則九重。而其里度實不可知。其高之無窮也。所可測者。日月星辰而已。星者。二十八宿也。辰者。十二次也。分天爲十二次。依於星象。天本無度。以星辰爲度。辰星本無度。以日行爲度。故測天者先測星辰。觀星辰者先求日至。東方之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爲蒼龍。南方之宿。東井鬼柳七星張翼轸爲朱鳥。西方之宿。奎婁胃昂畢衛參爲白虎。北方之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爲元武。蒼龍月令章句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爲十二次。日月之所隨也。每次三十度。三十二分之十四。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爲中氣。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冬至之次。立春雨水居之。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立春之次。驚蟄春分居之。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清明穀雨居之。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立夏小滿居之。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芒種夏至居之。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小暑大暑居之。自張十二度至轸六度。謂之壽星之次。立秋處暑居之。自轸六度至奎八度。謂之壽星之次。白露秋分居之。自奎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立冬小雪居之。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大雪冬至居之。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元枵之次。小寒大寒居之。此十二次即爲十二辰。天每日左旋一周。日每日右行一度。天行赤道。日行黃道。黃道斜交於赤道。其交處爲春秋分。自春秋分赤道之北。至夏至極北。距赤道最遠。轉而南行。至秋分交赤道之南。其交處爲春秋分。自春秋分赤道之南。至冬至極南。距赤道最遠。轉而南行。至春分復交於赤道。其道斜交於二十八宿之間。故日之出入南北。皆以星辰爲準。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月令。孟春日在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尾。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季秋日在角。孟冬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是也。日每歲環行於十二辰二十八宿之間。則此黃道之絡於星辰者。爲日躔之軌迹。即所謂故也。求其故。求日所行於星辰之度也。日所行之度。即其故。而可知其所在。則兩分兩至定矣。日之行極於兩至。故以日至言之。應氏謂此黃道謂云。稱法每十九年爲一章。每一章之初中月日

時。俱會於甲子朔旦冬至。是爲新元。以後章首冬至必在朔旦。而非甲子日時。四章七十六年爲一節。朔旦冬至在夜半子。與第一章同。而日月非甲子。二十節爲一紀。凡一千五百二十年。冬至朔旦。乃甲子日甲子時。而非甲子歲首。三紀共四千年五百六十年。至朔旦。而年月日時俱會於甲子朔旦。孟子所謂千歲之日至。正求此一元之初。年月日時俱會於甲子朔旦冬至者也。梅氏文鼎稱學疑問云。造法者必有起算之端。是謂律元。然律元之法有二。其一遠觀初古。爲七曜齊元之元。自漢太初至金重修大明術各所用之積年是也。其一爲推算之元。自元授時不用積年日法。直以至元辛巳爲元。而今西法亦以崇禎戊辰爲元是也。二者不同。然以是爲起算之端。一而已矣。夫所謂七曜齊元者。謂上古之時。歲月日時皆會於甲子。而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取以爲造法之根據也。使其果然。雖萬世遵用可矣。乃今二十一史中所載諸家律元。無一同者。是其積年之久近。皆非有所受之於前。直以巧算取之而已。然謂其一無所據。而出於胸臆。則又非也。當其立法之初。亦皆有所鑒於近事。然後本其時之所實測。以旁證於書傳之所傳。約其合者。既有數端。遂援之以立律元。於是綱而上之。至於數千萬年之遠。庶幾各率可以齊同。積年之法所由立也。然既欲其上合律元。又欲其不遠近測。時零分秒之數。必不能齊。勢不能不稍爲整頓。以求巧合。其始也據近測以求積年。其既也且將因積年而改近測矣。又安得以爲定法乎。授時術知其然。故一以實測爲綱。而不用積年虛率。上考下求。即以至元十八年辛巳歲前天正冬至爲元。其見卓矣。孟子千歲日至。諸注只云日至可知其日。曉則直云千歲以後之日至。可坐而定。初不言立元。方氏觀承五種通敘云。孟子此章極精。並無律元之說。立元至太初術始有之。孟子當時豈知後世將有太初之術而預言之。夫律豈無元。然隨代可立。不必追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耳。孟子所謂日至者。亦兼二至在內。非專指冬至也。周禮土圭反專重夏至。堯典觀象。亦兼永短二至。其專以冬至爲元者。亦始自太初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司馬遷作史。必欲追至黃帝。而穿鑿附會不少矣。按孟子以水之行所無事。比例率性者之行所無事。仍恐其不明也。故又例之以求日至。夫天之行赤道。日之行黃道。其所鑿於星辰而爲分爲至。不容小智之鑿者也。談性者可以鑿空。求日至者斷不容鑿空。必與實測相孚。稍一鑿空之日至以例言性。所以明性之不容鑿空也。何也。凡治絲者。極精微巧妙。必與實測相孚。吾求其故也。其至可致也。人之性如此。吾察之。吾求其故也。其利可知也。引喻之義。全在求其故。言性者雖以故爲說。實未嘗求其故。言天者雖以故爲說。實未嘗求其故。故千歲之日至。不能坐而致。禮記禮器云。物產之致也精微。言天者致。致密也。樂記云。致樂以治心。注云。致。俗深審也。然則可坐而致。即可坐而密。亦即可坐而深審。凡治絲必求其密。密必由於深審。所以必深審而密者。則以天行不測。以變爲常。至於千歲。則不能不通其變。豈不能辯其故而不能拘守其故。所以必求其故。求其故。即實測而深審之。斯其術乃可坐而知其密也。梅氏文鼎稱學疑問云。治絲者當順天以求合。不當爲合以驗天。若預爲一定之法。而不隨時修改以求無弊。是爲合以驗天乎。吾嘗微之天體矣。日有朝有暮。有中有辰。有夜有晨。此歷一日而可知者也。

月有朔有生明。有弦有望。有生魄有晦。此歷一月而可知者也。時有春夏秋冬。晝夜有晷短。中星有推移。此歷一歲而可知者也。乃若災惑之周天。則歷二年。歲星則十二年。土星則二十九年。夫至於十二年二十九年而一周。已不若前數之易見矣。又其每周之間。必有過不及之餘分。所差甚微。非歷多周。豈能灼見。乃若歲星之行。六十七年始差一度。歷二萬五千餘年而始得一周。雖有期頭上壽。所見之差。不過一二度。亦安從辨之。迨其歷年既久。差數愈多。然後共見。而差法立焉。此非前人之智不若後人也。前人不曾預見後來之差數。而後人則能盡考前代之度分。故愈久而愈明。法愈脩而愈密。勢則然耳。問者曰。若是。則聖人之智有所窮歟。曰。使聖人爲一定之法。則窮矣。惟聖人深知天載之無窮。而不爲一定之法。必使隨時脩改以求合天。是則合天下萬世之聰明。以爲其耳目。聖人之所以不窮也。按自黃帝迎日推策。舜又有璇璣玉衡之在。周禮地官。用土圭之法。以測日景之長短。歷代皆用實測。未有鑿空以言者也。諒以寒暑晝夜之有常也。至其智之隨時而變。非即其故而時時求測之。不易合也。人進之會。亦如寒暑晝夜之有常也。至其智之隨時而變。非即其而有歲差也。非即其故而時時求測之。不易言也。歲而無差。則故不必求。日至不千歲。則差以實見。孟子言日至而曰千歲。千歲二字。即括歲差而言。舍故則日至不可知。況其故而不能隨時以實測求之。則千歲之日至不可致。此孟子言推之精。即孟子言性之精也。紅氏永冬至權度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術家詳求冬至。且求千歲以上冬至證之。史傳或雜或合。其故難言。元史有六術冬至。開載魯獻公戊寅冬至元庚辰四十九事紀。大衍宣明紀元統天。重脩大明授時時刻之異同。勿菴梅氏因之。作春秋以來冬至考。刪去獻公一事。各以其術。本法詳衍。算術雖明。而未有折衷。永因梅氏所考定者。用實法推算。有不合者。斷其爲術誤史誤。俟知數者考焉。一輪平歲實。太陽本天有平行。盡黃道一周爲平歲實。與月五星周平朔策合率同故。別有本輪均輪最高最卑之行。以視行加減平行。二十四氣時刻多少。歲歲不同。而古今冬至。不能以一率齊之。是爲活汎之歲實。猶之月有實會。逐月不同。五星有實合。每周不同也。授時大統以前。太陽高卑之理未明。雖知一歲之行有盈縮。不悟盈縮之中爲平歲實。但求歲實於活汎之冬至。故一術必更一。一率與歲實。然合今則展古。合古又違今。統天術遠立距差懸差之法。暗藏消長。以求上下兩合。授時術本之。有百年長一消一之說。西法本回回。以春分相距。測定歲周。小餘五小時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以萬分通之。爲二四二一八七五。此爲平行之歲實小餘。而各節氣之定氣。則以均度加積定之。此不易之法也。徵考往古冬至。嘗以平歲實爲本。算當年平冬至時刻。乃以定冬至較之。知其距最卑之遠近。或與今法有不合。則知其時本輪均輪之有半徑差。有相去之遠者。則知史傳所記非實測。所謂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此爲庶幾焉。倘以授時之歲實爲歲實。而以百年長一消一爲準。則非法矣。一輪最卑行。太陽本輪最卑點爲歲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與月入轉五星入律。皆有盈度理同。平冬至之改爲定冬至也。視此點之前後遠近。以加度而減時。減度而加時焉。至元辛巳間。最卑與平冬至同度。自是以前。定冬至皆在平冬至前。以後定冬至皆在平冬至後。最卑有行履故也。百歲盈率。

景率歲行一分一秒十微。以遠年冬至考之。此率似微。大略當加二秒。上求古時定冬至。以此為準焉。一論輪徑差。既卑就有行度矣。而太陽之體在垣輪。垣輪之心在本輪。本輪之心在半天。此兩輪半徑。古今又有不同。則距地遠近兩心有差。西法始定兩輪半徑。併千萬分之二。三十五萬八千四百一十六。而今又漸微。則距地必多於此半徑。大則始定兩輪半徑。併千萬分之二。三十五萬八千至者。視今時必稍贏焉。此率牽出於垣差之外。衡章指言能脩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智政常。必與道乖。性命之指也。○修性守故。○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命之指也。○格。文選注作循。唐人書格循二字多混捨。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

與右師言者。闕。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齊貴臣王驪。字子敖。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

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詣於貴人也。闕。公行子至言者。○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禮。父為長子斬

毛氏奇齡經問云。或問公行子有子之喪。說者皆曰公行子衰親而身居子位。名曰子喪。謂有人子之

喪也。然乎。曰。非也。公行子有子之喪。謂公行子衰其子。非身居子位也。凡喪必有主。是子喪父

主。期有定禮。當時公行氏喪子。正身為喪主。以受賓弔。一如檀弓所云子夏喪其子而會子弔之

禮。凡稱有某喪。皆實指死者言之。謂其人之死喪也。若以指生者。則檀弓會子有母之喪。子路有

姊之喪。不威有人母人姊之喪乎。錢氏大所經研堂客問云。問公行子有子之喪。何以君命往弔。曰。

禮。凡稱有某喪。皆實指死者言之。謂其人之死喪也。若以指生者。則檀弓會子有母之喪。子路有

姊之喪。不威有人母人姊之喪乎。錢氏大所經研堂客問云。問公行子有子之喪。何以君命往弔。曰。

禮。凡稱有某喪。皆實指死者言之。謂其人之死喪也。若以指生者。則檀弓會子有母之喪。子路有

姊之喪。不威有人母人姊之喪乎。錢氏大所經研堂客問云。問公行子有子之喪。何以君命往弔。曰。

禮。凡稱有某喪。皆實指死者言之。謂其人之死喪也。若以指生者。則檀弓會子有母之喪。子路有

姊之喪。不威有人母人姊之喪乎。錢氏大所經研堂客問云。問公行子有子之喪。何以君命往弔。曰。

禮。凡稱有某喪。皆實指死者言之。謂其人之死喪也。若以指生者。則檀弓會子有母之喪。子路有

姊之喪。不威有人母人姊之喪乎。錢氏大所經研堂客問云。問公行子有子之喪。何以君命往弔。曰。

圖右師謂孟子簡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圖是簡也。〇正義曰。呂氏春秋謂恣簡云。自簡則簡以修身。則愈簡。簡之節不至。又云。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簡則非禮。故孟子以禮言之。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

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圖孟子

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爲簡易也。云以禮者。心惡子敖而外順其辭也。圖禮朝廷至揖

日。禮記曲禮云。跪衰不笑。揖人必違其位。孔氏正義云。位謂已之位也。於位而見前人。已所宜敬者。當辭已位而趨彼遙揖。禮以變爲敬。是以燕禮君降階兩卿大夫。鄭注云。爾。近也。揖而後移近之。胡君臣皆須違位而揖也。陳祥道禮記講義云。此所言乃燕居之禮。孟子所言朝廷之禮。朝廷向嚴。燕居向和。言之不同。所主之禮異也。〇注。反以我爲簡易也。〇正義曰。趙氏以易釋簡也。朝

圖監毛二本作異。非是。章指言循禮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荷肩所尊俗之情也。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〇正義曰。說苑說叢篇云。水得萬物。玉石留止。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

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圖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

與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人必反之已也。圖注。存在也。〇正義曰。趙氏以在釋存。蓋以

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圖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君子反自思省。謂已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人何爲以此事來加我。圖注。事

至加我。〇正義曰。毛詩大雅蒸民有物有則傳云。物。事也。爾雅釋詁云。宜。事

也。韓非子喻老篇云。事。爲也。是奚宜即何爲也。至之義爲來。故云來加我。

其自反而

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圖君子自謂我

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

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注。妄人。妄作之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也。○注。又。何難焉。○正義曰。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調和之。注云。難相與爲仇讎。○注。妄人。至知也。○正義曰。禮記儒行篇云。今衆人之命儒也。妄。注云。妄之言無也。虞翻解易无妄云。妄。亡也。亡即無也。不知而作。是爲妄作。故妄作即爲禽獸之無知也。○注。與禽獸何擇異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簡選篇云。與惡劍無擇。高誘注云。擇。別也。又薛簡篇云。其與橋言無擇。高誘注云。擇。論。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

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

○注。子思曰。喪三日而瘞。凡附於身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忘之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鄭氏注以終身之憂爲念其親。無一朝之患爲毀不滅性。蓋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此二語當古有之。子思引以說人子之念親。孟子引之說君子之待橫逆。故下申言之。賈誼新書勸學篇云。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會無鄰里之聞。寬狹之智。獨何與。然則舜性懷而加志。我性慢而弗省耳。此即用孟子之言而衍之。故下即言西子蒙不禦。亦用孟子語也。○注。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注。憂之當如之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

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注。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行禮。如有一朝橫來之患。非已愆也。故君子歸天。不以爲患也。○注。故君子歸天。○正義曰。後漢書順帝紀云。令此云歸天。謂章指言君子責己。小人不改。比之禽獸。不足難矣。蹈仁行禮。不患其患。惟不若舜。可以憂也。委任於天也。○注。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

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注。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爲公卿憂民急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孟子以爲憂民之道同。用與不

同。

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亦然。不在其位。勞佚異矣。○禹退至鮒之也。○正義曰。音義於上章。我由未免為鄉人也云。由當讀如字。蓋已既為司空。則天下之餓。由於已。已既為后稷。則天下之飢。由於已。讀為滑。向是體况未合。此深得孟子之指矣。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

閉戶可也。○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喻禹稷走赴鄉鄰。非其事。顏子所以闔戶而高枕也。○注。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正義曰。說文糸部。纓。冠系也。劉熙釋名。稱首飾

頭。是以纓為冠。故云纓冠。○注。自上而下繫於頭也。急於戴冠。不及使纓掛於頭。而與冠並加於冠。冠。貫也。所以貫髮也。○說文云。毋讀若冠。是冠有貫義。○注。顏子所以閉戶而高枕也。○正義曰。楚辭九辨云。堯舜皆有舉任令。故高枕而自適。韓非子守道篇云。戰如責育。守如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戰國策魏策。張儀曰。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賈誼新書益壤篇。史記留侯世家。揚雄。章指。言上賢之士。得聖一概。顏子之心。有同禹稷。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失其節則惑矣。○

解嘲。皆云高枕。○章指。言上賢之士。得聖一概。顏子之心。有同禹稷。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失其節則惑矣。○上賢之士。得聖一概。○正義曰。揚子法言重黎篇序云。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一概諸聖。○失其篇則惑矣。○正義曰。易雜卦傳云。節。止也。失節謂不知止。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孟子何為與之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注。又禮至貌也。○正義之盡也。○注云。情。忠誠也。貌。恭敬也。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說苑修文篇云。書曰五事。其以入鄉曲。和以順。故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荀子言禮貌屬君。則當為尊嚴。孟子之禮貌在匡章。則當為和親。故以為顏色喜悅之貌也。楚辭九章惜離篇云。情與貌其不變。○注云。志願為情。顏色。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

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圖情慚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戮。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事於是五不孝中也。圖好勇鬪狠。○正義曰。韋氏韻考異云。說文子部。狠。胡德切。不聽從。加曲禮很毋求勝之根。而坊本多誤作狠。據廣韻很字下注云。俗作狠。蓋以很代狠。唐固實有之。然音與義悉大別。縱或俗行。不可施諸經典。荀子榮辱篇云。圖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於刑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注云。蓋當時禁鬪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爲民傷調。則以親戚徇一言而不顧之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圖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

相責以善。賊恩之大也。圖注。遇得也。○正義曰。隱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庸。穀梁傳云。遇者。不相得也。○注。章子至大也。○正義曰。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公及宋公遇于庸。穀梁傳云。遇者。不相得也。所紀略同。吳禮部曰。孟子以爲子父責善而不相遇。恐即此事。然必國策所云。何以言責善。況在威王時。頗疑與孟子不相接。答曰。章子見國策最早。當威王時。據國策。威王使章子將而拒秦。威王念其母爲父所殺。埋於馬棧之下。謂曰。全軍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章子對曰。臣非不能更葬母。臣之母得罪臣之父。未敢而死。臣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軍行。有言章子以兵降秦者三。威王不信。有司請之。王曰。不欺死父。豈欺生君。章子大勝秦而返。國策所述如此。然則所云責善。蓋必勸其父以弟爲已甚。而父不聽。遂不得近。此自是人倫大變。章子之黜妻屏子非過也。然而孟子以爲賊恩則何也。蓋章子自勝秦以前。所以處此事者。本不可以言遇。然其勝秦而還。則王必葬其母矣。而章子之黜妻屏子。終身如故。是在章子亦以恫母之至。不償以一奉君命得葬了事。未嘗非孝。而不知是則似於揚父生前之過。自君子言之。以爲非中庸矣。故孟子亦未嘗寬許之。而究之矜其遇。諒其心。蓋章子自是至性孤行之士。晚近所不可得。雖所行未必盡合。而直不失爲孝子。但章子之事。未必在威王之世。威王未嘗與秦交兵。齊秦之鬪。在宣王時。而伐燕之役。將兵者正是章子。則恐其誤傳於威王策中者。即不然。亦是威王末年。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

是爲會子本邑者。若其本邑也。則家室在焉。即墓在焉。即云爲訖。亦當率其妻之常。所謂鄭先生是矣。一旦寇之來。方將效死。無出鄉。報安望扶持之義。而徒以舍去鳴高。豈累人指。嘉谷今於曲阜爲西南。與鉅野縣皆古大野地。會子祠墓存焉。實蹟傳記。或謂或合。要於魯有兩日。無武城。武城地險多事。故見經履。南武城不見經。而會子自爲南武城人。非武城人。寓人於武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寓。寄也。會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寄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薪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室之壞者。我將來反。○寓。寄至來反。○正義齊衛宋魯東晉後。穎州江惟之間。或曰寓。孔子廣森經學庵言云。按兩處退文復。以前十一字皆會子爲武城人。言無毀傷我薪木。假令寇退。則急脩我牆屋。我猶反耳。此曰字義如曰爲改歲之曰。語辭也。寇退。會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左右相與非議會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會子。武城人爲會子忠謀。勸使避寇。君臣忠敬如此。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瞻望而效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會子何以行之也。○殆於不可。○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於猶爲也。禮記郊特牲。埽地而祭。於其實也。又此而後成爲孝子也。孟子殆於不可。言殆爲不可也。皆謂爲其實不爲其文也。大戴禮會子本孝篇曰。如此而處於孝子也。言如可。言殆爲不可也。於與爲同義。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沈猶行。會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先生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會子也。往者先生嘗從門徒十七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沈猶氏。沈猶行會子弟子也。○正義曰。廣輿二十一侵。沈。直傑切。漢複姓。有沈猶。蓋魯之著氏也。漢書楚元王傳。景帝封其子歲爲沈猶侯。晉灼注曰。沈音審。王子侯表屬千乘郡高宛。地與氏古應相因。地既讀審。氏亦未必他讀。廣韻所收。惟備博聞而已。○注。時有作亂者曰負芻。○正義曰。錄氏大昕榘研堂客問云。春秋有曹伯負芻。史記有楚王負芻。負芻爲人名審矣。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去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衛君赴難。○正義曰。史記孔子世

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

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孟子以爲二人同道。曾子爲武城

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微小也。又爲臣。委實爲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易處同然。曾子

留無毀。○廷琥按說文士部云。毀。缺也。廣雅釋言云。毀。去留皆無毀。謂曾子處師位。去留皆可於道。無所虧缺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

殊者也。是故孟子紀之。謂得其同。○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儲子曰。齊人也。瞞視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

賢者身貌必當有異。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於衆人之容乎。王使人瞞夫子。○正義曰。阮氏元按揚記云。

本韓本攷文古本同。監毛二本瞞作瞞。瞞本注作瞞。按音義出瞞。本作瞞。蓋此正與滕文公篇揚貨

見戰國策燕策。謂齊宣王被燕者。而以古莫切之。非也。下章同。○正義曰。儲子至容乎。○正義曰。儲子

也。瞞。瞞也。方言云。瞞。瞞也。莫揚江淮之間曰瞞。孟子燕婁篇。王使人瞞夫子。○正義曰。瞞。瞞

也。瞞與瞞同。按趙氏以瞞瞞。自非瞞字。荀子非相篇云。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嚮之。古之人無有

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相即視也。周禮大司徒

之貌。與凡人同。所以異。乃仁義之道。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人

同受法於天地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章指。言

人以道殊。賢愚體別。頭員足方。善惡如一。儲子之言。齊王之不達也。頭員足方。○正義曰。大戴記曾子天

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往云。人

首圓足方。因繫之天地。漢書刑法志云。人有天地之貌。注引應劭云。食。類也。頭員象天。足方

象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

云。應氏說。本孝經援神契。

會子曰。推牛而祭墓。不如雞豚粢醢存。非墓祭之見於子乎。周本紀成王上祭於畢。畢。文王墓地也。非墓祭之見於史乎。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非墓祭之見於經乎。更有可言者。孟子之前。孔子卒。葬魯城北泗水上。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塚。豈有非禮之祭。而致禍上聖人之冢者哉。曹氏之升據餘說云。何氏韓詩書記云。宋元刊本。以卒之東郭墻聞句。之祭者乞其餘句。不足句。又顧而之他句。上文謂良人之所之。此卒之字。之祭者字。之他字。緊相貫注。按卒字句。之字屬下東郭。東郭之墻塚非一。不必冢間皆有祭者。則其之東郭墻聞矣。再讀之。乃之祭者乞其餘矣。趙氏言乞祭者所餘酒肉。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固以乞祭者乞其餘爲句。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

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圖妻妾於中庭悲傷其良人。相對泣涕而謗毀之。圖注。妻妾

○正義曰。說文言部云。訕。謗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曰。訕。非毀也。容齋二筆。謂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云云。反復數十百語。而以今若此三字結之。此諸左傳叔孫武叔使馬正侯犯殺厥宰云云。未以使之如之三字結之。按孟子敘事。前云其良人出。則必娶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必娶酒肉而後反。問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視上文不嫌煩

也。下云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偏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聞。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娶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蚤起下四十四字。上承吾將謂良人之所之也。不嫌複述也。既告之後。乃復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若此。此字指上四十四字。已歸而告。故用此字指之。其妻歸告其妾六字句。不連曰字也。其妻告其妾六字括上四十四字。

故於今若此三字下云。與其妻訕其良人。乃彈括之辭。與則盡富貴同。今若此三字。非結語也。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圖施施猶屬屬喜悅之貌。以爲妻妾不知。故驕之也。圖注。施施猶屬屬喜悅之貌。○正義曰。音義云。施施。丁依字。詩曰。將其來施施。按毛詩王

爲魯屬屬者。詩小雅巷伯。鴛鴦圖圖。釋文云。圖字又作屬。張華鷄鶩賦云。圖圖然有以自樂也。施之義爲表。倡之義亦爲表。施施猶屬屬。即猶倡倡。以轉注爲假借也。漢書敘傳云。貌其圖圖。顏師古注亦云。圖。自喜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

不相泣者。幾希矣。圖由。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晝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

白日。由此良人爲妻妾所羞爲所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圖

不相泣者。幾希矣。圖由。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晝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

註。由用也。○正義曰。毛詩王風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傳云。由。用也。此由如字。故訓用。下由此夏人之由。則爲焉之通借字。章指言小人苟得。謂不見知。君子觀之。與正道乖。妻妾猶羞。況於國人。著以爲戒。恥之甚焉。

卷九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

以題篇。註。萬章至于子也。○正義曰。齊乘云。萬章豫州南萬村有墓。齊人。孟子弟子。趙氏佐

趙故錄云。萬章上卷皆以類相從。論次古帝王聖賢遺事。蓋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

衰而大義乖。詩書傳記之稱述。或失其指歸。帝王聖賢之行事。徒便於依託。故恣橫議。而竊傳

悠緩之談以微。孟子獨得聖人之傳。探窺古人之心。與其徒相發明而是正之。萬子尤孟門高弟。

故其辨難獨多。然則孟子誠不在焉下。而萬章之功亦偉矣。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註。問舜往至于田。何爲號泣也。謂耕

於歷山之時。註。舜往至于田。○正義曰。禮記玉藻云。大夫有所往。往云。往。之也。呂氏春秋

往于田三句見孟子。不言是書辭。紅氏聲向書集注音疏云。文似向書而不稱書曰。說文曰。郎引虞書

云。仁覆闕下。則稱旻天。據許君五經異義引古尚書說。仁覆闕下則稱旻天。則日部所引虞書。乃

古尚書說也。子孟子曰。怨慕也。註。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

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註。言孝法當不怨。如是舜何故怨。註。○正義曰。父母至不怨。

記祭義云。會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註云。無怨。無怨於父母之心。禮

亦見大戴記。會子大孝篇。尸子勸學篇引會子云。父母愛之。喜而不怨。父母惡之。懼而無怨。

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子。父母

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註。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會子弟子。旻天。秋也。憂

陰氣也。故訴于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其義。故曰非爾所知。註。旻天。至旻天。○正義曰。爾雅釋天云。

閔也。物就枯落。可閔傷也。禮記鄉飲酒義云。秋之爲言愁也。春秋繁露官制象天云。秋者。少陰

之選也。說文心部云。憂。愁也。愁。憂也。憂愁即閔傷。故云憂陰氣。閔監毛三本作幽陰。爾雅

釋言云。號。號也。宣公十二年左傳。號申叔展。國語晉語。公號慶鄭。顏氏家訓風操篇云。禮以哭有言者爲號。此云號位。則是且言且泣。故云歆也。

夫公明高以

孝子之心爲不若是**忤**。忤無愁之貌。孟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爲言高息之相對如此。夫公

明高以爲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嘗怨悲。豈可超超然無憂哉。因爲萬章具陳其意。注。○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正

云。說文心部無急字。有急字。云忽也。从心介聲。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急。據此知古本孟子作愈。今作超爲俗字。忽忘於心。即是無愁。與諸氏義合。知本作愈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

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我其人之

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己。而悲感無窮。我獨至何哉。○正義曰。此卽代述訴天

已。此外宜盡者甚多。則得罪於父母處亦甚多。不知父母之不我愛。是於何罪也。何哉。正言罪之

多也。一說此言上哲字。若慈然無愁。則以我既竭力耕田共子職矣。尙有何罪而父母不我愛哉。

帝使封子力男一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

之中。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爲師。以二妻女。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饋。備具饗禮。以奉事舜於畎

畝之中由是遂賜縣以倉廩牛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

典之敍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

故不見於堯典。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注。帝堯至有之。○正義曰。堯舜皆稱帝。此使事舜者堯。

知帝卽堯也。二女事舜是妻舜。九男云事舜。自是事以爲師。周禮秋官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獸飲食之等數。其饋禮牽四年。米百有二十簋。掌訝。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饋。注云。君。

謂牛人舍人委人之屬。賈氏疏云。以委積有牛。牛豕豕米禾芻薪之等。舍人掌給米粟。委人掌芻薪之委。是牛豕米粟。皆宜官掌之。故云百官致牛牛倉廩。致粟米之廩。倉廩亦百官所致也。以周禮

推之。堯時嘗亦然也。後云牛牟父母。倉廩父母。則是爲舜所自有。故趙分別言之。言此牛牟倉廩

正義曰。虞書堯典云。岳曰。釐于二女。謂娥皇。女英也。蓋修二女子誦詩。嫺于虞。江氏驥角書集注音韵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正羲曰。虞書堯典云。岳曰。釐于二女。謂娥皇。女英也。蓋修二女子誦詩。嫺于虞。江氏驥角書集注音韵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

夫其。夫是之為。人猶之大倫。故堯徵以此繫舜。諡衛正說書云。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是也。王氏。虞尚書後辨云。積穀五典。與帝曰欽哉繫相承接。本係一篇。直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此伏生本。而孔安國所得真古文與之合。安國於堯典之外。又有舜典。如諡諸天之祿。孟子稱載見。皆舜典與文。但逸書不列學官。藏在秘府。人不得見。按趙氏言。逸書有舜典之微。亡失其載。見是舜典未見古文舜典。蓋經九男事在所亡失之舜典中。史記五帝本紀云。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媿陶。內行顯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顯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焉。毛氏奇齡舜典補亡云。尚書有堯舜二典。出伏生壁中。謂之今文。漢司馬談作本紀時。采其文。依次抄入經中。相傳亡舜典一篇。不知何時而亡。細檢其辭。則舜典尚存半篇在堯典後。徒以亡。而今文者脫去書序。誤與堯典連篇。謂有堯典而無舜典。而其在古文。則實亡舜典前截。未嘗全。而不曉舜典後截在堯典之前。以致蕭齊建武間。吳人姚方興。得舜典二十八字於大柏頭。安據之。蓋降二女之後。積穀五典之前。以為舜典不亡。而不知積穀五典以後。至放勳殂落。尚是堯典。惟月正元日以後。始是舜典。春秋戰國間。諸書引經。凡稱堯典者。祇在積穀五典以後。放勳殂落以前。史記五帝本紀。則正載二典之全者。雖引援皆不用原文。然踪跡可見。是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放勳乃殂落止。是堯紀。即是堯典。自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徵庸止。是舜紀。即是舜典。而月正元日以前。則尚有舜典半截。在帝舜紀中。因即取帝舜紀文在月正元日以前者。補舜典之亡。雖其辭與本經不同。然大概可睹也。毛氏此說。則史記言九男。即刺取舜典之文。正可申明趙氏注與今文之尚書。折堯典而為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為堯典不為舜典。史記載積穀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於堯本紀。不於舜本紀。孟子時典義完具。篇次未亂。固灼然可信。馬遷亦親從安國問古文。其言亦未為謬也。余嘗意舜往于田。祇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又父母使舜完廬一段。文辭古澁。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為舜典之文無疑。惠氏略與毛氏同。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趙氏言皆堯典及逸書所載。此堯典乃舜典中語。蓋舜登庸以後事全見於堯典。登庸以前及家庭事。乃在舜典也。此注上文云逸書有舜典之微。亡失其文。則此正當作孟子所言。諸舜事皆舜典逸書所載。謂亡失文中語也。舜既請堯。幾人乃又妄估及字。呂氏春秋去私篇云。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高誘注云。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為胃子。不在數中。趙氏於丹朱外稱八庶。不依呂覽。以丹朱在九子中。史記索隱引皇甫謐云。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也。此依呂覽為說也。孔氏廣森經學厄言云。丹朱之外尚有九庶。高誘亦以意推說耳。若據莊子堯殺長子考監則。丹朱本以次長宜嗣。或當事舜之時長子已亡。惟有九男。丹朱仍得在數中。又未可定。謂丹朱獨見堯典者。堯典云。帝曰。嚳咨若時登庸。放齊曰。允子朱啓明。馬融注云。羲和為陶。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舜言。若。順也。

釋詁。登。成也。周禮司職。民功曰庸。若時登庸。順天時以成民功也。史記本紀。於命羲和之下。即承云。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此舉指上羲和而言。馬氏正本此為注。然則並非求禪。未知趙氏所本。趙氏佑溫故錄云。天下定於與子。本萬古之常經。自堯始變之。亦以得人如舜而然耳。然且至歷年多。施澤於民久而後定。若當洪水未作。天下方平。堯止應率其常。苟欲息肩。亦惟禪子。朱即不肖。擇在朝賢相以輔之可矣。萬不獲已。擇九男中之賢與之可矣。必無預設成心。急圖改計。求不知誰何之人。草之而為次。是亂天下也。讀堯之所以為堯哉。彼以嗜客為求禪。不可不辨也。引晉獻公之事者。僖公二十四年左傳。介之推云。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君謂重耳。五人以事見於春秋者。重耳之外。若申生夷吾奚齊卓子皆是也。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

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洽。將遷位而禪之。順。愛也。為不愛於父母。其為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歸往也。呂氏春秋。虞人篇云。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悅之。秀士從之。魯士即秀士也。又云。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大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注。胥。須至禪之。○正義曰。漢書敘傳上。集注引應劭云。胥。須也。史記廉頗藺相如傳。索隱云。胥。須古人通用。管子大匡云。姑少胥。其自及也。注云。胥。待也。待即須也。堯待天下悉洽。謂既歷試諸難。齊七政。類上帝。揖五瑞。作殺刑四罪。而天下感服。然後令舜攝行天子之政也。按爾雅釋詁云。胥。相也。方言云。胥。輔也。吳越曰胥。胥天下即輔相天下。易所謂義成輔相以左右民也。史記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

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以利天下而授舜。即是輔相天下也。說文糸部云。羣。登也。登即升也。進也。謂進而升諸君位也。○注。順愛至往也。○正義曰。趙氏以不順於父母。即上云父母之我不我愛。故以順。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欲。貪也。○正義曰。說文欠部云。欲。貪欲也。呂氏春秋大樂篇云。人情欲生而惡死。高誘皆以貪釋欲。

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准。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圖言為人所欲。將見禪為天子。皆不

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准。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圖言為人所欲。將見禪為天子。皆不

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准。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圖言為人所欲。將見禪為天子。皆不

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准。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圖言為人所欲。將見禪為天子。皆不

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准。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圖言為人所欲。將見禪為天子。皆不

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准。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圖言為人所欲。將見禪為天子。皆不

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准。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圖言為人所欲。將見禪為天子。皆不

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焉可以解己之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慕中。思慕也。人少。年少也。艾。美好也。不得於君。失意於君也。熱中心熱恐懼也。是乃人之情。注。艾。美好也。○正義曰。翟氏頤考異云。程氏考古讀曰。經傳之少。艾當爲又。艾即衰壞之義。慕少艾云者。知好色則慕衰壞于孺子時也。按曲禮五十四曰。艾髮。謂髮蒼白色如艾也。蓋古但訓艾爲白。而白義含有二焉。以髮蒼白言謂之老。以面白蒼言則謂之艾矣。同取於艾之色也。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王不以狐突子乃與幼艾。高誘注云。艾。美也。屈子九歌。從長劍今擁幼艾。王逸注亦以艾爲美好。晉語狐突子乃與幼艾。國君好艾。大夫殆。韋昭注以艾爲衰臣。乃指男色之美好者。橫張衡東京賦。齊鸞驪以飾艾。薛生注以飾艾爲作姿容貌。程氏謂傳載中無以艾爲好者。豈誠說乎。說文祗據魯頌曲禮訓爲長老。遺孟子國語國策等所用。一義不當。因以改讀孟子。翟氏說是也。然艾古通又。亦通刈。說文云。又。艾。刈也。或从刀。是又刈艾字同。書皋陶謨云。俊乂在官。馬鄭注並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又。以美好爲又。猶以美才爲俊。卽猶以美士爲彦。又爲艾。故義亦爲絕。宣公十五年左傳云。鄆師有三雋才。注云。雋。絕異也。雋卽俊。美好之爲艾。又如稱美色者爲絕色。彼以艾無美好之義者。卽矣。然亦非取於艾色之白也。○注。熱中心熱恐懼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禮樂交錯於中。注云。中。心也。故熱中爲心熱。索問陰陽應象大論云。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北方生寒。在變動爲慄。在志爲恐。宣明五氣篇云。五精所并。精氣并於腎則恐。王冰注云。心虛則腎并之爲恐。然則恐懼生於寒。不生於熱。生於心虛。不生於心熱。趙氏以不得於君。是不爲君所寵用。將被謫斥。故恐懼耳。近時通草發狂。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梁。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類聞其說。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氣急疾堅勁。故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又云。藥氣悍。藥氣亦熱。此謂熱中之病。心不和緩。心不和緩。是爲焦急。孟子借病之熱中以形容失意于君者也。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若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采之衣爲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五十而尙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在位時尙慕。故言五十也。注。若老萊至前也。○正義曰。舊疏引高士傳云。老萊子楚人。少兒戲親前。言不稱老。爲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僵。因爲嬰兒啼。誠至敬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青號萊子。莫知所終。今皇甫謐高士傳無此文。馬氏體釋史。引列女傳云。老萊子孝養

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著五采紈衣。嘗取漿上堂味仆。因臥地爲小兒啼。哀非難爲於親側。今劉向列女傳亦無此文。○注。書曰至五十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廖本孔本註本足親本作三十在位。閻監毛三本三作五。考文古本作二。段玉裁曰。作五者非也。作三者亦未是。作二者是也。古文尙書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馬融王肅姚方與本之。爲舜年百十二歲之說。今文尙書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大戴禮五帝德。史記五帝本紀。皇甫氏帝王世紀皆本之。爲舜年百歲之說。王充趙岐皆從今文者也。論衡氣壽篇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方乃死。適百歲矣。趙注此章五十而終之。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在位時尙慕。故言五十也。合三十二十。正是五十。乃爲五十而終之證。今本作三十在位。何可通。今本論衡亦改二十在位作三十在位。使下文適百歲之語不可接。皆由不知今文古文之異也。鄭康成注古文。而用今文正文。正義曰。鄭元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此正鄭說。三當作二。以今正古。故正義冠之以鄭元讀此經云六字。不則直曰鄭某云鄭云而已。未嘗有鄭元讀此經云之例。讀此經者。明此經之本不如是也。此所以馬王章指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其父母。姚作三十在位。而鄭作二十也。章指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其父母。莫有可也。孝道明著。則六合歸仁矣。○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孔韓本作夫。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鄭康成論語注。孝爲百行之本。人之爲行。莫先於孝。據書杜欽傳。欽對策白虎殿云。孝人行之所先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詩齊國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詩之言。何爲違禮不告而娶也。○正義曰。引詩在南山篇第三章。傳云。必告父母。○正義曰。取妻之禮。禮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蓋詩爲文公煥嘗桓公而發。時魯惠公及仲子俱歿。桓娶文姜。無父母可告。故傳以爲告。而箋則兼言生死以補之。舜之告則禮於生者矣。近時通解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謂識如詩之所言。則告而娶宜莫如舜。詩在舜後。趙氏謂舜合信此詩之言。非其義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正義曰。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怨懟於父母也。○正義曰。父頑母嚚。尙書堯典文。史記五帝本紀云。瞽瞍愛後妻。常欲殺舜。後妻虐殺井。亦其事也。爾雅釋言云。惡。怨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

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國禮妻須五禮。父母亢養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也。何不告。

梁曰。某之子憲。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致命曰。敢辭。梁記問名之。謂云。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記納吉。

命。記請期之辭云。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對。

與天子抗衡。索隱云。蓋漢云。拊。與也。拊與公通。方客自豎。僕書高帝紀。沛公釐軍九父。往引鄭氏云。亢音人相抗。答是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

可以違帝。而不可以禁其子。帝力可以制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浼

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廬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卽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其井以爲死矣舜死矣。○正

倉黃而取之。發倉窺。高誘注云。倉黃。倉卒也。取。取之也。發。發也。倉窺。倉中窺也。有國慶。注云。方曰慶。是倉庫得

捐爲旋也。爾雅釋器云。環謂之捐。詩云手捐。爾雅廣言云。旋還也。環還字通。捐爲環。是卽爲旋也。以別乎東階西階之階也。詩云手捐。

捐者其曰計也。故又捐當是旋聲不也。史記五帝本紀云堯乃賜舜壽衣與琴。爲壽

死。後賢嫂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賢嫂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索
引列女傳云。二女教舜爲工上虞是也。正義引通史云。賢嫂使舜修廩。舜告堯二女。女曰。時其
發份。鵲役衣裳鳥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份衣裳龍工往。入井。
賢嫂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去也。按今列女傳但言舜往飛出。不言鳥工。蓋飛出即所謂旋也。
通史梁武帝撰。見隋書經籍志。或云使完廩者父母也。而父子之恩。原不絕斷。到死生之際。自有以轉旋之。即
謂之慈父可也。史記集解引劉瓛云。舜以權謀自免。亦大聖有神人之助也。象曰。謨蓋都君。威我績。象。舜異母弟。謨。蓋也。都
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威。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

有。取其善者。故引其功也。闕注。象舜至功也。○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
舜。蓋也。器炎注云。蓋亦覆之意。襄公十七年左傳云。不如蓋之。服虔注云。蓋。覆也。舜言云。
爲掛。卽爲覆也。爾雅釋詁云。都。於也。近時通解。謂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都君。趙氏謂有倉
廩牛羊之奉。故謂之君。奉卽漢帝紀列侯所得餐錢奉邑之奉。廣雅釋詁云。奉。祿也。既食祿奉。
則是尊官。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雖成都未曾君之。故
解都爲於。是時未知所處何等。故但以奉知爲君也。咸。皆也。績。功也。均爾雅釋詁文。阮氏元
釋蓋云。爾雅釋言。蓋。劉婆也。害易蓋末未古音皆相近。每加信旁。互相假借。若以爲正字則失
之。言呂刑曰。厥寡無蓋。蓋卽害字之信。言堯時深寡無害也。僞傳云。使歸寡得所。無有蓋蓋爲
失之矣。爾雅釋文蓋舍人本作害。孟子謨蓋都君。此兼井廩言之。蓋亦當訓爲害也。若專以謨蓋爲
蓋井。而不兼從廩。則咸我績咸字。無所著矣。牛。牛。父母。倉廩。父母。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千戈。朕。琴。朕。抵

朕。二嫂使治朕棲。闕注。干。櫓。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抵。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
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牀。欲以爲妻也。闕注。干。櫓。至妻也。○正義曰。干。櫓。戈。戟。詳見梁惠王
五弦之琴而天下化。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是舜彈五弦之琴也。音義云。抵。都禮切。丁音彫。
云義與琴同。趙氏讀抵爲彫。故以爲彫弓。毛詩大雅。行葦敦弓既堅。傳云。敦弓。畫弓也。天子
官弓人爲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揮土。宜是天子
之弓。故言天子敦弓。其詩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
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黼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按氏周官訓至。說文車部云。鞞。

死。後賢嫂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賢嫂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索
引列女傳云。二女教舜爲工上虞是也。正義引通史云。賢嫂使舜修廩。舜告堯二女。女曰。時其
發份。鵲役衣裳鳥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份衣裳龍工往。入井。
賢嫂與象下土實井。舜從他井出去也。按今列女傳但言舜往飛出。不言鳥工。蓋飛出即所謂旋也。
通史梁武帝撰。見隋書經籍志。或云使完廩者父母也。而父子之恩。原不絕斷。到死生之際。自有以轉旋之。即
謂之慈父可也。史記集解引劉瓛云。舜以權謀自免。亦大聖有神人之助也。象曰。謨蓋都君。威我績。象。舜異母弟。謨。蓋也。都
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威。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
有。取其善者。故引其功也。闕注。象舜至功也。○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
舜。蓋也。器炎注云。蓋亦覆之意。襄公十七年左傳云。不如蓋之。服虔注云。蓋。覆也。舜言云。
爲掛。卽爲覆也。爾雅釋詁云。都。於也。近時通解。謂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都君。趙氏謂有倉
廩牛羊之奉。故謂之君。奉卽漢帝紀列侯所得餐錢奉邑之奉。廣雅釋詁云。奉。祿也。既食祿奉。
則是尊官。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雖成都未曾君之。故
解都爲於。是時未知所處何等。故但以奉知爲君也。咸。皆也。績。功也。均爾雅釋詁文。阮氏元
釋蓋云。爾雅釋言。蓋。劉婆也。害易蓋末未古音皆相近。每加信旁。互相假借。若以爲正字則失
之。言呂刑曰。厥寡無蓋。蓋卽害字之信。言堯時深寡無害也。僞傳云。使歸寡得所。無有蓋蓋爲
失之矣。爾雅釋文蓋舍人本作害。孟子謨蓋都君。此兼井廩言之。蓋亦當訓爲害也。若專以謨蓋爲
蓋井。而不兼從廩。則咸我績咸字。無所著矣。牛。牛。父母。倉廩。父母。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千戈。朕。琴。朕。抵

其必無。鄒舜以放象。則舜其未嘗有。凡於傳錄之迹。未有不辨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者。豈有知其不然。而故設言其理。若金氏謂在發明聖人處妄之心。苟得其心。則事還有無。都不必辨。殆幾於昧矣。人固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之與。何爲好言習而不察耳。順辭以答象也。曰。癸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何也。孟子曰。舜何爲不知象惡己也。仁人愛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答之。曰。然則舜僞喜者與。僞詐也。萬章言如是則爲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爾注。僞詐也。○正義曰。淮南子本經訓云。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爲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水趨深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言之。嘉得魚之志也。爾注。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正義曰。者。事之不然也。否者。說事之不然也。故音義皆同。孟子萬章曰。然則舜僞喜者與。孟子曰。否。注。孟子言舜不詐喜也。又咸邱蒙問舜南面而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孟子曰。否。注。言不熱也。又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注。堯不與之。又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傷。孟子曰。否。然也。萬章又問孔子於衛主澹疽。孟子曰。否。然也。萬章又問百里奚自鬻於秦。秦穆公語。孟子曰。否。然也。注。皆曰。否。不也。不如是也。注。以不如是釋否。然也。今本正文皆誤作否。不然。語義而往。不可通矣。否字引伸之義。則爲不。如易之泰否。堯之否德。小雅之否難知也。論語之予所否者。皆殊其音。讀符節切。○注。校人主池沼小吏也。○正義曰。校人見周禮夏官。掌馬政。鄭康成以爲主馬者。必仍校視之。賈氏疏以爲讀從曲禮與少儀。校馬效半。取效見義。此於畜馬之校人無涉。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云。天子校獵。顏師古注云。校獵者。以木相貫穿。總爲圍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說者或以爲周官校人掌田獵之馬。因云校獵。亦失其義。養馬稱校人者。謂以爲圍校以養馬耳。故呼爲圍也。按師古解校人是也。廣雅釋木云。校。檄柴也。哀公四年公羊傳云。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樂其下。地官藻氏注云。亡國之社。掩其上而樂其下。是樂即校。亦校即校也。管子內業篇云。傳馬校者。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淮南子道應訓云。樂其子之門。注云。箕

子亡之朝辭。舊屋空。故柴裝之。舊編本圖其四面。用之於亡國之社。則爲柴其下。用之以護其子之尾。則爲柴其子之門。用於車上爲車箱。其爲校車。亦爲柴車。用以畜馬。則爲馬棧。亦即爲校爲閑。用以畜魚。則爲積柴。爲慘。即亦爲校。爾雅釋器云。慘謂之慘。毛詩正義引孫炎云。積柴爲魚曰慘。說文本部云。慘以柴木也。郭璞江賦云。指銀爲慘。猶木爲棧以象馬。因而主馬者稱校人。編本爲慘以養魚。因而主魚者稱校人。此校人所以爲主池沼小吏也。春秋左傳吳囚郭子於樓臺。慘之以練。謂以練柴其下也。說文本部云。校。本凶也。以編木囚繫人。與以編木繫馬畜魚同。禮記禮運云。鳳凰雛雛皆在郊。雞雉在宮。此郊。蓋即校棧。即所謂以木相貫穿爲閑校。以送禽獸也。○注。圖。圖至志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圍。禁也。圍與圖通。宣公四年左傳云。圍伯戲。注云。圖。四也。說文口部云。圍。圍。所以拘羣人。圖。圍即圖也。下弁弁爲舒緩搖尾。此時舍未改幽閑囚禁之狀。故爲圍圖。圍語皆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苑。已獨棄於枯。注云。吾吾不敢自親之貌。苑。茂木貌。施謂鳥鳥集於茂木則暇豫。里克不暇豫而集於枯。則吾吾不如鳥鳥。吾吾爲集枯之狀。不能暇豫。故先云暇豫之欲其不吾吾也。此吾吾即弁弁。傳云。弁弁。廣大也。廣大則不局促。不局促故舒緩。哀十七年左傳云。如魚鱗尾。衡施而方爭。孔氏正義云。鄭衆以爲魚則尾赤。方爭遊戲。弁弁爲言方爭。魚遊尾動。故以搖尾狀其舒緩遊戲之情也。攸與僇同。爾雅釋詁云。僇。遠也。舍人注云。行之遠也。遠與僇義同。逝如語逝者如斯夫之逝。陽貨篇。日月逝矣。皇侃疏云。逝。捷也。走水趣。姦虞解攸然。迅字解逝字。圖監毛三本。水趣二字倒。喜誤作喜。校人出。曰。孰謂子產

智乎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圖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言來向縣。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爲僞害也。圖注。方類至類欺。○訓云。以萬物爲一方。高誘注云。方。類也。方之義爲比。類之義。亦爲比。凡事之荒誕非理者。則無所比類。校人之言。有倫有者。實有此圖。圖弁弁攸然而逝之情而比類之也。故不虞其最耳。章指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也。不告而娶。守正道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圖怪舜放之何故。圖注。怪舜放正義曰。程氏頤考異云。傳非有三。晉陵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舜殺之。故父殺弟。不可爲仁。則云象欲殺舜。猶其釋之小焉者矣。萬章知無放噴殺象之事。而不能無疑於放象之說。孟子力

辨其斧無之。則其餘邪。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舜封象於有庳。或有人以爲放之。萬章
曰。舜旒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
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國舜誅四侯。以其惡也。象惡亦甚。且封之。仁人用心當如是乎。
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國舜旒至威服。○正義曰。防虞書堯典文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
苗于三危。與言流言放言極一例。謂放之令自匿。故孟子作殺三苗。卽左傳樂毅救之。樂爲正字。
寬殺爲同音假借。殛鯀爲極之假借。左傳曰。旋四凶族。投諸四裔。劉向曰。舜有四放之罰。屈原
曰。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注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食其罪也。周禮
以厥其罪注。廢。爲放也。舜極鯀于羽山是也。此條釋文宋本極紀力反可證。洪範鯀則殛死。釋
文本又作極。多方我乃其大罰殛之。釋文本又作極。左傳昭七年。昔堯殛鯀於羽山。釋文本又作極。
魯頌。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箋云。屆。極也。引書鯀則極死。又云。天所以罰極紂于商郊牧野。正義
云。屆極虞度。釋言文。釋言又云。極。誅也。武王致天所謂。誅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極紂於
牧野。極是殺。非也。小雅。後予極焉。毛曰。極。至也。鄭曰。極。誅也。正義曰。極至釋詁文。
極。誅。釋言文。合魯頌小雅兩箋。兩正義。則釋言之爲極。甚明。今爾雅作殛。蓋誤以供鶴多
方殛字。鄭作極。例之。則知周禮注引極。終於羽山。鄭所見尙書。自是極。不作殛也。假殛爲極。亦如
孟子假殺爲寬。鯀因極而死於東裔。韋昭注晉經云。殛。放而殺也。此當作放而死也。高注呂覽云。
先殛後死。此當作先極後死。若呂覽謂之以吳刀。山海經殺鯀于羽郊。則言之不從。不可信矣。然
則馬注尙書。追注孟子。章注國經。皆云。殛。誅也。何也。曰。此皆用釋文極。誅也之文。謂正文
極當作極也。江氏聲命書集注音疏云。史記云。請殛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讎毀于崇山。以變
南蠻。殛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歟。塞也。謂塞之使不得通中國。周禮
大司馬職云。犯令陵政則杜之。鄭注云。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亦此義也。殛。誅。謂
武置之。非殺之也。按萬章以舜放象爲問。故舉四罪之放以例之。○封之有庳。○正義曰。顧氏炎
武曰。知錄云。水經注王隱曰。應陽縣本泉陵之北鄙。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廟。後漢
東平王蒼傳注。有鼻。國名。在今永州營道縣北。袁譚傳注。今潯謂之鼻亭。舜都諸賸。而封象於
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爲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煥煥
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地。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耶。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
無閑土可以封故也。闕氏若璩釋地續云。有庳之在今永州府零陵縣。已成千古定所。經文。欲常常

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待一年之貢期。五年之朝期。以伸吾親愛情者。有兄居蒲阪。弟居零陵。陸匪太行。水絕洞庭。較諸難免放處。尤遠千里之型。且果零陵之國。比歲一至。則往返幾將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勢必日奔走於道路風霜之中而不少甯息。親愛弟者。固如是乎。蓋有庫之封。必近在帝鄉。而今不可考。或曰。然則今零陵焉。傳有是名也。托地志云。鼻亭神在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言舜葬九嶷。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此爲得之。君氏頌者吳云。漢書鄉閭傳作封之於有鼻。服虔注曰。鼻音界子之界。師古注曰。音鼻。又武王傳。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注曰。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後漢東平王蒼傳。昔象封有鼻。三國志樂陵王茂傳。亦曰。昔象之爲虛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唐與鼻皆從界與之界。昔皆誤爲此。故其字得通借。○注。舜諡四侯。○正義曰。書言四罪。趙氏謂之四侯者。明其罪在侯也。論衡答佞篇云。富貴皆人所欲貪利之欲。險穢犯義。故進得苛侯。苛侯別有罪。夫賢人。君子也。侯人。小人也。侯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侯。世入操行者。可盡謂侯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強者。謂之無道。惡中之巧者。謂之佞人。聖人刑憲。侯在惡中。聖人賞勸。賢在善中。結轍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侯。惡中之雄也。○注。仁人用心當如是乎。○正義曰。當與當通。萬章上篇。是時孔子嘗跪。說苑引作是孔子嘗跪。荀子君子篇。先祖當賢。注云。當或爲當是也。禮記少儀。馬不常秣。釋文云。常本亦作嘗。是嘗嘗當三字通。國語周語。固有之乎。注云。固。猶嘗也。禮記曲禮毋固注云。固。常也。固之義爲常。嘗即亦爲嘗。故趙氏以嘗釋之。王引之經傳釋詞云。固猶乃也。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之欲使富貴耳。身爲天子。弟雖不仁。豈可使爲匹夫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國萬章問放之意。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國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比諸見放也。有庫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國象不至民哉。○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象不得有爲。非舜禁之使不得也。乃或之見爲如是耳。蓋天子使吏治其國。即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事。古封建之本如是。後世始擅命自爲。然漢制諸侯王皆爲置傳報。蓋循古意。舜固以之休逸象。優其膳入以奉養象。或者不察。爲妄意舜之禁象使不得有爲。故謂之放。說令如此。象亦豈有暴民之事。

哉。是皆孟子推或言之意。又正答有庫之人何罪一語意也。故下復有雖然一轉。此時象久被舜蒸又之教。亦自不至於暴民。然象之爲是。正不應象之暴民。第欲其常常來見。唯使治國有人。輸入無缺。故象得輕身時來歡聚。與他人必及期貢之期者不同。又時以政事相接。使象得親已所行以益進於善。此之謂也。與上故謂之相比照。論舜之待象。當如此不啻如彼也。蓋孟子所以發明仁人親愛之心。委婉辭盡如此。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注。欲常常見之無已。○正義曰。說文言部云。源。徐語也。从言原聲。孟子曰。故源源而來。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趙注如流水之與源通。據此。源本作源。源古作原。蓋詩引孟原原而來。證從原會意之語。○注。不及至恩也。○正義曰。虞書堯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康成注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也。王氏鳴咸尙書後案云。鄭意謂每天子巡守之明年。東方諸侯春季來朝京師。其又明年。南方諸侯夏季來朝。又明年。西方諸侯秋季來朝。又明年。北方諸侯冬季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矣。孝經鄭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之朝。代爲四部。四年乃爲一巡。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孝經注。先儒疑非鄭注。然此條則是熊氏推衍。亦得鄭意。按此所謂常禮也。當禮五年一朝。此不待朝貢常禮。故義疏自至京師也。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者。詩鄭風緇衣序云。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孔氏正義云。武公既爲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徒。衛風淇風序云。淇水。美武公之德也。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孔氏正義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爲公。卒章傳云。卿士者。卿爲典事。公其衆官。在尙書如蘇公爲司徒。齊侯因伐爲天子虎黃氏。皆以諸侯兼理京師之故事。推之於虞。當亦有然。有庫之君。不依朝貢常期。而歲歲自至。故若兼治京師政事。而天子以政事接見之也。經文直言云以政接於有庫。則是實有政事。原非空至。觀上云俟其子治。則象以諸侯兼治王朝政事可知。封象於有庫而兼掌朝政。所以不得有爲於其國也。人見其不得有爲於國。故謂之放。不知所以不得有爲於其國者。正有爲於此之謂也。此之謂也。此常常以下。皆尙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言此乃象之謂也。注。此常至謂也。○正義曰。趙氏蓋以此文在舜典中也。是古書成文。當是尙書文矣。其欲常常句承雖然之下。雖然云者。承上轉下之詞。則欲言懇誠常幣二句。乃孟子之言。非古書成文矣。斷自不及貢始。以爲尙書逸文。庶幾近之也。章指言懇誠

於內者。則外發於事。仁人之心也。象爲無道極矣。友于之性。忘其悖逆。況其仁賢乎。○正義曰。

後漢書袁紹傳云。友于

咸邱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咸邱蒙。孟子弟子。語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蹙不自安也。孔子以爲君父爲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實然乎。○正義曰。廣韻邱字注云。漢複姓四十四氏。孟子有咸邱蒙。隱居闕氏若璆璆地錄云。古人以所居之地得姓氏。不必定當於其地。

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

考妣二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爲天子也。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

子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正義曰。○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限言云。孟子堯

典中。接伏生尙書原只堯典一篇。無專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以舊別有舜典。而此時已亡。故東晉

梅賾尙書孔傳。亦無舜典。至齊建武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始分堯典爲二。以

虞徵五典至未謂之舜典。而加二十八字於其中。此偽書也。故漢光武時。張純奏宜從堯典之典。二

月巡狩。至章帝時。陳寵奏言。唐堯著典。臂災肆赦。皆是舜典文。而皆冠以堯典之名。卽前漢王

莽傳所引十有二州皆稱堯典。後西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舜類上帝諸文。亦稱堯典。自

偽書一出。而羣然改從。則是古書一篇。而今誤分之。非古書二篇而今誤合之也。今尙書作帝乃徂

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臧氏引經義雜記云。孟子萬章上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

喪考妣。四海之內。閭閻八音三年。春秋繁露援煥執多篇。尙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

作放勳。釋文引馬融注。以放勳爲堯名。孟子滕文公上。放勳曰。勞之來之。注。放勳。堯號也。此

古義也。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史記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今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

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徐廣曰。堯在位凡九十八年。按上文堯欲異位。自言朕在位七十載。

合二十八載。凡九十八年。史記與經合。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徂。往死也。以歹且聲。虞書曰。

放勳乃徂落。或用改大徐本。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見孟子。春秋繁露皇甫謐帝王世紀所

引皆如是。此作勳乃徂。據力部。勳者小篆。勳者古文。勳則許所稱眞壁中文也。而無放落二字。

蓋孟子董子所稱者。皆今文尙書也。許所稱者。古文尙書也。孟子何以稱今文尙書。伏生本與孔安

國本皆出周時。放勳何以但稱勳。或言放勳或言勳。一也。蓋當時臣民所稱不一也。而無放落二字。

見義。堯皆慘痛之。舜見於各一也。此其所據。皆今文尙書。且爾雅無妨通墮二字各爲一句也。卽

古注王莽傳。引虞書放勳乃徂。則唐初尙書。尙有無落字者。關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百姓義二。有

指百官言者。書百姓與黎民對。禮唐初百姓與庶民對。是也。有指小民言者。不必夏代。自始自唐

虞土時。爲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孟子已明注曰。舜師諸侯以爲堯三年喪。喪並平聲。持服曰喪。

則堯考妣三年。卽禮弓方喪三年耳。紅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孟子所引上言二十有八載。下云三年。

爲句。不可改載而下屬也。僞孔氏因爾雅唐虞曰載之文。改年爲載。且三年是喪考妣之期。當屬上

君如父母也。蓋謂百姓即下四海之民。惟如喪考妣。所以竭盡八音也。故云八音不作。哀思甚也。兩思字相貫爲一事也。遏。止也。爾雅釋詁文。說文言節云。謚。靜語也。一曰。無聲也。詩周頌夙夜基命宥密。禮記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云。密。靜也。買。孔子曰。天無一日。民無一二。王

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二年喪。是一天子矣。曰。一王一言不得

並也。闕。孔子曰。至二王。○正義曰。禮記會子問篇云。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

無二上。坊記云。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衰服四制云。天無二

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大戴禮記。咸邱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

命矣。闕不以堯爲臣也。詩云。曾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

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闕。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徧也。徧天下徧土之濱。無有非

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闕。注。詩小雅至之臣。○正義曰。詩在小雅北山第二章。毛傳云。憊。

大也。孟子作瞽。是假借字。詩作憊。正字也。憊。憊也。說文曰。憊。日無色也。水部云。憊。

召曼。憊斯害矣。箋云。憊。憊也。周禮。大也。率。徧也。爾雅釋詁文。孔氏詩正義云。說文云。

憊。水濱。廣雅云。憊。憊也。然則憊。憊也。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

盡近水。而以憊爲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爲九州。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在水也。鄉子

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有臨海環之。是地之四。曰。是詩也。非

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闕。孟子

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闕。此莫至勞

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賢。勞也。小雅北山篇。我從事獨賢。孟子萬章篇引此詩而釋之曰。

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賢。勞也。故毛傳云。賢。勞也。鹽鐵論地廣篇亦云。

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鄭箋疏注。並以賢爲賢才。失其義也。段氏王哉說文解字

注云。賢。多財也。賢本多財之稱。引伸之。凡多皆曰賢。人稱賢能。因習其引伸之義而廢其本義

矣。小雅。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傳曰。賢。勞也。謂事多而勞也。故孟子說之曰。我獨賢勞。

戴先生曰。投壺某賢於某若干綽。賢。多也。按呂氏春秋慎人篇云。舜自爲詩曰。曾天之下。莫非

王士。牽士之端。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豈當時相傳此詩爲舜作。故咸邱蒙引見爲問。孟子直援北山之辭解之。則詩非舜作明矣。六經之學。至戰國時而極。孟子不獨論舜。兼以明詩。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國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與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志。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爲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謂皆爲王臣。謂舜臣其父也。國故說得之。○正義曰。說文文部云。文。錯畫也。序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宣公十五年左傳云。故文反正爲之。國語晉語云。夫文蟲加爲蟲。是文卽字也。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書。意內而言外也。从司言。有是意於內。因有是言於外。謂之書。意者。文字之義也。言者。文字之聲也。書者。文字形聲之合也。書與辛部之辭。其意迥別。辭者說也。从得辛。獲辛猶理辜。謂文辭足以排難解紛也。然則辭謂篇章也。書者。意內而言外。从司言。此謂摹繪物狀。及纂辭助語之文字也。積文字而爲篇章。積書而爲辭。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書害辭也。孔子曰。言以足志。書以之。文以足言。辭之謂也。大行人故書計書命。鄭司農云。書當爲辭。此二條之不可混也。顧氏鎮虞東學詩以意逆志說云。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而孟子之詔成邱蒙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後儒因謂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又謂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道理。此論讀書窮理之義則可耳。詩則當知其事實。而後志可見。志見而後得失可判也。說者又引子貢之知來。而子夏之起予。以爲聖門之可言詩者如是。而後志必求其人不盡其事。此孟子所謂固哉高弟者。而非聖賢相與言詩之法也。不知學者引伸觸類。大後世四關。無所不可。而考其本旨。義各有歸。如切磋琢磨。言學問之事。則凡言學問者。無不可推。而謂詩論論富貴可乎。素絢本有先後之序。則凡有先後者。無不可推。而論詩論禮後可乎。斷章取義。當用之論理論事。不可用以釋詩也。然則所謂逆志者何。他日謂萬章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正惟有世可論。有人可求。故吾之意有所指。而彼之志有可通。今不問其世爲何世。人爲何人。而徒吟哦上下去來推之。問其所逆。乃在文辭而非志也。此正孟子所謂害志者。而烏乎逆之。而又烏乎得之。孟子之論北山也。惟知爲行役者之刺王。故逆之而得其嘆賢勞之志。其論凱風也。惟知七子之母。未嘗去其室。故逆之而得其過小不怨之志。不然。則曾天牽士。特悉主悉臣之恆諒耳。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亦寥寥者我匪我伊蒿之不類耳。何由於去古茫茫之後。核事考情。而得其所指哉。夫不論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

不知其人。欲遊其志。亦不得也。孟子若預憂後世將稅禮一切。而自以其察言也。特著其說以防之。故必論世知人。而後遊志之說可用之。○注。文詩至之辭。○正義曰。說文多部云。彰。誠也。有部云。誠。有彰彰也。然則文章之文。本於彰。省而作文。與文字之文義別。趙氏以文章釋文。是讀文爲彰也。淮南子本經訓云。發動而成於文。高誘注云。文。文章也。禮記仲尼燕居云。文爲在禮。注云。文章所爲。皆以文爲彰。與趙氏同辭。則孟子已明指周餘黎民。靡有子遺爲辭。○正義曰。趙氏以文爲四句爲辭。此是詩人所歌詠之辭。已成篇章者也。○注。文不顯乃反顯也。○正義曰。趙氏以文爲文章。是所引以與事。即篇章上之文采。如我獨賢勞。辭之志也。莫非王臣。則辭之文也。設詩當以辭之志爲本而顯之。若不意遊志。則志宜顯而反不顯。文不顯而反顯矣。文字於說詩非所取。故解爲詩之文章。詩之文章。即辭之文采也。○注。辭曰至父也。○正義曰。雲漢詩在大雅序言宣王遇災而懼。每章首言早既太甚。知詩人之志。在憂早災也。毛傳云。子然。遺失也。箋云。黎衆也。周之黎民。多有死亡者矣。幸其餘無有子遺者。言又歸病也。孔氏正義云。子然。孤獨之貌。言靡有子遺。謂無有子然得遺偏。拔遺失。失即佚。遺佚即遺偏。無有遺偏。是皆不免於死亡。下云旻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箋云。天將發旱。餓殺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然則靡有子遺。謂旱災如此。先祖若不助我恐懼。使天雨。則旻天上帝。既不使我從事獨賢之志。則傳天之下。莫莫非王臣。趙氏言民無子然遺脫不遭旱災者。與毛鄭義異。白虎通有王者不臣簪。言王者所不臣者三。謂二王之後。妻之父母。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正義曰。詩大至謂也。○正義

也。○正義曰。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欲以爲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正義曰。詩大至謂也。○正義章。毛傳云。則其先人也。箋云。畏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行。詩在大雅下武篇第三義與趙氏異。趙氏以孝思爲孝道者。說文人部云。念。思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念下云。念。理也。大雅毛傳云。念。思也。論者念之假借。思與理義同也。呂氏春秋察傳篇云。必驗之以理。高誘注云。理。道理也。淮南子本經訓云。事慈則柔。不辭其理。高誘注云。理。道也。是思亦道也。大王王季文王。皆明哲可法。故毛以則爲則其先人。舜之父頑。未可法則。故趙氏不從毛義。而云爲天下則法也。箋解承言配命。以爲武王言。趙氏以此承言爲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則與鄭同。書曰。祗載見謖。謖。變。變。齋栗。謖。謖。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正義曰。書。尙書逸篇。

祗敬。載事也。變麥齊栗。敬慎戰懼貌。舜既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臂腹。腹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以是解咸邱蒙之疑。國注。書尙至之疑。○正義曰。此引書不見二十八篇之中。故爲造篇。蓋楚語云。爲齊敬也。禮記內則云。進退周旋。敬也。是齊爲敬慎也。禮記八伯篇云。載事也。國語秦風黃鳥。惇惇其懷。傳云。懷。懷懼也。栗。通標。是爲戰懼也。趙氏以變麥爲齊栗之貌。故云敬慎戰懼貌也。國氏若環。釋地又續云。烟燭齊國筆曰。變。一足之物也。凡人之立。當時則兩足舒布有所畏。則兩足緊並。有若一足之物。故曰變麥也。史記。使天下之士。重足而立。亦此意。按薛吏義錄傳。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諸九類白。爾雅釋詁云。九。信也。趙氏以臂腹亦信知舜之大孝。釋魯禮亦允。是讀允字句。若字屬下。爲孟子說書之辭。近讀允若爲句。從晚出古文大禹謨也。紅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孟子既引此經。遂言曰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趙氏讀允字絕句。若字屬下。入孟子語中。似不合孟子語意。故聲裁節之而別爲之解。允。誠也。若。善也。舜敬事臂腹。見之盛敬慎戰懼。臂腹化之。亦誠實。章指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執子之政也。此聖人之軌道而善。所謂蒸蒸又不格。姦也。章指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執子之政也。此聖人之軌道無有加焉。國章第九。義曰。見孝經聖治章第九。義曰。一本作教子之政。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國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否。孟子曰。否。國堯不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國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是也。國注。堯曰至是也。○正義曰。文見諸語堯曰篇。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國萬章言誰與之也。曰。天與之。

國孟子言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國萬章言天有聲音命與之乎。國注。萬章至之乎。○正義曰。諄文言也。國注。堯曰至是也。○正義曰。文見諸語堯曰篇。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國萬章言誰與之也。曰。天與之。

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國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國萬章欲知示之之意。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

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萬章言天人受之，其事云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二十八年之久，非人爲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允之丹朱，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三年之喪畢。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程氏逸箋：言後見堯於羹。此舜居堯喪之實事。○而居堯之宮。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而猶如也。易明夷象傳：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虞。注云：而，如也。詩君子偕老曰：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毛傳云：尊之如天。客語如帝。都人士曰：垂帶而厲。箋曰：而厲如帝，厲也。孟子萬章篇曰：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而字並與如字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詩都人士曰：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也。望道而未之見。○注：南河至中國。正義曰：史記集解引劉照云：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又云：天子之位，不可曠年。於是遂反格於文祖而當帝位。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河括地志：故堯城在濮陽鄄城縣東北十五里。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僖公紀實大川也。河

在楚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貢至于南河是也。其屋朱城所居。即舜葬處。丹朱於南河之南處也。按禹貢浮于紅沱。浮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指豫州北之河。漢在豫州之東南。固可謂之南河之南。九河在兖州。漢亦適當其南。故劉熙以爲九河之最南者。所解南河不同。而其指漢則一也。曹漢之謂春秋時向戎狄難處。則以爲南夷。似亦可。乃趙氏稱遠地南夷。則不同。趙氏之說。蓋遠在魏河之南。或狄之南。治安邑。安邑在今夏縣西北十五里。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在大河之北。其河之南。則豫州地。非帝畿矣。舜葬堯之子於此。得毋亦如左氏所云越竟乃免乎禹避於陽城。公避於冀山之陰。皆曰天也。夫然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史記五帝本紀云。微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聽歌者不聽歌丹朱而聽歌舜。舜曰天也。與文選注所引同。劉熙言於是途反。則熙所據之本。正作歸中國。故罪曰讎。然則趙本作之中國。與劉異。周禮地官大司徒云。凡民之不服教而有讎訟者。注云。爭罪曰讎。爭財曰讎。賈氏疏云。秋官大司寇。以兩造察民讎。以兩兩察民讎。微訟相對。故微爲爭罪。訟爲爭財。若微訟不相對。則爭財亦爲微。其義具在秋官。按秋官大司寇。言諸侯之微訟。卿大夫之微訟。庶民之微訟。小司徒職萬民之微訟。命夫命婦不躬坐微訟。以五聲聽微訟。以三刺斷微訟。訓之中。士師察微訟之辭。鄉士盜土聽其微訟。辨其微訟。禮記月令。孟秋狹微訟。淮南子汜論訓云。有讎訟者捕割。皆釋微訟。文選注所引。正與之同。趙氏本作讎訟。故解云微不決其罪。故訟之。是以訟微爲訟此微。劉熙釋名釋宮室云。獄。喃也。言實納人情僞也。微不決其罪。則不能納人情僞。故爭訟之也。蓋主微訟自有其官。惟主讎者不能決。乃上就舜而訟之。如後世叩關擊登聞鼓。此趙氏之義也。此趙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國泰誓。尙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國注。泰誓至欲也。○正義曰。泰誓詳見前。此二語今文尙書無之。阮泰太皆俗。章指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天命不常。此之謂也。古祇作大。章指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天命不常。此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國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乎。國人有言至於子。○正義曰。翟氏類考異云。新序節士篇。禹問伯成子高子辭諸侯而耕。何故。子高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也。舜亦猶然。今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野處也。韓非子外儲說。儒書對燕王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以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謂名傳

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萬章所謂人言。蓋此等言也。故孟子姑緩別與之說。明益方避啓。而未嘗貪其位。啓順人心即位。而未嘗奪於益。以絕其尤甚之謬妄。而禹德感衰。不暇更。孟子曰。否。不然也。圖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圖注。否不也。不如人所言。○正義曰。阮元校勘記云。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並有注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八字。往疏本無之。有者是也。因此可正今本經文之誤。經文本作孟子曰否然也三字一句。無不字。故注之云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孟子之否然。即今人之不然也。他否字皆不往。獨此往者。恐人之誤斷其句於否字句絕。則然也不可通矣。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圖言隨天也。昔

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圖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未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處也。圖丹朱至亦不肖。○正義曰。關氏若璩釋地續云。於丹闢爲諸侯。丹闢雖有。范汪荊州記。魏王泰括地志。各言所在。恐未可據信。蓋世遠也。因思堯在位七十年。放齊曰九子朱啓明。止曰朱。未有國也。及後三載。薦舜於天。朱始出封丹。故有丹朱之號。其避堯之子。則以朱奔父喪在平陽耳。丹朱經世。在周爲傳氏。見國經。繼厚解引徐自撰云。二子不肖。但不似父之神聖耳。使果大不肖。則且起而與舜爭天下。安能成父之志。昔人稱丹朱自託於愚以成禪讓。真無愧爲堯之子。○注。陽城至處也。○正義曰。史記夏本紀云。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避舜之子商均於陽城。集解引劉熙云。今潁川陽城是也。本紀又云。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集解云。孟子陽字作陰。劉熙曰。崇高之北。關氏若璩釋地云。陽城山名。漢潁州有陽城縣。以山得名。潁水所出。唐武后改曰告成。後又曰陽邑。五代周省入登封。故此山在今登封縣北三十八里。去嵩山幾隔三十里。安得卽云嵩山下之深谷。與箕山爲嵩高之北。而避守節云。箕

山一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括地志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守節又云。陽城縣在箕山南二十三里。括地志云。箕山一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足互相證明。陽城縣斷其非一山也。鄧道元注。先敘太室山。次五潁水。並屬嵩高縣。又敘潁潁南均於此。及周公攝日景處。次箕山及上有許由家。並屬陽城縣。雖同見潁水條內。而山固區以別矣。趙氏所以誤者。在書在藏於複壁時。想無多書冊可討尋。又無交遊以質問。虛理或可意會。實跡豈容隱度。地理多謬。正坐此爾。周氏柄中辨正云。箕山之陰。史記作箕山之陽。山北曰陰。陽城在箕山之北。故張守節云陰即陽城也。史記作陽。則為箕山之南。與孟子不合。故張守節疑史記箕字是嵩字之謬。蓋陽城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則為嵩山之陽也。趙注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關百詩非之。其說良然。但謂箕山為嵩高之北。此本劉熙語。愚謂北字疑謬。括地志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嵩山在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則陽城在嵩山之南。箕山又在陽城之南。非北也。舜禹

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罔莫無也。人無所欲為而橫為之者。天使為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命祿也。罔注。莫無至祿也。○正義曰。毛詩大雅抑篇。莫捫朕舌。傳云。莫。無也。荀子致無根柢之謂。不官。謂無主首也。衡讀為橫。橫至。橫遊而至也。此言橫為之。猶荀子言衡至。從為順。橫為逆。從所欲為而為。順也。無所欲為而為。故為橫也。是其命祿也。閻監毛二本作是其命而已矣。故曰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

天下。繼世以有天下。罔仲尼無天子之薦。故不得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父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罔繼世以有天下。○正義曰。趙氏屬上。近時通解屬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

公不有天下。罔益值啓之賢。伊尹值太甲能改過。周公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大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大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罔大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大丁之弟。

也。大甲。大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隨注。大丁至子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湯崩。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適立大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立外丙之弟中壬。是為帝太甲。趙氏為帝中壬。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紅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成湯之殂久矣。于此言成湯既歿者。蓋三篇皆稱述成湯。故推本之耳。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型。則成湯之殂。距太甲元年。中隔兩君。歷有年所。非湯歿之後。即為太甲元年也。○注。伊尹至位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周氏極中綴正云。書序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周氏極中綴正云。當以書序為正。蓋居桐在諫陰時。自史記以放桐在既立三年後。於是霍光將廢昌邑。田延年遂以伊尹廢太甲以安社稷為辭。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鄭康成所傳真古文。原有伊訓。其書雖亡。猶見於漢書律歷志所引。曰。惟太甲元年十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寶有敕方明。蓋劉向歆父子頗校祕書。親見古文。故撰三統歷載伊訓。故班固采入律歷志。的確可信。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先卒。外丙立二年崩。仲壬立四年崩。乃立太甲。趙岐注甚明。史記殷本紀及律歷志說並同。真伊訓所云太甲元年。乃仲壬崩之明年。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既者。追叙之辭。不可泥。商人以丑月為正月。則十二月是子月。據劉歆以三統曆推是年為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且冬至。至朔同日。歷家以為歷元。伊尹祀於先王者。以冬至祀上帝故也。律歷志既引此文而解之云。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弗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是朔且冬至之歲也。且無論太甲繼仲壬不繼湯。繼湯。湯必以去年崩。至踰年正月。太甲改稱元年。至此十二月朔。乃行郊祀之禮。十二月是元月。未。非元年初也。乃偽作者并朔字去之。改為即位陳訓。遂掩卻至朔同日之事。以改祀先王為奠饗告即位。并謂此時湯崩方踰月。果如此。則踰年即改稱元年矣。踰年改元。亂世之事。會謂伊尹為之乎。又云。如偽書。則是自偽湯太甲立。不奉教即被放。後改悔。復迎歸復位。其事皆在二十六月之內。悖謬極矣。放君大變之事。伊尹豈輕有是舉。不明則訓之。贊其改悔。不改則之。至再至三猶不改。然後不得已而放之。計始立至被放。必不在一二年之內。即放後亦必令其動心恐懼。徐徐觀察。實見其能改。方始迎歸。必不作放作迎。如置蒸然也。史記殷本紀首三年字。指初即位後。下三年字。指被放後。蓋前後共六年。最為明白。書序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於亳。既之為言。可該久遠。不必在一二年內。古文簡略。省首三年字耳。與史記不乖刺也。孟子。太甲顛覆湯之典型。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據文似在桐有六年之久。孟子行文取便。要其為六年則同。奈何作

傳者竟謂太甲即位未久。即被放廢。放後未幾。又即復位。伊尹之無人臣禮。一至於此。傷教害義。不可不辨。謂氏若據釋地又續云。鄭康成書序注。桐。均名也。有王莽宮焉。初不指為湯葬地。余以後漢書梁國真縣有桐亭。太甲所放處。應卽在於此。虞今歸德寧城縣。距湯都南亳。僅七十里。方可伊尹既攝國政。復時時往訓大甲三年。致生此說。後儒見有居廢字。並謂桐宮乃諒陰三年之制。非地之法。分身以應乎。傷都仍屬穀穀爲是。周氏柄中辨正云。湯都實在偃師。史記正義引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大甲所放處也。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據此。則大甲放處。密邇湯都。周氏指桐亭爲放處。而移湯都於穀穀以就之。非也。尙書後案云。趙岐注桐爲邑。亦云葬地。緣孔傳欲傳會大甲居近先王。致生此說。後儒見有居廢字。並謂桐宮乃諒陰三年之制。非關放廢。顯悖孟子。尤爲怪矣。毛詩召南殷其雷莫敢遑處。小雅四牡不遑。艾又字遑。周公之不有天下。猶允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周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也。孟子曰。義得宜也。孟子於此明。章指。言篇志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繼。丹朱商均皆是也。是以聖人孜孜於仁德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國人言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有之否。國人言至之否。○正義曰。翟氏臆考異云。墨子尙賢篇。昔伊尹爲莘氏女媯僕。親爲庖人。湯得而舉之。莊子庚桑楚。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字之皮籠百里奚。史記殷紀。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媯臣。負鼎俎以滋味悅湯。呂不韋書有本味一篇。言有伊氏得媯兒於空桑之中。令媯人養之。是爲伊尹。湯請有伊爲媯。有伊以伊尹爲媯送女。尹說湯以至味。極論水火調劑之事。周穆天下魚肉之美。蔡果之美。和之美。飯之美。水之美者。而云非爲天子不得具。割烹要湯之說。無如此篇之辭盡者。其文若果之美者。箕山之東有盧橘。應劭史記注引之。飯之美者。元山之禾。南海之稻。許慎說文引之。所稱書曰。俱不曰呂覽曰。伊尹。考班固藝文志有伊尹二十七篇。列於小說家。蓋呂氏聚斂羣書爲書。所謂本味篇。乃彌自伊尹說中。故漢人之及見原書者。猶探著其原目如此。夫小說之怪誕猥鄙。何足掛臂。而其時枉已辱身之徒。援以自衛。津津樂道。至輾轉傳聞於孟子之門。又焉可不辨論哉。馬遷自命良史。嚴紀中華陳一說。且次孟子正說於後。又作孟子傳而云牛鼎之意。近世學者。不復料前古有小說。而但奉遷史爲信書。則雖經孟子明辨。猶其惑未盡祛也。孟子退故追索其根株以實決之。曰是說也。但本伊尹說也。伊尹說。乃怪誕猥鄙之小說也。孟子曰。否。不然。豈否。不是也。豈否。不是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不字衍文。說見上注。伊尹曰。否。不然。豈否。不是也。豈否。不是也。當同前。後章作否不也。不如是也。春三字。

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駒。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圖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餽也。千鬴。四千匹也。雖多不一眴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圖注。有莘國名。○正義曰。大戴記帝繫篇。歸娶於有莘氏之女。

謂之共志氏。漢書古今人表。女志。繇姬。有藝氏女。此唐虞以前之有莘。未知所在。列女傳。湯妃有娀者。有娀氏之女也。又大嬭者。武王之母。再後有藝嬭氏之女。於大嬭別之曰再後嬭氏。而湯妃則曰有娀氏。史記殷本紀云。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正義引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呂氏春秋本味篇。有侏氏採得嬰兒於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

傷都南亳。不遺四百里。所以傷使可三往聘。若大姒所產之華國。則在今西安府郿縣國南二十里。鎡遙遠矣。○注。雖以至於人也。○正義曰。祿之以天下。謂爲天子也。故曰以天子之祿加之。說文

不能令也。說氏見郢云。鰲。欲也。欲與念義同。故以鰲釋願也。詩鄭風橋人。以鰲旁旁。箋云之。

錫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錫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湯聞其賢，以元纁之幣帛往聘之。囂囂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

居耿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注。堯舜至魏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翼。閑也。往言無欲也。閑靜。

湯二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耿畝之中。由是以樂堯

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囿囿。反也。三聘既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爲堯舜。

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注。慍反也。○正義曰。音義云。慍。張云與翻同。荀子謂國管云。反然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注。慍。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覺悟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注。覺。悟也。○正義曰。說文見部云。覺。寤也。寤。悟字偏。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注。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已排排內之溝壑中也。自任其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桀救民之厄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注。枉。已者。尙不能以正人。況於辱己之身而有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絜其身而已矣。注。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云焉能挽我也。歸於絜身不污己而已。聖人至而已矣。○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孔子之栖栖皇皇。爲天下也。然而爲已而已。道至於贊化育參天地。始完得盡己之性也。沮溺丈人晨門荷蓑儼封人諸人。考其言論。察其舉止。豈石隱者流哉。其爲已也。亦豈絕不爲人謀乎。故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絜其身而已矣。潔身者。豈獨善其身而不兼善天下之謂哉。窮則獨善。沮溺丈人之行也。達則兼善。大聖人之志也。是志也。蓋隱居之所求。而行義以達之者也。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明乎此而君子爲己之學。與爲仁由己不由人之義。不昭然若揭乎。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注。我聞伊尹以仁義干湯。致湯爲王。不聞以割烹牛宰爲道。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注。伊訓。尙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毫。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毫。遂順

天而誅也。伊訓至誅也。○正義曰。伏生今文二十九篇無伊訓。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有伊訓。次咸有一德典寶之後。爲今文所無。故爲逸篇。惠氏據古文尙書考云。鄭康成注書序典寶。引伊訓云。載孚于亳。又云。征是三醜。則此篇漢末猶存。崔實政論曰。舉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則伊訓之篇。子真曾見之矣。紅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故宮桀宮者。言天誅之所自。則自是桀宮。下又別言自亳。亳是殷舊。則故宮是桀宮矣。殷我。齊語文。云謂傷也。則未然也。詩周頌序云。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故云。載。始也。書序云。傷始居亳。從先王居。故云。亳。殷都也。此篇是伊尹訓太甲之文。殷載自亳之語。無以見是述傷言。古人殷字上下通稱。安見伊尹不稱殷乎。聲謂伊尹自謂也。按趙氏以作釋造。謂桀自造作可攻討之罪。故天誅之。自之訓由。由通猶。殺即誅。爾雅釋詁云。誅。謀也。故趙氏以謀之於亳釋自亳。兩自字義則也。晚出古文伊訓作造攻自鳴條。某氏傳訓造爲始。趙氏不訓造爲始者。傷始征自葛載。其後又伐韋伐。願伐昆吾。而後乃伐桀。故宮既爲桀宮。不得爲始攻自桀也。若鳴條尤不可言始矣。所與謀者。與天救民之事。非創烹也。傷謀之於亳。非伊尹以創烹要之。此孟子引書之意。謂伊尹攻桀自亳。與孟子引書。章指言賢達之理世務也。推正以濟時物。守己直行。不枉道而取容。期於益治而已矣。○正義曰。史記白起王翦傳贊。儉合取容。朱建傳云。行不苟合。義不取容。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正義曰。孟子對云。然。癰疽。癰疽之醫也。瘠。姓。環名。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正義曰。孟子對云。不衛靈公近癰疽。高誘注云。孟子有其人。蓋醫之幸者。翟氏顯考異云。說苑至公篇述此章文。孔子上無或謂二字。癰疽作雍咎。侍作其。蓋醫之幸者。翟氏顯考異云。說苑至公篇述此章文。孔子相推。雍咎雍咎爲一人。而癰疽亦即雍咎。均以聲同通借字耳。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周禮瘍醫掌腫瘍癰瘍之祝藥。腫瘍。氣聚而不散者。癰瘍。血溢而將破者。雖遷淺於疽。而二瘍皆有之。戰國策衛靈公時。癰疽彌子瑕專君之勢。以蔽左右。蓋亦下士之職云。錢氏大所辨研堂答問云。孔子世家。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駟乘。出。使孔子爲次乘。又報任安書云。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雍渠即孟子所稱癰疽。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正義曰。阮氏於衛主顏繻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

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離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闕顯離由，衛賢大夫。孔子以爲主，彌子瑕也。因子路欲爲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歸於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爲無義無命也。闕有命。正義曰：喪氏爾駁蒿菴闕云。人道之當然而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爭者，命也。貧富貴賤得失生死之有所制而不可強也。君子與小人也。命不可知。君子當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可，即以爲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於命者，退而猶不失吾義也。小人當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盡之。知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爭命，故其心多怨。衆人之於命，亦有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人之於命，安之，實不以命爲準也。而以義爲準。故雖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退然處之。曰：義之所不可也。義所不可，斯曰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寮，未嘗無景伯之可恃也。於衛卿，未嘗無彌子瑕之可緣也。孟子之於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爲辯而重爲請也。亦曰義所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有矣。故聖賢之於命，一於義者也。安義斯安命矣。衆人之於命，不必一於義也。而命皆有以制之。制之至無可奈何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衆人，安命同也。而安之者不同也。○注：顏隱由至孔子主。○正義曰：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僕書古今人表，以顏淵爲顏聚聚。鄒鄉子路妻兄。見史記孔子世家。索隱疑其與孟子不合。其實無所爲不合也。孔叢子言隱由魯事親，其後有非罪之義。子路哀金以贖之。或疑其私於所昵。而孔子白其不然。則於妻兄有證。是離由卽鄒鄉也。孔子在衛主伯玉。亦主離由。則離由之賢亞於伯玉。因東道之誼而列於門牆。固其宜也。至聚聚則齊人也。呂覽言其少爲梁父大盜。而卒受業於孔子。得爲名士。亦見莊子。然則於衛之離由無嫌矣。聚聚死事於齊。見左傳。犁邱之役。然則顏聚聚者，顏庚也。非鄒鄉也。張守節附會於字音，更不足信。鄒氏若環釋地又錄云。顏離由。子路妻兄。則彌子瑕妻兄。彌子瑕見主其妻兄之家。途謂主我衛卿可得。語亦非無因云。釋氏頗考異云。彌子瑕借重於孔子。孔子拒之。此文甚明。呂氏憤大覽。乃云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淮南泰族訓亦云。孔子欲行王道。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過其道。當時謗孔子者，且不僅造爲避疽瘠環言矣。按避疽與彌子瑕同幸於衛君。二人專君之勢。以故於左右。韓非子說難云。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別。彌子瑕母病。人問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齋。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然則彌子之寵甚於避疽。彌子有子路之親。且自來特交於孔子。孔子且以義命拒之。則主避疽必無之事矣。豈因參乘之事而傳會之耳。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

士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困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魋之故。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諡爲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諡。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厄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於衛。齊無厄難。何爲主雍廌瘠環也。困。孔子至魯宋。○正義曰。不爲苟合取容。故不悅。趙氏以道不合明之。是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樂毅出。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遭魯君。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經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意於政事。孔子遂行。宿乎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詞。可以死。蓋優哉游哉。難以卒歲。桓子謂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于子路妻兄顏淵鄉家。此不悅於魯之事也。又云。衛靈公致粟六萬。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於是禘之。去衛適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此不悅於衛之事也。又云。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此微服過宋之事也。○注。司城至臣也。○正義曰。趙氏此注甚詳明。上言宋桓司馬。已標國名。司城貞子蒙上宋字爲宋臣。爲孔子在宋時所主也。過宋則不在宋而適陳。故下明標陳侯周。言孔子適陳。爲陳侯周之臣也。惟史記以司城貞子爲孔子適陳所主。是貞子爲陳卿非宋卿。孔氏廣森經學居言云。趙氏云。司城貞子。宋卿也。下又云。是時孔子遭厄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也。則司城仍似陳卿。蓋順經意。明是陳人。特應於司城當爲宋官。故依違兩說之。愚謂陳之司寇。可放楚官名司寇。安見其司寇不可放宋官亦名司城邪。且以左傳子展入陳。司空空牧地之文爲疑。則服注以三司爲陳官者。固不可若劉炫謂爲鄭官之說也。若以左傳子展入陳。司空空牧地之文爲疑。則服注徒數子。鄭注云。司徒。官氏也。惠子雖官司寇。至其子虎。則亦以司寇爲氏。見於世本。宋華向之族奔陳者非一。而司城師之後仲佗。即宋人之在陳者。安知非有以先世宋官爲其族氏者乎。宋大夫皆遠殷之制。以字爲姓。通在傳世。本未有稱子而配爵者。今據稱貞子。即欲非宋卿。愚故獨信史記世家曰。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爲讀孟子不諱也。近儒有謂夫子在陳。不得謂之爲臣者。此尊聖而不耳。竊族之臣。是亦臣也。但以孟子之言證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若所至之國皆不爲臣。不且終歲無君乎。但世家載至陳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二邑而去。楚圍蔡。蔡遷於吳。此魯哀公二年之事。而又云居陳三歲。陳常按寇。於是孔子去陳。過衛。會公叔氏以請許。衛人止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夜其年歲。靈公矜已久矣。者先聖生平。當再至陳。十二歲而後去陳。陳宣公六年下云。孔子來。長初知謫也。主司城貞子者。再知陳也。通讀再至陳。則初至陳而去陳。陳宣公六年下云。孔子來。

先聖年譜。率多附會失實。唯當以世家近古爲最可據。然頗復錯亂。觀其敘魯與之數。主蘧伯玉之事。及蔡之蒞還於吳。皆前後用見。非稍爲塗比。條起勢然。雖按世家先聖自三十五歲以前。皆居魯。當爲采田。爲委吏。昭公二十五年。三家攻昭公。魯亂。始適齊。謂部。學之三月。是其時事。故昭公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而禮弓記先聖在齊。當觀季札葬子於巖博之間。此可證者也。顧世家既誤以孟僖子不能相禮之歲。就爲其死歲。故併南宮敬叔之隨子適周。亦舉而置諸適齊之前。考左傳孟僖子實卒於昭二十四年。猶死乃命敬叔來奔。比敬叔服闋。魯已無君矣。知所謂言於魯君。與之一車兩馬者。必定公非昭公也。子在周時。家雖有劉文公論聖人之語。定公四年。文公卽卒。元二兩年。未沒昭公之喪。諡樂義宏。又非微宜。前後推校。則適周其在定之三年歟。世家云定公元年。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會於夾谷。攝相事。十三年。隨三都。十四年。與聞國政。三月。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遂行。此並與左傳合。且定公十四年。春秋經不書冬。公卒師說。亦以爲齊人歸女樂之歲也。世家云。孔子後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獨鄒家。居頃之。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止孔子。去。卽過蕭。月餘反乎衛。蓋過此過蕭之下。卽當以後文會公叔氏以蕭神云云。至作爲陳操以哀之。六百六十四字移置其間。蓋過匡至陳。去陳過蕭。自蕭如衛。去衛如晉。臨河而返。乃復至衛。主蘧伯玉家。尋以蘧商子之行。會靈公禮貌衰。又復去衛。世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桎梏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螭。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四十七字。則又當移於於是陳之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之上。檢子國往論語問陳章。卽云孔子去衛過曹。如曹。曹不容。又之宋。與世家云去衛過曹。去曹適宋。桓魋欲殺孔子。去適鄭。遂至陳者正合。其所以陳絕糧者在蔡被圍之事。不可混合爲一也。既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於是有對蘧憤矢之語。有桓魋廟災之語。最後有歸與歸與之語。實哀公之二年。而陳侯周之十年也。世家又云。明年孔子自陳還於蔡。三歲。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圍孔子於野。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其敘楚昭王卒。於是孔子自楚返乎衛。由是推之。定公十四年以前。仕魯時也。哀元年至以迄六年。居陳蔡時也。自六年返衛。以迄左傳所載魯人以幣召夫子之歲。則恒在於衛。孟子所謂於衛孝公公養之仕者也。子之去魯。所謂大夫以道去君者。非有君命召。則終不可復歸。夫豈出入自如。而好爲旅人哉。其見衛靈公。主顏繡由。畏于匡。畏于蕭。歷魯鄭杞宋。遭宋相司馬之難。則皆在定末哀初一二年間也。是爲先聖出處大端。敬微密而備錄之。云陳侯周。陳廢公子者。史記陳世家云。惠公卒。子釅公樹立。卒與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爲僖公。僖公六年。孔子適陳。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僖公。遂缺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然則陳侯周有喪矣。又名越。與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孟子。隄於厄字。詩谷風箋云。厄難勤苦之事也。是隄卽難也。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

方來賢者爲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幸之臣。是爲凡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爲聖人。章指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違節。不違貞信。故孟子辯之。正其大義也。○正義曰。君子大居正。○正義曰。君子三年公羊傳文。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

乎。○人言百里奚自賣五殺羊皮。爲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繆公之相。實然否。○正義曰。百里奚事。趙岐注謂奚自賣五殺羊皮。爲人養牛。賣已物以養人牛。貧而不吝。可以爲要譽之具。此依文度事。其解不如此。實則百里奚有五羊。有必不可解者。奚舊稱五殺大夫。其人以全以此得名。是必有一五羊實事。僖傳人問。乃言人人殊。如履歷之歌曰。百里奚。新娶我今五羊皮。其人以全以此得名。又曰。西入秦。五羊皮。則攔作客貨者也。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以五羊之皮贖之歸秦。是又贖奚物也。其不可解如此。若謂得五羊之皮。爲之食牛。從來無此說。且此亦何足要譽。趙氏去古未遠。或有師承。趙氏佐溫故錄云。百里奚有五殺大夫之稱。孟子亦言其舉於市。則養牛之言非無據。但謂以要秦繆公非耳。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殺羊皮。爲人養牛。當讀賣字爲句。賣下五上脫一得字。蓋似奚自有羊賣之。反爲人牧。理所必無。毛西河不容而妄爭。周氏樞中辨正云。朱竹垞五殺辨。言趙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殺羊皮爲人養牛。蓋言衣此食牛也。履歷之歌云。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殺皮。然則奚蓋服五羊之皮入秦者。初五羊爲裘。毛之

最豐。而賤者所服也。范處義詩補傳釋無羊之詩云。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爲秦養牲。蓋仿古制。去之益數。其製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其說竟與余合。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賂之。請以五殺羊皮贖之。楚僇許與之。蓋百里奚在秦

五殺其素所被服。繆公慮楚不信。故以奚所衣之服與之。不然。五殺微物。楚人豈貪之乎。按履歷歌乃漢詞賦家所爲。本不足據。其以史記賡敘事爲證亦非是。史記言欲重賂之。恐楚人不與者。此賡以五殺羊皮。示其無足重輕也。所以杜楚人之疑。而使之不忍也。若謂以此取信於楚。則奚之家

所被服。楚人烏得知之。史記商鞅傳。又載趙良之言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於秦。秦

揭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史遷所傳。已自相矛盾。則并虞奚之

事。亦屬僞疑不足信也。至所引范處義釋詩之說。則尤爲不根。夫五殺五殺五殺。總數非縫數也。

裁制六書故曰。侖敘總俱以五言。皆絲之量數。更證之西京雜記云。五絲爲綳。倍綳爲升。倍升爲

絳。是絳爲總數。益無可疑。趙氏謂合五羊爲一裘。則餘羊。兒羊也。豈有兒羊而五皮而可以成裘

者哉。嘗考韓詩外傳云。百里奚。齊之乞者也。既然齊。自賣五羊皮爲一裘。事入秦。韓詩外傳云。百里

奚。齊之乞者也。既然齊。自賣五羊皮爲一裘。事入秦。韓詩外傳云。百里

奚。齊之乞者也。既然齊。自賣五羊皮爲一裘。事入秦。韓詩外傳云。百里

奚。齊之乞者也。既然齊。自賣五羊皮爲一裘。事入秦。韓詩外傳云。百里

奚。齊之乞者也。既然齊。自賣五羊皮爲一裘。事入秦。韓詩外傳云。百里

奚。齊之乞者也。既然齊。自賣五羊皮爲一裘。事入秦。韓詩外傳云。百里

奚。齊之乞者也。既然齊。自賣五羊皮爲一裘。事入秦。韓詩外傳云。百里

奚。齊之乞者也。既然齊。自賣五羊皮爲一裘。事入秦。韓詩外傳云。百里

奚。齊之乞者也。既然齊。自賣五羊皮爲一裘。事入秦。韓詩外傳云。百里

也。國好事毀敗人之德行。爲之設此言。疏元校勘記云。不字衍文。○正義曰。阮氏

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晉人至奇諫。○正義曰。事見僖公二年。虞師晉師。城下。陽左傳。及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左傳。○閻氏若璩釋地云。杜杜注。虞國在河東大陽縣。余謂山西之平陸縣也。○魏。西魏國。宏農。陝縣東南有魏城。余謂河南之陝州也。名雖二省。而界相連。裴駰引賈逵注云。虞在晉南。○魏在虞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爾時爲晉獻公十九年。正都於絳。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晉城。遺址宛然。○注。垂棘所生。○正義曰。僖公二年。公羊傳曰。璧注云。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駟也。○垂棘出美玉之地。○王以尙白爲美。○徐氏疏云。謂屈產爲地名。不似。○服氏謂產爲產生之地。○閻氏若璩釋地云。通典。○慈州。王城。○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是。○樂史傳會爲石樓縣。○但石樓乃漢西河土軍縣。○非北屈地自非。○垂棘又見成五年。杜預注晉地云。

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
食牛干秦繆公之爲奸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

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干人君之爲好。是爲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三智。知食牛干秦爲不然也。卒相秦顯其君。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國人自鬻於好辱。而以傳相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尚不肯爲也。充賢人肯辱身而爲之乎。百里奚至爲之乎。○正義曰。趙氏以百里奚不諫冠此兩篇之首。蓋謂奚所句之義。知即智矣。於其開反入不智一層。此孟子屬文之法。故用而字轉振。若曰百里奚不諫。乃是知其不可諫也。知其不可諫而即不諫。是其智也。而去之秦。年已七十。會不知以食牛干秦移爲汙。可謂智乎。錯綜言之也。又因其一智。推而爲三智。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一智也。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二智也。知繆公之可與有行而相之。三智也。三智從三知字而出。智屬知。賢屬能。但知而不能。不可爲賢。故又實能相其君以顯於天下。是非獨智而且賢矣。前以知斷其不知之非。後以能斷其不爲之是也。一說晉時強大。可與晉敵者莫如秦。奚故去虞入秦。三置晉君。正是爲虞報仇。所以不諫而去之秦者。以此。翟氏考異云。戰國時。處士橫議。竊人倫。廢禮義。以爲親可怨。弟可放。夫婦可苟合也。竊威福之柄。萌篡逆之心。以爲君臣無定分。禪繼無定命也。枉己辱身。營營富貴。利達之途。以爲苟賤可甘。近侍可援也。爰是造爲事端。託諸舜再伊尹。謂聖人且有然者。欲假以濟其私而掩其醜。孟子懼焉。故特設爲門弟子屢難問答。若諸簡編。以微扶其獎。好辨章所謂正人心。息邪說。誣行。放淫辭者。正於此篇。盡見之。風俗言孟子退與萬章之徒作書。而舉好辨章文爲旨。萬章之徒。非就此篇實據之歟。故此篇雖若迂論往事。而實爲孟章一書之領要。觀孟子論百里奚已無所據。惟以事理反覆推之。則列國之信史。若輩惡其害己。並早敏於秦火前矣。觀馬遷爲史。凡孟子所擬辨斥。仍多取爲實錄。則時之邪說惑人。深幾於杯水車薪之不可熄矣。使非此篇之傳。雖舜再伊尹。且無章指。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爲以見白於今日。其他是非之類倒者。可勝言乎。○正義曰。史記荷合而達正也。○正義曰。史記荷合之徒。○正義曰。史記荷合之徒。

貪夫廉。慝夫有立志。丁鍾傳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慝夫有立志。列女傳曹世叔妻云。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李注引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慝夫有立志。又藝文志隱逸下。引魏王粲夷齊文曰。厲清風於貪土。立卓志於慝夫。嘗亦用孟子。孟子萬章盡心皆作頑夫廉。趙氏於萬章下注云。頑貪之夫。更思廉慝。於盡心下注云。頑貪。是趙本作頑矣。據下文慝夫有立志。即夫寬。薄夫敦。皆以相反者言之。則作貪爲是。趙氏以頑訓貪。未詳其所出。而兩漢及唐人。皆引作貪。知必非無本矣。孟子漢有劉熙注。疑有禁母漢注。作貪者或斷於二家之本與。王氏愈孫廣雅疏證云。頑。鈍也。如厚注漢書陳平傳云。頑類。習無廉隅也。頑與鈍同。孟子萬章篇云。頑夫廉。按王氏說是也。頑之義爲鈍。廉之義爲棲。棲則有隅角。鈍則無鋒鏑。二者正相對。呂氏春秋廣雅篇云。暴戾頑貪。是頑亦貪也。諸書引作貪。亦頑訓貪之證。國語晉語。少櫛於諸侯注云。櫛。弱也。說文心部。櫛。弱者也。故以櫛爲弱。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豈說與上同。柳下惠不韋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鄙狹者更寬。薄薄者更深。

厚。注鄙狹至深厚。○正義曰。周禮地官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里爲閭。五閭爲鄉。五鄉爲縣。五縣爲國。鄭。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張。魯之鄉家也。愛類篇云。墨子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高誘注皆云。鄙。小也。又君守篇云。魯鄙人遺宋元王問。高誘注云。鄙人。小人也。小即狹也。對下寬言之。故不訓小而訓狹也。賈子道術篇云。優賢不逮謂之寬。詩大雅瞻卬維其優矣箋云。優。寬也。是寬即優也。淮南子齊俗訓云。煩挐僥倖。高誘注云。倖。薄也。是薄即倖也。毛詩邶風北門王事敦敦我傳云。敦。厚也。薄既是倖。則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厚即是倖。故云倖厚。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國漸嶺

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之國。逼逼不忍去也。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宜。動中權也。注。新儀米也。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澆。乾儀米也。孟子去齊。澆所而行。新。伏米也。段氏玉裁。文解字注云。毛詩傳曰。穉。新米也。爾雅。新。新也。孟子注。澆。伏米也。凡釋米術米儀米。伏米。謂米淘米。澆米。穉米。異稱而同事。新。其謂之新。自其方。澆未淘言之曰。澆米。不及淘而之曰。澆。萬草篇今篇作接。當是字之誤。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澆。澆也。說文。澆。澆也。晉酒也。一日。澆也。鄭與注。周官甸師云。舊穀爲餼。束身立之。祭前。扶酒其上。猶澆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澆。澆。澆也。說文。澆。澆也。乾儀米也。引孟子孔子去齊。澆所而行。今本儀作接。所見本異也。澆之言。音。謂澆乾之也。今俗語。猶謂澆乾儀米爲澆乾矣。西漢叢語云。異聞集引李吉甫南詔曰。孟子去齊而澆所。唐本作澆字。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也。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國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終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注。振。揚至不撓也。○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振。舉也。入於河。高誘注曰。揚。動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共工振滔洪水。高誘注云。振。動也。是振與揚同義也。程大昌演義云。管子曰。玉有九德。叩之其音清。專。徹遠。純而不殺。亂也。此諸家之言。孔子玉振者。曰其謂終條理者。爲其叩之其聲音尾如一。不比金之始供終殺。是爲終條理。按始條理。音義云。本亦作治條理。下同。玩趙氏言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則趙氏本正作治條理也。下文始條理者。智之事也。注云。智者知理物。理物即治物。以理字解治字。正作治條理者。智之事也。玉終其聲之聲。指金聲。金聲有殺。以玉振揚之。所謂治之使條理也。殺則細。振以終之。則其聲不細矣。金音字解聲字。近時通解。謂金。鐘也。聲以宣之於先。玉。特聲也。振以收之於後。條理是節奏次第。金以始此條理。玉以終此條理。所爲集大成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中庸振河海而不振。鄭注云。振。猶收也。孟子萬章篇云。金聲而玉振之也。周官職幣。掌式法以敎官府。節。與凡用邦財者之節。振。振事者之餘財。敎振皆收也。故鄭注云。振。猶拊之。檢也。廣雅卷三云。拊。收也。孟子梁惠王篇注云。檢。斂也。賈疏云。以財與之謂之拊。知其足剩謂之檢。皆失之。秦風。小戎篇。小戎餞收。毛傳云。收。斂也。正義曰。斂。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斂與振亦

聲近義。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圖智者知理物。聖人終始同。始條至

同。○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理者。察之而微。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實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孟子稱孔子之謂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聖智至孔子而極其盛。不過舉條理以言之而已矣。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自乾坤言。故不曰仁智而曰易簡。以易知。知一於仁愛平恕也。以簡能。能一於行所無事也。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有親則可久。可久則賢人之德。若是者仁也。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若是者智也。天下事情條分縷析。以仁且智當之。豈或爽失義微哉。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樂記曰。樂者通倫理者也。鄭康成注云。理。智分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序曰。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古人所謂理。未有如後儒之所謂理者矣。智

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圖以智。譬由人之有技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由力之有多少。自有極限。不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不可不及也。夫射遠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政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也。圖注以智至中也。○正義技也。故以技釋巧也。章指云。言聖人猶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與此注相發明。韓氏以巧比三子。以力比孔子。三子可學。孔子不可及也。然則爾爾字宜皆指三子。其至如肅任和。為三子之力所可至。其中如孔子聖之時。為三子之力所不可至。至中俱承上力字。至為三子之力。中為孔子之力。乃注云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意殊矛盾。不可詳知。又云。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似謂孔子之時。三子力不能及。故改而用巧。為肅任和。則中字轉屬三子之肅任和矣。又似謂孔子以時為中的。三子各以肅任和為中的。三子自知不能為孔子之中的。因思改而用巧。為三子之中的。故各用肅任和也。是孔子以力中的。三子不以力而以巧中的也。以力。則但能至不能中也。韓氏本義。未知何如。姑擬之以質知者。近時通解。智巧。即靈明不測。妙乎神也。聖力。即造詣獨到。因乎應也。聖知兼備。而唯智乃神。巧力並用。則惟巧乃中。此孔子所以獨為聖之時。或云。巧力之喻。是孟子自擬作聖之功。由射於百步之外。望遠之比也。孔子之聖。非力可擬。力則人。巧則天也。章指。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故不可階。他人邱陵。邱陵由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圖北宮錡。衛人。班。列也。問周家班列爵祿等差。謂何。圖

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國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

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天子至等也。○正義曰。禮記王制云。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

爵祿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子之子也。所以名之爲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

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也。侯。邊順也。伯者。白也。子者。孽也。孽。華無已也。男者。任也。願

氏。武日知錄云。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

之祿。故班爵之意。君與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意。則不敢肆

於民上以自尊。知殺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當多於三代

以下矣。○注公謂至後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當多於三公

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當多於三公

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又云。王之三公八命。注云。上公謂王之三公

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賈氏疏云。三公八命。出封皆加一等。謂若周公太公有

德。封於齊魯。身雖在王朝。使其子處國。亦是出封加命爲上公九命者。白虎通爵篇云。春秋傳曰。天

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亦稱公。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諸侯

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也。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不連天子也。白虎通爵篇云。卿之爲言章也。章。審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曰。不

連賢。推能也。謂之卿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辯然

不。謂之士。諸侯所以無公稱者。下天子也。故王制曰。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

五等。此謂諸侯臣也。大夫但有上下。士有上中下何。明卑者多也。爵皆一字。大夫獨兩字何。春

秋傳曰。大夫無逸事。以爲大夫職在上受下施。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兩字言之。或曰。大夫

爵之下者也。稱大夫。明從大夫以上受下施。皆大自著也。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職不得禮君之

尊。故加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禮經曰。士見於大夫。諸侯之士也。王制曰。王者八十一元士。就

氏彭周官田祿考云。周天子具六官。官之爵六等。曰公。曰孤。曰卿。曰中大夫。曰下大夫。曰上士。曰中士。曰下士。庶人在官者。屬焉。凡天子之官之爵。其有常數可周知。而見本經及注者。公三人。孤

三人。卿五官。官一人。又地官卿大夫。每卿卿一人。六卿則六人。凡十一人。中大夫。天官四人。地官五人。又州長每州一人。三十州則三十人。遂大夫每遂一人。六遂則六人。春官五人。夏官十

四人。秋官四人。凡六十八人。下大夫。天官十二人。地官十五人。又當正每黨一人。百五十黨。則

百五十人。縣正每縣一人。三十縣則三十人。春官二十四人。夏官三十人。我官八人。凡二百六十

曰中士。曰下士。凡八等。而合孤卿爲一等。中下大夫爲一等。何也。曰。其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不別言三孤命數。則并孤於卿矣。云其大夫四命。則大夫不以中下殊矣。爵與命之等常相因。故二者皆合爲一等也。且考工記稱九卿。鄭康成以六卿三孤注之。則孤亦名卿。而爲一等。孟子王制序。大夫皆止一等。是不分二等之明證也。經何以無上大夫。曰。上大夫即孤卿也。大戴記盛德篇云。三少皆上大夫也。三少謂三孤。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天子亦然。凡內外諸侯之官。其爵等人數。何以定之。曰。大宰云。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政。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謂衆士。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韓府史庶人在官者。此外諸侯官爵等人數之大略也。何以知上公之一孤也。曰。典命公之孤四命。注以爲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也。何以知子男之無中士也。曰。襄十一年公卒傳云。古者上士下士。明中士非周官初制也。若子男而有中士。則田祿不皆以四爲差。而國亦不足於用矣。公羊所云。乃通指諸侯。今獨歸之子男何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天子至附庸。○正義曰。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

不合。謂不朝會也。小侯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此地殷所因夏舊三等之國也。殷者。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舊三等者。公侯伯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魯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尙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片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謂氏若廢釋地又據云。孟子一則公侯皆方百里。再則大國地方百里。證以周公大公。其封齊魯。不過方百里耳。而孟子時魯地且五倍之。以爲有王者作。魯必在所制。安得有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之說哉。爲此說者。乃明堂位篇中多謬。不可勝舉。余嘗上稽周易。雷聞百里。公侯國制。厥象取此。下徵魯頌。革車千乘。惟百里國數適相應。子產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同。方百里也。今晉地多數圻矣。皆侵小故。管仲曰。昔賜我先君履。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穆陵山名。今在沂水縣。無棣舊名。今爲梅豐慶雲兩縣。南北相距七百里。亦應是後來侵小所至。周氏制中辨正云。封國之制。孟子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王制同。周官大司徒。則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孟子異。鄭康成謂孟子所言。周初制。周公斥大九州之地。始皆

其名通也。然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與國。繼絕世。昔齊人欲紀。紀季以遷齊。附庸。附者。紀之采也。然則附庸多亡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追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於大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董仲舒說。正與書傳相合。天子之卿。受地視侯。

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國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天子至子

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王制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亦止食卿之祿。公孤之爵不爲位。故無祿。則受地當自卿始。此孟子是而王制非也。內臣之命。降於外諸侯。而後必視乎外。故以六命之卿。視九命之公侯。四命之大夫。視七命之伯。三命之元士。視五命之子男。皆卑其命而崇其祿者。元士之命。不下於附庸。而受地視附庸。則非卑其命而崇其祿之義。與卿大夫不一例矣。此又孟子是而王制非者也。吳氏禮記纂言。反謂孟子當諸侯去籍之時。伯以意言其大略。不若王制所記爲得之。顛倒甚矣。沈氏彬周官田考云。上公之地。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一百里。見大司徒之經。而孟子云。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大略之地方八十里。加爲百里。小略方四十里。加爲五十里。家邑方二十里。加爲二十五里。本載師及小司徒之經注。而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其說並殊於周官。何也。曰。孟子因籍去而僅聞其略。此所云。並周所沿夏商之制耳。考諸周官。畿內外皆無七十里之國。王制有七十里之國。往確以爲夏商之制。而傷國七十里。即見孟子書。由是以觀。而其他之沿於夏商亦明矣。王制謂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與孟子之說又殊。何也。曰。王制蓋別有所據。然要非周所定制也。其曰田者。即孟子之地。篇末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則未去三之一而巳。經田矣。或以爲皆實田。緣也。周公於畿內外之國。既各別差其里數。而向存夏殷之制。則未去三之一而巳。經田矣。或以爲皆實田。緣也。周公無故而增其地。勢必煩擾不安。故且因之。周公則金諸國之里數。畿內則夏商則城。畿外則大增。何也。曰。畿外諸國。夏商以來。漸相吞併。廢地已大。周公因更定其制。以安其無辜者。而又以待封大功德之臣。俾備處其闕。以四上下之室。故城也。然則孟子於畿外諸國。謂齊魯俱封百里。而以今魯方百里者五爲當損。何也。曰。此孟子即所傳聞以爲當時之地域。意在厲止其戰伐耳。若論封疆之實。則必如晏子春秋內篇。謂大公受地五百里。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謂伯禽康叔各四百里者。乃與周公之制合也。後人好以孟子駁周官。說則雖相會之。皆未及探源者也。胡氏在東觀漢記釋官云。諸侯視卿大夫之采地。無明文可證。唯禮記鄭氏云。公大略采地方百里。胡氏在東觀

方五十里。子男大都方二十五里。中都無文。小都一成之地方十里。今按公之采地營三等。侯伯子男采地營二等。公之采地百里。地方五十里。大夫方十里。侯伯之采地亦如之。子男之采地二十里。大夫方十里。據周禮大國有孤。如天子三公。天子之公采地與諸侯異。則大國之孤。亦當與諸侯異。侯伯子男無孤。惟有諸大夫。故采地當但分二等。不必有中都也。侯伯之卿。采地與公之卿俱方五十里者。以其命數同也。子男之卿。異於公侯伯者。以子男國小地狹。故卿降而為方二十五里。大夫仍方十里不降者。據孟子言班祿之制。大小國大夫之祿不殊。而卿以上各異。則知侯國之大夫。采地皆一。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國公侯之國為大國。卿

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耕。以祿代耕也。注。庶人至上士者也。○正義曰。尊士旅食。謂未得正祿者。所謂庶人在官者也。按士旅食。謂未得爵命之士。聽以為府史胥徒。非也。王制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祿。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上士中士下士。此正爵也。下士食九人以上。此正祿也。學校之士。升於司馬。隸於司士。論定後官。而未得正爵正祿者。則羣食於公。謂之旅食。禮弓所謂仕而未得祿者。司士職所謂以久奠食。即此。但未得正爵。故謂之庶人在官者。趙岐注孟子。亦云。庶人在官。未命為士者。非謂府史胥徒也。若府史胥徒。官長所除。不命於國君。當為燕之所不及。安得與諸臣相獻酬乎。又云。古者有未得爵命之士。謂之士。旅食其祿。與庶人在官者等。亦謂之庶人在官者。周禮序官。若地官鄉長。賈公彥云。鄉長是不命之士。為之。是也。孟子云。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此正爵也。謂之命士。若學校之士。升於司馬。隸於司士。而未有命者。則先就之以官。俟其任官。然後以正爵命之。所就之官。則如鄉長之類。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凡天子下士之官。諸侯當使不命之士為之。但無正爵。則亦未得九人之上之正祿。故比諸府史以下。庶人在官者。兼不命之士。方為賤備。大夫以上。有采地者。其祿取於采地。無則以公田所入之稅祿之。士無采地。其祿一受於公。故周禮有司祿主班祿。禮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國語云。大夫食邑。士食田。韋注云。受公田也。此足證諸侯之士無地矣。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國伯為次國。大夫祿居卿祿三

分之一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士。士十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國子男爲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國大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卿倍大夫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四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周氏極中辨正云。安祿李文貞公曰。諸侯之卿。不命於天子者。其祿秩與大夫等。命於天子者。不論大小國。其祿皆當四大夫也。但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故視大夫四倍。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其一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三大夫總較。惟三倍耳。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其二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三大夫總較。惟二倍耳。故曰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卿。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當大夫者。皆非命卿也。秩既相當。祿亦相等明矣。考王制言大國之卿四大夫祿。食二百八十八人。次國之卿三大夫祿。食二百一十六人。小國之卿倍大夫祿。食四百四十四人。孔疏卿祿重。故隨國之大小爲節。則謂命於天子者。其祿皆當四大夫。非也。王制又云。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孔疏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者。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卿命于其君者爲賤。祿不可等天子命者。故視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則謂不命於天子者。與大夫同祿。亦非。倪諸侯有大失五人。但以三大夫與三卿相較尤不合。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士食八人。中士食七人。中士食六人。下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國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之以糞。是爲上農夫。其所得數。足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國耕者至爲益。○正義曰。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往云。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瘠者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或爲糞。翟氏頗考異云。孟子自君卿順序。王制自農夫倒序。文有疑省。義未有鉅細也。惟一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一云下士視下農夫。小制。蓋庶人在官。有府史胥徒四等。其祿以農之五等爲差。則爲府史胥徒視上農。而史胥胥徒。以次視中下矣。下士與爲府者同。故雖兩說之。而義仍一。周禮小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舊記雖

義云。周禮農夫之食。三等而已。孟子則五等者。先王之於民。養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庶。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必授以七人之中地。而下地則以地瘠人而巳。管子揆度篇。上農畝五。中農畝四。下農畝三。呂覽上德篇。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周氏栢中辨正云。周家授田之制。如大司徒授人之說。則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授之。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孟子王制之說。則一夫定以百畝爲率。而夏農食多。惰農食少。趙岐三說本同。當以孟子王制爲主。而參觀周禮之說。蓋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殊。左氏異義。自衛沃之地九夫爲井而外。又有二而當一。以至九而當一者。此大司徒授人授田。所以有多寡之金也。孟子王制言一夫百畝。則周禮不易之地。左傳衛沃之地。舉其最上者以定賦也。至小司徒授之。或以小司徒之說爲疑者。未考古人歲時稽授之法。之田實。蓋人有生耗。即田有予取。故稽而授之。或以小司徒之說爲疑者。未考古人歲時稽授之法。釋文云。無田者佃。孔氏正義云。史記秦申君傳。集解引韓嬰章句云。獲得也。毛詩齊風。無田甫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按說文人都。佃。中也。支部畋。注云。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趙氏本此爲說也。按夫之名從人起。亦從田起。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此夫指地而言。緣一夫授田百畝。故百畝之地。即以一夫名之。此上言耕者所獲。下言上農夫食九人。則以人言也。同受此百畝之田。而其所得穀。或足以食九口。或足以食八口。或足以食七口。以至僅能食六口五口。所以多寡不一者。以糞種培塿之有殊也。地官。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與宜而爲之種。凡糞種。耕剛用牛。亦提用羊。填塿用鹿。獨獨用豕。墾塿用狐。墾塿用豕。糞種用糞。輕藥用犬。秋官籍氏掌殺草。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焚之。注云。謂以火燒其所焚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矣。月令。季夏燒薶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此皆糞種之事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事。是爲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畝一鄉。鄉有三老。有秩。畜夫。爵微。三老掌教化。畜夫職聽訟收賦稅。爵微微循禁賊盜。顏師古引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奉十一斛。佐史月奉八斛。一說斗食者。歲奉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後漢百官志。斗食奉月十一斛。佐史奉月八斛。與名秩簿同。劉昭引漢書音義云。斗食祿日以斗爲計。此師古所引或一說也。趙氏章指。言舉其時奉祿。有斗食佐史兩目。用以除吏。吏即有秩。三老。畜夫。爵微。亭長。五者也。聖人制祿。上下差敘。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略記。言其大綱。以答北宮子之問。爾尊賤有等威。○正義曰。宣公十二年左傳。隨會之言也。○諸侯僭越滅籍從私。○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

萬章問曰。敢問友。問朋友之道也。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國長年長。貴貴勢。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爲友。謂相友以德也。注。兄弟即包上貴字而言。○正義曰。趙氏以挾貴爲挾在己身之富貴。挾兄弟爲挾兄弟之富貴。之於朱子。皆有中表之親。既爲友則有師道。不可謂我與彼爲姻親。有疑不肯下問也。挾兄弟而問。與挾故而問相似。俗解謂不挾兄弟多人而友。兄弟多人。有何可挾乎。須辨則之。趙氏佑體故錄云。兄弟等夷之稱。必其人之與己等夷而後友之。則不肯與勝已處。不能不取下問矣。兄弟有富貴者。則仍挾貴意耳。孟子曰。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國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賦。樂正裘牧仲。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人屈禮而就之也。注。獻子至而就之也。○正義曰。陳氏厚耀春秋世族譜云。孟孫叔孫魯語稱孟文子。文子生孟獻子。仲孫蔑。文十五見。襄十九年。國語晉語。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廟臣五人。注云。國臣。扞難之士。未知即此五人否。漢書古今人表。孟獻子樂正裘牧仲。魯孟獻子有四等。是以其德同也。禮記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胡氏臣衷微禮稱官云。左傳唯卿備百邑。鄭志以爲邑方二里。據小司徒四井爲邑言之。其說自確。百邑即方二十里之縣。小國之卿采地也。此免餘主爵邑。故據卿殺之少者言之。自卿以上乃有百邑。則大夫不得備百邑。故推一城方十里也。周禮司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視功。又云。惟加田無國正。諸凡云百乘者。當據采地之有外加賜者言之。如左傳魯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晉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貴士伯以瓜衍之縣是也。杜預解百邑。以爲一乘之邑。百邑即百乘。說無所據。趙氏以無獻子之家爲賢人無位。有獻子之家爲富貴而復有德。舊說云。此五人如亦有獻子之家富貴。則不與獻子爲友。無他。以其兩貴不能以相下故也。獻子與之爲友。則以貴下賤故也。近時通解無獻子之家。謂視之若無。不敢發之也。有獻子不與之友。則知有貴。知有貴。則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

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長息德不能見師友故曰事我者也。
○注。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正義曰。顧氏炎武曰知錄云。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注。滑國都於費。今河南懷氏縣。襄公十八年。楚薳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晉耳。其一傳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魯連子稱陸子謂齊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於襄黃。而楚人對頃襄王。有鄭費鄭邲。殆所謂烟上十二諸侯者耶。仁山金氏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會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爲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閻氏若薳釋地續云。余更博考之。呂氏春秋。言以隱費則勞。以鄭邲則逸。劉向說苑。言魯人攻魯。會子辭於鄭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六國表並同。則爲季氏之疆。以私邑爲國號。殆無疑。毛氏奇齡經問云。或問孟子有費惠公。且曰小國之君。按戰國並無費國。有謂費在春秋。係魯都。或是魯君。則魯此時爲魯總公。並無惠公。且魯有惠公。未有子孫與祖宗可同證者。有謂費本季氏嚴邑。或即季氏子孫世居費者。遂於此僭稱公。曰。俱不然。魯國無急。固無有降而稱費國之理。即季氏子孫世爲魯卿。亦斷無有出居於費者。大夫有采邑。但其收賦稅而不居其地。故孟孫之邲。叔孫之郕。季孫之費。皆他人居之。春秋公斂處父居郕。侯犯居郕。南蒯公山弗扭陽虎。皆居費。是也。季氏宗卿。焉得居費。若謂魯惠費惠不啻同證。則衛有兩莊公。燕有三桓公。祖宗證法。何會雷同。而以此立說。則又謬矣。大抵春秋戰國間。凡都邑之長。皆與有地之君相比。原有邑宰都君之稱。以長於其地也。此所稱國。猶與與都極名爲君臣。因亦得以公名之。此不特楚僭稱王。始有中公葉公之稱。即以齊言之。在春秋有棠公。在戰國有薛公。其稱邑以公皆是也。況魯在戰國方五百里。則費或稍寬。其得以都君而僭國君。容有然耳。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滑國都於費。謂之費滑。水經注僊氏縣故滑費。春秋僭國都。莊公十六年同盟於幽。滑伯與焉。滑一名費。猶宋一名商。孟子所謂費惠公者。滑伯之後也。自秦人燒滑。而滑或屬周。或屬晉。或屬鄭。屬周者曰滑滑。見定公六年傳。屬晉者曰盧滑。見成公十七年傳。屬鄭者曰費滑。見襄公八年傳。蓋滑介於鄭周之間。仍爲附庸於晉鄭。故至戰國而鄭魯鄭費。猶號小國之君。說者不知春秋有費滑。遂謂戰國無費。而以魯之費當之。誤矣。按漢書古今人表。費惠公顏致王。顏長息同列第四等。政經形近而誤。越讀字通。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亥唐。晉

賢人也。隱居陋巷者。平公嘗往造之。亥唐言入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不敢不飽。敬賢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闕注大國至而已。〇正義曰。太平御覽引皇甫士安高士傳云。亥唐者。名顯諸侯。唐獨不官。隱於窮巷。平公聞其賢。致禮與相見而請事焉。平公待於門。唐曰入。公乃入。唐曰坐。公乃坐。唐曰食。公乃食。唐之食公也。雖蔬食菜羹。公不敢不飽。史記晉世家云。悼公卒。子平公處立。抱朴子錄士篇云。晉文接亥唐。脚痺而坐不敢正。此文爲平公之語。其遠民篇云。晉平公不能吏亥唐也。然尊而肆之。費而重之。誠以百行殊尙。默默難齊。樂尊賢之美稱。取賊魯之職銜。亥唐一作期唐。亥之爲期。猶其之爲亥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史記以亥字推算其年者。蓋以亥爲終縣人之名。即孟子之亥唐。韓非子言晉平公於唐亥云云。或孟子傳寫倒其名氏也。詩大雅召旻。彼殫斯稗箋云。疏。蠶也。謂糲米也。莠與疏通。趙氏佑溫故錄云。晉平公承悼公復伯之烈。而不能繼典。悼之末年。已不免弛。平益替焉。與梁盟而大夫張。平即盟而諸侯散。自是天下變盛。六卿稱成。方且遠叔向樂胥。其不知求賢輔國亦甚矣。區區禮一亥唐。不獨取快快遊。苟圖虛譽。非有示我周行之誠。唐復無可表見。即使不終於此。而與共職位。豈能破相疑之勢。闕疏蠶之勳哉。孟子持以爲友。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上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闕位職祿皆天之所以授賢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匹夫尊賢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也。舜尙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闕尙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迭爲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之友匹夫也。闕注尙上至天也。〇正義曰。尙與上通。論衡須頌篇引尙書或說云。尙者上也。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是貳室即副宮也。趙氏以堯館舜於貳室。則舜饗堯之所設。堯亦就往舜宮。饗舜之所設。是爲更迭爲賓主也。詩小雅彤弓一朝饗之。箋云。大飲賓曰饗。周禮秋官大行人饗禮九獻。注云。饗。殺威禮以飲賓也。是以酒食待賓客爲饗。趙氏以饗舜爲堯館饗舜之所設。則謂舜殺威禮饗堯。而堯就饗其所饗。此饗當解作受。哀公十五年左傳云。其使終饗之。注云。饗。受也。是也。小爾雅廣詁云。迭。更也。故以更換迭。一說亦饗舜。是以殺饗舜。即上共天祿意。以君臣之禮。更爲賓主之禮。謂冷上下而交際往來。非堯爲主則舜爲賓。舜爲主則堯爲賓也。爾雅釋親云。

妻之父爲外舅。又云。謂我舅者。吾謂之舅也。郭氏注云。謂我舅者。吾謂之舅也。然則亦宜呼婿爲舅。孟子曰。帝館甥於戚室是也。用上敬下。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尊。貴貴尊尊。其義一也。圖下敬上。臣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於臣也。皆禮所尚。故云其義一也。章指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千載爲法者也。圖爲法。○正義曰。文王之行。至今爲法。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圖際。接也。問交接道當執何心爲可者。圖注。際接也。○正義曰。爾

接通。說文手部云。接。交也。是際亦交也。執。持也。孟子曰。恭也。圖當執恭敬爲心。曰。卻

之卻之爲不恭。何哉。圖萬章問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何然也。圖注。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何然也。○正義曰。音義出却之二云。

正體卻字。下皆同。或作卻。誤。此謂嘗从下作卻。不當從邑作卻也。文選東京賦云。卻走馬以養車。薛綜注云。卻。退也。呂氏春秋知接篇云。無由接固卻其忠言。高誘注云。卻。不用。退其所交

接之禮物而不用。即不受也。疊言卻之卻之者。卻之至再。堅不受也。萬章以不受亦是廉以律己。何以爲不恭。一說卻之是萬章問。卻之爲不恭。是孟子答。何哉。又是萬章問。曰。尊者

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圖孟子

曰。今尊者賜己。已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圖

注今會至卻之也。○正義曰。已問解曰字。趙氏以日是問之之詞。問此所賜之物。義不義。彼必以義對。故受之也。若不義則卻之矣。尊者賜而問其義不義。是輕慢之也。輕慢故不恭。故不問其義

不義而不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

受。不可乎。圖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邪。曰。其交也以

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圖孟子言其來求交已以道理。其接待已有禮者。若斯孔子受

之矣。言可受也。圖其交至之矣。○正義曰。以道。謂所賜有名。如饋贈。萬章曰。今有禦人於

殺趙氏以下知果死解開。然則。謂其冒昧結紳。而聽殺人取貨。罪似不赦。豈有不知者。惟知之而故犯之。乃為自強。閱吾說之假借。知其不當為而聽殺之也。趙氏。惡也。說文。趙。義也。康誥。罔不趙。傳云。人無不惡之者。孟子萬章篇引書作趙。荀子勸兵篇云。百姓莫不教惡。法官重案篇。楚傲羣策而自屈其力。李軌注云。傲惡也。傲。教也。並與趙同。凡人凶惡亦謂之趙。康誥云。元惡大憝。逸周書錫法解云。近趙自惡是也。方言。諄。趙所茨也。宋魯凡相疾苦諫不諱憎。若素晉言可惡矣。諄與趙聲亦相近。按趙氏訓教為殺。以為凡民無不得殺之。與訓惡苦諫不同。敬字說文所無。莊子逍遙遊云。越人斷髮文身。釋文云。司馬本作殺。云殺。斷也。又說劍篇云。試使士教劍。釋文引司馬注云。教。斷也。說文斤部云。斷。截也。釋名釋言語云。絕。截也。如割截也。然則。教有割截斬斷之義。趙氏讀敬為教。故以為殺也。禮記樂記云。故樂者天之命。注云。命教也。是教亦命也。說文糸部云。讀。遇也。言部云。諄。討也。趙氏以不待教而誅之。為孟子解說。凡民罔不誅之義。既凡民無不得殺之。則不待教即是不待君之教命。遭遇此殺人取貨之人。人即得而誅討之。不待教命而誅。故不須辭問。國語魯語云。魯大夫辭而復之。注云。辭。詰也。不須詰問。極言其當討也。國語晉語云。君有烈名注云。烈。明也。管子心術篇云。殺戮禁裁謂之法。監鐵陰刑德篇云。法者所以督衆也。於今為烈。趙氏以烈烈明法。謂此不待教而誅之法。三代傳之。至今猶明顯也。遭遇此等之人。方且誅討之。奈何受其饒。以烈烈解烈字。又以明字解烈烈。猶毛詩傳以洗洗讀廣解洗洗。樂記以肅肅雍雍解肅雍也。

曰。今之諸

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困萬章曰今

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道。屢敗彊求。猶禦人也。苟善其禮以接君子。君子且受。受之何說也。君子謂孟子闕注。萬章

至人也。○正義曰。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覆畝十畝一也。楊氏疏引公田之外。又稅以田之什一。以田本不嘗稅。今覆而稅

之。是爲強求。孟子時諸侯橫斂。有不止者。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殊

少平。其數之不效而後殊之平。失謂非其責而叔之皆盜也。充類至義之平。其數之不效而後殊之平。失謂非其責而叔之皆盜也。充類至義之平。

云其奪之不固而後盜之云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子類至事之

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獵且較也。而弗受其賜乎？

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爲後如有聖人興作。將比地盡誅之。諸侯乎。將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平言必教之誅。

其不致者也殷之衰亦猶周之末武王不盡誅殷之諸侯滅國十五而已知後王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而竊

焦氏袁墓此本新四書說云。此魯人。皆士大夫奉祭祀者也。習俗已然。本非禮所得用。而孔子不違。以小同於俗。不使放於更惡也。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國萬章問孔子之仕。非欲事行其道與。注。非欲事行其道與。○正義曰。韓非子喻老篇云。爲也。禮弓云。不仁而不可爲也。注云。爲。猶行也。呂氏春秋愛類篇云。無不爲也。高誘注云。行。爲也。行事爲三字義同。故以行釋事。事道則行道也。曰。事道也。國孟子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事道公矣。獵較也。國萬章曰。孔子欲事道。如何可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國孟子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政戾。故以漸正之。先爲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卽其舊禮取備於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乏絕則爲不敬。故獵較以祭也。國注。孔子至祭也。○正義曰。趙氏以孔子仕衰世。不可遽然矯厲。改變其俗。先此則卒暴難行。故正之以備。先簿正其祭器。不則禁其獵較也。若一時擬正其祭器。又禁其獵較。錢氏大昕養新錄云。經典無簿字。惟孟子有先簿正祭器一語。孫奭音義云。本或作簿。則北宋本爲不盡作簿也。唐美原神泉詩碑錄。書主簿字从冲。是唐人尙識字。按簿書之簿。卽惟薄之簿。劉罔釋名釋書契云。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啟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簿。言可以簿疏物也。畢氏阮釋名疏證云。簿俗字也。據漢夏承碑爲主簿。督郵韓勅碑。主簿魯薛陶武榮碑。郡曹史主簿。古簿字皆从冲明矣。然諸史書並从竹。如籍籍之類。亦互相通。古用笏。僕隸以來謂之簿。卽手板也。蜀志孫泰宴以簿羣類卽此是已。書之於簿謂之簿。故先爲簿而書之。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也。獵較皆取國中所備。若不獵較於國中。而取珍食於四方。四方遠在魯國之外者也。則恐難常有。而不免有時之絕。簿爲不敬。孔子所以不禁其獵較也。近時通解。則以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卽是禁止其獵較之術。張氏爾岐蒿菴開經云。夫子欲革其俗。故先簿正祭器。使上下尊卑。祭有常器。器有常品。用三鼎五鼎者乃有數。庶人只用特牲。則所獲免塵之屬。皆不得用。而人將斷知顯禮。覺其較奪之非。此則四方指魯國中之四方。若是。則孔子簿正祭器。正是禁止其獵較。不待云亦獵較矣。惟正祭器是一事。祭獵較又是一事。二者相度。則祭器不可不正。故先正之。不以四方難得之食供簿正。恐其乏絕不敬。則獵較尙不爲無礙。故姑容之。此聖人權衡之當。而先正斷正之宜也。所以對奚獵較之。曰。奚不去也。國萬章曰。孔子不得行道。何爲不去。曰。爲之先也。先義。謂因此所以亦獵較也。曰。奚不去也。國萬章曰。孔子不得行道。何爲不去。曰。爲之先也。先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國兆始也。孔子每仕。常爲之。

慙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歸魯君爲開道遊往觀數日。急於政事。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桓桓於大夫。孔子遂行。宿平也。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辭。可以死敗。言微服微服。微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然則孔子之仕魯。以季桓子不遺。去魯。以季桓子之受女樂。故云於季桓子。見行國公養之實據。然以其接遇有禮。不徒能養。故曰際可之仕。則非公養之仕矣。○注。衛孝公至客之矣。○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臆言云。舍此又別無他公往來。說謂仍是靈公。史記春秋年表。衛靈公致粟六萬。此正公養之實據。然明明有世家。衛靈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此正公養之實據。然明明有孝公字。豈可不信孟子。而反信史記。推趙岐往衛孝公以國公養賢之禮養孔子。故孔子爲宿留以答之。其曰養賢之禮。曰宿留。似古原有成文。而鄭卿引之者。漢去古未遠。必有師承。未可以今世所見疑古人也。翟氏肅考異云。衛襄公使石曼姑率師拒驪驪於戚。公卒傳云。固可以臣之也。輒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以家事辭王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故檀弓正義謂衛輒拒父。而公卒以爲孝子。後儒之論且然。則當時臣下之說以掩非。想自有之矣。若其一人兩證。更無足怪。獻賈諡莊公。漢書人表謂之簡公。則亦嘗有兩證。趙氏佑溫故錄云。諡法解無出。衛孝公之即出公輒無有可以正史者。周氏栢中辨正云。蓋出公繼立時。孔子又嘗過衛。大約其致粟仍襲靈公之舊。而禮遇不降。故第爲公養之仕。章指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注。仕本爲行道濟民也。而有以居貧親老而仕者。娶妻本爲繼嗣也。而有以親執金龜。不擇妻而娶者。○正義曰。韓詩外傳云。會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會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役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會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響其身而拘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爲貧者。辭任。列女傳賢明篇。周南之妻云。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注。爲貧之仕。當讓高顯之位。無求重祿。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

乎。抱關擊柝。辭尊官者安所宜乎。宜居抱關擊柝監門之職也。柝。門關之木也。擊。椎之也。或曰。柝。行夜

所擊木也。傳曰。魯擊柝聞於郊。注。監門之職也。○正義曰。周禮地官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

自以為寡。注。楊氏注云。監門。主門也。抱關。門卒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史記信陵君列傳云。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既云恐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又云蓋乃

夷門抱關者也。故趙氏以監門為抱關擊柝者。○注。柝。持門戶者也。趙氏解柝有二。一為門關之木。謂即此橫持門戶者也。一為行夜所擊木。周禮天官宮正。持門戶也。趙氏解柝有二。一為門關之木。謂即此橫持門戶者也。一為行夜所擊木。周禮天官宮正。

夕擊柝以比之。鄭司農云。柝。戒守者所擊也。秋官掌壺氏。縣壺以序聚擗。與盧氏。若有賓客。則令守塗地之人聚擗之。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擗者。鄭司農云。擗。兩木相敲行夜時也。引傳

云。魯擊柝聞於郊。哀公七年左傳文。行夜即巡夜。阮氏元校勘記云。行字如月令出行田原之行。經典釋文皆下孟反。秋官司壺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注云。夜士主行夜微候者。賈

氏疏云。行夜微候者。若宦伯掌受八次八舍。注云。於微候便也。則行夜往來周旋。謂微候者也。賈

按趙氏以抱關擊柝為監門之職。則柝即是關。若以柝為行夜所擊。則是抱關為一職。擊柝又為一職。

拆據字通也。為門關之木。則擊為敲之使有聲。義亦則矣。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

為乘田矣。曰牛馬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

不行。恥也。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廩之吏也。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

也。主六畜之芻牧者也。牛馬茁壯肥好長大而已。茁。生長貌也。詩云。彼茁者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

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不行為己之恥。是以君子祿仕者。不處大位。注。委吏。至少而已。○正義曰。周禮地

之委積。注云。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少曰委。多曰積。又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軍旅共其委積薪芻。注云。主敘旬稍芻薪之職。以共委積。倉人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注云。止。猶殺也。殺餘法用。謂道途之委積。然則委積為遺人。委人。倉人所共掌。故以委吏

為主委積倉廩之吏也。說文入部云。會。合也。言部云。計。會也。算也。天官小宰職出入以要會。注云。計者。算法乘除之名。出於此也。大宰職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三歲則大計。畢

史之治而誅賞之。注云。會。大計也。然則畢星算之為計。總合算之為會。錢文田云。會。大計也。畢

史之治而誅賞之。注云。會。大計也。然則畢星算之為計。總合算之為會。錢文田云。會。大計也。畢

史之治而誅賞之。注云。會。大計也。然則畢星算之為計。總合算之為會。錢文田云。會。大計也。畢

值也。呂氏春秋孟夏紀云。必當其位。膏誘注云。當。直也。直值同。直其多少無差。故不失也。孫氏星術平津館文稿奏吏解云。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嘗爲季氏史。糾量平。史記所言。正足證孟子。周禮遺人。掌邦及鄉里門閭鄉里野鄙縣都之委積。地官司徒之屬。是其事也。司會則帥事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冢宰之屬。孔子正爲遺人之官。稱季氏史者。時季氏秉國政。得專司徒之事。孔子爲其屬。故季氏史亦爲臣。非仕於私家也。會計是司會之事。所云當者。讀如奏當之當。謂料量委積。上之司會。適當國家會計之數。不爲季氏求贏餘也。故史記則云糾量平。說文糾字解量也。糾量糾言極量。以糾平斗斛無浮入也。此正對求也。爲季氏聚斂附益言之。不獨糾量居官。亦糾量居食之一端。若止以依職爲當。則人能之。且國家亦不容有不供職之吏也。○注。乘田至者。殺。○正義曰。周禮地官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注云。甸。今之苑。趙氏苑園之吏。似指此。周氏柄中辨正云。毛大可曰。苑園。國人所掌。殺斂豐高職之事。並無牛字。亦並不糾斂。考周禮牛人有職。人主刳象者。職通作殺。洩也。所以繫牛。凡牧人掌牧六牲。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必授職人刳象之。史記謂之司職史。其又名乘田者。以公牛刳象皆甸田中事也。愚按古乘與甸通。毛說良是。引詩者。毛詩召南鵲巢篇。傳云。茁。茁。出也。說文艸部云。茁。艸初生出地貌。詩曰。彼茁者葭。爾雅釋艸云。茁。大也。茁爲草木生出之名。借以形容牛字。故以茁好解之。然後引詩以明其本義。音義云。長。張大切。呂氏春秋論大篇任數篇。高誘注皆云。長。大也。故以大釋長。長是生。章指言國長。茁是生長之貌。茁茁。言其貌之肥好。而以長字承之。證言其生長則茁茁肥好也。有道德則能者取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之道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注。寄也。謂若寄公。食祿於所託之國也。○正義注。託寄至國也。○正義曰。方言云。託。寄也。凡寄爲託。儀禮喪服傳。齊衰三月章。寄公爲所寓。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毛詩寄風式微序云。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箋云。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孔氏正義云。此被狄所逐而云寄者。若春秋出奔之君所在亦曰寄。

故左傳曰。齊以郕寄衛侯是也。喪服傳失地之君。謂創地盡者。與此則。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注。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不敢比失國諸侯。得爲寄公也。○正義注。士位輕。○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古之上士中士以道得民。魯論女爲君子儒是也。問亦稱士。如管子士農工商爲四民。會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之類。春秋而後。有諸士處士。則皆無位而寄衛人國者矣。孟子所言士。亦有二。萬章之不託諸侯。彭更之無事而食。及王子墨所問。此無位者也。客北宮錡。及士。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

以旅。大夫以旌。前以士。後以大夫。則並指有位者也。

士窮而無祿。君餽之粟，則可受之乎？曰：受之。孟子曰：受之也。受之何義也？萬章曰：受粟何意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固氓民也。孟子曰：君之於民，固當周其窮乏。况於士乎？正義曰：詳見公孫丑篇。不言君之於民而言氓者，氓是自他國至此國之民。與寄之義合。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萬章言士窮，君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周者，謂周急稟貧民之常科也。賜者，謂禮賜橫加也。正義曰：周者，至科也。〇正義曰：周與鄉鄰。周禮地官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問萬民之體，以王命恤之。注云：禮，鄉之也。鄭司農云：鄉讀為周急之周。賈氏疏云：讀從諸語，周急不體富之周。又司稼掌均萬民之食而開其急。注云：期稟其艱，說文示部云：稟，賜發也。廣雅釋詁云：稟，予也。稟貧民之常科，謂因民貧乏，以穀給予之。此常法也。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注云：周，謂給不足也。呂氏春秋季春紀：高誘注則云：周，賜也。蓋周與賜義亦通，而並舉。則曰：不敢也。孟子曰：士各別也。〇注：賜者，謂禮賜橫加也。〇正義曰：橫加，謂不當賜而賜也。則曰：不敢也。孟子曰：士不敢受賜。曰：敢問其不敢，何也？萬章問何為不敢。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孟子曰：有職事者可食於上，祿士不仕，自以不任職事而空受賜為不恭，故不受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大宰：祿位以叙其土。注云：皆益其祿。高誘注云：祿，食也。禮記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注云：祿所受食。故以祿解食於上之食也。既不仕，即不當食其祿。不仕而受其祿，即是以士而託於諸侯。不恭。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萬章曰：君禮饒賢臣，賢臣受之，不知可繼續而常來致之乎？將當輒更以君命將之也。正義曰：君至繼乎。〇正義曰：前章言饒也以禮，則孔子受之云為貧而仕。惡乎宜乎。抱關擊柝，謂仕有常職以受祿也。蓋賜為饒與祿之通稱。前云尊者賜之，賜即饒也。賜之可受者也。此云君饒之，要則受之。又云無常職而賜於上，以為不恭。賜非饒也。賜之不可受者也。蓋仕有常職，則可受其祿。不仕無常職，則可受其饒。不可受其祿。曰：繆公之君饒之，以惠及氓則為周。以禮下賢則為交際，皆可受者也。合上二章，其義備矣。曰：繆公之於子思也，或問：或餽鼎肉，子思不悅，於本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

手。詣重首。故字從首也。頓首者何也。頭叩地也。叩者何。敬也。敬者何。舉也。既拜手而拱手。不至於地。而頭不徒下至地。且敬觸之。是之謂頓首。稽首者。言乎首舒遲至於地也。頓首者。言乎首急遽至於地也。是稽頓之別也。周禮言頓首不言稽頓。禮記羣經言稽頓。不言頓首。稽頓與頓首有二歟。曰。無二也。何以知其無二也。鄭注周禮頓首曰。頭叩地也。注士喪禮曰。稽頓。頭觸地也。又檀弓注云。稽頓者。觸地無容。叩地觸地之非有二。可知矣。至地者。以首不以額。敬地者必以額。故謂之稽頓。亦謂之頓。公羊昭二十五年再拜頓首。曰。頭叩地也。注士喪禮曰。稽頓與頓首異也。荀爽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頓。是即鄭君之頭至手以稽手。頭至地曰稽首。頭叩地曰頓首也。周禮大祝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此三者。蓋拜之經數。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此六者。其舉前三者。權其吉凶輕重之宜而用之歟。他經曰拜手。曰拜。無曰空首者。故知空首即拜手也。拜者。拜手之省文也。禮經十七篇。禮記曰稽頓。無言頓首者。故知周禮之頓首。即稽頓也。凡言拜手稽首。言拜稽首。言再拜稽首。皆先空首而後稽首也。言拜而後稽頓者。先空首而後頓首也。言稽頓而後拜者。哀之至也。凡祭必稽首。言稽頓不拜者。頓首而不空首也。拜者常禮。稽首者。敬之至也。稽頓者。哀之至也。禮有非祭非君而稽首者。特牲饋食禮。宿尸。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少牢饋食禮。宿尸祝賓主人再拜稽首。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妻之公非君也。以逆女之事至重。稽首主為授女。定其為尸也。士昏禮。賓升北面薦滌。再拜稽首。妻之公非君也。以逆女之事至重。稽首主為授女。故主人不答拜。聘禮郊勞。賓用束錦饋勞者。饋者再拜稽首受。注云。尊君客也。下文皆云賓再拜稽首送幣。又下文大夫饋賓。賓再拜稽首受。是亦猶上文尊國尊賓君客之再拜稽首也。凡行禮必拜手。凡敬者拜手。卿大夫互相於一也。凡說侯相於拜手。凡臣於君。君於臣。皆拜手。凡喪必稽頓以拜賓。即頓首也。何以謂之振動也。鄭曰。戰栗變動之拜也。有不必拜手而拜手者。有不必稽首而稽首者。即頓首而頓首者。如文三年晉侯享公。公降拜。襄四年穆叔如晉。歌鹿鳴之三。三拜。如維維成王拜手稽首於周公。襄九年魯襄公稽首於晉君。如昭二十五年季孫意如齊。振動者。昭八年陳無宇稽頓於欒黶。公吉拜者何也。謂拜之常也。當拜而拜。當稽首而稽首。是吉拜也。吉拜對凶之辭也。凡稽首未有用於凶者也。凶拜者何也。拜而後稽頓。稽頓而後拜。皆凶拜也。凡頓首未有不用於凶者也。奇拜者何也。謂一拜也。奇者不耦也。凡禮經言拜不言再者。皆謂一拜也。經者明言之辭也。奇拜者君答一拜。聘禮曰。公一拜送几。又賓不降一拜。稽首頓首。則經未嘗有言再者。喪拜者何也。謂再拜已上也。喪者。大也。有所多大之辭也。凡禮經聘禮少牢饋食禮特牲饋食禮言三拜。及傳十五年左傳言三拜稽首。襄四年言三拜。定四年言九頓首。以及諸人之飲拜皆是也。肅拜者。自前也。舉

首下手之拜也。婦人之拜也。少儀曰。婦人雖有若。肅拜。是則肅拜爲婦人之常。爲拜手爲男子之常也。婦人以肅拜當男子之空首。以手拜當男子之稽首。以稽顙當男子之頓首。○注。臺殿至恨也。○正義曰。臺即僎也。方言云。僎。農夫之稱。南楚凡屬庸賤謂之田僎。或謂之腰臺。爲腰稱。故官之賤者名臺。引傳者。昭公七年左傳辛尹無字曰。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典。典臣贊。贊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服虔云。臺。給臺下微名也。臺。次與僚僚僕之下。是賤官主使令者。故引此以證也。論語學而篇云。人不知而不慍。鄭氏注云。慍。怨也。說文心部云。恨。怨也。怨。悲也。毛詩大雅綿篇不珍厥慍。傳云。人不知也。是慍恨怨悲四字義同。趙氏以臺無饒爲饒公心不平子思之言。而不使之饒。故以爲慍。又以恨有臺。抑注文作饒公慍恨也。五字。今本衍二字耳。○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孟子譏繆公之雖欲有悅賢之意。而不能舉用。使行其道。又不能優養終竟之。豈可謂能悅賢也。○注。又不能優養終竟之。○正義曰。趙氏以繆公慍恨子思之言。不使臺饒食爲不能優養終竟之。近時通說繆公因子思不悅自饒。故臺無饒。此不能養指上亟問亟饋事。非指臺無饒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萬章問國君養賢之法也。○政問至養矣。○正義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萬章問國君養賢之法也。○政問至養矣。○正義曰。此因孟子言不能養而問也。○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注。將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廚宰之人日送其肉。不復以君命者。欲使賢者不答。以敬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爲鼎肉使已數拜故也。僕僕。煩猥貌。謂其不得養君子之道也。○注。將者行之送也。○正義曰。毛詩傳以行釋將。不一而足。趙氏所本也。爾雅釋言云。將。送也。孫炎注云。繼粟。廩人送之。不以君命將之。亦即是。以君命送之。故繼粟繼肉。皆以送字明之。廩人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賚食。天官廩人。共賓客之餼。胡氏匡衷侯國官制考云。周禮地官。廩人掌九禮記祭統云。夫祭有辨俎胞翟醢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胞者。肉吏之賤者也。詩節兮疏云。胞即周禮庖人。漢書百官公卿表有胞人。師古曰。胞人主掌宰割者。胞與庖同。天子庖人。中士。諸侯當下士爲之。凡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趙氏兼言倉廩之吏者。粟藏于倉。倉人

[illegible]

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堯之於舜如是。是王公尊賢之道也。九男以下已說於上篇。上位。尊帝位也。堯之至者也。○正義曰。此因養以及舉也。堯能

餐。仍必舉之乃爲尊貴。百官卽廩人庖人之屬。加之上位。謂饗徵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牛羊食廩備。則繼肉繼粟。不能潰矣。納于大麓。極而至於登庸攝政也。章指言知賢之

道舉之爲上養之爲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宏。下刺繆公之不宏。○正義曰。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國問諸侯聘請。而夫子不見之。於義何取。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國在國謂鄰邑。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臣。在野。野居之人。莽亦草也。庶衆也。庶衆之人。未得爲臣。傳

執也。見君之質。執雉之屬也。未爲臣則不敢見之。禮也。注。在國至之屬也。○正義曰。儀禮士相見禮云。國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

[illegible]

野莽白素。素族訓云。食莽飲水。注皆云。莽草也。草莽。猶草茅也。庶。衆也。爾雅釋詁文。莽

名釋書契云。傳。轉也。轉移所在。執以爲信也。是傳有執義。音義云。實。丁讀如費。士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鶩。執義請見。然由將命者傳之。故謂之傳費。禮云。見於君。執義。至下客則也。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賈氏疏云。此不言民而言庶人。則是庶人在官。即府史胥徒是也。然則自卿大夫士以至庶人在官。皆得執義見君而爲臣。孟子所謂庶人。未任官者也。庶人之舉用費。趙氏疏舉見君之舉。故云執義之屬。括執余義。應執費而言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庶人召使給役事。則往供事。君召之見。不肯往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

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爲欲見之而召之也。

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爲欲見之而召之也。

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爲欲見之而召之也。

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爲欲見之而召之也。

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爲欲見之而召之也。

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爲欲見之而召之也。

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爲欲見之而召之也。

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爲欲見之而召之也。

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爲欲見之而召之也。

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爲欲見之而召之也。

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爲欲見之而召之也。

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爲欲見之而召之也。

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爲欲見之而召之也。

年傳。然則易用。費舉云乎。服修云乎。何休注曰。云乎。辭也。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

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

不往也。已說於上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萬章問招虞人以何用也。曰。以皮冠。庶人

以旌。士以旂。大夫以旌。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旆。通帛也。因章曰。旆。旌有鈴者。旌。旌旄

首者。田獵之冠也。○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周禮司服。凡甸。冠弁委貌。此

射婦於罔。孫寧二子從之。不稱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孔疏謂散大臣宜去皮冠。若皮冠即弁。則

衛獻之不釋皮冠。正自應爾。孫寧二子。何爲而怒乎。然則皮弁者。禮服之冠。皮冠蓋加于禮冠之

上。田獵則以禦塵。亦以禦雨。楚靈將於州來。去皮冠而與子革。必非科頭也。可見去皮冠而

仍有禮冠矣。以其爲田獵所有事。故招虞人以之。而禮冠中不數也。或云天子田獵服委貌。諸侯服

皮冠。亦是應說。○注。旆。通至首者。○正義曰。周禮春官司常云。交龍爲旆。通帛爲旌。折羽爲旌。

爾雅釋天云。旆。旌首曰旆。有鈴曰旆。因章曰旆。鄭氏注司常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鈴。郭

氏注爾雅云。以帛練爲旆。因其文章。不復畫之。趙氏解旆。旆云通帛。又云因章。余周禮爾雅言

之也。郭氏注旆云。縣鈴於竿頭。畫蛟龍於旆。是兼司常交龍言之。鄭氏注旆云。全羽折羽皆五采。

言旆有鈴爲旆。於爾雅增旆字。蓋旆則旆旌於竿。旆則繫鈴於竿。以旆明旆。謂旆繫鈴於竿。猶旌

繫之於旌旄之上。所謂旆旌於竿首也。是合爾雅旆旌首言之。趙氏言旆旌于首爲旆。於爾雅增于字。

旆旌於竿。非謂旆旌。又繫鈴也。周氏柄中辨正云。毛大可曰。此爲孟子解。當據司常大闕文。

凡大闕治徒役。必爲諸侯卿大夫士。及州里庶人。顧士未有位。惟諸侯得召之。而侯車載旆。故即

以旆招士。孤卿可招庶人。而孤卿載旆。故即以旆招庶人。遇按旆車載旆。旆者。五路中之本路。此

田獵乘之。中車云。本路以田是也。王正田獵。則建大旆。小田獵。則建旆。故即以旆招大夫。此

正所謂以所招之人之物。與旆招士旆招庶人一例也。陳氏禮書曰。孤卿建旆。庶人。孤卿之所治者

也。故招以旆。諸侯建旆。士。君之所禮也。故招以旆。旆車載旆。大夫從旆。旆之樂者也。故招以

旆。如昭二十年齊侯田於師是也。傳言招虞人以旆。不合孟子者一。旆以招大夫。旆以招士。不合

孟子者二。不引志士不忘在溝壑。傳言招虞人以旆。不合孟子者三。此三者既不可信。則言昔我先君田。各招大夫士以其物。又豈可信哉。皮冠者。諸侯田獵之冠。

故即以皮冠招士。庶人既至。先示以期日。即告以田於某所。庶幾虞人更除其草萊。爲可

障之地。招之須及早。若庶人土大夫。皆從公于狩之人。周禮大司馬至期。立熊虎之旗于期所以集

衆。故曰以旗致民。又曰。實明致衆。衆後至者。此豈待招而後至者哉。孟子按客虞人以皮冠。此連類而及庶人士大夫平日之招。以期各各等感。據左傳而謂四招者皆田制。拘矣。廷楚按諸氏鹿卒作者。孔本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圖以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尚不敢往。況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不賢之招。不以禮也。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

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圖欲人之入而閉其門。可得而入乎。閉門猶閉禮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圖詩小雅大東之篇。底平

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以喻虞人能效君子守死善道也。圖注。詩小至道也。○正

第一章。底詩作砥。孔氏正義云。砥謂礪之石。禹貢曰。礪砥礪丹。以砥石能磨物使平。矢則幹必直。砥言周道。則其直亦周道也。如矢言其直。則如砥言其平。互相通也。翟氏續考異云。說文厂部。砥柔石也。重文作砥。並職端切。广部底。山居也。下也。都澄切。底實砥之本字。故得貢底

柱折城。漢書底備其節。底礪名號。皆以底爲砥。今坊刻經文。多上加點。與底下字無別。讀者益

察音如邸。並詩之砥字。或亦誤爲邸音。按底底並從底聲。義異而音則通。翟氏王訓云。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雜記云。妻視叔父母姑姊妹。注並云。視。猶比也。廣雅釋詁云。視。效也。效即法。

法即則。故既以比釋視。又以則效解之。守死善道。論語述而篇文。韓氏以引詩君子所履。證君子之由是路。小人所視。證虞人之非其招不往。按毛詩本意。周道謂周家貢賦賞罰之道。如砥。言其均平。如矢。言其不偏。君子所履。謂君子效法而履行之。小人所視。謂小人視其平直而供承之。所履所視皆謂周道。非謂小人比效君子。然則孟子引詩以周道如底其直如矢。證義之爲路。禮之爲門。禮義即道也。不獨君子履此道。小人亦視此道。故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也。君子履此道。故君子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抑君子履之。故召之則不往見之也。小人視之。故

位而君欲召見也。注。孔子至見也。○正義曰。仕於朝則有爵次之位。周禮天官大宰。祿位以叙其去是也。禮記樂記云。樂之官也。注云。官猶事也。惟南子敘真謂云。大夫安其職。高誘注云。職事也。官職義皆爲事。故云位有官職之事。事以位別。名以事起。司某事則以某官爲名。故君以官名召之也。引詩者。齊風東方未明之篇。箋云。羣臣促遽。類倒衣裳。趙氏引此。謂孔子不俟駕而朝。魯齊臣類倒衣裳而朝。其促遽以應召一也。無位則無官職之事。故不可召見侯。趙氏佐儒故錄云。此言亦孟子權以答問。而於孔子事君之正。固未盡發。何也。孟子之不見諸侯。皆君非其義。孟子又仕而不受祿。可以不應其召。若孔子仕魯。乃本國之君。即不當事有官職。本有可召之義。所惡乎往見者。爲其無因而妄干耳。是以庶人不傳贊爲臣。所以循其爲庶人。若君欲見之而召之。方勤邱園之責。豈效位上之辭。吾章指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不禮。亦不苟往。於禮之知孔子必不爲已甚也。即孟子亦不爲已甚也。○正義曰。楚辭九章涉江云。可伊尹三聘而後就湯。道之未洽。沮溺耦耕。接輿佯狂。豈可見乎。○正義曰。楚辭九章涉江云。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身體。避世佯狂也。史記范雎傳云。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云。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論語微子篇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集解孔子。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注。鄉。一至匹也。○正義曰。趙氏以一國之善士爲國中之善者。而以國中解國字。國監毛三本則作國。一國之善者。此誤國中爲一國也。推之鄉。以大小來相友。自爲嚆匹也。○正義曰。趙氏以一國之善士爲國中之善者。而以國中解國字。國監毛三本則作國。一國之善者。此誤國中爲一國也。推之鄉。下爲四鄰之內。蓋取無窮。在一鄉則友一鄉之善士。猶以國中解國字也。鄉爲國中。國爲國中。故天下小來相友。自爲嚆匹。謂一鄉之善士。與一國之善士友。在一國則友一國之善士。與天下之善士友。趙氏謂各以大小之善士。與一國之善士友。天下之善士。與天下之善士友。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正義曰。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極其善道尙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爲上。在五帝之世爲次。在三王之世爲下。是爲好上友之人也。

之卿如何。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曰。貴戚之卿。反覆諫君。君不聽。則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注。君有大過則諫。○正義曰。貴戚必待大過方諫。餘則有異姓卿在。聽則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注。更立親戚之賢者。○正義曰。孔本作立親戚之賢者。非。王勃然變乎色。○注。王聞此言。愠怒而驚懼。故勃然變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其正義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注。王意解顏色定。復問異姓之卿如之何也。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注。孟子言異姓之卿。諫君不從。去而待放。遂不聽之。則去而之他國也。○注。諫君至國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者何。猶云無去是云爾。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白虎通諫諍篇。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三年盡滯滯也。言放者。臣為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冀君用其言耳。事已行。舊咎將至。無為留之也。臣待放於郊。君不絕其祿者。示不欲其去也。鄭康成詩棫風采芣裳。三諫不從待放而去。與此趙注俱用此事。按儀禮喪服舊君注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賈氏疏云。三諫而不聽。則去之。注云。在境待放。得環則還。得玦則去。禮記曲禮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後去。則去之。注云。在境待放。臣有義則合。有義則離。又云。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孔氏正義云。此大夫士三諫而不從。出在境上。大夫則待放三年聽於君命。若與環則還。與玦便去。○正義云。去國當待放也。若士不待放。又云。所以待放必三年者。三年一闕。天道一變。因天道變。望君自改也。然在竟未去。聽君環玦。不謂待歸而謂待放者。既已在竟。不敢處還。言惟待君見放乃去也。此云遂不聽之者。謂環玦也。故去而之他國。荀子大略篇云。召人以環。絕人以玦。反繩以環。注云。古者。臣有罪待放于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絕。皆所以見意也。○注。章指。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伊發有莘。為殷興道。故云成湯立賢無方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伊發有莘為殷興道。○正義曰。音義云。丁云言伊尹有莘之媵臣。發起於草萊。為殷湯與其王也。周氏廣業孟子章指疏證云。越絕書殷湯臣伊尹。伐夏放桀而王道興隆。史記伊尹為有莘氏媵臣。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按趙氏之意。謂以貴戚為媵。致于易位。是為稱環。不若任賢。以異姓為媵。三諫而去。無易位之稱也。引伊尹者。言異姓出草萊。有益於國。良於親近貴戚也。

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之難言也。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正義曰。趙氏以告子名不害。蓋以為即性生不害也。閻氏若環轉地又續云。告生稜氏。不害其名。與見公孫丑之告子。及以告子題篇者。自各一人。趙氏偶於告子篇。誤注曰。名不害。且應度其實學於孟子。執弟子問者。毛氏奇點亦以趙氏為歸。胡氏照等雖約言云。告子。孟子之弟子也。後來有揚如性惡。種德善惡。困之說。皆各執一見。終身不易。而告子則往復辨論。不憚煩瑣。又且由淺入深。屢易其辭。安知最後無復有言。不既曉然於性善之旨乎。今人謂告子簡章。皆告子之言。其言固屢易其說矣。安有自謂知性。會無定論。猶向他人屢易其說者也。屢易其說。則諸益之辭也。今觀其立言之微。其始杞柳之喻。變性善為矯揉。此即性偽之說也。得飛賊之喻。知非矯揉矣。則性中有善可知矣。然又疑性中兼有善惡。而為流水之喻。此即善惡混之說也。得搏獵之說。知性本無惡矣。則疑生之謂性。此即佛氏之見也。得大牛之喻。知性本善矣。則又疑仁內而義外。及得耆炙之喻。然後知性中之善。如是其確而切矣。且備也。今知讀書窮理。以文章取功名止耳。求饒食不忘。諄諄性學如告子者。幾無人矣。告子之未可量也。願乃以孟子為圖告子何邪。程氏顯考異云。管子戒篇。仁從中出。義由外作。墨子經下篇。仁義之為內外之言。遠本管子。而近受自墨子。墨子公孟篇。二子子曰。告子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墨子曰。不可。告子言誠甚辨。言仁義而不吾毀。又告子受教於墨之實驗。趙氏云。告子兼治儒墨。非僅於度為言。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栝櫟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栝櫟。○告子

以為人性為才幹。義為成器。猶以杞柳之木為栝櫟也。杞柳。柅柳也。一曰杞。木名也。詩云。北山有杞。栝櫟。栝素也。○正義曰。杞柳植物有枝幹。故趙氏以人性為才幹。栝櫟是器。故趙氏以義為成器。杞柳本非栝櫟。其為栝櫟也。有人力以之也。以喻人性本非仁義。其為仁義也。有人力以之也。非人力則杞柳不可以為栝櫟。非人力則人性不可以為仁義。爾雅釋木云。樛。杞柳。郭氏注云。未斲。或曰。柳當為柳。柅柳以柳皮可覆作飲。陶隱居本草別錄云。樛樹削取裏皮。去上甲煎服之。夏日作飲去熱。此樛樹即柅柳。柅即樛也。寇宗奭本草衍義云。樛木。今人呼為樛柳葉。謂柳非柳。謂槐非槐。本最大者。高五六六十尺。合二三人抱。湖南北甚多。然亦不材也。不材為器。敬枝取以緣樽栝與箕。緣樽栝箕。即為栝櫟之類。故趙氏以杞柳為柅柳也。毛詩鄭風無折我樹杞。傳云。杞。木名也。陸機毛詩草木疏云。杞。櫟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粗而白色。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為草。是杞柳亦是木名。毛傳以樹杞之杞為木名。正指杞柳。趙氏言一曰木名。引詩以證之者。詩在小雅南山有臺第三章。傳不釋何物。即指樹杞也。而釋文引草木疏。則云其樹如樛。一名狗骨。

韓氏大章詩名物集覽云。狗骨。卽今絲棉樹。按絲棉樹與柞柳固殊。此趙氏所以分別之與柞椿者。爾雅稱木槿落。郭氏注亦云。可以爲柞器。素。詩正義引葛氏云。可作柞圖。圖卽柞。邢氏疏云。素。謂樸也。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樸木素也。素猶實也。以木爲實未彫飾之類。如瓦器之坯然。士喪禮周禮臺人。皆云獻素。獻。注云。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是也。蓋柞之類。飾以彫漆。以金木所爲。謂彫飾之屬。已可用爲飲。則非未成之樸矣。方言云。柞其風語也。大戴記。會子事父母。簞。盧辨注云。杯。盤盃金盃之總名也。蓋柞爲總名。其未彫未飾時。名其實爲柞。因而柞器之彫不飾者。卽通名爲柞也。翟氏顧考異云。趙氏訓柞椿爲柞素。孫氏音柞爲柞。蓋素與埽。柞與埽。素本意。又云。荀子性惡篇。工人斲木而成器。器生於工人之巧。非故生於木之性也。聖人積慮慮習。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巧。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又曰。子血。聖格之生於柞木也。繩墨之起於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皆與告子此說正同。

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柞椿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柞椿也。圖戕

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子能順完柞柳。不傷其性。而成柞椿乎。將斧斤殘賊之。乃可以爲柞椿乎。言必殘賊也。圖注。戕猶至賊也。○正義曰。宣十八年鄭人戕子于繒。穀梁傳云。戕猶殘也。趙氏引春秋傳

自藏也。釋文引鄭氏注作戕云。戕傷也。故又以傷明之。傷殘則不能完全。故以順爲完。說文。人部云。完全也。呂氏春秋本生篇。以全天爲故者也。高誘注云。全猶順也。是完卽順也。賊害也。義

與傷。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柞椿。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圖孟子言以人身

爲仁義。豈可復殘傷其形體。乃成仁義邪。明不可比柞椿也。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

言。夫。圖以告子轉性以爲仁義。若轉木以成器。必殘賊之。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數辭也。圖注。告

子之言。○正義曰。金匱婦人雜病篇云。轉胞不得溺。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爾雅與山巨源絕交書云。令胞中轉轉。略轉了戾。方言云。戾。戾也。郭璞注云。相了戾也。廣雅以轉戾釋軫軫。是

轉即軫。義皆爲戾。了與戾一聲。軫與轉一聲。轉木謂轉戾其木。轉性謂轉戾其性矣。呂氏春秋孟

春紀。無變天之道。高誘注云。變猶戾也。故章指云。殘木爲器。變而後成。爲亦謂稱。戾與轉同

義。非變通轉運之謂。蓋人性所以有仁義者。正以其能變通。異乎物之性也。以己之心。是乎人之心。則仁也。如其不宜。變而之。子宜。則義也。仁義由是而變通。異乎物之性也。以己之心。是乎人之心。則

性不善。豈可以草木之性。比人之性。杞柳之性。必戕賊之以爲栝栢。人之性。但順之。卽爲仁義。故不曰戕賊性以爲仁義。而曰戕賊人以爲仁義也。此人性於草木之性。草木之性不善。將人之性亦不善矣。此所以稱仁義。而孟子所以辨也。杞柳之性可戕賊之以爲栝栢。不可順之爲仁義。何也。無所不知也。人有所知。異於草木。且人有所知而能變通。異乎禽獸。故順其不能變者而變通之。卽能仁義也。杞柳爲栝栢。在形體不在性。性不可變也。人爲仁義。在性不在形體。性能變也。以人力轉戾杞柳爲栝栢。杞柳不知也。以教化順人性爲仁義。仍其人之自悟之。非他人力所能轉戾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順。循也。循其理也。爾雅釋詁云。率。循也。故周書大匡云。刑諸侯咸率。孔晁注云。率。率順也。孟子所謂順性。卽中庸所謂率性。胡氏熙寧燈約旨云。性相近云者。第知云不遠云爾。後說上智下愚。不說賢不肖。原指天資明昧而言。蓋賢不肖皆有爲立事之後所分別之品。而智愚則據性之所發而言也。人初生便解飲乳。便解視聽。此良知也。然壯年知識。便與孩提迥進矣。老年知識。便與壯年較進矣。同焉此人。一讀書一不讀書。其知識明昧。又大相懸絕矣。聖人言此。所以指明學者達天。徑路端在學習。有以變化之耳。又以見習染之行。循而不知返者。非其本性然也。○性。夫數辭也。○正義曰。句未用夫字。與論語曰是夫善夫等句同。故知爲數辭。章指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殘木爲器。變而後成。告子道偏。見有不純。內仁外義。違人之端。孟子拂之。不假以言也。○順。天自然。○正義曰。孔本作順天。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注。湍者至性也。○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湍。急流也。急則有所分。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注。告子以喻人性之無分善不善。則不取其急。故趙氏以圖訓之。廣雅圖訓皆訓圖。圖通作藩。說文竹部云。藩。以列竹之圖。以盛穀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圖以草作之。圖然也。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云。箭讀頽頽之圖。漢書賈捐之傳云。箭讀獨居一海之中。顏師古注云。箭與專同。專專圖貌也。趙氏讀藩爲圖。○注。猶湍。猶讀頽也。惟水流回旋。故無分東西。此以無上下者而言。趙氏體告子之意以爲訓。精矣。毛詩周南葛藟之傳云。藟。旋也。音義云。藟字書作縈。余傾切。波勢回旋。按縈即藟也。隨物而化。謂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也。乃人性有上智下愚之不移。則不得謂隨物而化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

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於有善，猶水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額也。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額。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爲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爲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闕注：躍跳至善也。○正義曰：說文足部云：跳，額也。謂之額。是額即額也。趙氏言人以手跳水，手字釋搏字。音義云：搏，振補各切。云以手擊水。丁作搏。音圖。通俗文云：搏，泰爲手圖。蓋猶其掌以超騰其水。義亦可通。以杞柳爲桮桮，比以人性爲仁義。而以人之善由戕賊而成也。不順也。孟子則明示以順其性爲善。以水無分於東西，比人性無分於善不善。是以人之善不善皆由決而成也。皆順也。孟子則明示以不順其性乃爲不善。兩章互相發明。搏而躍之使過額，激而行之使在山，猶戕賊杞柳爲桮桮也。不順也。順其性則善。不順其性則可使爲不善。而人性之善明矣。且水之東西無分優劣，而人之善不善，則判若天淵。決東決西，本不足以比人性之善不善。決東則東流，東必下。決西則西流，西必下。此但可喻人性之善。故云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告子始以不順其性爲善。既知順其性爲善矣。又並以順其性爲不善。云杞柳不於桮也。章指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者爲君子，隨曲拂者爲小人也。皆僞不於桮也。○正義曰：莊子刻意篇云：能體純素，謂之真人。淮南子精神訓云：所謂真人者，失其至人也。趙氏言素真，郭象所謂不假於物而自然者也。真之義同於正。故上言素真。下言正性。詩皇矣篇四方以無拂戾。言無復僞戾文王者也。曲，邪也。亦則不正。僞戾則非自然。拂，躍過額也。非水之自然。故爲曲拂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

孟子曰：生之謂性。○正義曰：荀子正名篇云：生之所以

自然之資謂之性。白虎通性情篇云：性者，生也。論衡初稟篇云：性生而然者也。說文心部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从心生聲。性從生。故生之謂性也。○注：凡物至同性。○正義曰：物生同類者，謂人與人同類，物與物同類。物之中，則犬與犬同類，牛與牛同類。人，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猶見白物皆謂之同白，無異性也。曰然。然告子曰然。白羽之白也。

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孟子以爲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子以三白之性同邪。附注。孟子至同邪。○正義曰。文選雲。鷩注。引劉熙注云。孟子以爲白羽

子以爲三白之性同。與趙氏此注同。告子但言生之謂性。未見其非。若如趙氏說。凡同類者性同。則不同類者性不同。是性之不同。亦如三白之不同也。故孟子先結之。得其瑕而後辨。曰。

然。問告子曰。然。性以爲同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言犬

之性。豈與牛同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附注。孟子至欲乎。○正義曰。孟子此章。明辨人物之性不

有不善。專以人言。則無不善。故首章不曰。我賊性以爲仁義。必明之曰。我賊人以爲仁義。次章不曰

性無有不善。而曰。人無有不善。惟告子亦云。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性上明標以人。故孟子必辨之

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性上亦必明標以人。人性之異乎物。已無待言。此章則明辨之也。

禮記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知。然後好惡形焉。人欲即人

情。與世通全是此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欲達而達人。正以所欲所不欲爲仁恕

之本。人生而靜。首出人字。明其異乎禽獸。靜者未感於物也。性已賦之。是天賦之也。感於物而

有好惡。此欲也。即出於性。欲即好惡也。物至而知二句。申上感物而爲欲也。知知者。人能知而

又知。禽獸知聲不能知音。一知不能又知。故非不知色。不知好辨而惡識也。非不知食。不知好精

而惡馳也。非不知臭。不知好香而惡腐也。非不知聲。不知好痛而惡觸也。惟人知知。故人之欲異

於禽獸之欲。即人之性異於禽獸之性。趙氏以欲明性。深能知性者矣。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劉敞

字季文。號靜春。其自爲論云。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謂之性。豈物之所得而擬哉。凡擬人物而

爲一者。必非識性者也。孟子道性善。亦第謂人而已。假如或衆人物而言。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

之性猶人之性。當如告子之言。李氏光地榕村藏稿自記云。孟子所謂性善者。惟指人性爲說。人性所以善。

異於犬牛。又言犬馬與我不同類。又言違禽獸不遠。可見所謂性善者。惟指人性爲說。人性所以善。

以其陰陽之交。五行之秀氣。孔子所謂天地之性人爲貴也。夫以其稟陰陽五行之全而謂之善。則孟

子論性。已兼氣質矣。謂孟子專以天命言性。遺却氣質。與孔子言相近者異。豈其然乎。戴氏震孟

子字義疏證云。性者。分於陰陽五行。以爲血氣心知。品物區以別焉。舉凡既生以後。各以類處生久矣。

所具之能。所全之德。咸以是爲其本。故易曰。成之者性也。氣化生人生物以後。各以類處生久矣。

然類之區別于古之是也。循其故而已矣。在氣化曰陰陽曰五行。而陰陽五行之成化也。雖操萬變。

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雖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凡分形氣於父母。即爲分於陰陽五行。人

物以類處生。皆氣化之自然。中庸曰。天命之謂性。以生而限於天。故曰天命。大戴禮記曰。分於

道之謂命。形於一之謂性。分於道者。分於陰陽五行也。一言乎分。則其限之於始。有偏全厚薄清

獨尊明之不變。各國所分而形於一。各成其性也。然性雖不同。大致以類爲之區別。故論語曰。性相近也。此就人類與人近言之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擬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言同類之相似。則異類之不相似明矣。故諸告子生之謂性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明乎其不可混同言之也。凡有生即不隔於天地之氣化。陰陽五行之運而不已。天地之氣化也。人物之生在本乎是。由其分而有之之不一。是以成性各殊也。是以本之以生。見乎知覺運動也。亦殊。氣之自然靜運。飛騾動植皆同。此生生之機。是以成性各殊也。而以其本受之氣。與所資以養之氣則不同。所資以養之氣。雖由外而入。大致以本受之氣召之。五行有生克。遇其克之者則資以養之氣死。此可知性之各殊矣。氣運而形不動者。卉木是也。凡有血氣者。皆形能動者也。由其成性各殊。故形質各殊。則其覺覺之動而爲百體之用者。剎用不剎用亦殊。知覺云者。如寐而寤曰覺。心之所用曰知。百體皆能覺。而心之知覺爲大。凡相忘於習。則不覺。見翼焉乃覺。魚相忘於水。其非生於水者。不能相忘於水也。則覺不覺亦有殊致矣。聞蟲鳥以爲候。聞雞鳴以爲晨。彼之感而覺。覺而聲應之。又覺之殊致有然矣。無非性使然也。若夫鳥之反哺。鳴鳩之有別。蜂蟻之知君臣。豺之祭獸。鰓之祭魚。合於人之所謂仁義者之止也。而知之極其量也。人則能擴充其知。至於神明。仁義禮智之無不全也。仁義禮智非他。心之明之所止也。知之極其量也。人則能擴充其知。至於神明。仁義禮智之所以異者。人物之殊其性也。孟子言人無有不善。以人之心知異於禽獸。能不惑乎所行之爲善。所謂善也。初非無等差之善。卽孔子所云相近。孟子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所謂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徙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卽孔子所云習。至於相遠。不能盡其性。言不擴充其心知而長惡遂非也。彼悖乎禮義者。亦自知其失也。是人無有不善。以長惡遂非故。性雖善。不乏小人。孟子所謂性之反覆。違禽獸不遠。卽孔子所云下遇之不移。孟子曰。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又言動心忍性。是孟子矢口言之。無非血氣心知之性。孟子言性。易嘗陵而二載。問凡血氣之屬。皆有精爽。而人之精爽。可進於神明。論語稱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不待習而相遠者。聰智不足以移之。豈下愚之精爽。與物等與。曰。生而後下。其人難與言禮義。由自絕於學。是以不移。然苟畏成德惠。一旦觸於所畏所愛之人。啓其心而惺然覺悟。往往有之。苟悔而從善。則非下愚矣。加之以學。則日進於智矣。以不移於爲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爲。知不善而爲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雖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幾與物等者。亦罕異於物。無不可移也。程氏瑤田僊錄錄論學小記云。有天地然後有天地之性。有人然後有人之性。有物然後有物之性。有天地人物。則必必有其質有其形有其氣矣。有質有形有氣。斯有是性。是性從其質其形其氣而有者也。是故天地位矣。則必必有元亨利貞之德。是天地之性善也。人生矣。則必有仁義禮智之德。是人之性善也。若夫物則不能全其仁義禮智之德。故物之性。不能如人性之善也。使以性爲超乎質形氣之上。則未有天地之先。先有此性。是性生天地。天地又具此性以生人物。如是。則不但人之性善。卽物之性亦安得不善。惟指其實形氣而言。故物之性。斷乎不能如人性之善。雖虎狼有父子。蜂蟻有君臣。而終不能謂其性之善也。

何也。其實形氣。物也。非人也。物與物雖異。均之不能全乎仁義禮智之德也。人之實形氣。莫不有仁義禮智之德。故人之性。豈乎其無不兼也。然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異於其實形氣而已矣。自不後性者。見夫實形氣之性。不遷不移。豈以性為不能無遷。而不知實形氣之成於人者。無不兼之性也。後性藏於稗氏之說。遂欲超乎實形氣以言性。而不知惟實形氣之成於人者。始無不兼之性也。然則。人之生也。有五官百骸之形以成人。有清濁厚薄之氣質。不能不與物異者。以成人品之高下。即有仁義禮智之德。具於實形氣之中以成性。性一而已矣。有善而已矣。如必分言之。則具於實形氣者。為有善有惡之性。超乎實形氣者。為至善之性。夫人之生也。烏得無二性哉。氣質之性。古未有是名。必區而別之曰此氣質之性也。蓋無解於氣質之有善惡。恐其有累於性善之旨。因別之曰有氣質之性。有理義之性也。雖然。安得謂氣質中有一性。氣質外復有一性哉。且無氣質則無人。無人則無心。性具於心。無心安得有性之善。故劉人性於未生之前。此天地之性。乃天道也。天道亦有於其形其氣。有天之形與氣。然後有天之性。主於其氣之流行不息者而言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道在於天。生生不窮。因物付物。乃謂之命。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若夫天人賦稟之際。賦乃謂之命。稟乃謂之性。所賦所稟。並據氣質而言。性具氣質中。故曰天命之謂性。豈塊然賦之以氣質。而必先諱然命之以性乎。若以賦稟之前而言性。則是人物同之。大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是故性善斷以氣質言。主實有者而言之。人之氣有清濁。故有智愚。然人之智故不同於犬牛之智。人之愚亦不同於犬牛之愚。犬牛之愚。無仁義禮智之端。人之愚。未曾無仁義禮智之端。是故智者知正其衣冠矣。愚者亦未嘗不欲正其衣冠也。其有不然者。則野人之習於鄉俗者也。然野人亦自有智愚。其智者亦知當正其衣冠。而習而安焉。此習於惡則遷之事也。其愚者見君子之正其衣冠也。亦有所不安於其心。及欲往見君子。必將正其衣冠焉。此習於善則遷之事也。章指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赤子入井以發其誠。告子一之。知其羸矣。孟子精之。是在其中。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人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己身出也。謂食色至內也。○正義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在是。性即在。此禽獸之性。所以不兼也。人知飲食男女。聖人教之。則知有耕鑿之宜。嫁娶之宜。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兼也。人性之善。所以異於禽獸者。全在於義。義外非內。是人性中本無義矣。性本無義。將人物之性同。告子始以仁義同比格推。則仁亦在性外。此分仁義言之。管子戒篇。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孟子怪告子是言也。謂何以至外也。○正義曰。易文言傳云。義以仁內。義外也。謂仁內。義外。孟子怪告子是言也。謂何以至外也。告子所云義外。或同此意。故詰之。曰彼長而

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告子言見彼人年長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於我也。猶白色見於外也。○正義曰。呂誘注云。長。大也。禮記祭義云。立敬自長始。彼長之長。指彼人之年長。故以大釋之。我長之長。指我因其長而敬之。故以敬明之。長大之年。在彼不在我。故云非有長於我。彼在我之外。是長大之年在彼。即是外也。非有長於我。即是從其長於外。從其白於外。即曰異於白。馬之白也。是非有白於我。互文相例也。近解非有長於我。謂非我先預有長之心。○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孟子曰。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老人邪。且謂老者爲有義乎。將謂敬老者爲有義乎。敬老者己也。何以爲外也。○正義曰。孔氏廣此答告子。魯彼白而我白之語意。言長之說異於白之說。不相猶也。古人文字。不必拘拘定以白馬與白人相偶。若必謂白字當屬馬上。或絕異字爲一句。下乃言人之於白馬之白。無以異於白人之白。文義亦通。先斷之曰異。而後申其所以異之處。正同他章每先曰否。而次詳其所以否之實也。按孔氏說是也。異字斷句。即趙氏長異於白之謂也。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所謂白馬白人。同以爲白可也。白無異於白。長則有異於長。此長之所以異於白也。○正義曰。魯禮卿飲酒禮云。衆賓之長升。注云。長其老者。國語晉語云。齊侯長矣。韋昭注云。長。老也。是長即老也。告子以長爲義。而不知以長之爲義。故先以白馬白人不同。則出長馬長人不同。言長人之長。必用我心長之。分明權在長之者。而不在長者。長之既在我心。則權度悉由中出。安得以義爲小乎。長之權全在我。安得云非有長於我也。○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告子曰。愛從己則己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老者在。故曰外。○正義曰。此告子再申義外之說也。孟子詰之分別言之。義雖屬長之者。乃長之者因長者而生。故仍以爲外耳。弟同而愛與不愛異。是愛之權在我。長同則長之權不同。是長之權在彼。理本不足。難以豁然。○曰。若秦人之之炙。無以異於吾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吾炙亦有外與。○孟子曰。昔

衆同等。情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己之老。亦同。己清往敬之。雖非己衆同矣。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耆炙之意。豈在外邪。言楚秦喻遠也。注。耆炙至遠也。○正義曰。耆猶愛也。告子以愛不同。明長同。孟子則以耆長同。而情在於外乎。愛之長之。皆是以我爲悅。秦人之弟非吾弟。以其親不同。故不同愛。楚人之長非吾長。以其長同。故同長。秦人之炙非吾炙。以其美同。故同嗜。物亦有然。謂炙之同美。猶長之同長也。知吾所以嗜之者。由心辨其美。則知吾所以長之者。由心識其長。若謂義之同長爲外。則食之同美。亦可謂之外乎。告子既知甘食爲性。故孟子以耆炙明之。孟子告子居齊。故以秦楚爲遠。音義云。耆。章指。言事雖在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也。

孟子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注。孟子亦以爲義外也。○正義曰。翟氏竊而曉直以季任嘗之。知當時所據經文。實亦未有孟字。蓋此與任人食色之間。同在一時。觀兩章文勢。盡一可見也。竊嘗疑季子爲孟子弟。有所疑問。何不親詣孟子。孟子亦何不詔之而命。而必襲轉於公都子。又疑宋政和五年。詔以樂正子享孟子廟。孟仲子封新泰伯。與公孫丑萬章等十七人皆從祀。惟季孫子叔之在。疑似間也。未嘗缺失。而何獨無孟季子。今乃知孟子書中。本不云孟季子也。趙氏佑固故錄云。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而尊於孟子。則孟季子當亦其倫。何至報告子之言。重相證難。全背孟子。殆別一人。故注無文與。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注。公都子曰。以敬在心而行之。故言內。曰。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孟子曰。敬誰也。

曰。敬兄。注。公都子曰。嘗敬兄也。酌則誰先。○孟子曰。酌酒則先酌誰。曰。先酌鄉人。○公都子曰。嘗先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孟子曰。所敬者兄也。所酌者鄉人也。如此義果在外。不由內也。果猶竟也。注。果猶竟也。○正義曰。國語晉語。果喪其田。韋昭注云。果猶竟。竟義同。果在外。非由內也。呂氏春秋忠廉篇云。果伏劍而死。高誘注云。果。終也。終與請義。竟義同。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公都子無以答季子之問。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

鄉人。孟子使公都子答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在賓位。故先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兄。斯須

之敬在鄉人也。注。言弟至人也。○正義曰。孟子教公都子折敬季子先酌鄉人之說。做其說以難之也。庸敬斯須之敬。因事轉移。隨時必變。吾心確有權衡。此真義內也。庸常。爾雅釋詁云。趙氏佑溫

故錄云。古禮之鄉。可謂莫如祭必用尸。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為子行也。而北面事之。則父且敬子。何況兄弟。此不言子獨言弟。特取與敬兄對文。蓋舉儀禮對舉奠之禮。祭自若夫人。

賓三獻既行。則有上嗣舉奠以獻尸。而後行禮。既醉之朋友。謂眾賓。君子有孝子。謂主祭者長嗣也。則尸用衆子或從子。是其弟矣。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先王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禮五服五刑。其

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於心以為之裁制。親親之親。尊賢之等。禮所生也。酌鄉人敬尸二事。其皆禮之用也。而莫非義之所宜。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虛之教。至於提提仁義。絕滅禮樂。從此起

矣。自宋以下。一二賢智之徒。病漢人訓詁之學。得其粗迹。務矯之以歸於內。而達道達德九經三

重之事。置之不論。此真所謂告子未嘗知義者也。蓋子曰。宜在我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為一言。以此舉之。義之言我也。此與孟子之言相發。季子聞之曰。敬

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注。隨敬至在外。○

前言所辨。終竟不易也。則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

外也。注。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心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從人所欲。豈可復謂之外也。注。

往。湯水至外也。○正義曰。湯水之異。猶叔父與弟之異。冬則飲其溫。夏則飲其寒。是飲食從人所

欲。非人從飲食為轉移也。故飲湯飲水。外也。酌其時宜而飲者。中心也。敬叔父敬弟。外也。酌

其所在而敬者。中心也。孟子言位。公都子言時。義之變通。時與位而已矣。孟子學孔子之時。而

闢發乎通變神化之道。全以隨在轉移為用。所謂集義也。而告子造義外之說。不隨人為轉移。故以

勿求於氣勿求於心為不動心。與孟子之道適相反。義外之說破。則通變神化之用明矣。毛氏奇齡四

書證言云。嗜食在內。與敬長在外正別。此何足辨。亦何足以服告子。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與

嗜泰人之炙二句相反。使難者曰。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果在外。非由內也。何以解之。嘗以二

者問先仲氏。先仲氏曰。敬長無人我。以長在人耳。今嗜炙亦無人我。此非人也。物也。且其無

人我而必長人者。以長在外耳。則人物有別矣。此緊承長楚人之長二句。愛在外與嗜炙在內大

別。此借仁內以駁義外也。一日。以在位而易其敬。猶之以在時而易其飲也。六嗜食甘飲者。章指

愛也。愛亦在外矣。嗜炙是嗜嗜。此是異飲。嗜炙以仁內藏義外。此以義外敬仁內。不同。章指。

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違情。知所以然。季之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正義曰。性在化。○正義曰。化。變化也。公都子道告子以爲人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正義曰。性在化。○正義曰。化。變化也。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正義曰。性在化。○正義曰。化。變化也。公都子曰。或以爲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之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爲善。幽厲虐政之起。民皆好暴亂。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正義曰。公都子曰。或以爲人各有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爲君。象爲臣。不能使之爲善。瞽瞍爲父。不能化舜爲惡。紂爲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此二子爲不仁。是亦各有性也。

○正義曰。性可至比干。○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居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按公都子此問。即其說也。漢藝文志世子二十一篇。名頌。陳人。七十子之弟子。韓非子八儒。有漆雕氏之儒。世子或其徒與。蓋或入二說。皆原於聖門。而各得其一偏。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者也。古論語傳曰。辟如堯舜。禹稷契與之爲善。則行。鯀鮪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爲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詳見漢書古今人表。與或人舜象之喻略同。○注。紂爲君至不仁。○正義曰。公都子炎武日知錄云。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此古人文章之善。翟氏顯考異云。陸象山集與周元忠書曰。以紂爲兄之子。此是公都子引當時人言。史記微子是紂庶兄。皆帝乙之子也。比干則但云紂之親戚。太史公亦莫知爲誰子也。今據公都所引文義。則是以微子比干爲帝乙之弟。而紂於二人爲兄之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按史記以微子爲紂庶兄。翻其所原。乃屬呂氏春秋。呂氏言宜難察信。殷王兄紂弟及者十四。其後之傳及兄子。孟子書兩稱王子比干。二人稱謂同。或其孫會中之嫡系。詎不得當元子稱邪。箕子稱微子曰王子。孟子書兩稱王子比干。二人稱謂同。或其同處。象山言最爲超卓。孟子所聞。必當實於史記。讀孟子者。似不必因史記生疑也。

今日

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然則彼之所言皆非耶。

○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問告子言生之謂性。言性無善無不善。言食色與。曰。否。荀揚所謂性者。古今同謂之性。即後儒稱爲氣質之性者也。但不當遺理義而以爲惡耳。在孟子時。則公都子引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言不同。而所指之性同。荀子見於聖人生而神明者。不可擬之人人。其下皆學而後善。順其自然。則流於惡。故以惡加之。論似偏與有性不善合。然謂禮義爲聖心。是聖人之性獨善。實兼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揚子見於長善則爲善人。長惡則爲惡人。故曰人之性也善惡混。又曰。學則正。否則邪。與荀子論斷。似參差而匪異。韓子言性之品有上中下。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此即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會通爲一。朱子云。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皆不甚相遠。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也。直會通公都子兩引或曰之說。解論語矣。程子云。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質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此與有性善有性不善合。而於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亦未嘗不兼。特彼仍其性之名。此別之曰氣稟耳。程子又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朱子釋之云。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止可謂之理。未可名爲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墜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據樂記人生而靜。與感於物而動對言之。謂方其未感。非謂人物未生也。中庸天命之謂性。謂氣稟之不齊。各限於生初。非以理爲在天在人異其名也。倪如其說。是孟子乃進趨人物未生未可名性之時。而曰性善。若就名性之時。已是人生以後。已墜在形氣中。安得斷之曰善。由是言之。將天下古今。惟上聖之性。不失其性之本體。自上聖而下。誣人之性。皆失其性之本體。人之爲人。舍氣稟氣質。將以何者謂之人哉。是孟子言人無有不善者。程子朱子言人無有不惡。其視理微如有物。以爲歸理。雖顯遵孟子性善之云。究之孟子就人言之者。程朱乃離人而空論夫理。故謂孟子論性不實氣。不備。若不親理如有物。而其見於氣質不善。卒難通於孟子之直斷曰善。立說似同於孟子。而實異。似異於荀子。而實同也。孟子不曰性無有不善。而曰人無有不善。性者。人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而物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舍氣類更無性之名。醫家用藥。在精辨其氣類之殊。不別其性。則能殺人。使曰此氣類之殊者。已不是性。良醫信之乎。凡植不稼。卉木。畜鳥獸蟲魚。皆務知其性。知其性者。知其氣類之殊。乃能使之碩大蕃滋也。何獨至於人。而指夫分於陰陽五行以成性者。曰此已不是性也。豈其然哉。自古及今。猶人與百物之性以爲言。氣類各殊是也。專言乎血氣之倫。不獨氣類各殊。而知覺亦殊。人有有種義。異於禽獸。實人之知覺大遠乎物則然。此孟子所謂性善。而荀子混種義爲人心知所不及。故則西聘之聖人。程子朱子。見於生知安行者罕觀。謂氣質不得性之曰善。荀揚之言固如是。

之殊。而薰習復有邪正之異。於是智者習於善。則愈遠於惡。即愚者習於善。亦可遠於本然之惡。若習於惡。則可遠於其本然之智。而愚者習於惡。則愈遠於智。智有等差。習而移之。可至於下愚。移而智者。性達而性之善見。移而愚者。性不達而性之善不覓。夫豈性有不善哉。不見其善而已矣。然則相遠者。因習而移其智愚。非移其相近之性也。智愚每因於習之所移。見人不平。不獲所習。而不得以此罪性也。惟夫生而上智之人。知覺獨異。雖與不善者相習。不能移而轉之。亦不能移而轉之乎智。其本非下愚而移而至於上智者。亦若是則已矣。而生而下愚之人。知覺獨庸。雖與善者相習。本有加於人。本有損於人也。其移焉者。非其性之善。忽有加於人也。忽有損於人也。夫性有不相近者也。何以知其然也。仁義禮智之性。其端見於闕隱處惡辭讓是非之情者。雖下愚之人。未嘗不皆有也。由是言之。孟子性善之說。以情驗性之指。正孔子性相近之義疏矣。情。其善之自然而發者也。才。其能求本然之善而無不得者也。性。善故情善。而才亦善也。誠意之功。在毋自欺。而毋自欺之事。曰慎獨。意非私意之謂。乃真好真惡之情發於性者。此真好真惡之情。人皆有之。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可以為善者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問公都子問性列三說之與孟子言性善異者。乃舍性而論情。偏舉善之端為證。彼荀子字義疏證云。曰今人之性。生而有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惡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藉有師法之化。禮義之尊。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是荀子證性惡。所舉者亦情也。安見孟子之得。而荀子之失與。曰。人生而後有情。有欲。有知。三者。血氣心知之自然也。絀於欲者。聲色臭味也。而因有愛畏。發乎情者。喜怒哀樂也。而因有慘舒。辨於知者。美醜是非也。而因有好惡。聲色臭味之欲。資以養其生。喜樂哀樂之情。感而接於物。美醜是非之知。極而通於天地鬼神。聲色臭味之愛畏以分。五行生克為之也。喜怒哀樂之慘舒以分。時遇順逆為之也。美醜是非之好惡以分。志慮得違為之也。是皆成性然也。有是身故有聲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具。故有喜怒哀樂之情。惟有欲有情而又有所知。然後欲得遂也。情得達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達。斯已矣。惟人之知。小之能盡美醜之極。大之能盡是非之極。然後欲之不得者。廣之能遂人之欲。達己之情者。廣之能達人之情。道德之感。使人之欲無不遂。人情無不達。斯已矣。欲之失為私。私則貪邪隨之矣。情之失為偏。偏則乖戾隨之矣。知之失為蔽。蔽則參差隨之矣。不私。則其欲皆仁也。皆禮義也。不偏。則其情必和易而平恕也。不蔽。則其知乃所謂聰明聖智也。孟子舉闕隱處惡辭讓是非之心。謂之心。不謂之情。首云情猶素也。實也。孟子於性。本以為善。而此云則可以為善矣。可之為言。因性之等差而觀其善。則未見不可也。下云乃所謂善也。對上今日性善之文。繼之云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為陷也。才之成。為不善者。陷。傾其心。故其良心。至於格亡之盡。道禽獸不遠者也。言才則性見。言性則才

見。才於性無所增損故也。人之性善。故才亦美。其往不美。未有非陷溺其心使然。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才可以始美而終於不美。由才失其才也。不可謂性始善而終於不善。性以本始言。才以體質言也。體質幾壞。究非體質之類。又安可究其本始哉。體按孟子性善之說。全本於孔子之贊易。伏義畫卦觀象。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俾天下萬世。無終上智下愚。人人知有君臣父子夫婦。此性善之指也。孔子贊之。則云利貞者。性情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禽獸之情。不能旁通。即不能利貞。故不可以為善。情不可以為善。此性所以不善。人之情則能旁通。即能利貞。故可以為善。情可以為善。此性所以善。禽獸之情何以不可為善。以其無神明之德也。人之情何以可以為善。知其性之神明。性之神明。性之善也。孟子於此。明揚性善之情在其情。則可以為善。此顯會乎伏義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言。而得其要者也。說文心部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情陰而有欲。故貪婪爭奪。端由此起。荀子謂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性。而合於義。分亂理而歸於暴是也。情欲之為不善。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即能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此孟子所謂可以為善也。荀子據以為性惡。荀子但知禮而不通易者也。孟子據以為性善。孟子深通於易而知乎禮之原也。孔子以旁通言情。以利真言性情。利者變而通之也。以己之情通乎人之情。以己之欲通乎人之欲。己欲達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因己之好貨。而使居者有積食。行者有裹糧。因己之好色。而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如是則情通。情通。則情之陰已受治於性之陽。是性之神明。有以運旋乎情欲。而使之善。此情之可以為善也。故以情之可以為善。而決其性之神明也。乃性之神明。能運旋其情欲。使之可以為善者。才也。孔子贊易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為三才。有此才乃能迭用柔剛。旁通情以立一陰一陽之道。才以用言。旁通者情。所以能旁通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才也。通其情可以為善者。才也。不通情而為不善也。無才也。云非才之罪。猶云無才之罪也。蓋人同具此神明。有能運旋乎情。使之可以為善。有不能運旋乎情。使之可以為善。此觀乎才與不才。才不才則智愚之別也。智則才。愚則不才。下愚不移。不才之至。不能以性之神明運旋情欲也。惟其才不能自達。聖人乃立教以達之。其先民不知夫婦之宜則。上下尊卑之宜有等。此才不能自達也。伏義教之。無論智愚。皆知夫婦之別。皆知上下尊卑之等。所謂通其神明之德也。使性中本無神明。豈教之所能通。民之不知有父母但知有母。與禽獸同。聖人教民。民皆知人道之宜定。而各為夫婦。各為父子。以此教禽獸。仍不知也。人之性可因教而明。人之情可因教而通。禽獸之性。雖教之不明。禽獸之情。雖教之不達。孔子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可以無大過。即是才可以為善。性之善全在情。可以為善。情可以為善。讀其能由不善改而為善。孟子以人能改過為善。決其為性善。伏義之前。人同禽獸。其貪婪爭奪。思之可見。而伏義能使之均歸於倫常之中。賢賤之頑。象之傲。亦近乎下愚矣。而舜能使之底豫。信乎無不為善之情也。可以為善。原不謂順其情即善。乃若宜如程氏瑤田之說。趙氏以順釋若。非其義矣。○性。若順至性也。○正義曰。若順。爾雅釋言。乃若

情發於外。性藏於內。故相表裏。性之善。不爲情欲所亂。性能運情。情乃從性。則情可爲善。引
孝經者。喪親章第十八。云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
不甘。此哀戚之情也。趙氏謂孝子仁於其親。由於天性。而情即從其性之仁爲哀戚。是性善勝情。
情則從之之證也。趙氏以若其情爲順其情。故反言不順其情。是隨人而強作善者。則情非從性矣。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國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爲之。舍則失

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鑠

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算者。不得相與計多少。言

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譬如被疾

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注。上義至我也。○正義曰。前以情之可以爲善明性善。此又以心之有惻隱羞

惡羞惡恭敬敬矣。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問孟子言性。舉仁義禮智四端。所以心有是非。心有是非。則有惻

曰。人之相去。遠近明昧。其大較也。舉則就其昧焉者。隨之明而已。人雖有智有愚。大致相近。而

智愚之甚遠者。蓋鮮。智愚者遠近金等殊科。而非相反。善惡則相反之名。非遠近之名。知人之成性。

其不齊在智愚。亦可知任其愚而不學不思。乃就爲惡。愚非惡也。人無有不善明矣。舉智而不及仁

禮義者。智於天地人物事。爲成足以知其不易之則。仁有不至。禮義有不盡。可謂不易之則哉。發

明孔子之道者。孟子也。無異也。說文金部云。鑠。銷金也。國語周語云。衆口鑠金。史記索隱引

賈逵云。鑠。消也。消鑠我。猶云戕賊我。以仁義禮智爲由外鑠我。當時蓋有此言。如莊子言詘模

不殘孰爲仁。故孟子直斥其非。而以爲我國有之也。孔氏廣森經學居言云。爾雅釋詁云。鑠。笑也。

仁義禮智。得之則矣。失之則疎。然笑在其中。非由外飾成我笑者。也。所以不顧人之文繡也。○注。

譬如至昏也。○正義曰。國語晉語。晉臣曰。僇昏不可使謀。韋昭注云。僇。無知。昏。闇亂也。此與

不。入。其何善之爲。此言僇昏之人。不可教之以善。故趙氏引以證下愚不移也。周禮秋官司刺。三

故曰。憲。注云。憲。愚生而癡。賤童昏者。禮記禮器云。禮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生而癡。賤童昏。

既列於八疾。則與禮不備同。故爲被疾不成人之人。趙氏以下愚爲此癡賤童昏之人。則是不移由有疾

所以不移也。無此疾者。固無不可移者矣。尤與性善之情合。譬如趙氏自謙未定。

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

懿德。罔詩。大雅蒸民之篇。言天生衆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夷。夷常也。常好美德。孔子謂之知。

道。故曰人皆有善也。爾注。詩大至善也。○正義曰。詩在大雅烝民篇第一章。烝。詩作蒸。夷。詩作義。

生衆民。其性有眚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有美惡之人。趙氏義與毛同。不釋秉義。嘗亦同箋訓執持也。趙氏旣以法釋則。又以有

物有則爲人法天。是以有物指天。有則指人之法天。蓋亦如箋物象之說。性爲天所命。性之有仁義禮智信。卽象天之木金火土水。故以性壽天。以六情從五性。是以人之精法天之性。卽前性善勝情

情則從之之義也。程氏瑒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天分以與人。而限之於天者謂之命。人受天之所命。則從之之義也。此段文字與前段文字。皆與天分無涉。又有無過無不及之分。以為之則。是則

也。以德之極地言之。謂之中庸。以聖人本諸人之四德之性。緣於人情而制以與人遵守者言之。謂

者之所學焉而愈知。習焉而愈能者也。是之謂性。事指言天之主人。皆有善生。引而趨之。善惡異斷。高下相

筆。孔子釋詩增處字也字故字。而性筆之義見矣。章打豆云三人皆不筆。而赴二筆。是後一。荀子勸學篇云。行驕路者不至。揚僚

題寶愚外孫尋其本者乃龍一諸注云。衢道。雨道也。今秦俗猶以雨爲衢。古之遺言與。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

其心者然也。凶歲飢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暴惡也。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以飢

寒之阨陷溺其心使爲惡者也。注。富歲豐年也。○正義曰。諸語顏淵。言哉言乎。集解引。和安國云。感也。呂氏春秋當染篇。弟子彌豐。高誘注云。豐。感也。是富

卽豐也。故富歲爲豐年。○注。賴。○正義曰。呂氏春秋離俗篇。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云。賴。利也。一曰。會也。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贏。賈有餘利也。賴。贏也。高帝紀。始大人

常以臣無賴。應劭曰。賴者。恃也。晉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紅淮之間。謂小兒多詐交會爲上賴。按今人云無賴者。謂其無衣食致然耳。方言云。賴。離也。南楚之外曰賴。

賴。取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衡策云。爲魏則魯。爲秦則不賴矣。小雅采芣苢。亦是戾矣。毛傳云。戾。至也。王發云。用王之惠。能印此。本至矣。鄭主樂章云。至。猶善也。是戾與善同義。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又鄭注大學云。辰之言利也。利與善義亦相近。故利謂之辰。亦謂之賴。善謂之賴。亦謂之辰。辰賴。語之轉耳。阮氏元云。宣歲子弟多賴。賴即賴。按說文女部云。嫗。嫗也。從女賴聲。一日嫗也。貝部云。賴。賴也。從貝賴聲。禮記月令云。不可以嫗。注云。嫗。嫗解也。解即嫗。嫗賴解同義。然則富歲子弟多賴。謂其粉米狼戾。民多嫗也。月令中不可以嫗。即是不可以嫗。而子弟多賴。即非子弟多嫗也。賴與暴俱是陷溺其心。若謂豐年多善。凶年多惡。未聞嫗之與家皆由者矣。阮氏說是也。○注。非天至惡者也。○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才者。人與百物各如其性以為形質。而知能處區以別焉。孟子所謂天之降才也是也。氣化生人生物。按其限於所分而言。謂之命。操其為人物之本始而言。謂之性。據其體質而言。謂之才。由成性各殊。故才質亦殊。才質者。性之所呈也。舍才質安親所謂性哉。以物養之器。才則其器之質也。分於陰陽五行而成性各殊。則才為金為錫。及其金錫之精良與否。性之喻也。其分於五金之中。而器之所以為器。即於是乎限。命是矣。從而察之。金錫之精良與否。其器之為質。一如乎所治之金錫。一類之中。又復不同如是矣。為金為錫。及其金錫之精良與否。性之喻也。其分於五金之中。而器之所以為器。即於是乎限。命之喻也。就器而別之。孰金孰錫。孰精良與孰否。才之喻也。故才之美惡。於性無所增亦無所損。而不然也。猶金之五品。而黃金為貴。雖其不美也。莫與之比貴也。況乎人皆可以為賢為聖也。後儒以不善歸稟氣。孟子所謂性所謂才。皆言乎氣稟而已矣。其稟受之全。則性也。其體質之全。則才也。稟受之全無可據以稱言。如桃杏之性。全於核中之白。形色臭味無一弗具。而無可見。其萌芽甲拆。根幹枝葉。桃與杏各殊。由是為華為實。形色臭味。無不區以別者。雖性則然。皆據才見之耳。咸是性斯為是才。別而言之。曰命。曰性。曰才。合而言之。是謂天性。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物成性不同。故形色各殊。人之形。官器利用。大槩乎物。然而於人之道不能無失。是不踐此形也。猶言之而形不逮。是不踐此言也。踐形之與盡性盡其才。其義一也。趙氏以與之異釋兩殊。蓋以爾字為助詞。與之異但釋殊字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爾猶如此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言非天之降才如此其異也。凡後人言不爾乃爾吳爾聊復爾耳者。並與此同義。今夫辨麥播種而覆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待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正義曰。詩云。貽我來麥。言人性之同。如此辨麥。其不同者。人事兩澤有不足。地之有肥磽耳。磽。磽也。○正義曰。覆而不穀。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五經文字曰。經典及釋文皆作覆。鄭曰。覆。覆種也。與許合。許以物言。鄭以人用物言。齊語梁耕而疾覆之。以待時雨。章曰。覆。摩平也。齊民要術曰。耕荒旱。以鐵齒編覆再耨耨之。覆。覆種也。勞亦再耨。即鄭所謂覆種也。

許云摩田。當兼此二者。買又曰。春耕手勞。秋耕背白背勞。古曰。今日勞。勞。即切。集韻作擻。據按擻。今俗所稱抄也。土初耕尙粗。以鐵齒起之。其經。屢起則愈細。所謂抄也。先紀其土令細。是摩平也。既布種又耙之。是覆種也。摩平覆種二事。而皆用此後。覆種亦是摩田。而摩田不皆覆種也。此播種而後。當是覆種。諺謂覆種而不輟。方在耕耕之後。蓋始摩平其垅。不必即覆種矣。音義引丁云。音憂。壅苗根也。時方播種。尙未生苗。種已生苗。詎容摩平。丁說非是。○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居言云。日至之時。謂仲夏日至。管子輕重乙曰。九月種麥。日至而穫。輕重己曰。以春日至。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趙氏佐溫故錄云。孟子兩言日至。千歲之日至。冬日至也。至於日至之時。夏日至也。割麥無過夏至。月令孟夏之月。麥秋至。乃大穰言也。然有先四月熟者。有後四月熟者。要及夏至則無不熟。故言皆熟。乃舉最遲者以盡其餘。而下則言不同。此時有不熟。則無可復待。有盡去爲晚禾地矣。○注。耕麥至來耕。○正義曰。程氏瑤田圖藝錄九穀考云。來。小麥也。辨。大麥也。王頌農書載雜陰陽書曰。大麥生於杏。二百日秀。秀後五十日成。小麥生於桃。二百一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生於杏生於桃。並指秀時也。農桑輯要載崔實曰。凡種大小麥。得白露節可種薄田。秋分種中田。後十日種麥田。二書言大小麥。皆宿麥也。漢書武帝紀注。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乃成。故云宿麥。呂氏春秋孟夏之書。殺三葉而種大麥。高誘注。大麥。旋麥也。披旋之言。疾也。與宿麥對言。是謂大麥爲春麥。玉篇。辨。春麥也。蓋同之矣。余居北方。見種春麥者多矣。然皆小麥也。崔實曰。正月可種春麥。盡二月止。亦不分大小麥。廣志。旋麥。三月種。八月熟。出西方。似亦言小麥。而高氏注之旋麥。玉篇。額。大麥也。今考崔實言種大小麥。並以白露節爲始。惟額麥早晚無常。是大小麥之外。復有額麥。說者以額麥爲大麥類。然則額麥爲大麥之別種。非謂大麥盡名額也。王氏愈孫廣雅疏證云。釋草。大麥。辨也。周頌思文云。貽我來牟。傳云。牟。麥也。箋云。武王渡孟津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貽我來牟。又臣工於皇來牟箋云。於美乎赤烏。以牟麥俱來。是不以來爲麥也。漢書劉向傳引詩作貽。而釋之云。蓋辨麥也。始自天降。則來牟俱是麥。於文義爲允也。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辨一來二雙。象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引詩云貽我來辨。又云。齊人謂麥爲稊。稊與來通。又云。辨來。辨麥也。則亦以來爲麥。與劉向同。但不言大小耳。李金注典引。引韓詩薛君章句云。麥。大麥也。麥與辨同。來辨對文。辨爲大則來爲小矣。古者大爲牟。御覽引淮南子注云。牟。大也。大麥故稱牟也。○注。穰穰也。○正義曰。說文石部云。穰。聖也。穰。穰也。穰。穰也。毛詩王風邱中有麻傳云。邱中穰穰之處。穰穰即穰穰也。一切經音義。引孟子注云。穰穰。穰穰也。又引通俗文云。物堅硬謂之穰穰。蓋地土穰不生。故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蓋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似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

屨。我知其不爲黃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龍子。古賢者也。雖不知足大小。作屨者猶不更作黃。黃。草器也。以屨相似。天下之足略同故也。注。黃。草器也。〇正義曰。禮記曲禮云。天子之工。典制六林。注云。惟草木職亡。蓋謂作荏葦之器。黃。草器也。說文神部云。黃。草器也。與古文黃。象形。論語曰。有荷與而過孔氏之門。又子罕篇云。譬如爲山。未成一簣。集解引包曰。簣。土籠也。黃與黃通。草器。蓋卽威士之籠。於與之象形。可知其狀矣。晉書音義云。黃本作簣。黃本與嗣通。檀弓杜黃。左傳作屠蒯是也。今俗呼竹簣之小者爲蒯子。魯古之遺稱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注。口之至似也。〇正義曰。傳十七年左傳云。雍雍巫。雍人名巫。卽易牙。孔氏正義云。此人爲雍。宜名巫而字易牙也。戰國策魏策云。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燂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此易牙知味之事也。孟子此章。特於口味指出性字。可知性卽在飲食男女。曰其性與人殊。可知人性不同於犬馬。同一飲食。而人能嗜味。鳥獸不知嗜味。推之同一男女。人能好色。鳥獸不知好色。惟人心最靈。乃知嗜味好色。知嗜味好色。卽知孝弟慈信禮義廉恥。理義之悅心。猶劉秦之悅口。悅心是性善。悅口亦是性善。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注。耳亦猶口也。天下皆以師曠爲知聲之微妙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注。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儻無目者。乃不知子都好耳。言目之同也。注。子都至狂且。〇正義曰。引詩在鄭風山有扶蘇。毛傳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孔氏正義云。都謂美好而閑習於禮法。然則孔氏不以子都爲人名。乃孟子深於詩。其稱子都正本於詩。而與易牙師曠並舉。則子都實有其人矣。趙氏引詩以證是也。閻氏若環釋地續云。子都。古之美人也。亦未詳爲男爲女。杜氏往左有之。於隱十一年傳云。子都鄭大夫公孫閱。故鄭風當昭公時。遂以爲國中美男之風稱。曰不見子都。荀子非相篇云。古者

樂紂長巨姦矣。天下之傑也。故與美連文。是姦即美。又成相篇云。君子由之倣以好。倣亦姦也。衛風碩人箋云。長屬倣好。齊風還篇子之昌令。毛傳云。昌。倣好貌。釋文皆云倣本作姦。是姦即好也。呂氏春秋達德篇云。侍者曰。公姦且麗。高誘注云。姦麗皆好貌也。韓詩外傳云。以爲姦好邪。則太公年七十二。脚然而齒墮矣。鹽鐵論殊路篇云。毛嬙。天下姦人也。故曰。

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言人之心性皆同也。補云。至於心獨無所同然。承上同耆同聽言同如是耳。與前惟耳亦然諸然亦相應。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心之所同耆者。義理也。理者。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誰不同也。草食曰芻。穀食曰豢。孟子之至我口。○正義曰。戴氏震

天下不知理義之爲性。害道之言紛出。以亂先王之法。是以孟子起而明之。人物之生。類至殊也。類也者。性之大別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詰告子生之謂性。則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蓋孟子道性善。非言性於同也。人之性相近。胥善也。明理義之爲性。所以正不知理義之爲性者也。是故理義性也。由孟子而後。求其說而不得。

則舉性之名而曰理也。是又不可。耳之於聲也。天下之聲。耳若其符節也。目之於色也。天下之色。目若其符節也。鼻之於臭也。天下之臭。鼻若其符節也。口之於味也。天下之味。口若其符節也。耳目鼻口之官。接於物而心通。則其心之於理義也。天下之理義。心若其符節也。是皆不可謂之外也。性也。耳能辨天下之聲。目能辨天下之色。鼻能辨天下之臭。口能辨天下之味。心能動天下之

理義。人之才質得於天。若是其全也。孟子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推據才質而言。始確然可以斷人之性善。人之於理義也。其才非如物之與人異。物不足以知天地之中正。是故無節於內。各遂其自然斯已矣。人有天德之知。能踐乎中正。其自自然則協天地之順。其必然則協天地之常。莫非自然也。物之自然。不足語於此。

孟子道性善。察乎人之心質所自然。有節於內之謂善也。告子謂性無善無不善。不辨人之大遠乎物。微之以自然也。告子所謂無善無不善也者。靜而自然。其神冲虛。以是爲至道。及其動而之之不善。咸目爲失於至道。故其言曰。生之謂性。及孟子詰之。非豁然於孟子之言而後語塞也。亦窮於

人與物之靈蠢殊絕。犬牛類又相絕。豈不得優以爲同耳。主才質而遺理義。荀子告子是也。荀子以血氣心知之性。必敎之理義。逆而變之。故謂性惡。而進其勸學修身之說。告子以上焉者無欲而靜。全其無善無不善。是爲至義。下焉者理義以格之。使不爲不善。荀子二理義於性之事能。儒者之末

聞道也。告子貴性而外理義。異說之害道者也。凡遠乎易論語孟子之書者。性之說大致有三。以耳目百體之欲爲說。謂理義從而治之者也。以心之有覺爲說。謂其神獨先冲虛自然。理欲皆後也。以理爲說。謂有欲有覺。人之私也。三者之於性也。非其所去。貴其所取。彼自貴其神。以爲先形而立者。是不見於精氣爲物。秀發乎神也。以有形體則有欲。而外形體一死生。去情欲。以安其神。冥是非。絕思慮。以苟詭自然。不知歸於必然。是爲自然之極矣。動靜皆得。神自安也。自孟子時以欲爲說。以覺爲說。紛如矣。孟子正其遺理義而已矣。心得其常。耳目百體得其順。純然中正。如是謂之理義。故理義非他。心之所同然也。何以同然。心之明之所止。於事情區以別焉。無幾微爽失。則理義以名。專以性屬之理。而謂壞於形氣。是不見於理之所由名也。問孟子云。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非理也。非義也。凡一人以爲然。天下萬世皆然。始謂之理。謂之義。則未至於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見。非理也。非義也。心之所同然。始謂之理。而宜。名曰義。是故明理者。明其區分也。精義者。精其裁斷也。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則。名曰理。如斯精。往往難於偏私而害道。求理義而智不足者也。故不可謂之理義。自非聖人。鮮能無蔽。有蔽之。有蔽之。有蔽之。人莫患乎蔽而自智。任其意見執之爲理義。吾懼求理義者。以意見當之。孰知民受其病之無所終極也哉。六經孔孟之言。以及傳記羣籍。理字不多見。今雖至遇之人。特戾恣睢。其處斷一事。責詰一人。莫不輒曰理者。自宋以來。始相習成俗。然則理爲如有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因以心之意見當之也。於是負其氣。挾其勢位。加以口給者。理持。力弱氣留。而至於虛斷者。理屈。嗚呼。其孰謂以此制事。以此制人之非理哉。即其人廉潔自持。心無私隱。而不知事情之難得。是非之易失於偏。往往人受其病。己且終身不寤。或事後乃明。悔已無及。天下智者少而愚者多。以其心知明於衆人。則共推之爲智。其去聖人甚遠也。以衆人與其所共推爲智者較。其得理。則衆人之蔽必多。以衆所共推爲智者與聖人較。其得理。則聖人然後無缺。凡事至而心應之。其斷於心輒曰理如是。古聖賢未嘗以爲理也。不惟古聖賢未嘗以爲理。昔之人。異於今人之一啓口而曰理。其亦不以爲理也。昔人知在己之意見。不可以理名。而今人輕言之。夫以理爲如我言焉。得於天而具於心。未有不以意見當之者也。今使人任其意見則繆。使人自求其情則得。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言治國平天下。不遏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以位之卑卑言也。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以長於我與我長言也。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右。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左。以等於我言也。曰所欲。曰所惡。不過人之常情。不言理而理盡於此。惟以清絮情。故其於事也。非心出一意見以處之。苟舍情求理。其所謂理。無非意見也。未有任其意見而不稱斯民者。問以意見爲理。自宋以來。莫敢致斥者。謂理在人心故也。今日理在事情。於心之所同然。何無可疑矣。孟子舉以見人性之善。其說可得聞與。曰。孟子言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

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明理義之悅心。猶味之悅口。聲色之悅目。色之悅目。味之悅口。聲色之悅目。在物接於我之血氣。理義在事。而接於我之心。知血氣心知有自具之能。口能辨味。耳能辨聲。目能辨色。心能辨理義。味與聲色。接於我之血氣。能辨之而悅之。其悅者。必其於我。理義在事。情之條分縷析。接於我之心知。能辨之而悅之。其悅者。必其於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會子言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蓋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臭。口之知味。魂之爲也。所謂靈也。陰主受者也。心之精爽。有思慮通。魂之爲也。所謂神也。精爽主施者也。主施者斷。主受者聽。故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愚。心之官則思。是思者也。心之能也。精爽有蔽隔而不主施之時。及其無蔽隔無弗通。乃以神明稱之。凡血氣之屬。皆有精爽。其心之精爽。鉅細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其照也近。所照者不謬也。所不照則疑謬承之。不謬之謂得理。其光大者。其照也遠。得理多而失理少。且不特遠近也。光之及又有明暗。故於物有察有不察者。察者。盡其實。不察斯疑謬承之。疑謬之謂失理。失理者。照於賈之味。所謂愚也。惟學可以增益其不足而進於智。益之不已。至於日月有明。察光必照。則聖人矣。此中庸雖愚必明。孟子擴而充之之謂。聖人神明之盛也。其於事靡不得理。斯仁義禮智全矣。故理義非他。所照所察者之不謬也。何以不謬。心之神明也。人之異於禽獸者。雖同有精爽。而人能進於神明也。理義豈別若一物。求之所照所察之外。而人之精爽能進於神明。豈求諸氣稟之外哉。問後儒以人之有嗜欲。出於氣稟。而理者。別於氣稟者也。今謂心之精爽。學以擴充之。進於神明。則於事靡不得理。是求理於氣稟之外者非矣。孟子專舉理義以明性善何也。曰。古人言性。但以氣稟言。未嘗明言理義爲性。蓋不待言而可知也。至孟子時。異說紛起。以理義爲聖人治天下具。設此一法以強之。從。害道之言。皆由外理義而生。人徒知耳之於聲。目之於色。皆內也。非外也。蓋就其所知以證明其所不知。舉聲色臭味之欲。歸之耳目口鼻。舉理義之好歸之心。皆內也。非外也。比而合之。以解天下之惑。俾曉然無疑於理義之爲性。害道之言。庶幾可以息矣。孟子明人心之通於理義。與耳目鼻口之通於聲色臭味。咸根於性。非由後起。後儒見孟子言性。則曰理義。則曰仁義禮智。不得其說。遂於氣稟之外。增一理義之性。歸之孟子矣。問聲色臭味之欲。亦宜根於心。今專以理義之好爲根於心。於好是懿德固然矣。抑聲色臭味之欲。徒根於耳目鼻口與。心。若乎百體者也。百體之能。皆心之能也。豈耳悅聲目悅色鼻悅真口悅味。非心悅之乎。曰否。心能使耳目鼻口。不能代耳目鼻口之能。彼其能者各自具也。故不能相爲。人物受形於天地。故恆與之相通。盈天地之間。有聲也。有色也。有臭也。有味也。舉聲色臭味。則盈天地之間者。無或遺矣。外內資於外。足以養其內。此皆陰陽五行之所爲。外之盈天地之間。內之備於吾身。外內相得無間。而養道備。民之實矣。日用飲食。自古及今。以爲道之經也。血氣各資以養。而開竅於耳目鼻口以通之。既於是通。故各成其能而分職司之。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在色。及其壯也。血氣

方剛。戒之在剛。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之所爲不一。舉凡身之嗜欲。根於氣血明矣。非根於心也。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非喻言也。凡人行一事有當於理義。其心氣必暢然自得。皆於理義。心氣必沮喪自失。以見心之於理義。一同乎血氣之於嗜欲。皆性使然耳。耳目鼻口之官。臣道也。心之官。君道也。臣效其能而君正其可否。理義非他。可否之而當。是謂理義。然又非心出一意可以否之也。若心出一意以可否之。何異強詞之乎。是故就事物言之。非事物之外別有理義也。有物必有則。以其則。正其物。如是而已矣。就人心言。非別有理以予之。而具於心也。心之神明。於事物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則。譬有光皆能照。而中理者乃其光感。其照不謬也。人之血氣心知。本乎陰陽五行者。性也。如血氣資飲食以養。其化也即爲我之血氣。非復所飲食之物矣。心知之資於聞學。其自得之味而今也明察。是心知之得其養也。故曰雖愚必明。人之血氣心知。其天定者。往往不齊。得養不得養。遂至於大異。苟知聞學。猶欲食則貴其化。不貴其化。氣心知。其天定者。往往不齊。得養不得養。遂至於大異。苟知聞學。猶欲食則貴其化。不貴其化。不化。記問之學。入而不化者也。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我之心知極而至乎聖人之神明矣。神明者。猶然心也。非心自心而所得者藏於中之謂也。心自心而所得者藏於中。以之言學。尙爲物而不化之學。況以之言性乎。問宋以來之言理也。其說爲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故辨乎理欲之界。以爲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今以情之不爽失爲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然則無欲亦非與。曰。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明乎欲不可無也。寡之而已。人之生也。莫病乎無以遂其生。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欲遂其生。至於戕人之生而不顧者。不仁也。不仁實始於欲遂其生之心。使其無此欲。必無不仁矣。然使其無此欲。則於天下之人。生道猶促。亦猶漠然視之。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無是情也。然則謂不出於正則出於邪。不出於邪則出於正。可也。謂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迫於欲則出於理。不可也。欲其物。理其則也。不出於邪而出於正。猶往往有意見之偏。未嘗得理。而宋以來之言理欲也。徒以爲正邪之辨而已矣。不出於邪而出於正。則謂以理應事矣。理與事分爲二。而與意見合爲一。是以害事。夫事至而應者。心也。心有所蔽。則於事情未之能得。又安能得理乎。自老氏貴於抱一。貴於無欲。莊周書則曰。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拿故靜也。萬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夫虛靜恬澹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此老莊之說。非中庸雖愚必明之道也。有生而遇者。雖無欲亦愚也。凡出於欲。無非以生以養之事。欲之失。爲私不爲欲。自以爲得理。而所生之實謬。乃蔽而不明。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與蔽二端而已。私生於欲之失。蔽生於知之失。欲生於血氣。知生於心。因私而後欲。因欲而後血氣。因蔽而後知。因知而後心。老氏所以言常使民無知無欲。彼自外其形骸。貴其真宰。後之釋氏。其論說似異而實同。宋儒出入於老釋。故雜乎老釋之言以爲言。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人知老莊釋氏異於聖人。聞其無欲之說。潛未之信也。於宋儒則信以爲同於聖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陷人者。視古聖賢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參出於辭細隱曲。不指諸意。不足爲怪。而及其貴

以理也。不難舉廢世之高節。著於義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
謂之讓。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
捷之於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辭之者。死於理。其誰辯
之。嗚呼。離乎老釋之言。以爲言。其得甚於申韓如是也。六經孔孟之書。嘗言以理爲如有物焉。外
乎人性之發爲情欲者。而強制之也哉。孟子告齊梁之君。曰與民同樂。曰省刑罰薄稅斂。曰必使仰
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仁政如是。王道如
而已矣。問樂記言誠天理窮人欲。其言有似於以理欲爲邪正之別。何也。曰。性譬則水也。欲譬則
水之流也。節而不過。則爲依乎天理。爲相生養之道。譬則水猶地中行也。窮人欲而至於有悖逆詐
僞之心。有怙作亂之事。譬則洪水橫流。汎濫於中國也。聖人教之反躬。以己之加於人。殺人如
其立說之工者。且直絕其原。是遏欲無欲之喻也。其所無事。非惡汎濫而塞其流也。惡汎濫而塞其流。
莫也。四體之於安佚也。此後儒視爲人欲之私者。而孟子曰性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
如命之東則不得而西。言性之欲之不可無節也。節而不過。則依乎天理。非以天理爲正。人欲爲邪
也。天理者。節其欲而不窮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窮。非不可有。有而節之。使無過情。無不及情。
可謂之非天理乎。試以人之形體與人之德性。比而論之。形體始乎幼小。終於長大。德性始乎蒙昧。
終乎聖智。其形體之長大也。資於飲食之養。乃長日加益。非復其初。德性資於學問。進而聖智。
非復其初明矣。人物以類區分。而人所稟受。其氣清明。異於禽獸之不可開通。然人與人較。其材
質等差凡幾。古聖賢知人之材質有等差。是以重問學。貴擴充。老莊釋氏謂有生皆同。故主於去情
之性。卒然後知禮義。其說亦足以伸。陸子靜王文成諸人。同於老莊釋氏。而改其毀訾仁義者。以
爲自然全乎仁義。巧於伸其說是也。程子朱子尊理。而以爲天與我。幾荀子尊禮義。以爲聖人與我
也。謂理爲形氣所汙壞。是聖人而下。形氣皆大不矣。即荀子性惡之說也。而其所謂理。以爲泰泊
附著之一物。猶老莊釋氏所謂真宰真空之虛泊附著於形體也。理既完全自足。難於言學以明理。故
不得不分理氣爲二本而各形氣。蓋其說誠難擇傳合而成。令學者眩惑其中。雖大經孔孟之言具在。咸
習非勝是。不復求通。嗚呼。吾何敢默而息乎。○往。理者得道之理。○正義曰。易說卦傳云。和順
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孔子言道德性命。指出理字。此孟子所本也。道者行也。凡
路之可通行者爲道。則凡事之可通行者爲道。得乎道爲德。對失道而言也。道有理也。理有義也。
理者分也。義者宜也。其不可通行者。非道矣。可行矣。乃道之達於四方者。各有分焉。即各有宜
焉。趨燕者行乎南。趨齊者行乎西。行焉而弗宜矣。弗宜即爲失道。趨燕者雖行乎北。而或達乎趙。
趨齊者雖行乎東。而或止乎魯。行焉而仍弗宜矣。弗宜則非義即非理。故道之分有理。理之有義。
理於義者。分而得於義也。准分故有宜有不宜。理分於道。即命分於道。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
子以理義明性。即孔子以理於義明道也。趙氏以得道之理明之。得道之理。即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也。後言理。或不得乎孔孟之情。故戴氏詳爲闡說是也。說者或並理而斥言之。則亦世乎未聞道矣。○注。草食曰芻穀食曰黍。○正義曰。禮記月令仲秋策芻黍注云。養牛半曰芻。大家曰黍。說文艸部云。芻。刈草也。飼牛半以草。故即養牛半爲芻。樂記云。夫黍爲酒。注云。以穀食大家曰黍。是大家穀食者也。故即稱大家爲黍。大戴記會子天圓篇云。宗廟曰芻黍。山川曰犧牲。阮氏元校勘記云。章指言人稟性俱有好憎。耳目口心於悅者同。或爲君子。或爲小人。猶雞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孟子言是。所以易而好之。○趙氏兼言好惡。好惡情也。仍申明可爲善之義也。按氏廷堪好惡說云。人之性受於天。目能視則爲色。耳能聽則爲聲。口能食則爲味。而好惡實基於此。大學言好惡。中庸申之以喜怒哀樂。蓋好極則生喜。又極則爲樂。惡極則生怒。又極則爲哀。過則伏於情。反則失其性矣。性者。好惡二端而已。大學云。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然則人性初不外乎好惡也。受亦好也。故正心之念。懷惡懼好。樂憂惡。齊家之親。愛踐惡。畏敬哀矜。敬慎。皆不離乎人情也。大學性字。義此一見。即好惡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太叔對趙盾子曰。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此言性。即食味別聲被色者也。又云。是故審行信令。稱福賞罰。以創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蓋喜怒哀樂。皆由好惡而生。好惡正。則協於天地之性矣。則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注。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之貌。牛山木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注。牛山至之貌。○正義曰。關氏若璩澤地錄云。牛山。齊之東南山。是趙氏在複壁中所注。與桓公家連在牛山上是。○注。牛山一名南郊山。天齊淵出焉。齊以此得名。梁劉昭不知引何人孟子注云。南小山曰牛山。晉左思齊都賦云。牛嶺嶺其南。列子力命篇。齊景公僻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臨涕。夫臨曰北。正以山實在南。邑外謂之郊。○注。牛山。齊之東南山。是趙氏在複壁中所注。王氏舍孫廣後說云。愚長也。愚與樂通。○注。牛山。齊之東南山。是趙氏在複壁中所注。毛詩言。王

洗濯者然。故趙氏以濯
濯爲無草木之貌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

猶斧斤之於木也。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固存在也。言雖在人之性。亦猶山之有草木。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

夜之思欲息長仁義。平旦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與賢人相近之心。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疏注。存在至遠也。○正

義曰。爾雅釋言云。存。存在也。是存卽在也。良之義爲善。良心卽善心。善心卽仁義之心。放者。存之反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以與吳王爭一旦之死。高誘注云。旦。朝也。旦旦猶云朝朝。亦卽

日日也。且言非一日也。日日放其良心。猶日日伐其山木。山木由此不美。人心亦由此不良。良亦美也。其日夜之所息。喻氏解爲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息之義爲生。長所息。指生長此心之仁。日日也。且言非一日也。日日放其良心。猶日日伐其山木。山木由此不美。人心亦由此不良。良亦美也。其日夜之所息。喻氏解爲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息之義爲生。長所息。指生長此心之仁。

義。仁義不能無端生長。破趙氏以思欲明之。蓋雖放其良心。其始陷溺未深。尙知自悔。雖爲不仁。而思欲向善而反仁。雖爲不義。而思欲向禮而反義。此思欲之所導。卽仁義之心所生長。用近。卽

性相近之相近。放失之後。其平且之氣。好惡與人相近。則性善可知矣。趙氏以人爲賢人。謂能性相近之相近。

存仁義之心。永放異其夏者世。其實與人相近。正謂與禽獸相近。而人。豈願相近。但目放。則目遠於人一日。日遠於人一日。即日近於禽獸一日。而其日夜所息。則仍與人近而不遠。此

孟子以放失仁義之人。明其性之善也。且曰伐之。而所習仍相近。則良心不易亡如此。此極言良心不滅亡。非謂良心易去也。故趙氏以幾希爲不遠也。或以息爲歇息。非是。以幾希爲甚。則其且

微。亦失之。趙氏佑盤故錄云。豈希言不遠。與前注幾希無幾也異。蓋亦隨文見義與。具其上

畫之所爲有體亡之矣體之反覆具其夜氣不足以存具

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入之情也

哉。臣晝晝日也。其所爲萬事有牴牾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慮也。牴牾之反覆利害于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

也人見惡人禽獸之行以爲未嘗有善才性此非人之情也國語曰晝至情也C正義曰詩文曰詩云曰明也。晝日之出入與夜爲界。宣公八年穀梁

傳。祭之旦日之享賓也。往云。旦日。猶明日也。
趙氏言晝日也。是以日釋晝也。
旦晝猶云明日。謂今日夜所息平旦之氣。
才能不遠於人。及明日出

見紛華所悅。而所惡者乃牼亡矣。音義云。丁云牼古沃切。謂梅客刺害也。言利害之亂其性。猶極
牼之刑其說。此牼從木。書梁誓今惟經舍牼牛馬。鄭氏注云。牼。是牼之牼。是牼之牼。是牼之牼。是牼之牼。
故牼亡作牼亡也。趙氏云。其所為萬事有牼亂之。則是以亂釋牼。毛詩小雅何人斯云。祗獨我心。
傳云。攪。亂也。詩大雅抑篇有覺德行。禮記鄉衣引作有牼德行。是牼與覺古通。後漢書馬融傳廣
成頌云。牼羽羣。注云。牼。諸家並古牼反。案字書牼從手。即古文攪字。謂攪擾也。牼牼牼同。
趙氏讀牼為攪。故訓為亂。丁氏以為牼牼。非其義也。何氏焯讀書記云。有牼之有當讀去聲。讀去
聲則為又。謂才有所生息。又牼亂而亡失之也。反覆即反復。息而牼。牼而又息。息而又牼。其始
息多於牼。久則牼多於息。息則仁義之心存。牼則利害之見勝。牼之不已。則心但知有利害。不復
能思欲息長仁義。是利害之邪。干犯仁義之良。故夜氣不足以存也。至牼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
乃違禽獸不遠。然則人之不遠於禽獸。亦非一日所鑒至也。坤文言傳云。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
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牼也。繫辭傳云。小人不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懼。小人
而大。此小人之福也。又云。畜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不以小善為不益而弗為
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且且伐之。牼之反覆。即漸積之謂
也。當其日夜所息。好惡尚與人近。是時早牼。尚不至於牼亡。此聖人設教。所以恥之以仁。畏之
以義。勸以利而懲以威也。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
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圖誠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長
也。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有不盡也。孔子曰。持之則在。縱之則亡。莫知其鄉。鄉猶里
以喻居也。猶心為若是也。圖注。誠得至是也。○正義曰。抱齋叢書云。苟余情其信將以德要令。注云。
度於仁義也。息仁義必以思欲。養仁義必以法度。趙氏深能發孟子之指。或謂操以任其自然。皆以法
義也。說文水部云。涓。盡也。故以盡釋涓。手部云。操。把持也。禮記曲禮釋右契注云。操。持
也。故以持釋操。舍即放。放即縱。論語雍也篇。以與爾鄰里。鄉黨乎。集解引鄭曰。五家為鄉。五
鄉為里。其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也。論語里仁為美。擇不處仁。集解引鄭曰。里
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為善也。鄭大於里。而皆為民之所居。故云鄉黨里。以喻居也。
崔猶獨也。近讀鄉為向。釋名釋州國云。萬二千五百家為鄉。鄉。向也。衆所向也。鄉里之鄉。本
取義於向。則其義通矣。毛氏奇齡聖門釋非錄云。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直接惟心之謂句。分明指
心言。蓋存亡即出入也。惟心是一可存可亡可出可入之物。故操舍惟命。若無出入。則無事操存矣。
大易慎德往來。往來者。出入也。大學心有所心不在。有所不章。指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
在。亦出入也。是心原可出入。而操舍者。則固其出入之入之也。不章指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

伐牛山。山則木茂。人則稱仁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闕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闕注。王齊王也。或怪也。○正義曰。孟子仕齊久。下云吾見亦罕。吾退而塞之者至。則是孟子仕齊。乃有是語。故知王為齊王也。呂氏春秋密為篇云。世必惑之。高誘注云。惑。怪也。或與惑同。雖

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塞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闕種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溫之。十日陰寒以殺之。物何能生。我亦希見於王。既見而退。塞之者至。謂左右佞諂順意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芽生也。闕注。易

至生也。○正義曰。小爾雅廣言云。暴。曬也。說文曰。日部云。曬。暴也。日光所曬故溫。草木五穀。雖有經冬而生者。然其種必得溫之和氣。乃能萌動。今農人精明後復種。既發牙矣。設遇風霜。則必枯萎。是陰寒以殺之也。爾雅釋詁云。希。罕也。毛詩鄭風大叔于田。叔發罕忌傳云。罕。希也。故罕見即希見也。說文艸部云。萌。草芽也。芽。萌芽也。牙與芽通。故幼小稱童牙。萌牙即萌蘖也。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闕奕博也。或曰圖棋。論語曰。不有

博奕者乎。數技也。雖小技。不專心則不得也。闕注。奕博至奕者乎。○正義曰。方言云。博謂之蔽。或謂之局。或謂之曲道。圖棋謂之奕。自關而東齊魯之間。皆謂之奕。戴氏屢疏證云。博博古通用。說文云。博。局戲也。六等十二基也。古者烏冒作博。博。基也。局博所以行基。奕。圖棋也。荀子大略篇云。六氣之博。揚雄注云。即六博也。今之博局亦二六相對也。楚辭招魂篇。苞敝象基。有六博些。王逸注云。苞。玉也。敝。博箸也。以玉飾之也。投六箸。行六基。故謂六博也。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春秋襄二十五年左傳。今寧子視君不如奕基。廣雅。博箸謂之箸。妃專。博也。廣平。博也。皆本此。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揭通作局。韓非子外儲說云。秦昭王以松柏之心為博箸。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善陸博。法

用六箸。以竹為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列子說符篇。釋文引六博經云。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用基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為之。二人互擲。采行基。若行到處即豎之。名為競。基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一牽魚。獲二

弄。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為大勝也。廣平為博局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上

四五九

之枰。取義於平也。說文云。枰。平也。韋昭博奕論云。所志不出一枰之上。小爾雅廣服。枰局謂之奕。宋氏鳳凰訓纂云。說文奕。圖基也。廣雅釋詁。圖基。奕也。奕。通作亦。大戴禮小辨篇。夫亦固十基之變。由不可既也。亦即奕字。文選博奕論注。引邯鄲淳藝經曰。基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後漢書張衡傳。奕秋以基局取譽。注云。奕。國局也。基。即所載之子。按博奕皆用基。奕爲國基。博爲局基。說文簿。局。戲也。大等十二基也。法與圖基異。按謂博奕與基是也。博蓋即今之雙陸。奕爲國基。說文簿。局。戲也。大等十二基也。法與圖基異。凡用以布列者之通名。而博之基。上高而銳如箭。亦如箭。今雙陸基俗謂之鏤。向可考見其狀。故有箭箸之名。今雙陸枰上。亦有水門。其法古今有不行。如奕古用二百八十九道。今則用三百六十一道。亦其例也。班固奕旨云。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用。劣者有僥倖。雖有雌雄。不足以爲平也。至於奕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猶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驗陟。器用有常。施設無祈。因敵爲資。應時屈伸。此分別博奕甚明。蓋奕但行基。博以擲采而後行基。後人不行基而專擲采。遂稱擲采爲博。博與奕益遠矣。趙氏以論語博奕連言。故以博釋奕。其實奕爲國基之專名。與博同類而異事也。引論語在陽貨篇第十七。〇注。數技至得也。〇正義曰。呂氏春秋察賢篇。在其數而已矣。淮南子原道訓。貴其周於數。高誘注並云。數。術也。禮記鄉飲酒義。古之學術。道者注云。術。猶藝也。坊記尙技而廢事。注云。技。猶藝也。技術皆訓藝。數之爲技。猶數之爲術。即數之爲藝。禮記少儀。游於藝。注云。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九數爲六藝之一。故數可稱藝。其實數之名。雖書律稱志云。一百二十萬是也。九數之用。其爲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金夕幾句股。其用大矣。而一枰之閒。方畧之內。勝負視乎多寡。所以商度而計較者。亦數之類也。故云小數。致之言細密也。用志不疎。不密。則負矣。故專一其心以細密其志也。致是細密。細密即是精。趙氏章句不解說志。而章指云。不精不能。不精即解不致志。不能即解不得也。趙氏注中。所略。每於章指補之。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鵠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固有人名秋。通一國皆謂之善奕。曰奕秋。使教二人奕。其一人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念欲射鵠鵠。故不如也。爲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慧亦若是。〇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援。引也。淮南子說山訓云。好射者先具繳與鵠。注云。鵠。大鵠。說文糸部云。繳。

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而不擇善。何不爲耳。注：莫甚至焉耳。○正義曰：趙氏謂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是不知好義之人也。不知好義，乃苟求心者而言。於下由是云云不實。近時通解，則以此爲反言，以佚人性之必善，必有良心。以爲下人皆有心也。何以見其欲有甚於生？於其不爲苟得見之。何以見其惡有甚於死？於其患有所不辟見之。惟其有此良心，乃能如是。使本無良心，則惟欲生而已。惟惡死而已。所欲無有甚於生，則何以不爲苟得？所惡無有甚於死，則何以患有所不辟？反復以明人必有此良心。或謂此言生死之權度。所欲有甚於生，則不苟得此生。所惡有甚於死，則不苟於辟患。此舍生而取義之事也。使無義可取，則此時所欲莫甚於生，則又以得生爲是。此時所惡莫甚於死，則又以辟患爲是。生而不義，則不苟生。生而義，則亦不苟死。不爲苟得，患有所不辟。爲貪生亡義者言也。可以得生，何不用？可以辟患，何不在死？爲輕生不知義者言也。義不在生，亦不爲。爲輕生不知義者言也。義不在生，亦不爲。當死而死，當生而生，聖人之權也。由是則生而有所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所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有不用，不用苟生也。有不爲，不爲苟惡而辟患者。有甚於生，義甚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凡人皆有是心。賢者能勿喪亡之也。注：由是至喪耳。○正義曰：趙氏以是故二字相呼吸。○注：不爲苟惡。○正義曰：苟惡，謂不肯苟且爲惡也。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噤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注：噤爾，至貌也。○正義曰：音義云：噤，呼故切。噤，丁敬忽切。叱也。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注：噤爾，至貌也。○正義曰：音義云：噤，呼故切。噤，丁敬忽切。叱也。亦由其小，故輕而不受也。注：噤爾，至貌也。○正義曰：音義云：噤，呼故切。噤，丁敬忽切。叱也。

呼。發聲也。役大賤者稱。賤而稱以賤者。而先發聲爲呼。則呼是怒聲。文選盜於陟陽侯詩。注引食類篇云。咄。咄也。曹植贈白馬王彪詩。注引說文云。咄。咄也。說文口部。咄。詞也。咄。此。怒也。言部云。詞。大言而怒也。咄之訓爲詈。趙氏以與咄稱之義不合。故用左傳呼字讀之。又解以咄咄。明其爲怒也。或以咄爲召呼。乃行鎭之人。招之使食。未見其必不肯受。下云鎭中凡人。以其賤己。正用呼役夫之意也。鎭中卽路中。○注。鎭謂至繫之。○正義曰。說文足部云。鎭。踞也。踞。踐也。踞。踏也。踏。踐也。踞踞踞踐踞踏五字相轉注。以足踐履之。則好而不繫。毛詩邶風谷風不我屑以傳云。屑。繫也。繫。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辯別有禮義與不。鍾。量器也。萬鍾於己身何加益哉。己身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爲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注。言一至之者。○正義曰。噤爾噤爾。無禮者也。不受不繫。貴禮也。萬鍾或以禮或不以禮。以禮則義可受。不以禮則義不可受。此宜辨別者也。不辨則有非禮而受者矣。音義云。辯丁本作變。云於義當爲辨。辨別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周易坤釋文由辨。荀作變。是辯變古字通用。故今本作變。五經文字云。辨。理也。辨。別也。經典或通用之。昭公三年左傳云。釜十則錫。考工記。槩氏量之以爲鍾。○注。錫。是鍾爲量器也。釜爲六斗四升。鍾爲十釜。是大斛四斗也。淮南子修務訓。螟蟧然日加數寸。○注。云。加。猶益也。人日食幾何。故於己身何有加益。昭公六年左傳。季之以仁往云。奉。養也。廣雅釋言云。供。養也。故以供釋奉。說文人部云。供。殺也。一曰供給。謂蓄養。妻則絕以養之。奉。即殺食也。詩大雅瞻卬篇君子是讒謔云。讒。知也。得字趙氏無據。而云施與。音義出得我與云。張云平聲。亦如字。以施釋與。則趙氏讀與如字。得我與。謂得獲我之所施與也。讀與爲平聲。則得我不可爲得獲之得。哀公二十四年左傳云。公如越。得大子適郢。注云。適郢。越王太子。得。相親悅也。得與德通。霍詵樂記云。德者得也。國樂齊策云。必德王。泰策云。必不德王。此得我卽德我。所知之人窮乏。而我施與之。則彼必以我爲恩德而親悅我也。近時通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者不得簞食而食。則身死尚不受也。今爲此三者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所謂失其本心也。章指。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簞食萬鍾。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

子則否。所以殊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困不行仁義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哀憫哉。困注。可哀憫哉。○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哀。閱也。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

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困人知求雞狗。莫知求其心者。惑也。

學問所以求之。困注。學問所以求之。○正義曰。前言放其良心。失其本心。操則存。舍則亡。賢者能惟在學問而已。學問。即中庸所云博學之。審問之。精語所解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孔子所云好古敏求。孟子所云誦詩讀書。聖人教人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者。無有他意。不過以此求其放心而已。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則但求放心。可不必於學問乎。與孔子之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何其不同邪。他日又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所存者。非空虛之心也。夫仁與禮。未有不學問而能明者也。孟子之意。蓋曰能求放心。然後可以學問。使奕秋誦詩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稟之。一心想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此放心而不知求者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嘗窮中軍之方。悉歷行之勢。亦必不能從事於奕。趙氏佑溫故錄云。往學問所以求之一語精義。然求放心非學問不爲功。須兼到乃盡耳。章指言由路求心。爲得其本。迨逐雞狗。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困注。由路求放心。即求仁義而全乎人也。章指言由路求心。爲得其本。迨逐雞狗。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病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

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困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雖不疾病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遠秦楚。爲指不若人故也。困注。無名至故也。○正義曰。無名指。無妨也。王逸注云。妨。害也。故害事爲妨害於事。但不信則非疾病。或雖不疾病而以不信妨事。尙須慮之。而又爲無名之指。非手之所常用。則不信亦不妨害事。可不慮也。指不

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困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

而反惡指。故曰不知其類也。類。事也。注。類事也。○正義曰。呂氏春秋達鬱篇云。得其類。失其大。不云。知類。知。章指。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繫於道。是以君子惡之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注。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也。

人皆知灌漑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而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也。注。拱。合至名也。序云。伊陟相大戊。享有梓桑穀共生於朝。史記集解引鄭氏注云。兩手合之曰拱。王氏鳴鶴尚書後案云。共與拱通。信三十二年傳。爾墓之本拱。杜預曰。合手曰拱。呂覽季夏紀。制樂篇載此事。高誘注亦云。滋兩手曰拱是也。說文手部云。把。握也。莊子人間世云。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釋文云。拱。恭身反。把。百雅反。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毛詩鄘風定之方中云。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箋云。樹此六木於宮。謂桐梓與榛栗椅漆爲六。是桐梓皆木名。爾雅釋木。章指。言莫知養身而養樹木。失事遠務。不得所急。所以戒未達者也。注。而養樹木。○正義曰。孔本樹上有其字。而養樹木。失事遠務。不得所急。所以戒未達者也。○正義曰。孔本樹上有其字。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注。人之至相及也。○正義曰。趙氏之意。以身對心而言。心身皆人之體。愛心亦兼愛身。則養心亦兼養身。故先言人之所愛則養之。解

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注。考。考其善否。皆在己之所養也。○正義曰。考。考其善否。皆在己之所養也。○正義曰。考。考其善否。皆在己之所養也。

大雅文王有聲篇。考卜維王。箋云。考。猶稽也。養身爲養心之所兼。則大小顯然可見。善則爲大人。不善則爲小人。欲知其爲大人小人。則不必致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

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養小則害大。養賤則害貴。小口腹也。大心志

也。頭頸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可舍貴養賤者也。務口腹者爲小人。治心志者爲大人。○正義曰。養小至大人。○正云。大貴小賤。無可易也。注以大謂心志。小謂口腹。是已。忽增出貴謂頭頸。今有場師。舍賤謂指拇。則支矣。按頭頸貴者以下十八字。於上下文義不貫。恐非趙氏原文。

其梧檟養其楓棘。則爲賤場師焉。○正義曰。場師至師也。○正義曰。周禮地官載師。以爲場。場人每場下土二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果之物。以時斂而藏之。注云。場。築地爲壇。季秋除壇中爲之。詩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場爲納禾稼而築。故云場。以治穀。場爲圃中之地。園圃乃樹草木。今言養其楓棘。故連園言之。爾雅釋言云。師。人也。蓋場師即場人也。場人稱師。猶工師醫師師師之屬。爾雅釋木。檟檟與檟檟木別。栢山覆與檟檟特別。蓋檟檟與檟檟異而爲一類。故檟亦稱檟檟。梓與檟異。考工記注云。梓。覆屬。以其屬統言之。則檟亦桐也。覆亦梓也。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檟。檟也。釋木。櫟小葉曰檟。郭云。櫟當爲檟。檟細葉者爲檟。又大而散檟。小而散檟。郭云。老乃皮粗。散爲檟。小而皮粗散爲檟。又栢山覆。郭云。今之山檟。覆者檟之或字。阮氏元校勘記云。檟檟。古書皆作檟檟。爾雅釋木。桼。桼也。注引孟子養其桼桼。古本爾雅皆同。唐宋人本桼注。亦作桼桼。毛傳云。桼者桼也。統言之也。故桼孟子養其桼桼。古本小桼。此是桼桼小桼之誤。不可不正。小桼之語。尤爲不通。說文解字注云。桼。桼也。桼。桼也。廣本草。又本草圖經皆可證。今本改作桼桼。非是。桼之言桼桼也。孟子本作桼桼。宋刻爾雅及玉篇經曰。桼桼味酸。平。主心腹寒熱邪結氣聚。四肢酸疼。溫痺煩心不得眠。諸家皆云似桼而味酸。按齊民要術種桼第三十三云。孟子嘗曰桼桼。藝文類聚引孟子作養其桼桼。則桼桼宜作桼桼。是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爾雅桼桼。不聞桼桼爲小桼。桼。桼也。則桼桼必非一物。桼爲桼桼。桼即桼桼之桼也。

也。則爲狼疾人也。○正義曰。謂醫至人也。○正義曰。尋常養身。即但養一指。不致失其肩背。惟疾病隱於肩背而疾之人也。願見於一指。醫但見其指有疾。而不能知疾之在肩背。徒治其指。而轉有傷害於肩背。老子云。輕則失本。王弼注云。失本。謂喪身也。易東北長朋。釋文引馬注云。喪。失也。國語晉語而先紂喪。韋注云。喪。敗也。國策秦策云。紛疆欲敗之。高誘注云。敗。害也。是失喪敗害四字轉注。失即害也。趙氏讀狼疾爲狼藉。而以亂釋之。漢書劉屈氂傳云。事緒繁如此。注云。繁緒。紛紛紛也。呂氏春秋懷大篇。高誘注云。紛紛。紛亂也。楚辭憂苦篇。心紛錯而不受。王逸注云。

也。則爲狼疾人也。○正義曰。謂醫至人也。○正義曰。尋常養身。即但養一指。不致失其肩背。惟疾病隱於肩背而疾之人也。願見於一指。醫但見其指有疾。而不能知疾之在肩背。徒治其指。而轉有傷害於肩背。老子云。輕則失本。王弼注云。失本。謂喪身也。易東北長朋。釋文引馬注云。喪。失也。國語晉語而先紂喪。韋注云。喪。敗也。國策秦策云。紛疆欲敗之。高誘注云。敗。害也。是失喪敗害四字轉注。失即害也。趙氏讀狼疾爲狼藉。而以亂釋之。漢書劉屈氂傳云。事緒繁如此。注云。繁緒。紛紛紛也。呂氏春秋懷大篇。高誘注云。紛紛。紛亂也。楚辭憂苦篇。心紛錯而不受。王逸注云。

紛錄。憤亂也。狼藉紛錯。害而不知。此醫之皆憤亂者矣。滕文公上言狼戾。趙氏以爲猶狼藉。又云饑多狼籍。捐棄於地。凡饑多則紛錯。而饑多亦爲豐盛。故史記德義傳。名聲籍甚。漢書注引孟康云。言狼籍之甚。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言狼籍甚盛。或與亂之訓不同。而皆本於饑多則一也。在中醫養人疾。不知治疾。兩疾字與經文疾字無涉。經文疾字。趙氏以籍字讀之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飲食之人。人所以賤之者。爲其養口腹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嫌於養口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爲肥長尺寸之膚邪。亦爲懷道德者也。注。如使至德者也。○正義曰。國策秦策云。疑臣者不適三人。高誘注云。適音翅。翅與帝同。不啻猶云不但也。然則適豈但爲肥長尺寸之膚邪。謂如翅。則爲帝。但之詞。趙氏既云存仁義以往。是以往稱適字。又云口腹豈但爲肥賤之。存仁義而往。如大烹亦養聖賢。則不家食吉。利有攸往矣。謂其往因行仁義。非因貪口腹。故不爲尺寸之膚。爲仁義而飲食。則亦豈但爲口腹。兩讀皆可通。此所以兼存與。王章指言養其行。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說文適從彳啻聲。適啻聲相近。故古字或以適與啻。王章指言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也。注。是以君子至禮也。○正義曰。國語楚語。藍同宴思樂。在樂思善。昭公三十二年左傳云。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注。君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注。鈞。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同注。同也。○正義曰。傳公五年左傳均服振振。賈注服注皆云。均。同也。說文金部云。鈞。三十斤也。土部云。均。平偏也。同爲平偏之義。鈞爲均之通借字。故訓同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注。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慾。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注。公都子言人何獨有從小體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注。孟

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爲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六府。物。事也。利慾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故失其道而陷爲小人也。比方天所與人情性。先立乎其大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慾也。善勝惡。則惡不能奪。注。人有至不能奪。○正義曰。荀子正名篇云。緣天官。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發於喉舌。以耳異。甘苦酸澀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芬鬱腥臊酒醴奇臭。以鼻異。疾徐而形可知也。然而微知必將待天官之營其類。然後可也。五官之知。而知微知也。心之微知。而知微知也。則人莫不然而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又天論篇云。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於中。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呂氏春秋貴生篇云。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必有所制。高誘注云。四官。耳目鼻口也。制。制於心也。制於君也。呂氏以耳目鼻口爲四官。心爲君。官。制於君。說文山部云。官吏事君也。此心不在官之列也。荀子天論以耳目鼻口爲四官。以心爲天君。此義與呂氏同。其正名篇之天官。即此天官。五官。即此耳目鼻口形。不連心官。故五官之知。與心之知。無說對言。是不列五官也。揚倅以耳目鼻口心爲五官。失荀子意矣。孟子稱耳目爲官。亦稱心爲官。蓋心雖能統耳目。而各有所司。心不能代耳司聽。代目司視。猶耳目能聽能視而不能思。耳目不能思。須受治於心之思。心不能司聽司視。而非心之思。則視聽不能不蔽於物。廣雅釋詁云。官。君也。以其能治耳目之所司。則爲君。以其各有所司。則君亦是官。禮記聘義云。精神見於山川。注云。精神。亦謂精氣也。大戴記會子天官云。陽之精氣爲神。精氣在心爲思。在耳爲聽。在目爲視。以其各有所主爲官。以其各有所施爲事。供養敬用五事是也。物之義爲事。耳目之視聽。事也。外來之利慾。亦事也。物交物。謂以外來之利慾。交於耳目之視聽。其時若不以心之思治之。則視聽之事。蔽於利慾之事。視聽之事所以蔽於利慾之事者。緣利慾之事。交接於視聽之事。因而引誘此視聽也。甲乙經云。鼻者。肺之官。目者。肝之官。口者。脾之官。舌者。心之官。耳者。腎之官。肺合大腸爲傳導之府。心合小腸爲受感之府。肝合膽爲清淨之府。脾合胃爲五穀之府。腎合膀胱爲津液之府。少陰屬腎。上連肺。故將耳目藏三焦爲中瀆之府。水道出焉。風勝脫是孤之府。此六府之所合也。心屬五臟。耳目屬五官。而耳目與五臟相表裏。心與六府相表裏。孟子以心與耳目同爲官。故趙氏舉五官連六府以明之。周禮春官大司馬注。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也。故以比爲比方。阮氏元校勘記云。此天此乃亦作比者。廖本闕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此作比。按朱子文集云。舊官本皆作比字。注中此乃亦作比方。又集注云。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比。而注亦作比。乃。未詳孰是。趙注既云比方。安可因近本之譌而疑之。上文官有二。故比方之。而先立乎其大者。文意甚明。漢書賈誼傳。比物此志也。如韓曰。比。謂比方也。今多爲爲此物。公羊傳注。父老比三老。弟官。比。

要求也。得人爵棄天爵。惑之甚也。注。要求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勸學篇。以要不可必。又直諫篇。將以要利矣。高誘注並云。要。求也。終亦必亡

而已矣。注。國棄善忘德。終必亡之。章指。言古脩天爵。自樂之也。今求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惑以

招亡。小人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

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注。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者在己身。不思之耳。在己者。謂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貴。實故曰非良貴也。趙孟。晉卿之貴者。能賤人。人之所自有者。他人不能賤之

也。注。凡人至賤之也。○正義曰。良之訓為善。毛萼之傳詩。鄭氏之注禮記周禮箋詩。何氏注公羊

孟康如傳注漢書。孔晁注周書。無不然。故良心即指仁義之心。謂善心也。此良貴。趙氏明指仁義

廣譽。則亦當訓為善。謂貴之善者也。人所貴者。當貴之貴。不如仁義之貴良也。易文言傳云。

元者。善之長也。元有善義。亦有首義。故爾雅釋詁云。元良首也。良訓善。因亦為元首。此善於

彼。則此居彼上。故左傳所云良醫。即周禮所云上醫。若曰此醫之善者。亦即醫之首也。山海經西

山經。瑤琨之王為良。注云。良言最善也。最善。善之最。即善之長。善之長。即善之甚。故趙氏

解良知良能為甚知甚能。皆由善之義引申者也。人人所自有。此是解人人有貴於己者。言仁義不待

外求。實貴則趙孟能貴能賤。比仁義之貴。比較富貴之貴。所以為良。非良字有自有之訓也。良貴

猶云最貴。非良貴猶云非最貴也。自信者。以良為自有之訓。遂造為致良知之說。六書訓詁之學。不

期。其害如此。周氏柄中辨正云。孫奕示兒編。晉有三趙孟。趙孟之子曰武。趙孟之子曰孟。趙

武之子曰成。趙成之子曰軌。又名封父。諡簡子。亦稱趙孟。趙孟之子曰武。趙孟之子曰孟。趙

故其子孫皆稱趙孟。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

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注。詩大雅既醉之篇。言鮑德

者。鮑仁義於身。身之貴者也。不願人之膏粱矣。膏粱。細梁如膏者也。文繡。繡衣服也。注。詩大至服也。○正義

第一章。素問生氣通天論云。膏粱之變。王冰注云。膏。膏也。粱。粱也。又腹中論云。夫子致言

熱中消中。不可服膏粱。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熱膏粱。是不合其心。注云。膏。膏也。粱。粱

也。重文繡。謂衣裳俱用之重襲也。經文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在上者。因刺繡必先布畫五章。而後刺粉米繡黼之文。衣則以黼黻如山龍以下五等。裳則黃質而有赤色。稱爲繡裳。僅用粉米繡黼而已。王制正義引鄭注易下繫云。南方色赤。黃而赤者。故爲繡也。合之考工記及說文。繡是備五采之名也。紅氏聲相次。黼爲黑青相次。繡裳不必有五章。而五色已備。詩人謂之繡裳。繡是備五采之名也。紅氏聲向書集注音疏云。說文帶部。繡。畫粉也。衛宏說部。繡文如聚細米也。蓋繡必先畫以粉。畫爲聚米之形。乃後依其畫粉而刺之。故謂之繡。但繡實爲一章。若用畫粉爲解。似分繡爲二。故不別解。繡義。而合爲繡說也。然則繡皆先章指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梁文繡。己之所優。趙孟所貴。何用粉畫之。獨於終言繡者。舉一以見例也。章指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梁文繡。己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水勝火。取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能勝一車薪之火也。以此謂水不勝火。爲仁者亦若是。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亡猶無也。亦終必無仁矣。圖注。爲仁至仁矣。○正義曰。亦若是者。因杯水之仁。不能救與薪之不仁也。亡猶無也。亦終必無仁矣。圖注。爲仁至仁矣。○正義曰。亦若是者。因杯水之仁。不能救與薪之不仁也。釋註云。兼。同也。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即此又同於不仁之甚者也。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廣雅則同作不仁之甚者也。此說爲預。近解作助。則讀如字。國策秦策云。不如與競以勁之。高誘注云。與。猶助也。惟其信不仁而屈仁。則足以助不仁。惟其助不仁。則雖有杯水之仁。亦同於不仁之甚。而此所有杯水之仁。且終亦歸於不仁。則不特同之而已。說文亡部云。無。亡也。亡無二字相通。惟其喪亡。所以無也。趙氏讀亡爲無。以爲終必無仁。蓋既自以爲仁不勝不仁。則爲仁之心沮。而爲不仁之意萌。久而並此杯水之仁而亦喪之。則終於無仁而已矣。然則當不能勝之時。須自知仁之本微。發憤而充之擴之。則不章指言爲仁不至。不反詰曰。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亡矣。爲道不卒。無益於賢也。圖注。無益於賢也。○正義曰。荀子正論篇云。今宋子不能解人之惡。而務說人以勿辱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將以爲有益於人。則與無益於人也。趙氏以孟子言與於不仁之甚。猶荀子言與無益於人。故用此語以明與字之義。宋子言見侮之不辱。將以爲有益於人。不知同於不仁之甚也。趙氏每以注中宋子者。於章指補明。若此尤甚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莠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圖**熱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不如莠稗之草。其實可食。爲仁不成。猶是也。**圖**注。熱成至是也。○正義曰。不成。又貴信簋。則五種不成。高誘注並云。成。熟也。是熟即成也。齊氏要術種穀篇。引孟子不。如稗稗。古從夷從弟之字多通。爾雅釋草云。莠莠注云。莠。似稗。布地生穢草。邵氏晉涵正義云。故別於莠。秋水篇云。似稗米之在大倉。○莊子知北遊云。道在稗稗。李氏以爲二草名。稗有米而細。稗。布地穢草也。今之稗子。是也。拔藪似稗耳。非即稗也。稗與稗俱堪水旱。種無不熟。北方農家種之以備凶年。程氏瑤田通藝錄九穀考云。說文稗。禾別也。稗似禾而別於禾之穀。余見京東州縣農家種之。莠與稗八升。由是言之。稗斗才得米三升六合耳。而農人種之者。所以備凶年。犯勝之云。稗堪水旱。種無不熟是也。又說文稗。黍屬。音卑。今穀名中無卑音者。余以意斷之。曰禾別。曰稗。黍別。曰藪。而未敢信也。丙申歲居京師。庭中世種後生一本數十莖。貼地橫出。至生節處乃屈而上莖。節如鷄膝。莖淡紫色。葉色深綠。每一莖又節節抽莖成數穗。穗疏散。至大暑後而較熟。光澤如黍。余以爲此必藪也。見農人問之。則曰稗也。余曰。農家所種稗似粟。與此殊不類。則對曰。此野稗也。亦曰水稗。余乃檢玉簫廣韻中藪。皆有稗音。稗爲黍別無疑也。稗與並宜卑。地。又視不黍爲卑。故字皆從卑。梁大曆三年。鄱陽王範屯甌。糧乏。採菰稗菱藪以自給。其所謂稗。即野稗也。曹植七啓云。芳菰精稗。亦指野稗。謂之精者。修辭家之美稱。與召曼詩。毛氏傳所云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稗者異義。豈按不知稗稗。猶孔子言博奕滄賢。孔子非教人學博奕。稗。是天理之清枯。不勝人欲之長旺。非孟子義也。章指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莠稗是勝。是以爲仁必其成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穀。學者亦必志於穀。**圖**羿。古之工射者。穀。張也。張弩向的者。用思專時也。學也。志道。猶射者之張也。**圖**必志於穀。○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必志於穀。孔本韓志誤至。翟氏顯考異云。注端本志俱作至。宋刻九經下一志字作至。南軒孟子說。上一志字作至。按章句曰。張弩向的。用思專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張也。則原本宜皆志字。南軒注羿教人使志於穀。則其上一正文亦不應作至。○注。羿古至張也。○正義曰。說文弓部云。弩。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論語曰。焉能射。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邑部弱下云。夏后時諸侯。夷羿國也。羽部

羿下云。亦古諸侯也。皆卽此。尋帝嚳射官爲諸侯。自鉏鑿於窮石。所謂有窮后羿也。尋與羿古蓋同字。而堯時射師羿十日者。高誘云。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按說文弓部又云。彀。張弩也。弩。弓有臂者。周禮四弩。夾弩。庚弩。唐弩。大弩。毛詩小雅賓之初筵篇。發彼有的傳云。的。質也。禮記射義引此詩注云。的。謂所射之鵠也。弓弩既張。則心用於中的。故志專向於的。趙氏謂用思專於張弩之時。非謂用志於張弩也。而書盤庚上云。若射之有志。鄭氏注云。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此經云必志於毅。與書義同。趙氏注亦與鄭同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張弩向的。所謂若虞機張。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攻木之工。規所以爲圓也。矩所以爲方也。誨。教也。教人必以規矩。學者以仁義爲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也。國注。規所以爲日。孔本無也字。○注。誨。教也。○章指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鼓張規矩。以喻爲仁。學不爲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也。

卷十一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國注。國。任國之人。問孟子弟子屋廬連。問二者何爲重。國注。任重。○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任。國名。太皞之陵。風姓。釐爲任城縣。後漢爲任城國。今濟寧州東任城縣是。去古鄆城。僅百二三十里。宜屋廬子明日即可往問。禮稱宰我無宿問。連不誠有予之具哉。墨氏頗考異云。廣韻廬字下注云。孟子有屋廬著書。鄭樵通志氏族略云。晉賈人。屋廬子著書。言彭聃之法。按屋廬子未聞著書。卽在當時有之。孟子之徒。豈應言彭聃之法。或爲別一人。曰。禮重。國答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國重如上也。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國任人難屋廬子云。若是。則必待禮乎。國故食禮。○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所謂禮食者。坊記云。雖矣不食焉。按襄公三年左傳云。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國語晉語。亦有此文。韋昭注云。禮食。公食大夫之禮。孔氏左傳正義云。與之禮食者。若公食大夫禮。以大夫爲賓。公親爲之特設禮食。禮禮。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醴饗。公殺之。公立于序內西鄉。注云。不立序階上。示親饋。又大饗皆不和。實于盤。宰右執盤。左執羞。由門入。升自

降階。意階。不升堂。授公。公殺之于晉西。又宰夫授公飯。公殺之于晉西。此即親饋之禮也。又賓升席。坐。取非豆以辨。播于階上豆之閒。祭云云。又賓坐席未取飯。即稻祭于簠。皆開。此即主人親饋。則祭祭之禮也。○親迎。○正義曰。周氏謂天子不親迎。公羊謂天子亦親迎。後儒或從左氏。或從公羊。愚獨取唐陸德明無二上。不當親迎之說。以爲定論。或言無禮文可徵。不知禮固有即此可以損彼者。士昏禮。父饔子而命之迎。若宗子父母皆授。則不親迎。以無命之者也。由此推之。則天子之不親迎。可知矣。或問。然則諸侯即位而娶。無命之者。亦不親迎乎。曰。是不然。諸侯雖無父命。有王命。古者諸侯之娶。告於天子。天子命之。故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始也。夫有天子之命。則親迎焉。宜也。若天子則真無命之者也。○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音烏。歎辭也。何有爲不可答也。○曰。於音至答也。○正義曰。說文云。烏孝鳥也。孔子於即於字。然則烏於本一字。後人以於通于。故趙氏音烏。音烏。猶讀爲烏也。以爲歎辭。即烏呼之辭也。論語里仁爲美。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何氏注云。何有。言不難也。雍也篇。於從政乎何有。皇氏疏引衛瑾云。何有者有餘力也。若以雍也篇。於從政乎何有。則於如字。不讀烏。若曰。於答此任人之說。何難之有。趙氏言。何有爲不可答也。則謂任人設難爲不可答。正與何氏解何有爲不可答者相反。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引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注云。何有言若無有。此似與趙氏之意相近。蓋趙氏謂搢本齊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可言即可答。此數其不可答。謂未能搢本齊末。知其大小輕重也。以何有爲不可答。故斷於字爲句。而以爲歎辭也。不搢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孟子言夫物當搢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謂寸木高於山邪。使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帶鈞之金。豈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注。夫物至山邪。○正義曰。方言云。度高爲言解之。度與量義同。搢量即搢度也。說文立部云。埤。等也。從立專聲。春秋傳曰。埤本學末。以等者。齊簡也。故凡齊皆曰等。齊語埤本學末。章昭注云。埤。等也。舉。正也。謂先等其本。以

舉烏獲之任爲愚。則拔山超海誣人曰。我不能也。以不能勝匹雛爲愚。則爲長者折枝誣人曰。我不能也。爲堯舜。非舉烏獲之任也。乃舉一匹雛之力也。何也。堯舜之道。不遇孝弟。人之於孝弟。未有不能勝者也。故儒生能說百萬章句。連句結章。篇至百十。作春秋。刪五經。稱書微文。無所不定。此烏獲之任也。非人人所能爲也。孝弟之道。人人能爲。一匹雛之勝也。此趙氏之義也。又按鹽鐵論能言。大夫曰。夫坐言平。則收重衆烏獲之力。竊謂此即本孟子。較重即力不能勝匹雛之人。若不行而徒言。則自言能舉百鈞。即可謂之烏獲矣。然則必能舉烏獲之任。乃可爲烏獲。力不能勝一匹雛之人。而徒空言。自詡其舉百鈞。豈得真爲烏獲乎。此於孟子今日一字。體會而出。烏獲不可以空言冒。堯舜不可以形體求。不可舉堯舜之任。但形體似堯舜。不可爲堯舜。猶不能舉烏獲之任。但口稱能舉百鈞。不可爲烏獲。此又一義也。姚氏文田求是齊自訂稿云。或疑不能勝匹雛。並非正論。有人於此。於衆方角力之時。而彼獨逡巡退縮曰。吾之力。雖一匹雛。不能勝也。力雖薄。亦何至不能勝匹雛。然由其頹靡之習。則必終爲無力之人矣。今或不然。於衆皆畏憚之事。而彼獨毅然不顧曰。吾之舉不至於百鈞不止也。力雖果。亦豈能遂舉百鈞。然竭其邁往之材。久之固亦得爲有力之人矣。天下之稱有力者莫如烏獲。其所任皆舉之而莫能勝也。然試思彼亦人耳。安在烏獲之遂絕於天下也者。設使若人者訓而致之。而一旦遂至於烏獲。則亦一烏獲而已矣。人於堯舜。何獨不然。吾故曰。莫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然則人且曰。吾弗勝者。何也。凡事必歷乎其途。然後可以知其難易。今之人直未一身歷焉。而遽以不能勝自謝也。此何異於不能勝匹雛之說也。惡知夫堯舜之可爲。更非若烏獲之不可強而至哉。本文意甚懸密。學者粗心讀之。未免以辭害意。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國長者。老者也。弟。順也。人誰不能徐行者。患不肯爲也。國注。長者至爲云。○正義曰。國語晉語云。是。長者。卽老者也。荀子修身篇云。端慤順弟。漢書蕭望之傳云。前單于慕化。卿魯稱弟。蘇林云。弟。順也。顏師古云。弟爲悌。阮氏元校勘記云。孝悌而已矣。閻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舉一匹雛也。疾行不能勝一匹雛也。故云人誰不能徐行者。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國孝弟而已。人所不能者。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堯行孝弟之行。桀服窮詭非常之服。桀言不行仁義之言。桀行淫虐之行也。爲堯似堯。爲桀似桀。曰。衣得見於鄰君。可以假服。

願留而受業於門。圖交欲學於孟子。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圖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苦不肯求耳。子歸曹而求其其道。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留此學也。圖主父傳云。較然著明。又伯夷傳云。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漢書谷永傳云。白氣較然。起乎東方。張安世傳云。賢不肖較然。較然。皆言其明白易見也。呂氏春秋權勸篇云。圖子甚之。費卒篇云。皆甚苦之。高誘注並云。苦。病也。言病即苦也。呂氏春秋辨土篇云。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高誘注云。給。猶多也。多即不少也。論語子張篇云。夫子焉不學而亦何費師之有。述而篇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皆有餘師之謂也。論章指。言天下大道。人並由之。病於不爲。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圖蓋詩至蔽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言在思無邪而已。蓋歌後諱。東漢已有之。韓退之論語筆解云。蔽。猶斷也。李期云。詩三百斷在一言。終於頌而已。或趙氏亦取一言斷之義。以爲道在於爲而已。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圖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圖注。高子至小人。○正義曰。公孫丑篇。高子謂高子。注云。高子。齊人。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地術。此注則但稱齊人。毛詩序云。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孔氏正義云。高子者。不知何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爲齊人。此言高子蓋彼是也。荀氏圖考異云。韓詩外傳。又稱高子與孟子論衛女之詩。此人似長於孟子。以史稱之。與尹士追盡二章之高子蓋有別。趙氏佑溫故錄云。前已有高子以告。齊人。孟子弟子。此又論詩。後論聲樂。毛詩序亦有高子曰之文。疑即韓文所述。吳人徐整言子夏授高行子。是亦一傳詩者。蓋本學於子夏。而後又從孟子。則其齒宿矣。故得聞審度。而曰固。曰茅塞。是後注所謂鄉道未明者。然毛詩以小弁爲平王事。故得言親之過大。以所關在天下國家之大。故較之凱風失在一身者。則爲小矣。足明孟子所主詩說與毛同。高子亦未嘗不同。特其見理未精。得孟子折言之而後明。蓋爲毛詩授受所從出。往則以爲伯奇之詩。是見琴操尹吉甫愛後妻。而棄其適子伯奇者。或以爲韓詩說。蓋趙注言詩。往往從韓。如引操有梅之標。作琴解。以御于家邦之御爲享。與毛異趣。以騶騶詩爲刺邵君。並違向書。孫氏音義。閉有證明。而此獨闕。第圖注云。父虐之。其辭甚輕。則亦與母不安其室者。均爲人子所遭之不幸。不足深較大小。適足以見所傳之不確。此毛詩所以單行至今。而三家多放失也。按琴操云。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周上卿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

吉甫更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饋伯奇於吉甫曰。伯奇見妾有美色。然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試置妾空房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蟻衣領。伯奇前持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伯奇猶衣荷而衣之。采樹花而食之。唐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鼓之。太平御覽引韓詩云。黍離。伯封作也。曹植令禽惡鳥論云。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此伯奇之事。而不言其爲小弁之詩。漢書中山靖王勝傳云。斯伯奇之所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憂如擗。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臣之聞也。此上言伯奇。下引小弁之詩。乃中間以比干。則未必以小弁爲伯奇所作。惟論衡書虛篇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則或者當時有伯奇作小弁之說也。毛詩序云。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孔氏正義云。以此述太子之言。太子不可作詩以刺父。自傳意述而刺之。其首章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傳云。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臼。又說我獨于罹。違也。我後。傳云。念父孝也。引孟子此文。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固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父之爲詩也。疏越人故談笑。戚親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怪。怨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重言固陋。傷高叟不達詩人之意甚也。固注。固陋至甚也。○正義曰。論語述而篇。儉則固。集解引孔氏云。固。陋也。荀子禮記曲禮云。君子謂之固。注云。固。謂不達於禮也。堅守一說而不能通。是爲固也。廣雅釋親云。叟。父也。故以高叟爲高父。音義出焉。詩云。丁云。爲。猶解說也。按籍籍錫貨篇云。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皇氏疏云。爲。猶學也。爲。爲。猶解說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批之。音義出關弓云。丁張並音。文選三都賦。劉逵注。引孟子此文作。爲。即。治之。則必解說之矣。音義出關弓也。野備弓有所鄉也。字亦作。攴。呂氏春秋壘室篇。攴弓而射之。高誘注云。攴。引也。古聲並與攴同。變亦攴也。詭之。轉耳。說文。變持弓關矢也。昭二十一年左傳。豹則關矢。杜預注云。關。引弓也。史記陳涉世家。士不敢言。而報怨。漢書作。變。變。其並通。道。言也。大戴記會子制言中云。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道之謂。戒其不可射也。然疏則言之和。故談笑。親則言之迫。故號泣。號泣則欲其言之必受也。廣雅釋詁云。親。近也。說文。戚。爲斧鉞之名。與戚通。故爲親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小弁首章之文。毛氏傳云。舜之怨慕。曰。戕伐于昊天于父母。孔氏正義云。

子之言安與。孟子之言不妄。則序詩非也。黃大仲謂取其說。載孟子師說。余按序又曰。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成志。成母守節之志。非如鄭箋指孝子自責言。因檢孔疏。亦言母盜不嫁。為之快絕。復憶東漢姜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感凱風之下。詩之有益人倫如此。當日採風者親親其事。序詩者申美其事。遂不為聖人所闕。序風可非也。蓋七子之母。從有欲嫁之志云爾。若果嫁矣。則真於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是之謂惡。豈僅僅過而已哉。周氏柄中辨正云。從一而終者。婦人之大節。而孟子以凱風為親之過小。豈小其失節哉。嘗即不可磯之義求之。蓋曰。一念雖差。過而未遂。斯為小矣。人子當此。惟有負罪引慝。積誠悔過。可以挽回。若遂呼天怨親。則是心未盡。奚以悟親之心。或反至激怒而成之。故曰。不可磯志未著。則微而可以感消。父亂已成。則著而不容隱視。趙氏以微釋磯。蓋謂讀義為磯。不可磯即不可磯也。楚辭招魂云。微楚之結。王逸注云。微。感也。趙氏讀磯為微而釋之為感。故云。孝子感微。輒起其親。謂母以不悅激發其子。子因其微而遂起。是不可耐此微發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不可磯。按段玉裁曰。往中訓磯微也。但於雙聲求之。磯與杙微字古音同。謂摩也。故毛詩音義云。磯。居依反。又古愛反。古假借字耳。近人以石激水解之。殊誤。說文固無磯字。按讀文本部云。微所以杙斗斛也。杙。平也。易月幾望。茹爽作月既望。周禮犬人幾珥。注云。幾讀為句。從既從氣。與從幾原可相通。廣雅釋詁云。杙。摩也。摩之即所以平之。然則不可磯。即不可杙。亦即不可平。因母不安其室。心不能平。因而怨怒。與不可磯之義亦相近。或磯即事父母幾諫之幾。顯釋其親之過。是不可磯也。廣雅釋水云。磯。積也。積石在水中。晉書音義云。磯。大石激水也。此因磯之讀微。而附合於磯之為磯。故有此解。趙氏則無之也。爾雅釋詁云。俞。益也。俞即古愈字。詩小雅小明篇。政事愈盛。箋云。俞猶益也。益疏謂疏之甚也。蓋溫柔敦厚。詩教也。凡臣之於君。可相親以氣。是以詩可以興觀羣怨。怨之事父。遠之事君。如凱風之孝子。以至誠之情自責。以感動其母。此詩教之常也。高子既授子夏之詩。習知其義。而小弁之詩。情辭憤激。迥非凱風可比。實與詩教相背。故以為小人之詩。不知諸妻已孀。譏口已成。周室將亡。殊非小故。為臣子以惟以低聲緩步談笑處之。則視君父不啻路人。不亦疏已甚乎。高子但守其常。不逼其變。故孟子以固執勸之。然臣子事君父之道。究以凱風為正。事猶未著。失亦無多。不難平心婉諷。誠有未便。惟宜載明曉諭之音。樂誠心之義。循之於未形。乃直指其非。自估其直。以激其君父之怒。害及其身。禍於家國。是則不可磯之為不孝也。故孟子雖譏高子為固。而仍以不可磯切言之。則高子者。蓋不失為經師者也。舜之五十而慕。正與凱風七子同。母不安室。七子自責以慰安之。而母即不嫁。父頑母置。舜自責以入養之。而瞽瞍即底豫。然則天下無不可事之君父。故諫有五。而知愚頑未諫。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焉。是為諷諫。孔子獨從之。孟子引舜之五十而慕。以證凱風之不忍。非引以

謹小弁之章指。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生之至於親。○正義曰。儀禮喪服傳。世父母叔父母傳云。世父叔父何以謂也。與尊者一體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胷合也。昆弟四體也。白虎通諫諍篇云。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呂氏春秋精微篇云。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諱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連。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

宋輕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宋輕。宋人名輕。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石丘地名也。道遇問欲何之。國注。宋輕至名也。○正義曰。莊子天下篇云。墨子與天下之好。宋鉞。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云。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侵參等。會不足以容辯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鉞也。揚倭注云。宋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輕。輕與鉞同音。口莖反。又天論篇云。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注云。宋子名鉞。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爲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爲欲多。爲過也。據此說。則是少而不見多也。鉞。音形。又胡洽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篇。班固曰。荀卿道宋子其言貴老意。又藝文志名家者流有尹文子一篇。顏師古引劉向云。與宋鉞俱遊稷下。禮記曲禮云。從於先生。注云。先生。老人教學者。國策衛策云。乃見極下先生。注云。先生。長者有德者稱。齊策云。孟嘗君燕坐。謂三先生。注云。先生。長老先己以生者也。輕蓋年長於孟子。故孟子以先生稱之而自稱名。國氏若璠釋地續云。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孟子固嘗與宋輕有雅。故於齊則去。久之。忽遲延石丘。呼以先生。諸其所之。殆非未同而言者比也。石丘。趙氏但云地名。或以爲宋地。蓋以輕爲宋人也。張氏宗泰孟子諸國年表說云。當孟子時。齊秦所共爭者惟魏。若楚雖近秦。時方強盛。秦尚未敢與爭。惟梁襄王元年癸卯。有楚與五國共擊秦。不勝之事。而獨與秦戰。則在懷王十七年。先是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惠王患之。乃使張儀南見楚王。王爲儀絕齊。而不得秦所許。故分楚商於之地。懷王大怒。恐國兵襲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秦。與秦戰丹陽。大敗。露大將軍屈匄等。遂取漢中。王復怒。恐國兵襲秦。戰於藍田。又大敗。韓魏聞之。襲楚。至鄧。楚乃引兵歸。此事恰當孟子時。孟子是年因燕人畔去齊。疑孟子或有

事於宋。而自宋至薛。因與宋輕便於石邱。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

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正義。構兵。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

曰。國策秦策云。秦楚之兵。構而不離。又齊策。秦楚構難。高誘注云。構。連也。呂氏春秋密爲

篇云。民相連而從之。高誘注云。連。結也。又勿躬篇云。車不結軌。高誘注云。結。交也。構與

構通。交結連構四字義同。構兵即交兵也。說文華部云。華交構材也。木部。曰。軻也。讀無聞

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孟子敬宋輕。自稱其名。曰軻。不敢詳問。願聞其指。欲如何說之。

願聞其指。○正義曰。指與旨同。禮記王制云。有旨無簡不羈。注云。有旨有其

意。漢書河間獻王德傳云。文豹指明。注云。指謂意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曰。我將言其

不利也。○正義曰。指與旨同。禮記王制云。有旨無簡不羈。注云。有旨有其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

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

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而不亡

者。未之有也。○正義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各號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舉

國尙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亡矣。○正義曰。則舉國至仁義。○正義曰。大戴記保傳篇云。接給而金

給而廣中者。注云。接給。謂應所問而對。周禮天官太府以待王之膳服。外府而待邦之用。注並云。

待給也。接給。即接給也。劉熙名釋義制云。終。盡也。呂氏春秋音律篇。數將幾終。高誘注亦

云。終。盡也。終去仁義。是盡去仁義。故云舉國尙利忘仁義。舉國皆忘是盡去

也。亡與通。禮記少儀云。有亡而無疾。注云。亡。去也。故以去仁義爲忘仁義也。先生以仁義

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

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

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國**以仁義之道，不忍與兵。三軍之士悅，國人化之。咸以仁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以利爲名也？**章**指言上之所欲，下以爲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失而致傾。是以君子創業，慎其所以爲名也。**國**訓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懷率民而一焉。昭公三十一年左傳云：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此。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國**任。薛之同姓小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未報也。平陸，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孟子。受而未答也。**國**往。在薛至

幾日。漢書藝文志：東平國在城。故任國大昊後。鳳姓。厲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左傳云：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孔氏正義引世本氏姓篇云：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

畢。通言此十國皆任姓也。又引薛云：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

任。鳳姓。薛，任姓。非同姓之國。趙氏蓋誤以任爲任姓。與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國君之弟，以國氏字當在國下。春秋桓十七年，蔡季自陳歸於蔡。蔡侯弟也。莊二年，紀季以鄒入於齊。紀侯弟也。

依春秋例，季任當爲任季。傳寫顛倒耳。閻氏若樓釋地續云：平陸爲今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而儲子既相，必朝夕左右爲王辦政事。非奉王命，似亦未易出郊外。何處孟子望其身親至六百里外之下邑。方爲禮稱其幣。既題施雖列傳云：秦相穰侯東行，縣邑東歸至閭闔。閭今閭縣。去秦

都咸陽亦幾六百里。是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其境之內。非令所禁。故曰：儲子得之平陸。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

爲相與。**國**連。屋廬子名也。見孟子答此二人有異。故晷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之閒隙也。俱答二人獨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爲相，故輕之邪。**國**往。俱答二人。○正義曰：趙氏以之

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爲相，故輕之邪。**國**往。俱答二人。○正義曰：趙氏以之

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爲相，故輕之邪。**國**往。俱答二人。○正義曰：趙氏以之

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爲相，故輕之邪。**國**往。俱答二人。○正義曰：趙氏以之

季子則見之。答儲子則不見。所異在見不見。而答則同是也。若謂不見儲子。則是不答。詎有違以幣交。既受其禮而至其地不答者乎。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

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爲相故不

見。尙書洛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

我不見也。爾注。尙書至享禮。○正義曰。書序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我

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也。鄭氏注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真饗者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紅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享。獻也。言當識

別諸侯之享與不享。孟子告子篇。引此經。趙岐訓物爲事。不若鄭注義長。據孟子所引。無惟字。惟不役志于享。故謂之不享。凡民亦惟謂是不享也。趙氏以孟子自以不成享解經文。故以不及事爲

有闕。有闕即是不成享。淮南子精神訓云。可以爲天下儀。高誘注云。儀。法也。趙氏以法訓儀。謂享獻之禮。宜多儀法。今儀法有闕。即是不成享獻。儀不及物。謂享獻所當具之儀法。儀法所當

行之事。今不足也。趙氏以不足解不及。索問天元紀大論云。各有大過不及也。王休注云。不及。不足也。鄭氏以儀爲威儀。物即指所享之物。謂享獻宜多威儀。今儀不及物。是儀少而物多。意雖

與趙亦略同。然儲子以幣交。幣。即物也。得之平陸而不自往。是威儀不及幣物也。鄭氏之義尤與孟子引經之旨爲切矣。周氏用錫尙書正義云。多如漢書袁盎傳皆多益之多。享多儀。享以儀爲多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屋廬子已曉其意。聞義而服。故悅也。人問之曰。何爲若是。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越境至鄒。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爲相。得循行

國中。但逢交禮。爲其不辱賢。故答而不見。爾注。聞義而服。○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爾本作聞義服。監本服上矧增而字。毛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監本。按

當作聞義則服。章指。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答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也。爾注。亢答不

用弟子職語。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古本亢作允。似誤。亢謂不見儲子。答謂見季子。按周說非也。趙氏明言答而不見。則不見非不答也。漢書高帝紀云。沛公還軍亢父。注引鄭氏云。亢。音人。相

抗答。亢猶當也。當。即應也。亢答猶云應答耳。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

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國澤于姓。堯名。齊之辨士。名者有道德之名也。實者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孟子嘗處此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匡其君。而遽去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歸注。齊大至中矣。○正義曰。禮記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孔氏正義云。大國謂司空兼司徒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徒之官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孟子之世。七國官制尤草草。國策中雖魏會有司徒之官一見。亦不足信。大抵三卿者。指上卿亞卿下卿而言。但未嘗有司徒等名。樂毅列入燕。乃亞卿。是其證也。或曰。一卿是相。一卿是將。其一爲宰卿。而上下本無定員。亦通。周氏栢中辨正云。國策魏王使司徒執苑廩。歸注云。本周詢此主徒類者。然世卿爲魏司徒居申四年。此魏有司徒之證。楚襄王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此楚有司馬之證。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四年。公子威爲相。李兌爲司徒。此趙有司徒之證。又楚有司馬名鄭。周有司徒名布。皆見國策。豈可謂七國時無此官。但三官並設者甚少。則以上卿亞卿下卿爲三卿。其說自不可易。孟子

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伊尹爲湯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歸

湯。湯復貢之。如此者五。思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此三人雖異道。所履者一也。歸注。伊尹至一也。○正義曰。山房筆叢曰。孟子稱伊尹五就桀。蓋屢言之。以明聖人去就不常。非定以爲五也。胡氏謂無五就之事。而古凡類屢之辭。云三者多。云五未則見也。鬼谷子性全篇。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鬼谷與孟子並時。其言合符。則孟子所得於傳聞者當實云五。禮記曲禮云。雖薄之外不趨。注云。步而驅足曰趨。劉熙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趨也。赴所期也。禮記表記云。處其位而不履其事。注云。履猶行也。國語晉語云。下貳代履。韋一者。何也。歸注問一者。何也。曰。仁也。歸注云。履。步也。趨與履義相近。故以其趨爲所履也。

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於履仁而已。堯讓其遠去。故引三子以喻意也。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歸注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爲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孔伋也。二人

爲師傳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何用賢爲。注。公儀休爲執政之循吏列傳云。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鹽鐵論相刺章大夫曰。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柳子原爲之卿。然北制於齊。以相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此卽因孟子而演焉者也。盧氏文昭羣書拾補云。子原說施德言篇。作子庚乃微柳字。呂氏春秋觀表篇云。魏國從此削矣。高誘注云。削。弱也。此之削弱。由於彼之奪取。故去削奪。又申之云。亡其土地。說文水部云。微。益也。公孫丑上。曰。則弟子之誠微甚。趙氏以益芒釋之。此訓爲多。土地之亡。日見其多。斯所存乃見其削弱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注。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國亡。何但得削。豈可不用賢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注。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縣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縣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爲之崩。國俗化之。則效其哭。髡曰。如是歌哭者尙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爲之而無功者。髡不聞也。有功。乃爲賢者。不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必識知之。注。王豹。衛之善歌。〇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師掌教鼓鼗敔箏。箏。箏也。揚阿。王逸注云。徒歌曰謠。然則。謠歌同一長言。而歌依於樂。箏不依於樂。此所以分也。說文欠部云。歌。謠也。言部云。謠。齊歌也。齊歌之說有二。漢書高帝紀。皆歌謠。還東歸。注云。謠。齊歌也。謂齊聲而歌。或曰齊地之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假令齊聲而歌。則當日衆歌。不曰齊歌。李倉注吳郡賦。引曹植妾薛相行曰。齊謠楚舞紛紛。太平御覽引古樂志曰。齊歌曰謠。吳歌曰歎。楚歌曰謠。楚歌曰哇。若楚辭。吳歎。蔡謠。孟子何西魯謠。則不源於齊也。豈拔置有衆義。說文。區。从品。在尸中品衆也。爾雅釋器云。玉十謂之區。考工記鼻氏四豆爲區。皆取積衆

之名。劉涓子名碑形體云。題。區也。是衆名之大總。若區城也。聚衆聲而爲語。故云諸和湯河。謂齊聲相和也。漢書地理志。河內郡共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魏郡鄴故大阿在東北入海。史記河渠書云。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魏納至于大邲。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憊憊。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北。蓋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渤海。載之高地。即鄴東也。魏志。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詩。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隄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却從完平處更開空。使繞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賈讓云。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營水衝者。伏黎陽施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橫言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即太史公言載之高地。讀言西薄太山。即橫所謂國西山。此即鄴東大河故道。由黎陽北行。故供水至黎陽入河。若黎陽之河既竭。不北行入海。則供水已合於滎河矣。惟河水至黎陽北流。故衛風碩人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左傳稱齊先君所履。西至於河。是齊在河東。衛在河西。故衛稱河西也。河水北流。淇水全在衛地。故云。衛地雖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蓋趙氏當東漢時。鄴河久竭。河徙東行。衛地不在河西。而淇水不濱衛地。故兩引詩以明古河與淇之所在。此趙氏地舉之精也。胡氏循禹貢鑑指云。詩。衛風。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河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逕朝歌之東。故謂之北流。史記衛世家。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商墟即古朝歌城。淇水逕其西。河水逕其東。是爲河淇之閒。故傳于髡曰。王豹處於淇。而河西舍諸是也。漢書地理志。平原郡有高唐。地在齊國之西。西在右。故傳于髡曰。右也。韓詩外傳云。傳于髡曰。昔者攝封生高商。齊人好歌。高商蓋即高唐。攝封蓋即縣。據氏琳經義雜記云。文選。陸士衡樂府吳趨行。楚妃且勿歎。齊娘且莫詭。唐劉良注。齊娘。齊后也。筆爲諸歌。人皆採以爲曲。李善注。齊娘。齊后也。孟子傳于髡曰。昔縣駒處高唐。而齊后魯歌。今孟子作齊右魯歌。趙注。高唐。齊西邑。縣駒處之。故曰齊右魯歌。則趙注本不作后字。而李劉注文選。皆以齊娘爲齊后。李注又引孟子證之。蓋有別本作后字者。按作后字非也。河西齊右。言其相化者衆。若魯歌僅一齊后。非髡之情也。○注。華周至其哭。○正義曰。襄公二十三年左傳云。齊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隙。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蘄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皆而受命。日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用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祿。即華旋。杞梁即杞殖。旋與還同。乃皆言杞梁死。杞梁之妻哭。按左傳載華周之言。則周在死佚矣。古人之文。每用互見。蓋周之言。梁亦同之。梁妻以有對君之言。則周亦傳。不必周之妻不哭也。列女傳貞順篇云。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此亦專言杞梁。乃說苑卷篇。孟嘗君曰。昔華丹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隄爲之崩。城爲之隳。又立節義云。杞梁華丹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閒。不能入。隄侯重爲之崩。吾聞古之士犯難赴

難者。其去遠於物也。來。吾嬖子。嬖侯重伏類伏歲。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伏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昔人曰。子毋死。與子同甚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葬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甚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闕。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隤。而稱爲之崩。此與孟子合。且足以發明左傳卅周古字通。趙氏言城爲之崩。本列女傳說苑所記也。論衡感虛篇云。傳言杞梁氏之妻。獨城而哭。城爲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獨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爲之崩也。夫言獨城而哭者實也。城爲之崩者虛也。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於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然則城崩之說。由來久矣。詩大雅皇矣。不諱不知。識亦知也。日。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

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孟子言。孔子爲魯賢臣。不用。不能用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至。膊炙者爲燔。詩云。燔炙芬芳。反歸其舍。未及稅解祭之冕而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爲不得燔肉而愠也。知者以爲爲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爲。誠欲急去也。衆人固不能知君子之所爲。謂堯不能知賢者之志。闕孔子爲魯司寇。史記世家。作大司寇。非也。然司寇魯有以初命之大夫爲者。孔子是。韓詩外傳。魯載孔子爲魯司寇。命辭曰。宋公之子。弗庸何孫。魯孔邱。命爾爲司寇。無大字。有以再命之卿爲之者。臧孫紇是。襄二十一年。季孫謂武仲曰。子爲司寇。及後二年。出奔郕也。書於經以爲卿。故若孔子雖與聞國政。實止大夫而非卿。故經沒而不見。不然。齊來歸鄆龜陰田。陳佑問。司寇司寇。皆卿名也。豈有孔子出奔。載諸策書。修春秋時。竟削之哉。毛氏奇齡經問云。陳佑問。司寇司寇。皆卿名也。魯之三卿則三家並爲之。止司徒。司馬。司空也。若增司寇一名。即大卿矣。侯國焉得有大卿也。且其一乎。且三卿之名。近淮南關氏謂孔子初命爲大夫而非卿。不知何據。又謂侯國無大小卿。魯國焉得有大司寇。則是夫子爲司寇。或有之。曰大則未也。曰。魯國三卿。季氏爲司寇。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左傳文無可疑者。時夫子由司空爲司寇。則或代孟孫爲之。或別設一官。皆不可考。惟禮注崔氏說禮云。三卿周制。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則似

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禘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禘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紅氏承鄭黨國考云：孔子世家：魯少正卯。三月大治。歸女樂。去魯。適衛。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考十二國侯表及魯世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於定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魯之如魯。衛靈公三十八年當魯定公十三年。蓋女樂事於在十二冬春之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曾在春。故經不書。趙氏不用史記。而言從魯君祭於宗廟。蓋以春秋書郊在定公十五年夏五月辛亥。時孔子已去魯也。趙氏佐烈故緣云。郊本魯之禮。不當在常事得禮不書之例。魯蓋有時舉。有時不舉。故經有書有不書。禘者。祭肉之名。不必獨以郊。是也。賜大夫胙。禮也。不得歸肉。是君失賜胙之禮。知者與不知者所見略同。特一以肉。一以禮。而皆歸過於君。禮也。孔子以不欲歸罪於君。而自以微罪行。何也。禘肉不至於大夫。固君之疏。亦從祭者之不備也。我亦從祭者。使君失賜胙之禮。凡從祭者。均不能無過。則我黨皆有微罪。我亦不免於微罪。故以此罪行。為聖人之妙旨也。趙氏此解。從史記夫子則非罪一言悟人。蓋孔子當時臨行。必自稱此罪。故師已曰：夫子則非罪也。知與不知。皆莫測夫子妙旨。故云。衆人不識。問氏若據釋地錄云：去魯曰：遲遲吾行也。正道路低同欲絕語。何故前此助祭反舍。未及稅所著之冕輒行。以適他國。不幾悻悻乎。與據衛易異乎。蓋孔子為魯司寇。既不用其道。宜去一。禘俎又不至。宜去二。其去之之故。天下自知之。但孔子不欲其失。純在君相。已亦帶有罪焉。其所為有罪。即在不稅冕而行一句。蓋冕原祭服禮。大夫冕而祭於公是也。今也肅於道路間。尚非罪乎。故當時不知者。以孔子為為肉。變在知者亦以孔子為為無禮。乃孔子之意。則欲以己不稅冕之罪行。不欲為苟去。苟去猶言徒去。空空而去。無已一點不是處。是為徒去。榮殺報燕王。尚云。忠臣去國。不顯其名。倪孔子乎。又禮大夫士去國。不說人以無罪。住云。已雖遭放逐。不自以無罪解脫於人。過則稱己也。史記世家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觀此。似孔子當日自認一罪名而行。師已則送而解之。千載而下。猶可以情測云。或章指云。以膳肉不至遂行。無乃太甚。此之謂以微罪行。魯人為肉。為無禮之禮。正愾孔子微罪之心。或章指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冤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實。淳于雖辨。終亦屈服。正者勝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四五霸者，大國秉直道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繆、楚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是也。五霸至楚莊是也。○正義曰：白虎通號篇云：五霸者，何謂也。存其政。率諸侯朝天子。天下之化。與復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也。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大彭氏。率諸侯朝天子。天下之化。與復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也。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楚莊王。與王闔閭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淮垣也。托也。追脅諸侯。把持其政。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春秋

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攘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國巡狩述職。皆以助人民。慶賞也。養老尊賢。能者在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培克不戾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朝至三。討之以六師。移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強攘。牽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罪人也。爾雅釋言云。慶。賞也。至地也。○正義曰。爾云。賞。以禮相奉慶也。賞。賜有功也。詩小雅。楚楚者茨。孝孫有慶。箋云。慶。助也。惟南子時則訓云。行慶賞。高誘注云。賞。賜子。賞慶皆訓賜。則慶即賞。儀禮士喪禮注云。贊。加也。以地。贊。以地。即慶以地也。閻氏若璣釋地又續云。王制方千里者。封方百里之國三十云云。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開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開田以祿之。其有割地者。歸之開田。則孟子所謂慶以地。即於此一州之內也。故嘗其履有所慶。天子不見其不足。或屢有所割。天子亦不見其有餘。蓋原在王畿千里外。而天子初無所與焉。○注。培克至讓之。○正義曰。毛詩大雅蕩篇。會其培克。傳云。培克。自伐而好勝人也。孔氏正義云。自伐解培。好勝解克。定本。培。作倍。倍。即培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已兼倍於人。而自矜伐。貽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已實不能。恥於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箋云。女會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職事。惡人即不戾之人。音義云。培。丁醇侯切。孫也。聚斂也。蓋謂孫克股民之人。與毛傳不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培。把也。史漢皆言培視得鼎。師古曰。培。手把土也。大雅。曾是培克。定本。培。作倍。孟子書亦作培克。趙注但云。不戾也。毛意謂培爲倍之假借字。培有聚意。與聲音義近。有孫取意。則不同。毛詩釋文云。培克。聚斂也。此謂同聲也。方言曰。培。孫也。與聲音義培。冠孫能。以孫釋培。以能釋冠。此亦必古說。但皆非毛義。方言。培。訓。與許說合。國語周語云。刑不祭。伐不祀。征不祀。讓不貢。注云。讓。讓責也。○注。移之至命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從賞篇云。賞重則民移之。高誘注云。移。猶歸也。廣雅釋詁云。就。歸也。荀子大略篇云。移而從所往。楊倞注云。移。就也。是移之即就之也。六師本在王畿。移而就。是爲移之。即爲就之。李太青云。不朝者三。則非方伯連帥能制其命。亦非折簡可致。故須以天子六師移之。見先王武備之嚴。紀律之臧。兵出於國都而此無微發之勞。威行於侯服而彼無震驚之慮。如以物加移之而已。作移易者。悉非。說文言。部云。就。討也。討。治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發其紛糾而治之曰討。秦風傳云。蒙。討羽也。箋云。蒙。尤也。討。離也。豈雄羽之文於後。故曰尤伐。據鄭所言之。則討者亂也。治。討曰討。猶治亂曰亂也。論語。世故討論之。馬曰。討。治也。學記。古之學者。比物類。隨或作討。凡言討。皆探討。皆謂理其不齊者而齊之也。侯國亂。天子治之。故討。上討下。

之辭。上討下即上治下。翟鬲王鬲云。神者君討。是也。隱公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公羊傳云。其將人何。討賊之辭也。白虎通說伐篇云。討。猶除也。欲言臣當掃除殺君之賊也。何氏本之。曲禮道不除。注云。除。治也。除賊。亦治賊也。莊公二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社稷春秋釋例云。鳴鑼鼓以聲其過曰伐。蓋諸侯奉王命以聲諸侯之罪。既伐之。當必告於王以治之。五霸不奉王命。而率據諸侯以伐諸侯。所以爲三王之罪人。據之爲率。詳見。五霸桓公爲盛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敵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國齊桓公。五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邱。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敵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也。不得專誅不孝。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立愛妾爲嫡也。尊賢養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小。恤矜孤寡。賓客羈旅。勿忘忽也。仕爲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僚也。取士必得賢。立之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誅戮也。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曲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穀糴。不通鄰國也。無以私恩擅有所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構怨也。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也。爾葵邱之會諸侯。○正義曰。爾氏若據釋地續云。春秋有二葵邱。一齊地。近在臨淄縣西。建稱西南。故宰孔稱齊侯西爲此會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葵邱有三。其一在齊。其一在陳留之外黃。其一在晉。見於水經注。然宰孔論桓公之盟。以爲西略。則似非陳留之外黃也。答云。杜預以爲外黃。亦有以爲汾陰之葵邱者。而杜非之。以爲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預之理。杜言亦近是。然愚則竊以爲宰孔明言西略。而以爲陳留。是仍東略也。則宜在汾陰。蓋當時之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證也。故桓公特爲會於晉地以致之。亦賢者之用心也。翟氏考異云。春秋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邱。左傳。齊侯盟諸侯於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

渾大歸。此長如字也。趙大經云。大雅韓奕孔修且張。傳云。大也。禮記樂記云。長言之也。注云。長言之。引其聲也。長通語周語云。宣所以施教也。謂張施其命而徧布之。故以大釋長。又以宣申明之。距證此惡命。則不敢施自於外。趙氏蓋裁長如字而爲張大之義也。○注。逢迎至荀大。○正義曰。方言云。逢。迎迎也。自關而東曰逢。自關而西或曰迎。或曰逢。趙氏所本也。荀子修身篇云。以不拿先人者謂之襲。莊子漁父篇云。希意道言謂之譖。鬼谷子權篇云。譖。先意承欲者也。譖。古諂字。君心之惡未發。而臣先其意導之。所以爲不拿先人也。所謂希意道言也。襄公三年左傳云。稱其響。不爲諂。注云。諂。媚也。君先有意而臣張布之。是順從也。君未有意而臣先導之。是迎令也。故以迎訓逢。又以諂媚申明之。又章指言王道變衰。轉爲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匡時君也。以導字申明之。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國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鬪，是使

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使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猶不可。

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國注。贗子奪用兵者。○正義曰。天論篇云。贗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荀子解蔽篇云。贗子蔽於法而不知。非十二子篇云。向法而

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襲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綢繆之。則偶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時之有故。其言之有理。足以欺惑愚蒙。是真田蚡也。莊子天下篇云。

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又三。真到。齊。而接不。合太公。以爲有道。史。三。則事。慎到聞其風而悅。

下先生。如傳子鬲。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慎到趙

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漢書藝文志。法家者流。有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聳之。人。舉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原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云。今慎子。張守節正義云。慎子

到與孟子同時。此慎子宜卽是到。乃史佗言其學黃老。爲法家者流。不當使爲將軍。故趙氏不以爲到。而以其狹爲將軍。則以爲善用兵者耳。○注。是使孫有缺也。○正義曰。說苑脩道篇云。決

者。稱之先者也。○注。就使至陽也。○正義曰。山南曰陽。僖公二十八年穀梁傳文。閔氏若璆璠

武溫縣地。孟子遂有南陽。趙往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余謂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

史問答云。問。遂有南陽。按晉之南陽易曉。而齊之南陽僅一見於公羊傳。所云。高子將南陽之甲。見齊。南陽屬齊。必齊之地。深插入魯界中者。魯故欲一戰有之。一南陽所指各不同。全氏祖望經

以城魯。一見於陽即彼陽。所云楚交南陽。閻百錦以爲泰山之隅。本是魯地。特久爲齊奪者似得之。而先生以爲南陽即放陽。其說何所據。答云。此以漢地志及水經合之左傳。便自了然。蓋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放陽所以得名也。春秋之世。齊魯所爭。莫如南陽。隱桓之世以許田易泰山之祚。是南陽屬魯。及莊公之末。則已似失之。故高子將南陽之甲以城魯。然僖公猶以放陽之田贈季友。則魯未盡失。而晉領之視之。以居晉與許。嘗亦南陽之境。蓋大半入齊矣。自威公以後。則盡失之。蓋攷水出泰山郡之萊蕪縣西南。過縣東。桓三年公賜之。蓋大半入齊矣。南陽牟縣。牟。故魯之附庸也。又東南流逕泰山。又東南流逕龜陰之田。卽左氏定十年齊所歸也。又東南流逕明堂。又西南流逕徂狝山。又南流逕陽關。卽左氏襄十七年毀穀孫之墟。又南逕博縣。卽左氏哀十一年會吳伐博者也。又南逕龍鄉。卽左氏成二年齊侯國龍者也。又南逕梁父縣之莧表城。左氏歷十一年所營也。又西南過剛縣。儀之剛。乃春秋之間。其西南則放陽之田。又西南則城。左氏成三年所國也。又西南爲塗。左氏莊十三齊所滅也。又西南下隰。左氏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之地。又西南爲郛。則叔孫氏邑。又西南爲平陸。接左氏鄆。隰。龜陰。犇關。皆齊魯接壤地。通而言之。皆放陽之田。而皆在泰山之西南。攷水之左。則放陽非卽南陽乎。故懷子欲爭南陽。亦志在復故土。孟子則責其不教民而用之耳。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

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慎子名不悅故曰。我所不知此言何謂也。

疏注。滑釐慎子名。○正義曰。趙氏以慎子自稱滑釐不識。

則胥釐是慎子之名。慎子名胥釐。故不以爲到也。按釐與來通。詩。周頌思文。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作餘我釐彝是也。爾雅釋詁云。到。至也。禮記樂記云。物至知知。注云。至。來也。到與來爲義同。然則慎子名胥釐。其字爲到與。與墨子之徒禽滑釐同名。或以慎子即禽滑釐。或以慎子師此禽滑釐。稱其師胥釐不識。皆非是。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

地方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足以守宗

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

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

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

泥於殺人以求之乎。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地制如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豈守

宗廟典籍。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周公太公尙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後世棄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

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爲膏在所損之中邪。在所益之中也。言其必見損也。但取彼與此爲無傷害。仁者尙不肯爲。況戰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乎。國注。諸侯至文也。○正義曰。上言不足以待諸侯。謂朝聘問。實天子諸侯所用多矣。不止是也。爾雅釋詁云。典。常也。故以典藉爲常籍。說文竹部云。籍。簿書也。周禮。秋官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注云。禮籍名位尊卑之書。疏云。禮籍。禮之常也。國語周語云。省其典圖形法。注云。典。禮也。儀禮士昏禮云。吾子願先典。注云。典。法也。然則典籍即禮籍。禮籍爲名位尊卑之書。即是法度之文。典籍受之天子。傳自先祖。禮籍宗廟之典籍。即先祖之典籍也。以先祖爲宗廟。猶後世稱先祖君爲某廟也。說文刀部云。莊都說典大鼎也。則典籍猶言冊籍。○注。周公至損也。○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倭。約也。淮南子主術訓。所守甚約。高誘注云。約。少也。趙氏以倭爲少。故以爲不能滿。毛氏倭餘四書賸言云。孟子天子之地方千里。諸侯皆方百里。其地字。王制改作田字。田。卽地也。但地有山林川澤城郭宮室陂池塗塗種種。而田則無有。故田較之地。則每里減三分之一。是地有千里者。田未必有千里矣。既云班祿。祿出於田。當紀實數焉。得以三分減一之地。而強名千里。漢後儒者所以不能無紛紛也。不知孟子所云地字。亦只是田字。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章。周公之封於魯也。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又曰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則較量千百惟恐不足。當必是實數可知。而據其上文仍是地字。固知地卽田耳。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伯禽初封曲阜。漢書地理志云。成王以少師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今爲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後益封奄。歷二年入極。十年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僖十七年滅項。三十三年伐郕。取訾。文十年伐郕。取須句。宣四年伐莒。取向。宣九年取杞。十年伐郕。取鄆。成六年取郕。襄十三年取郕。二十一年郕庶以其陵園邱來奔。昭元年伐莒。取郕。四年取郕。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十年伐莒。取郕。三十二年郕黑肱以濫來奔。哀二年伐郕。取郕東田及沂西田。三年城郕。哀十七年越使后庸來言郕田。二月盟於平陽。平陽在兗州府鄆縣西南。本郕邑。爲魯所取。魯在春秋。實衆九國之地。極非郕邦根牟魯所取也。向須句卽郕邦之而魯從而有之者也。余讀歷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非禮也。且言虞地也。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歐陽子曰。西狩言遠也。余往來京師。親至兗州魚臺縣。訪隱公觀魚處。詢之士人云。距曲阜不二百里。又北至汶上。爲齊魯接界。俱計日可到。其西南則宋鄭衛及郕莒杞鄆諸國地。犬牙相錯。時或微弱小以自附益。務益之郕。防取之宋。須句取之郕。向郕取之莒。而郕則空其國都。致郕衆退保嶧山。與莒爭郕無休日。逮晉文。分曹地則有東昌府濮州西南。而越級鐵吳。與魯泗東方百里。地界稍稍擴矣。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國注。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君以當正道者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慎子輔君以仁。國文。牛部云。牽。引前也。是

引。即章指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及其用兵。廟勝爲上。戰勝爲下。明幾戰也。招攜至戰也。○正義曰。僖公七年左傳云。招攜以禮。變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注云。攜。離也。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作義勝爲上。云。古本義作爾。孔穎達。按管子霸形篇。霸王之形。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孫子云。夫未戰而廟勝者。得算之多者也。二字俱有所本。從義爲長。漢書趙充國奏略田便宜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辟土地。侵鄰國也。充府庫。重賦斂也。今之所謂良臣者。於古之法爲民賊。傷民。故謂之賊也。○正義曰。傷民。故謂之賊也。○正義曰。君子修身篇云。害良曰賊。楚辭沈江云。覽私微之所傷。注云。傷。害也。傷民。即害良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爲惡君聚斂以富之。爲富桀也。謂若夏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說與上同。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更。雖得天下之政而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位也。○今之至位也。○正義曰。道爲道德之道。上云君不鄉道是也。道之朝亦爲人行之。人人從之則爲俗。廣雅釋詁云。鄉。續也。謂續染而成惡俗也。太元元衡云。更變而共笑。是變之更改。謂更改其害良而志於仁也。禮記樂記云。居。吾語汝。注云。居。猶安坐也。不能一朝居。卽是不能一朝安。謂其危亡之速也。陳氏說書云。與之天下。不能。猶安坐也。不能一朝居。何也。其國雖富強。而民心先已失。孟子之言。至於秦而驗矣。章指言善爲國者。以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變俗移風。非樂不化。以亂濟民。不知其善也。○變俗移風。非樂不化。○正義曰。孝經廣要攷第十一云。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正義曰。史記貨殖列傳云。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至稅一。○正義曰。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僅儉同若樂。○魏時若僅儉則具之樂。故人華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僅儉同若樂。○魏時若僅儉則具之樂。

發。故曰。吾治生產。備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戰行法是也。蓋天下言治生類白圭。趙氏以
孟子白圭。即此人也。則氏若璵璠地。續云。史記貨殖傳。此一白圭也。圭其名。孟子白圭。此一白
圭也。其名丹。圭則字爾。先後殊不同時。韓氏傳會為一人。吾嘗斷之曰。此兩人也。韓非書白圭
相親。鄉鄰書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又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
之璧。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人。魏存。向能為國策。魏防。
治水害乎。毛氏奇齡說與閻氏同。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宋人飽處已嘗言之。但魏人嘗昭王時。是
孟子之後輩。見國策。不知何人何以不引。及飽處謂當是孟子所稱者。周氏濟業孟子時地出處考云。
閻百詩毛初晴並言有兩白圭。今考韓非子有云。白圭之行賈也。審其穴。故無水難。呂氏春秋載白
圭與惠施折辯二條。新序有孟嘗君問白圭之文。則其為別一人。似無可疑。乃史又稱白圭自言。吾
治生產。當商戰行法。則正與孟子同時。戰國策昭王時。白圭始見而拔中山者。言樂全不言白圭。史
載以武侯為文侯。又恐。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國貉。貉貉之人
在荒服者也。貉之稅二十而取一。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以此喻白圭所言也。國注。貉夷至服者也。
部云。貉。北方貉。豕種也。周禮夏官。職方氏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
人民。鄭司農云。北方曰貉也。書禹貢云。五百里蠻。三百里貉。朝氏館禹貢錄指云。
單言蠻則為四裔之通稱。蠻在荒服。知貉即在荒服也。○注。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正義曰。
考工記云。搏埴之工二。陶。施。注云。搏之言拍也。埴。黏土也。呂氏春秋讀人篇云。陶於荆。高誘注云。
陶作瓦器。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國白圭白。一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曰。夫貉。五
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飮。無百官
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國注。貉在至之也。○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九穀考云。黍之不黏者。
之用。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國注。貉在至之也。○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九穀考云。黍之不黏者。
惟黍生之。以終地生物之氣。時日最短。故必中土熟之最疾者。播乃有秋。然則孟子之所謂黍。蓋
黍之不黏者。所謂穀也。後漢書烏桓列傳。其土地宜穀。三國志烏丸傳注。引王粲魏書。烏丸地宜
青穠。唐書北狄傳。奚獫狁多黍。奚即烏桓也。烏桓地東連鮮卑。其西為匈奴。又西為烏孫。匈奴烏
孫。皆中土之正北。地極寒。漢書匈奴傳云。居於北邊。逐水草。徙徙。無城郭宮室耕田之業。蹠於
屠貳師之年云。年稼不熟。顏師古曰。以為亦種黍。實則以畜牧為事。故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
耳。又按匈奴傳。孝文帝時。以匈奴處北。殺氣早降。詔遣單于款塞金帛。縣繫。武帝時。單于遣書。

欲取粟米五千斛。亦可見其不事農業。即黍稷亦未必能生矣。烏桓諸國在匈奴東。地氣稍暖。故能生稷。吾疑其地。殆即孟子所謂絳與。且絳亦非盡不生五穀者也。絳之地甚廣也。周官職方氏所掌有胡絳代馬之用。又可見絳地互秦之北皆是矣。謂可致其物以爲用。其非以絳爲界又可知。後漢書句陽亦名胡耳。是絳之一國亦必非不生五穀之絳也。又載諸國在韓卑東者。皆言其宜五穀。然則五穀不生之絳。居胡耳韓卑之西北。所謂烏桓宜黍。奚穆多穀之地無疑矣。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謂黍爲禾屬而黏者。非爲禾爲黍屬而不黏者也。是故禾屬之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敬文則通稱。經傳中見黑黍白黍黃黍赤黍。不見黑糜白糜黃糜赤糜。以是知敬文通稱黍也。飯用米之不黏者。黏者糜酒。及爲饌資醴酌之屬。故簠簋實饌爲之以供祭祀。故又異其名曰稷黍之不黏者獨有異名。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

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倫之敝。無君子之道。豈可哉。陶器者少。尙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爲道。今欲輕之。二十稅一者。夷貉爲大貉。子爲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夏桀爲大貉。子爲小貉也。○注。無君子之道。○正義曰。趙氏以去人倫無君子至桀也。○正義曰。宣公十五年公羊傳云。無君子之道也。近時通解。以君子即指百官有司。○注。堯舜正也。多乎什一。大貉小貉。寡乎什一。大貉小貉。注云。蠻貉無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稅薄。何氏本孟子注公羊傳。趙氏即本公羊傳注孟子。徐氏疏云。夏桀無道。重賦於人。今過什一。與之相似。若十取四五則爲桀之大貪。若取二三則爲桀之小貪。若十四五乃取其一則爲大貉行。若十三乃取一則爲小貉行。徐氏解大小。不取趙氏。尙書大傳說多方云。古者十稅一。多於什稅一。謂之大貉小貉。少於十稅一。謂之小貉小貉。王若什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頌與貉字通。伏氏以小貉大貉小貉大貉明多方小大二字。政者。正也。尙書今作正。紅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胥謂經役。經役亦賦也。故曰胥賦。蓋胥賦即稅。正。即謂什一。中正。謂胥賦之輕重一本於中正。小之不致爲小貉小貉。大之不致爲大貉大貉。徐氏解公羊傳。義與此同。章指。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士簡情。二十而稅。貉道有然。不足爲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

以王制也。爾什一供貢。下官上章。○正義曰。二句見漢書敘傳述金貨志。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爾丹名。圭字也。當諸侯時有小水。白圭爲治除之。因自謂過禹也。爾

注。丹名至除之。○正義曰。說文。丹部云。丹。巴越之赤石也。說苑修文篇云。圭者。玉也。考工記。匠人注云。圭之言珪。潔也。潔者潔白也。玉之白者爲圭。石之赤者爲丹。赤熒熒而以潔白滑之。此名字所以取與。韓非子喻老篇云。千丈之隄。以蟻壤之穴潰。故孟子曰。子過矣。禹

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是以白圭無水難。此白圭治除小水之證也。故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

降水。降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爾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國之害。以四海爲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降水之名。仁人惡爲之。自以爲愈於禹。子亦甚

過矣。爾注。禹除至甚矣。○正義曰。水之道。猶云水之路。謂水所行之路而禹順導之耳。說文各部云。過矣。爾注。讀若鄰壑。或從土是壑。即澮也。害水。猶云災水。觸即觸類之觸。不使水歸四海

而歸鄰國。則非水之道。非水之道。則水不順行而逆行矣。逆之爲聲。猶強之爲聲。見其逆行。觸類而長之。即是禹時之洪水。禹治洪水使不爲後世害。圭放洪水使爲鄰國害。圭且爲仁人所惡矣。觸

粹乎禹。○章指言君子除害。普爲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爾是故賢者志其大愈於禹與。○章指言君子除害。普爲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正

義曰。本義公三十二年左傳子皮語。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爾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爲君子之道。舍信將安執之。爾亮信

至執之。○正義曰。亮。信也。爾雅釋詁文與諒同。說文言部云。諒。信也。諒即亮也。引易者。繫辭上傳云。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大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履信思順。又以俞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引此以見君子之道。不外乎信。故爲君子之道。舍此烏執乎。趙氏以安訓惡。音義云。惡。音烏。是也。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云。問此惡字作

平聲。還作去聲。豈曰。亮與諒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哉。又曰。君子貞而不諒。諒者信而不通之謂。君子所以不亮者。非惡乎信。惡乎執也。故孟子又曰。所惡執一也。爲其誠道也。顏淵第十

章指言論語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重信之至也。爾論語至至也。○正義曰。所引在論語。顏淵第十

治邦不可失信也。乃論語又云。好信不好學。其發也賊。蓋好信不好學。則執一而不知變通。愈至於賊道。君子真而不諱。正恐其執一而蔽於賊也。友諒兼友多聞。多聞由於好學。則不至於賊。又云。言必信。行必果。硯硯然小人哉。孟子此章正發明孔子不諱之情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樂正子克也。魯君欲使之執政於國。樂正子克也。○正義曰。文選。引劉熙曰。樂正。姓也。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人道德得行。爲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樂正子聞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正義曰。丑問至能乎。○正義曰。強。猶果。有知慮猶達。多聞識猶聽。語互相發。然則奚笑爲喜而不寐。樂正子聞無此三者。何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孟子言

樂正子之爲人也。能好善。故爲之喜。好善足乎。○正義曰。丑問人但好善。足以治國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訕訕。予既已知之矣。訕訕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

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採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優之虞舜是也。何況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訕訕。賤他人之言。訕訕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訕訕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正義曰。好善至治乎。○

乃足則僅足而已。優則纔裕有餘矣。○禮記中庸篇云。舜好問而好察迩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亦云。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是舜樂聞善言而採用之也。舜以此治天下而有餘。克以此治魯國。豈不足乎。○正義曰。音義出訕訕云。張氏不切云。蓋言辭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之貌。○正義曰。此字音他。又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訕者。音怡。訕訕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今諸本皆作訕。即不合注意。當借讀爲訕音怡。○阮氏元校勘記云。訕訕字作訕者。今諸本皆作訕。按說文作訕。方

言作詭。皆謂欺。孟子是此字。注自足其智。不肯言言。錢之引仲。丁康音義皆得。自詭詭。乃
凡聲音。而孫氏又爲曲說不可從。謹按說文言部云。詭。訛詐謂欺曰詭。從言它聲。一切經音義引
纂文云。兗州人以相欺爲詭人。音傷和反。詭。造也。詭即詭。詭即詭。詭爲詭之俗。詭爲詭之男
也。戰國策燕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詭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爲其兩譽也。之勇
家曰女矣。之安家曰男矣。又云。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惟詭者耳。觀代之
言。詭爲欺。不實明矣。男女未必誠矣。而蘇者復以爲美。此詭也。欺也。已本無所知。而以爲手
既已知之。亦詭也。欺也。詭詭既爲自足其智。不肯言言之貌。則曰詭詭者。不得爲不好言者之言。
上云。夫苟好言。則四海之內云云。此云夫苟不好言。則人將曰詭詭。將曰之將。與將輕之將同。
人見此不好言之人。而狀其貌曰詭詭。又述其言曰。予既已知之矣。既。猶盡也。予盡知之。謂人
之言。不足以益之。是賤人之言也。趙氏云。其人謂與相親近之人。惟與相親近。故見其聲音笑貌
如此。賤他人之言。解予既已知之人。詭詭是見顏色。予既已知之人。是發聲音。人狀其貌。述其言。
如是。是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是不獨道術之士。而道術之士聞人言如此。
豈肯至乎。是其詭詭之聲。音顏色。有以拒止之也。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

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國懷善言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之。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

欲使國治。豈可得乎。國注。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正義曰。莊子漁父篇云。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

諂也。說苑臣術篇云。從命病君謂之諂。此趙氏以順意釋面諛也。說文言部云。諛。謂也。謂。諛

也。諛。謂或從台。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諛。讀者所以爲詭。詭者未有不諛。按諛但順意而已。長君

之惡也。詭則道之爲不善。豈君之惡也。義則因道之爲不善。而除去不便已意之人。義因於詭。詭

因於諛。諛因於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概。再聞讒言。答之而拜。詭詭吐之。善人亦趨。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詩

曰。雨雪瀼瀼。見晁幸消。此之謂也。爾雅九族。而好讒佞。漢書劉向上封事云。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成

則正士消。詩云。雨雪瀼瀼。見晁幸消。此之謂也。爾雅九族。而好讒佞。漢書劉向上封事云。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成

見晁幸消。詩云。雨雪瀼瀼。見晁幸消。此之謂也。爾雅九族。而好讒佞。漢書劉向上封事云。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成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陳陳臻問古之君子。得何禮可以仕也。孟子曰。所就三。所

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

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圖所去就。謂下事也。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順。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其下者。困而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周之。苟免死而已。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而留。爲死故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故載之也。圖周之至已矣。○正義曰。音義云。周與調同。救贖也。翟氏顧考異云。柳柳州集上救大之既不能行道。又不能從其言。所以不去者。飢餓不能去也。受其所周即是就。云可受。亦就之可者也。但免死而已。既不死。可以出門戶。則仍去。故云權時之宜。顧氏炎武曰。知錄云。免死去矣。故曰所去三。章指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爲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爲下矣。備此三科。亦無疑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圖舜耕歷山。三十徵庸。傳說築傅巖。武丁舉以爲相。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焉。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爲臣也。士。獄官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爲相國。孫叔敖隱虞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繆公舉之於市而以爲相也。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行不從。拂戾而亂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忍其

意者子途式微。竄處海濱。不七八年莊知其賢。擢爲令尹與。但薦賈乃楚臣臣之子。呂臣繼子王。官令尹。出自公族。自應爲楚郢人。何得遠在期思之鄙。意在叔敖子賈不才。徙世守封土。莫顧於朝。後人遂以其子孫之占據。上繫諸先人與。毛氏奇辭經問云。蒞閭孫叔敖舉於海。推安聞氏謂孫叔敖。卽宣十一年楚令尹薳艾獵。此可信與。曰孫叔敖自是處士。凡荀子。呂覽。史記。以及劉向之說苑新序。列女傳皆明載其人。趙岐舊注。原是賈。以愚考之。則實楚之夢國人。及楚莊滅夢。而後薦而舉用之。史記孫叔敖傳。謂叔敖楚之處士。虞邱相薦於王而代爲楚相。未審爲何所人。也。惟荀子呂覽皆有孫叔敖。爲期思之鄙人語。考期思本夢國地。卽春秋之夢邱也。漢名懷縣。後漢名固始。楚子於宣八年滅夢。而宣十二年卽有孫叔敖之名見於楚書。則以夢名期思。必夢懷縣而後期思之鄙人。始得用虞邱之薦而舉爲令尹。此固據之春秋。五經之他書而顯有然者。況史記滑稽傳又云。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莊王聽優孟之言。封其子於陵邱。其封陵邱者。亦正以陵邱卽期思。本叔敖故居。因封之。則是所居所封皆夢國者其爲夢人無疑也。若云楚公族。則公族世爵。未有身爲令尹而爲子負薪者。又未有止封以地。而不卽予以爵者。此其說始於臆度。杜預之往左傳。而孔氏正義不能辨正。左傳宣十一年。有令尹薳艾獵城沂事。其明年晉楚戰於鄧。又有令尹孫叔敖不欲戰。而楚王命之戰。事以爲兩年相距不甚遠。而止此令尹。必屬一人。而不知隔歲易官。在列國多有之。況左氏行文。必名字兼稱。既曰。令尹孫叔敖不欲。又曰。若事得捷。則孫叔敖爲無謀矣。則一稱叔敖名。一稱叔字。是必氏孫。字叔。而叔其名。與薳賈之子。明屬兩人。其所大諫者。則以戰且以爲薳賈爲宰。擇楚國之令典云云。此言平時也。其時薳賈不在軍也。杜氏既擬令尹屬一人。而蕩敖一名。則又氏本薳獵而名近孫敖。是必一人而兼稱者。蓋公然以叔敖嘗之。殊不知一軍之中。叔敖既帥師。又使叔敖與軍制。勢必不能。此薳賈是宰。楚制有令尹大宰二官。令尹極尊。大宰極卑。策書。大宰伯州犁是也。孫叔令尹。豈得與薳賈大宰合作一人。待人賈舉。非死者賈舉。名雖連稱。人實有兩也。襄十五年薳子馮爲司馬。此薳艾獵之子也。世本亦不識叔敖出處。然不敢謂叔敖艾獵是一人。但薳艾獵者。叔敖之父。故其注薳子馮。則曰叔敖從子。今杜氏謂艾獵與叔敖一人。則實子馮爲艾獵子。卽叔敖子矣。乃其注是傳。亦曰。叔敖從子。則何說焉。則氏謂薳賈官司馬時。爲子越椒所殺。故其子叔敖竄處海濱。則又不然矣。宣四年。薳賈爲工正。與鄧叔共殺殺令尹。謂般而叔爲令尹。賈爲司馬。既而叔復還賈。囚賈而殺之。因之攻王。王遂懷鄧氏。是賈以怨殺。並非國法。且王懷鄧氏。隨取殺賈者。而盡滅之。有句響也。而賈處遠地。至於式微。然則其曰舉於海。何居。曰。此正所謂期思之鄙人也。夢本楚外國。而期思又當淮西之地。淮水經。期思之北而東往於海。賈實。淮與海並稱。地志。淮康與海度並稱。居淮之濱。卽居海之濱。以淮通於海也。是往從來稱淮地。多稱海疆。如魯詩。來淮夷。則曰。益荒大東。至於海邦紅漢。伐淮夷。則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蓋海不必在彼隣間矣。况固語於吳。曰。奄有東海。於越。曰。徵於東海之敗。而夢介楚外。原處吳越。春秋楚子懷夢時有云。及滑治。盟吳越而至。則正以期思以東。皆在吳越。

湯國中。吳越名海。則期思亦得矣。要之。孟子當不謬耳。周氏柄中辨正云。叔敖避仇遠賣。此情事所或有。闕說近之。傳二十四年傳。凡蔣琬毛昨祭。杜注。蔣在弋獵期思縣。水經注。期思縣也。故蔣國周公之後。楚滅之。然則非楚國也。文五年傳。楚滅蔣。杜注。蔣今安豐縣。然則非期思也。判然二地。毛說非是。按毛氏四書改錯云。孫叔敖之期思人。其地與蔣近。又云。蔣楚地外國。期思之爲蔣地。毛氏固已自知。自改正矣。盧氏文留鍾山札記云。毛檢討作經問。及四書索解。力辨叔敖非楚公族。並非蔣氏。乃夢國期思之處士。余按宣十一年。楚令尹蔣艾獵城圻。杜注云。孫叔敖。十二年。鄭之戰。隨武子云。蔣叔爲卒。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云云。又云。令尹孫叔敖弗欲戰。南轅反旆。又云。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軍事以車爲重。而令尹實主之。則士會所稱蔣叔。非即叔敖乎。則其爲一人。爲蔣氏。實無可疑。高誘注呂氏春秋情欲篇。仲分篇皆云。叔敖賣之。子。應即蔣也。服虔注左傳云。艾獵。蔣買之子孫叔敖也。杜氏從之。總之。左氏蔣叔一言。與字配孫。當讀爲遜。與其信諸子也。不知信傳。孫氏星衍孫叔敖名字考云。蔣叔。字孫叔。古人名。爲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加字於名上。猶稱孔父嘉之例。下文參曰。孫叔爲無謀矣。下文又云。孫叔曰。進之。可證孫叔爲叔之字。孔穎達引世本艾獵爲叔敖之兄。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孫叔敖。楚大夫蔣買之子是也。蔣買蓋有二子。一蔣艾獵。一蔣叔。字孫叔。叔既稱叔。宜尙有兄矣。服虔杜預以爲叔蔣艾獵爲一人。與世本異。叔字孫叔。既兩見傳文。何得又名艾獵。以此知世本之說最古。可從矣。漢碑以爲名鐘。鐘與叔音相近。當據古書有作孫叔鐘者而言。碑云字叔敖則誤。鐘按古人事迹。非可臆斷。右諸說各有所是。故備錄之。乃孟子言舉於鄉。則與期思之鄉人近。毛氏之說。未可非也。○注。百里至相也。○正義曰。委事詳見萬章上篇。周氏柄中辨正云。毛大可云。食牛養牲在田宅。而不在市。以市宜販賣。不宜牧畜也。舉市與史記廉頗正相合。按字書市訓傳舉之牛口之下之說。故以市爲販賣。大抵養牲販賣。初非二事。說苑秦穆公使買人戴笠。買人以五羊皮買。委使將笠車往。穆公視置見牛牀曰。任重遠而牛牀。何也。奚對曰。食之以時。使之不暴。有險先之以身。穆公知其賢。以爲上卿。然則百里奚爲人養牲。即爲人販賣。以養牲言。則曰舉之牛口之下。以販賣言。則曰舉於市。非有二也。謹按毛氏訓市爲買。與周氏說同是也。周氏以爲販賣於市。固爲臆說。說苑言買人以五羊皮買。奚因以說秦穆公。此正好事者所造。自習於秦。以下秦穆公事也。孟子所斥之矣。○注。言天至能行。○正義曰。爾雅釋言云。降。下也。釋言云。勞。勤也。文選東京賦。興徒不勞。薛綜注云。勞。苦也。趙氏以苦即是勞。以勤爲勞。即釋苦。內而心志。外而筋骨。皆統之以身。故以勤勞其心。解苦其心志一句也。錄則獻病。餒其身。則瘠形於肌膚矣。呂氏春秋季春紀云。振之絕。高誘注云。行而無資曰乏。周禮地官遺人疏引書傳云。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後漢書賈逵傳云。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注云。空。乏也。空即是乏。空乏是無資。故以絕糧解之。空乏之絕也。淮南子主術訓云。

豈能指道理之數。高注云。拂。戾也。漢書杜欽傳云。言之則拂心。攪指。注云。拂讀違戾也。拂戾則逆。逆即不順。從之言順也。故以戾釋拂而解之。以所行不從也。所爲即所行。所行拂戾。於是亂其所爲矣。易說卦傳云。震。動也。衆陽百里。警遠而懼也。故以驚釋動。文選高唐賦。使人心動。注亦云。動。驚也。廣雅釋言云。忍。耐也。說文心部云。忍。能也。能與耐同。廣雅釋詁云。能。任也。孟子道性善。仁義禮智生於心。即本於性。任其性。即仁以爲己任也。故云。堅忍其性。使不違仁。若不能任其性。則將戕賊其性。滅亡其性。而違仁矣。堅者。彊也。毛詩鄭風。將仲子。令。無折我樹檀。傳云。檀。檀樹之木。孔氏正義云。檀材可以爲車。故云檀樹之木。彊韌即彊忍。謂其材性能勝任。不易損壞也。以性之仁自任。不使爲外物所誘。喪其仁以失其性。是爲忍性。荀子儒效篇云。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性情。然後能修。非十二子篇云。忍性情。是爲忍性。荀子儒效篇云。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性情。然後能修。是荀子之情也。楊氏得之。任其性而後能仁。是孟之旨也。趙氏得之。性殊善惡。則忍判從違。蓋忍原有兩義。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忍之義。忍行止。敢於殺人。謂之忍。性殊善惡。則忍判從違。忍荀子忍性。敢於違其性也。孟子忍性。敢於任其性也。或以荀之忍性。爲孟之忍性。以性爲嗜欲血氣而持之禁之。非孟子之義。亦失趙氏堅忍之義。趙氏以堅忍其性解忍性。而申以不違仁。不能行者。即仁也。因己之勞苦空乏。推之於人。則有以動其不忍之心。而在其安天下之性。故向有所不能者。皆增益而能矣。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人常以有繆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爲。以不能爲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胸臆之中。而後作爲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樵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寧戚商歌。桓公異之。爾注云。人常至能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恆。常也。禮記樂記云。道制則亂。過作則暴。則行誤。因致愆咎。故不得福。更。即改也。始以繆而不得福。一更改即能得福。是以不能爲能也。呂氏春秋不廣篇云。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高誘注云。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注。困瘁至說也。○正義曰。廣雅釋言云。困。瘁也。瘁與瘁古字通。荀子大略篇云。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毛詩陳風。衡門之下。傳云。衡門。橫木爲門。考工記弓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大戴記曾子大孝篇云。夫孝。置之則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注云。衡。猶橫也。是橫與塞義相近。禮記樂記云。雖以立橫。注云。橫。充也。充。亦塞也。故讀衡爲橫。而又以塞釋之。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姜平以戶牖。鄭用其奇計策。李誠楚。趙氏謂作爲奇計異策。指此類與。云橫與奇計。陳丞相世家云。姜平以戶牖。鄭用其奇計策。李誠楚。趙氏謂作爲奇計異策。指此類與。云橫與奇計。

似指蘇秦去秦而歸事。夜發會伏誅。引鋒自刺其股。可謂用心憤激矣。昔年揚事成。用說當世之君。當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殺臣之體。皆欲快於蘇秦之策。則所謂奇蘇異策也。太史公自序云。屈原放逐著離騷。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憂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是則趙氏所云憤激之說邪。然蘇秦事。孟子蓋稱。近時通解作爲興起。謂心之謀慮阻窒不通。然後乃奮興而爲書也。此趙之窮蹙於已者。微子謂爲人所急。發聲請爲人所諒。然後乃微悟而嘆也。此則趙之暴著於人者。○注。微子至堅之。○正義曰。屈原既放。遊於紅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王逸注云。怪屈原也。○注。發於至異之。○正義曰。屈氏春秋舉難驚云。寧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兩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盛。從者甚衆。寧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而歌。桓公聞之。知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高誘注以爲歌碩鼠。列女傳辯羅篇云。寧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寧戚擊牛角而歌。甚悲。桓公異之。趙氏所本也。商歌蓋謂其音悲楚。即此碩鼠三章。疾歌而爲商音也。藝文類聚。引琴操則別有商歌云。南山矸白石礪云云。則後人所僞造。入則無法家拂

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注。謂國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拂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知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樂怠情。使人亡其知能也。○注。音拂。荀子臣道篇云。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說苑臣術篇。引此文。拂作弱。賈子保傳篇云。勸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大戴記保傳篇載此文。上二拂字作弱。說文。弱。部云。弱。輸也。重文作弱。手部云。拂。過舉也。然則弱爲本字。以舉其弱聲同。故假借拂也。○注。故知至能也。○正義曰。音義出知生字云。丁依注。音智。往同。陸如字云。音憂。憂者以生全。安樂者得死亡也。趙氏讀知爲智。故以知能明之。即德慈術智。恆存乎滅疾之義。乃知能可言生。不可言死。故以死爲亡。謂死於安樂。即是安樂怠情。亡其知能。然揆經文之意。然後二字。終不可達。以死爲亡。究爲曲說。陸氏讀如字是。春秋繁露竹林篇云。桀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攝魯勝衛起。伐魯一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與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絕其身。家國安康。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於喜也。此正義明孟子此文之義。章指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虛。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敘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國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絮也。我不絮其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感此，退自修學而爲仁義，是亦我教誨之一道也。闕注予我也。屑，絮也。○正義曰：予，我也。爾雅釋詁：章指，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文之，屑，絮也。韓見公孫丑上篇：方言云：屑，微也。章指，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忻或引，同歸殊塗，成之而已。闕云：折，折也。引，謂引而信之也。或折或引，即或屈或信。折一本作抑。

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七章 圈盡心者 人之有心 爲精氣主 思慮可否 然後行之 猶人法

卷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七章 盡心者 人之有心 爲精氣主 思慮可否 然後行之 猶人法天 天之執持維綱 以正二十八舍者 北辰也 論語曰 北辰居其所 而衆星共之 心者 人之北辰也 苟存其心 養其性 所以事天也 故以盡心題篇 圖注 人之主也 出令而無所受令 春秋繁露脩天之遺篇云 心者 形之君而神之心 氣之君也 淮南子原道訓云 夫心者 五藏之主也 所以制使四支 流行血氣 馳騁於是非之境 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 精神訓云 是故血氣者 人之華也 而五藏者 人之精也 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 則胸腹充而嗜欲省矣 胸腹充而嗜欲省 則耳目清聰聰遠矣 耳目清聰聰遠 則之明 五藏能處於心而無乖 則穀志勝而行之不懈 穀志勝而行之不懈 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 此心爲精氣主之說也 聰勝於是非之境 而行之不懈 即思慮可否 然後行之之謂也 猶與由通 處所以缺者 由人之性善 故其心能變遷 以天爲法則也 莊子天運篇云 天其運乎 地其處乎 日月其爭於所乎 孰主張是 孰執維綱是 孰居無事 推而行之是 意者其有操然而不得已邪 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楚辭天問篇云 執轡馮驚 王逸注云 繼 綱也 文選長偕賦注 引李林云 繼 持也 詩周頌 執兢武王 箋云 執 持也 儀禮鄉射禮云 下綰不及地 武注云 綱持 舌繩也 執持維綱四字同義 韓氏取莊子此文 而以執持維綱 莊子以天之運綱 執維綱而使之推行 趙氏以天之運 其所以維綱者 北辰 而引論語以證之 周禮 春官大司馬氏掌二十有八星之位 秋官藝蓀氏掌二十有八星之號 注云 星謂從角至轸 爾雅釋天云 壽星角亢也 天根氐也 天駟房也 大辰心尾也 析木之津 箕斗之閭 漢津也 星紀斗牽牛也 元 枹虛也 西陸昂也 虛虛也 北陸虛也 營室謂之定 鉅將之也 營室東壁也 降室 奎婁也 大梁 昴也 西牛女虛危營室東壁爲北方元武之宿 鉅火也 北二十八舍之心 角亢氐房心尾箕爲東方蒼龍之宿 牛女女虛危營室東壁爲北方元武之宿 奎箕胃昂畢觜參爲西方白虎之宿 東井與鬼柳七星爲箕

勢爲南方朱鳥之宿。爾雅於北缺危。於西缺胃。鶡鳴。於南止有初蓋。舉其宜養者。於北缺也。北極之云。北極謂之北辰。孫炎注云。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趙氏本於此。故謂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二十八舍東西南北分主四時。正四時。卽正二十八舍矣。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爾雅。約舉二十合十二次。而繼以北辰者。以其爲衆星所拱也。屈原賦。天開。韓維焉繫。天極焉加。蔡氏震注云。天極。論語所謂北極。周牌所謂正北極。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亦曰赤道極。是爲左旋之極。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極星爲不動處。梁祖題測經星極不動處一度奇。元郭守敬測歷三度奇矣。趙氏以心比北辰。以四體五官等比二十八舍。二十八舍繫令於北辰。則正而不忒。四體五官繫令於心。則善而不惡。法天卽所以事天也。引證語在爲政第二。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罔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爲正。人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善者也。罔性。性有至善者也。○正天下之制也。注云。制謂裁制人之心。能裁度得事之宜。所以性善。故仁義禮智之端。原於性而見於心。心以制之。卽所謂思慮處可否。然後行之也。惟心爲正。謂心能裁度以正四體五官也。卽天之北辰。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也。呂氏春秋明理篇云。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高誘注云。盡。極也。禮記大學篇云。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注云。極。猶盡也。故盡其心。卽極其心。性之善。在之心之能思行善。故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謂知其性之善也。天道貴善。特鍾其靈於人。使之能思行善。惟不知己性之善。遂不能盡極其心。是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者。知其性之善也。知其性之善。則知天矣。耳目百體之所欲。血氣資之以養。所謂性之善也。孟子曰。盡其心者。是故在天爲天道。在人感根於性而見於日用事爲爲人道。仁義之心。原於天地之德者也。是故在人爲性之德。斯二者一也。由天道而語於無極。是謂天德。由性之欲而語於無失。是謂性之德。性之欲。其自然之符也。性之德。其歸於必然也。歸於必然。適全其自然。此其爲自然之極致。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常。好是懿德。凡動作威儀之則。自然之極致也。民所秉也。自然者。散之爲日用事爲。必然者。秉之以協於中。達於天下。知其自然。斯通乎天地之化。知其必然。斯通乎天地之德。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天人道德。靡不豁然於心。故曰盡其心。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罔能存其心。養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罔貳。二也。仁人之行。一度而已。雖見前人或殀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殀若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

以立命之本也。爾注云。貳二至本也。○正義曰。禮記王制云。喪事不貳。注云。貳之言二也。國語周
一度而已。不改易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此殽若顏
淵之說也。論衡氣壽篇云。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邾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
尚爲大保。出入百有餘歲矣。又云。傳稱邾公百八十。此壽若邾公之說也。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云。
向爲大保之主也。萬物皆備於吾之身。物則即其於吾之心。而以爲吾之性如是。而心可不盡乎。易
爲而可謂之盡其心也。由盡己之性而充極之。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心盡矣。是非先有以知
其性不能也。易知乎爾。格物以致其知。斯能窮盡物則以知其心所具之性。而因以盡其心。然則盡
其心者。知其性也。夫是性也。天之分與我者也不存乎天。而天豈異乎性。知性知天非二事。
亦無二時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夫然而心可不存乎。不存則放。夫然而性可不養乎。不養則戕。
父母生我以身。而不毀傷其身者。能事親者也。天分我以心與性。而能不放之不放者。非所以事天
乎。故苟能存其心而養其性。則必其明物察倫。以致其知者。既詳且盡。而見之於行。必能居仁由
義。以盡其道。而其功之盛。必將有以副致夫參天地贊化育之能。任則至重也。道則至遠也。死而
後已者也。夫然後天之所以與我爲性而具於心者。是我所受之命。而殽壽不貳。修身以俟之矣。
豈非所以立命乎。按程氏說是也。盡其心。即伏羲之通德類情。黃帝堯舜之通變神化。惟知人性之
善。故盡其心以敬之。知性即是知天。知天而盡其心以敬之。即所以事天。所以盡其心者。不遺存
其心。盡其性也。盡其性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所以成天之能。猶人臣贊君之
治。以成君之功。聖人奉天。爲人臣事君也。天之命有殽。壽。窮。達。智。愚。賢。不肖。而聖
人盡其心以存之養之。存之養之即所以修身。使天下皆歸於善。天之命雖有不齊。至是而皆齊之。
故爲立命知性。知天窮理也。盡其心以存之養之修之。盡性也。立命至於命也。孟子此章。發明易道也。
章指言盡心竭性所以承天。殽壽稱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惟是爲珍。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莫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
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爲受其正也。爾注云。莫無也至正也。○正義曰。詩。周頌。時邁莫不
無疆莫是也。非命二字相連。卽下非正命。韓詩外傳云。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
也。非命二字與此同。莫非命。蔡戒之辭。謂不可非命而死也。順受其正。乃爲知命。不知命。或
死於殿牆之下。或極格而死。是卽死於非命。死於非命。卽不能順受其正。卽是不知命。如是則通
章一氣貫注。趙氏謂人之終無非命。蓋以命有三名。人之終不出乎受命。遭命。隨命。三命中。惟
行善得善。乃爲順受正。按諸孟子之情。固不如是。三命之說。音義云。丁云三命。事出孝經。援神契。
援神契無注云。司命主督察三命。孔氏正義引孝經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佐。有遭命

以請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遺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報之。白虎通受命篇云。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遺命。以遇暴有隨命。以隨行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推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急乘三正。天用勳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遺命者逢世發賊。若上逢亂君。下處災變。暴至天絕。人命沙隨。難於受邑。是也。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論衡命義篇云。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己。自得吉也。性然骨審。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白虎通論衡小有異同。趙氏與白虎通合。乃下節注云。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嚴牆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此以壽終爲正命。而本之以修身。則仍行善得善之義。蓋分隨命中之善報。合諸受命之年壽。而以惡報獨爲隨命。論衡全本孝經。是以年壽得諸自然。不由善報。與趙氏爲異也。是故知命者。不立平嚴牆之下。盡

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嚴牆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爲得

正命也。極措死者。非正命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嚴牆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爲得

正命也。極措死者。非正命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嚴牆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爲得

正命也。極措死者。非正命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嚴牆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爲得

正命也。極措死者。非正命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嚴牆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爲得

正命也。極措死者。非正命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嚴牆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爲得

正命也。極措死者。非正命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嚴牆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爲得

正命也。極措死者。非正命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嚴牆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爲得

正命也。極措死者。非正命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嚴牆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爲得

正命也。極措死者。非正命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嚴牆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爲得

非順受其正也。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然則立巖牆之下。與死於畏。死於桎梏。皆爲不知命。味色聲。莫安佚。聽之於命。不可營求。是知命也。仁義禮智天授。必得志乃可施諸天下。所謂命之將行。命也。不得位。則不施諸天下。所謂道之將廢。命也。君子以行道安天下爲心。天下之命。立於君子。百姓之飢寒困於命。君子立命。則盡其心。使之不飢不寒。百姓之愚不肖困於命。君子立命。則盡其心。使之不愚不肖。口體耳目之命。已窮已飢者操之也。仁義禮智之命。勞來匡直者主之也。皆盡其心也。故已之命。聽諸天。所謂脩身以俟之。而天下之命在諸已。所謂盡心。所謂立命也。於已則俟命。於天下則立命。於正命則順受。於非命則不受。聖賢知命之學如是。俗死於巖牆之下。然爲知命。將視天下之飢寒。愚不肖而不必盡其心。且自死於畏。自死於桎梏。自監毛三本同。唐本。孔本。韓本。致文古本無死字。畏。歷。餓死。闕章指。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疑。君子遠之。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公盆於得也。求在我者也。闕謂修仁行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故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公盆於得也。求在外者也。闕謂賢者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之有道也。修天爵者。或得或否。故言得之有命也。祿爵須知己知己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也。闕注。祿爵須知己。○正義曰。史記。管晏已者。故須知己而後祿爵可得也。翟氏讀致異云。兩是求字。皆作一讀。其上二語。皆古語。章指。言常言。荀子。苟不爲。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文子。符言篇云。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章指。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故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闕物。事也。我身也。普謂人爲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常有所行矣。誠者。實也。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實而無虛。則樂莫大焉。闕注。物事至大焉。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禮記月令。兼用六物。注皆云。物。猶事也。爾雅釋詁云。身。我也。說文戈部云。我。施身自謂也。禮記祭義云。成人之道也。注云。成人既冠者。成人已往。男子年二十已上也。是時知識已開。故備知天下萬事。我本自稱之名。此我既指人之身。即指天下人之身。故云。普謂人。人有一身。即人有一我。未冠。或童蒙不知。既冠。則萬事皆知矣。既知則有所行。

故云。當有所行矣。淮南子論林訓云。其鄉之謂也。書注云。誠。實也。禮記禮運云。此順之實也。注云。實。猶誠也。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國富

自強勉以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爲近。國注。當自至爲近。○正義曰。淮南子脩務訓。功可隨成。高

戴氏震孟子字疏義證云。中庸曰。忠恕之道不遠。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蓋人能出於已

者必忠。施於人者以恕。行事如此。雖有參差亦少矣。凡未至乎聖人。未可語於仁。未能無憾於禮

義。如其才質所及。必知所明。忠恕之遠。恕可也。聖人仁且智。其見之行事。無非仁。無非禮義。忠

恕不足以名之。然而非有他也。忠恕至斯而極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段氏王裁說

文解字注云。恕。仁也。從心如聲。折言之。則有別。彈言之。則不別也。謹按此章。申明知性之義

仁莫近焉。是則爲仁。不外於恕。折言之。則有別。彈言之。則不別也。謹按此章。申明知性之義

也。知其性而乃盡其心。然則何以知其性。以我推之也。我亦人。我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能覺

於善。人之情即同乎我之情。人之欲即同乎我之欲。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

達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即反身而誠也。即強恕而行。章指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也

也。聖人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亦近取諸身而已矣。章指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國人

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於其所愛而不能著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爲

善也。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爲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衆庶之人也。國注。人皆至人也。○正義曰。小爾

雅廣註云。著。明也。楚辭懷沙篇。證記。中庸。言其上下察也。注云。察。猶著也。毛詩王風。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傳云。由。

用也。著。察。知。三字義同。趙氏以不知其道。爲不究其道。究之義。爲窮爲極。蓋以察探於著

而知則察之極也。說苑脩文篇云。安故重遷。謂之衆庶。文選曲禮通賦云。斯衆兆之所誠。曹大家注

云。衆。庶也。衆庶謂凡夫也。趙氏謂凡夫但能以仁義施於所愛之妻子。而不能擴充推之於大事。

所以不能爲君子。但爲衆庶也。按孟子此章亦所以發明易道也。行習即由之也。著察即知之也。

聖人知人性之善而盡其心以教之。豈不欲天下之人皆知道乎。所以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則以行

而能著。習而能察者。君子也。行而不著。習而不察者。衆庶也。則以能知道者君子也。終身由之

而不知其道者衆庶也。衆庶但可使由不可使知。故必盡其心通其變。使之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

之也。自首章以下。章雖分。而義實相承。玩之可見。易上繫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日用而不知。

即所謂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百姓即衆庶也。道即君子之道。一陰一陽者也。惟其性善。所以能

由。從其能由。所以盡其心以先覺覺之。其不可知者。通變神化。而使由之。盡其心。顯諸仁也。不能使知之。藏諸用也。聖人定人置。雖凡夫無不各以夫妻父子為日用之常。日由於道之中而不知其為道也。此聖人知天立命之學也。聖人知民不可使知。則但使之行習。而章指。言人有仁端。達之為道。凡夫用之。不知其為寶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人不可以無所羞恥也。論語曰。行己有恥。○國曰。人不至有恥。○正義曰。云云。羞。恥也。說文心部云。恥。辱也。禮記鄉衣云。推口辱羞。或承之羞。注並云。羞。發辱也。故下注以辱釋恥。此以羞釋恥也。引論語。在子路篇第十三。集解引孔子云。有恥有所不為也。

無恥之恥。無恥矣。○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為政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也。○人能

○正義曰。無恥二字。承上無恥。則無恥即謂無所羞恥也。無所羞恥而之於恥。是改無恥為恥。惠氏據後漢書補注云。光武紀注。秀之字曰茂。供適曰。漢高祖韓彭。荀悅曰。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善之字之義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盛之。獨觀之否。謂觀六四變為否也。據謂之為適也。德則變矣。繫辭傳云。惟變所適。京房論卦有通變是也。避諱改文。與其變同。故云之。據此無恥之恥。謂由無恥改章指。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為變而適於恥。趙氏以改行解之。正以之為之字之卦之之也。章指。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為憂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恥者。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

恥焉也。今造機變穿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焉一切可勝敵也。宜無以錯於廉恥之心。○正義曰。易家傳。每以正大連言。大之義為長。正之義亦為長。趙氏以大之義近於正。恥之於人大矣。猶云恥之於人正矣。故云。正人之所恥焉。章指云。不慕大人。何能有恥。固以正人為大人之機變。故以機變之巧。指攻戰言。九設攻城之機變。篇中止言為雲梯一事。向有其八備。城門篇云。禽滑釐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壘水。穴突。空洞。蟻附。續趙軒車凡十二。又云。問穴土之守邪。若彭有水獨非常者。此穴土也。急鉅城內穴直之穿井城五步一井。傳城足高地丈五尺。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為罌容四十斗以上。固傾之以糲糲草置井中。使聽耳者。決罌聽之。當知穴之所在。罌內通之。又有備穴簞。穴即穿陷也。此皆攻城之機變。趙氏略舉穿陷以極其餘耳。

書。樂毅云。微乃寧。然則王者攻戰之正道。不用穿陷。故此機變穿陷之巧。非古之正道也。漢書
卷方造傳云。袁請一切增賦。應晏云。一切。權時也。路徑傳云。是以機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
極。險為一切。不顧國患。如庫云。險。荀且也。一切。權時也。後漢書王續傳云。蘇茂字兵遠來。
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微一切之勝。李賢注云。一切。猶權事也。此云一切可勝敵。謂權時取勝
敵而已。故云宜無錯於廉恥之心。正人既以不正為恥。此非古之正道。而荀且為之。是不以不正為恥。非正
人矣。故云宜無錯於廉恥之心。音義云。錯。音指。說文手部云。措。置也。近時通解機變。謂機
械變詐。按淮南子原道訓云。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不恥不如古之
中。高誘注云。機。巧詐也。是不必指攻戰言之。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不恥不如古之
聖人。何有如賢人之名也。法乎上。乃得乎中也。閻監毛三本聖人賢人。並作聖賢。章指言不慕大人。
何能有恥。是以隰朋愧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嘆庶幾之云。隰朋至之云。○正義曰。周
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隰叔牙隰朋以為佐。列子力命篇。管夷吾有病。小
白問惡乎屬國而可。對曰。隰朋可。其為人。上忘而下不傲。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又見
莊子徐無鬼篇。文與列子同。文選張華勵志詩。隰朋仰慕。子亦何人。李善注引作莊子。是也。又呂
氏春秋貴公篇云。隰朋之為人。上忘而下求。曉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高誘注。曉其德不若黃
帝。又管子小匡篇。於諸侯使隰朋為行尹。知章注。行人也。賈誼新書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
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說苑。管仲治內。隰朋治外。數書皆出周秦西漢。故趙氏據以為說。
易繫辭傳。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虞翻注云。幾者。神妙也。顏子知微。故殆庶幾。孔子曰。回
顏淵獨慕舜者。知已步幾有。顏子庶於幾。王充論衡。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皆聖。
同也。亦可為慕舜之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亡心勢。樂善自卑。若高宗得傳說而稟命。○正義曰。樂善至稟命。○正
篇云。稟命者。蓋謂傳說三篇也。但此三篇。伏氏孔氏皆無。惟禮記文王世子學記緇衣等篇。引允
命曰。鄭氏注云。允當作哉。謂殷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國語楚語云。白公子張曰。肯
殷武丁能登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何祖章。於是乎三年。默以恩道。卿士惠之。曰。王言
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
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為三。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亡心人
公。而使朝夕親諫。稟命即稟令。趙氏本此也。之勢。何獨不然。何獨不有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志。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正義曰。史記伯

東列傳云。說者云。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趨隱。正義引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隴。堯又召我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好游。欲求其名譽。好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見之。見且由不得盡。而況得而臣之乎。

隱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堯舜之道。不致敬盡禮。可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豈可得而臣之。

隱注。亟數也。○正義曰。音義云。亟。去吏切。數。音朔。說文二部云。亟。故疾也。爾雅釋詁。數也。疾也。疾。速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人亟分入聲。去聲。入之訓急也。去之訓

作者七人矣。集解引包氏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晨門。荷蓀。微封人。楚狂接輿也。義疏引鄭氏注云。伯夷。叔齊。虞伯。辟世者。荷蓀。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

之不同。而晨門。微封人隱於吏。文人。沮。章指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

心之分也。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正義曰。以貴下賤。○正義曰。傳文。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之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正義曰。宋句踐姓名也。句踐名也。好以道德遊。欲行其道者。聲囂。自得無欲之貌。○正義曰。宋句踐姓名也。宋句踐姓名也。

德遊。欲行其道者。聲囂。自得無欲之貌。○正義曰。宋句踐姓名也。宋句踐姓名也。宋句踐姓名也。

上篇。按囂囂見於經籍者。義多不一。大抵皆由假借也。詩大雅板篇。曉我囂囂。傳云。囂囂猶囂

也。是也。法言君子篇云。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曰。信死生齊。貧富同。貴

賤等。則吾以聖人爲囂囂。吳秘注云。若信是言。則吾以聖人大經之旨。爲囂囂之虛語耳。又云。

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與。吳秘注云。囂囂然。方士之虛語耳。此以囂

爲虛。故廣雅釋詁云。囂囂。虛也。文選發注云。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注云。囂然。飢意

也。此囂乃恃之假借。爾雅釋天云。元得虛也。孫炎注云。楊之言耗。耗。虛之意也。是也。莊子

駢拇篇云。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也。郭象注云。橫其囂囂。棄情逐欲。如將不及。不亦多

頤手。釋文云。蹇然。許慎反。又五倫反。蹇。憂之貌。漢書王莽傳贊云。蹇然喪其榮生之心。顏師古注云。蹇然。蹇口蹇貌也。說文口部云。蹇。衆口蹇蹇也。詩曰。哀鳴嗷嗷。然則此蹇蹇。乃亦嗷蹇之假借也。說文弗部云。蹇。蹇也。氣出頭上。周禮秋官。司寇察其闕蹇者。注云。蹇。離也。成公十六年左傳云。在陳而蹇。杜預注云。蹇。蹇蹇也。詩小雅車攻篇云。之子干諾。蹇從蹇蹇。傳云。蹇蹇。蹇也。然則此蹇蹇爲蹇之本義。爾雅釋言以闕蹇蹇。此蹇爲闕之假借。蹇蹇即闕蹇也。楚辭湘君篇。告余以不閒。王逸注云。閒。暇也。招魂篇。待君之閒些。注云。閒。靜也。暇則自得。釋則無欲。章指云。內定常滿。禮記大率云。定而後能靜。周書說命解云。大慮靜民曰定。定亦清靜也。自得無欲。則廣博而盛。莊子齊物論云。大知閑閑。釋文引簡文云。廣博之貌。廣雅釋訓云。閑閑。盛也。是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孟子人知之亦蹇蹇。人不知亦蹇蹇。言人自得無欲。如氣上出悠閒也。此以蹇字氣出頭上爲閒。乃趙氏自讀蹇蹇爲閒閑。非取蹇字本義。爲自得無欲也。

也。尊貴義近。故以貴釋尊。易。上繫傳云。天尊地卑。虞翻注云。天貴故尊。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

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圖窮不失業。不爲不義而苟得。故得己之本性也。達不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圖古之人。得志若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謂賢者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間。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也。圖注。見立至操也。○正云。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高誘注云。立。猶見也。淮南子主術訓云。德無所立。呂氏春秋道威篇立。見也。趙氏注孟子訓詁多與高氏同。蓋見之義爲顯。不得志不可云顯。故解所立也。高誘注云。見。見也。視也。視即示修身以示於世。亦所以章指。言內定常備。羣羣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遊。修身立世。教也。伯夷柳下惠爲百世師。非示於世乎。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凡民無自

知者也。故須文王之大化。乃能自興起。以趨善道。若夫豪傑。才知千萬於凡人者。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身正行。不陷溺也。附注。凡民至爾也。○正義曰。宋本孔本。作無異知者也。閻監毛三本作自知。按也。凡之言汎也。方言。汎。傳也。楚凡相輕薄。謂之相汎。或謂之僂也。孟子特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凡亦與汎通。按說文云。凡。最狎也。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凡草生。高誘注云。凡草。庶草也。以此準之。則凡民猶云庶民。趙氏前以庶解衆。又以凡夫解之。此不解凡字。蓋以爲庶民也。最狎亦衆數之稱。故凡又訓皆。鄭氏注儀禮以爲非一。往周禮以爲無常數。凡通於汎。汎亦有衆義。因汎之本訓爲皆。皆則輕。故汎僂。猶汎僂也。還以汎汎之輕。解通凡之義。亦爲輕浮。則衆其爲衆。庶而輕微之。又引申之義耳。惟凡民是衆。民無常數之稱。而才過千人爲衆。萬人爲衆。則有常數。故趙氏云。豪傑才知千萬於凡人。豪傑才知千萬於凡人。是凡即此千人萬人之縣稱矣。趙氏訓釋字義。每於互見之。可謂精矣。呂氏春秋孟秋紀。高誘注云。才過萬。人曰衆。鬬冠子能天篇云。德千人者謂之衆。故云。千萬於凡人。爾雅釋言云。與。起也。與於會爲與。與於不害亦爲與。呂氏春秋義賞篇云。盡備雜亂。貪戾之道與。是也。故趙氏以起釋與。一則云。趙舍道。再則云。以參守身正行。不陷溺。蓋有所作而行。章指言小人待化。乃不辟邪。君子特立。不爲俗移。故稱豪傑自興也。附注。○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孔韓本作邪辟。左傳子產曰。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矣。附注。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益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歆然不以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此則過人甚遠矣。附注。附益至遠矣。○正義曰。漢書諸侯年表云。設附益之法。張晏注引律卿氏說云。封爵乘之家也。益之自外。仁義之道。根之於心。但視外所附。則見其富貴。自視其中之所有。故歆然知不足也。自知由於自視。自視仁義之心。不移於富貴。益於外不能益於中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歆。欲得也。從欠得聲。聲若貪。孟子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張繼曰。歆。音坎。內顧不足而有所欲也。玉裁按孟子假歆爲坎。謂視盈若虛也。大元曹推欲寬即坎寬也。今本大元歆字僞不可識。晏子春秋問下云。雖然不滿。孫氏星衍章指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若能歆然。謂不如人。非音過云。玉簪。雖。丑甚切。此當爲歆然之假音。章指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若能歆然。謂不如人。非但免過。卓絕乎凡也。附注。人情富盛。莫不驕矜。○正義曰。老子云。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定公十三

孟子曰：以供道使民，雖勞不怨。圖謂教民趨農役有常時，不使失業，當時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屋之類也。故曰不怨。圖注：若亟其乘屋之類。○正義曰：詳見滕文公上篇。以生道殺

民，雖死不怨殺者。圖謂殺大辟之罪者，以坐殺人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死，不

怨殺者。圖注：謂殺至故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書呂刑云：大辟疑赦。其罰千銀。問實其罪。徐氏文靖管城稱記云：犯法者，事有可疑，則赦之。而

又不經赦之也。罰之以示懲。若乃簡閱其情，實無可疑者，其罪之實與疑對，罪與赦對，實則不疑，罪則不赦也。大辟之法亦然。疑則赦之使威，實則罪之不赦也。豈謂庸之以金，雖大辟亦許其贖免

哉。是大辟之罪，問實則殺之也。周禮秋官司刑，掌五刑之法，殺罪五百。注云：殺，死刑也。書傳曰：降畔寇賊。切略奪擄，擄者其刑死，然則大辟之罪，不止坐殺人。趙氏略舉之耳。荀子正論

篇云：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章指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無怨讟也。又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也。章指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無怨讟也。

圖則民無怨讟也。○正義曰：方言云：讟，謗也。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君無怨讟。昭公元年左傳云：民無謗讟。說文言部云：讟，痛怨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雖虞如也。王者之民，雖瞽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

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圖霸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雖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

浩浩而德難見也。殺非不教，故殺之人不怨也。庸，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餒之老，而民不知，猶是

王者之功，修其庠序之教，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為之者。言化大也。圖注：霸者至之也。○正義曰：音義

字通用耳。翟氏顯政異云：文選張景陽詠史詩：朝野多歡樂。注引孟子霸者之民，雖虞如也。云樂與虞古字通用。又蘇子卿詩：歡樂在今夕。注云：孟子：霸者之民，歡樂如也。按漢書魏相傳：君

安虞而民相睦。臣衡傳：未有耕實弋射之宴。虞，悉通樂。按說文女部云：樂，樂也。虞，樂也。虞，樂也。故白虎通號篇云：虞者，樂也。說文欠部云：歡，喜樂也。馬部云：驩，馬名。驩亦假借字。荀子

大略篇云：夫婦不得不驩。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驩，古歡字。驩，虞即歡樂。故趙氏云：樂之也。○

注：王者至見也。○正義曰：音義云：張云：驩與吳同。說文胡老切。義與浩同。古字通用。趙氏

讀驩驩為浩浩。說文日部云：驩，浩呼也。交部云：昊，耆為昊天。元氣昊昊。浩呼即浩浩驩驩。惟

南子依真訓高誘注云：浩浩驩驩。廣大貌也。詩王風黍離傳云：元氣廣大。則稷昊天。浩，昊，皓。

韓古字皆通。蓋水之廣大爲浩浩。天之廣大則爲皞皞。故趙氏以道大法天解之。則仍以韓韓爲元氣廣大。以浩浩明之耳。天氣廣大故難見。王者道大法天。其廣大。故亦難見。所以廣大難見。則下申言之。○注。庸功也。○正義。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注。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曰使成人知其小補益也。○正義。君子至益也。○正義曰。君子爲聖賢之通稱。故云。云。君子者人之成名也。易上繫傳云。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虞翻注云。君子謂文王是也。隱公六年公卒傳云。首時過則書。何休注云。過。歷也。過此世謂生於此世也。存在此國。以在釋存也。過以世言。則生死也。存以國言。則彼此也。如堯舜在唐虞。則唐虞之民皆化。孔子在魯國。則魯國三月大治。成人諱見前。國監毛三本無成字。音義云。陸云。言君子所過人者在於政化。存其身者。在於神明。此與趙氏義異。按易序卦傳云。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過之義爲動爲行。所過者化。猶云所行者化也。所動者化者。行動著於外。存者運於中。所行動者。民即變化。由於所存者神也。民日遷善爲化。不知爲之者則神也。易下繫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俟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神而化之也。能通其變爲道。謂者亦知乘時運用。以得人心。而遠乎聖人之道者。未能神而化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化者通其變而民不知也。殺之威刑也。利之善政也。惟聖人有所裁成輔相。恭而天下平。所謂爲政以德。所謂無爲而治。恭已正南面。所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謂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皆以言乎以存者神也。威刑善政。則所行動也。民日遷善。化也。不越不庸。由所存者神而不知爲之也。所過有定。而所存無定。夫行而無定者。水流也。故民日遷善。則可使由之也。說文衣部云。補。完衣也。完全也。衣有不全。補全之則必有所增益。故補之義爲益。荀子臣道篇云。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擄擄。揚倭注云。補謂彌縫其闕。僖公二十六年左傳。展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然則小補。謂補者之民。所由彌縫也。有關則望補者切。有災則思救者關。而彌縫之。匡救之。恩澤暴見。民所以樂也。王者裁成輔相。則不待其闕而先敷運之。不使有闕。而彌縫之。恩澤暴見。民所以樂也。神。所以不知。且補闕者。益於此。或損乎彼。支於左。或補於右。一利與而一害即由此起。故爲小補。王者之治。德施於曾。變化於微。天下受其福而無能名。誠如天之元氣皞皞而無已也。荀子巽兵篇云。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揚倭注云。所存止之虞。章指言王政皞皞與天地同道。巽之訓神。所過往之國。無不使化。此則一義。與孟子義同而備具。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仁言之政

雖明不如雅頌感人心之深也。注者。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正義曰。詩小雅彤弓受言藏之。箋云。言諸王策命也。禮記曲禮士載言注云。言謂會同盟要之辭。是國家

命令謂之言。故以仁言爲政教法度之言。章指云。明法審令。民趨君命。以命令申釋言字。法卽法度。謂以法度載之於言。以示民使民趨於善。是爲仁也。○注。仁聲至深也。○正義曰。說文耳部

云。聲。音也。往。五。聲。謂樂也。呂氏春秋高誘注此語云。聲。五聲也。宮商角徵羽爲五聲。故以聲爲樂聲。樂記云。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

風易俗。故先王舉其教焉。又云。先王取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諭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雅頌之聲。能深感人心。是仁聲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注。善政至得也。善政使民不達上。善教使民尙仁義。心易得也。○正義曰。趙氏以

仁言爲政教法度之言。然則此又於仁言中分別其政不如教也。下。申言所以不如。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

教得民心。困乏之。不遽急。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家也。愛之。樂風化而上下親。故歡心可得也。章指言明

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不學而能。

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註。不學至能也。○正義曰。良。甚之義。詳見告子上篇。良能猶言甚能。良知猶言甚知。甚能甚知。

即最能最知。最能最知。
即知之最。能之最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也。圖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能良知也。圖注。孩提至

正義曰。說文口部云。咳。小兒笑也。咳古文咳。是孩爲笑也。說文手部云。提。挈也。懸持也。淮南子傲真訓云。提挈天地。高誘注云。一手曰提。劉熙釋名釋姿容云。提。地也。背垂所持也。淮南子傲真訓云。提挈天地。高誘注云。一手曰提。劉熙釋名釋姿容云。提。地也。背垂所持也。

近地也。禮記曲禮。長者與之提攜。注云。提攜將行。趙氏以二三歲之童。未可牽行而提挈。故以

屬性。柔屬情。平康之者。教也。禮記謂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循道謂教。教者何。性有善而教之。以正於至善。故禮記之言明德也。曰新民。曰止至善。止者如文王止於仁敬孝慈信。即性中之五常。必教而能之。學而知之也。孟子以孩提之童。愛其親敬其長是也。然童而愛其親。非能愛親。慈母乳之而愛移。敬其長。非能敬長。嚴師教之而敬移。然則良知良能不足恃。必教學成而後真知愛親敬長也。故董仲舒之言性待教為善是也。雖按孟子言良知良能為不學而能。良知為不慮而知。其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則不言無不能愛其親也。其言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則不言無不能敬其兄也。蓋不慮而知。性之善也。人人所然也。不學而能。推生知安行者有之。不可不教之人人。知愛其親。性之仁也。而不可謂能仁也。知敬其兄。性之義也。而不可謂能義也。曰親親。則能愛其親矣。仁矣。故曰。親親。仁也。曰敬長。則能敬其兄矣。義矣。故曰。敬長。義也。何以由知而能也。章何以由無不知而無不能也。無他。有達之者也。聖人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達之天下也。章指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己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圖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之間。鹿豕近人。若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圖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聞一善言則從之。見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辟若江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圖注。沛然至欲行。○正梁惠王上篇。沛然不用。此言大雨傾刻。故趙氏以圖釋之。釋其上篇。沛然德教溢乎四海。此言德教滿溢。故趙氏以大釋之。此言沛然莫之能禦。謂舜舍己從人。取人為善。有所聞見。即取而行之。故趙氏以行釋之。楚辭湘君篇。沛吾乘今桂舟。王逸注云。沛。行貌。文選吳都賦。常沛沛以悠悠。劉逵注云。沛沛。行貌。廣雅釋訓云。沛沛。流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沛。水波流也。流之義亦同於行。此沛然。上承若決江河。是為水流。即為水行。狀舜之行。而云沛然不疑者。不疑。能決也。承上若決之快。江河決則莫能禦止其行。舜決亦莫能禦止其行。趙氏解經。精密如此。章指言聖人潛隱。辟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小同。舜之謂也。圖聖人至小同。○正義曰。周氏廣義孟子章指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班固贊。飛。若龍。若龜。若魚。若蛇。龍皆能為之。所謂小同也。又開尹子曰。若龍。若龜。若魚。若蛇。龍皆能為之。所謂小同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圖無使人為己所不欲為者。無

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每以身況之。如此則人道足也。隨注。無使至足也。○正義曰。詩王風。揚之水。邠風。采芣。彼其之子。韓詩外傳。作彼己之子。曹風。候人。彼其之子。國語。晉語。作彼己之子。是其與己字通。故趙氏以其所不欲爲己所不欲也。荀子。儒效篇云。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姦有也。不可以執重有也。必將識此。然後就也。故君子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謙隨。積德於身即是識此。故楊氏注云。此。身也。趙氏云。每以身況之。如此亦以身字釋此字。如此即是如身。如身即是如己。故云。無使人爲己所不欲。章指。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人所以有德行智慧道術才智者。在於有疾。

疾之人。疾疾之人。又力學。故能成德。注云。人所至成德。○正義曰。周禮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往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詒衡書說篇云。實行

爲遠。德行並舉。義有別。單舉德亦是行。故以行釋德也。方言云。知或謂之慧。禮記樂記。不接心術。注云。術。猶道也。賈子道術篇云。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末者謂之術。又云。術也者所從制

物也。動靜之數也。墨子經上篇云。知。材也。老子云。絕聖棄知。王弼注云。聖智才之害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任人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云。才。智也。蓋德慧趨於內。術智見於外。故以智

釋慧。又以才釋智。慧爲心之明。才則用之當矣。慧術知皆本於德。故以成德包之。詩小雅小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箋云。疢。猶病也。釋文云。疢本作疹。下言孤臣孽子。此云疢疾。蓋即本

於小弁之稱獨孤臣擊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此卽人之痰疾也言以孤微

懼於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勉爲仁義。故至於達也。注。自以至於達也。○正義曰。襄公二十七年公羊傳云。是則臣僕庶孽之事也。何休注云。庶孽。衆賤子。猶

樹之有孽生。此以衆釋庶。以賤釋孽。微謂孽子也。說文歹部云。殆。危也。危部云。危。在高而懼也。淮南子說林訓云。而

殆於鼎俎。高誘注云。殆。猶畏也。國策西周策云。竊爲君危之。高誘注云。危。不安也。有所畏懼。故心不能安。趙氏以殆難危。又以濯濯之。其義備矣。在高而懼者。畏其傾跌也。呂氏春秋喜

行篇云。強大行之危。高誘注云。危。傾隕也。禍害篇云。不知化者舉自危。高誘注云。危。敗也。廣雅釋詁云。殆。壞也。傾隕敗壞。所以可患。因而慮之。且深慮之。求所以避此患而免此危者。

雖有勉爲仁義而已矣。書堯典云。明四目。達四聰。通達則明顯。故章指以顯稱達。謂以忠孝之名。顯於天下後世也。章指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粱難正。多用

沈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國事君求君之意爲有容以悅君而已。國也。事臣至君而已。○正義曰。臣氏春秋以順簪云。大順令而取容者。衆能之。高誘注云。容。悅也。容悅二字同義。相聲爲容聲。毛詩言風。娵娵相調。傳云。相調。容閱也。邶風谷風。有容人君者。容悅是爲。亦容悅二字連經。趙氏分言之。以悅君明苟容。亦以悅釋容。有安

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罔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悅也。有天下民者。達可行於

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注**天民知道者也。可行而止。○**注**子引伊尹自稱。我天民之先覺者。天民至而止。○**正義**曰。孟

也。則天民指伊尹太公一施矣。莊子美桑楚云。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郭象注云。出則天子。虞則天民。此二者皆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爲而得之也。列子楊朱篇。稱舜禹周公爲天人。稱孔子爲天民之逸遊者。稱桀爲天民之逸蕩者。紂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爲天民之放縱者。當時稱天民者別有異說。故孟子明之。

大人丈夫不爲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正。象天不可言而萬物化成也。䷍。大人之辭有二。論語季氏篇云。○正義曰。

畏大人。微菴上相兄疏引鄭氏云。大人爲天子。諸侯爲政教者。何晏論語注云。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昭公十八年左傳。葬平公。往者見周原伯禽焉。與之語。不說葬。歸以語國人焉。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欲。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閔大人子馬曰。魯。故往云。大人。在位者。管子幼官篇云。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

後。則大人從。小人知章往云。大人謂天下三公四諸。此鄭氏之義也。易得利見大人。大人虎變。虞
 翻謂乾稱大人。此何氏之義也。孟子離婁下篇。兩云大人。其一言不必信。行不效果。惟義所在。
 趙氏云。大人杖義。是以德言也。其一不失其赤子之心。趙氏云。大人謂義。是以位言也。此注以
 大丈夫解之。大丈夫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義。亦不以位言。乃下云。象天不言而萬物化生。

此則非不得志者。史記索隱引向秀注易乾卦云。聖人在位。謂之大人。此解易之言大人是也。而孟子之言大人。蓋即謂此。孟子探於易。此大人即象易之大人而解之也。正己物正。篤恭而天下平也。惟黃帝堯舜獨變神化。乃足以章指。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此四科。優劣之差。凡此四當之。故又進於天民一等也。章指。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此四科。優劣之差。凡此四

有優劣之差。則有品次。故謂之科。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公牟傳疏春秋設三科。科者。段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

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四天下之樂不

得與此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他故。不愧天。又不忤人。心正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呂兄弟

無故無他故。○正義曰。儀禮士昏禮記云。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往云。非他故。彌親之辭。鄭禮云。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往云。言非他者親之辭。詩小雅頍弁云。豈伊異人。

兄弟匪他。箋云。此言王嘗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趙氏以無他故解無故。謂兄弟相親好也。○注。育養至以道。○正義曰。說文太部云。育。養子使作養也。

虞書曰。教育子。是育爲養也。閻氏若璣釋地三續云。天下英才。極言之。非
 猶施伯謂管子曰。天下才。司馬懿謂諸葛武侯曰。天下奇才也云爾。

王天下不與存焉。孟子重言是美之也。章指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賢人能之。

樂過萬乘孟子重焉一章再云也辭之復。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笑者焉。此即一章再云之義也。左

傳范監子。曰夫子鑄云。墓
二十三年傳季孫再三云。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申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

樂之所性不存焉○王幾曰。禮記樂記云。其衰而合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賢士衆民。大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樂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所性不存。謂性

仁義也。實錄。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仁義也。實錄。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以徵四毒之內。天子即此則置百族。又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則置。中書云。非天子不置。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

而位。是王者故印所樂爲行禮也。禮更云。禮行於邦。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野。而百

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奸則焉。亦王者行禮之謂也。君子所

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正義曰。大行。即所謂武王周公禮之。然後大行也。易。亨卦。亨云。發必自性也。分定故也。

不獲固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故以不失解不損。音義云。分。扶問切。覆記。覆運云。故覆達而分定。

自有人所當爲之職分。自有人所不易之分。主是爲分也。故謂之分定。

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睟然。潤澤之貌也。盎。視其背而可知。其背盎盎然。盛流於四體。四體有匡國之綱。口不言。人以曉喻而知之也。注。四者至知之也。○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賅言補注。孟子仁義禮智根於心。亦謂根之於心。猶言本諸身。非謂作心之根也。根於心。猶下云盎於背。若云仁義禮智。禮背之盎。則亦無是理。按趙氏言根生於心。是以生於心解根於心。廣雅釋詁云。根。始也。荀子禮論篇云。生者。人之始也。趙氏注禮義下篇。舜生於諸馮。亦云。生。始也。生與根同。故以生釋根。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色。顏氣也。顏者。兩脣之間也。心達於氣。氣達於眉間。是之謂色。顏氣與心。若合符節。故其字從人。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又曰。戎容威氣。顏實揚休玉色。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生色而後見於面。所謂隱氣侵淫。幾滿大宅。許曰。面。顏前也。是也。魯頌載色載笑。傳曰。色。色溫潤也。大雅令儀令色。箋云。魯威儀。魯顏色也。內則云。柔色以溫之。玉藻云。色容莊。色容顯顯。色容厲厲。論語曰。色難。色思溫。色勃如也。正顏色。柔引申之。爲凡有形可見之稱。音義云。睟。音粹。華嚴經音義引孟子注云。睟。面色潤也。未知何人注。與趙氏略同。睟字孟子外。法言大元經有之。法言君子篇云。牛元睟白睟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注云。色媚曰睟。宋咸曰。宗廟之牛黃純毛。如黑赤白三色各純粹。而角握中。毛色之常也。法言之睟。即時則之粹矣。其君子篇又云。或問君子似玉。曰純綸溫潤。吳棻注云。綸。然澤也。純綸溫潤四字連言。趙氏蓋本此。以睟爲粹。又以純綸即溫潤。故以粹然爲溫潤之貌。大元經以睟準乾。故元衡云。睟。君德也。即取文言傳純粹精之義。論語八佾篇云。從之如也。鄭氏注云。純如。感人之貌。何氏注云。純如。和諧也。荀子禮論篇云。故說豫婉粹。發於顏色者也。楊倞注云。說。讀爲悅。豫。樂也。婉。媚也。粹。顏色潤澤也。豫樂和諧。婉媚即潤澤。凡憂戚則性粹。豫樂則光澤。是和諧與潤澤。義亦可通矣。玉篇目部云。睟。思季切。視也。又潤澤貌。孟子曰。其色睟然。周氏廣義孟子述文攷云。此時然皆連上讀。按趙氏云。色見於面。固以睟然屬色。讀其生色也。睟然句。可也。音義云。盎。張肩豎切。又烏浪切。陸云。盎於背。如負之於背。按爾雅釋器云。盎。謂之缶。說文皿部云。盎。盆也。此陸氏所以言如負之於背。然如盆缶之器。負之於背。何以見仁義禮智之盛。莊子德充符言。蹇蹻大蹻。說齊桓公。陸其謂是乎。蓋即盎字。周禮天官酒正辨。五齊之名三。曰盎齊。注云。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也。劉熙釋名。釋飲食云。盎齊。盎。猶也。翁。猶然獨色也。說文水部云。決。翁也。裏公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來聘爲之歌齊。曰。美哉。決決乎大風也哉。注云。決決。宏大之聲。史記吳世家載此。裴駟集解引服虔云。決決。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索隱云。決決。猶狂狂岸岸。美威貌也。呂氏春秋古

崇篇云。其音英。高誘注云。英。和威貌。詩小雅白華篇。英英白雲。釋文云。韓詩作決決。益顯於決。即通於英。爾雅釋草云。榮而不實者謂之英。呂氏春秋務大篇云。其名無不榮者。高誘注云。榮。顯也。然則益於背。即英於背。即榮於背。即顯於背。趙氏言益於益然感。正是決決然感。視其背而可知。則顯之謂也。此但言其仁義禮智之生於心者。在前則見於面。在後則顯於背。陸氏不期聲音假借之舉。而以爲如魚。望文生意。失之甚矣。韓詩外傳云。姑布子卿相。孔子曰。從前視之。益益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麗弱者也。此惟不及四聖者也。此益益謂前不爾後。則益益負於背之名乎。論語爲政篇。施於有政。集解包氏云。施。行也。書古太誓。施之爲賜。馬氏注云。施。行也。禮記中庸篇。君子和而不流。往云。施。猶移也。史記萬石張敖傳云。餽人之所施。易如淳云。施。謂曰移。是施與施義同。故施於四體。即施於四體。易文言傳云。君子黃中道。正位居體。矣在其中而揚於四支。發於事業。矣之至也。虞翻云。體謂四支。四支謂股肱。矣在中。即仁義禮智根於心。先錫四支而乃發於事業。事業者。匡國之謂也。故四體爲匡國之體。詩大雅假樂篇云。抑抑威儀。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祿無疆。四方之歸。又抑篇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威儀者。足容重。手容恭。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建則揖之。退則揚之。無非見於四體。即此爲四方之綱。維民之則。亦所爲匡國之綱。曹風鵲鳴篇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正是四國。即匡國也。疊言四體者。謂即此四體。人見之。已喻其仁義禮智之所施。不俟教令清明而天下皆樂仰之。趙氏恐人勿不言。謂四體不能言。特標明云。口不言。蓋不必俟仁義禮智之形於口而人已喻也。形於口則奸謀定命。遠猶辰告之謂。其喻益可知矣。孟子立言之妙。趙氏能闡明之。廣雅釋言云。喻。曉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人自曉喻而知也。闕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孔本韓本改文古本自作以。按以即已字。禮記檀弓往云。以與已字。章指言臨莅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尙不與存。本同是也。不言已喻。正言其形於言也。自字非是。仁義內充。身體履方。四支不言。蟬辟用張。心邪意溺。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不同也。闕曰。此申言施於四體之義也。淮南子本經訓。戴國履方。方謂地。趙氏此云履方。蓋以方爲禮記經解。由禮謂之有方之土之方。方亦正也。荀子脩身篇云。禮者。所以正身也。此身體履方之謂也。音義云。蟬。音蟬。避。孔氏正義云。主人見賓之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今辟而不致受。般盤趨古字通。然則辟音音避。不音聞也。漢書儒林傳云。魯徐生爲頌頌。蘇林云。僕舊儀有二。即爲頌貌威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音聞也。但能避辟爲禮容。天下郡國有容。史記諸魯學之。顏師古云。頌。讀與容同。何武傳云。召見幾辟辟拜。殿慶云。行禮容。拜也。蟬辟則進退有容。趙氏以施於四體爲威儀。致密無所失。前云匡國之綱。此直以蟬辟明之。義互見矣。又反言心邪意溺。則無容。明仁義內充。苟布於四體。焉有容也。呂氏春秋先己篇云。琴瑟不張。高誘注云。張。弛也。趙氏又以用張互釋。字也。論語鄉黨篇云。足顯如也。集解包氏云。盤辟貌也。先達篇云。師也辟。子張篇云。堂堂

乎張也。又云。吾友張也。爲難能也。包氏云。言子之容容之難。及廣雅釋訓云。堂堂容也。此聖賢於四體之事。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

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圖已說於上篇。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圖天下有若文王者。仁人將復歸之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

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

矣。圖五雞。二畝。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爲畜產之本也。圖足以無飢矣。○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宋九古本。足利本同。圖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

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

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圖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圖不煖不飽。○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無帛肉之不煖飽。與無衣食之不煖飽。章指言王政普大。教其常

業。各養其老。使不凍餒。二老聞之。歸身自託。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亦斯類也。圖衆鳥不羅。翔鳳來集。○正義

意。楚辭宋玉九辨。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

用也。圖易治也。疇。一井也。教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

夫知其田之易也。高誘注云。易。治也。易讀如易經之易。○注。噦一井也。○正義曰。一切經音義引國語賈氏注云。一井爲噦。九夫爲一井。趙氏所本也。說苑辨物篇云。噦也者何也。所以爲麻也。史記天官書。視封疆田噦之正治。如傳引蔡邕云。麻田曰噦。韋昭注國語周語齊語皆云麻地曰噦。說文田部則云。噦。耕治之田也。按易否九四。噦離社九家。注云。噦者。類也。荀子勸學篇。言草木噦生。書洪範言。供範九噦。國語齊語云。人與人相噦。家與家相噦。皆以噦類。言一井八家。所共相與爲噦。故名爲噦。呂氏春秋廣地篇云。農不去噦。即農不去井也。麻田之說。趙氏所不取。民非水如火不生。晝昏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注。水火能生人。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何有不仁者也。○正義曰。至饒至若是。○正義曰。足爲手足之足。而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足。續也。言續體也。足有繼續之義。故得爲饒。小爾雅廣義云。饒。多也。賈子新書憂民篇云。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然則有九年之蓄。謂之足矣。有九年之蓄。則饒多矣。故以饒釋之。章指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蓄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正義曰。語出管子牧民篇。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注。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志小也。○正義曰。宏明集而小天下。周氏廣業孟子逸文攷云。論又有云。昔仲尼始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視太蒙之類。而天下與魯俱小。此並用逸文也。今作孔子登東山。致魯無東山之名。論語與爲東蒙山。注。孔云。使主祭蒙山也。皇侃邢昺二疏。並云。蒙山在東。故云東蒙主。魯頌。奄有龜蒙。龜山。蒙山也。正義亦云。論語疏云。謂東主蒙山。水經注。琅琊郡臨沂縣有洛水。出太山南武陽縣之冠石山。一名武水。東流過蒙山。下有蒙祠。又東南逕頤東城。即孔子稱頤東爲東蒙主也。史記。蒙羽其父。索隱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然則孟子之東山。當作蒙山。宗少文必非無據也。即令云東山。其爲蒙山固無可疑。按關氏若璩釋地云。或曰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孟子云。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指此。疑近是。然則蒙山一名東山。宗炳蓋以蒙山代東山。古人引經。原有此例。依宗論以東山爲蒙山可。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注。瀾。水中大波也。○正義曰。爾雅釋也。以爲孟子本作蒙山。則失之矣。○正義曰。爾雅釋

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湯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湯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償。禽子曰。假使爲之乎。楊子曰。湯子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有。若肌膚。猶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然則。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經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則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則禹言當矣。呂氏春秋不二篇云。陽生貴己。高注云。輕天下而利天下。弗爲也。貴己即爲己。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己樂爲之也。墨翟。墨子至之也。〇正義曰。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後附云。曰在其後。武氏應授堂文鈔跋墨子云。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墨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而不著其地。惟呂氏春秋載墨子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即魯陽。春秋時屬楚。古人於地名兩字或舉一字。是其例也。蓋墨子居於魯陽。與魯爲文子之臣。外傳楚語。惠王以樂與魯陽上者。魯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墨之章文子爲主君。意其屬於文子也。惠王十年爲魯哀公十六年。孔子方卒。則墨實當楚惠王時。上接孔子未卒。故太史公云。魯陽公也。惠王十年爲魯哀公十六年。孔子方卒。則墨至如墨氏據本書。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貉之國。以中山之故。在詩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墨實大國時人。至周赧王存。魏以翟與楚惠王接時。後必不能歷一百九十年。尙未即化。此固不然也。中山諸國之亡。蓋墨子之徒。續記而竄入其節之說。以貼此謬。何可依也。青義云。突。不徒忽切。等突也。襄公二十五年左傳。齊突陳城。注云。突。突也。此丁公善所本。乃城可言突。頂不可言穿。莊子說劍篇云。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髻。荀子非相篇。孫叔敖短髮是也。趙氏以突明摩。謂摩迫其頂。髮爲之禿。丁氏以突爲穿。失趙義矣。文選紅樓上建平王書。注。引孟子摩頂放踵。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爲之。劉熙曰。致。至也。又任昉奏彈曹景宗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周氏唐書孟子古注致云。據此。則趙劉所宗之本。注並同矣。困學紀聞言選注。引趙岐作致於踵。今本作放踵。往無致至也三字。孫宣公音義。放踵。下據丁氏云。方往切。至也。是唐宋本。已皆作放。今攷文選劉瓛廣絕交論。皆顯摩頂至踵。注引孟子摩頂放踵。至也。同在一書。所引互異。可見趙氏注本。唐世已有其二。非至宋始作放踵也。又文選劉瓛注。注引毛氏詩傳。類故子納鄭之禮。使執燭。放乎平日。事下引趙孟字章句曰。放。至也。方往切。今准放乎環邪。注有放至也三字。無方往切。摩頂放踵。注直云摩突其頂。下至於放。放字與今孟子同。江曹任昉注所引致於踵者。疑當時劉注本無是。任昉下趙岐二字。實亦爲劉

陽傳齊者送於齊國。按墨子有兼愛三篇。無摩頂放踵語。莊子天下篇云。墨子魯道曰。禹躬自操
稷繼而九維天下之川。靡而旅。駭無毛。伏甚風。樹法用。置其國。禹大聖也。而形勢天下如此。
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駭無毛。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以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
不足爲墨。墨者禽畜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駭無毛。駭無毛。相進
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孟子推其加愛衆利。生動死傷。子莫執中。子莫莫。魯之賢人也。其性
之直。而振之爲摩頂放踵。即自苦以駭無毛之意耳。子莫執中。子莫莫。魯之賢人也。其性
中和專一者也。隨注。子莫至一者也。○正義曰。子莫未詳。或謂莊子有云。儒墨楊墨四。秉別無所
也。孔子魯堯咨舜執中。孟子魯陽執中。此句下云。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
爲近之。何遽戒人莫執中也。陸氏穿鑿。不足以易道也。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
也。○正義曰。白虎通五行篇云。中央者。中和也。說文一節云。中。和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是爲時。
執中者。但取不寒不暑也。聖人之道。以時爲中。隨時則能變通。知變通則權也。文公十二年公羊
傳云。惟一介斷斷令無技。注云。一介猶一微。此云執一介。即執一微也。不知權宜一概。如此所
以猶執一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權。所以別輕重也。凡此重彼輕。千古不易者。常也。常則
顯然共見其千古不易之重輕。而重者於是乎重。變也。變則非智之盡能辨察事情而
準。不可以知之。孟子之闡揚墨也。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今人讀其書。孰知所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安在哉。孟子又
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
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蔽道也。舉一而廢百也。今人讀相書。孰知無權之
故。舉一而廢百之爲害至鉅哉。孟子道性善。於佐子言以人性爲仁義。則曰。率天下之人而稱仁義。
今人讀其書。又孰知性之不可不明。哉。誠人以爲仁義之稱何如哉。老聃莊周無欲之說。及後之釋氏
所謂空寂能脫然不以形體之養。與有形之生死累其心。而獨私其所謂長生久視。所謂不生不滅者。
於人物一視而同用其慈。蓋合楊墨之說以爲說。由其自私。雖拔一毛可以利天下不爲。由其外形骸。
德慈愛。雖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爲之。宋儒易老莊釋氏之所私者而貴理。易彼之外形體者而俗氣質。
其所謂理。依然如有物焉。宅於心。於是辨乎理欲之分。謂不出於理。即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
於理。雖視人之似寒號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莫生。無非人欲。空指一絕情欲之感者。爲天理之
本然。方之於心。及其應事。幸而偶中。非曲體事情。求如此以安之也。不幸而事情未明。執其爲
見。自信天理。非人欲。而小之一人受其禍。大之天下國家受其禍。徒以不出於欲。爲莫之或慮
也。凡以爲理宅於心。不出於欲。則出於理者。未有不以意見爲理而禍天下者也。人之愚。有私有
蔽。私出於情欲。蔽出於心知。無私。仁也。不蔽。智也。非絕情欲以爲仁。去心知以爲智也。是

故聖賢之道。無私而非無欲。老莊釋氏。無欲而非無私。彼以無欲成其自私者也。此以無私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者也。凡異說皆主於無欲。不求無欲。重行不先重知。人見其篤行也。無欲也。故莫不尊信之。聖賢之學。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後篤行也。則行者行其人倫日用之不蔽者也。非如彼之舍人倫日用。以無欲爲能篤行也。人倫日用。聖人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權之而分理不爽。是謂理。古今不乏嚴氣正性法惡如讎之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執顯於共見之重輕。實不知有時權之而重者於是乎輕。輕者於是乎重。其是非輕重一轍。天下受其禍而不可救。豈人欲蔽之也哉。自信之望。非理也。然則孟子言執中無權。至後儒又增一執理無權者矣。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所

以惡執一者。爲其不知權。以一知而廢百道也。注。所以至道也。○正義曰。易繫傳云。天下何思何慮。慮百則不執一也。執一則不百慮。不百慮故廢百矣。楊子爲我。執一於爲我也。墨子兼愛。執一於兼愛也。孟子所以距楊墨。距其執一也。故舉一執中之子莫。然則凡執一者。皆能賊道。不特楊墨也。楊子惟知爲我而不復慮及兼愛。墨子惟知兼愛而不復慮及爲我。子莫但知執中。而不復慮及有當爲我兼愛之事。楊則冬夏皆裘也。墨則冬夏皆裘也。子莫則參乎裘葛之中。而冬夏皆絺也。不知趨時者。裘葛絺皆識之於體。各依時而用之。即聖人一貫之道也。聖人之道。參與人同。執兩端以用其中。故執中而非執一。會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寇退則反。薪木亦戒其毀傷。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而不同於楊子之爲我者。不執一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雖處不通。而不同於墨子之兼愛者。不執一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雖處不通。而不同於墨子之兼愛者。一致也。易地皆然者。百慮也。執一則爲楊墨。不執一則爲禹稷顏會。孟子專堯舜孔子之道。知道在變通神化。故楊墨之執一不知變通則距之。距之者。距其悖乎堯舜孔子之道也。不然。楊朱屏氣虛名。齊生死。固高曠絕俗之士。至墨翟以救世爲心。其言曰。國家昏亂則輕之。向賢向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氣。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奢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讀其言豈不謂之仁人君子。非孟子探明乎變通神化之道。章確有以見其異乎堯舜孔子之權。安能反復申明以距之哉。學者向有申墨子之說者。不知道者也。章指。言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止。惟義所在。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圖飢渴害其本

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甘之。注。令人強甘之。○正義曰。飢渴者急欲得飲食。以不甘爲甘。故爲強甘。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

人心亦皆有害。**圖爲利欲所害。亦猶飢渴得之。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

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真而有也。注。五霸至有也。○正義曰。五霸假借仁義之名。旋復不仁不義。不能久也。假而能久。仁亦及人。宛然乎不能假而甘爲不仁者也。章指言仁在性體。其次假借。用而不已。實何以易。在其勉之也。注。用而不已。實何以易。○正義曰。呂氏春秋指言仁在性體。其次假借。用而不已。實何以易。在其勉之也。○正義曰。呂氏春秋指言仁在性體。其次假借。用而不已。實何以易。在其勉之也。終也。僖公二十四年左傳。婦嫺無終。注云。終。猶已也。此云。用而不已。卽是假而不歸。以亡韓歸也。實卽指湯武身之。謂與身之何以易。曹風。下泉。所以思明王賢伯矣。考文古本無已字。落之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大甲於桐民大悅大甲賢又反之民

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國公孫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正義曰。紅氏聲
向書集注音疏云。自是尙書文而不稱書曰。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

則篡也。國人臣秉忠志。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卽立君。宿留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聞

乘利篡心乃生。何可放也。章指言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有焉。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國詩。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謂

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何也。注。詩蘄至素餐。○正義曰。詩序云。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毛傳云。素。空也。空之言虛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

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國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君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

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爲不可以食祿章指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

遇者化何素餐之謂。

王子執問曰。士何事。國齊王子名塾也。問士當何事爲事也。國注。齊王至事也。○正義曰。孟子

子也。顧氏炎武曰。知錄云。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最樂成公元年傳亦云。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徒。而謂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大率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

工。化歸八材。計亦無多人爾。或王作酒誥之書曰。妹士。爾爾股肱。地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

厥長。此謂農也。舉率車牛。遠販買。用孝養厥父母。此謂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蹇蹇伯君子。其爾聽朕教。則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羣萃而州處。四民各自爲鄉之俗哉。春秋

以後。爵士日多。齊語言桓公爲爵士八千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爵四方。以號召天下

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爲輕重。文者爲儒。武者爲俠。嗚呼。孟子曰。尚志。國注。上。士

當貴上於用志也。國注。尚上至志也。○正義曰。儀禮觀禮云。尚左。注云。古文尚作上。釋文序錄

又以貴釋上。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隱居以求其志。求其所達之道也。當其求時。猶未及行。

故謂之志。行義以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及其行時。不止於求。故謂之道。志與道通。一無二。故

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

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國孟子言

志之所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爲仁義。欲知其所當居者。仁爲上。所由者。義爲貴。大人之事備也。

國大人之事備矣。○正義曰。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云。萬物皆備於我。我者。已也。尚志者。居仁由

義之謂也。不殺無罪曰居仁。不取非其有曰由義。尚志之時。雖曰士也。然豈待爲大人而後謂之

大人哉。蓋大人之事。章指言人當尚志。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國仲

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爲廉。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爲仲子之義。若上章所道。簞食豆羹無

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也。國注。仲子至受之也。○正義曰。仲子不義其兄之祿而處於陵。不

義與之齊國而不受。簞食豆羹之不受也。遠於陵。檢簞食豆羹之不受也。亡親戚君臣上下。是不知禮義

之大者。若能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則宜知親戚君臣上下矣。仲子既不知有親戚君臣上下。又何能

及之。秋官大司寇。一曰。饋親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而賈氏疏象以外親有服者言之。非其義也。乃也禮。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孔氏正義。謂親言族內。戚言族外。國語鄭公二十五年左傳云。爲父子兄弟姊妹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杜預注云。親謂支子甥舅。昭有向書歐陽夏侯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黨二。夫同姓稱宗族。母妻稱黨。自親黨於族。遂亦稱黨爲親。儀禮說經。尙無以親戚指異姓。而韋昭杜預生於漢末。其時外戚之盛。驗於宗族。預又爲司馬懿之女壻。其以姻亞爲親宜矣。然左傳言父子兄弟姊妹甥舅昏媾姻亞。則雖有六。原無親名。故孔氏正義辨之云。老子云。六親不和。焉有孝慈。六親謂父子兄弟姊妹。則雖杜氏所云六親爲不然也。鄭語非親二字。承上文支子母弟甥舅。故韋昭注云。其實親字祇屬支子母弟。如小雅類奔序云。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而未章。連言兄弟甥舅。不得謂甥舅亦同姓九族也。趙氏以親戚指母與兄是矣。仲子辟兄離母而親其妻。是親戚之故失矣。翟氏黷政異貨。田仲不如盜也。又非十二子庸云。仲基刻利歧荷。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韓非子外儲說。載宋屈轅。謂田仲不待仰人而食。亦無益於人之國。蓋堅銳之類也。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則言其率民而出於無用。何爲至今不殺乎。仲子離廢嫡義。不惟人不信之。且多厭惡之矣。倫特因孟子之大聲一呼。而仲遂敗其僞。與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焉。猶於也。人莫大焉無親戚威君臣上下。言莫大於無章指。言事有輕重。行有大小。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之聞也。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曰。孟子弟子。皋陶爲士官。

主執罪人。瞽瞍惡暴而殺人。則皋陶如何。陶注。皋陶爲士官主執罪人。○正義曰。書堯典云。帝曰。皋

五刑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馬氏注云。士。爲官之長。鄭氏注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禮記月令。孟秋命理瞻傷。注云。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士爲刑官

之長。故主執。孟子曰。執之而已矣。陶注。皋陶執之耳。○正義曰。皋陶主執罪人。故執殺人者。有罪之人。

然則舜不禁與。陶注。桃應以爲舜爲天子。使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邪。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

有所受之也。陶注。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爲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

陶注。夫舜至禁之也。○正義曰。問禮我官司恒。掌以夫途取明火於日。鄭司農注云。夫發聲。是

陶注。夫舜至禁之也。○正義曰。問禮我官司恒。掌以夫途取明火於日。鄭司農注云。夫發聲。是

陶注。夫舜至禁之也。○正義曰。問禮我官司恒。掌以夫途取明火於日。鄭司農注云。夫發聲。是

陶注。夫舜至禁之也。○正義曰。問禮我官司恒。掌以夫途取明火於日。鄭司農注云。夫發聲。是

陶注。夫舜至禁之也。○正義曰。問禮我官司恒。掌以夫途取明火於日。鄭司農注云。夫發聲。是

陶注。夫舜至禁之也。○正義曰。問禮我官司恒。掌以夫途取明火於日。鄭司農注云。夫發聲。是

有所受之也。○絜乎受之。曰。受之舜。殺人者死。天之誥也。皋陶獻受之時矣。而舜復禁之。是自壞其法也。自壞其法。不可以治一家。況天下乎。且受之舜。猶受之天。受之天者。非諄諄然念之也。謂其法當乎天理。合乎人心而已。然則。舜如之何。○應問舜爲之將如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孟子子曰。舜親棄天下。如捐棄敝屣。蹠草履可蹤者也。敝喻不情。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訢然。忽忘天下之爲貴也。○說文并部云。棄。捐也。手部云。捐。棄也。捐棄二字轉注。故以捐釋棄也。文選北山移文云。履足所依也。故可稱草履。亦可稱草履。毛詩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傳云。履。踐也。以其可踐。故名履。呂氏春秋長見篇云。祖禘天下若稱履。高誘注云。稱。棄也。觀表篇云。視合天下若舍履。高誘注云。履。弊履也。莊子讓王篇云。原憲華冠短裳。杖藜而適門。又云。會子夷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韓文云。微。三蒼解詁作蹠。云蹠也。蹠類或作屨。通俗文云。履不著跟曰屨。李元。絳履謂履無跟也。王云。蹠之龍蹠舉而曳之也。然則蹠。屨。從三字同。說文足部云。蹠。無履也。革部云。鞮。鞮履也。周禮春官鞮鞻氏注云。鞮讀如蹠。鞮履四美舞者所屣也。今時倡蹋鼓書行者自有屣。史記貨殖傳云。蹠利屨。徐廣云。無屨也。段氏王裁說文得字注云。蹠一作跣。跣。吐誠反。地理志岷蜀踰舞曰。蹠赤屨於盤。按每不紬履。故凡不著跟曳之行曰蹠。履如傷不覺傳長門賦皆是也。西京賦者所屣。蹠爲無履。則蹠與鞮原爲一物。故呂氏春秋同載侯爵吳起之言。一云蹠。一云屨。屨卽是鞮。爲舞者無跟之履。蓋舞屨名鞮。以其無跟。屨之敝壞者。不可以綈。但爲躡屨而曳之。如原憲之名。乃劉琦並以草履釋之者。劉熙釋名釋衣服云。齊人謂草履曰屣。於是杜預注僖公四年左傳。屣屣云屣草履。因襲屣氏注言舞者所屣。屣既爲草履之稱。觀既是蹠。故以屣爲草履耳。閔氏若璫釋地又續草履之名。而履實無此稱。閔氏記漢卿蹠之類訓。徐廣曰。蹠。草履也。又屣亦草履。按屣爲齊人稱草履之名。而履實無此稱。閔氏謂其有別。是也。趙氏云。敝。喻不情者。釋名於齊人謂蹠曰屣之注。又云不借。言踐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齊人云搏勝。搏勝猶把作蹠貌也。荆州人昇蠶絲沤韋章皆同名也。古今注云。不借者。草履也。說文糸部第三十。緹。一日不借緹。儀禮喪服傳。繩屨者。繩皆也。注云。繩。今時不借也。齊民要術雜說第三十。引崔寔四民月令云。十月可拆赤緹績布縵作白履不惜。注云。草履之類者曰不惜。然則不惜即不借。不借即屣。趙氏既以蹠爲草履。故以其稱敝者爲喻不惜也。○注。舜必至貴也。○正義曰。閔氏若璫釋地云。濱。水

匪也。古者海之濱。便為政令所不及。故舜親父處於此。伯夷太公辟紂居於此。因悟教之而已矣。即尙書盡載拘以歸於周之報。非指法言。音義云。訢。音析。爾雅釋詁云。欣。樂也。史記趙世家。荀息。儀書古今人表作荀訢。說文欠部云。欣。笑喜也。言部云。訢。喜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葛石君傳。僮雛訢訢如也。晉灼引許慎曰。訢古欣字。蓋灼所據說文。訢在欠部欣字下。似與今本不章指。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趨將如此。孟子之言。揆聖意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圖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齊。謂諸弟子

喟然嘆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氣下。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與王子。豈非皆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是也。圖注。范齊至食也。○正義

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春秋晉大夫士會邑。國語是以受隨范。是又卒屬魯。後漢志東郡范縣。有秦亭。即莊三十一年築臺於秦。地鍾志在縣西北是也。孟子時則屬齊趙。注云。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蓋齊王之。生長深宮。賜第於康備。貴仕於朝內。豈容遠在七八百里之下邑。而為孟子所見。其在范者。殆猶靖郭君孟嘗君之於薛乎。○注。孟子至是也。○正義曰。以經言自范之齊。

則是范望見王子。至齊乃言。故云之范見王子之儀。還至齊。謂諸弟子。說文人部云。儀。度也。賈子新書容經云。容貌可觀。聲氣可樂。又云。夫有威而可畏。謂之感。有儀而可象。謂之文。此儀即謂容儀威儀。經言望見。進而望之。故見其儀。儀字從望字推之。有儀而可象。謂之文。此儀即謂容儀威儀。經言望見。進而望之。故見其儀。儀字從望字推之。有儀而可象。謂之文。此儀即

云聲氣。亦即本容。經聲氣可樂之語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高涼。按涼字與亮同。古字通用。接亮者明也。乃聲之高。明。由於志之高。明。志之高。明。由於居之尊貴。故既言聲氣。又云氣志。趙氏以聲移體。為比喻之辭。故云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說文食部云。養。供養也。蓋下專言居。

故以養為喻也。夫居尊為居。居仁亦為居。以居仁與居尊較。則居仁為大矣。故云。大哉居乎。當

慎所居。猶云術不可不慎同。是居宜擇。而居其大者。必以居仁為大也。即以居勢言之。則居尊者高。居下者卑。居下者之氣。不如居尊者之高。而居勢者之小。不如居仁者之大矣。同是子。而王子異於凡人。亦同是人。而君子異於小人。可相觀而喻矣。孟子之言。章指。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若合諸不盡。趙氏住與章指互發明之。凡人即凡民。謂衆庶。詳見前。章指。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若

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王子。殊於衆庶也。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國**言王子宮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况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國**注：仁義在身不言而喻。○正義曰：詳見前。謂仁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國**注：垤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國**注：垤澤至發聲。○正義曰：音義云：呼。丁火故切。閔氏若據釋地云：垤澤，即襄十七年築者，國微子所封之東北。此自為南門耳。又云三衛。毛氏曰：呼，喚也。凡歎息招呼則平聲。小爾雅：嗚呼，呼也。醫書一呼一吸，為一息之類也。叫號而呼，則去聲。詩：式號式呼。左傳：食萬呼之類也。果爾。魯君於垤澤之門，自應如趙注云：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之呼為平聲。不應音去聲。為叫號之呼明矣。近講又云：有作魯君自呼之聲者。陋甚。試看呼於門，於字是呵護傳呼。來於垤澤之門。尤非人之聲音，關乎貴賤。呵護傳呼，乃賤者之役。聲可習之而能。若魯君與宋君，聲為居高發聲所移。豈他人能似。仍屬倉卒自呼。故為監門者所疑。按字義古不以音分。呼喚號呼。雖有不同。而皆為聲。趙氏以發聲解之者。文公元年左傳云：紅羊怒曰呼。注云：呼，發聲也。禮記月令云：雷乃發聲。樂記云：其聲發以散。注云：發，猶揚也。國語周語云：土氣震發。鬼谷子：廣簫云：怒者，動也。國語周語云：怒而不怒。韋昭注云：怒，作氣也。蓋發聲者，奮作其氣而揚厲其聲之謂也。魯君夜至宋城，監門者不肯開納。故魯君怒而發聲。呼於門外。魯君之呼，即猶紅羊之呼。其聲震動。故守者聞之。發聲二字解怒之呼。與杜氏同。杜氏嘗亦有所受也。因其不肯。所以發怒。往義甚明。正見威之可畏。與王子微之可象。同一居尊勢所移。若謂處其夜不開城門。因而君預自請開。願魯君之來。守者豈不知。所以不肯開者。正以乘夜而來。詎非襲我。豈魯君自呼。以表其非他人而門即啓乎。郭樞守上東城門。帝至見面於門。且不受詔。豈異國之君。自請於門。遂可信而納之乎。且召呼。說文在言部。作呼。呼在口部。作呼。此呼字。說文口部云：外息也。呼聲呼三字不同。外息謂出其氣。出其氣正是震發其氣。凡人氣息和則呼吸相均。忿而為怒。則呼長而吸小。故象其發怒之聲。而以為呼也。此呼正呼吸之呼。與召呼聲呼自別。無煩以平去分也。章指趙氏注：嗚呼而與之讀呼為呼。而訓為嗚呼。此以嗚為呼之假借。嗚呼為呼。正與此相發明矣。章指言與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是以居仁由義。盎然內優。胷中正者。眸子不眴也。**國**正義曰：音義

云。贊。丁云案開元文字音義。目不明也。復亡角反。玉簪目耶云。贊。莫慶亡角一切。目不明貌。荀子非十二子云。世俗之靡猶贅僂。楊倞注云。贅。闕也。闕亦不明也。贊與賄一音之轉。趙氏以贊與優讀則讀若茂。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末將者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國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可虛拘致君子之心也。

隨往。且恭至心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將。送也。孫炎注云。行之送也。周禮春官。大史及將幣之日。注云。將。送也。賈氏疏云。幣謂璧帛之等。禮記少儀云。爾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注云。將猶奉也。孔氏正義云。將命謂傳辭出入。通主客之言語者也。將之義為送為奉。而將幣將命。皆是行禮。故將為行。趙氏之義。蓋謂以幣行禮。必以命行之乃為實。若但以幣。將未以命。將則為無實。不可以虛致君子。說文手部云。拘。止也。毛詩大雅抑篇。猗猗爾止。魯頌泂水篇。魯侯戾止。傳並云。止。至也。至即致。故以致稱拘。近時通解謂幣帛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乃是其實。若幣行時方恭敬。章指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謂愛敬也。即是虛文。君子不可以虛文拘留之。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國形。謂君子體貌嚴尊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曰。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無遠。嚴恭實畏。鄭氏注云。恭在貌。禮記大傳。收族故宗廟嚴。注云。嚴。猶尊也。供養也。爾雅釋名云。二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肅。即尊嚴也。說文邑部云。色。顏氣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妖。妍也。妖麗謂女子容色妍美。引詩鄭風。有女同事。簪。毛傳為麗木。故以比顏色之美好。趙氏謂體貌尊嚴。與顏色妖麗。皆天之所生。故謂天性。阮氏元校勘記云。十行本舜字模糊。閻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致。文古本作薛。按音義出薛字。依說文則舜古守。薛俗字也。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後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色。主名尊陽抑陰之義也。○踐。至義也。○正義曰。說文足部云。踐。履也。形而言踐履。故以居之謂之。禮記。明堂位言。周公踐天子之位。即居天子之位也。引易者坤六五。文言傳文云。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

踐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後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色。主名尊陽抑陰之義也。○踐。至義也。○正義曰。說文足部云。踐。履也。形而言踐履。故以居之謂之。禮記。明堂位言。周公踐天子之位。即居天子之位也。引易者坤六五。文言傳文云。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

而得於四支。蓋以形爲居體也。春秋經傳。有陽壽壽與壽云。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之。貴陽而賤陰也。故曰者。據晝而不據夜。晝者。據陽而不據陰。是故素秋之於昏禮也。建宋公生有美色。亦宜以正適居之。乃上並稱形色。下單言踐形。不言美色。是尊陽抑陰。猶歟。晝不數夜。建宋公不違紀候之母也。主名者。聖人爲男子踐形者之稱。然則居色者之主名。其聖女與。禮記太傳云。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注云。異姓謂來娣者也。立於母與婦之名耳。趙氏以居色者爲婦女。故假借此二字也。按此章乃孟子言人之形。人之色。所以爲人之性。禽獸之形色不同乎人。故禽獸之性不同乎人。惟其爲人之形。人之色。所以爲人之性。聖人盡人之性。正所以踐人之形。荷拂乎人。性之善。則以人之形而人於禽獸矣。孟子此章言性至精至明。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人物成性不同。故形色各殊。人之形。官器利用。大遠於物。而於人之道不能無失。是不踐此形也。爲言之而行不踐。是不踐此言也。又原書云。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血氣心知之得於天。形色其表也。由天道以有人物。五行陰陽。生殺異用。情變殊致。是以人物生生。本五行陰陽。徵爲形色。其偏全厚薄。勝負雜糅。能否精粗。清濁昏明。煩煩員員。氣衍類滋。廣博變僇。闕鉅瑣微。形以是形。色以是色。咸分於道。以順則應以治。以登則壽。性至不同。各呈乎才。人之才。得天地之全德。通天地之全德。從生而官器利用以治。以生去其畏不暴其使。智足知飛走蠕動之性。以副以參。知卉木之性。夏農以蒔刈。夏農任以處方。聖人神明其德。是故治天下之民。民章指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有表無裏。謂之柚樸。是以聖人。乃堪踐形。莫不有於仁。莫不條貫於禮與義。章指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有表無裏。謂之柚樸。是以聖人。乃堪踐形也。隨有表無裏。謂之柚樸。○正義曰。音義云。柚樸。丁云上以究切。似禮而酢。下音臻。從木。本及韻會。樸字。注引此文並同。致說文。樸。果實。如栗。樸木也。其字從栗。從木。廣雅作辛栗。宋本及韻會。樸字。陸璣詩疏本草圖經作辛。謂是栗之一種。則改從辛。今此作樸。木與草兩歧。恐亦訛譌。古本作梓尤非。柚皮厚味甘。實酢不中啖。樸肉作胡椒味而實肥者少。故江南謠云。十樣九空。趙氏以喻有表無裏。殆以此邪。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罔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爲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喪。以暮年差愈於止而不行喪者。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罔紵。展也。孟子言有人展其兄之臂。爲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之爲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悌。勿復展其兄之臂也。今欲

行其期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注。且徐徐云釋。○正義曰。毛詩周南卷耳。我始爾彼金罍。傳云。當時久不行三年之喪。直已而已矣。齊王殆聞孟子之教。知己之不可。而又以三年爲遠。故欲酌易而從期。不知天下無得半之理。既知其非。不求其是。而小變之以爲安。終身無望於是矣。故孟子於戴盈之請輕稅則喻之捷蹊。而公孫丑問短喪則喻之修兄。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注。王之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傳爲請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注。王之庶至之何。○正義曰。閻氏若環葬地又續云。以經解經。莫合於喪服記。公而除之服。鄭康成曰。不奪其恩也。無厭於嫡母之說。厭嫡母諱自趙岐。沿於孔疏。明初大明令載庶子爲其所生母齊衰期。注。謂嫡母在室者。後孝慈錄成。益定制。讀自製序文。真有冠履倒置之歎。錢氏大昕齋研堂答問云。閻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陳氏嘯謂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古人之於嫡庶。若是其嚴乎。曰。陳氏之說本於趙邵卿。謂王之庶夫人死。迫於嫡夫人。不得行喪親之數。其實不然也。禮。家無二尊。故有厭降之義。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期。厭於父也。禮尊君而卑臣。亦有厭降之義。天子諸侯絕旁期。大夫降。故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期。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公子父在。爲其母無服。厭於尊也。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公子父在。爲其母無服。厭於尊也。儀禮亦不敢服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傳。謂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蓋公之庶子雖父已先卒。猶厭於父之餘尊。不得伸母之服。不言厭於嫡母也。公卒傳。母以子貴。故春秋於成風敬蠆定姬齊歸之爲葬。曰夫人。曰小君。成其爲君母也。惟嫡母在。則不得伸其母。然則天子諸侯爲其生母。謂厭於嫡母可也。公子爲其母。謂厭於嫡母不可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不爲者也。○孟子曰。如是。王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况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注。王子至繼之傳云。曉裳齊社麻經冠。布緦削杖。布帶曉屨。期者父在爲母。此子之禮也。今公子厭於父。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經絲。既葬除之。注。云。諸侯之妾。貴者視嫡。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然則僅喪三月。視期少九月。是不能終子禮也。其傳請數月之喪。蓋卽此三月既葬而除之喪。數月不敢僅喪也。公子厭於父君之所不服。子不敢服。則君於庶夫人。無一日之喪者也。則公子亦宜不敢有一日之喪。然制禮者權衡義。不奪其母子之恩。故爲制此三月之服。乃雖有此制。必請之於君。俾恩由君出。此傳所以爲之請也。請之。蓋舊例如此。若本無數月之喪之制。安容妄請乎。若依君

所。不服子不敢服之例。則當已而得有此推恩三月之禮。是加於已。故云雖如一日愈於已。若無此制。孟子豈如是言乎。夫以當已之喪。而向加三月。以伸母子之恩。而三年之喪。降而為期。何以伸孝子之志。同一愈於此。為有所禁而加。彼為無所。章指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愈厭。思減其日。君子正言。不可阿情。然而短。或得或失。不待智者知之矣。章指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愈厭。思減其日。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期之。故譬以終兄徐徐也。禮斷三年。○正義曰。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瘼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教民之道有五品。有如時雨化之者。教之漸漬而洽也。有威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私獨。淑。艾。治也。君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禮注。私獨至差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孝行篇。身者。非其私有也。治。是又即治也。洪範。恭作肅。從作又。詩小雅小旻。書云。或肅或艾。是艾即又也。君子獨善其身。原未施教於人。但人以其仁為法。即不異親受其教。趙氏以獨善解私淑。則私淑指獨善其身之人。於字指人之法其仁以自治。按薛雲下篇云。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趙氏以為我私善之於賢人。則私淑屬法其仁之人。與此注義異。然私淑艾三字。殊不易達。國策秦策。實不私親近。注云。私。猶曲也。楚辭離騷。皇天無阿私兮。王逸注云。竊愛為私。曲竊皆不直之義也。說文又部云。叔。拾也。從又未聲。汝南人名。收。等為叔。又。手也。叔从又。故為拾取之正訓。毛詩商風七月。九月叔苴。傳云。叔。拾也。是也。叔與叔通。詩陳風。彼美淑姬。釋文云。本亦作淑。詩周南葛覃。是刈是穫。釋文云。刈本又作艾。韓詩云。刈。取也。禮記祭統。草艾則墨。注云。草艾謂艾取草也。是艾之義為取。與叔之義為拾同。蓋私淑諸人。即私拾諸人也。淑艾二字。義相連。私淑者。即私拾取也。親為門徒。面相授受直也。未得為孔子之徒。而拾取於相傳之人。故為私。私淑猶云竊取也。彼言私淑諸人不必又疊艾字。其義自足。此疊艾字以足其句。其實私淑艾猶私淑也。德恐其惑而不定。故成之。財即才也。才恐其得而不通。故達之。義易明。故趙氏不注。音義云。陸云。達財。周倫之。一本說云。以有善才就開其性理也。開其善才。此正義也。禮附諸後而取陸之說。陸直以財為貨財。全不知古人六書通借之學。鄙不足議。况淑之為叔拾乎。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禮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道。章指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養育英才。君子所珍。聖所不倦。其惟誨人乎。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

而日華華也。圖丑以爲聖人之道大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凡人可庶幾使日

華華自勉也。圖注。可庶幾使日華華自勉也。○正義曰。說文。子部云。華華。汲汲生也。又支部云。

云與致同。古字通用。下文同。致致無怠。致華二字。古多通用。前華華爲害者。音義引張

勸勉不怠。戴氏震孟字義疏證云。問顏子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華華也。今謂人倫

日用。舉凡出於身者謂之道。但就此求之。得其不易之則可矣。何以茫然無據。又若是哉。曰。若

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謂人不由之。則爲君而行君之事。爲臣而行臣之事。爲父爲子

而行父之事。行子之事。皆所謂道也。君不止於仁。則君道失。臣不止於敬。則臣道失。父不止於慈。則

父道失。子不止於孝。則子道失。然則盡君道臣道父道子道。非智仁勇不能也。實言之。曰達道。曰

達德。精言之。則全乎智仁勇。其盡君道臣道父道子道。舉其事而亦不過謂之道。故中庸曰。大

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極

言乎道之大如是。豈出人倫日用之外哉。以至道歸之至德之人。豈下卑所易窺測哉。今以學於聖人

者。視聖人之語言行事。猶舉弈於弈秋者。莫能測弈秋之巧也。其能達德及之也。顏子之言又曰。

夫子循循然拿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中庸辭舉其目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而終之曰。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蓋循此道。以至乎聖人之道。實循此道。以日增其智。日增其

仁。日增其勇也。將使智仁勇。齊乎聖人。其日增也。有難有易。譬之學一技一能。其始日異而月

不同。久之人不見其進矣。又久之。己亦覺不復能進矣。人雖以國工許之。而自矜未至也。顏子所

以言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顏子之所至也。李氏光地榕村

蘧菴云。丑非欲孟子貶其高矣。欲孟子使己幾及其高矣耳。又非以其立教之高。而謂如天不可幾

及。正謂其立教之循循有序。而至於高矣者。達至之無期。如天之不可幾及耳。故孟子告之云云。子孟

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轂率。君子引而不發。躍

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圖大匠不爲新學拙工。故爲之改鑿。廢繩墨之正也。羿不爲新學拙射

者。變其轂率之法也。轂弩張。轡牽率之正禮。望之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轂弩而不發。以

待穀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圖注。轂弩至取之也。○

必志於穀。注云。穀。張也。張弩向的者。用繩專時也。此云弩張向表率之正禮。以張弩向的準之。

則表率之正禮。即指時而言。正禮謂正時之禮。表即標也。周禮夏官射人。注云。考工梓人。曰。

必志於穀。注云。穀。張也。張弩向的者。用繩專時也。此云弩張向表率之正禮。以張弩向的準之。

則表率之正禮。即指時而言。正禮謂正時之禮。表即標也。周禮夏官射人。注云。考工梓人。曰。

張五采之候。則遠國焉。五采之候。即五正之義。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候。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損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畫此五采。以爲標識。即以爲法率。故趙氏以表釋率而以爲正體也。小雅黃之初筮。發彼有約。毛傳以黃釋約。禮記射義注。以所射之識釋約。所射之識。猶云標也。望之極思用巧之時。即所謂用思專時也。按禮記鄉衣引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厥度則釋。注云。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於機間。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發矢。機張即孟子所謂較也。淮南子覽冥訓云。以治日月之行律。高誘注云。律。度也。律與率同。行度可云行率。則孟子所云率正。即省括於度之度也。繩墨兩事。較率亦是兩事。較謂張弩。率謂省括於度。趙氏言極思用巧。即是省而率則。不必專指正之體耳。音義云。丁云。率。猶也。謂較張其弩。又當循其射道。令必中於表。陸云。率。法也。聽如。心願中也。能者從之。當勤求也。則讀爲律。丁訓率爲循。非其義。陸讀爲律。訓法。近是矣。說文弓部云。引。開弓也。淮南子說林訓引弓而射。高誘注云。引。張弓也。引爲張弓。故趙氏即以較釋引弓。引弓不發。即猶張弩不發。故云引弓較弩而不發。音義云。丁云。羅如猶如卓爾。陸云。羅如心願中。陸是也。心願中。故不發以待較之偶。爾雅釋詁云。偶。合也。謂所張之較。合乎所擬之率。則釋之乃必中也。待其合而後發。故不遽發者。必願中也。羅如猶云羅羅。爾雅釋訓。羅羅。迅也。釋詁云。迅。疾也。言手雖不發。心則羅羅疾去也。論語。子罕篇。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鄭氏注云。卓爾。絕望之辭。周顒。天作高山。箋云。卓爾與天合其德。丁氏之說。擬不於倫。趙氏以君子於射喻君子於道。引而不發。以待其章指。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偶。中道而立。以待其從。雖以較弩釋引弓。與上幾較率。意不同也。章指。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宏道。丑欲下之。非也。爾曲高和寡。○正義曰。新序。宋王對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爾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者也。爾

者也。爾。屈從也。○正義曰。文選通幽賦。豈余身之足殉兮。注。引項岱云。殉。從也。史記。屈原文賈生傳。貪夫殉財。索隱引臣瓚云。亡身從物謂之殉。莊子駢拇云。小人則以身殉利。

殺身從之曰殉。章指。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變流從順。守者所慎。故曰。金石獨止。不殉人也。爾

正義曰。說苑。說義篇云。水浮萬物。玉石留止。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爾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者也。

言國君之弟而樂在門人中，宜答見禮。而夫子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一焉。罔挾，接也。接己之貴勢，接己之有賢才，接己之長老，接己嘗有功勞之恩，接己與師有故舊之好，凡持此五者，而以學問望師之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滕更有二焉：接貴接賢，故不答矣。罔注：挾接也。○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挾，俾持也。廣雅釋詁云：接，持也。是挾與接義同也。儀禮鄉射禮：兼挾乘矢。大射儀：兼挾乘矢。往並云：方持發矢曰挾。古文挾皆作接。是挾與接字通也。挾為俾持。義有不同，而為持則同。故云：挾，接也。昭公十九年左傳：以持其世而已。釋文云：持，本作持。莊子徐無鬼：持顯而往者也。釋文云：持，本亦作持。持，持同聲。義通。挾之為持，即為持。故趙氏既以接釋挾，又云持此五者：挾貴，挾賢，挾長，挾有勳勞，挾故而問。持貴，持賢，持長，持有勳勞，持故而問。章指：言學向虛己，師誨貴平，是以滕更持二，孟子弗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罔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可而棄之，使無罪者咸恐懼也。於義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憂見薄者，亦皆不自安矣。不審察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悔而退之，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如之何。罔注：已，棄至慎也。○正義曰：論語公冶長篇：三已之，對上三仕則已為罷職。昭公二十九年左傳：無罪者咸恐懼也。○注：於義當厚至安矣。○正義曰：趙氏以無罪而黜，則凡仕者皆自危，故云：使不憂其薄。今見其自薄於所當厚，則人人不安，而親厚不可恃也。○注：不審至之何。○正義曰：莊子天下篇云：鏡則挫矣。郭象注云：進躁無崖為銳。進之太過，故以處進解其進銳也。越其倫，即卑踰尊，踰踰威，故引知而後集。與梁惠王下篇故國章章指同。論衡狀留篇云：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為國識。因為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後漢書李固傳：隔嘉二年，固對策云：先帝寵遇周氏，位號大疾，故其受禍。會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李賢注云：案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故李固自是引孟子。宜以謝承書為是。范蔚宗本司馬彪之誤為老子耳。老子無此文也。趙

氏注義與王充李固同。然則漢時解孟子此章指言賞僭及淫刑濫傷等。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三思。皆以刑賞用人言。趙氏蓋有所自也。何後之有。○正義曰。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謂楚子木曰。魯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無。人則國從之。而頗有之曰。不僭不濫。說苑卷之六。晉諫卒舌虎。叔向爲之奴。邪奚見。范宣子曰。魯爲國者云云。文與此同。荀子君臣篇。作賞僭則利及淫人。刑濫則害及君子。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物謂凡物可以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不加人仁。若

犧牲不得不殺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宰夫凡失財用物辟名也。注云。物。畜獸

養人。謂六畜牛豕之類也。說文牛部云。物。莫物也。牛爲大物。故從牛。勿聲。下言犧牲。則物可以

愛由情出謂之仁。說苑卷之六。愛者。仁之端也。荀子大略篇云。仁。愛也。故親。尊詩外傳云。

此云愛之而弗仁。是仁與愛別。蓋有愛物之愛。有愛人之愛。愛人之愛。則謂之仁。春秋繁露仁義

法云。愛在人謂之仁。愛在人乃謂之仁。然則愛在物不謂之仁矣。愛物者。第養育之不同於愛人之

爲仁。故云當愛育之不如人仁。禮記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祭祭牲。必於是取

之而後殺也。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臨民以非己族類。故不得與親同也。○正義曰。親

即是仁。而仁不盡於親。仁之在族類者爲親。其曾施於民者通謂之仁。○正義曰。程氏瑤田通義錄

而已。仁之言人也。稱仁以別於物。親之言親也。稱親以別於疏。○正義曰。人部云。仁。親也。親

愛物。○先親其親戚。然後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也。○正義曰。程氏瑤田通義錄

此非獨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視同仁。愛無差等之義也。其端生於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極於

父攘子。其心則陷於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枉己以行其私矣。而此一人也。獨能一公而無

私。果且無私乎。聖人之所難。若人之所易。果且易人之所難乎。果且得謂之公平。公也者。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施爲。自然之等級。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

愛之必不能無差等。而仁之必不能一視也。此之謂公也。非一公無私之謂也。儀禮喪服傳之言昆弟

也。曰昆弟之類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言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父。孔子之言直躬也。

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爲。等級界限。

無意必固我於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則所謂公者。必不出於其心之誠。然不誠則私焉而已矣。或問

第五倫曰。公有私乎。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夜不眠。

豈可謂無私乎。嗚呼。是乃所謂公也。是父子相隱者之爲吾黨直躬也。不博事指。言君子布德。各有所大公之名。安有營私之舉。天不容僞。故遇人于慮必有得焉。誠而已矣。章指。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知者

知所務也。仁者務愛賢也。○知者至賢也。○正義曰。說文力部云。務。趣也。知所當趨向也。務愛賢以愛親親。宜急趨於愛賢也。堯舜之

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物事至恩惠。○正義曰。物之爲事。詳見

之事。不偏愛衆人。先愛賢。使治民。不二三自往。親加恩惠。○前百工百官之事。不必自往加惠於民。閭閻毛三

知急親賢也。知急親賢。因即以親賢爲務。所以不必偏知百官之事。○急親賢爲務。則知所當務。即

本。二三自往。作一自往。按二三猶云再三。○儀禮鄉射禮。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注云。三拜示

偏也。○少牢饋食禮。主人西面三拜筮者。注云。三拜旅之示備也。二三自往即偏義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

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向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緦麻小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

歠。長歠也。齒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前賜飯。大飯長歠。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言世之先務。舍大譏小。若此

之類也。○注云。放飯至過耳。○正義曰。禮記曲禮。毋放飯。毋流歠。又云。嚮肉齒決。乾肉不齒決。

放飯者。○注云。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獲。大饕餮欲挾。決猶斷也。乾肉堅宜用手。孔氏正義云。

○注云。無齒棄餘於會。會謂筯蓋也。毋流歠者。謂開口大歠。坤入口如水流。則歠多而益。是饕餮也。

○注云。嚮肉齒決者。嚮。徑也。徑歠不可用手。故用齒嚮決而食之。乾肉。膳屬也。堅脆不可齒決斷之。

○注云。呂氏春秋審分篇。無使放箸。高誘注云。放。縱也。又適威儀。故流於處。注云。流。放也。是放

飯也。○注云。故須用手摩而食之。按趙氏以流歠爲長歠。與鄭同。而以放飯爲大飯。與鄭異。大飯。猶長歠也。

○注云。故須用手摩而食之。按趙氏以流歠爲長歠。與鄭同。而以放飯爲大飯。與鄭異。大飯。猶長歠也。

○注云。故須用手摩而食之。按趙氏以流歠爲長歠。與鄭同。而以放飯爲大飯。與鄭異。大飯。猶長歠也。

○注云。故須用手摩而食之。按趙氏以流歠爲長歠。與鄭同。而以放飯爲大飯。與鄭異。大飯。猶長歠也。

云放飯也。放不得專爲反本器之稱。則不如趙氏之義爲的矣。章指言振裘持領。正羅維綱。君子百行。先時無齒缺者。蓋食嚙肉而以手缺之。責問其何以不齒缺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務其崇。是以堯舜親賢大化。以隆道爲要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萬毛自整。趙氏正用其語。

卷第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國梁魏都也。以用也。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則有災傷。加所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人。故孟子曰。不仁哉。國注。梁魏都也以用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陳留郡。梁魏故大梁。魏惠王自安邑徙此。應劭曰。魏惠王自安邑徙此。號曰梁。按大梁爲魏都。自惠王二十一年始。自是惠王遂稱梁王焉。說文已部云。已。用也。公孫丑問曰。何謂也。○正義曰。梁魏故大梁。魏惠王自安邑徙此。應劭曰。魏惠王自安邑徙此。號曰梁。按大梁爲魏都。自惠王二十一年始。自是惠王遂稱梁王焉。說文已部云。已。用也。公孫丑問曰。何謂也。國丑問及所愛之狀。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廢

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國孟子言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卒少不能用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死焉。國廉。其民。○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廉。韋昭注云。靡。損也。廉。靡。靡。並通。楚辭招魂。靡散而不可止也。王逸注云。靡。碎也。九歎。名靡散而不彰。注云。靡。散。猶消滅也。並與廉同。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石部云。碎。碎也。米部曰。靡。碎也。二篆爲轉注。靡。各書假廉爲之。孟子假廉爲之。碎者破也。靡者破之甚也。王逸注。靡。碎也。廉。屬也。廉。即靡字。廣雅。廉。字二見。曰。廉。釐也。與說文同。曰。廉。釐也。王即說文之靡碎也。凡言粉碎之義。當作靡。又云。廢。爛也。古多假廉爲之。廉訓慘。廢訓爛。義各有當矣。孟子廢爛其民而戰之。文選。答客難。至別廢耳。皆用假借字耳。按淮南子說山訓。爛灰生蠅。

除民之讎。謂天之讎而已。公卒曰。精者曰伐。惰者曰侵。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者曰侵。輕者曰誦。重者曰伐。此春秋之侵伐也。豈王者之師哉。要而論之。大曰伐。小曰侵。侵之輕且密者曰誦。遲曰圍。急曰救。故伐者伐其君。侵者侵其地。要則拊之。圍則合之。救則分之。行師之道備矣。周室既卑。征伐不出乎天子。皆出自諸侯及其大夫。故春秋無義戰。莫如莊六年。王人救衛爲尤甚。先是宋公不王。諸侯以王命討之。故公會齊侯於防。而謀伐宋。其不會王命者。蔡人衛人鄭人而已。及鄭伯不朝。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則諸侯猶知有王命也。陳蔡鄭於楚。楚之屬國。是時楚方平懷陽。未暇謀中夏。故陳蔡猶得從王。君子以爲近正。及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公年以爲得罪於天子。故稱名以絕之。則似未得其真。蓋宣公殺公子壽子。皆頻搆而殺之。故國人怨朔而悲二子。遂出朔而立公子黔牟。似請命於天王而立之。說者以爲出朔而立黔牟者。衛之左右二公子也。未聞有天王之命。如其然。則五國共伐衛而納朔。王人何爲獨救黔牟。明黔牟乃王命立之。五國逆王命而伐衛。吾聞狄伐邢而齊人救邢。義也。諸侯伐衛而王人救衛。則王人夷於齊人。而中國皆戎翟矣。君子傷諸夏之無君。故一出入皆稱名。一伐一救皆稱人。人諸侯者舉之。人子突者微之。此天子之使也。易爲微之。以天王之使而不能救黔牟。爲尊者諱。故微之。然則何以知王命立黔牟。以左傳知之。傳曰。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不殺之而放之。且放之於周。則王命立黔牟明矣。立之者周也。故放之於周。若曰以黔牟付王人云爾。黔牟立於桓十六年。放於莊六年。前後八年在位。春秋易爲闕而不書。且衛之叔武。及公孫剽皆嘗在位而不終者也。春秋皆書於冊。易爲獨闕黔牟。諱之也。諱有三。一曰爲天王諱。二曰爲魯諱。三曰爲中國諱。易爲爲中國諱。王人救衛。未聞中國有一人從王者。君子取之。故春秋不得不棄二霸之功。齊之霸始於莊。終於僖。晉之霸始於僖。終於定。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推戴維持。皆齊桓晉文之力。春秋實以二霸爲始終焉。隱桓之時。互相侵伐者惟東諸侯而已。西則晉爲大。南則楚爲雄。桓二年。蔡鄭會於鄧。始僭楚。楚熊渠自立爲武王。桓六年。合諸侯於狄鹿。黃隨不會。使人讓王而伐隨。始開百濮之地。由是南諸侯皆服於楚。其子熊賁是爲文王。當魯莊之十年。始敗蔡師於莘。蔡本東諸侯。至是始屬楚。而楚遂有虎視中原之志。十五年。齊始霸。十六年。同盟於幽。始與鄭成而擯伐隨。蓋楚與中原爭霸。鄭自此起。楚成王時。令尹子文當國。楚益盛。僖元年。荆始改號爲楚。自元年至四年。楚人再伐鄭。一侵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則齊桓實能以德綏之也。自刑敗蔡師於莘。惟十三年。蔡人與於北杏之會。自是會盟征伐。蔡皆不與焉。蓋役屬於楚。負楚之固而不服於齊。故僖四年。齊桓會七國之師侵蔡。所謂負固不服。則侵之也。說者謂齊師掠境曰侵。失之矣。會而侵則非齊師矣。侵而伐。則非掠境也。欲伐乃侵。先廣蔡。既廣蔡。卒帖荆。自此至十五年。楚人一歲一侵。一國許。以文服。一伐徐。一敗徐。其氣未息。焉在其能帖荆哉。帖荆者以其不復能爭鄭也。且齊桓之於楚。三年。齊人伐山戎。是時伐翟並與。中國不經若錢。齊方救邢戍衛。奔命不遑。山戎病燕。翟邢衛

也。邪術近而燕遠。豈以其處而棄之。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乎。抑販之乎。曰。否。魯之也。魯之則易為稱人。善人者。以桓公能愈人之急。病人之病。故輕千里而不愛一身。齊侯來獻戎捷。禮與。曰。禮也。左氏易為謂之非禮。左氏言當獻於王。不當獻於魯。獻於王不書。獻於魯則書曰來獻。尊宗國也。穀梁子曰。軍得曰捷。戎捷者。戎故也。周書。王會。山戎。管仲亦云北伐山戎。敗宋慈與夷菽。布之天下。桓公以此遺魯而章之曰。魯出禮獻粟。獻米云爾。齊桓復而北伐。出冬慈與夷菽。敗宋伐陳。而魯衛亦靡然從之。僖二十七年。遂合陳蔡鄭許以圖宋。而晉文勃興。釋宋圍而敗楚師於城濮。由是楚氣息矣。君子謂晉文之功。大於齊桓。然齊桓以德。諸侯愛之。晉文以力。諸侯畏之。自是楚不敢復爭鄭者十有五年。秦晉構兵。始於殺之戰。其後兵連不息。報復無常。而秦遂合於楚。卒為晉患。故秦秋於殺之戰。飲秦而徵晉交讓之。與晉爭中原者楚也。秦晉甥舅之國。城濮之戰。秦有功焉。合秦以敵楚。文公之善謀也。且晉不敗秦何害於霸。而汲汲焉背秦而要秦於險。君子是以貶晉襄公。春秋諸僭以秦晉備於書。故威稱穆公之德。而春秋獨於秦穆無舍辭。學者疑之。秦用孟明。所謂乞乞勇夫也。既喪師於殺。匹馬隻輪無反。仍不悔過。甫及三年。復以憤兵而取於彭衙。秦穆誠能詢茲黃髮。焉用此乞乞勇夫而大辱國哉。故君子有取於秦誓。所謂不以人廢言。而春秋以其言行不相顧。故無舍辭。文三年。秦伯伐晉。晉人。四年。晉侯伐秦。稱晉。安見其尊秦也。令狐之役。曲在晉。兩稱人。及十年。秦伐晉。康公自將。春秋不書。不稱人。直以秦為秋矣。蓋自殺之戰。秦穆之尊晉尤深。思天下可以敵晉者惟楚。於是遣楚因圖克歸楚求成。共謀伐晉。始作秦誓。旋遣楚囚。誠所謂今之謀人。姓將以為親者。其心忌克。淮圖報復而已。秦楚合而晉霸少衰矣。及晉厲公立。合諸侯伐秦。且先使呂相絕秦。是時秦桓與晉厲。既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故孽其專以討之。於是諸侯朝王。仍自京師從劉康公成。肅公伐秦。君子謂是師也。名之正。辭之順。春秋書之特詳。明以厲公以復霸也。故吾謂厲公非無道之主以此。其後悼公三駕伐鄭。而楚不能復救鄭。鄭遂屬晉。襄十四年。晉悼伐秦。檄林之役。還延而退。為諸侯笑。遠不如晉厲麻隧之師。諸侯皆陸於晉。春秋諸僭衰悼而貶厲。非公諒也。○注。孔子至秋也。○正義曰。春秋繁露王道篇云。春秋紀鐵斧之失。反之王道。說苑至公篇云。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桑毛之書。販鐵介之惡。人事決。王道。章指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誅紂。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正義曰。春秋至反正。史記太史公自序引此。又云。夫不遇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勿敢辭。故春秋著。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宣公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圖書。尙書。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於上帝。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於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民。萬年求保。皆不可得焉。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逸書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血流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殺人。斃。食壺漿而迎其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也。圖注。書。尙至信之哉。○正義曰。書者。文字之名。說文解字序云。著於竹帛者謂之書。書者。如世。周禮地官大司徒。大藝。稽。樂。射。御。書。數。此書即保氏六書。於是凡典籍統謂之書。論衡正說篇云。五經總名為書是也。禮記經解。以詩教。書教。樂教。易教。禮教。春秋教並稱。此書專指尙書。趙氏以上言書。下言武成。故知書。尙書也。尙書在孟子時有百篇。舉武成以爲例。所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非專指武成而言。故趙氏廣而推之。康誥甫刑梓材諸篇也。康誥云。惟時怙冒。聞於上帝。王氏鳴威尙書後案云。冒聞於上帝爲句。古讀也。趙氏注孟子吾於武成節引此。君奭篇亦有此句。則知古有此語矣。冒有上進意。故云。冒。聞也。秦官大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鄭司農云。上帝。元天也。聞於上帝。即是聞於天。故云人不能聞天。甫刑即呂刑。呂之稱甫。猶唐之稱晉也。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鄭氏注云。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王伯厚曰。皇帝始見於呂刑。趙岐注孟。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棟按孔傳云。君帝。帝堯也。是孔氏本作君帝。蓋據孔傳。以君帝釋皇帝。而亦以爲堯。不以爲天也。趙氏所見呂刑無皇字。固矣。蓋趙氏讀帝清二字相連。帝爲王天下之名。而古亦稱天爲帝。文選吳都賦。迴瞻靈於太清。劉達注云。太清爲天也。禮記亦云。廟避靈於太清。蓋趙氏以帝清爲太清。單稱帝不必是天。稱帝清則必非天子。故以帝清問下民。爲天問民也。圖監毛三本。依呂刑增作皇帝清問下民。阮氏元校勘記云。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無皇字。按無者是。因寧紀開所引正同。按圖監毛三本增皇字。又增云。天子不能問於民。而諸本亦無字。且天子問民。何不能也。梓材云。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注。武成至取也。○正義曰。書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獵其政事。作武成。鄭氏注云。著武成至此而武成。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王氏鳴威尙書後案云。孔壁所得真古文本有武成。因其不列學官。藏在發府。故謂之逸書。建武是光武帝紀年。武成至此時又亡。其殘文殘缺者。僅存八十二字。見漢書律曆志。又後辨云。梅賾謂趙岐孟子盡信書一章注云云。平正無矯。甚得孟子口氣。而晚出武成則言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聚自殺之血。非武王殺之之血。其言可謂巧矣。然孟子非不道文義之人。何至讀書誤認紂聚自殺以爲武王虐殺哉。蓋說善矣。

而未盡也。特衆倒戈。自相攻殺。事見荀子脩政篇。成相篇。史記殷本紀。淮南子秦族訓。劉向列女傳。孽嬖傳。常璩華陽國志。巴志篇。非盡出妄造。孟子在魏晉間不甚重。不過諸子中之一耳。梁緒會經文。亦何損。而武王之爲仁人。爲王者師甚著。豈不可力爲回護。去其虐殺以全吾經。此則作僞者之微意耳。但孟子親見百篇尙書。必不認誤。王充論衡增篇云。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蓋此語自是兩敵相爭描摹至此。若徒黨自相齟齬。何必加以此語。故晚出武成雖敢與孟子違。而猶陰爲孟子地。孔傳云。血流漂杵。甚之言。非舍不可盡信之意乎。賈誼過秦論云。秦追亡逐北。流血漂杵。戰國策。言武安君與韓魏戰伊闕。流血漂杵。此等爲殺人多之恒辭。故孟子特爲武王辨。按論衡藝增篇云。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漂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費祿。或作乾。無杵白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紂紂惟兵頓土傷。故至浮杵。是杵爲杵白之杵。故趙氏言血云。杵。春杵也。章指。言文之有笑過實。聖人不致錄其意也。非獨書云。詩亦有言。嵩高極天。則百斯男。亦已過矣。爾注云。百世。大言之耳。獨詩云。嵩高維嶽。峻極於天。我子萬年。毛詩大雅思齊篇。太叔廟徽音。則百斯男。傳云。太叔十子。景安則宜百子也。然則文王宜有百子。故周南魯斯亦美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此與百世不同。李樸詩經疏義云。詩中言多則曰則百斯男。言少則曰靡有子遺。言廣則曰日辟國百里。言狹則曰一葦杭之。皆甚辭也。是又因趙氏章指推言之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夷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爾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遲願見征。何爲後我。已說於上篇。爾注云。北夷。○正義曰。宋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二本。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此與百世不同。李樸詩經疏義云。詩中言多則曰則百斯男。言少則曰靡有子遺。言廣則曰日辟國百里。言狹則曰一葦杭之。皆甚辭也。是又因趙氏章指推言之耳。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爾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爲小臣者也。書云。虎賁鬻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

領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各欲令武王來征己之國，安用善戰陳者？注曰：稽，記明堂位。草車千乘。注云：草車。兵車也。周禮：秦官中車云。草路以即戎是也。夏官有虎黃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虎士八百人。注云：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趙氏謂武王爲小臣。引書立政證之。蓋立政言亦越文王武王。則此虎黃爲文武時官。於武王伐殷時較切。周禮則爲天子後所制矣。周氏用錫命書證義云：顧命欲設綴衣。正義云：綴衣是綢履之類。以周禮考之。即韋人也。蓋人掌帷幄。虎黃司宿衛。皆左右親近者也。以勇力爲左右近臣。故云武王爲小臣者也。贊衣立政作綴衣。綴衣古字通也。毛詩召南鵲巢。百兩御之。傳云：百兩。百乘也。孔氏正義云：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爲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馬稱匹。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黃三百人。與受職於牧野。紅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虎黃。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三百人當爲三千人。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草車三百兩。虎黃三千人。司馬法曰：草車一乘。士十人。從二十人。樂記曰：虎黃之士說劍。然則虎黃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翟氏謂考異云：書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黃三百人。風俗通義皇篇篇。引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黃八百人。墨子明鬼篇。武王以擇車百兩。虎黃之卒四百人。周書克殷解。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既以虎黃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孔晁注云：戎車三百五十乘。則有虎黃三千五百人。按每車一兩。當有虎黃十人。孟子言自無誤。諸書未可信也。戰國策。蘇秦說魏王。武王卒三千人。草車三百乘。斬紂於牧。又說趙曰：武王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呂氏春秋仲秋紀。武王虎黃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戰。言皆與孟子合。周氏柄中辨正云：有兩司馬法。一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云：成出。言皆與孟子合。周氏柄中辨正云：有兩司馬法。一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云：成出。一乘。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孔仲達咸元年邸甲。正義云：一士二徒者。鄉遂之兵。一士二十四徒者。都鄙之兵。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大鄉。大鄉不足取大遂。大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由此推之。武王所用正是鄉遂之兵。呂氏春秋云：武王卒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韓非子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與紂戰。虎黃安知不指戰士言。或謂據周禮虎黃非甲士。必以虎黃配一車。則書序是。孟子非矣。愚謂周禮虎黃不繇王之先後。又豈以一人配一車而戰者邪。○注。武王卒三千。則書序是。孟子非矣。愚謂周禮虎黃不繇王之先後。廣雅釋詁云：畏。懼也。畏。恐也。易震象傳云：震驚百里。驚遠而懼迺也。驚即恐懼也。故以無畏爲無驚也。毛詩周南葛覃。歸寧父母。傳云：寧。安也。爾雅釋詁云：安。止也。故以寧爾爲安止爾也。漢書諸侯王表。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應劭曰：厥者。頓也。角者。頓角也。稽首。首至地也。邱遲與陳伯之書云：朝辭昌海。厥角受化。李善注引孟子此文。趙岐注云：厥角叩頭。以頓角犀厥地也。於此注增以也二字。義尤明顯。文選羽獵賦。獸浮塵。應劭亦云：獸。頓也。是厥頓古字通。故李善直以厥角注厥角。然則厥角稽頓首。故云厥地也。釋名釋形體云：角者。生於額角也。頭語鄭語云：惡角犀豐盈。章昭注云：角犀謂額角有伏犀。趙氏以頓角。又以犀申言之。頓犀二字。皆釋角字也。厥角。是以角厥地。若頓者。狀其厥之多而迅也。白虎通云：頓之言闕然僵伏。

說文山郭云。山壞也。山壞則自高僵伏於地。毛詩小雅無牟云。不驚不懼。傳云。羣疾也。羣二字。極狀其人之衆多。如山之下墜。如牟之羣疾而僵伏。方謂羣之令。猝然羣地。其聲其狀。可於若羣二字見之。原本又作屈。屈其頤角屈於地。猝然下伏也。既伏地。又稽首拜命。故云亦以首至地也。音義云。丁云。頤即頤字。犀音西。義與棲連同。息也。久也。字從尸下辛。或作犀。牛字誤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宋本孔本韓本。犀作犀。段氏玉裁云。丁說殊誤。字當作犀從牛。或作犀。犀字。角犀豐盈。國策曰。眉目準額。犀角權衡俱月。今人謂之天庭。古謂之犀角。相書云。伏犀貫頂。即其理也。按說文尸部。犀。犀連也。從尸辛聲。爾雅釋詁云。棲。謂息也。此丁氏所本。然棲連義為造息。於此不切。丁氏豈不知犀即犀。而以犀地為其地。故改犀為犀。而以爲止息其地也。不知上云若羣。下云稽首。則一時衆聲之轟然。而首之上下不已。何止息之有。丁氏之誤。說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犀。發石也。引申之。凡有聲發皆曰犀。山海經曰。相柳之所抵犀。郭云。抵犀。犀角也。孟子若犀犀角稽首。晉灼注漢書曰。犀。猶豎也。叩頭則額角豎。按犀角者。謂額角。如有所發。角部犀字下云角。有所觸發是也。錢氏大昕經研堂答問云。應劭云。犀者。額也。晉灼云。犀。猶豎也。二義小有不同。應說近之。○注。名欲至之國。○正義曰。延堯云。原者。額也。章指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故云罪也。○周師歌舞。○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樂稽禮嘉曰。武王與師誅商。其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商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鬱搖。見藝文類聚。又蜀志先王譚應德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梓匠輪輿之功。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不以成器也。章指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憲籍。不能以善。善人脩道。公輸守繩。政成器美。惟度是應得其理也。○守其法籍。行其寬令。荀子。公輸不能加於繩。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梓匠輪輿。○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文子道德篇云。公輸創繩。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一女果。若固有之。○糗。飯乾糗也。袗。畫也。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爲天子。被畫衣。繡

得其說。姑依臯陶謨作綸言之耳。錢氏大昕養新錄云。錢塘梁侍講同書。嘗告予云。古書診訓。臯又訓同。皆無感服之意。三國志魏文帝紀。注有云。舜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此必用孟子之文。診衣。當是珍裘也。○二女果。○正義曰。臯氏琳經義雜記云。韻文女部。臯。姪也。一日女侍曰。臯。讀若臯。一日若委。從女果聲。孟軻曰。舜爲天子。二女嫁。據此知孟子本作二女嫁。今作果者是臯之省。章指言。詎窮不憫。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虞舜所隆。聖德所以殊也。趙氏訓爲侍。與說文合。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知其重也。一聞者。我往彼來。問一人耳。與自殺其親何異哉。注。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正義曰。大戴記不與聚國。禮記檀弓云。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聞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使。然周禮孔子會子之言。三者同義。惟曲禮錯出。不可從。周禮謂人云。凡過而殺傷人。以民成之。凡和難。父之仇。辟諸海外。兄弟之仇。辟諸千里之外。此專言過殺。非本意殺。故謂人得以使之遠避。平成之。與孔會所言。有意辱殺之離不同。又謂人曰。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仇之者。此言謀殺一人。恐此人子弟報仇。因復殺其子弟也。又謂人曰。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仇。仇之則死者。此謂殺其謀殺君父之人爲義。其殺人君父之人之父兄子弟不得再以此人爲仇。仇之則罪營死也。故周禮與孔會合。以爲不合者。誤解之耳。若曲禮言兄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同國。及公卒復百世之仇。則太過。不合聖賢之道矣。趙氏言此者不同天。不同國。可知其必報。故云。以惡加人。人必加之。其情重大。非可平成之者也。列子天瑞篇。釋文云。問。隔也。問一人。翁云。隔一人也。翟氏顯考異云。墨子兼愛篇。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人能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必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此言略與孟子言似。然孟子特戒章指言。恕以行仁。遠禍人惡害人父兄已耳。不必定愛利之也。故儒墨之言。大要在有無差等之別。

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也。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焉。將以爲暴。關古之爲關。將以禦暴。關。譌閉非常也。今之爲關。反以征稅。出入之人。將以爲暴虐之道也。注。譌閉非常也。○正義曰。周禮地官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徵錢。注云。謂

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燕人出入。幾即讖也。章指言脩理關梁，讓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式程，懼將爲暴。

易後象傳云：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故載之也。脩理關梁。○正義曰：禮記月令：季冬之月，謹關梁。玉藻云：年不順成，關梁不征。此周禮也。殷則關但讓而不征，雖不賦爲之禁，不得非時取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罔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子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也。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妻子順之，而況他人乎。章指言率

人之道，躬行爲首。論語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正義曰：引論語至不從。○正義曰：引論語在子路第十三。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罔周達於利，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正義曰：周有達義者。易繫辭傳云：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舟取義於周。是周有達義也。趙氏謂達於取利，則凡苟得之利，皆營求之。故雖凶荒之年，有心計足以趨生，故不死。不達於德，則不能行。達而行之，則志定不爲邪世所亂。近時通解：周爲德市，謂積蓄無少匱，章指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罔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子臧季札之儔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子公染指飭羹之類是也。○正義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磨，此之謂不朽。陸賈新語：諸政當云：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故以好名爲好不朽之名。諸本作伯夷季札之儔。宋本作子臧季札之儔。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伯夷聖之庸者，豈好名之人。晉孫盛泰伯三讓論云：言非常讓若臧札之儔者也。揚岳西征賦云：臧札顯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蓋季札自言願附子臧。故後人每並稱之。今依宋本史記吳世家云：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雖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封，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此子臧季札，輕讓千乘之事也。宣公四年左傳云：楚人獻薺於鄭靈公。

卷十四 盡心章句下

五七一

管仲云云。雖承桀紂幽厲。實指后羿新莽一流。豈是時。曹操假然無人臣之實。趙氏意謂此。此微語實指操而言。於不仁得國。取象及管蔡。皆宗室同姓之得國者。豈當時如袁紹公孫瓚皆不仁得國者也。故有所忌諱。不言異姓也。玩其殷賈子當天子二字。固以此似是而非者。終於無狀。而謬託丹朱商均。桀紂幽厲。實以秦皇斥操耳。而亦有所忌諱不明言之也。知人論世。表而出之。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邱十六井也。天下邱民。皆樂其政則爲天子。殷湯周文是也。○正義曰。周禮地

邑爲邱。一邑四井。四邑故爲十六井。然則邱民指言邑民鄉民國民也。王氏念孫廣雅釋詁云。邱。衆也。孟子盡心篇。得乎邱民而爲天子。莊子則陽篇云。邱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爲風俗也。釋名云。

四邑爲邱。邱。聚也。皆衆之義也。得乎天子爲諸侯。○得天子之心。封以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得諸侯之心。諸侯封以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爲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諸侯

至侯也。○正義曰。孝經諸侯章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反是則爲危社稷之行矣。○諸侯

置文父部云。變。更也。呂氏春秋常務篇云。立也。則變置即更立也。○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

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犧牲已成肥腍。稻粱已成絜精。祭祀社稷。常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

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也。○正義曰。犧牲貴肥腍。故以肥腍爲成。國

爲二精。○注云。明潔爲精。故以絜釋精。禮記月令。季冬之月。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

共皇天上帝社稷粢盛之祀。此社稷用犧牲也。鄭特牲云。唯社邱乘其泰盛。故以報本反始也。此社

稷用泰盛也。白虎通。社稷當云。祭社稷用三牲何。重功故也。向舊曰。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

豕一。王綱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何。宗廟太牢。所以廣孝道也。社稷爲報功。諸

侯一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盧氏文昭校云。今月令無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之文。而御覽五

百三十二引禮記月令。仲春仲秋皆有之。並注云。賽秋成也。元日。秋分前後戊日。陳祥道禮書云。

先王之祭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饗祠。春祈而歌載芣。秋報而歌良耜。此祭之常者也。上

變置爲更立賢諸侯。此變置社稷亦是更立社稷。○諸侯例之。自是更立社稷之主。故舊疏云。自顓

頊以來用句龍爲社。柱爲稷。及傷之旱。以稷易柱。毛氏奇齡四書原義云。自顓頊至周。水旱不一。

而易記者止一柱。似亦未可爲據者。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嘗以曉說爲是。蓋古人之加罰於社稷者有三等。年不順成。八蜡不遍。乃暫停其祭。是罰之輕者。又甚則遷其壇壝之地。罰稍重矣。又甚則更其祀食之神。罰最重。然亦未嘗輕舉此禮。蓋變置至神所。所關重大。故自錫而後罕有行者。嘗謂國家之有水旱。原恃乎我之所以格天者。而未嘗以人聽於神。陰陽不和。五行失序。於是恆雨恆暘之咎。不應於社稷之神是咎。且亦安知社稷之神。不將大有所懲創於國君而震動之。使有以知命之不常。天之難諶。而吾乃茫然於其警戒之所在。反以人跋扈之氣。責報於天。文錫於已。是取滅亡之遣也。乃若聖王則有之。聖王之於天地。其德相參。其道相配。而其自反者。已極盡而無憾。故錫之易履是也。夫天一人氣也。在我非尸位。則在神爲獨職。雖黜之非損矣。但是可爲實主道。而不可爲慢神之主道也。魯穆公暴巫焚筮。孫子禽以爲不可。況其進於此者。雖說變置是也。而未可輕言之也。北夢瑣言。載輝州馬希聲。以旱聞南嶽廟事。可爲慢神之戒。李陽冰令編雲。大旱告於城隍之神。五日不用。焚其廟。此乃行古禮也。及期。雨合霽足。陽冰乃與耆老吏民。自西谷遷廟於山巖。以答神休。此蓋因前此焚廟之禍。除其得罪於神。而更新之。不爲罰而爲報。是亦變通古禮而得之者。左氏昭公十有七年。鄭大旱。使屠擊等有事於桑山。斬其本。不用。子產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而斬其本。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夫斬本是古禮。亦變置之意也。子產以爲非者。卽未可輕言之意也。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正與八蜡不遍之說並行不悖。未有毅然以變通明神自任者。周氏栢中辨正云。趙氏謂毀其社稷而更置之。不言如何更置。陳無已謂遷社稷壇壝於他處。如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莫充宗則謂水旱之方。就此方之社稷。變其常祭。以示滅殺。如郊特牲所云年不順成。八蜡不遍。穀梁所謂大旱之歲。鬼神有禱無祀之意。如陳說則古者立社。必在廟門內。夏左。殿右。周復左。此一朝定制。未聞有遷之他處者。如萬說則與變置之字義又不合。此變置與上節變置同義。則當爲更立之意。不但殺其祭禮而已也。任鈞臺曰。變置必是毀其壇壝。章指。言得民爲君。得君爲臣。民爲貴也。先黜諸侯。後毀社稷。以致責罰之意。明春復立耳。此說得之。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注。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概也。注。聖人之一概也。○正義曰。毛詩衛風載馳驅傳云。是乃衆効稱且往。進取一概之義。孔氏正義云。一概者一端不曉變通。然則聖人之一概。猶云聖人之一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困頓貪懦鄙狹也。百世言其遠也。與起志意與起也。非聖人之行。何能感人若是。論聞尚然。況於親見勸炙者乎。○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一氣不斷。古文排句。辭例如此。言與乎前以及乎後也。若以百世之下連下讀。則失辭例矣。漢王吉傳云。孟子云。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與起。按論衡知實響引云。百世之下。聞之者莫不與起。非聖而若是乎。而倪親炙之乎。百世之下固屬下讀。與親炙相對。親炙。則百世之上。與東惠同時之人矣。毛說非也。○注。論聞至炙者乎。○正義曰。說文耳部云。聞。知聞也。廣雅釋言云。聽。曉也。曉聞猶知聞也。毛詩大雅。豐饌。憂心如薰。傳云。薰。灼也。孔氏正義云。薰灼俱炙之義。阮氏元校勘記云。毛本作薰。孔本作薰。章指言伯夷柳下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正義曰。發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仁。親也。從人二。中庸曰。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大射儀攝以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以相人耦為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相人耦。詩匪風箋云。人偶能烹魚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意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為禮儀皆同也。按人耦為言。爾我親密之詞。獨則無耦。耦則相親。故其字從人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能行仁思者。人也。又曰。人心也謂仁。乃是人之所以為心也。與中庸語意皆不同。章指言仁思須人。人能宏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正義曰。遲遲。接淅。注義。見萬章下首章。○正義曰。萬章下篇無此句。章指言孔子周流不遇。則之他國遠遊。惟魯斯戀。篤父母國之義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正義曰。君子。孔子也。論語曰。君子之道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孔子為君子也。孔子所以厄於陳蔡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

無所交接。故尼也。爾注。孔子至尼也。○正義曰。音義云。尼或作厄。同。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接。持也。淮南子修務訓云。援豐條。高誘注云。援。持也。趙氏以上指君。下指臣。廣雅釋詁云。下無賢臣。皆不與孔子合。故無援以至於困厄。故既以接釋交。章指又以援釋交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此孔子厄於陳蔡之事也。說文食部云。餓。飢也。從食危聲。厄於陳蔡之間。謂絕糧。厄當讀餓。謂餓於陳蔡之間也。荀子宥坐篇云。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章指言君子回窮。金。藜羹不糒。弟子皆有餓色。下數句。正申解厄字。上下無交。即指大夫相謀。章指言君子回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爾注。貉。姓。稽。名。仕者也。爲衆口所訕。理。賴也。謂孟子曰。稽大不賴人之口。如之何。爾注。貉。姓。至賴也。○正義曰。音義云。丁云。貉。稽。二音。既是人姓。當音貉。纂文曰。俗人姓。貉。張。亡。百切。說文云。北方人。多。種也。按。下。自。稱。稽。則。稽。自。是。名。貉。當。是。姓。矣。御。覽。引。風。俗。通。氏。姓。篇。序。云。姓。有。九。或。氏。於。號。或。氏。於。證。或。氏。於。語。或。氏。於。國。或。氏。於。官。或。氏。於。字。或。氏。於。居。或。氏。於。事。或。氏。於。職。此。義。非。號。證。官。職。故。以。爲。俗。人。姓。也。張。以。爲。籍。人。名。稽。則。不。以。爲。姓。與。諸。異。以。爲。衆。所。訕。知。是。仕。者。說。文。人。部。云。倮。聊。也。國。策。秦。策。云。百。姓。不。聊。生。注。云。聊。賴。也。廣。雅。釋。言。云。倮。聊。也。倮。賴。也。理。倮。聲。同。字。通。國。語。晉。語。君。得。其。賴。章。昭。注。云。聊。利。也。吾。爲。子。口。隱。矣。言。出。於。口。故。以。人。言。爲。人。口。○正義曰。稽。大。不。賴。人。之。口。如。之。傳。云。吾。爲。子。口。隱。矣。言。出。於。口。故。以。人。言。爲。人。口。○正義曰。稽。大。不。賴。人。之。口。如。之。

之德。口無傷也。離於凡人而爲士者。益多口。爾注。離。於。至。多。口。○正義曰。趙氏以增爲增之假借。故以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賈子新書道術篇云。守道者謂之士。是士離於凡人。觀章指凡人即凡品。士即指孔子文王也。增。方言訓傳。說文訓詁。廣雅訓詁。潘夫論交際篇云。孔子洵洵。似不能言者。又稱聞問。言雅謹也。士貴有辭。亦增多口。此爲增惡。與趙氏義不同。翟氏顯改異云。理。衆條分條治之義。楚隱令塞條以爲理。五臣注云。令之以通辭理。稽曰不理。蓋自病其言之無文。故纂文有俗人之稱。潘夫論有士貴有辭之說也。孟子云。增多口。即給語衆人。似不能言者。徒理於口。亦爲士君子所憎惡。惟能以文王孔子之道。增其身心。即有增其口之不理者。特羣小輩耳。於已之聲聞。無損越也。引詩斷章取兩增字申達增義。趙氏佐溫故緣云。增如字讀。自明上理字乃分辯之意。不必依舊訓賴。求理於口。徒茲多口。有違之士所不取也。此讀茲爲滋。謂士增惡益滋多口。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文王

益滋多口。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問。文王

也。困詩邶風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愠於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縣之篇曰。肆不殄厥愠。殄。絕。愠也。亦不殄厥問。殄。失也。言文王不殄絕吠夷之愠怒。亦不能殄失文王之善聲問也。困之時。詩至苦也。○正義曰。序云。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貌。箋云。羣小。聚小人在君側者。孔子正義云。言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詩非爲孔子作。孟子引以況孔子。謂孔子當日爲羣小非議。有如此詩。論與倫通。程記。中庸。毛猶有倫。注云。倫。比也。孔子倫此詩。謂孔子比擬此詩。則如叔孫武叔之毀。見論語子張篇。是羣小之口。亦孔子之所苦也。○注。大雅至問也。○正義曰。毛詩大雅縣傳云。肆。故今也。愠。悲。顧。墜也。箋云。小聘曰。問。文王見大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悲惡惡人之心。亦不爲令聞之問。以爲善聲聞則不合。趙氏說詩。每殊於鄭。毛氏但訓墜爲墜。鄭箋原不必同毛。趙氏未詳所受耳。下云。愠夷。愠。悲。愠夷。愠。故云不殄絕吠夷之愠怒。箋以不殄愠。愠在文王。趙氏以愠在吠夷。孟子引此以證多口。則吠夷之愠。吠夷之多口也。而文王不必殄絕之。亦不因其愠而失令聞。在孟子義宜如是也。因念愠于羣小。亦當是爲羣小所愠。即羣小之多口也。顧氏廣東學詩云。惟是憂心之悄悄。常懼禍至之無日。而羣章指。言正己信心。不患衆口。衆口誹譏。大聖所有。況於凡品之所能禦。故答貉稽曰。無傷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困賢者治國。法度昭昭。明於道德。是躬化之道可也。今之治國。法度昏昏。亂瀆之政也。身不能治而欲使他人昭明。不可得也。困者至得也。○正義曰。楚辭雲中。君纘昭昭今未央。王逸注云。昭昭。明也。故云。明於道德。廣雅釋訓云。愠。愠。亂也。毛詩大雅召旻篇。無不殄止。傳云。殄。亂也。故以昏昏爲亂之政。呂氏春秋有度篇云。不昏乎其所已知。高誘注云。昏。闇也。又詎徒篇。章指。言以明招闇。闇者以闇。以闇責明。闇者愈迷。賢者可遠。譏今之非也。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

高子曰。禹之聲。尙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圖高子以爲禹之尙貴聲樂。過於文王。

孟子難之曰。何以言之。圖注。禹之尙貴聲樂。過於文王。○正義曰。以貴聲尙。以樂聲聲。俱詳見前。

效工記。前言鼻氏爲聲。後言鼻氏爲鍾。可知聲即是鍾。蓋聲以鍾爲主。故卽以鍾爲聲。

鄭注聲鍾鍾于之屬是也。辨氏文田求。是齊自訂稿云。此解尙字。與禮記般人尙聲義同。

追盡。圖高子曰。禹時鍾在者。追盡也。追鍾鈕也。鈕聲響處深矣。盡欲絕之貌也。文王之鍾不然。以禹爲尙樂也。圖注。追鍾至貌也。○正義曰。說文金部云。鈕。叩鼻也。此以追爲鍾鈕。卽爲鍾鼻矣。淮南子云。擊。破裂也。周禮鄭注謂攻工記。版人響鑿。薛暴不入市。往云。薛。破裂也。薛擊古字通也。淮南子人聞訓。劍之折。必有響。高誘注云。響。缺也。趙氏以擊響二字解鑿字。謂破裂缺鑿也。鐵其破缺之深。故欲絕。說文虫部云。蠶。蟲蠶木中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蠶之言勢也。如刀之勢物。楚辭。覽茫國之蠶蠶。又借爲木黍薛離字。孟子以追盡。趙注曰。追。鍾鈕也。鈕聲響處深矣。盡欲絕之貌。此又以蠶同薛。同鈕。方言曰。鈕。解也。又曰。蠶。分也。蠶。皆其義也。不知假借之借。乃云。鍾鈕如蠶響而欲絕。是株守許書之辭。而未能通許書之意矣。蠶。蠶既通於禾黍之聲。楚辭。覽茫國之蠶蠶。會哀懷欲。心離薛令。注云。薛離。刺裂貌。此蠶蠶欲絕之貌。正本諸薛離之刺裂也。抑黍實下垂其帶之系。微細欲絕。亦有如鍾之下垂。其鈕欲絕。所以稱離離矣。程氏瑤田通藝錄。攻工創物小記云。鍾。鍾謂之旋。所以縣鐘者。設於甬上參分。其甬長二一在上。一在下。其發旋處也。孟子謂之追盡。言追出於甬上者乃盡也。蓋與縣通。縣小者謂之旋。郭彥江賦。一在下。則宛轉旋動不爲聲病。此古鐘所以側懸也。旋轉不已日久。則刻蝕滋甚。故孟子以城門之軌譬之。姚氏文田求是。蕭自訂稿云。以追爲鍾鈕。既無他證。又迂曲一說。追與捷同。擊也。說文簡字注。建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亦謂擊也。則此說似爲近是。追者言所擊之處。盡則其如木之缺。苟非當日之數數用之而何以有是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圖孟子曰。是何足以爲禹尙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鐘日久。故追欲絕耳。譬若城門之軌。器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力使之然與。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稱賦。圖注。是何至稱賦。○正義曰。禮記明堂位云。拊搏玉響。指擊大琴。大瑟。中琴。七瑟。四代之樂器也。又云。垂之和鐘。叔之鼗。女媧之笙簧。又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先代之樂

器。後王皆用之也。禹之鑄既爲後王所用。則追之鑄。不得獨由禹所用矣。姚氏文田求是齊自訂僇云。高子以禹尙樂。故其器用至殘缺。今其鑄在者猶可證。乃謂禹自常用也。故孟子以後王皆用鑄之。攷工記。匠人鑄國。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注云。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高誘注曰氏春秋勿躬驚。淮南子冥覽訓。皆云車兩輪間曰軌。禮記中庸云。今天下不同軌。隱公元年左傳云。同軌畢至。周之車軌。制以八尺。其車之制同。則兩輪行地之跡。自無不同。故在地之迹。亦名爲軌。史記司馬相如傳。結軌還轡。索隱引張揖云。軌。車迹也。東京賦。憲先靈而齊軌。薛綜注云。軌。迹也。軌與迹同。故前後相沿在城門限切必深而成缺轍。故趙氏以轍釋軌。明此軌屬城門受車輪之缺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與兄孫諸弟之擊車。追何以鑄。曰。用之者多也。城門之軌。何以非兩馬之力。曰。用之者久也。然則。經塗九軌。而每門三塗。祇各一軌。則凡一用而門必三之。此正用之多。而謂久可乎。車之涉軌也。門與途同。時無久暫也。匠人既造門。亦即造途。未嘗前年有門。今年始有途。何謂久也。試亦於是奚足哉。一語復誦之乎。兒子遠宗恍然曰。得之矣。孟子文多微辭。於此則微辭中又急挂其口。使之自解。只是奚足哉四字盡之。蓋此語專闢禹之追鑄。不關攻擊。並不及文樂。猶之門軌之轍。不關馬力。並不及途軌。蓋一比較。則多寡生。而祇論此追。亦祇論此軌。則久暫之意。自見言外。故曰是。是追鑄也。追鑄爲致擊所致。得毋門軌之轍。是馬力與。即此一語。而年世久遠。非一朝用力所能到。意隱隱可驗。所謂急破其惑。不煩證明。乘車多四馬。謂兩服兩驂也。去四言兩。已不可曉。況詰問之意。正欲張馬力之多。而反從轍。此是何意。及觀趙岐注。謂兩馬是公馬國馬。引春秋外傳爲證。然國馬公馬亦多無解者。古關隘駟驛。皆有都鄙所賦馬。供往來之用。謂之國馬。以此爲民間所出馬也。至公家乘車。及鄉塗賦兵車載任器。則馬皆官給。雖無大分別。要之行城之馬。則祇此兩等。然則兩馬皆稱國馬。而馭夫趨馬。又分公馬而爲治之。雖無大分別。要之行城之馬。則祇此兩等。然則兩馬謂兩等馬耳。謹按春秋外傳者。國語。楚語。謂且與其弟給令尹子常之言也。韋昭本。作國馬足以行軍。云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足以行軍。公馬。公之戎馬。稱。舉也。賦。兵也。趙氏所見本蓋與韋異。姚氏文田求是齊自訂僇云。趙氏以兩馬爲國馬公馬。不如舉氏一車所舊之說爲長。但當云城中車可散行。城門則車皆由之。兩馬之力。乃以車多反言。則文義自順。如狐兩馬二字。即國中車之軌。亦豈兩馬所能成。故不可以辭害意也。左氏哀公二十七年傳。陳成子屬狐子三日朝。殺乘車兩馬。注。乘車兩馬。大夫服。史記孔子世家。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又左哀公十七年傳。乘衷甸兩牡。注。衷甸一轡御車。疏。兵車一轡而二馬夾之。其外更有二騶。是爲四馬。今止乘兩牡謂之衷乘者。衷。中也。蓋以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大事駕四。小事駕二。爲等差故也。異義。古毛詩說天子之大夫皆駕四。故詩云四牡駉駉。周道倭倭。是也。其諸侯大夫。唯駕二無四。二十七年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姦聚之子。士喪禮云。輿以兩馬。是推得駕兩無上乘也。皆可爲一車所舊之證。曹氏之升據餘說云。古駕車之法。夏駕二馬謂之麗。殷駕三馬謂之騶。周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馬謂之駟。孟子若曰。不知禹擊。盡轍焉。彼城門之軌道止一塗。

車從中央。禹以來閱千八百年於茲。殷之勝。於此門也。周之勝。亦於此門也。而謂門限切條。豈是以一辭謂之勝。周人又益一辭謂之勝。此說於先王之樂器後王皆用之說尤切。終之以備參考。殷益以毛詩正義云。士者。男子成名之大號。故有勇名而進以為士。如稱勇士是也。本稱勇士。改而為善。乃稱善士也。申此者。趙氏以士字連善字。恐章句不明也。劉昌詩讀浦筆記云。余味此段之言。恐合以卒為善為一句。士則之為一句。野有果逐虎為一句。蓋有搏虎之勇而卒能為善。故士以為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圖棠。齊邑也。孟子嘗勸王發棠

邑之倉。以振貧窮。時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為夫子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

圖注。蒙齊邑也。○正義曰。襄公六年。齊侯餓莩。左傳云。王微帥師及正典子。蒙人單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莩。莩共公將棄奔棠。晏弱圖棠十一月。丙辰而餓之。注云。棠。莩邑也。北

海即墨縣有棠鄉。十八年齊侯將走莩棠。注云。莩棠。齊邑。二十五年左傳。齊棠公之妻。注云。棠公。齊棠邑大夫。闕氏若瘞瘠地云。齊滅萊邑。故為齊有。後孟子為發棠。即此時也。今即墨

縣甘棠鄉。顏氏據高春秋大事表云。鄉棠。故萊邑也。山東登州即墨縣有棠鄉。為萊之棠邑。東昌府堂邑縣為齊棠邑。棠公為棠邑大夫。孟子勸齊王發棠。即此。後竊棠為堂。尾氏極中辨正云。顯

亭林山東考古錄云。當時即墨為齊之大都。倉廩在焉。故云發棠。則棠為萊邑。非今之堂邑縣也。太事表疑誤。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

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攔。望見馮婦。趨

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圖焉。婦。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

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名也。故進之以為士。之於野外。復見逐虎者。攔迫也。虎依隈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

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迎之。攘臂下車。欲復搏之。眾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

復使我如發棠時。言之於君。是則我為馮婦也。必為知者所笑也。圖注。馮姓至虎者。○正義曰。儀禮燕禮

終。終亦後也。卒為善。足見前此恒力無輟。為不替也。不替改而為善。何以有士稱。故趙氏申明

之。毛詩正義云。士者。男子成名之大號。故有勇名而進以為士。如稱勇士是也。本稱勇士。改而為

善。乃稱善士也。申此者。趙氏以士字連善字。恐章句不明也。劉昌詩讀浦筆記云。余味此段之言。為

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解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觸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禮節為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性也。注：臭香至如蘭。○正義曰：禮記月令：春月，其味酸。其臭檀。夏月，其味苦。其臭焦。鍾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謂之味。臭，則氣也。味有五，臭亦有五。孟子於口曰：耳鼻傳言，味色聲臭。而於四體言安佚，以互見之。則味必嗜甘，色必好美，聲必喜音，臭非謂臭，專屬諸香也。引易者，繫辭上傳文也。其臭如蘭，則臭有不如蘭者矣。虞翻注易云：臭，氣也。不專以為香也。荀子王霸篇云：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與孟子義同。揚雄注云：禮記：鳥鵲色而少鳴，鬱馥馥然之酸氣也。奇臭，臭之異者。氣之應鼻者為臭。故香亦謂之臭。禮記曰：皆佩容臭。此獨冠以香臭者，明其下皆臭也。禮記內則：皆佩容臭。注云：容臭，香物也。周禮天官：以臭物可以脩飾形容。故謂之容臭。此亦以臭不專於芬香。注云：皆佩容臭。注云：容臭，香物也。有臭。言容易消。惡難除。孔氏正義云：臭是氣之總名。原非善惡之辭。但既謂善氣為香，故專以重文。列子周穆王篇云：聞歌以為笑，視白以為黑，嗅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朽為朽之對。則蕙香薷臭者，乃薰香薷朽也。廣雅釋器云：朽，臭也。謂臭為朽之假借。朽為臭之正也。惡臭作朽。腐穢之氣也。鼻所親之總名作臭。非臭之名。或專於香，或專於惡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闕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知知賢達。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脩仁行義，脩禮學知，庶幾聖人，聖人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闕仁之血氣，心知原於天地之化育者也。有血氣，則

所資以養其血氣者。聲色臭味是也。有心知。則知有父子。有昆弟。有夫婦。有夫婦。不止於一家之親也。於是又知有君臣。有朋友。五者之倫。相親相愛。則隨處而應。爲喜怒哀樂。合聲色臭味之欲。喜怒哀樂之情。而人道備。欲根於血氣。故曰性也。而有所限而不可逾。則命之謂也。仁義禮智之欲。不能盡一如一者。限於生初所謂命也。而皆可以擴而充之。則人之性也。謂者猶云藉口於性耳。君子不藉口於性以逞其欲。不藉口於命之限而不盡其材。後儒未詳審文義。失孟子立言之指。不謂性。非不謂之性。不謂命。非不謂之命。由此言之。孟子之所謂性。即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體之於安佚之爲性。所謂人無有不善。即能知其限而不逾之爲善。即血氣心知能底於無失之爲善。所謂仁義禮智。即以名其血氣心知。所謂原於天地之化者之能協於天地之德也。此皆楊之所未達。而老莊告子釋氏味焉而妄爲穿鑿者也。程氏瑤田溫藝論學小記云。性命二字。必合言之。而治性之學始備。五官百骸。五常百行。無物無則。性命相攝。合一於理。性乃治矣。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體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謂我之口而嗜乎味。我之目而美乎色。我之耳而悅乎聲。我之鼻而知乎臭。我之四肢而樂乎安佚。其必欲遂者。與生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於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小者也。遂己所成之性恒易。而順天所限之命恒難。性易遂。則必攝乎其則。命難順。則不能使不攝乎其則。治性之道。以不過乎則爲斷。節之以命而不畏其難順。斯不過乎其則矣。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謂以吾心之所具聖人之德與天道相貫通。其必欲遂者。與主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於天者也。以吾心之仁而施於父子。以吾心之義而施於君臣。以吾心之禮而施於賓主。以吾心之智而施於賢者。以吾心之仁而施於大者也。遂己所成之性恒難。而順天所限之命恒易。性難遂。則必不及乎則。命易順。則任其不及乎則。治性之道。以必及乎則爲斷。勉之以性而不畏其難遂。斯必及乎其則矣。阮氏元校勘記云。知之於賢者也。閔監毛三本知作智。按音義出知之云。音智。注同。則作智非也。有性焉各本同。孔本焉作也。○注。聖人至命也。○正義曰。天道即元亨利貞之天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天道也。通神明之德。使天下各遂其口鼻耳目之欲。各安其仁義禮智之常。此聖人之於天道也。乃伏羲。神農。黃帝。堯。禹。湯。文。武得位而天道行。所謂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孔子不得位而天道不行。則民遂其生。育其德。道不行則民不遂其生。不育其德。故曰鼻耳目之欲不遂屬之命。而仁義禮智之德不育亦屬之命。然頭暈之民。不能自通其神明之德。又不遇勞來匡直者有以輔翼之。固限於命矣。若君子處此。其口鼻耳目之欲。則任之於命而不事外求。其仁義禮智之德則宰乎吾性之所有而自脩之。不委諸教化之無人。而甘同於頭暈之民。所謂雖無文王猶興也。且由是推之。父頑母嚚。命也。而舜則大孝蒸蒸。瞽瞍底壽。此仁之於父子。所謂雖無文王猶興也。命也。而周公則勤勞王家。仲人感誥。此義之於君臣。君子不謂命也。聖人斯得。命也。而周公則勤勞王家。仲人感誥。此義之於君臣。君子不謂命也。聖人斯得。命也。而孔子則栖栖皇皇。不肯同沮溺之辟世。荷篠之隱身。而明道於萬世。此聖人於天道。君子不謂命也。大戴記

千乘篇云。以爲無命則民不儉。以爲無命即是不謂命。章指言尊德樂道。不任佚性。治性勤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韓本致文古本任作進。○治性行禮。○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致證云。文選注引作治身勤禮。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見孟子聞樂正子爲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正子何等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樂正子爲人。有善有信也。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善信之行謂何。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

下也。○己之所欲。乃使人欲之。是爲善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己。乃謂人有之。是爲信人。不意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是爲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輝。是爲大人。大行其道。天下化之。是爲聖人。有聖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爲神人。人有是六等。樂正子善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

○正義曰。趙氏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爲可欲。按此忠恕一貫之學。不僅於善也。○呂氏春秋長攻篇。所以爲代者乃真。故高誘注云。善。好也。所好於代者非一事。中論天壽篇。引孟子。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欲作好。好善亦爲善。可欲即可好。其人不善則可惡。○

其人之可惡。即爲惡人。其人之可好。自爲善人也。○有諸己之謂信。○正義曰。說文火部云。信。誠也。誠猶實也。有即亡而爲有之有。可好未必其不虛也。實有之矣。是爲信也。趙氏引不義不信語。見論語憲問篇。謂不可信度人之不信。引之者。蓋謂宜己有此信。不可僥人之不信也。○充實之謂美。○正義曰。詩召南小星篇。實命不同。釋文引韓詩云。實。有也。即此有諸己者。○

全備。○正義曰。詩召南小星篇。實命不同。釋文引韓詩云。實。有也。即此有諸己者。○充實之謂美。○正義曰。詩召南小星篇。實命不同。釋文引韓詩云。實。有也。即此有諸己者。○

碩人。大德也。○正義曰。容貌大也。充實其所有。以茂好於外。故容貌碩大而爲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正義曰。說文火部云。光。明也。輝。光也。輝與輝同。毛詩大雅皇矣篇。載錫之光。傳云。光。大也。有光輝故大。○

而化之之謂聖。○正義曰。說文耳部云。聖。通也。此謂德業照於四方。而能變通之也。○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正義曰。通其變使民不悖。大而化之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聖而不可知之也。易繫辭傳云。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測即不可知。周書總法解云。民無能名曰神。不可知。故無能名。

此在國語。齊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注。招。舉也。當讀翻耳。亦猶招招舟子。本當知字。而今乃與招招角招之招同讀。然則又謂招之爲言爲翻。僅見此注。絕少作證。孟子之屬揚墨。有如追放放言。距之人而不可得。蓋未始有追放大甚之事。此節乃孟子自明我今之所以與揚墨辯者。有如追放放言。誰惡其不歸也。其來歸者。既樂受之。使人其至。未歸者。又從而招之。言望人之棄邪反正無已時也。豈既處之有常。招又望之無已。如是。則不咎其往之意具見。招字非但無取別音。并不煩別義耳。○注。今之至太甚。○正義曰。襄二十九年左傳云。辯而不德。服氏往云。辯。答關辯也。呂氏春秋淫辭篇云。無與孔穿辯。高誘注云。辯。相易奪也。關奪皆謂爭也。墨子經上云。辯。爭也。故趙氏以爭釋辯。黃黎蒼。馬牛其風。鄭氏注云。風。走遠。釋名釋天云。風。放也。詩小雅北山篇。或出入風議。傳亦云。風。放也。故風一音之轉。故趙氏即風。韋指言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者不綏。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爲過也。○正義曰。論語。子張篇云。綏之斯來。孔氏云。言而安之。來歸者不受。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國征。賦也。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與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爲衣也。縷。鉄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斯養之役也。○正義曰。惠氏土重簋。屋粟者地稅。夫一爲廬。夫三爲屋。荀子所謂田野之稅。孟子所謂粟米之征。管子謂藉於室屋。妄矣。蓋計畝以步。計井以屋。故小司徒得據而致焉。而斂之旅師者是也。邦布者口泉。衆寡有數。長短有度。荀子所謂刀布之斂。孟子所謂布縷之征。管子謂藉於萬民六畜。妄矣。蓋家辨其物。歲入其書。故鄉盜大夫得稽而征焉。而入之外府者是也。凡田不耕者出屋粟。有田而不耕。使耕三夫之地稅。凡民無職者出夫布。無田乃無職。使出一夫之口泉。出之民曰夫布。入之國曰邦布。其實一也。謹案周禮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出里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長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一布。又廬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僦布貨布。鬻布廬布。孟子曰。應無夫里之布。不知言布參印書者。傳見舊時說也。元謂宅不毛者。鬻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征賦之稱布。司農有此二義。一爲泉布之布。則布即錢也。一爲布參印書以爲幣。而引詩爲證。毛詩衛風。氓。抱布貿絲。傳云。布。幣也。箋云。幣者所以買買物也。孔氏正義云。知此布非泉而言幣者。以言地之則宜爲幣。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幣者布帛之名。故賈疏云。賈疏帛縷縷是也。又云。司農之言。事無所出。故鄭易之。賈氏載師疏云。此錢非。故先鄭自破之。是征賦之布。爲泉布。非布帛。孟子不云泉布之征。而云布縷之征。布與縷連稱。則布爲布帛。此趙氏所以不用夫布里布等說。而以爲軍行之橫征也。且屋粟里布。國之常賦。

不容缺綴。即用二用三。何政民有殍而父子離。則趙氏義得長。○注。布軍至役也。○正義曰。詩泰風無衣云。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次章云。與子同澤。三章云。與子同裳。是軍卒當給以衣也。說文糸部云。縷。縷也。紙。縷也。黃裳。縷也。縷。乃甲冑。鄭氏注云。縷。謂穿縷之。王氏鳴鶴向書後案云。甲冑皆以卒縷之。致工記。函人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鄭氏注云。屬。謂上旅下旅。縷之數。是甲聯合數革以爲之也。又鄭人云。督其縷。欲其縷也。杜子春云。縷。謂縷革之縷。是甲冑之革。皆必以縷縷縷縷。鄭云。穿縷即縷縷也。武氏億縷甲云。以縷縷之縷縷。有縷縷之縷縷。縷縷縷縷。當使敘理穿治之。說文云。縷。縷也。魯頌閟宮篇。具賁朱縷。傳。朱縷。以朱縷縷之也。少儀疏謂以朱縷縷甲也。故鄭云。亦縷縷也。太平御覽詩云。具賁朱縷。謂以貝齒飾冑。朱縷縷縷。指連縷甲。於義猶未備也。按王氏武氏所詳。是縷爲縷甲之縷也。葉時禮經會元云。六軍人自爲縷。居有積倉。行有裹糧。非公家所給也。是以太宰之職。九賦敘財。皆有以待其用。縷不及軍旅九式均財。皆有以爲之法。而亦不及軍旅。豈非農皆爲兵。兵皆自職。初無煩於縷縷。故亦不煩於均節與。謹按梁惠王下篇。引晏子已云。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則秦穆時行軍轉食。已有粟米之征。布縷縷米。既非常賦。則力役亦非徒役之正額。既轉米粟。必有負荷之人。所謂勞者弗息也。音義云。斯義同。厥役也。宣十二年公羊傳。厥役屬縷。死者數百人。何休注云。艾草爲防者曰縷。汲水縷者爲役。養馬者曰縷。炊烹者曰縷。史記廉耳陳餘傳云。有縷養卒。集解引韋昭云。折薪爲縷。炊烹爲縷。斯之訓爲折。縷其在折薪。故名縷。縷其俗字也。蘇林云。縷。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君子用其一。緩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二。而父子離。國君子爲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並用二。則路有餓殍。若並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注。則分至義矣。○正義曰。論語季氏篇。邦分崩離析。不可會聚。曰離析。孟子言父子離析。趙氏縷及分崩。因有章指。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繇役並興。異心。各思逃竄。則父不顧子。子不顧父。故忘孝慈之禮義矣。章指。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繇役並興。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子道也。

孟子曰。諸侯之實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注。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使民以時。民不離散。寶人民也。脩其德教。布其惠政。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

璧。隋侯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隋侯之寶三。○正義曰。禮記檀弓云。仁親以爲寶。注事也。○注。求索至身也。○正義曰。荀子大略篇云。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韓非子。和氏璧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於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候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和曰。吾非悲剛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史記蘭相如傳云。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此所謂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也。莊子讓王篇云。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僕書鄒陽傳。獄中上書云。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怨結而不見德。文選。作隨侯之珠。夜光之璧。淮南子覽冥訓云。管如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高注云。隋侯。漢東之國。楚姓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蓋明月珠也。史記李斯列傳。有隨和之寶。正義引說苑云。昔隨侯行過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爲斷蛇邱。歲餘。蛇銜明珠紹白而有光。因號隨珠。隨侯之珠。無求索爭國事。趙氏蓋連及之。新序雜事篇云。秦欲伐楚。使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章指言寶此三者。以爲國珍。寶於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茲。永無患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於齊。孟子聞而嗟歎曰。死矣盆成括。知其必死。○注。盆成至必死。○正義曰。說苑建本篇。有盆成子。威括。正與孔子由其死矣語同。何故斥之。又晏子外篇。載景公命盆成括以母桓舍葬於路轅事。晏子稱之曰。括者。父之孝子。兄之順弟。又嘗爲孔子門人。是齊有用盆成括也。然孔庭從祀。無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孟子答門人言括之爲人。小有才慧。而未知君子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注。小有才。○正義曰。淮南子主術訓云。任人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云。

而未終之稱也。○注。度匿至匿也。○正義曰。音義云。度或作康。同音讀。今讀本作康。淮廖本作度。論語爲政篇。人焉廋哉。集解孔氏云。廋。匿也。淮南子說山訓不匿瑕穢。高誘注云。匿。藏也。不直言其竊。而說云藏匿以爲藏也。趙氏以匿釋度。又以竊釋匿。謂或說言匿。其實疑其竊也。故孟子直以竊對之。說文穴部云。盜從中出曰竊。隱公八年公半傳。稱人則從不疑也。注云。從者。隨從也。饒禮。鄉飲酒禮。賓及衆賓皆從之。注云。從猶隨也。曰子以是爲竊屢來華嚴經音義引蒼頡云。侍。從也。故從者爲門徒相隨。又云侍從者也。曰子以是爲竊屢來

與。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衆人來隨事我。本爲欲竊屢故來邪。曰殆非也。館人曰。殆非爲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注。自知問之過。○正義曰。經云。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注云。有來問孟子

來問者。即館人也。蓋館中非一人。來問之館人。不必即求屢之館人。此注云館人曰。又云自知問之過。然則前

抑館中人公共求之。而問者止館人中之一人。故別之云。或問之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

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

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逆拒。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異心也。見

館人言殆非爲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答之。○注。孟子至答之。○正義曰。臧氏謝經義雜記云。以經

正義經予字。阮氏元校勘記云。夫子之設科也。閩監毛二本同。宋本岳本廖本孔本韓本李本作予。案

注云。夫我設教授之科。何曉亦云夫我之設科以教人。則作予是也。予子蓋字形相涉而譌。趙氏依

溫故錄云。此作孟子語而云夫我。趙氏從無改字。明是漢人經文不作夫子。子乃予字。而夫音扶。

作孟子言。適足見聖賢之大。作或人語。仍是意含譏諷矣。論語述而篇。人微己以進。與其微也。

不保其往也。集解鄭氏云。往。猶去也。說文言部云。評。召也。追呼。謂追逐而召之。呼爲評之

假借也。管子七臣七主篇云。馳車充國者。追逐之馬也。房元齡注云。追逐召也。論語子張篇。其不

可者拒之。僕石經皇侃義疏本作拒。此不拒。孔本韓本及閩監毛二本本作拒。宋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廖

本作拒。拒。拒。古通也。國語齊策。故車兵一志以迎泰。韋昭注云。迎。拒也。詩大雅皇矣。敢

距大邦。孔氏正義云。敢拒逆我大國。亦以逆釋拒。逆與順對。不順其來學之情而受。故拒之即逆

之也。廣雅釋詁云。竊。取也。云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即竊之與否。有學道之心。又有竊隱之心。

是有異心。見其有學道之心而受之。不能保其無竊隱之心。則或即爲從者之度不可保也。即亦不

可知也。故云不能保知。荀子法行篇云。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

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拒。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梁紇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孟子錄

當時跋扈之家。非不受學於大賢君子之門。而章指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稜流。不得有拒。雖獨竊履。當籍中未嘗無依附虛聲之士。故有慨乎言之也。○正義曰。揚子法言學行篇云。非己所絕。順答小人。小人自咎。所謂造次必於是也。受之如海百川稜流。不得有拒。雖獨竊履。當籍中未嘗無依附虛聲之士。故有慨乎言之也。○正義曰。揚子法言學行篇云。非己所絕。順答小人。小人自咎。所謂造次必於是也。

夫畫也。○造次必於是。○正義曰。論語里仁爲中語。釋文引鄭氏云。造次。倉卒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

愛。皆令被德。此仁人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忍。即下無害人之心。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

義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爲。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爲。謂富貴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爲此者。義人也。人皆

用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爲。即下無害人之心。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爲。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爲。謂富貴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爲此者。義人也。

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

愛。皆令被德。此仁人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忍。即下無害人之心。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

義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爲。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爲。謂富貴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爲此者。義人也。人皆

用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爲。即下無害人之心。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爲。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爲。謂富貴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爲此者。義人也。

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

愛。皆令被德。此仁人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忍。即下無害人之心。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

義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爲。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爲。謂富貴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爲此者。義人也。人皆

用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爲。即下無害人之心。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爲。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爲。謂富貴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爲此者。義人也。

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

愛。皆令被德。此仁人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忍。即下無害人之心。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

義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爲。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爲。謂富貴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爲此者。義人也。人皆

用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爲。即下無害人之心。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爲。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爲。謂富貴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爲此者。義人也。

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

愛。皆令被德。此仁人也。○正義曰。近時通解所不忍。即下無害人之心。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

不言經人所甘於爲。而且自謂以爲得計者。由不知此即穿窬之類。宜充而達之者也。充無穿窬之心。而不以言銘。不以不言銘。則庶幾能勉進於義。而不爲人所輕賤矣。前節意已結。此又申明充無穿窬之心。如章指言善惡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取人不知失其臧否。比之穿窬。善亦遠矣。是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

帶而道存焉。圖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於天下也。二者可

謂善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胸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圖云。道也。○正義曰。說文系部

篇。是故君子有大道。注云。道行所由。是道即行。善道謂善行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約謂

脩其身。六經孔孟之言。誡行之約。務是脩身而已。誡知之約。致其心之明而已。未有空指一而使

人知之求之者。致其心之明。自能體度事清。無幾微差失。又焉用求一知一哉。○注。言近至存焉。

○正義曰。不下帶而道存。孟子自發明言近指遠之義也。脩其身而天下平。孟子自發明守約施博之

義也。趙氏以脩身明指身言。此不下帶暗指心言。故以近言爲正心。凡人束帶於要限間。心在帶之

上。說文。勺部云。鉤。膊也。肉部云。肱。胸肉也。鉤即胸。肱即臆。劉熙釋名。釋衣服云。肱

心衣鉤肩之間。施一。施一。奄心也。胸臆當心。亦居膊上。仁守於心而吐於口。故四體不與也。

守雖明言脩身。而未言所以脩身之事。趙氏以仁義明之。謂所以脩身者。爲守此仁義也。仁者。元

也。義者利也。元亨利貞爲四德。故云施德於天下。施德即施仁義也。既以正心明言近。以守仁明

脩身。又並云。正心守仁皆在胸臆者。謂正心即守此仁義。脩身即是正心。言如是。守即如是。雖

分言之。實互言之也。事天之象。不外身心。平天下之功。不外仁義。孟子之情。趙氏得之矣。素

秋繁露人副天數篇云。天地之象。以要爲帶。帶而上者盡爲陽。帶而下者盡爲陰。各其分。陽。天

氣也。陰。地氣也。董子之說。以天在陽不在陰。天之

太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此亦不下帶而道存之義。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圖身

正物正。天下平矣。圖注。身正至平矣。○正義曰。身正。成己也。物正。成物也。成己。仁也。成

人

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圖芸。治也。田以喻身。舍

身不治。而欲責人治。是求人太重。自任太輕。圖注。芸治也。○正義曰。說文采部云。穎除苗間穢也。重

即所以治之。故以治釋芸。禮記曲禮。馳道不除。注云。除。治也。是也。○章指。言言道之善。以心

注。是求至太輕。○正義曰。廷琥云。孔本無是字。汲古閣本輕下有也字。

爲原。當求諸己而責於人。君子尤之。况以妄言失務也。

孟子曰。舜堯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堯舜之體。性自善者也。殷湯周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

人。謂加善於民。○堯舜至於民。○正義曰。體性。猶荀子解蔽篇云。體道。揚雄注云。體。謂不離

依性。即中庸所云率性。人性本善。堯舜生知。率性而行。自己爲善者也。湯武以善自反其身。己身

已安於善。然後加善於人。堯舜率性。固無所爲而爲。湯武反身而後及人。亦非爲以善加人。而始

爲善。此非尙論堯舜湯武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人動作容儀。周旋中禮者。

盛德之至也。○正義曰。動至至也。冠一人字。明此泛言人。不指上堯舜湯武。或性。或反。皆無所爲而爲。

人之體。堯舜湯武而或性。或反。皆如堯舜湯武。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哭死者有德。哭者哀也。○

也。○德感於中。發揚於外。言非虛飾以悅人。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哭死者有德。哭者哀也。○

惟因其人有德。○正義曰。三年之喪。期功之服。哀出至情。自無僞飾。○經德不回。非以干

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同邪。非以求祿位也。庸言必信。

非必欲以正行爲名也。性不忍欺人也。○經行也。○正義曰。傳公二十五年左傳。趙衰以垂殂

延闕允宇以經營。劉達注云。直行爲經。素問敘論。王冰注引靈樞經云。厥之所行爲經。是經爲行

也。○禮。禮。不離德也。在心爲德。行而著之。則爲節操。毛詩小雅鼓鐘篇。其德不回。傳云。回。

邪也。○國語。周語。求福不回。晉語。公室之不回。注。皆謂回爲邪。回邪不正之人。國所廢黜不

用。而此則自行其德。非由求固祿位。故爲清操介節。以給上知也。言不信。則招尤謫而來惡名。

今以不忍欺人。而庸言必信。○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君子順性蹈德。行其法度。天壽在天。

待命而已矣。○正義曰。君子至已矣。○正義曰。順性即率性。謂堯舜也。○說文足部云。蹈。踐也。踐德

法則也。人生有不容踰不容缺之常度。則而行之。是爲行法。周旋中禮。哭死而哀。經德不回。言

語必信。是也。其有所爲而爲。不出于祿正行二端。乃君子於此二端。則俟之於命也。順性蹈德。行

命爲君子。與千祿者之形相反。而與千祿者之虛僞則同。孟子指之爲正行。趙氏申之。云正行爲名。後世此類非不託於孔孟。而高言堯舜。孟子則已於千古之上。有以鑑之。自金成以下。辨別士品。小慧之殺身。言鉅之入邪。舍田之自輕。而此章分真僞。章指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修身俟終。於豪芒。則學道之人。不能保其竊屨。尤爲切切者矣。章指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修身俟終。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圖堯舜之盛。湯武之隆。○正義曰。史記太史公自序云。伏羲至純厚。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圖作八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圖大人謂當時之尊貴者也。孟子言說此大人之法。

心嘗有以輕藐之。勿敢視之。巍巍。言貴若此而不畏之。則心舒意展。言語得盡。圖注。大人至得盡。○正義曰。云尊貴者。音義云。藐。丁音邁。藐然。輕易之貌。又音眇。按廣雅釋義云。藐。遠也。文選思元賦。允塵纓而難虧。舊注幽通賦。黃神邁而靡質兮。應劭注皆訓遠爲遠。莊子逍遙遊。藐孤射之山。釋文引簡文注。即以藐爲遠。蓋說大人則藐之。當釋藐爲遠。謂當時之遊說諸侯者。以願爲正。是狎近之也。所以狎近之者。視其富貴而畏之也。不知說大人宜遠之。遠之者。即下皆古之制。我守古先王之法。而說以仁義。不曲徇其所好。是遠之也。以爲心當輕藐。恐失孟子之旨。阮氏元校勘記云。勿視其巍巍然。圖豈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魏作藐。音義出魏。藐。丁云當作藐。是經文本作藐。作藐非也。按說文覓部云。藐。高也。論語泰伯篇。巍巍乎惟天爲大。是巍巍爲大。故何晏注云。巍巍乎。高大之稱也。史記晉世家。藐。大名也。集解引服虔云。魏喻藐。藐。高大也。淮南本經訓云。魏闕之高。高誘注云。門闕高崇。巍然也。又傲真訓。高誘注云。巍巍高大。故曰魏闕。魏藐即巍巍。古或省山作藐。莊子知北遊篇。巍巍乎其終而復始也。又天下篇。巍巍而巳矣。亦作藐。省山。易繫辭傳云。崇高莫大乎富貴。故趙氏以富貴釋之。經云。勿視其巍巍然者。猶俗云。不必以其富貴置在目中。趙氏云。勿敢視之。藐藐。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勿敢視與勿視二義相反。勿敢視者。心畏其富貴。目不敢視也。勿視者。不以其富貴爲重而視之也。勿敢視是畏。勿視是不畏。趙氏謂其富貴可畏。若此而不畏之。蓋在他人則勿敢視者。在我則勿視。在他人則畏之。在我則不畏之也。曲堂高數仞。樓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圖仞。八尺也。樓。屋霑也。堂高數仞。振屋數尺。奢汰之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堂也。大屋無尺丈之限。故言數仞也。圖注。仞。八至仞也。○正義曰。謂之樓。稍直而後謂之閣。不受樓謂之交。樓謂之稍。方言云。屋相謂之樓。郭象注云。卽屋樓也。亦呼爲連。劉熙釋名。釋宮室云。稍。稍也。其形細而疏。或謂之樓。按。傳也。相傳次而布列也。或謂之樓。在樓旁下。列。衰衰然垂也。招。旅也。連旅旅也。或謂之樓。樓。縣也。縣連樓頭使齊平也。樓。接也。接屋前後也。霑。霑也。水從上流下也。按屋自中樓至樓。用樓相比。

賦。殺于遊畝。其樂只且。薛純注云。盤。樂也。此云盤于遊畝。殺與盤通。書。盤庚。漢書。古今人表。作殺庚。君夷。時則有若甘盤。史記燕世家。作甘般是也。此與般樂之殺訓大者不同。

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我何畏彼哉。圖在彼責者驕佚之事

我所恥爲也。在我所行。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爲當畏彼人乎哉。章指言富貴而驕。自遭咎也。茅

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爲。爲之寶玩也。圖茅茨至蕩心。○正義

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亦見淮南子主術訓。史記自敘云。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莊公四年左傳。楚武王曰。余心蕩。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圖養治也。寡少

也。欲利欲也。雖有少欲而亡者。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寡矣。圖正義曰。周禮天官。

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往云。養。猶治也。說文山部云。寡。少也。存與亡對。故以

不存爲亡。單豹事。莊子達生篇云。田開之見周威公曰。舍養生者。若枚牟然。潤其後者而殺之。

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而與民共利。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疾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義養其外而病

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觀其後者也。呂氏春秋必已篇云。單豹好術。離俗棄塵。不食穀實。不衣

芮溫。身處山林巖壑。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高誘注云。不食穀實。行氣道引也。芮。絮

也。幽通記曰。單豹治裏而外調。此之謂也。亦見淮南子人間訓。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圖謂貪而不亡。蒙先

人德業。若晉樂豫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者衆也。圖注。謂貪至衆也。○正義曰。詩大雅桑柔篇。民之貪

頑。高誘注云。求無厭足爲貪。是貪爲多欲也。引晉樂豫者。襄公十四年左傳。秦伯問於士鞅曰。

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樂豫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

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樂豫死。

先德之特。章指言清淨寡欲。德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徠。濁者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

路不可不由也。圖清淨寡欲。○正義曰。史記自敘云。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禮記。孔子開

居云。清明在躬。注云。清謂清淨。說文水部云。懸無垢穢也。靜即淨字。

會哲嗜羊棗而會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膾炙，烹炙也。羊棗，棗名也。會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後，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之。故問羊棗孰與膾炙美也。注：羊棗，棗名也。○正義曰：爾雅釋木云：棗，羊棗。郭璞注云：實小而圓，紫黑色。今俗呼之爲羊矢棗。孟子曰：會稽嗜羊棗。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羊棗一名棗。說文：棗，羊棗也。是以爲棗之總名也。趙氏以棗名棗之。以棗類衆多，此其中一名耳。何氏焯讀書紀云：羊棗，非棗也。乃棗之小者。初生色黃，熟則黑。似羊矢。其樹再接則成棗，余乙卯客授臨沂，始親之。沂近魯地，可據也。今俗呼牛奶棗，一名梗棗。而臨沂人亦呼羊棗曰梗棗。此尤可證棗之小者。通得衆名，不必以爾雅違羊棗之說爲疑。周氏栢中辨正云：陳瑪謨名物攷云：嘗道鄒，登澤山，或以羊棗啖余，其狀絕類棗。大僅如茭實，蓋名爲棗，而去棗遠矣。此皆得之親見。益信何氏之說不謬。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羊棗，即木部之棗。爾雅諸棗中之一，與常棣絕殊，不當專取以爲訓。棗樹隨地有之，盡人所識，赤心而外刺，非羊棗也。木部云：棗，棗棗也。似棗而小。一曰梗。按棗即棗木之遺半棗也。凡物必得諸目驗而折衷古籍，乃爲可信。昔在西苑萬壽殿庭中，會見其樹葉似棗而小，味亦甘美。師古曰：棗棗，今之梗棗也。揆與遺音相近。槩即遺字也。內則芝栢，莫氏曰：芝木樞栢軟棗。釋文云：栢本又作櫟。櫟者梗之誤。○注：會子至矣也。○正義曰：爾雅釋結云：惟，思也。身，我也。趙氏說會子思念其父既歿，不復再食此羊棗，故己身不忍食之。禮記少儀云：牛羊魚之腥，茹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茹而不切。膾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茹而切之。切菹若葢實之，茹以柔之。注云：茹之言，茹也。先菹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內則云：膾，春用蔥。秋用芥。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其餘文與少儀略同。注云：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茹而切之也。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菹菜而柔之以醢。殺脰肉及其氣。今益州有鹿脰者，近由此爲之矣。軒或爲辟。宛或爲菹。說文肉部云：醢，薄切肉也。膾，細切肉也。蹠即茹而切之。周禮天官膳人注：引少儀作蹠而切之。然則蹠者切之成薄片。如今片肉也。又將所片細切成條，謂之報切。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凡細切者必疾蹠下刀。少儀注云：報蹠爲蹠疾之批。按報與蹠音近。報者爲疾。即蹠之爲疾。報而切之。即今肉蹠子也。南史恩倖傳云：宮中蹠云：趙鬼食鷄蹠。諸兒悉著蹠。蹠與蹠韻正讀如蹠。蹠猶蹠。蹠亦爲疾。蓋漢言報。六朝言蹠。今則爲蹠也。劉際釋名：釋飲食云：膾，會也。細切肉，令散，分其赤白，異切之已。乃會合和之也。赤蓋肉之精者，白蓋肉之肥者。先分切而後合之。所以爲會。隨人五齊七菹。注云：齊當爲齋。五齋，昌本脾折脰拍深蒲也。七菹，鹿韭菁莸葵芹芡荷菹。凡醢醬所和。細切爲齋。五齋，昌本脾折脰拍深蒲也。因少儀內則：麋鹿爲菹。脾折爲牛。百葉脰拍爲豚。骨亦爲齋。是齋菹通稱。於肉以細切爲齋。則齋即膾之通稱。蓋肉之蹠而切者爲軒。又報切之則爲膾。在菜但蹠切而不報。或全切不切。是爲菹。細切者爲齋。以

其皆爲膳切。則肉亦名菹。以其皆爲細切。則肉亦名齎。但菹之名可通於肉。而膳之名則不聞。通於菜。是膳專爲肉之細切者名也。菹齎皆用蔥薑醃和之。今人以生齏生醃用酒醃椒薑拌食之。此古肉食爲菹之遺用。全物而不切者也。說文神部云。菹。酢菜也。非部云。齎。醃也。醃。齎也。通俗文云。菹。非曰齎。菹。菹曰醃。蓋菹齎之訖食者可用酢。其久菹者兼以鹽。或用全。或用切。或用細切。其細切者今尚名齎矣。而肉之膳切細切者。皆未有生用醃酢芥菹和食之制。蓋膳之古法。今不可詳矣。內則諸膳有牛炙。牛膾。羊炙。豕炙。魚膾。即儀禮公食大夫禮二十豆中物。孔氏正義云。牛炙。炙牛肉也。毛詩小雅楚茨云。或燔或炙。傳云。炙。炙肉也。箋云。炙。肝炙也。孔氏正義云。燔者火燻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燻燔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燻也。生民傳曰。俎火曰燻。燻菜傳曰。加火曰燻。對燻炙者爲近火。故云。俎火加之燻。其實亦炙。非燻燒之也。故量人注云。燻從於燻。燻之肉特性。日燻炙肉。是燻亦炙也。且燻亦炙爲燻。而真之以炙於火。如今炙肉矣。氣葉云。有免斯旨。炮之燻之。次章云。兔之炙之。傳云。毛曰炮。加火曰燻。若割截而柔者。則燻實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者爲膳。膳則加之火上。若今之燻乾膳也。禮記禮運云。以炮以燻。以烹以炙。注云。炮。裹燒之也。燻加於火上。炙貢之火上。內則獨詳於炮。云炮取豚若解。封之剝之。實棗於其腹中。網萑以貫之。塗之以醢。塗炮之塗。皆乾草也。羅手以摩之。去其蠶。注云。炮者以塗燒之爲名也。謹當爲燻。燻塗。塗有穢草也。此蓋連毛以塗塗。塗裹之置火中。燒其毛。隨塗脫去。又用手摩去皮肉上之蠶。更入鼎鑊煮之。以其用塗包裹燻之。故名炮。炮者。包也。是葯毛曰炮也。去蠶之後。入鑊煮之。則炮而烹矣。若不入鼎鑊。近火炙之。則爲燻。遠火炙之則爲炙。考工記。唐人重欲傳人。注云。傳。近也。傳火即近火也。是爲炮之燻之也。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氣葉傳云。炕火曰炙。正義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按炕。浴字。古當作抗。方言曰。抗。縣也。是也。縣而炙之則遠火也。是爲炮之炙之也。軟衰爲人君燕食所加之庶羞。視公食大夫禮二十豆之用膳炙。禮之隆殺有差。即物之甘羶或別。故以孰美爲罔耳。

孟子曰。膾炙哉。罔言膾炙。罔笑也。何比於羊棗。公孫丑曰。然則會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罔孟子言膾炙雖笑。人所同嗜。會子父嗜羊棗耳。故會子不忍食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之也。罔注。譬如至故諱之也。〇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史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注云。王名惡。忌日君子卯。太史所奉之諱惡。即小史所詔之忌諱。蓋雖小史掌之。而必由太史進之也。曲禮云。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

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賤文不諱。廟中不諱。櫛弓云。既卒哭。宰夫執本
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往云。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桓公六年左傳。申縛云。周人以諱
事神。往云。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孔氏正義云。自殷以往。未有諱法。諱始於周。然則周制以
諱事神。天子諸侯諱高祖以下。鄭氏謂諸士以上諱祖推之。則大夫三廟當諱會祖。庶人不違事父
母者。雖不諱祖。亦仍諱父。是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諱父者。君之名則未敢斥言者。此諱君
父之名之事也。隨公八年左傳。無駭卒。邾父請諱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
生以賜姓。昨云。立有德以爲諸侯。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媯納。故陳爲媯姓。報之以土而
字爲展氏。往云。立有德以爲諸侯。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媯納。故陳爲媯姓。報之以土而
命氏曰陳。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使即先人之爵。稱以爲族。則有官族。
邑亦如之。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爲族。皆稟之時君。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
子。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由此言之。則姓可賜即可改。族由氏立。則姓
不與族同矣。禮記大傳云。其庶姓別於上而威尊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族由氏立。則姓
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往云。元孫之子姓別於高祖。五世而無服。姓世所由生。
姓。正姓也。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孔氏正義云。正姓者對氏族爲正姓也。若炎帝姬姜。黃帝
姓姬。周姓姬。本於黃帝。齊姓姜。本於炎帝。宋姓子。本於契。是始祖爲正姓也。云高祖爲庶姓
者。若魯之三桓。慶父。叔牙。季友之後。及鄭之七穆。子游子國之後爲游氏國氏之等。然則庶姓
者氏也。同姓爲其一族。其以氏爲族者。謂九族之族。蓋一族分爲九族。可各爲氏。而九族總爲一
族。其姓仍同也。白虎通姓名篇云。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昏姻也。
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爲重人倫也。姓者。生也。人稟天氣所以生
者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賡後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
爲善也。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爲與敵國。繼絕世也。此分別姓氏其詳。段氏玉裁讀
文解字注云。按人名有所由生之姓。其後氏別既久。而姓幾絕。有德者出。則天子立之令姓其正姓。
若大宗然。如周語。帝昬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陳胡公不淫。故明賜之姓。命氏曰陳。以
叔安裔子董父事帝舜。帝昬之姓曰董氏。曰象龍。蓋此三者。本皆姬。媯。董。之子孫。故子以
其姓。又或特賜之姓。前無所承者。如史記。白虎通。禹祖昌意以意放生賜姓姒氏。娶契以元鳥子
生賜姓子氏。斯皆因生以賜姓也。必兼春秋傳之說而姓之義乃完。舜既姚姓。則媯爲舜後之氏可知。
姓氏之禮。姓統於上。氏別於下。鄭駁五經異義云。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姓
者。所以統繫百世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氏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
此由姓而氏之說也。既別爲氏。則謂之氏姓。故風俗通婦人論。皆以氏姓名篇。諸書多言氏姓。氏
姓之見於經者。春秋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傳曰。南氏姓也。季字也。南爲姬。氏姓也。三
字爲句。此氏姓之明文也。史記。陳杞世家。舜禹爲夏后而別氏姓。姓姬。契爲商姓子氏。堯爲

周姓姬氏。此皆氏姓之明文也。凡言賜姓者。先儒以為有德者。則復賜之祖姓。使紹其後。故后稷賜姓曰姬。四岳堯賜姓曰姜。董父舜賜姓曰董。秦大費賜姓曰費。皆予以賜姓也。其有賜姓本非其祖姓者。如鄭氏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大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姁。炎帝之所賜也。是炎帝黃帝之先。固自有姓。而炎帝黃帝之姁姓。實為氏姓之祖始也。夏之姓姬。商之姓子。亦同。然則單子姓者。未嘗不為氏姓。單言氏者。其後以為氏。古則然矣。至於周則以三代以上之姓。及氏姓。為昏姻不絕之姓。而近本諸氏於官。氏於王父字者。為氏不為姓。古今之不同也。繼按伏羲以上。人雖未定。有男女而無夫婦。人知有母而不知父。無父子則無族矣。伏羲畫八卦。定人道。使男女有別。男女有別。則夫婦有義。夫婦有義。則父子有親。鄭氏注皆義云。子受氣性純則孝。受氣絀則一本相生而有族。於是有所賜姓之制。蓋遠昏姻之禮。以長育子孫。則賜之姓以別之。所謂因生賜姓者。蓋由此也。故云。遠禽獸。別昏姻也。其始未必人人皆賜姓。而得姓者為貴。久之相慕相習。則賜姓者非一時。此所以神農之姓。二人而已。黃帝之姓。賜於炎帝也。至國語。晉語。司空季子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則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此所謂姓即氏也。同是子而或得姓。或不得姓。即春秋時之公子。或賜氏。或不賜氏也。季子以復姁之故。附會其說。姓氏之分。未足為據。蓋至黃帝時。天下已無不有姓之人。而族類繁微。其先因其無族而賜姓以別其為族。至是因其族多而賜姓。以別其族中之族。故一姓而有諸氏焉。久之。忘其正姓。遂以氏為姓。而氏又分氏。書禹貢。錫土姓。鄭氏注云。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然則此賜姓即舜之姓。同。所謂氏姓也。蓋自黃帝以後。凡賜姓皆是賜氏。所謂因生以賜姓。在無族無姓以前。是因其生氣不絕。而以姓表其同。在族既繁微之後。是因其生氣滋盛。而以姓表其異。其同。德也。其異。亦德也。故皆為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也。若論正姓。惟伏羲初定人道時所賜。乃為章指。言真姓。本族自黃帝以後。庶姓之中。更為庶姓也。惟本其所知者以為姓。即以族而己矣。乃為章指。言情禮相扶。以禮制情。人所同然。禮則不禁。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牢東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焉。故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也。爾思親異心。〇正義曰。荀子大略篇云。曾子食魚有餘。曰粥之。門人曰。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也。爾思親異心。〇正義曰。荀子大略篇云。曾子食魚有餘。曰粥之。門人曰。非義而曾子言之者也。爾思親異心。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孔子居陳。不過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

何爲思魯之狂士也。爾大至士也。○正義曰。此文見論語公冶長篇。但彼云。斐然成章。不知何黨之小子。狂簡者。進趨於大道。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蓋孔氏讀斐爲匪。匪然即非然。包氏注不知而作爲穿鑿。此孔氏以斐然成章爲穿鑿成文章。謂以非然者成爲文章也。趙氏本此。以不得其正解之。儻禮記云。伯父帥乃初事。注云。初。猶故也。楚辭招魂。樂先故步。注云。故。舊也。是不忘其初。即不忘故舊也。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周禮地官大司徒文。引此者。所以別乎阿私曰黨之黨。蓋趙氏生桓靈時。目見當時南北部黨人之議。朝廷捕而禁之。謂之黨錮。恐學者欲以聖人所稱吾黨之士。即此非八俊希夷標榜之徒。故既以察釋黨。又引周禮以明之。謂孔子所稱吾黨之士。即是吾鄉之士也。非此朋黨部黨之謂也。舊疏不知趙氏之情。妄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狷者能不爲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狷次善者。故思之也。○正義曰。此亦見論語子路篇。狷作狷。音義云。狷。語。小心猶介。章昭注云。狷者守分。有所不爲也。狷之爲狷。猶損之爲損。又心部。狷。疾跳也。一日急也。國語。晉云。懷。急也。讀若絹。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論語狷。孟子作狷。其實當作狷。○如斯可謂狂矣。○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可謂之狂也。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爲人。踴躍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皙。曾參父。牧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正義曰。琴張之名。一見於昭公二十年左傳。云。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贲之賊。女何弔焉。注云。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宰。孔氏正義云。家語云。孔子弟子琴張。與宗魯友。七十子篇云。琴張。衛人。字子開。一字張。則以字配姓爲琴張。即牢曰子云是也。賈逵鄭衆皆以爲子張即斷孫師。服虔云。案七十子傳云。子張少孔子四十餘歲。孔子是時四十。知未有子張。鄭賈之說。不知所出。一見於莊子大宗師篇云。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與。孰能登天游霧。搖尾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金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鑄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子貢趨而進曰。

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左傳莊子皆周人之書。趙氏豈不知之。而以琴張爲子張。觀左傳正義所引鄭賈之說。則當時固以琴張爲子張。而趙氏本之也。服虔始疑。而家語始以琴牢一字張。杜預注左傳所本者此也。然家語晚出之書。未足爲據。論語子罕篇。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鄭氏注云。牢。弟子子罕之字。不言即琴張。史記仲尼弟子傳。亦無琴牢其人。陳氏雖論語古訓云。王肅家語敘云。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讀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肅云。讀者即指鄭氏。夫論語記弟子。不應稱名。漢白水碑。琴張琴牢。判爲二人。肅說不可信。按鄭衆賈逵。既以左傳之琴張爲子張。則當時說莊子亦必以琴張爲子張。孟子反與琴張或繼曲。或鼓琴。則繼曲者反。而鼓琴者張也。故謂子張舍鼓琴。又正當時以莊子之琴張。爲顏孫師之繼曲。而趙氏本之也。蓋子張之爲人。短之者甚多。荀子非十二子篇云。弟佗其冠。神覆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張。魯之鄙家也。學於孔子。鄭氏解論語。堂堂乎張。云子張容貌儼威而仁道薄。至馬融注師也辟。則云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適直以辟爲邪僻。此趙氏本之。謂其不能總舍也。漢書古今人表。以子張與會稽相次。列於第三。而以琴牢列於第四。似亦以子張即琴張。而琴牢別爲牢曰子云之牢。別無琴張之名。趙氏生王肅前。未見有家語。自不知琴張即琴牢。以子張釋之。非無本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訓就碑無常也。說或作繼。楚辭七諫。馬蘭湛碑而日加。王逸注云。繼碑。暴長貌也。暴長即無常之意。無常謂之繼碑。非常亦謂之繼碑。趙氏注孟子云。子張之爲人。雖碑。暴長是也。文選東京賦。瑰異譎譎。薛綜注云。譎譎。變化也。漢書劉向傳云。必有卓識。切至。顏師古注云。譎。異於衆也。異於衆也。亦謂其非常矣。莊子寓言。恐非其實。何以謂之狂也。國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爲狂。曰。其志嚆嚆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嚆嚆。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國注。嚆嚆。志大言大者也。○正義曰。音義云。嚆嚆。火包切。說文口部云。嚆。誇語也。志大言大。是誇語矣。嚆嚆之而又慕之。故重言古之人。說文心部云。慕。習也。習者重也。在心欲之不已。則形於口者亦不已。毛詩小雅出車。饒於夷。節南山。式夷式已。大雅桑柔。亂生不平。召夏。實靖夷我邦。傳皆訓夷爲平。爾雅釋詁云。平。成也。易復象傳。中以自考也。釋文引鄭氏注云。考。成也。向秀云。考。察也。禮記禮器。觀物弗之察矣。注云。察。猶分辨也。平與辨義通。則夷考即是考察。說文大部云。奄。覆也。掩與奄通。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國屑。絜也。不絜。汚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汚行不絜者。則可與言矣。是獯人次於狂者也。國注。屑。屑至狂者也。○正義曰。傳毛詩邶風谷風篇。不我屑以。傳

云。屑。潔也。古脩潔之字皆作潔。楚辭招魂云。股幼膚以廉潔令。王逸注云。不特曰潔。不特潔為潔。是汚穢為不潔矣。漢書。揚胡朱梅云。傳贊云。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退在淵。顏師古注云。猶介也。故此注以淵為有介之人。有所不為。則有所介。豈不妄為。故不以不潔為潔也。不潔是待穢之行。能恥之賤之。是不潔之行也。與之是進而教之。故為可與言。是潔也是又其次也。八字一句。故易損也。為損人以明之。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賊德故也。爾注。憾是也。○正義曰。小爾雅廣言云。憾。恨也。楚辭哀時命云。志憾恨而退令。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也。爾萬章問鄉原之惡云何。曰。何以是嚅嚅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躍踴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闕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孟子言鄉原之人。言何以是嚅嚅。若有大志也。其言行不顧。則亦稱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踴躍踴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為空自踴躍踴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為生斯世。但當取為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為合眾之行。媚愛也。故闕然大見愛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鄉原。爾注。孟子至鄉原。○正義曰。孟子言三字解曰字。何以是嚅嚅以下之言。何以嚅嚅若有大志也。非如狂者之真有大志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鄉原之言不顧也。狂者曰。古之人。古之人。鄉原則亦曰。古之人。但狂者之稱古人是欲之慕之。鄉原之稱古之人。則大言以譏斥之。謂古之人行何為踴躍踴涼涼。無所用於世。此鄉原之大言。非如狂者之大言也。達氏以上古之人為句。古之人行何為踴躍踴涼涼為句。生斯世也。句。為斯世也。句。與斯可矣。一達氏下相呼應。故云但當取為人所善。善人也。毛詩唐風杜杜篇。獨行踴躍。傳云。踴躍無所親也。義亦文足部云。踴。踴行也。疏與親反。無所親故疏。又水部云。涼。薄也。從水京聲。薄與疏。義亦相近。不與人相親。則不以周旋盤辟。施之於人。故云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音義以古之人行為句。何為之為。張云。于矯反。謂古人之行何所為而如是。生斯世也。但取為人所善之善人。此為字讀如字矣。闕為宜覺之稱。爾雅釋天云。太歲在戊曰闕茂。李巡注云。闕。蔽也。達氏讀闕為毫。毛詩大雅皇矣篇。奄有四方。傳云。奄。大也。故釋為大。又思齊篇。思媚周姜。傳云。媚。愛也。

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章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爲賊德，何爲也。注：萬子至爲也。〇正義曰：陳氏琳經義雜記萬子。趙氏謂其不解於聖人之意，美之者欲以責之。此說頗曲。夫公孫丑、萬章、告子之徒，平日反覆辯難，往往數千百言。孟子皆據理告之，未嘗責其不解。何至此忽欲責其不解，而反假以美之乎。蓋鄉原之著，孟子雖已告之，其所以稱原者，孟子尚未言也。孟子未言，則萬章不知，萬章不問，則孟子終不言。後世之人，亦終不知賊德。亂德者幾何不接踵於世，而堯舜之道不可得入矣。是非有萬章此問不可，故特稱子以美之。趙氏佑溫故錄云：萬章於此獨稱子，明有注文。然萬子曰乃記體，不得謂孟子稱之爲子。不解之辭，讀當爲憐。言其問之審也。蓋孟子七篇，萬章傳述之功居多。其於究論古帝王聖賢言行，惟萬章獨勤以詳。孟子之功，莫大於尊仲尼、稱堯舜、闡揚墨。而此章又終之辨鄉原，以立萬世之防。齊萬章相與發明之。此章則其問答終畢之事，故特著子稱焉。以結七篇之局。論語泰伯篇云：獨而不悶，釋文引鄭注云：悶，拿也。趙氏誠原爲悶，故以原人爲拿人。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惡，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流俗之人，行合於污亂之世，爲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似廉潔，爲行矣。衆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爲是，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以爲有德，故曰：德之賊也。注：鄉原至賊也。〇無可刺，則真拿矣。故趙氏以能匿蔽其惡解之。流俗之人，不可同志，則同之而不致異。奸亂之世，不可合行，則合之而不致離。蓋自託於達士之和光，而曲爲得侃倚仰之術，似忠信則非忠信，似廉潔則非廉潔。拾語華而篤。會子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廉潔亦屬與人交接之事。故趙氏括之以爲人謀。惟其志行既同，流俗合行，而其與此流俗奸世之人共事，又能盡心力以爲之謀，而不自私其財利。此所以皆悅之也。彼見人皆悅之，遂亦自信爲涉世之善法，故自以爲是。而要之非仁義之實也。所謂非之無可舉，刺之無可刺，亦此流俗奸世之人耳。若孔子則已刺之爲賊。孟子則已非之爲不可入堯舜之道。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

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罔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莠葉似苗。倭人詐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朱亦也。鄉原惡衆。似有德者。此六似者。皆孔子之所惡也。○注。莠莠葉似苗。○正義曰。傳不言何物。小雅。大田不稂不莠。傳云。稂。童粱也。莠似苗也。按莠之爲物有二。一。莠引草。略問答云。甫田。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夏小正。四月秀。國策。西門豹云。一。莠之類也。似禾。廣雅釋草云。莠。稂也。一。莠之類。說文。神部。以莠次實。實。即莠。莊釋草之孟。桓尾。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其卑經則生藎。藎。集解。引漢書音義云。藎。桓尾草也。實爲桓尾。實爲狗尾。所以相次也。則狗尾之名。乃藎之通借字也。此不稂不莠。傳既以稂爲童粱。說文。神部云。莠。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童。童。重文。稂。采。即稂字。爲禾成秀之名。蓋禾病則秀而不實。實者下垂。不實者直立。而獨懸於外。童之獨言獨也。稂是生而不成者。於是說文即以莠字次之云。莠禾稂下垂。莠者直立。揚者稂。揚。去則無莠。徐。亦謂莠出於粟。稂。今狗尾草。一。莠自生。不關粟稂所種。則下揚所生之莠。則爲似禾之物。與稂之爲狗尾者異也。蓋即禾之秀而不實者。故即以莠名之。稂莠一類。稂成於病。莠生自種。爲有別耳。下揚中有米而不完全。謂之半掩。故能生也。莊氏。猪田以下揚爲飛揚。段氏。王裁以下揚爲下垂。離乎達矣。○注。倭人至惡也。○正義曰。論語。陽貨篇云。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集解。孔氏云。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也。包氏云。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奪雅樂也。孔氏云。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說媚時君。傾覆其國家也。此謂惡似而非。與彼義略別。爾雅釋詁云。王。倭也。書。皋陶謨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壬。即莊公十七年公羊傳所云甚倭。孔王指巧言令色。巧言令色。即共工之辭。言庸遠。象恭滔天。靜言象恭。似乎有義矣。而不知實庸遠。滔天爲甚倭也。韓非子。八經篇云。言之爲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稂。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喻者言之疑。辨者言之信。蟲之食上也。取資乎衆。皆信乎衆。此辨辭所以若有信也。禮記樂記云。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雖冕而食土。則惟恐臥。聽鄭聲之音。則不知倦。子夏對曰。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夫古者天地演而四時知。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疫不作而無妖祥。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然後正大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今君之所好。其溺音乎。鄭音好淫聲也。宋音燕女溺志。衛音過數傾志。齊音放辟禽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此鄭聲所以亂樂。論語。衛靈公篇云。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孔氏云。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實人同。而使人墮亂危殆。故當放遠之也。說文。木部云。朱。赤心木。木之赤心者名朱。朱即赤。故楚辭招魂。大招朱顏。王逸注。

皆吊云。朱亦也。考工記畫鐘之事。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故爲正色。劉熙釋名。得紫。紫。疵也。非正色也。五色之流視以惑人者也。法言吾子篇云。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閔鄭衛之似曰。聽紫。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漢書王莽傳贊云。紫色蠹幕。應劭云。紫。間色。麤。邪紫也。按麤與哇同。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

民與庶民與斯無邪慝矣。經經常也。反歸也。君子治國家。歸其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衰

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知禮節。安有爲邪惡之行也。爾注。經常至行也。經。常也。說文系部云。亟。屢也。○正義曰。白虎通五經

廣雅釋詁云。反。歸也。反袞返同。歸即還也。正。治也。荀子非相篇云。起於上所以鎭於下。正命是也。趙氏以正爲政教。故以道化釋之。五帝

是仁義禮智信。經正是以仁義禮智道化之。謂經正之也。說文昇部云。興。起也。毛詩小雅天保篇。以莫不興。傳云。興。盛也。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頤大。興。通宮。表疎掌衆早之爲興。

屋粟。問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頌其典。注云。典積所與之積。謂三者之粟也。縣官徵聚勸

禮節。管子文。諱見前。秋官。大行人毀絕以除邦交之屬。注云。惡。惡也。故以邪惡爲邪惡也。

偏其反而。何晏注云。賊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章旨。言士行有斗。中道而罷。王粲不合。以是

而。色。喜。曰。主。鄭。東。之。墓。聖。人。所。基。反。壘。示。行。民。比。於。王。子。逐。而。三。九。故。不。三。九。謂。子。率。而。正。孰。敢。不。正。○。正。

而非色。屢內有瘡。屢之。惡。聖人所喜。反終身行且仰於己。子率而正。執事。不立也。爾。義曰。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贊云。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響也。孔子

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趙氏本此。蓋隱以公孫宏脫粟布被爲鄴原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

知不足齋書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

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

多踰聞前聖所行追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難由堯舜而下而正下之法爲萬世所不能易故末自堯舜而下言傷文孔

子所聞而知之。而舉陸子萊朱太公望輩宣生所見而知之。無非堯舜之道。堯舜之道。通變神化之道也。上言禦原自以爲是。而不足與入堯舜之道。未言孟子反經而已矣。然則反經者。堯舜之道也。

又云。經正則庶民興。言經正。則經育不正者矣。反經而經正。則不反經。經有不正者矣。孟子所云反經。即公羊傳所云反經。反經爲權。權即變通神化。何爲經。經者。常也。常者。不焚之謂也。狂者常於高明。君子則反之以柔克。獵者常於沈潛。君子則反之以剛克。如是則其常而不能變者。皆以反而歸於正。此庶民所以皆與起於善而無邪惡也。惟鄉原非之無辜。刺之無刺。其闕然媚世。本無一定之常。爲剛克柔克所不能化。又自以爲是。非勢來匡直所能移。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實爲聖世奸民。而古今大惡也。此孔子所以惡之。而思狂狷之士。狂者反經。則由狂而中正。獵者反經。則由獵而中正。故君子反經而經正也。鄉原而外。皆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此堯舜之道。爲萬世君子之法。故湯文王孔子聞而知之。即知此反經。經正之道也。禹皋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見孟子則詳言之矣。○注。卓遠。○正義曰。楚辭逢尤篇。世既卓兮遠眇眇。注云。卓。遠也。由

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伊尹。摯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故二人等德也。

關注。伊尹至德也。○正義曰。書。君奭云。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毛詩正義引鄭氏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孫

子用聞篇云。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帝注云。伊尹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湯受命

變夏作殷。作官於下洛之陽。名相官曰伊尹。既是相。則仲虺同時爲左相。知伊尹爲右相矣。引秦

拔傳者。定公元年左傳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

相。書序云。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史記殷本紀作中。索隱云。仲虺二音。作壘音

如字。尙書又作虺。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

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太公望。呂尙也。號曰師尙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尙有勇謀

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關注。太公至之也。○正義曰。毛詩大雅大明篇。維

角父。可尙可父。屬揚。如鷹之飛揚也。箋云。角父。呂望也。尊稱焉。佐武王者爲之上將。孔氏

正義云。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

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太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尙之。父之。故曰。師尙父。父亦男子之美

稱。太誓注云。師尙父。文王於囿囿所得聖人呂尙。立以爲太師。號曰尙父。尊之也。世家之文。

則尙本其名。號之曰望。而維師謀云。呂尙釣厓。注云。尙。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尙立愛名。注

云。變名爲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爲名。以其道可尊尙。又取本名爲號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

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也。書。君奭云。惟文王尙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黷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追彝敬。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維佑秉德。迨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追見。冒聞於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鄭氏注云。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毛詩正義曰。引此四行。以證五臣。明非一臣有一行也。王氏鳴鶴。尚書參案云。大雅縣詩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懿德宣譽曰奔走。武臣折衝曰禦侮。絕無所謂文王有四臣以受命之說。蓋鄭先受韓詩於張恭祖。後又編魯詩。最後乃得毛詩。此所引詩傳說。或韓詩魯詩說也。趙氏所謂四臣之一。與鄭氏說同。散宜生既在四臣之中。而降蒞德。秉文德。昭明德。故云有文德而為相也。按見而知之。謂親見當時所以治天下如此。在堯舜時。舉一禹皋陶。則稷契益等二十二人括之矣。在湯時。舉一伊尹萊朱。則當時賢臣如女鳩。女房。義伯。仲伯。咎單等括之矣。在文王時。舉一太公望散宜生。則雖叔泰。穎。閔。天。召。公。畢。公。榮。公。等括之矣。非謂見知者。僅此一二人也。蓋通變神化之道。作於黃帝堯舜。而湯文王聞而知之。知而行之。其始百姓固日用而不知。而賢聖之臣為之輔佐者。親見此脩己以敬。無為而治之效。固無不知之也。錢氏大昕。靜研堂答問云。大戴帝繫篇。堯由孔子而來。至於娶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散宜蓋古諸侯之國。散宜生殆其苗裔也。堯由孔子而來。至於

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罔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為遠而無有也。鄭詹相近。傳曰。詹擊柝。聞於鄰。近之甚也。言已足以識孔子之道。能率而行之。既不遭值聖人。若伊尹呂望之為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傅說之中出於殷高宗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有也。則亦當使為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也。罔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正義曰。趙氏以無有為無有名世之人。上云然而無有。謂當時之人。以爲無有。下云則亦無有。因人言無有。則亦當使之無有。音義云。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云孟子意自以當之。鄭詹相近。故曰。近聖人之居。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此意以阮絕筆於獲麟也。趙氏佐證故錄云。魏氏作孟子論。謂世未遠。居甚近。蓋將自負於顏會。思見知之。列。而以聞知望天下後世之人。或者曰。顏會思為孔子見知之人。明矣。孟子何不正言。而概以無有。曰顏會思之見知。不待言也。蓋古今道法之所以不墜者。固賴近有見知。遠有聞知。而當見知已往。聞知未來。尤必有人焉。以延其絕續之交。然後見以知見。聞以格聞。近不絕而遠可續。觀書陳伊尹佐湯。而後則有太戊。盤庚。武丁之為君。伊陟。臣扈。巫咸。巫式。甘盤之為臣。皆以傳湯與

伊尹之道。故文王得以聞。而知子貢稱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皆以存文與聖望之道。故夫子得以聞而知。推之禹皋至湯。雖書缺有間。然而歌稱祖訓。征述政典。史記。伊尹之於湯言素王九主之事。其非無人焉相授受相維持於堯舜之衰可知也。其人類不及聖。而足以爲聖之資。否則各以五百餘歲爲壽。亦云遙闊之甚矣。傷文孔子雖爲聖。其不敢文獻無徵者幾希矣。猶至春秋戰國之際。而異學邪說。爭鳴交瀾。班生所謂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也。其勢是與於知之者。孟子予未得爲孔子徒。亦既不親見聖。而猶以其近而未遠爲幸。因益以未遠而無有爲懼。夫未遠而已無有知之者。復何望於遠而知之哉。孟子力肩斯道。實自居於顏曾思者。而其交之一人。而備述所知。以上知前之知。下遺後之知。其所經直自禹以下。有不止於顏曾思者。而其所遺於後。爲益無窮期矣。謹按此義。與趙氏之情小異而相近。然謂顏曾思爲見知非也。堯舜湯文以此道指諸天下。而堯舜雖一時輔佐之人共見之。是爲見而知之。傷文王之知。雖起於聞而實徵於見。禹伊尹周公雖見知而非不可聞知。惟孔子但聞知而不能指之天下。使當時賢者得見而知。七子學於孔子。亦皆聞而知之。非見而知之者也。孟子去孔子之生未遠。鄉黨又相近。言庶幾私淑其人。得聞而知之也。然而堯舜湯文不復見於世。則此聞而知者。無有措於天下。蓋自孔子時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況生百年後。則亦無有見而知之者矣。爾者。辭之慈也。乎爾者。佚絕之中。尙或乃以孟子道統自居。夫道無所爲統也。爲道統之說者。夫孟子之教也。章指言天地剖判開元建始三皇以來人倫攸敘宏析道德班垂文采莫貴乎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此限蓋有遇有不遇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以無有乎爾終其篇章斯亦一契之趣也。天地剖判。○正義曰。史記孟子荀卿列解老篇云。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廣雅釋義云。太初。氣之始也。生於西仲。庸獨未分也。太始。形之始也。生於成仲。庸者爲精。獨者爲形也。太素。質之始也。生於亥仲。已有朴素而未散也。三氣相接。至於子仲。剖判分難。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中和爲萬物。○聖人不出名世承間。○正義曰。見漢書楚元王傳贊。○蓋有至止筆。○正義曰。荀子宥坐篇。孔子曰。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肖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餘術逢遇篇云。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絕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羣也。才下知遇。不能用大才也。漢書儒林傳。序云。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錄之以文武之德。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班固答賓戲云。孔終篇於西狩。

孟子篇敘。正義曰。音義云。此趙氏述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篇敘亦趙氏所作。其意蓋本序卦。欲使知篇次相承。不容紊錯也。雖配伍五七。未必盡符作敘微旨。存之亦足見聖哲立言。事理畢該。隨所推尋。無非妙緒矣。如魯論羣弟所記。宜無倫敘。而說者謂降聖以下。皆由學成。故首學。而威學乃可為政化民。故次為政。以類相求。實皆好學深思之效也。趙氏孟子篇敘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正義曰。明為七篇次序之義。非如詩序書序之序也。孟子以為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為上。故以

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為首篇也。正義曰。易說卦傳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即元。義即利。仁義之為道。即元亨利貞之為德。此堯舜所以通變神化者也。孟子言必稱堯舜。堯舜之道。即仁義矣。仁義根心。然後可以大行

其政。故次之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皆以會西之所羞也。正義曰。根心謂先王以不忍人之心。政莫美於反古之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為世子始有從善思禮之心也。正義曰。思禮奉禮之謂明。明莫甚於離婁。故次之以離婁

之明也。正義曰。說文并第云。奉。承也。承先王之禮而行之。所謂述也。禮記樂記云。故知禮樂之術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者

當明其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正義曰。舜明於庶明。察於人倫。是明其行。孝道之本。在於情性。故次以告子論情性也。正義曰。人性善。情性在內。所以能孝弟。情性在內。

而主於心。故次以盡心也。正義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是情合。盡己之心。與天道通。道之極者也。是以終於盡心也。正義曰。盡心則知性知天。故與天道通也。

惠王也。趙氏之說雖矣。題辭謂退自齊梁。而著作其篇目。各自有名。則未盡然。古人得志。俾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立言不朽。雖聖人不能易。豈必窮愁始著書哉。特壯年志在行道。未遑專意耳。故其成在遊梁之後。其著作斷非始此。大率起齊宣王至滕文公為二冊。記仕宦出處。辭妻以下為四冊。記師弟問答辭事。追歸自梁而孟子已老。於行文既絕少。又暮年所述。故僅與齊事。

此言九。當有誤也。易繫辭傳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此云不致比易當期之數。而期四時。十二月三時。則九個月當有二百七十日。於數亦不能合。孔本作當期。音義云。當期者。則本作當字。今正之。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

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正義曰。五七營三萬五千字。今不足。故云多。趙氏五百四十一字。以趙氏章句章指核之。其字句較今所傳不應減少。此明云五七之數不敢盈。則為三萬四千有奇。而不足五千。豈非趙氏此數。為傳寫有誤。若過三萬五千。則不當云五七之數不敢盈也。尋釋其故。趙氏本所不加者。當在孟子曰等文。蓋問答則有孟子曰。孟子對曰。或單用曰字。其自為法度之言。則不必加孟子曰。如荀子儒效篇。與秦昭王問答。魏兵篇與陳轅李斯等問答。則用孫卿子曰。餘皆不加荀子曰。惟自言本不加孟子曰。此趙氏所以定七篇為孟子自作。史記太史公曰。索隱云。楊惲東方朔所加。則孟子曰三字。容為後人所加。如齊人有一妻一妾章。蓬蒙章。又公孫丑上篇。伯夷章章首。有孟子曰。章末伯夷監云云。又有孟子曰。亦後人增加。未盡一之證。

凡孟子自言一百數十章。則多孟子曰一百數十。又趙氏於單言曰字。或無曰字。必明標孟子曰。孟子言及丑曰。克曰。相曰。號曰。經曰云云。其孟子謂戴不勝曰。趙氏亦標云孟子假喻。疑章首孟子之姓。孟子曰。水洳無分於東西。趙氏皆明標孟子曰。蓋趙氏本亦但有曰字。無孟子曰。故標之也。

以此推之。雖未能盡得其增加之跡。而趙氏之本韓。文章多少。擬其大數。不必適等。猶詩錄少於今本五百四十一字者。約略可於此見之也。

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也。正義曰。論語論語也。謂以二百六十一法三時二百七十。以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也。正義曰。論語論語也。謂以二百六十一法三時二百七十。以

章有大小。分章賦篇。篇趣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法。猶論四百八十六章。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所法也。正義曰。大謂字數多。小謂字數少。分章以布於篇。

千文為卒也。論語。釋文云。學而凡十六章。為政二十四章。八佾二十六章。里仁二十六章。公冶長二十九章。雍也三十章。述而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泰伯二十一章。子罕三十一章。皇三

章。鄉黨一章。先進二十三章。顏淵二十四章。子路三十章。憲問四十四章。衛靈公四十九章。季氏十四章。陽貨二十四章。微子十四章。子張二十五章。堯曰三章。其五百六十八章。此依何晏集

孟 子 篇 敘

三

解。趙氏所云。未詳。所本。疑有訛字。

蓋所以佐明六藝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王制拂邪之

隱。枉。立德立言之程式也。

正義曰。引文。大書訓詁之文也。義。謂義理也。漢書。劉歆傳。散治左氏引傳文辨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桓譚時取

說云。今可令通義理是也。崇宣向也。宣。通也。發也。淮南子指務訓云。名可務立。高誘注云。務。事也。馬總意林云。趙孟作章句。章句曰指事。指務即指事也。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云。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於人。蓋蘊伯玉之行也。鬼谷子飛經篇云。其有隱括。乃可微。乃可求。乃可用。陶宏景注云。隱括以輔直也。荀子注惡篇云。故隱括之生為拘木也。篇墨之起謂不直也。直木不待隱括而直者。其性直也。拘木必將待隱括而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篇楊注云。拘讀如鉤。曲也。隱括正曲木之本也。大略篇云。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示諸隱括。三非相懸云。唐然若渠區隱括之於己也。注云。渠區所以制木。隱括所以制木。禽畜大傳略說云。子貢曰。隱括之旁多曲木。良醫之門多疾人。韓非子顯學篇云。自直之簞。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駟馬者何也。隱括之遺用也。難世篇云。夫去隱括之法。去度量之較。侯姜仲為車。不虛成一輪。韓詩外傳云。聖人之門多疾人。聖人不廢者。臣民隱括。有在是中之者也。鹽鐵論申韓篇。御史曰。故設明法。除嚴刑。坊非矯邪。若隱括結繫之正低制也。大論篇。大夫曰。是猶不用隱括斧斤。發繞曲直枉也。書盤庚下篇。商皆隱蔽。某氏傳云。相隱括以為善政。何休公羊傳序云。遂隱括使就繩墨也。說文本部云。槩。括也。括也。字從木。故為矯制拘木之器。隱括其曲借字也。公羊疏云。隱謂隱密。括謂揅括。後漢書鄭訓傳云。訓。考量隱括。李賢注引荀子而釋之云。隱密量括之。失其義矣。淮南子本經訓。曲終還回。高誘注云。歸。反也。漢書王莽傳云。拂世矯俗。此云拂邪者。謂矯反其邪使之歸於正。蓋隱括矯反其曲木而歸於直。荀子有王制篇云。王者之制。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法用。皆有等宜。整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制度所以去民之邪。謂王者欲為拂邪之制。則以孟子此書為隱括也。說文本部云。程。品也。十髮為程。十程為分。十分為寸。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張蒼為章句。如淳云。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老子云。為天下式。王弼注云。式。模則也。程式謂尺寸模範可用為準則。故云。立德立言之程式也。文選郭有遺碑文云。隱括足以為時。李善注引劉熙孟子注云。隱。度也。孟。量也。括。量也。又孟子玉座右銘。隱心而後動。注引劉熙孟子注云。隱。度也。孟子本文無隱括二字。惟趙氏此篇敘有之。劉氏所注。未知所屬。注引

洋洋浩浩。具存乎斯文矣。

正義曰。禮記中庸篇云。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漢書章句傳

浩浩輪輪。高誘注云。浩浩。廣大貌。論語子罕篇云。文王既沒。文不似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趙氏以孟子似續孔子。如孔子似續文王。

孟子之後。能知孟子者。趙氏給焉。○按孟子有不可辭者三。其一爲孟子先世。趙氏但云魯人。或曰魯公族孟孫之後。列女傳。韓詩外傳。雖詳說孟母之事。而不言何氏。孟氏諱言。父曰激公宣。母仇氏。一云孟子父名彥。未知所據。○其二爲孟子始生年月。陳士元雜記載孟氏諱曰。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之二月二日。魏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喜八十四歲。此諸不知定於何時。陳氏擬定爲安之壽。安王在位二十六年。是年乙巳。至魏王二十六年壬申。凡八十八年。諸謂孟子壽八十四。自壬申逆推之。當生於烈王己酉。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證之。以爲壽不足虛。而魏爲生於安王。大抵皆出於趙。全無實證可憑。○其三爲孟子出遊。趙氏以爲先齊後梁。說者又以爲先梁後齊。或以梁惠王有後元。或以爲孟子先事齊宣。後事齊湣。考之國策史記諸書。參差錯雜。殊難畫一。今撰正義。惟主趙氏。而衆說異同。亦略存錄。以備參考而已。實未易折衷也。至呂鄒。葬魯。之說。過薛。遊宋。往往。其先後歲月。或據七篇。虛辭以割實跡。彼此各一是非。多不足采。○孟子弟子。趙氏注十五人。樂正子。公孫丑。陳臻。公都子。充虞。季孫。子叔。齊子。徐辟。咸邱蒙。陳代。彭更。萬章。屋簷子。桃應。學於孟子四人。孟仲子。告子。陰更。盆成括。宋政和五年。從祀孟廟。去盆成括。詳宋史禮志。國朝孟廟從祀。仍期制十八人。親宋政和無陰更。有盆成括。乾道二十一年禮部覆准去舊時侯伯封號。改題先賢先儒以符禮制。內樂正克。公孫丑。萬章。公都子四人。皆稱先賢某子。陳臻。屋簷子。桃應。陳代。高子。子仲子。充虞。徐辟。彭更。咸邱蒙。桃應。季孫。子叔。浩生不害。盆成括。十四人。皆稱先儒某氏某。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張九韶書言拾遺。孟子十七弟子去季孫。子叔。陰更。盆成括。益以孟季子。周霄。朱彝尊經義考。亦去季孫。子叔。而謂告子與浩生不害是二人。因去告子而列浩生不害。給並依趙氏。官夢仁讀書紀數略。則易陰更。浩生不害。盆成括。爲孟季子。曹交。周霄。三書數同而又互異。竊謂曹周二人。殊無取焉。齊壽注呂覽云。匡章。孟子弟子。藝文類聚亦然。呂覽有匡章與惠王。又惠施問客列從遊於梁者耶。而趙注却止言齊人。夷子造墨歸儒。雖然受命。當在不距之科。而趙亦無明文。倘若高注淮南有陳仲子。史記索隱有公明高。廣韻有離婁。其誤固不待辨。通志載氏注引風俗通云。蔡妻孟子門人。則傳鶴自誤矣。○孟子號魯題孫與撰。錢氏大昕聲韻錄云。孟子正義。朱文公爲邵武士人所作。卷首載孫與序一滿。全錄音義序。僅增三四語耳。晁公武讀書志。有孫與音義而無正義。蓋其時僞書未出。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始並載之。馬端臨經籍考。並附書爲一條。云孟子音義正義共十六卷。引晁氏曰皇朝孫與等。探唐張鑑丁公著所撰。參附益其闕。古今注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龜經。與撰正義。以趙注爲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龜經。如謂子莫執中。爲子等無執中之類。今按子等無執中之說。初不載於正義。惟音義有之。馬氏既不能辨正義之僞託。乃改竄晁氏以實之。不知晁志本無正義也。趙氏佑德故錄云。十三經注疏。孔穎達。賈公彥最爲不可及。孫與次之。以孟子疏爲最下。其書不知何人作。而妄據名於孫與。近世儒者咸謂之僞。孫與疏字讀孫與孟子音義序。體裁有類孔氏而簡陋過之。全非作曉人手筆。其題曰音義序而已。宋

疏也。曰誰是音釋。宜在音釋。曰集成音義二卷。未嘗言作疏也。故曰雖仰觀至言。莫窮其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乎發揮。則知孫氏正本。止就經文及注爲之音釋。且僅二卷。本末有疏。其所釋非第字之本音本義而已。亦時就章句有所證明。存示異同。與陸德明釋文仿佛。無取更有疏也。趙氏之爲孟子題辭。未曰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即今各卷題明章首仿佛。正義曰。下所載此章云云。以爲提綱者也。語多與衍。時復用韻。與全疏絕不類。蓋皆趙氏原文。即在章章注未。音義亦相綴屬。而今泚棄本來。勦爲疏首。反割分音義之爲章指者。於疏尾則爲自作疏而自音之。從古豈曾有此。說中背經背注極多。非復孔賈之遺。甚至不顧注文。竟自憑臆立說。與其音義。又時相矛盾。豈有一人之作而忽彼忽此者。孫氏用心詳慎。音義可採者十五。而疏不能十二。至其體例之蹊駁。徵引之陋略乖舛。文義之冗蔓恒鄙。隨舉比比。朱文公指爲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實豈止名物之失哉。則未知孫氏之不及自爲而假手其入與。抑孫之名藏而發有僞託之者與。○按爲孟子作疏。其難有十。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實發明義。文。周。孔之學。其言通於易。而與古語。中庸。大學相表裏。未可以空信之言聽之。其難一也。孟子引書辭。多在末葉以前。未辨今古文。而徒載僞孔以相解說。往往鑿枘不入。其難二也。井田封建。殊於周禮。求其畫一。左支右絀。其難三也。齊梁之事。印諸國策太史公書。往往齟齬。其難四也。水道必通禹貢之學。推步必貫周髀之精。六律五音。其學亦造於微。未容空疏者約略言之。其難五也。棄蹤。招版。折枝。蹙頞。即呼。私淑即叔。凡此之類。不明六書。則訓故不合。其難七也。趙氏書名字句。一章一句俱詳爲分析。陸九淵謂古往推論岐解。孟子文義多略。真謬說也。其注或倒或順。雅有條理。即或不得本文之義。而趙氏之意。焉可誣也。其難八也。趙氏時所據古書。今或不存。而所引舊事。如陳不勝聞金鼓而死。陳實娶婦而長拜之。苟有可稽。不容失引。其難九也。孟子本文。見於古書所引者既有異同。而趙氏往各本非一。教誨文辭字。其趣迥殊。其難十也。本朝文治昌明。通儒繼出。性道義理之旨。既已闡明。六書九數之微。尤爲綢繆。推步上超乎一行。水道遠邇於平當。通樂律者判發管之珠。詳禮制者貫古今之變。諸君子已得其八九。故處邵武士人時爲疏資觀。而當今日集腋成裘。物以窮其甚奧。前所列之十難。諸君子已得其八九。故處邵武士人時爲疏資觀。而當今日集腋成裘。會諸爲錄。爲事半而爲功倍也。趙氏章句既詳爲分析。則爲之疏者不必徒事敷衍文義。推發趙氏之意。明其詞中訓詁。自爾文從字順。條理明顯矣。於趙氏之說或有所疑。不惜駁破以相規正。至諸家或申趙義。或與趙殊。或專翼孟。或雖他經。余存備錄。以待參考。凡六十餘家。皆稱某氏以表異之。著其所撰書名。以詳述之。彙錄於右。崑山顧氏炎武。字亭庵。鄞縣毛氏希聲。字大可。太原閻氏若璩。字百詩。宣城梅氏文鼎。字定九。安溪李氏光地。字厚庵。鄞縣毛氏希聲。字大可。鄭縣萬氏斯同。字季野。江都孫氏蘭。字澹九。鄉平馬氏謙。字宛斯。武進臧氏琳。字玉林。德慶胡氏僧。字融明。泰州陳氏厚樞。字如源。濟陽張氏爾岐。字履若。錢唐馮氏景。字山公。元和馮

氏士奇。字牛農。婺源紅氏永。字慎脩。無錫顧氏棟高。字震澹。光山胡氏璣。字滄曉。當塗徐氏文靖。字位山。震澤沈氏彬。字冠雲。常熟顧氏震。字虞東。元和惠氏棟。字定宇。休寧戴氏震。字叔原。歙縣全氏祖望。字紹展。嘉定王氏鳴盛。字鳳增。華亭倪氏超寬。字存未。吳縣紅氏聲。字叔衡。僊師武氏德。字虛谷。曲阜孔氏廣森。字召弓。餘姚邵氏晉涵。字輔之。嘉定錢氏大椿。字幼植。紅都狂氏中。字容甫。寶應劉氏台拱。字瑞臨。嘉定錢氏塘。字岳原。嘉定謝氏墉。字金圃。鎮洋畢氏玩。字秋龍。仁和趙氏佐。字鹿泉。通州王氏坦。字吉途。金城段氏玉裁。字若膺。陽細孫氏星衍。字綢如。歙縣凌氏廷堪。字仲子。海寧周氏廣業。字耕厓。懷陽周氏柄中。字燭齊。平陰胡氏匡衷。字樸齋。錢塘程氏頤。字晴川。蕭山曹氏之升。字寅谷。長白都四德氏。字文乾。平陽周氏用錫。字晉園。海寧陳氏璽。字仲魚。甘泉鍾氏漫。字保岐。武進臧氏庸。字在東。歙縣汪氏恭。字孝嬰。高郵王氏念孫。字懷祖。儀徵阮氏元。字伯元。歸安姚氏文田。字秋農。高郵王氏引之。字伯申。甘泉張氏宗泰。字登封。○先會祖考諱源。先祖考諱鏡。先考諱慈。世傳王氏大名先王之學。循傳家教。弱冠即好孟子書。立志爲正義。以學他經。輟而不爲。茲越三十許年。於丙子冬與子廷琥纂爲孟子長編三十卷。越兩歲乃完。戊寅十二月初七日。立定課程。次第爲正義三十卷。至己卯秋七月草稿粗畢。間有鄙見。用謹按字別之。廷琥有所見。亦本范氏嚴梁之例。錄而存之。



美文化學名著叢刊

仿古大字

特點一斑

1. 專家長篇校證

各書均經專家校閱整理。並著有長篇考證。俾讀者明瞭作品與作者之概觀。

2. 覓得稀世珍本

秋鐙瑣憶及小螺菴病榻憶語二書。爲市上所稀。有。茲以重金覓來。排印成冊。以供同好。

3. 足本浮生六記

本書爲惟一之足本。第五卷有中山紀游。第六卷有養生紀道。爲市上所傳之浮生六記所無。

4. 挿圖名貴難得

陶菴夢憶。影梅菴憶語。浮生六記等書。挿圖甚多。可增無限興趣。

合訂一厚冊

價洋一元八角(寄費掛號一角五分半)

竊聞	葉紹袁著
續竊聞	葉紹袁著
陶菴夢憶	張岱著
影梅菴憶語	冒襄著
三儂贅人廣自序	汪价著
喬王二姬合傳	李漁著
浮生六記(足本)	沈復著
香畹樓憶語	陳斐之著
秋鐙瑣憶	蔣坦著
揚州夢	周生著
小螺菴病榻憶語	孫道乾著

世界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諸子集成

全八冊

定價八十元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印刷發行者 上海大連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第一冊	第二冊	第三冊	第四冊
論語正義 孟子正義 荀子集解	老子集解 莊子集解 莊子集解	墨子閒詁 晏子春秋校注	
價洋二元四角	價洋八角	價洋三元	價洋二元
第五冊	第六冊	第七冊	第八冊
管子評傳 管子校注 商君評傳 商君書 慎子集解 韓非子集解	孫子十家注 吳子 尹文子 呂氏春秋	淮南子 新法論 法言 衡鑒	鹽鐵論 潛夫論 抱朴子 世說新語 顏氏家訓
價洋三元	價洋二元	價洋二元	價洋四角

管子評傳南君譯傳二書版權於民國十年八月由漢智書局印行
 讓與本局總經所有晏子春秋校注一書由著者讓與本局印行

